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六四冊目次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二十四卷 （明）丘濬撰 明天啟丘爾穀刻本 一〇〇一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二十四卷

（明）丘濬撰

明天啟丘爾穀刻本

重編瓊臺會稿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錄。其文集世不一本。初其門人蔣冕等刻其詩曰吟稿。續又裒其記序表奏曰類稿。嘉靖中、鄭廷鵠合二稿所載、益以所得寫本、釐爲十二卷、名曰會稿。天啟初、其裔孫爾穀遴類稿十之二、增會稿十之三、併吟稿合刻、曰重編會稿。卽此本也。雖不及類稿會稿之完備。而簡汰頗嚴、菁華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濬相業無可稱。其立朝與葉盛不相能、又與莊昶相惡。具載明史盛昶二人傳中。其嫉御醫劉文泰陷王恕一事、雖其妻亦知其非。具載明史恕傳。講學家以其力崇朱子、曲相回護、迄不能與公論爭也。其兩廣平賊之策、言之鑿鑿。然韓雍力駁其說、竟奏蕩平。具載明史雍傳中。則其好論天下事、亦不過恃其博辨、非有實濟。然記誦淹洽、冠絕一時。故其文章爾雅、終勝於遊談無根者流。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諸作者之列焉。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圖書

丘文莊公集序

世稱文章爲經國大業經國之文其大者莫過于周官葢姬公身爲宰相手自擘畫見諸行事筆之于書以爲一代不刊之典然其間亦多繁瑣冗雜用之或苦掕而行之必不能久遠而不廢故說者以爲出于漢儒之僞筆此雖未必然

乃後世之摹倣周官者無一不敗固其人非哉要亦時勢難沿即姬公之于三王已有不合而待仰思者矣況其下乎三代以後以經國之業爲文者寥寥罕見而相臣以文經國者尤不多得至

昭代而有丘文莊公所著大學衍義補于治國平天下

之道纖悉畢具皆參酌前代折衷時宜人主行其說可以萬世而無弊公又遭逢柄用當

熙洽之朝言雖不必盡行然而

黼座之經綸諸曹之展設率不能出公所條列蓋犖然炳然具爲經國之文善得周官之遺意者矣而其時

文云

國初未久習尚渾樸文取明白曉暢不爲雕鏤剽竊以見奇閎取公他所爲詩文讀之率舂容恬適意盡辭止根本盛而枝葉衰事情多而聲悅少近擬金華烏傷遠追廬陵南豐卽邇來以著作自命雄視詞場者或以臺閣體目公而要之

于修辭立誠言近指遠竟
未能逾勝公也自公後而
臺閣之文浸明浸昌長沙
内江華亭新鄭江陵接踵
繼起近則吳門太倉東阿

晉江南北兩山陰皆斐然
成一家言遂令文章操柄
不在韋布不在他曹而在
綸扉尺地爲千載政事堂
生色而要之于博古綜今

明體適用亦未能逾勝公
也葢公起孤貧力學旣選
居中秘復博極羣書經史
百家旁及醫卜老釋無不
覽觀嘗彙朱子微言倣論

語作學的稽世運升降治
亂大端與國統偏全作世
史正綱紀有裨于學問經
濟與衍義補相表裏至輔
政日又疏陳時政十餘萬

言論天變可畏修省所宜
先皆鑿鑿中窾
孝陵十八年之治平實自公
啓之經國大業舍公將誰
歸哉公嘗論我
朝相業于三楊多不滿謂當
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
勑使西洋權歸常侍釀成
土木之變誰實爲之然則
公之自負實深惟是衰暮

登庸設施未究經濟之志
徒托之著述而功業不無
少讓此余之所以爲公惜
巳公詩文有數種一曰瓊
臺會稿裔孫令尹爾穀孝廉
爾懿重編合刻來乞余序余
濫叨政地于公不勝高山
景行之仰其爲文取明白
曉暢意願與公同至于傳
緐有用則遠不及公乃得

以姓名附公牘末亦云厚幸鄭端簡稱公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其風槩如此今政歸六曹權操臺省轄臣緘默充位而已不能出半語然則余之愧公不獨文矣

不獨文矣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經筵　日講　制誥

予告存問奉

詔特起

實錄　玉牒總裁官後學福清葉向高撰

瓊臺類稿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瓊
臺丘先生嘗出其平生所作詩文曰瓊臺
類稿者屬予校閱而定其可傳者予讀之
數月而后畢因定其灼然可傳者凡若干
卷適都憲吳興閔公出鎮兩廣見之歎曰
此吾世之文也當爲刻之以傳于天下后
世先生因請予序之予辭謝不獲已及予
致仕南歸又以書速之乃序之曰文者道
之英華也得於道者精以深則發於文者
亦以傳唐虞三代之世士君子未有以文
名者蓋其人皆深於道其見於文辭皆發
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漢以來士始以文名
然皆因其見以爲文而於道無聞焉故作

者多而傳者鮮唐宋之盛以文名世者七
家而君子所取者惟韓氏歐陽氏曾氏三
家之文而已以其頗得於經而有見於道
也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出窮經明道而后
其文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張
似子豈非有得於道故邪先生生嶺海之
間又當理學大明之后天分過人沉酣六
經覽獵諸史百氏務求所謂道者而體之
身宣之文而不苟焉自其少時科試之文
已爲同舍生所推服間發於歌詩論議長
老見之皆驚歎以爲有作者風弱冠魁鄉
選卒業大學所友皆天下賢俊既而登士
第官翰林得盡讀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
其文益不可及蓋先生之文本濂洛之淵

源而不失韓歐之矩矱其粹然純正若弘璧琬琰陳于周廟其湛然泓深若沅湘酉澧匯于洞庭其雄瑋瓌麗若龍盾鳥旟馳騁疆埸之間珠槃玉斝周旋壇坫之上嗚呼盛哉非有得於道而能然哉自漢以来作者文與道爲二故淺陋而不傳先生之文一本於道足以追蹤濂洛諸名儒而無

愧非韓氏歐陽氏曾氏因學文而見道者之可擬是宜閔公欲刻而傳之也先生所論著甚多其大學衍義補藏于秘閣世史正綱家禮儀節傳于學者皆別爲卷不在集中

弘治五年歲在壬子夏六月庚子朔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盱江何喬新撰

瓊臺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説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曰人文見于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

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辨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暢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爲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岐而稱之蓋以操觚染翰爲文

而別於經術妨此日寖以盛而淵倒乎隋
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之不止乎
是亦罕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
訓詁爲文者尚摩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
詞賦更迭取士其遠于道一也至宋而程
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
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敎之重于斯世
則亦安能盡刋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
蓋經術文章士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爲說
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爲毛董而不爲鄒
枚爲韓李而不爲燕許爲歐曾而不爲楊
劉爲陶杜而不爲徐庾溫李則亦庶幾可
以廣道術求不倍於孔門而後可乎走不
佞嘗以此質之瓊山丘公先生先生是其

言以爲知道然走實不足與于斯也先生
門人内翰蔣君冕及其嗣子太學生敦輯
先生平日詩文爲若干卷間奉以示走請
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
何其養之深而出之需然一至此哉先生
嘗爲走言世之作文者類喜煅煉爲奇不
究孔子詞達之旨或剽竊以爲功不識周
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于世無補
于世縱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
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
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
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
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
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

而致吾
乎堯舜三代之上沈潛貫乎兩間作楷模
乎來世使道不爲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
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顧此集雖出
於所學之緒餘然閎肆而精醇明潤而雅
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將
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
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擯逐之而以
爲羞道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若先生豈
多得哉先生名濬字仲深世居瓊山起進
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
固不可謂之不遇而士望猶未滿焉然則
天下後世求以知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
編輔行亦不可少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
同事經筵史局獲副詹事與僚寀之末故
因見與敎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
所以爲文者如此

大明弘治己酉仲冬穀旦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新安
程敏政謹序

集264-011

瓊臺吟稿序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為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為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為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

錄以至金縢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為劇談高論如纚纚灸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里風俗夷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暨見著而為文如鼇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句鍛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胥見謭識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為主亦

或以江山爲助
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
有攸徵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
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
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
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蘄于後世
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
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
多梓行于世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
傳茲特其詩集云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
兼翰林院侍
講學士長沙李東陽序

瓊臺會稿序
佐嘗讀書至夏后氏揆文教史臣贊以文
命敷于四海輒掩卷嘆曰嗟乎帝王之治
未嘗一日而無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
迄禹而祗承益至凡其陳謨範而貽典則
豈徒尚忠而已哉蓋道之在天下彰諸事
物固粲然殊而其統諸身心則渾然一也
周衰文弊異端起而橫議作孔孟立教貫
而約之亦必學文焉先聖是[illegible]兩漢
唐以來詞章之習勝始有無用之文虛寂
之說勝始有無文之學逮宋程朱輩出而
後貫道之文復明於世我
聖祖高皇帝崇重儒道尤慎選翰苑之臣論
文則以明道德通世務爲要以華藻惟險

爲歲百餘年來式克欽承以永有辭者瓊
臺丘文莊公其人哉時則諸鉅公敘其所
爲文若何椒丘則謂一本於道足以追踪
濂洛而無愧程篁墩則謂究本之論扶世
立教之意行之可典文治楊石淙則謂隨
地與人論天下之事如指諸掌譬諸五穀
療饑藥石伐病種種有益鑿鑿可行是皆

天下之公言也顧吟稿類稿各自爲帙同
鄉學憲鄭君廷鵠乃彙輯合爲十二卷梓
之以傳名之曰瓊臺會稿云夫瓊之去畿
輔遠矣而
聖祖嘗稱爲南溟奇甸比公出而與人誦之
不啻神州至誠前知亦神矣哉禹貢之紀
山川也終之以聲教所至[illegible]言惟南

獨言其方以爲明之興愈遠則愈光也數
千載後名世者有待於
明興焉奮于淮海之外可豫占也已斯二者
公嘗言之盍自任人文之重也故其
經筵之啓沃
聖心國史之闡揚謨烈奏議章表之論思獻
納經綸匡濟可謂麗正之臣矣詩賦頌箴

記序論說誌銘之作則出其緒餘者也至
于柄文衡造多士詞章嬰浮靡者必斥虛
寂立門戶者必辯一時士風翕然頓變學
的家禮儀節先行于世及受知
孝廟晚登政府取其所著書于大內用以權
衡百度則大學衍義補經進者也又有世
史正綱以紀世變明正統二書論議多前

所未發皆別行之故集中弗採焉

嘉靖壬子季冬吉日前進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

玉牒海隅後學黃佐撰

刻瓊臺會稿後序

瓊臺會稿何瓊臺先生之稿自鵠會也先生存時門人刻其所作詩什凡若干卷題曰吟稿續又裒其記序表奏凡若干卷題曰類稿行于世已七紀于茲矣顧今歲久訛缺讀者兩病之鵠自結髮事吾貞範先生與先生曾孫尚寶君郊上舍君郁同門獲見先生所遺手蹟或門人所代錄者與前二刻迥異竊嘗有志正之弱冠入郡庠又獲讀先生石室所藏書目偶見庠中寫本疑公所自定者校之二刻篇章簡而且要當時手自抄錄為入梓計久矣邇者視學之暇第取廣幕諸君崇文所惠類稿藩本重加增定得記序諸體二百有二篇詩

賦諸體二百六十有四篇會其前二稿合為十二卷刻之洪都非有所擇因先生所自定為附益之故自鵠會也先生之學以紫陽為宗讀書窮理以究極聖賢之精蘊可謂極博矣然其志以身致太平為己任故平居著書事事必為區畫鑿鑿可行其立朝不干名勢介然以清節自勵家庭孝友鄉黨服其化非所謂根本盛大故文章事業交暢並美耶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生之書斂容起敬雖牧豎樵叟罔不知名故茲稿誠不可不刻也嘗憶吾貞範先生都講時每以先生所著學的口授弟子弟子往往能數言其義又恐學者漫羨而無所歸心撮其中所云敬與仁禮指摘其要領以鏡其本心顧謂鵠曰聖賢之學其要歸盡在是矣鵠敬受之且將三十年罔敢失墜然竟無所長益其於先生之教貞範之志猶不能無愧心古人所謂沐浴所聞鵠殆未之逮也故於是刻也為之愴然有感因書之刻後以自警云

嘉靖癸丑八月中秋之吉瑯山後學鄭廷鵠書于洪都之靜觀堂

重編瓊臺會稿之言引

穀也走承

孝廟太傅文莊先公七葉之傳叨主宗祏自燥髮來承先大人師訓屈首治經生業沾沾帖括間幾至立歲始領丙午賢書又三年已酉懿弟亦與於是相與分更分漏取我先公遺書次第讀之至贈許進士顯公序一則云名賢之難爲後再則云名賢之後難爲穀不覺愕然曰吁可畏哉此何啻砭吾之骨也祖言在耳嚴如斧鉞吾將奚藉以追步類之誅維時懿弟在旁從臾曰何憂乎異日者効一宮尨一職有大學衍義補遺編在如中衢而置犧樽隨所斟酌且以究聖賢之旨趣則有朱子學的示我

發機以樹彝倫之令軌則有家禮儀節爲我司南吾何憂乎穀意始稍稍解曰先公贈許序繼亦未嘗不云無難也詩有之無忝爾祖聿脩厥德仲氏言最是雖然余有說焉夫居官服政義補一書誠第一義矣然非今日者絃誦服勤今此義瞭然心目臨時不幾於按圖而索驥乎且進學之功欄柄安在彝倫秩節之際更未可僕僕數取也憶我先公送爲深之令南康一言以贈之曰是謂天下事何者不成於畏而敗於忽夫令一邑耳尤當寅畏若是況我先公以經天緯地之才爲繼往開來之學後之人欲起而紹述之豈易易哉此余所以重有俯畏也懿弟肅然揖余曰有是哉遁

筵日相與奉其遺像供之齋頭出告反面等於事生甚至遠行倣古人載木主故事挾與俱與我先公之啓吾靈叱吾驁而晉察吾玩惕之愆也他日又手一篇示懿弟廼其序緒溪項氏紹先詩冊中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後矣廼弗克負荷弗善繼述有善義而不爲宣揚有之若無焉之語

相顧錯愕曰允若兹是吾殺與懿非乎懿瞿然曰何居大學衍義補藏之

禁密

孝廟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者稱其政治之褒然閣中書坊刊行頒者矣廼若

神宗皇帝又有古今事理備具考據節目精詳之嘉令兩雍重鋟頒布天下猗歟休哉

赫赫

王言千古光昭游夏之所不能贊者也史綱學的儀飾諸書字內且盛行之會家刻類吟二稿椒丘何公謂其本濂洛之淵源而不失韓歐之矩矱篁墩程公謂其閎肆精醇明潤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燦然將上班於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

間石淙楊公謂其隨地與人論天下之事如指諸掌譬之五穀療饑藥石伐病種種有益鑿鑿可行至矣盡矣顧備帙浩煩不便荷負吾鄉篁溪鄭先生白鹿洞之刻所稱會稿者是洵可珍也殺廼始伏而思曰會稿者何謂其有會于心也篁溪鄉先達耳夫我先公百餘年尸鄉先賢之遺書尚

有所會矧吾與爾於祖宗延一脉之相承者乎於是復相與沉心紬繹遴類摘十之二增會稿十之三併吟稿合刻顔其額曰重編會稿編成懿愀然以為有當會心否敎曰非所敢知也我先公刪六經之道始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微言與義幾絕

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即如文獻張公唐相也曲江集久廢[illegible]

秘閣至我先公而始發其藏西山眞氏宋儒也衍義書羽翼聖經至我先公而始補其闕古聖賢異代相成類如此今當

聖天子右文之世海內外名公如林鉅儒疊出嘗必有結異代同心之契如我祖于張文獻與西山者請持是編為嚆矢以質之且邀惠一言以華簡首其于敎與伸氏懿計當原其奉先思孝之誠而恕其譾劣庸愚之罪感且不朽矣感且不朽矣 時

天啓元年仲春吉旦七代宗孫爾敎倜善甫薰沐跪書于寧陽公署

丘文莊公遺像

自贊 四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用邪則似乎亦有所為謂汝了無知邪則似乎或有所見噫我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淺深耶

生遐僻之鄉學何以能博無指授之師道何以能覺蓋適有所見而求之以類偶有所得而守之以確所見雖不多而有寡中之益所得雖未深而有淺中之樂限於地善閥未能以盡行畏乎天惡夾不敢以少作由百世之下雖未由歸古聖賢之途論一世之人亦或可側今士夫之末

謂其為我邪而我又在此謂之非我邪則又酷我類蓋人承父母之遺體為天地之委蛇有形而動不可久恃顧乃丹青是資絹素是寄雖曰不是而實則相似雖若相似而實又不是噫此影也而非形形也而非氣不出於自然而出於有意徒得其形之彷彿而不得其心之真至雖然氣體之真有時而歸之造物此圖之假幸可存於人世後之人有見之者尚曰此瓊山之丘仲深氏

汝生無我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資何以能覺蓋黯黮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辛解四肢之縛偶然由徑以達康莊庶幾出塵而升廖廓噫眷台嶺海叅平館閣雖不能為一世之人龍敢自詫為一方之鶚鶚方之於人固不能如求之於己亦足以自樂也已矣

門人蔣冕

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聖賢之道不強而能適於用

文達其意一世鉅儒兩間閒氣

七代宗孫爾穀焚香跪

讚

光風霽月我

祖襟期泰山喬嶽我　祖形儀獅猊龍虎我　祖手妾豹文鳳彩我　祖鬚眉此皆畫工盤礴之所得傳而後人景行之所得見者也至胸中蘊藉如滄海之殖貨心上經綸若春蠶之抽絲用舍何以繪其彷彿而耳目安所測其津涯嗚呼我　祖毅實無似惟茲　神靈是聽是倚世未遠而心更邇朝椅清香夕妝玄旨　祖歡亦歡　祖喜亦喜儼其儼乎其如在見有架上之遺書兮表錦娓無能揭日月而相與居諸學的印考亭之心傳史綱正百王之世系儀節敦典禮於無窮義補衍王道於不替世徒知我　祖有不可及者三而詎知其心與天地相終始而神與

昭代之聖脈相維縶　　肯

天啓元年仲春吉旦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目錄

詩

卷之一

五言古

古意 三首

感興 二首

過友人園居

月下有懷

夜坐和山江感遇詩韻 四首

擬古 四首

秋興 二首

悼亡 十首

述懷

小景

母親壽旦

分韻得勿字送李應頎因和北征詩與之

送廣東憲應愚

貞則堂

七月雨不止感之有作

王推官挽章

雜詩四首
貧叟
秋懷二首
送劉紹和還南京
朱文公九世孫梃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劉草窻輓章
題四時八景四首
題彭憲副瓶砂
兀坐有感
送鄭通判遷襄陽
送莫貞赴新昌司訓
文江王文學輓章
送人下第其人讀禮因寄其師
送吳旦起南康文學二首
題古康三洲巖
三山謝處士輓章
鰲溪耕隱
題金竹送周司訓
送林郎中致仕
送浦進士赴鉛山縣

題畫爲柯狀元乃尊作二首
題畫爲蕭孝功作二首
隆壽堂爲陳宗堯作
分得函谷青牛壽楊維新學士叔父
書百牛圖後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題何太守水南別墅爲其子廷秀大司寇作
敬所爲將敬之作
預行九推禮有感而作
漫成

卷之二

擬古樂府
公莫舞
將進酒
採蓮曲二首
擣衣曲
對酒行
短歌行
花游篇
綠珠行

湘江曲
桃源行
登高丘而望遠海
梁父吟
浩浩歌
滄海歌
七言古
讀東坡詩
寄符鍾秀求所作
題李將軍行樂圖 四首

雲山清趣圖爲殿陽道人作
嚴子陵圖
壽萱堂
丁卯舟中望雞山戲作
丁卯過釆石吊李白
送伍天錫
雪梅卷
唐馬篇
瓊林醉歸圖
題三衢山水圖
望雲祝壽圖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三首
題林以善畫送臣琊
竹庭爲袁東中作
秋窗詩爲羊城義士袁鑑作
題金瑩夜雨卷
哭年尚書
榮節堂
題松送廬州洪千戶熊爵回
題友人陳汝器璞墩

岳王墳
乾羅都御史
望雲思親
送張端
梅花爲儀曹王事彭君題
六龍圖
竹林七賢
竹溪六逸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題山水圖

鋤雞軒爲常州潮同知題
送張茂蘭貢行五二同年同南京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尼丘山晴對給事中孔公
風木圖卷爲鄞江錢侍御乃尊作
題李都督虎[illegible]
[illegible]心義
送彭郎中
懶詩
題山水圖
題莘田
芸茶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鹽張靖之
爲王侍郎題緹商圖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梅窻琹樂
題竹送湯僉憲
題竹石圖
商山四皓圖
雅賜五老圖

題松
題月桂圖
十龍湫潤圖
壽四明隱者
題章志昂都[illegible]圖送其再使蜀
送進士蔣[illegible]得[illegible]選郷
赤壁圖
剡溪圖
笠澤圖
彭澤圖

卷之三

五言絶句

應制七首
青宮勉學十首
客中對月
思親
思兄
中秋有感
山居晚宿二首
題畫三首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題扇面小景寄吳克讓知縣
明妃曲三首
明妃圖二首
宣和遺墨二首
古別離
蘇武圖
二喬觀書圖
拜月圖
閨愁
春江曲
初寒
秋聲
聞鴈
秋風
征婦
聞鶯
自君之出矣
別意
絶句

白髮
讀易通二首
解嘲五首
夜行郊外
夜立
新秋晚興
春日即事
畫龍
九日有懷
送蔣敬之歸省和宋先生送方正學韵十四首
送陳秉和南歸八首
御溝
畫孤竹
五言律
青宮勉學五首
天道
海儀
地理
物理
太廟齋居三首

文廟齋居
南郊齋居 二首
先農齋居
祈禋齋居
閑居雜咏
竹軒
村行
夢亡姪光祖
村居
滕王閣今南昌有第一樓

與友人遊寺中遂登山薄於日暮未及絕頂約次日重遊
夜泊近漁舟有感
晚泊
感寓
夜到山庄
江湖遊覽閒
雪
輓蔣隱君友良之父
一笑 三首

悼亡 三首
書房四幅 四首
廬山瀑布
寄題金山寺
人日有懷
早朝 二首
除夕
送友人入蜀
都下逢友人問訊
題空上人方丈

秋日寄友
雨中有懷
送人還鄉
劉宣化學士輓章
送杜侍御宰英德
秋晚會友人
洞庭圖
甲午除夕 五首
偶成
思歸

瓊山
過飛來寺
哭劉文燦
穀日
客談龍太初涉詩或謂有體無用因足成之
輓遼東都帥
輓廖監正古口外 二首
輓金尚書 二首
送謫宦者放還揚州
送友人涂京安下第歸五羊與同船來
送韓敬之下第因柬同志王璠
送朱悅之弟 二首
送僧還山
輓伏危伯
送袁表誠省兄回
陳貞節方伯輓章 四首
胡廷佩外舅輓章
梅庄居士輓章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 二首
送陳脩譔長兄

春日遊小城南花園
晚適
梅溪處士輓章
姑蘇陳氏佳城十景 十首
送錢塘楊凱之南京膳部 六首
朝回偶書
即事
書懷
喜雪
辛亥除夕
感舊偶書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卷之四

五言排律
李布政頤菴挽卷
苗學士輓章
哭呂學士逢原
寄題南華寺大鑒禪師
六言
春日即事

秋思
江行
晚思
即景
客窓三景 三首
廚房檜樹
夜半口占
梅窗
冬夜
偶書

春意
四時吟 四首

七言絕句

青宮勉學
親王分封之國 十三首
代勉大臣 二首
代勉文臣 九首
代勉武臣 五首
代勉文武臣 四首
代勉儒臣
代勉百僚 二首
代勉百官
代勉宮禁 二首
代勉宗藩 二首
代勉戚畹
代勉邊將 二首
代勉內臣
代勉錄用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初過梅關

題梅 少作
荔子
題希夷長睡圖
七夕 三首
晚閨 少作
因事有感
春閨 二首 少作
梅嶺
寄京師作
題文丞相廟

紅梅
閨怨二首
客中重九
讀儒真稿三首
題明妃圖
題淵明圖
思親
遊揚州蕃釐觀
夜泊淮安
古意二首

花徑二首
題蘭爲李時習作
題李閣老愛竹軒卷二首
王柳菴尚書輓詩三首
恩沈主事荊溪山水
十月見菊
竹軒
暮春不見花偶成二首
讀柳經繫雁帛詩偶成
題小景

夢亡妻
書所見
曉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畫
送樊景瞻河南大祭五首
二絶句
送馮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四首
春寒
望居庸關
和友人别牡丹詩韻

過某氏園亭有感
經舊遊有感
覽鏡有感
題金本清鉤勒竹
南行途中見北人
客中夜雨
甲午歲舟中偶書四首
戲和友人韵
夢食荔枝
題馬

思家
偶書寄友人
題程彥賓尚書滄州卷十首
曉起
冒寒早行
嘆菊
偶書所見
哭子崑二首
除夜
元旦戲筆

題傅巖圖
寄題釣臺
擬唐宮詞二首
爲徐高賓乃尊題竹
題墨梅
過會通河
兄弟送行卷
輓人母
過大通橋
松月

戲答友論詩
鷓鴣
憶亡子
二十四夜宿池亭
題虞美人墓
春思
詠史二首
題紅梅三首
題都城東北枯樹樹柳枯樹
鄉竹

題竹送鄉生還教本郡
畫馬三首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衍錄見
示意欲予爲之分析書此復之
題小景二首
寄題曲江張丞相祠堂十首
初入閣
偶成
嶺南雜錄二首
詠虞姬

題梅二首
癸丑夏偶書
昭君詞答白樂天詩案二首
感懷
尉都尉墨竹
受一品封四首
吉具
寄南華寺三首
內閣晚歸
春窗睡起

感懷
客有談及往事偶成
送表甥蔡齊宸知信豐縣五首
聞人談及李文祥鄒智葬兜口占
誦白樂天詠昭君漢使若回憑語之句偶成三首
長明燈偶
觀音偶
卷之五
七言律詩
青宮勉學五首　偶成

五指參天
春日即事
送趙公子還鄉
王一齋為陳敬作
過曲江謁張文獻祠
過沛縣吊張克勤
春吟
浮生夢
春日郊行
王節婦卷
寄張練師
多景樓
輓張處士
中秋四夜四首
金陵即事
和李太白鳳凰臺韻
姑蘇懷古
寄題虎丘可中庭
辛未過揚州懷古
新河雜詠二首

辛未下第還至金陵寄友

和李太白韵寄題金陵

輓李處士

和李子撝都門春日韻 二首

哭唐珊

歲癸酉赴京至羊城有感

初入翰林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曾光啓

初讀書中秘預修天下一統志書東陳宣之 四首

壽陳太常

夢題下田村居

寄所知

座中有揚箏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 二首

詠史後重忘見諸公和李商隱無題詩韵 四首

送進士畢姻

輓李指揮

輓李克述表叔

四大朝賀 四首

輓茅山隱者

送鄒御史悅章

送錢學士使交南

送尚寶凌卿使交南

送李景齡江西提學 二首

春日雜興 四首

輓彭彥克內子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 二首

病起寫懷

送陳緝熙脩撰使高麗

分得都門曉日送益闇老歸省

都城春日

秋興 七首

輓王氏繼母

舟次直沽簡同寅彭彥實

輓常熟劉母

閑中有懷

書懷

送游經歷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

送蔣容卒業南雍

哭張吉紳大尹弟紀
送王給事使占城
送吳克振南歸
壽濟通政父
輓羽士
南歸經高雷
鸚鵡
郊行口占
吊李謫仙
蘇武歸朝圖
題運籌亭
春興四首
輓彭月蓬
分得試院持衡送李克述侍郎南還
送區進士歸榮
壽曾尚書兄
輓人母
和童志昂給事自蜀將軍還貽詩自今留別韻
途中閒館閣諸公有續綱目之作偶成
江行阻風

甲午正過新河
哭童庚子
過何遵慶吳秉中
送張斯之蒲圻司訓
哭陳宗堯侍講
送祁致和使高麗
送王侍御江西僉憲
題學士莊堂西壁景四首
和揚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二首
輓沈時暘大參之祖
哭子崑二首
學士四景四首
秋夜偶吟
冬日朝同
輓畢義士
送黃廉使
過伍子
張隱君幽居
送陳宗堯侍講
題山水

送李立之南太常
輓劉員外
輓爵士
市隱
秋日有懷
送雲南憲使劉伎和致仕
送蓋竹栢生
輓貝靈臺
謁文丞相廟
和楊鐵崖風月福人詩韻二首
閑中懷伯兄
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得家書
丁酉春偶書
九日次友韻
輓張郎中父
送蔣知州赴潼川州
己亥春 旨分獻中鎮
哭閔宗元侍郎
送顧廷瑞赴袁州守

辛丑初度日
次友人寄韻
歲暮偶書
慰姪之下第
甲辰初度
夢姪偶書
感事偶書
哭邢克寬
送人遊嶺南
乙巳初度
送丁謝知信豐縣
遊鎚信筆付姪之
送張養正巡撫宣府
題鳳鳴朝陽圖
哭嚴宗源
輓楊叔獻
丁未秋書
送黃庶子頒詔朝鮮
送劉侍講頒詔安南
送王儀賓奉 命祀襄府先王

閒中偶書
戊申次韻 二首
己酉秋思
送謝祭酒之南雍
送賀子充告病南歸
少年觀獵賞宦軍
因俟朝鼓立久
餞同年龍太守
餞崔太宰恭
思歸偶書

辛亥思歸
朝回口號
憶奇山莊
除夜感懷
壬子慶成宴
內閣晚回
遊山寺寺僧携卷求詩因次人韻
壬子偶成
壬子有感
題老狂卷

送傅日川還鄉祭掃
送李世賢之南雍
壬子九月偶書
壬子十月望坐
閑中書懷
頒曆有感
偶書
內閣晚回
壬子除夕
憶學士庄

詠游
冬夜待漏
朝退偶書
白紅梅 二首
癸丑傳臚
道中聞哭子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聞哭聲有感
重陽 三首
京城見梅

偶讀宵論
慶成宴
郊行有感
明妃二首
憶威文端二首
題故紙
甲寅進秩
甲寅初度
京師元夕
輓人妾

江行
卷之六
七言排律
首尾吟
擬杜詩壯[illegible][illegible]二十六韻
俞氏雙壽
孔子泣麟圖
涂酒圖
鍾呂醉酣圖
題文

夜宿江館
菩薩蠻秋思
集句
集句送魏孔淵御史兩判通川
行路難
悼亡五首
歌行
竹林七賢圖
林良畫雁圖
壽星圖

三仙傳道圖
題山水
剡溪圖
三五七言
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玉堂即事二闋

秋思
江村
春日會友人
爲大庾鄧德温豫作峴詩
題童志昂奉常以松雪翁釣勒竹卷
和東坡題赤壁圖韻
夏日即事
癸巳初度
己亥初度
學士庄作
送翰林脩譔涂瑞邦辭歸省
題情
春思
老去不禁衣重口占
題扇

文

卷之七

章奏

進大學衍義奏
入閣辭任第一奏
入閣辭任第二奏
入閣辭任第三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乞儲養賢才奏
欲釋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禁革時政奏
請訪求遺書奏
請昧爽視朝奏
請免擬玉樞北斗十二經序奏
乞免李興死彭程戍邊奏
嚴禁自宮人犯奏
再乞免李興彭程死戍奏

卷之八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擬賀耕籍田表
憲宗純皇帝實録進呈表
入閣謝恩表

請建儲表一
請建儲表二
請建儲表三
策問
會試策問 五首
大學私試策問 三首
擬殿試策問
論
許文正公論

卷之九

序

張文獻曲江集序
武溪集序
程子全書序
玉溪師傳錄序
雲巖集序
尚約先生集序
拙菴李先生文集序
覺非集序
廣州府志書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序
擬順天鄉試錄序
劉草窗詩集序
家禮儀節序
世史正綱序
朱子學的後序
本草格式序
大學衍義補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經絡後圖序
歷科會試錄序

卷之十

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文昌邢氏譜系序
廣昌何氏家乘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豐城涂氏族譜序
五一居士序

樂閒堂序
觀瀾閣卷序
忠愛祠詩序
海瓶詩卷序
南山主人詩序
心師軒詩序
友菊詩卷序
京華勝覽詩序
江湖勝遊詩序
栢菴詩卷序
百里回春詩序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宦途履歷圖詩序
琴鶴東入詩序
南陵劉氏八景詩序

卷之十一

序

送侍讀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事序
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
贈許寺丞序

贈呂郎中序
贈王理中往遼東序
賀曹主客序
贈刑部李主事序
贈董侍御考滿序
賀丘治中序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送山東張布政序
送張方伯入覲序
送張方伯入覲詩序
贈湖廣楊大參序
送雲南傅參議序
送陝西楊參議序
贈廣西按察使江君詩序
送浙江提學劉伯和序
送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送徐憲副赴廣東詩序
送浙江鄭僉憲序

卷之十二

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送潘給事中出知興化府事序
送潮州黄知府序
送武昌章知府序
送廉州邢知府序
贈尚寶參知府序
贈全[illegible]知府序
送瓊州吳知府序
送瓊州王太守序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送興化劉知府序
贈瓊州府知府張侯赴任序
送鍾太守序
送慶遠葉同知序
贈潮郡周同知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贈瓊郡林同知序
送伍通判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贈郭通判考滿序
送陳推官序
送傅推官序
贈潮州張推官序

卷之十三

序

送鄭欽州序
贈朱克信連州序
贈新興賀知州序
送儋州林知州序
送廉州高同知復任序

送滕州陳節判序
贈姚石明擢大興縣知縣序
送莊學中赴秀水縣序
贈段可久守福山序
贈孟縣張知縣序
贈鄭陳留復任序
送蕭山梁知縣序
贈韓敬夫知縣序
贈如皐易知縣序
送乳源李知縣序

送南海吳知縣序
送清江管知縣序
送容縣林知縣序
送鄉友韋宙川序
贈鄉友馮南康序

卷之十四

序

送奉新費縣丞序
送新喻沈縣丞序
送瓊山胡縣丞序

送嘉善王主簿序
送黎教授序
送陳廷玉教桂平序
送梁弘道教諭序
贈甘弘濟教興濟序
送鄭訓導序
送鄉友馮教諭序
送鄉友崔司訓序
送鄉友林司訓序
送徐庠子歸省序
送國子司業費公歸榮詩序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贈史太僕歸省序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贈增城吳君滄登進士第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送王[illegible]郎南歸序

卷之十五

序

歸田樂詩序
送符鍾秀知瀧水縣詩序
岐山八景詩序
送唐彥宜詩序
送陳汝良歸瓊山詩序
送錢先生歸榮詩序
送陳秉和南歸詩序
送蔣生歸省詩序
壽殷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壽李希潤九十歲詩序
壽吳餘慶詩序
壽古廉爾術先生詩序
壽致仕張廉憲七十歲詩序
壽嘉定范宗常詩序
壽鄧有文七十歲序
廬江王氏雙壽圖詩序
都憲張公輓詩序
韓都御史輓詩序
丁守發哀詩序
謝署正輓詩序
侯教諭哀詩序
王時暉輓詩序
贈洗馬羅君夫婦哀詩序

卷之十六

記

霸州廟學記
商州府學記

東莞縣儒學記
梧州府縣廟學記
瓊山縣學記
儋州遷學記
崖州學記
南海縣儒學記
重脩鳳陽府學記
道南書院記
瓊州府學祭器記
賜進士題名記
江都進士題名記
餘姚進士題名記

卷之十七

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感恩縣分司記
會通河脩石牐記
紹興新脩水利記
瀛州橋記
大庾嶺路碑陰記

集261-042

延祥寺浮圖記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天妃宮碑記
茅山復古堂記
莆田林氏重脩祠堂記
南海亭崗黃氏祠堂記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忠愛堂記
永思堂記
垂恩堂記

存耕堂記
經訓堂記
甘節堂記
春和堂記

卷之十八

記

世德堂記
鍾秀堂記
思補堂記
冲和堂記

許溪草堂記
東郭別野記
偏涼汀亭記
半山亭記
松軒記
梅軒記
林軒記
博雅軒記
稽古軒記
清風樓記

長樂居記
雲軒記
留耕亭記

卷之十九

記

樹齋記
蒼齋記
進學齋記
竹坡記
栢庭記

雪筠記
筠莊記
愛竹居記
桐墩記
南溪小引記
蒙溪漁隱記
東溪記
牧菴記
鴈集瑤岸記
槐陰書屋記
願學軒記
藏書石室記
學古庄記
野花亭記
可繼堂記

卷之二十

傳

夏忠靖公傳
余肅敏公傳
金侍郎傳

毛宗吉傳
孔侍郎傳
學拙先生傳
無逸子傳

錄

平定交南錄

卷之二十一

跋

題文公手迹後
題龍岡圖後
跋古賢像後
跋安成彭氏所藏魯溪手迹卷
跋江山雪霽圖
題謝氏先人手書
跋萬里一歸人卷
書楊文貞墨蹟後
書青牛圖後
跋廬山圖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雜說

李說送沙文遠
說舟贈林宗敬
卞和三獻玉說

字說
陳惟學字說
林舟宗敬字說
李時芳名字說
蔡同珍字說
蔣克敬之字辭 有序
韓儉克儉字說
馮顒子克字說
王文鼐字說

雜著
貪泉對
書貪泉對後
鏡喻送李景脩
考祿送張正夫

事宜
兩廣用兵事宜
廣東備禦猺寇事宜

卷之二十二

賦
後幽懷賦
石鐘山賦
南溟奇甸賦
別知賦
懷鄉賦
和韓子別知賦
別知後賦

頌
瑞芍頌

箴
令箴
忠箴
孝箴

銘
德馨堂銘

贊 自贊因前錄于像後
瓊郡侯徐公像贊
邢克寬像贊

彭學士畫像賛
許道中四像賛
李立之畫像賛
張汝弼畫像賛
李時習像賛
蕭士尚像賛
見偁酒先生像賛
程尚書像賛
李啓明像賛
耿少宰像賛
盱江羅處士像賛
蕭閣老先生像賛
大司馬王公像賛
劉祭酒先生像賛
謝大韶尚書像賛
魁字賛送費狀元
梅峰先生賛
李光賛
西昌楊君像賛
恭處士賛

甘汝霖行樂像賛
魁字賛送梁會元
劉廉僉像賛
無心石賛
周偁官賛
韓敬夫遺像賛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工部左侍郎致仕杜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戸部郎中致仕陸公墓誌銘
臨高縣儒學訓科先君壙志
贈翰林院編脩費公孺人朱氏合葬墓誌銘
獨樂處士王公墓誌銘

墓表

文公九代孫五經博士朱公墓表
鄭德崇墓表
處士周公墓表

俞處士墓表
欒遊處士陸君墓表
景娶處士錢君墓表
游航處士趙君墓表
養泉阡惲氏先塋表
封孺俞丁公孺人蔡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神道碑

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瓊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大學士

徐公神道碑銘
僉都御史恭忠楊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神道碑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銘

哀辭

陳莊靖公哀辭
蘭湖先生哀辭
彭處士哀辭
大司寇劉公哀辭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祭李學士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祭韓都御史文
祭邢御史文
祭周廷參編脩文
祭進士楊侍郎文
祭戚編脩文滿暴文
祭袁秉中太守文
祭先兄文

祭姜弟金鼎文

部分上下套象乾坤也本分十二象十二支也卷分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也上套四百九十四葉比夏曆過三十六也下套五百六十二葉比商曆不及八十二也綱維天地貫穿往古其會稽重編之書數乎七代宗孫一𤨏敬謹識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目錄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一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五言古詩

古意 三首

千金買寶刀百金買角觿寶刀頭有環角觿能解絲
慇懃寄遠人用以慰所思所思不見察幽獨甘自怡

其二

客從天上來贈我雲錦章五色光奪目上有雙鸞翔
秘之不自用篋笥謹將藏卒然遇良工爲我裁衣裳
結以紫霞綬佩以鳴玉璫服之朝九重見者何赫煌
盛服今所尚令德古所藏珍重鴟鴞詩三復不敢忘

其三

逝川無回流落日不再午人生百歲間役役徒自苦
朝爲樹上花暮作花下土去住無常勢奄忽成今古
反袂問蒼天天乎奈何許

感興 二首

人生會有老老至不自知壯心恒未已外貌忽已移
青青市中髮俄然成素絲灼灼鏡中顏忽覺如枯梨
盛年不可恃行樂須及時有酒且痛飲不醉將奚爲

其二

天際多剛風滄溟陷弱水相思不可極之子在萬里
萬里各一天恍惚在我前區區倘見察敢不輸中情

過友人園居

愛此林泉勝載酒時來過芳樹發春華方池激清波
嘉魚爭出躍好鳥鳴相和天氣既已晴景物亦已多
主人雅好客相對酣且歌歌竟各嘆息人生能幾何

月下有懷

明月空中懸碧雲天際合美人渺何許望望轉蕭索
翩翩驚鵲定片片落花落惆然對孤影下帷閉齋閣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 兩首

空齋坐幽獨夜氣浩以清冥心古聖賢悠哉怡我情
天機一何深神理亦已精六朝契其妙勉旃省思誠

其二

鳳凰翔千仞枳棘安足顧一朝覽德輝棲止梧桐樹
飛鳴恒自由羅網豈能懼三靈爲我儔百鳥莫予惡
笑彼冥飛鴻猶爲弋人慕

其三

南極有名相風度邈難得鴟梟奉刺天孤鳳戢其翼

韶石佳山水因之增秀色斑斑青史間流聲靡終極

莊誦感遇時臨風三嘆息

其四

深源無淺流高樹無卑枝人生天地間奮發須有爲

不見東注波逝者恒如斯心中苟自盡意外非所知

嗟爾亡羊者紛紛多路岐

擬古 四首

江南秋風至草木變焜黃浙浙吹妾衣使妾增悲凉

悲凉知爲誰良人在沙場暮聽胡馬嘶朝看胡鴈翔

饑餐風中糜渴飲雪下漿羊角衝地起沙礫爭飛揚

回首望故鄉長天但茫茫豈無肥與甘亦有衣與裳

妾心空惻惻路遠莫寄將北望長太息涕淚如雨滂

幾欲往從之河廣無舟梁仰天籲上帝矢心期不忘

但願南風競吹君來妾旁

其二

燕集高堂上衆味羅珍羞觥籌互交錯樂矣忘其憂

清醑飲柔落妙聲發吳謳寶鼎噴清烟芬芳襲輕裘

肥膿正厭飫文錦何温柔獨念良人苦遠戍陰山頭

黃茅連白沙風雪爽颼颼凍雀飛不起依樹鳴啁啾

馬毛縮如蝟餅肉脛生周羔裘煖如烘湩酪清如油

君身千萬艱妾心千萬愁夢寐或見之道路阻且脩

願言早成功諸將各封侯良人章章來紅日照九州

其三

依依重依依不忍生别離别離已可悲況值秋風時

柳衰不堪折情苦不堪説願妾爲小星君身化明月

明月貼天飛小星恒相隨月出星隨出月歸星亦歸

莫學秋胡妻相逢不相識生者因可慚死者亦何益

其四

白日日已晚行人日已遠秋風又重來行行猶未返

颼颼朔風寒行人衣應單世無尼衆妻千載徒悲酸

秋興 二首

秋來百感攖各自悲其生物情尚有感况乃骨肉情

幽幽堂背花歲晚雪色寒忘憂更不忘日夕憂思增

嗟爾客遊子胡爲常遠行

其二

孟秋雨初霽虛館生曉涼悲風振木末激烈流清商寒蟬抱葉悲哀鴻叫雲翔蚯蚓出其竅蟋蟀鳴在房螿螢鳴我前蟋蟀鳴我旁物各感其時豈必皆不平而我於此際兀然坐欲狂凄然動我心突思搜枯腸壯哉秋聲賦三嘆思歐陽爾臺一何卑戚戚徒傷

悼亡 十首

擇配得孟光足慰平生心一見如夙昔友之如琵琴意氣兩不疑苦口時相箴欣願何此畢恩愛何其深

其二

恩愛雖可慕嘉會不可延同牢未周星而我顧有疾辛勤理行裝送我登王畿挽手一長嘆淚下如雨滋收淚向我拜再三頻致辭勉我立名節勿作無益悲

其三

我行逾四載之子苦幽閨登堂侍舅姑燈下事蠶績知我為功名不復懷戚戚一見平安書喜氣動顏色

其四

嗟我登文場蹭蹬再不遂學問慚為師懸觧得如志萬里忽歸來相對如夢寐移燈頻近床悲喜兩交至壘壘用甘言慰我不得意

其五

久別復良晤欣幸如再生有如練絲絃和多妙聲自茲擬百年資以輔所行明年還隨計翠之趨神京云何未及期一疾不復興

其六

臨終囑我宿與作終天決雙淚注不流戀戀不忍別氣促發言遲奄奄殆垂絕勉我赴功名努我立名節事我不盡年命薄將奚說死生皆其天無用過哀切

其七

朝日忽已沉庭花忽已落居然失良助我也何以生臨終來訣言此意良不輕矢心銘肺腑誓肯寒盟

其八

結髮六年霜歡會恰歲半平生止一息而我不及見歸來空闔名日中無其面天乎人何尤撫膺坐長嘆

其九

嗟汝止一弟情義深以長汝歿僅閱月汝弟亦繼亡

一雙恩愛多併割汝父腸毋聞號哭聲使我增悲傷
平生心愛人相繼俄分張如失左右手內外俱皇皇
地下倘相逢應念予悽凉

其十

皇天亦何高后土亦何深冥鴻失其偶飛飛吐哀音
茫茫宇宙間邃邈疇能尋此生甘且休不盡古今心
哀傷諒無益暫醉聊自吟

述懷 時初入翰林

玉堂在天上瀛洲聚群仙凡骨昔未蛻無路難夤緣
我生幸逢辰濫竽厠英賢出入清華地肵夕相周旋
經史事幽討兀兀窮歲年抵足古追往哲絕彼塵累牽
立足于伊尚游心萬古人長揖謝諸子齮齕淮與蜂

小景

川光涵遠空山色淡平野虛棲夕靄間高樹凉雲下
久客厭塵紛羨殺舟游者

母親太孺人壽日

春三月二日我母初度辰一官縶詞林稱壽嗟無因
緬懷劬瘁恩莫能報涓塵稽首望南拜淚落沾衣巾
想當高堂上羅拜方紛紛膝下曉舉觴二子少一人
慈顏於此時應念未歸身母子天一方相思各愴神
恨我無羽翼回首空長嚬人生天地間咸欲顯其親
顯親須宦游況我家海濱年年當此日魂心隨白雲
自憐草木姿無以答陽春仰天祝母壽書虔希 帝
仁萬一推恩與此志庶少伸

分韻得多字送李應禎因和北征詩與之

予友李應禎筮仕未叶吉如余方在籍如女猶處室
少小思用世頃刻惜日奮志何霄漢棲迹尚圭蓽
至寶恒自珍深藏不輕出高騫終遠到暫歛未爲失
君存心五思克念躬四勿矻矻良獨苦揩揩亦何切
潛心入混茫沉思超恍惚物理無窮盡志願罔終畢
九轉紫府丹三嘆清廟瑟妙制昇汀瑩快叟縷滿袖
揮霍迅雷變倏忽浮漚滅花華絢詞林根柢蟠理窟
壘出山峩峩一瀉水濤濤寬按鬼爲愁悲壯石可裂
堅壁仆旗鼓開門介車轍持將古道救不必時世悅
藥籠富芝苓家園乏芋栗空懸萬軸籤寧有千樹漆
削雕返淳樸歛華就真實禹鼎窮物怪尚敦太古拙

茫昧鳥跡餘浩蕩鷗波沒片言無欠剩一覽備始末
游鵰未擊水顧兎久藏穴舉世少具眼誰人識奇骨
焚舟取勝師卽是前日卒際遇會有時造化本無物
無人摺我腸亦不搉彼髮惟持方寸觿獨解千古結
紛紛兒女輩得喪輒嗚咽慨慷發浩歌一笑爲洗雪
贈我錦繡段輸君龍鏑韉應知同此心未肯屈茲膝
從革金百鍊朝宗水萬折豈念款段馬不揣寬博褐
胸中浩然氣當時一發泄見者使心降聞之須股慄
朝陽孤鳳鳴太虛象星列宛轉似紬繭次第同比櫛
闊肆千萬言勿效塗且抹賈生眞俊才孟氏豈迂闊
直道古所貴正言世方渴工巧由三折頓悟在一喝
衆心竊大放羣言蛙蟬聒就中一轉語乃至無有說
人才無古今儒道有始卒日月旣精明乾坤亦軒豁
沛如縱壑魚奮若獨擊鶻坐令齷齪者縮首看馳突
匪惟當世重要與古人匹功名殊孟浪歸志甚勇决
北風吹南船順流去何疾悠悠聊自寬耿耿竟難奪
和璧三獻有楚城再舉拔撫掌拍霜鍔酒酣清興發
恨將空海宇氣欲吞恒碣男兒負奇志與世相未殺

何時乘長風登天問明月我生命在天吾道豈終絕
從來君子心迥與世俗別四海皆兄弟奚用憂離折
貴爵異趙孟美色匪褒妲勉旃思至理慕深想前哲
前哲雖已矣吾世有謨烈况乃靈臺中源頭水長活
夌子二三子追趨青瑣闥結綬獨少君忍送出城闕
江頭秋草衰天際寒鴉缺去去將奈何臨岐愧先達

送廣東夏廉憲 天順癸未

當宁念遐氓塗炭日以極 詔求在廷臣往振風紀
職僉曰御史某秉德剛且直屬耳按江右風聲甚烜
赫兵政旣以舉吏弊亦以革誦言聞遠近公論推第
一無如斯人可拜手命明勑 天子曰俞哉超授三
品秩 天語重丁寧 綸命光爲奕百僚無閒言相
見咸嘖嘖而我嶺南人喜幸倍千百顏爲鄉人喜從
此得蘇息特恩許來傳 陛辭行有日走也官禁近
早有半面識中心久有懷臨分忍緘默聊爲陳本末
幸與垂采擇惟茲東廣地富庶自古昔秦初已內附
漢後益廣斥東西數千里十郡六十邑衛所錯其間
小大五十七憶昔全盛時承平久寧謐家家有蓄藏

人人各安適土著少流徙世業足資給士族尚詩禮
農家務耕織先期輸賦稅俛首供力役民不受鞭楚
兵不識鋒鏑行旅不齎糧遠出不待吉將夜絕剽竊
斂歲無行乞況役天氣暄地利多所獲三冬若春衣
五月收新粒山畬少汙萊水田有湖波舟游泛滄茫
火種燒芳崗晚色挺墟假晴若登山履海錯富蚌蜆
家畜剩豚羊文木生山林珍貨來番舶豪奴然火樹
椅柚晉金實倘有食素封田園盛甍桁愛身穿破產
終訟羞珥筆退遯總安恬公私舉豐殖迴彼廿年前

長吏恣朘膚剝勦其中甘言誘其側欺彼民柔愚
貌茲地遐僻遂決禮義防大肆搏噬力把群飛其衣
抉口奪之食溪壑壤不滿氣焰撲難熄上下相師成
前後逝浴蒸豈云無原鳴方自為癰朘天門遠萬里
無地訴冤抑致令仁厚性化作兇險質弄兵潢池中
延息寄旦夕外邪等仰除中虛遂成疾蠡茲洞中猺
殘何乘間隙始惟掠近地稍稍出復匿逝彼長脫悅
顯與戎與貊制伏本非艱而我狃安逸武備恥言兵
文吏諱申賊縱虎出薄林延鬼入君宅路有橫尸虐

閭無一夫擄長驅捲村落乘夜盜城壁豈彼智有餘
乃我法不立歲歲轉猖披逆境遭搶掠脅從日漸多
徒類日增益居民就流散人煙渺蕭瑟已身不自卹
何暇問家室田蕪乏犢耕井深無人汲萬木奮草青
一望秋地赤禾麻種已絕雞犬聲亦寂昏雨見火青
涼月死骨有肉地幸苟免因之困供億相府成帶萍
濡沫聊哉賊方今堯舜朝大臣總皐稷萬國俱時雍
一方獨罹疵　九重赫然怒選將擣其窩天道信好
還王師本無敵鼠竄始假喘穴殘難藏迹行當見掃

平腥穢永蕩滌邦愁久燃屑周拼玉與石嗟爾嵩微
人程此殊可惜買父來每曉謝今去不亟由來非一
朝性者何嗟及幸茲天日開光景方昭熙草木同生
意山川增秀色禍星離紫垣甘雨隨冊軾指日下須
江掛衛鎮南陶先聲一以開父老惟以泣迎拜古道
旁應以手加額額首明使君代天布仁德為我招殘
魂為我肉枯骼為我作保障為我剪荊棘為我開喉
吻為我插羽翼為我眼前瘡為我腹中匹我寒衣以
裘我饑食以粥生者受我慶死者與我枉一夫或失

所訛非使君責使君今已行行行去須急救民正倒懸異類尚反叉如痾望醫師如旱望雨澤尚聲報吾人此公古難得瘴海行將清貪泉不能浼行看揭弊匾復作全盛城

貞則堂

高堂扁貞則遙在台山下堂中何所有云有抱貞者抱貞大河如青年守嫠寡伉儷良其宜中道逐我舍捐生欲從之兩尸竟誰把忍死待孤兒此意真不假形存心已亡口在言如啞鑄鐵甘苦辛遂垢謝妖冶侍兒體此心仵績夜燈燭坐令野田土亦化鶯鶯芘

七月大雨不止感之有作

端居高堂上對雨為民憂公稅與私計全望此一秋禾苗番結實一旦俄成休仰首問蒼天天乎民何尤願言早開霽與得少半收我心且如此民心寧不愁颼颼風與聲點點著心頭嘆息對妻子淚與雨同流嗟哉連歲潦民病何時瘳發思若無計忽然想成周誰肯捐兒業三一以為滿

王推官挽章

王公豫章秀遠派郁琊種起家汀郡來臨事一何勇理解牛無全官罵不惡上官但坐嘯民史共傾竦競結得爬梳吾黨獲懲持守屹山立議論肆泉湧借寇一以請天子錫命寵超升理刑職郡事威銓總詩書用法比何參變用孔訟祟絕冤抑囹圄無結萃刀劍化牛犢遊惰還播種沙陀忽然起八郡咸混澒臨汀切近災相扇亦洶洶烽火照人紅四境若草莽山居孤城危蟻附萃盜擁外援幾道絕內事紛倥傯藉口方嗷嗷恃公以不恐彼哉肆兇焰不翅石與蚌仁言利甚博老稚免系纍餘魁使寧化危若置巢鷇象方縮首觀公獨奮前捕丁夫既爭先乘馬亦恐駷至今楊柳陂過者猶下悚名方達　帝閽日未覲清拱天何不憖遺遽俯返冥蒙計音聞六邑老稚爭躃踴世祀羅池廟民思桐鄉冢食報不在身有子繼晁董文名冠天下撞金抽獨蛹推　恩行入來　龍章賁丘壠水若增淵淪山如益巃嵸我為作挽章不厭辭費冗

雜詩四首成化己亥

載歌行太空海宇仰其光咫尺蒼海隅翠鳥集扶桑
乘時競奮飛引頸鳴朝陽衆鳥欣有託後先低回翔
寞鳩吊孤影四顧悵且傷

其二

我聞崑崙山玄圃多珍禽何口絢綵羽迴風振華音
聲徹九層霄氣壓千山岑雲飛天雁高水擊海底深
紛紛衆黄口斂翼知所欽一鶴來自南質小力不任
刷翮叫一聲聳然顧而瘖卑卑垂其翅深入若草林

其三

南國有珍木中含要妙音匠氏一顧之劉削爲素琴
絙以朱絲絃寄以大古心時時横膝上山水託意深
別鶴爲翔舞游魚躍幽沉云胡世俗耳不如魚與禽
雅鄭竟莫分吾心安所任

其四

冀北產良馬未必皆駒騄乘之惟其良何必以地拘
戎閩開國初羈馬生龍駒貢之入天閑用以駕鼓車
疾徐皆中節步驟何雍如紛紛內地產不能並馳驅
安知今所良在昔非其駑按索久成習誰肯求其蹤
世無九方皐時若意還揶揄

貧叟

安成有隱士云是商富後治生實非貧而自稱貧叟
問叟所以貧叟言不自知人皆富生產我獨富詩書
問富敦對叟惟數道德所富不在財仁義庶儲積
儲積能潤身此翁原不貧乃知多寶者無德眞貧人

秋懷二首

偶讀唐文粹張曲江秋懷詩中有宦成名不
立志在歲已馳之句有感于心因次其韻

秋風起天末木葉辭故枝泛觀草木性消息理可知
緬懷先哲言志在歲已馳業業愼永圖深恐有所疵
流光日荏苒隙駒去難覊血氣不覺衰境變志亦移
終爲小人歸甘與世俗隨聆言道無窮孰云生有涯
雲松高天矯霜草寒披離人生在所處卑卑徒爾爲

其二

草木忽變衰惻然感我心鳥飛日向暮豈不懷故林
閑人日以多涉世日已深高官世所慕直道古所欽
曾青海中山層層山上岑行行仰可到決意須在今

有山不歸去何勞憶山吟

送劉紹和還南京

交游徧寰宇契合無幾人駸駸入老境落落星在晨
兆兆百年間會晤能幾旬兄復限疆域世務縈其身
久別喜相見見諫情轉親依傾又復去寧不令酸辛
緬懷古賢哲未必生同辰道同心自契千里如比鄰
落落天上月湛湛空中雲舉目即見之光景常如新

朱文公九世孫梴初授九經博士歸建安

宣尼去世遠六籍日以湮道統久隳地人文孰昭陳

至哉紫陽翁妙契古聖神遠承洙泗流近追濂洛塵
一洗千古漏再見三代淳坐令宇宙內百世同一春
聖皇御宸極表章右斯文嘉茲神明裔混迹同齊民
綸音遠搜訪爰得九世孫州里親勸駕來自萬里閩
稽首闕庭下　天顏正欣欣錫以八品秩祝茲內庭
臣再拜謝　九重何以奮深恩勉旃先臣訓仰酬
聖主仁斯道明日月國祚齊乾坤

劉草窻輓章

劉也辨於詩老人意轉家衆日一世空振衣千仞高

仁傾少陵杜右聆彭澤陶瑣瑣兒女語呫囁徒嗷嗷
仰天肆大嚼對客揮長毫刹那古與今錙銖可與驕
一一中肯肯竪子焉能逃惜哉抱所見竹首竟莫遭
已矣勿復道落日悲風號

題四時小景　四首

花開雲樹明烟斂石林霽溪墅小舟橫相將共游樂
游樂須及時人生七十稀　春

其二

流水遶高山薰風阜民財琴中有真趣此趣真悠哉

悠哉千古調誰能領其妙　夏

其三

風蟄雲影流霜林木葉肝窮山芳桂下幽人時往還
往還何數數就中有真樂　秋

其四

歲晚雪千林雲埋石徑深擁鑪煨芋熟兀坐共沉吟
沉吟如有待故人來戶外　冬

輓彭廷綱統敬

[illegible]孝友道日以湮幸哉今世中乃見如古

處已一於道教人恒以其進以行吾義退以存吾仁
古稱壽仁賢曾未滿七旬天胡不憖遺一朝久其真
我本門下士聞訃增酸辛深爲古道悲匪直懷私恩

兀坐有感

兀坐一室中蕩蕩天地寬坐看百世上究在聯自間
闢眼無間隔身如生羽翰頓然忽有悟不覺喟然嘆
女織爲我衣男耕爲我食豈但我一身全家賴賚給
我身乃大虛何以報天德

送李通判還襄陽 二首

襄陽古名郡南北於此交山林多開田四遠來迴迷
種麥藝稻矢礦燹靡待招撫又根株深端緒紛如毛
今君倅茲郡七載當賢勞棱歷日已深籌策行當高
因君試一問隱瀦何由錮綠林古有役亡逃俗所操
智者觀未萌況乃明昭昭願諜諸同事條列聞諸朝
所貴炳幾先毋爲牛後嘲

其二

我昔游新河君時猶未冠有如金在鎔氣焰已光爛
京華再見之風采殊舊觀青松既出壑勢愈凌霄漢
對庭達夙心佐郡試新宦政聲如江潮日日臨堤岸
況當有事秋一日百趣辦事機紛以沓無不迎刃斷
驥足雖可展猶自困羈絆去去宜努力莫起賢勞嘆
時方需異材九重正宵旰

送莫旦赴新昌司訓

文場擬棘後金門拜命初一官向于越仍與銘綮俱
官以教爲職身借道爲徒開門揖諸髦登堂講唐虞
秩微道則尊心閑體自舒況茲新昌邑山水清有餘
襟佩紛濟濟泮宮高渠渠名教有真樂咀嚼皆道腴
燕居恒申申進止何徐徐雖無騶從多幸自免奔趨
把看利名場當味或不如勉哉踐實地從人笑吾迂

文江王文學挽章

茫茫宇宙內山林多隱淪白首抱幽獨沒世志莫伸
所以高蹈士往往增悲辛寧知造化理得失恒相因
在生雖不遇後嗣多有聞父子本同體何必親其身
請看芹水翁肥遯入江濱幸哉有賢子受寵爲王臣
生有冠帔榮死有銘述文耿耿不忘者浩然長獨存

送人下第其人讀禮因寄其師

禮篇四十七雜出漢儒手經曲相錯綜紛紜[illegible]採
大者轎乎天日月星辰斗小者極于地山林川澤藪
微而緩在蝉細至席埋狗有如雲夢澤物物無不有
所貴擇之精反躬行且守云胡罷其見[illegible]衣食稍參
遂有陽翟賈坐並魯中叟士直[illegible]至道千金享弊帚
發[illegible]其目至用痂適口自謂嗜命題對客[illegible]貧
門無一以闢四海鏡斧走身心竟何益泊泛[illegible]取
從今窮經者紛如嘆有首明能察秋毫對而失培塿
我欲挽狂瀾如耕若無耦聊述中所見寄語平生友
努力細鑽研勿嘆時未偶

送吳旦赴南康文學二首

匡廬古名邦山水多幽勝香爐生紫煙彭蠡落明鏡
民淳風俗古地僻囂塵靜昔賢過化處草木皆可敬
橫經講道餘無事一游泳

其二

游泳何所適白鹿有遺基近聞鄉先達起廢且搆之
突兀有新宇剝落多古碑千載紫陽翁訓留明規
[illegible]稱教學半用此以為師哉[illegible]皆人為

[illegible]湖陽李景齡先生提學至此重為起廢故詩中及之

遊古康三洲巖

孕山勢龍從一穴空谽谺滴乳成物象峭壁繡蘚花
[illegible]鼓有兩音卅籟無遺秒誰云蓬萊洲此名殊不佳
[illegible]來悠清賞疑是古仙家惜哉奇絕景落此窮海涯
模寫不能盡歸去鳳池誇[illegible]

三山洲處士輓章[illegible]賦之

人生天地間有生必有死所以不死故德立兼有子
懿彼陽翟公世居閩由甦有如陽道州未仕君晉鄙
又如王彥方訟者望廬止學成辭其光慶餘委其祉
命服有天錫龍光照閭里俗方隨月化奄忽遽不起
磷磷礪齒不涅涅洗耳水有客過鑑在三嘆詠不已

鰲溪耕隱

隱君家何在乃在鰲溪頭讀書不干祿抱道惟自珍
顧我生玆世嘗為茲世民苟不耕且鑿何以供朝昏
使及路禾隴帶月歸柴門豈無使與僕未相恆躬親

古人重食力志在匪素餐莘野湯聘聲谷口揚稱與
吾生理當然非以慕古人

題金竹送周司訓 司訓乃廉憲之弟邦彥之兄

易稱蒼筤竹詩咏淇澳綠天生植物中賦質獨貞堅
箭以用武事篾以比禮節斲之爲笙簫樂奏合諧協
虛心以應世所用靡不宜託根况得地𪾢稱非凡姿
蒼松是難兄玉梅乃愛弟出處雖不同意氣本相似
誰哉貌其氣彼之似金友平生鐵石心豈爲外物移
從來古君子貌變心不變青青會晚翠當識本來面

送林郎中致仕

翠庭方剩天寶鴻獨長征一朝折其翼翩然去無聲
引領四望之海潤天宇清憶昔臨陽日乘時共和鳴
贊以獻者新以儀于廷云胡捌我去奮飛不復停
我亦有兩翼躑躅向地行仰天翅風呼心馳身未能
乾坤何茫茫世務紛營營至竟無了時何者爲稱情
天以老免我人以退爲榮幸免守爲家况有田可耕
君閑與趣便心靜思慮精游心太古初玩味載籍經
嵩高大明道唯詩歌太平老我有此志亦欲接武與

相期在晚節庶不枉此生

送蒲進士赴鉛山縣

科名進士重仕宦宰邑難况爾英妙姿致身青雲端
牛刀初小試邑劇繁一朝謝師友毅然吏民間
衆口昏瑕瑜萬口譁以謹寒者待我衣饑者待我餐
悔者賴以明鬱者賴以宣一身百責萃事事求相關
所貴各當理事妥民斯安况當江閩交孔道多往還
一事胡可苟頃刻寧暫閑時時懷隱憂念念斯民艱
民乃吾子姓財乃民脊肝民身即我身心肉何忍剜

聖朝待士厚委棨親臨軒何以報國恩民者君之
天愛民即愛 君慎勿忘斯言

題畫爲柯狀元乃尊作 二首

幽人事佳趣闢軒對陽明興來拂瑤軫暢我平生情
心中有真趣指下無繁聲上弦叶風薰下弦諧鳳鳴
坐覺胸襟開塵滓頓以清紛紛濁世中入耳皆琵箏
何當謝塵務枕流階下聽 右琴

其二

齋居閱古編雅服稱峨儒清旋掩關誦乙夜猶伊吾

靜觀天人妙達沂洪荒初匪徒掇其英亦以味道腴
繼世有賢嗣一目五行俱爻積于能讀内之見慶餘
右書

題壽為蕭考功作 二首

愛此春山秀嵐雲淡悠悠蒼松俯深澗翠篠媚清流
結屋名誰子[illegible]雲出幽抱琴衙側選引頌仍歸舟
歸仰人際來何時經冊丘冊在多羽人為問爾見不
其二

人變草木長林蹬迴幽雅雲際川光浮石磚[illegible]遊
誰當三伏中尚會江亭下倚席和棹歌綴日極平野
鷗波浩蕩閒羨彼舟游者臨淵空有吉結網人何寒
右夏景

隆壽堂為陳宗堯作 堂名摘語中語

敬親則子悅尼父有遺言况乃萬乘尊儒燕尼本拳
匪徒榮其身且復期以年大哉隆壽語昭昭日星懸
臣心一念私欲言不能宣吾[illegible]
然人欲天必從壽命或可延[illegible]

堂前誰言萬世見舜孝千古傳親生信多幸荷恩貴
獨也[illegible]朔尚康健非天曷能然感激無以報矢心鏤
佳大稽首長樂宮蕊蒼億萬千

分得函谷青牛壽楊維新學士叔父

聃也古至人聖稱其猶龍獨立萬物表蔚為道德宗
著述將誰錄賀我無道從中國雖有在寫車西向戎
青牛馳道路紫氣騰虛空寂我函谷關往來日憧憧
賢哉尹喜氏獨能識仙蹤瑤瑤紛白雪顏尚如芙蓉
前身廣成子後身河上公變幻千百億混迹人世中
寧知千載下不復有此翁句章高尚士夙志希玄宗
潛心五千言夢寐如或逢神契默爭與壽算期與同
後天長不老浩刧無終窮

書牧牛圖後

我本農家子兒時曾作牧[illegible]背上叢笠吹橫竹
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illegible]忽然[illegible]斯圖心若有所觸
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illegible]以[illegible]犁耙又用轉車轂
為我運百貨為我生百穀[illegible]功亦莫比[illegible]苦亦良酷
[illegible]胡世上人廿心肆口腹[illegible]食其肉

水陸珍百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旨某不忍其觳觫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高旌懸鞸旄龍竿繇鳳尾持出　大明宮搖搖向東
指氣節横九秋風聲揚萬里坐使三韓人快覩君子

題何太宰水南別墅爲其子延秀大司寇作

伊昔魯齋翁卜築得幽勝山教魯叟仁水摠尙或聖
野趣隨意成清音入聽瑩恍如温公園亦有楊監徑
至今沾溉餘歷歷起人敬有子繼芳躅名位聯相並
旦夕乞身閑歸去脩治命溪山不改色風月有餘興

寺澤潤尚滋心境閒常靜務梓賦形殊松栢受命正
物在人不亡事久天亦定

敬所爲薛敬之作

古人敬作所日夕處其中出入與起居恒與此所同
居憩以爲室游寓以爲邸行於此中行止何此中止
莊誦敬夫銘肥肝晦翁箴非徒所其身將以所其心
心心在此所所至如載天惺惺重惺惺白首相周旋

弘治初元春二月十五日

皇上躬耕籍田臣濬叨在九卿之列預行九推禮誠

而有作

[illegible]家子世業在稼[illegible]生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分[illegible]備
[illegible]其未[illegible]乃[illegible]逃[illegible]合中致身承明廬
[illegible]食太倉米八珍須天廚不知稼穡艱茫解耕耨劬
去朝七十年乃爾得其利　大君初出震詔[illegible]有司
從于時仲春候膏風来徐徐發趾向辰地先耦乗芝
車　聖躬勤三推侍[illegible]觀子狀老臣亦何幸九推續
其餘俯而聽　聲容之躬思彼魯有畝臣恒産菑畲
臣家居白合老鄉宗守期從　繁輿喜極忽與感潸

淚[illegible]扶犁樹書

漫成

夕陽昨陰翳朝陽[illegible]萬物波輝耀多光正熒熒
浮雲起咫尺白日[illegible]無賢景支空懷百尺綫

弘治三年冬十一月[illegible]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俊重編

爾懿同編

敦男[illegible]校

[illegible]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一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擬古樂府

公莫舞

公莫舞公莫舞不必區區聽亞父當王百行樽地空不殺一端差可取咸陽宮殿成劫灰三秦城邑銜殺機云何君剝七十臾不及外黄黄口兒公莫舞公莫舞公舞徒爲爾天命由來歸有德不在沛公生與死

將進酒

君不見劉伯倫又不見李太白平生嗜酒任天眞留得芳名播無極頌酒有德以酒爲名入地爲酒鬼升天爲酒星醉來一任兒童笑醉倒不承天子詔老眼熒熒今古空大塊恢恢天地小酒中有趣世莫知二子所見眞瑰奇古人已去不可追今人不飲將奚爲我起歌君酌酒一曲還須一杯倘人生百歲幾何時昨日紅顏今白首

採蓮曲 二首

蓮花紅蓮葉碧紅似妾容粧碧似妾裙色紅易落碧易衰情人道來竟不來停棹轉棹日過午藕絲斷盡蓮心苦

其二

荷花香荷葉長紅粧奪儂目綠刺牽儂裳纖纖玉手搖蘭槳傍葉尋花恣遊賞須臾採得滿船歸一曲清歌過江渚採蓮採蓮難療饑不如採桑堪作衣

搗衣曲 己巳冬留北京作

涼飈透窗紗蕭蕭弄秋色妾在江南尚不堪況君遠在陰山北風吹妾衣寒妾念君衣單起來搗衣明月下不辭勞力摧心肝一聲孤悶添兩聲雙淚隨三聲四聲情轉多無數離愁搗不破須臾搗到千萬聲中有萬恨千愁弄不知遊子在萬里今夜魂神寧不寧

對酒行

我有方寸地中涵萬古天幾回欲施布地步狹且偏起來自摩挲大地萬物如我何天地昔不寬萬物苦不多滄海浩蕩而豈蠡能測碌碌內[illegible]華何止容數百欲作郁隆嘛却恐金烏欽彩陽[illegible]敗欲作仁裕洗却恐天吳震憚波濤起韜鋒斂迹且隨時磊磊落

落徒爾爲不如放出别腸三百丈停蓄珊田爲酒池甕頭飲醉甕底卧開口笑歌拍手和倒瓶傾出千黄金鑄取仙人劉伶陵

短歌行

一日生一日落明日不如今今日不如昨短歌行聲苦惡人生行樂須及時醒綵何必揚州鶴

花游篇 和楊廉夫韻

雲樓霧閣深濛濛弱流萬丈號天風姓名久注丹臺裡浮槎直泛銀河水凌空八翼飛天門若木不肯駛綃裙天衢空濶舒徐步俯瞰人寰猶在某一聲鐵笛下天來擬借重湖爲酒杯珍珠落槽冰在桅雪兒歌唇玉奴板天邊一任烏輪西拂塵掃石題後題鸞倚鳳俗隨蹀使爛熳芳遊日三四醉揮彩筆掃雲箋試寫神遊八極篇

綠珠行

交州使者洛陽客白日殺商奪財帛金鞍寶馬擁旌旄萬里南行日南國征車曉過古白州江山秀麗多嬌柔不惜明珠三十斛買得佳人如莫愁歸來金谷園中住鎮日張筵盛歌舞手心擎出夜光珍回視羣姬等泥土四時行樂春復春權笑不知天有晨豈知我愛人亦愛側邊已有窺何人鶏生地底中台折白晝中原行鬼域黄金無權錢不神欲庇婢婦苦無策高樓重重舞且歌樂思何如愛恩多按劍索驗恩必得珠兮珠兮奈爾何奈爾何爲爾死恩愛誰知止於此恐教伯屬他人淫目相看淚如洗君以貌愛妾妾以心事君寧在君前死爲鬼不向賊邊生作人百尺樓頭不見地奮身一躍懸空墜三斛明珠易一珠一朝紛紛如粉碎誰知荒僻山海涯天亦生此明媚姿不獨貌妍心亦正嗚呼但恨不似後來金源氏之莭王妃

湘江曲

湘江之水清瀾瀾流下岑陵會瀟水沿江兩岸竹低垂斑斑盡是英皇淚竹上淚痕江心波千秋萬古哀怨多君山香火常不斷行人誰復悲汨羅

桃源行

桃花片片隨流水漁郎誤入桃源裡水盡山開忽見

天地靜居幽俗淳美忽然相見驚且疑是人是鬼公
邪私會問長老談往事莫是築城人逃歸詢問方知
秦逝迄世歷二千年六百當時但道秦人強誰知更
有漢秦內自古家世本楚人六國滅盡吞於秦懷王
不歸負豹虜至今猶說春申君征誅百出無窮已武
關道上人如蟻深山深處幸逃生免作長城城下鬼
自耕自食無拘攣舉頭但看青青天曉矣不過惟食
淡山中無曆豈知年自入山來忘世代故老消磨竟
罪大此事前人死未聞回首相看增感慨增感慨將
何古山間未必如世間世間無奈苦多事不如山間
聊苟全嗚呼人生不幸逢末世不見唐虞太和治含
哺而嬉鼓腹遊世間亦與山無異

登高丘而望遠海

登高丘望遠海身在峨巖開目極蒼茫外神游八表
縱大觀氣噓千丈發長慨丘從混沌鑿破初大徧虛
空無盡界天於子會開一元地自坤隅分兩戒山萬
重水千派神禹勞勞躬四載野外脩途七聖迷海上
神山六鰲藏波濤洶洶泛蒼溟沙漠茫茫連紫塞豈

不欲鼓枻登瀛洲却愁弱水難勝芥豈不欲振策赴
瑤池恨無神駿能歷塊不如振衣千仞岡老眼空明
無障礙近山列翠屏遠山抹青黛太華三峰勢若削
黃河九曲流如帶舜功封濬四海同禹蹟平成萬世
賴三十六洞天處處藏神怪七十二福地一一異姿
態驪山丈海入雙瞳咫今睹古供一吸山嶽降神生
異材景物因人成勝槩安期竟不來漢武空相待峴
山依舊有杜子今安在樹欲殊非昔日墳釣魚乃是
今時瀨赤壁人尋折戟磨浯溪客打殘碑賣往古來
今倏成忽敗物理不齊將光難再扶世教者何人歷
變故兮幾代古蹟日已湮昔人日已邈瓊樓玉宇不
勝寒民隨顛崖苦凋瘵重衾恭喀夢無愁破釜塵生
色如菜口談詩禮半盜儒醉擁貂鈴多借酣惜時感
事氣塡膺以手撫摩聊一噫君不見地為輿天為蓋
人在其間粉米大分明芥子納須彌毛孔真能容渤
澥遜目何須隨夸父步地誰云有盡亥時學尼丘古
聖神越過東山登泰岱寄有魯登高望遠圖獻鄉先生大司徒蔣公旣遠者故鄉古樂府題為賦此

梁父吟 丁未歲十月

浩歌梁父吟覩古猶覩今世態屢翻覆人心益崎嶮爭名競利日無已龍蛇走陸波濤起設謀無應于萬挑殺人豈但二三子來今往古何憧憧衛人心志今古同君不見張道濟嗾趙彥昭又不見李文饒拔有緻中實當不祥公竊位不畏天命悲人窮梁父吟用意深卧龍久已矣謫仙亦消沉以我今日見猶之前古音

浩浩歌

一室如斗大兩膝僅可容轉身若有礙奮志無不通玄穹蓋我頭厚壤承我足前有往古過後有來今續藐然一身天地間後萬萬載前千千所居之地纔數尺所生之世纔多年粤從混沌初分到今日生人何止千萬億醉生夢死奄忽過幾許名留在方策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散之萬事收以一心浩浩歌歌浩浩俛仰人間發清嘯春陵南去是昭潭荒天窮海誰能料

七言古詩

潤海歌 少作

天下百川皆清濟一流入海便混溷茫茫不復辨涇渭混混兗與淪溷渦洪濤巨浪轟轟怒不覺已身如穢濁君來何似山下泉清冽凜冽為人慕我向潮頭三嘆息忘欲澄清勢未及願言上帝救天吳一夜黑波使成碧

讀東坡詩

東坡居士真大人文章豪邁如有神光焰豈但長萬丈筆端真可幹千鈞萬斛源泉隨地湧玉盤明珠無定準試聞夫人從王匙淡掃蛾眉卻脂粉風霆翕歘一時來頃史閉霽烟雲開虹收電斂星斗爛一天明月光照面此翁落落不可得謫仙少陵乃其匹小兒淮海秦少游大兒豫章黃魯直前生自是承蘇後學宜稱蘇遜之玉堂金蓮不足貴羅浮瓊海真瑰奇誰云賦詩不中和餘子碌碌真么麼眉山至今草木枯五百年來生一箇海南遺迹有雙泉我家依約雙泉邊雙泉湮沒不可見山城落日生雲烟

寄符鍾秀才所作

閩府斯詩多學杜春來花鳥添愁緒胸中太學萬卷

[illegible]底關山幾程路天邊鴻鵠未易羅草下蛩螿銜

足慕少陵光焰萬丈長愛君憂國有深趣漢庭老吏

三尺律柱下相君九章數白衣倏忽為蒼狗處女斯

須如脫兎運斤不動斲鼻郢關弓命中射戟布跋胖

漫爾七峭崢蚍蜉何用撼人樹前三語後須用轉不

二門中在深悟堅消要辨玉塵姿俗巧當知尾金匠

學柳無如唐闕男效西易似東家婦嗟予癖性耽古

詩知君每有驚人句願求一破瘵瘁鳴今須為下蟲

魚詫 以上少作

題令將軍門府行樂圖 四首

日華淡淡雲陰薄兵衛森森擁鈴閣旌旗不動柳風

輕劍戟無聲花雨落將軍新試越羅衣兩袖春風拂

地香閒趁三軍超距罷晚凉乘興詠歌歸 春遊細柳

其二

松風流響關凉影翠濤翻空火雲冷一軍無事枕戈

眠萬馬不嘶清晝永將軍燕坐凝清香靜對珠鈴萬

慮忘不用更揮諸葛羽溶溶心月自生凉 夏坐松林

其三

霜染楓林秋氣肅潦水收痕山露骨蒼鷹一夜化為

鸇百鳥含虛傍林麓將軍小隊出西郊金環壓轡青

驄驕蹀躞一聲軍吏報中空雲外落雙鵰 秋郊挾彈

其四

凍雲不飛朔風在野獸畏寒出還沒角弓鳴鏑趁巖

飛霜猶吐芒驚鬼哭將軍有控五花驄翩翩雲騎爭

追從射殺南山白額虎碧油幢底夜論功 冬野行圍

雲山清趣圖爲歐陽道人作

山氣蒸雲漫漫雲容山色微茫間一天淡月秋空靜

滿地落花春雨寒道人愛此有清趣穿雲結屋依山

住一縷茶烟午夢餘兩腋清風欲飛去欲飛不飛無

限情拂弦時作太古聲驚猿叫月淚潸墮老鶴知更

相和鳴夜深萬境俱寂寂兀然虛室生虛白回頭人

世隔紅塵雲山慘淡無顏色

嚴子陵圖

長笑劉歆頭不及嚴陵足威角稽首勢若崩况敢橫

足加帝腹嚴先生何壯哉釣臺豈但高雲臺清風遠

逸一萬古落日頹波挽不回

壽萱堂

人生有至願不在富與貴萬斛明珠未足珍九錫殊
勛底須恃但願堂上白頭親年年康健春復春萱花
日日香萱葉日日長兒男男益壯忘憂憂漸忘五綵
爲衣長爲酒歲歲堂前慶親壽

丁卯舟中望雞山因憶解學士吊李白詩戲作

舟次吳城山遙望彭蠡湖匡廬五老時隱現大孤小
孤如有無眼中雞山青兀兀世間安得許大足始信
防風氏真有專車骨不知天公肯借不我欲躡之湖
海游等閒踏碎黃鶴樓等閒踢翻鸚鵡洲驚醒采石
李謫起耒陽杜更游赤壁邀老蘇倡和鳳凰臺上驚
人句鳳凰臺江之東龍盤虎踞高隆隆脫鞋濯足大
江水鳴玉矩步朝　九重

歲丁卯過采石吊李白

采石江頭黃土一抔東有紙窗亭西有謫仙樓謫仙
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
如眼前一杯酒饑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有
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
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
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足醉在吞酒甕此翁有是
太白精星月有令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
鯨歸蒼清至人雖死神不死終古長庚伴明月

送伍天錫

天錫棹頭歌且吁拔劍斫地呼烏烏酒酣與逸雙耳
熱仰天舉手長盧胡斯人豈是噲等伍磊磊落落非
凡夫濠梁五車不足論取黃配白若拘拘長江一瀉
千萬里雲濤變幻時有無鄧林撥天白日動春風着
物枯槁甦丈夫卓犖有如此置身合在承明廬年來
一擲金汗揮日光五色成糢糊無人爲薦阿房五舉
世空仰靈光孤一朝得係聖賢籍攜經載道之荆湖
來棐商堂據中席詵詵英俊趨座隅魴玄蔡要說道
義巍冠大帶談唐虞名教由來有與樂功名富貴皆
土苴泥金合上無躊躇不須北望牛鬱紆

梅雪卷爲艾用章作

北風吹雨凝成銷老榦凌霜霜欲折地底潛回一脈
春枝頭忽迸千堆雪雪花六出梅花五天地茫茫澹

容與巡簷索笑者誰子踏影尋香悄無語曾中天趣惟自知頓覺西湖東閣皆支辭橫斜淺說水邊影娟好空吟竹外枝豈知此花中一花一太極陰陽互為根生生機不息天上花惟雪人間花有梅雪花飛處梅花開三白呈祥一白露嗚呼此理真妙哉妙哉至理誰能解平生故人大樑艾艾君艾君興我聯梅遺雪裏期相待

唐馬篇

開元考牧千百群各量色別如錦雲金羈纈轡絡粧

飾新水香其調息勻縱橫六印帶宮字牽出長街多意氣奚奴屏息不敢騎路人斂迹遙迴避昂頭高步踏軟塵倏來倏往如有神四海風塵那敢動鐵騎倉遑塵無倫漁陽鼙鼓一朝起四十萬匹騎頭死獨餘一匹真乘黃載君王蜀山東蜀山西去棧道危此時郎當將語誰張郎不來行舒去獨乘十里將安之九折坂頭泥汨汨據鞍穩坐伊誰力平時倜儻非不多逐草奔泉各南北古來良驥惟稱德一匹勝如千萬匹今觀此畫殊不凡天骨開張森獨立豈是一郎齊所乘錄功別養當昨平詔今畫史為圖形千年神駿還如生千年神駿還如生我一見之心神驚何當務術重修精甲使麒麟地上行

瓊林醉歸圖為同年長垣李溥作

奉天殿上傳臚罷日照金門傍初掛中使傳宣敕大官明朝錫宴南宫下眾人為經雲為兩金盤齊著羅八珍宮花剪綵來中禁御酒分香出 上尊鼉鼓撤大播欲破梨園法樂咥相和妙舞清歌次第呈幻形奇技紛紜過承 恩侍宴皆貴臣繡金孔雀銀麒麟

焚香望 闕北面拜共賀官家新得人白面青年三五百人似神仙氣如虎潛泉浮酒不知數兩兩翩翩欲飛翥瓊林宴罷日斜時馬蹄得意大如飛團團真蓋空中舉短短絲鞭柳外揮微風不動香塵軟十二街頭簾盡捲衣裁草色碧將流旗拂杏花紅尚淺金環搖響穩於車笑指吟鞍不用扶恥向平康問花柳還歸硯北挑燈看明月半醒扶醉起吮筆題詩謝天子就中醉者誰最豪中原才子長垣李

題三衢山水圖

我聞太末之區富山水形勝東南獨擅美一川縈紆
緻秋紋萬疊銀屏淘霞綺九龍爲臣青翠深金溪迢
遞來鴉金婺女鏡臺雲裏現假王玉研水中沉山趾
依依僧寺小湖心泛泛魚舟杳石橋野色曉平分吉
壁雲根寒不老長松落落幾丈強深林灌木相低昂
綠蘿晴掛千巖雨白溪晴飛百道霜碧沙翠竹江村
路何人結屋依雲住得非龍丘養高所無乃安貞讀
書處讀書不干萬乘君黃冠野服甘隱淪輿來晋給
釣綠水醉後荷鋤鑱白雲白雲深處多幽侶一笑相

看與容與有時綫席聯茵簾有時對酒談今古山中
之樂樂不窮彷彿尚有太古風古風邈邈不可復坐
對此關懷此翁此翁今年年幾許白首林泉無悉否
幾欲爲賦招隱詩招之不來奈何汝也知不是忘世
人教子已見登青雲應虔在上有巢許山靈不用重
移文

望雲祝壽圖

昔賢望雲憶親舍雙目熒熒逐雲下今君望雲祝親
年一心炯炯依雲凝舉頭見雲如見母獨立蒼茫凝

中久輪輪囷囷鮮且明浮光呈瑞表壽徵觸石遙從
泰山出雨丁土兮滋萬物有如春暉照草心亦似凱
風吹棘針母恩如此莫可報望雲再拜情何任情何
任意無已目極天南萬餘里越王臺上陽生時焦子
初黃橘紫紫荷堂綺席荷雲張紛紛兒女羅酒漿詭
中獨少讀書子挾策多年遊　帝鄉帝鄉迢迢歸未
得對此佳辰應惻惻馳心直與雲天高恨不將身在
親側蒼天漠漠雲悠悠雲色還如親白頭壽誠一念
成字畫雲影爲之凝不流何事良工心亦苦筆端寫

出心中語紅雲朵朵捧　天庭白雲片片迷江樹紅
雲影裏望白雲白雲如舊紅雲新裁雲作衣雨爲酒
共祝　君親千萬壽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三首

淮之水清瀰瀰山陽古郡淮之涘通仙之孫古君子
似是馬曹官自想何以見之淮之水

其二

淮之水清混混邗溝遠跨淮南北林侯來心淵且塞
民不知勞馬繁蹕誰其致者侯之德

其三
淮之水清徹底沮洳浸潤幾百里山陽太守差可擬
一時僚佐皆竹似餘波漸漬良有以

題林以善畫送王瑚
近代翎毛誰最工邊家父子誇獨步羊城林氏雖晚
出筆勢飄飄有天趣仁智殿前退直時虛窗盤礴覘
天機毛生點簇墨翻舞意氣所至皆神奇飛者自飛
宿者宿色形神氣無不足等閑尺素落人間坐使山
林在華屋嗟嗟百鳥皆天生結巢鼓噪方成形翩然
獨奪造化妙眼前倏忽飛且鳴我從故人得此幅每
日朝回洗塵目吾家外弟別我去輟贈慇懃表衷曲
故鄉南去更千岑對此還思別意深物類尚知相聚
樂矧伊人矣不如禽

竹庭爲袁秉中作
綠雲番空寒欲滴窗外蒼龍作人立有時鼓鬣風中
號有時吞涎雨中泣既知軒轅遊洞庭鏗鏘仙樂天
半鳴又如李靖發田舍滴瀝天瓢雲外傾中有書生
負奇志千金學得屠龍技辛勤十載讀詩書坐使雲
騰滿庭內只愁天作雷雨風所須變化出九重雲收
雨散斂神功但見蒼陂萬丈深淼淼

秋窗詩爲羊城義士袁鑑作
一年之氣秋最清何須霽色備澄明萬條疏明斜暑
入一點門空虛何生坐間四時如一日東堂炎風不
相及竹簾半捲賓几微細帙午寒金碧凝千崖氣肅
天宇高紛紛木葉飄林皋冊拄涼蟾香散亂碧梧疏
雨今蕭瑟浩然幽獨者誰子終日栖遲此窗裡平生
志節明如霜一片精神清如水霜明水濃秋更宜凜
然扣對清以凄孤高遠慕伯夷聖挺落不作宋玉悲
秋行爲金德爲義見說承家多義事十葉雲扶 勅
旌門五色天書金作字義聲久著越天涯冠蓋過門
每載車何日南歸經鄉里爲渠重放筆頭花

題金臺夜雨卷送范文主事乃兄
幼年膝下同遨遊此時聞雨不解愁壯年遊宦感離
別方識此聲最凄切切切復凄凄滴滴落肺腑天然
骨肉本鍾情不爲燕山今夜雨

哭年尚書

平生不曾受公恩亦復不曾登公門朝聞人報公死不覺淚隨聲潸然出門仰天長太息日色慘淡雲昏昏正色凛然失一黜振落爲尸于公孫齊人之桃木非爲晉士之死猶不言居鄰老人不得志氣結血滯心兇煩安昌坐待牖下盡胥江日何池邊蹲攫肉千羆猶眷戀覓德一下俄爾蒼物情高下胡懸絕天理茫昧難究論公身雖死心不死巫陽不用招其魂上爲日星麗層漢下爲河岳亘厚坤人生百年等一死公乎千古名常存

榮節堂

門前綽楔當亭衢楣間鳳勅黃金書堂前老姥壽且健榮恩高節誰能如歲時有客登堂拜髮白還黃千百歲喈喈成稱女丈夫死者可生生不愧夫死骨不朽子大名已成已將姓氏達天陛更荷綠綸來 帝庭心如古井水風起波不興節似冬林松霜寒葉不零明明天日照井底漠漠慈雲護松子松子成材千尺長終作棟梁清廟東

題松送崖州洪千戶蘷僧囬

撐峰峭壁漲海涯蒼松老去長孫枝莫言幽僻無人見合有蜂蠑頭角時當明勿作炬含液休流脂烟霞深處自保風雨狂時宜避之錯成三千年琥珀養就四十圍霜皮老我玉堂題首望看汝聳壑昂霄風聲四遠馳

題友人陳汝諧璞墩其家居有二璞墩

昔君築墩當近扶種桐十收則製琴令君築墩何遠移石于山則得璞晨昏來往兩墩間功名富貴皆等閑有時哦詩石上坐有時撫軫桐陰彈鳳凰枝老秋蕭索郎傍雲根事耕鑿琅玕簡簡翡翠長玉屑霏霏遂風落一溪流碧爭平墳泉聲琮琤鳴珮瑞山含輝兮水含潤人言此地如崑崗瓊枝琪樹羅階砌夜深忽有紅氣藍田發決自試無非平種子應生未我家城西君城東梯雲石磴遠相通別來茫茫隔煙海置身遠在蒼玉峰何時對子盧胡笑把酒同燒磊磈留

岳王墳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

表常臣君王乃爾崇奸和者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
戰為誰人忠勋翻見遭殺戮胡兒木必能言恭嗚呼
臣飛死臣浚喜臣浚無言世忠屏檜書夜報四太子
臣檜再拜從此始

輓羅都御史

正統己巳北虜深入當道者建議趣召官府
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城或欲遂棄其城衆紛
然爭莫道時羅公為都御史巡撫其地乃毅然
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者手斬
之衆遂定曰外人至今能言之而修官府志
者亦載其事公平生事業固多而此衆猶為
卓偉抑菴先生作墓志畧不及何也瀞初來
京師時嘗拜公于寓所極蒙獎許及瀞登
朝公已致仕家居不久捐館舍矣瓣香致敬其
道無由茲因其壻鍾 懷府貢來致其子恭命
求輓章因次第完城事為謌語以補公志之
畧云

六飛北狩無消息邊城四望狼烟赤胡馬長驅夫幾
來何人却建捐邊棄鎮朔將軍生入開北門鎖鑰空
餘纍纍殘兵徒馬盡南走黄塵蔽日天漫漫白首憲臣
南海客手持一劍當門立誓與孤城同死生怒髮衝
冠氣千尺車輪生角馬蹶蹄居人不動行人歸叱咤
之間樓櫓具金城鐵壁湯為池雲州失守赤城破胡
兒躡足城邊過老幼賴子盡保障公亦援枹雪中坐
山前山後無數城此城屹立如山屏虜騎南來資扼
塞上帥北出恃屯營屏藩 京師功卓偉漫有長城
長萬里江淮米賴張貢源河朔僅餘顏御史憂國勞
邊州鬢霜事成乞骨歸故鄉冊金腰玉者塞路無人
上書訟陳湯一葉扁舟五湖水漲汹邊頭鼠山裂折
餉不通朝貴書抱膝長吟聊徜徉羅浮山崩天墜星
乾坤一夜收英靈公兮生死已無愧遂人至今嗟未
平遂人能言不能紀慨我邪生官太史聊述人言作
此詞書罷長歌淚如洗

望雲思親

白雲在天不可呼仰天望雲增煩紆蒼茫四顧宇宙
濶去住彼此無寧居昔人望雲憶親舍親舍依稀白

雲下君今望親不可留何處荒臺悶長夜長夜漫漫無復晨舉頭見雲不見親誰歟白雲非楚些臨風爲爾賦招魂魂兮去去招不返沒齒白雲長在眼

送張端

纔見挾書來又見拂衣去出門大笑氣如虹囿海燕山如跬步男兒四海志婦人不下堂名駒墮地走千里生男三日懸蓬桑功名富貴身外事得喪悲歡須臾計君今歸去盍歸來奠荷山林久淹滯只今蒼顏莽脉伯喈亡待爾重刊石經字

梅花爲儀曹王事彭君題

君不見一陽之氣昭窮泉此花獨爲萬物先又不見一年生色凋零盡此花獨爲萬物殿百花未開獨早開挺挺出色花中魁百花落盡獨不落凛凛自守歲寒約世間草木紛且繁能紅能白呈嬌顏花朝月夕競歡賞朝開暮落斯須間何如此花獨得造化理萬物資之作終始誰云姚魏花中王評量只合與奴比世人愛色兼愛香繁花疎影爭誇張就中妙理少人道對圖一笑天蒼茫雲慘淡千年不見逋花而翁再

何日逐爾歸羅浮庾嶺重相見

六龍圖

顯蒼生爲類行天莫如龍純乎至陽精卓爲鬼物雄大小靡定形去住無常蹤一之已難見況乃六者相騰衝一龍昂首揚其鬐奮起直上拏虎空一龍捷尾出淵泳廻身轉脊如宛虹其餘兩兩峙相向戲弄明月雲濤中矜牙露爪氣勢何獰兇是時元氣濛濛河海起立地天通鬼神盡泣真宰怒呵叱屏翳驅豐隆嗚呼神物變化不可窮胡爲萃聚如昆蟲無乃畫工巧爲此濡以欺愚偷天功君不見古來好者稱葉公真龍聞之降其宮又不見近來畫者有陳翁能現相來相從君從何處得此本彷彿似是陳所翁精誠感通理或有慎勿輕易爲點睛會須一夜破壁去轟雷破驚天風澤下土霑霖流澤下土霑耕農

竹林七賢

太行之陽脩竹林昔賢於此同登臨江山如故人豈在嵇阮風流傳至今賢人避世尚玄虛棄置禮法不如土神州陸沉二百年當時豈但王夷甫

竹溪六逸

徂徠之山竹浦溪溪中流水清漪漪昔人已往不可見至今陳迹猶依稀詩酒狂歌者六子就中最豪孔與李李為謫仙誰得知有也逃生巢父死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浩浩滄溟浩無津弱水無力勝纖塵中有仙山三萬八千里平地拔起凌蒼旻瓊臺玉宇金銀闕罡風盤旋舞香雪琪花不落瑤草芳天氣長如二三月朱橋如十蓮如舟肅茶蘇分鶴紫虬木公金母互來往天庭人為將曖吻銀濤潑碧漫山麓山麓渠渠列華屋黃金為地丁為階五色雲霞長蓊鬱屋中排架皆仙籌非金非木非琳球連擡充棟十餘屋堆積高並崑崙在山中老人若童孺洗髓伐毛知幾度桑田變海海成田下得籌來巳無數仙境變幻無定所仙人編遊不可呼誰知仙凡了不隔人中亦有列仙儒列仙之儒服仁義不乘風兮不御氣府雍環水如道山衿佩趨庭總侍爾考古直遡盤古時積書多與桃核齊仁人有術亨遐壽海屋添籌從爾為

題山水圖

昔年捿遁雲林下舉頭見山不見畫如今置身朝市間開眼見畫如見山山耶畫耶孰真假具眼之人世間寡家當好處昔起樓趁釘仕貯急驅馬居山不見山中佳汎鋏於參軒樹披一朝別山出城市黑風黃日昏塵沙漫庭曲巷通幽處疊石栽花備勝具眼中彷彿登臨與畢竟人為摩天趣田恩擢隔世間欲一見之千萬難殘縑斷素絕又見傾蒙倒篋不復慳君從何處得此幅平生雲山數間春遠山淡淡橫翠微見山寺斜倒青玉山頭處處飛白雲樹頭樹尾晴輪團平林忽斷天光露映色遙連川氣昏蒼苔白石羊腸路平麓蟠盤幾家住就中老人華陽巾手把瓊芝滴清露山光水色相渺綿漁舟泛月江吞天長風浩浩起天末高竜白日生雲烟此與來却憶竹鶴老見畫何如見山好人生仰景須盡歡哥仙何必蓬萊島

蟬聽軒為常州謝同知題

世間何物聲最清秋高叫叫寒蟬鳴常州別駕耳無事公餘從待軒前聽物聲妙與人心合聲入心通無

假樂鼓吹何須兩部蛙凄清絕似三更鶴初開一聲
如撥絃合商轉羽如有言一聲未已一聲續千聲萬
聲斷復連夕陽欲下雨初霽樹影不搖風細細奏出
千腔雅樂聲帶得九秋玄露氣有如伯牙鼓瑤琴鍾
期聽音知其心又如南郭閑天籟至理在心不在音
天機氣到自然應隱几坐忘真聽瑩承蜩手無此耳
同用志不分神乃定忽然飛去君不知月中彷彿常
垂緌聲殘響絕寂無有但見垂緌黏高枝

送張茂閣黃存章二同年回南京

前年群散翰墨場英雄一百外翱翔自笑觸眼多英
合蘇中最厚張與黃二君英英氣如虎明目披霜論
今古酒酣拂劍落霜花興發揮毫灑秋雨今年間自
江東來我一見之心眼開長鯨吸海海欲竭巨靈擘
山山爲摧摧山竭海戀河口風雲變化龍蛇走縱古
以來二百二十餘萬年一一成敗興亡如指手相看
一笑氣味投與衣沽酒儘日留僻翁侍史共驚訝乎
日見我曾有此客不此客何昂哉此主大癡絕牙關
斷斷受金聲口角雲霏洒瑣屑帝城春暖百花香軟

紅塵十丈悠揚明朝馬首何東去燕雲一碧天茫茫
燕雲不斷楚雲起兩京相望四千里桃葉渡頭生碧
波清夢隨君渡江水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三友松竹梅其間一友我爲物於人同一理意契神
交無不可君不見明月在天光在尊李白對影成三
人又不見青酒琴棋集古錄醉翁與之合成六古人
將身混物中游心太古寬爲濠此翁妙得古人意有
前山林無物累紛將富貴等浮雲却與幽貞結深契
左挹大夫袂右拍君子肩羅浮美人相後先翁君其
間吟且嘯一笑相看同歲寒市道豈所論金石未爲
堅耐久且莫逆忘形更忘年

尼丘山壽 封給事中孔公

尼丘山高高幾許平睨岱宗小齊魯千盤坤軸横萬
畝上切穹蒼幾大五自從天一生水凝且聚屹立巍
巍殿東土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發生草木 滋禾黍毓
秀鍾靈澤斯溥彼東方之人兮仰此山以煦嫗夫誰
知天降玄鳥契商祚始契歷湯六百祀啓封于宋迄

孔父郰邑大夫顏氏姥禱兹山兮帝眷汪乃爲斯文誕宗主吾道不喪天後世重見古山之功兮誰與伍天地賴以位人極賴以樹邈來一千九百歲五十又八代孫曰忠佾甫讀書紹古道篤行踐前武出言制行不敢同常人跬步惟恐羞聖祖少年挾所學泉然奮高舉姓名蚤已登 天府高堂有親行我備親在遠遊違膝詔寧向雲林老布衣懶趨朝市靡簪組閑締青松盟静結白雲侶蕭然四雨軒不博萬金塢七十四年樂謝謝教子成名登諫輔收節衛頭符 當宁幸逢上號尊 皇母錫類推仁遍寰宇一日蒙恩膺典數七品官袍白鷺翔五色天章彩鸞翥 帝心嘉汝方簡在皇覽授予又初度瑤席張斑衣舞三子六孫羅膝下殺核維嘉酒維醑年年歲歲屆斯辰常對兹山祝純嘏山巍巍人俣俣氣勢兩相高壽算同堅固 家有軒曰四雨

風木圖卷爲鄞江錢侍御乃尊作

樹欲静風不休子欲養親不留人生此恨何今古當時豈但臯魚由問天天不言叩地地無路寸心莫報今卿長百計難迴白日暮君不見然燈夏家子棄親事戎行一朝喝起封侯王卅恩及親許改塟賜以東園秘器玉魚金盌顆頓黃腸坐令枯骨生輝光又不見山東章句儒辭親遠遊學一朝徒步登臺閣推恩及親蒙顯褒賜以五花官誥金兩玉軸翔鸞鵠坐教死魄膺寵賚黃金寵錫卅不多 九重優錫誰能過富貴求時親已逝縱有榮光奈爾何所以孝子心拳拳惟愛日日復日兮歲云徂志願未酬所期失茫茫四顧將誰從依依一身無所容人生到此嗟何及養薄徒勞祭爲豐古有仁與由今有錢氏翁來今往古此心同同此心同此恨此恨終天不可窮不在木不在風只在區區方寸中

爲今都督虎

陰雨颼颼振林木百獸魂飛草中伏舉首爲旗尾作旌白晝橫行誰敢觸汝虎雖猛何如人愼勿夜逢李將軍將軍射石尚沒羽薄肉淺毛何足數

題楊廷玉忠義

幽燕自古多奇士勃勃胸中抱奇氣要留世上不朽

名蓋見人間不平事金臺裊裊易水寒相逢意氣何
桓桓君臣義大此身小問拚鴻毛與泰山捐生不還
印生死地氣翻爲時勢使西風吹散壯歌聲百鍊鏗
鋼柔繞指　文皇建國來全燕風浮沃地雷轟天聲
明獨出百王上風氣還回三代前闢西後裔范陽客
二十辭家侍　君側出入句陳太乙間一片丹心皦
如日落落身無七尺長忠肝義膽無他腸前年持矛
刺狂賊去年上書論流旷有勞不伐言皆應四民按
堵三邊靖用心自結明主知時時折節御　王命禁

庭之獄非等閑生死卻來掌握關升日　九重親錫
令三軍百姓總開顏好生惡殺天之道　聖主仁明
法天造揚君揚君聽我歌臣心盡處　君恩報

送彭郎中彥充

歸田樂歸田樂爲圃爲農殊不惡便從人上謝朝參
直向山中事耕鑿朝登東林早暮陟西山麓耿段四
蹄牛八角一心坦坦有餘閑四體舒舒無繫縛春早
耕秋晚穫捐卻簿書辭錢鎛田翁野老時往來淺種
深耕共斟酌任從紅日升不管銀蟾落朝鼓鳴時眠

正看竹葉杯深覺放懷蕊花破暖長伸腳也不慕登
庸龍門也不羨騎揚州鶴偷眼看他胥後胥詳箋一
部種樹書淨寫數行買傭約足不踏寧錦窩夢不到
天祿閣睡餘支枕試尋思往事真難供一噱人生只
怕老來忙世事何曾閑裏錯負爲諸季歸老圖重把
祖基大恢拓隱居歲月便從今仕宦程途休論昨身
邊無累心無憂萬事無如歸田樂

懶詩爲蒲田許氏作

蒲中有懶上遜門求懶詩君但懶於事我乃懶於辭

君來索詩日數次我欲揮毫俄又疼君來我更懶於
君所以深知懶中味懶中滋味人知少第一是閑次
是睡古人何人最好閑陶令棄官江上還閑中卻作
閑情賦却爲屑屑不憚煩古人何人最好睡老摶翻
身驢下墜睡餘卻詠好睡歌無乃勞勞受多事問君
之懶何如哉曰吾喪我忘形骸過午梳頭方擁被一
春辰齒不沾苦也不學莊叟逍遙遊也不學龐老闔
家坐任他門外事如天曾甚鄰家爆是火千呼萬喚
纔欠伸十迴九轉難出門時人但見應世懶就裏誰

知學道勤一年三百六十日日十二時時入刻閉門搬運紫河車畢竟勞耶是福耶

題山水圖

一氣流行天地裡結者爲山融是水世間何處獨無之舉目孰非仁智理人人有此智與仁奈何好假忘其真今當登涉險峻却對圖畫融心神得非作宦風塵下擾擾塵勞苦無暇曾城深院鎖重門景色無由到官舍我聞逃虛空者見似人而喜況乃平生舊棲止驀然相見揞素間有如縮地來千里山勢高低斷復連江流抱村灣遠天山中有寺江有船故鄉彷彿橫在欄檻前記得當年讀書處竹沙翠竹江村路多年古樹欹欲倒鎮日閑雲飛不去溪中魚可羨園內蔬堪茹載酒携琴多故人戶外時時恒瀟灑山中景象多趣夢中時作舊遊覺來尚憶辛勞何久動思靜心懸懸樂哉斯在今在若箇邀對圖忽悟樂齊意三復淮南王小山叢桂招隱篇

題草蟲

春雷驚動蟄蟲起日暖風和花開菜有趯蠕動飛且行盡入君家畫圖裏問君何從得此圖仁智殿前揮灑餘閑來細玩格物理有如一部埤雅書

畫菜

世間食品何者佳淡中滋味真無加留客何須悅芻豢神仙設爾餐煙霞問君作縣官河側繞屋菜畦供日食食餘摩腹繞圃行苦得也民無此色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鹽張靖之

平生故人伍公矩少年學文今學武留中豪氣老更豪境變情遷寧少沮酒酣耳熱歌烏烏手執如意擊玉壺興來拔劍爲我舞電光爍爍雲披敷仰天大噱何人語頎儂豈是噲等伍筆端一萬丈虹霓貫大三千歲今古億年二十三十時風中快鶻雲中鵰廣寒紫桂信手斫滇池綠駿赤腳騎　奉天殿下冊牌底頃刻雲烟生蒲紙琦林安能馬如飛一擊穿花二十里功名富貴皆等閑致身承明殊不難覓得一州如斗大又被秋風摧紫閣瑤蔡玉笥山如畫靜倚劍鈴意閒暇見山祠下拜放勲于羽兩階前日化綠灌之武備陸文今人未必下古人長簪入手一運轉溪山

失險鬼不神夸廣漢奇顏駟老發弓束書尋舊道苑
雄回首即神仙忙處人多閒處少青天浩蕩雲渺茫
吳山高兮吳水長南歸若見張給事引杯燒燭歌我
送行章我亦頭顱如雪白每憶故人心惻惻明當歸
棹過嘉興看劍檢書話疇昔

為王侍郎題鯉魚圖

世間萬類水族多魦鱨鰋鮋鮫鯖鯉魚中赤鱗公最
貴三十六鱗如星羅陽鱗九九陰六六雖稟魚形有
龍骨禹門寧肯點額歸鱍鱍泅終須揚鬐出誰哉貌此
化龍姿丁紋錦片光陸離淵潛一躍勢在上波濤起
立雲下垂太平時世無頻見悠悠洋洋安所止江湖
處處皆恩波發發常如靈沼裡

靈壽杖壽徐庶子乃尊

我聞仙山有奇木似木還非又如竹拳就天池走陸
龍倒成玄圃輝山玉天生尺度齊人長清如冰雪堅
如鋼偶然爪甲相摩觸鏗金戛玉函宮商赤城九節
殊怪詭蜀江桃竹未為美不知漢家何處得此枝骨
格不凡足文理經年閱代何靈奇在處神物常護持

上端或炳太乙火節間容刻卅書辭　天子用優老
老臣恃扶危夸定寧恐褒長房不敢騎變化去來那
可測倪失千年今再得當時北闕賜師臣今日南州
壽仙客南州仙客高上孫白頭釣隱荊溪濱至人傳
與養生訣步履如飛不動塵問道今年年七十拄杖
趨朝此其日臣堂今乃州輔翁望拜南北寄詩什綴
廸奇逸恍長生共願年高身轉輕皖起掞雲穿竹遶
夜深挑月扣松關歲歲年年持此杖長伴神仙地上行

桐窗琹聚

高人好琹得天趣閒寫新封梅花樹江空歲晚夜深
時丁丁似共南枝語淡香疎影太古音箇中琹趣清
且深等閒三弄梅花曲花不在梅花在琹

題竹送湖廣湯僉憲

古來脩竹何處多鄂杜之間淇水阿墳河落潤竹官
廢但見上岸流渾波北風寂歷南風起下里飛雨渡
江水瀟湘兩岸遙相連斑斑盡染虞妃淚鷓鴣鳴時
草不芳杜衡獨軍總荒涼獨有此君不改色挺挺植
立如人長須雲壓頭低復舉細雨斜風任梳洗渭川

豈但千戶侯孤竹誰云止二子君今抗節驕人卿眼
中所見皆霽風清風明月有真境寫境何必勞玄香
平生愛竹應成癖此日移栽近霜柏瀟堂秋色寒蕭
蕭一笑出門楚天碧

題竹石圖送陳宗堯

竹君平生何所尚實習猗猗前米家丈昂昂高節抗浮
雲花根仍在雲根上誰言介石交堅剛相遇難久訓
誰言梅竹友貽太繁華竟何有此君落落非凡夫此
丈豈是求伎倆相依自昔貴得所世間朋類時能如

吳興池即有案意發洩胸中剛大氣筆頭変成帶風
霜眼底空明變松桂君今得此從誰何此意知者良
不多與君結識亦如此興來感激為君歌我為君歌
君勿怪一笑相看兩無礙君應吟哦携我過我當抱琴為君拜

商山四皓圖

商山有路通秦幾溫谷爪觸獨見遺四翁無乃亦多
智不但博浪沙中椎惜哉逢君苦不早　龍顏一見
驚純皓豈不附太公八十遇文王壯心豈逐年華老

雎陽五老圖

炎光熠熠中天明歸德節鉞從此升高年耆德致官
政同來此地娛餘生五人四百三十九鶴髮酡顏並
稍壽座中賤客真逍遙不似相如居客右

題松

蒼龍挐雲欲上天鱗甲蒼蒼頂特然萬風吹海翠濤
湧半簷一派空中懸深山大壑無人到琥珀埋光兔
絲穩家家東華作屋樑未必長材此中老

題月桂圖為呂希仁儀曹作

我昔神遊廣寒宮瓊樓玉宇高重重吳罡停斧望舒
笑邀我醉飲香雲中素娥起舞仙風繞翠袖翩躚珠
壓亂金蕊背上影長寒玉兔臼中杵不斷清香滿袖
携古香回看倒影麗茫茫世人有眼覺莫識誰紅誰
白空誇張十年不作遊仙夢萬事悠悠總醯甕窮錦
窩前看寫真妙趣相應故人共相肯一笑情自和步
雲舊約今如何此時剩有閑田地想是清光應更多

千龍漱潤亭為黎和甫學士尹公

潛江江上逢原村村後仙巖高入雲蜿蜒神物久變
化鄉人傳說名空存巖中空洞懸壁上石壁流泉泛

刻雨一泓碧玉清照人寒澡遊魚澹容與白石爛爛
泉涓涓泉不涸兮石常堅祇其介之吉而貞德潤九
疾壽千年屈指明年七十歲又矣　恩封冈子貴作
渦經韋未待歸即景分題窗深意十龍之景我所分視
公清洞還嶙峋崢嶸頭角長滿眼子如諸葛孫如苻

壽四明隱者

彩雲輪囷紺宇清南極一星天外明先朝太史奏壽
徵四明洞天甬東城長者廣顙樸而雅鄉里咸稱有
道者垕揆初度八月初人人賦詩祝純嘏

題童志昂都憲諭蜀囘送其所使蜀

雞叢之間妖氛生羽書羅遝來　天庭　九重天子
赫然怒爲誰可仗西南征虎頭將軍攘臂起怒髮衝
冠爭裂眥長鋏大劍置不問搦來獨運毛錐子毛錐
子藏鋒鍔斷雲含霧飛電光銅刀百鍊弄不利他才
入百空有長綸如當日齊箭行夢血流卅今變亦把
參歷井捫捫捨坐使峨峨起秀色坐笑漢家功業卑
臨邛犬子騰虛辭唐蒙巳通僰中道嗷嗷筆舌將奚
爲何如此日功尤偉赤子弄兵潢池裡輕裘緩帶笑

旗揮曳佩畫功報　天子千里地誰知有伏棧中山篠
書終坡疑冰消堯揜臉烏獸古今行事多如斯外境
天家專內養往古來今閃爍節邊域事動問陳湯抱
鼓犀開起張皮今朝嵬嵬昔遊運高樓百尺仍籌遊
君不見積功滿千箭匕玄英雄回首仰神仙

送進士將昇得告還鄉

平生故人河內守宦轍所至多遺愛用才不盡慶有
餘天意分明猶有在二子食報非偶然一日聲名播
中外大者如鼎厰頭角定趾無非仕小者如鳳凰駒

騰羽翮成成章　今天殿前試制策文彩翩翩有赫
赫人家得一巳爲多同氣聯芳更奇特仲也讀書遊
中秘飲食坐卧皆文字佽兮　賜告歸故鄉周旋衆
動皆　恩光人生生子有如此堂下名存亦喜昇
兮昇兮今汝歸歸拜先塋爲致辭後死故人無恙在
鍾情還似有生時

赤壁圖

烏林赤壁江東注千載曹劉爭戰處黃州遷客雪堂
成水落山高天薄暮扁舟一葉泝流光洞簫吹月鶴

橫江自從兩賦留傳後世人不復談周郎

剡溪圖

滿天風雪江漫漫我所思兮在江干興來拿舟欲相訪中途興盡俄然還古來友誼敦信行情好在心寧論興月深梦覺動遐思夙駕遥遥千里命

笠澤圖

我聞在昔天隨翁浮家泛迹笠澤中筆床茶竈隨所寓潤物搜腸情興濃七澤三江通𢄦里一葉扁舟五湖水年來遯世避風波不知長在風波裏

彭澤圖

幾年作縣山城裏只緣五斗宵爲米終朝汨沒簿書間矮屋撞頭頭不起可堪時事日已非賦歸豈爲鄉里兒候門童子望我久奮飛不得嫌舟遲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翊聖翊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三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五言絕句

應制七首

祖宗功德大卓冠百王前净把乾坤洗重將日月懸

其二

三光五嶽氣此日復完全治道唐虞上文章秦漢前

其三

堯舜禹相傳典謨昔五篇當知心法要只在執中言

其四

古今平治理大學一編書萬世行無弊終身用有餘

其五

帝王爲治道要在致中和若也能推擴嘉言不用多

其六

二帝三王道詳於四代書致君堯舜上方顯是真儒

其七

聖祖崇文化開科主五經所行非所學豈不愧平生

青宮勉學十首

祖宗功德大創業苦艱難欲求萬年祚常祈百姓安

其二

文王爲世子一日每三朝燕寢問安否天厨視酒肴

其三

孝在延宗祀延宗在愛民常知民疾苦傳祚萬千春

其四

祖業起艱辛皆由儉與勤每當溫飽處常念凍饑人

其五

光陰駒過隙一刻值千金白日休虛度經書好用心

其六

治必期堯舜學須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聖賢書

其七

貴爲天子子富貴與生生不偕無隆福惟愛少令名

其八

一物休輕費五更勤起朝時時思惜福災患自然消

其九

念念常思祖心心謹畏天纔聞人諫諍便省自家愆

其十

凡賢須信任聞善要推行豈直功方庶心淸理自明

客中對月

萬里思歸客傷心對月華願憑今夜影回照故園花

思親

別後經三載斯須不暫忘慇懃問季王報道壽元長

思兄

一自新河別經今三月餘聞鴻仰延佇恐有帶來書

中秋有感

客裡逢秋景思鄉客旅中依然今夜月不是去年人

山居晚宿 二首

地僻夜沉沉愁雲結暝陰隔林燈火起照見宿樓禽

其二

倦馬晚投村荒郊日色昏前山多猛虎驛客早關門

題畫 分金

多取不爲貪多與匪云讓丈夫相知心豈在黃金上

其二 麥舟

父有張氏湯子有劉家歆千年高平范父子同一心

其三 漂母

推食解衣意非徒一飯恩如何別孫語忘却拒通言

題扇面小景寄鄉友

遠樹平連野微雲低度山黃蘆青雀舫不似釣舟閑

題扇面小景寄吳克讓知縣

天外仙禽遠雲邊旅雁沉豈無迴棹意空有倚樓心

明妃曲 三首

塞雪鋼宵發胡霜裂夜衾畫工雖可恨不似奉春君

其二

嬌態能傾國蛾眉解殺人妾身亦何幸獨兩滿邊塵

其三

骨已成胡土魂猶戀漢庭千年遺恨在孤塚草青青

明妃圖 三首

生長陽臺下分明見漢君孤弦彈破夢恍惚一行雲

其二

使回煩寄語莫殺毛延壽君王或夢思留畫商嚴叟

其三

功德施夷夏聲名播古今人言漢恩淺夷域漢恩深

宣和遺墨 二首

[illegible]將紀干山東雀飛不去何似南飛烏月明猶繞樹

其二

網嫻寒金燭清宵照羽翎可憐運神思不肖傳嚴形

古別離

歲月若無多其如又別何被人催上馬一路點悲歌

蘇武圖

蘇卿持漢節百折死不移誰知何別婦猶有動心時

二喬觀書圖

門閥多喜氣兩婿總英雄坐使江東大能無內助功

拜月圖

新月初上天焚香拜且告拜到月圓時行人應解到

閨愁

歲暮風霜勁路長山水多閨郎駕船去願作楚江波

春江曲

雨過水添波鷗鷺來漸多春江深可愛其奈別愁何

初寒

北風吹枕席寒氣覺侵肌况乃白頭母高年血氣衰

秋辭

颯颯秋風聲繞生便不停去年猶可耐此度不堪聽

聞鴈

越客不識鴈聞之心輙悲自憐長作客不似鳥知時

秋風

客裏渾無賴樹頭俄有聲倚窻頻側耳無限故鄉情

征婦

君身上船去妾目送帆飛江空人去遠猶自立殘暉

聞鶯

春盡始聞鶯嚶嚶似有情骨絃雖可樂不是自然聲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粧鏡暗塵生妾心似君影隨處逐身行

別意

暮景難爲別將行又且停離筵多鼓樂凄斷不堪聽

絶句

雲脚垂平地雷聲震半天可憐日雨只是漲深淵

白髮

短髮忽絲絲天公示老期百年將及半有志未曾施

讀易通二首

羲文千載下易道乃復通源泉一勺多瀰漫六合中

其二

天開明道年道州營道縣千年道復傳上應奎文現

解嘲五首

南人谷寧怯首自曲江公江浙甌閩士彬彬起繼蹤

南士唐以前未有以文入相者有之始由江張九齡

唐士倫魁選南儒未著名道倖伊呂後開建有宣卿

南士唐以前未有中狀元者有之始閩建莫宣卿

禪教來中國始終由嶺南千年衣鉢在門海遠來參

禪教自達摩航海至廣州傳至曹溪新興盧能復得衣鉢南歸

炎海生翁仲儼然如許長雖云夥越產體貌少能揚

翁仲交州人

白水浮明珠一顆當三斛遠遡漢明妃生長坐山麓

綠珠博白州人

夜行郊外

四際星辰點微茫與地連恍疑天盡處近隔樹林邊

夜立

斜月懸空近流星入澗低夜深人立久涼露沁秋衣

新秋晚眺

日沒餘霞彩雲移露月尖忽看螢影度一點綴秋籬

春日即事

蝶趁飛花舞鶯和暖柳啼日長人境靜聊爾試春衫

畫龍

黑風吹白雨海立水翻波老龍空作勢不救旱田禾

九日有懷

寂寞重陽節蕭蕭落葉天閒倚門空悵望不見白衣來

送蔣敬之歸省和宋先生送方正學韻十四首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內法酒

其二

既知蜂釀蜜又似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其三

至理須靜觀寔心休外騖纔慾子毋一步放叫頑

其四

欲任萬鈞重寧免頹間有怠就無任功凡事無不然

其五

生意暢于春清氣生于夜點鐵可成金糖霜原是蔗

其六

老我情無得賴汝以改愛我有百車貨寄汝爲解所

其七

悠悠天壤間動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其八

丁寧出我口妙契在汝心愛身如愛玉受言如受金

其九

織錦由寸縷成山豈一簣譬如農耕田不爲旱澇廢

其十

與其求人知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嫫母妍

十一

探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人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十二

試金當以礪磨玉須用沙春陽冰化水日映雲成霞

十三

我心日思歸役會難數過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

十四

老景難爲別愁懷不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重來

送陳秉和南歸 八首

見了歸家去㶊然亦欲歸腰懸鈒金帶身重不能飛

其二

昔日輪堂地于今學士庄煩君爲料理莫遣牧牛羊

其三

曾作野花亭栽花花未成敢煩鄉里彥爲我重經營

其四

老我思歸切天恩未肯從幾時林樾下坐我白頭翁

其五

見說青山上嵾然成茂林幾時攜酒果約友共登臨

其六

少日同袍友先歸得我心好培青翠樹遲我共乘陰

其七

寄與吾兒道謙卑謹自持丁寧休怙勢似我未宦時

其八

見說吾家姪年來肯讀書昔否今有纔析辛欲何如

御溝

護岸皆瓊瑤徹底無泥滓誰知太液波原是西湖水

畫孤竹

大易象君負古詩咏淇澳君子哉若人離人立於獨

五言律詩

青宮勉學 五首

聖祖來龍起天街一柳河乾坤再開闢日月借光明

大統長垂裕鴻圖創守成當知勅天命業業更兢兢

其二

天眷大明朝重華舜協堯乾坤春浩蕩風雨歲均調

變帝天心順勤民國用饒祖宗功有德傳祚萬年遙

其三

玉食居金屋當思祖創艱夜深猶未寢日晏每忘餐

惟恐一夫苦何曾半刻閑時時常在念宗社永奠安

其四

全身以爲孝發政莫先仁富國由能儉成功在克勤

推恩及死骨錫福與生民坐使寰區內熙熙總是春

其五

生長深宮裏寧知饑與寒農耕終歲苦女織遍身酸

布匹絲絲累盤餐粒粒難如將無逸訓圖寫在屏間

天道

仰觀天宇人空濶似吾心月漾銀河水風傳滴籟音
紫垣光燦燦玉漏靜沉沉坐對渾無愧披襟一朗吟

海儀

遙觀滄海濶萬派總朝宗溪壑流難滿乾坤量有容
潛藏多寶貝變化起魚龍有覺胸襟大汪汪無乃同

地理

俯察坤儀靜承天代有終擁河川不洩載物物無窮
太極儀先立昆崙氣上通乎寰中得一人在四游中

物理

泛觀天下物物物是天生一物有一用萬殊期萬成
當爲天愛惜莫肆我欺凌惜物卽惜福自然延壽齡

太廟齋居 二首

齋居幸無事一物不嬰心祖考期昭格神明坐顧歆
洋洋如下降翼翼若前臨此念能推擴斯民受惠深

其二

齋居在宜室恭默對銅人眼底無他物心中有至神
將將思嗜欲念念在明煙僾憶春生若閟將門近臣

其二

齋居何所念念念在先王建邑千年業開門百戰場
春秋五時祭日夕一炷香每對神明如惟祈海宇寧

文廟齋居

此日齋宮裏誠心念聖賢降臨如在上聯想若居前
萬世文儒主千年道統傳大恩何罔極菲禮少將虔

南郊齋居 二首

齋居何所爲大祀報皇天少假虔周物聊將心上虔
再三祈永祚第一願豐年何以酬洪造天民謹受休

其二

肅肅精明德依稀似見之先期宜潔服臨祭肅威儀
盛服齋三日存心謹五思明乎郊社禮至治不爲難

先農齋居

恭默齋宮裏敬神似愛眠春祈秋又報朝惕夕還兢
風雨時成若禾麻歲有成將何答神貺備禮表心誠

祈穀齋居

報享皆常禮民間有所祈洗心期感假端坐靜尋思
莫敢非求福神明肯受私妖巫投間隙譎爲絕姦欺

閑居雜咏

龍鍾百年隨世人未老閑古心惟自得塵事少相關
風定一花落簾開燕還每歌遊處有不是故鄉顏

竹

越客愛清致閑軒對此君龍孫階下立鳳吹梢頭聞
財粉落落雪涼陰帶翠雲歲寒同節操桃李漫紛紛

村行

萬里勞行役驅車趁晚晴鴉邊殘照遠雨外斷虹明
山徑高低路村春遠近聲隔林人語寂一犬吠相迎

夢亡侄光祖光祖以歲已未生時余兄弟俱未有子得之甚爲宗祀喜不意其止於此偶夢之へ覺而援淚口占

此子非兒子兒兒猶已兒平生鍾愛六歲遽分離
自覺吾宗冷誰憐汝叔癡夢回人不見揮淚強裁詩

與友人遊寺中遂登山得於日恭未及絕頂約次日重遊

擾擾世塵間聊偷一日閑尋僧因到寺乘興偶登山
野色供春賞鐘聲送晚還明朝重有約歸履上孱顏

村居

郭外幽居好橋通小逕斜紅飄桐井葉黃落菜園花
淺淺谷兒水周周宿鷺沙夜扉青布帳記取舊東家

滕王閣今南昌有第一樓

傑閣已塵土佳名傳未休雨雲朝暮景霞鶩水天秋
歌舞須臾罷文章百代留漫誇第一不是古時樓

夜泊近漁舟有感

漁舟何處泊淺水荻花邊風月全家樂江湖到處田
烹魚邀買客乞火與傍船自笑謀生拙臨淵却爾憐

晚泊

風定帆初落攀根泊晚晴寒潮隨月上秋水共天清
隔竹見燈影橫江聞鴨聲有懷愁不寐坐數驛樓更

感寓

生來海邊住慣識海中舟饒浪開洋便依溪閘淺留
風雲多變態波浪少安流寄語漁翁者年年守步頭

夜到山庄

草徑直穿林溪流曲繞田村春應谷響炊火散林煙
雨過池添水雲開樹出巔王翁聞犬吠迎客出門前

江湖遊覽圖
地於東南下方册處處通半生身是客一任鬢成翁
吳楚眼中盡雲山天下同何當來赤縣親覽帝王風

雪
雲吞四野合月色斂光華一夜寒生骨滿天風散花
遠山銀鶴聚老樹玉龍斜預報豐年兆歡聲定滿家

輓全州蔣隱君友人蔣艮之父
高人厭世氛一夕斂天真花落閑庭晚鳥啼空谷春
藥囊餘舊劑茶竈冷香塵埋玉湘江上悲風起行頻

一笑辛未歲下第作 二首
一笑出都門春風正晏温逍遙閑歲月俯仰舊乾坤
絕悶心徒切談天舌謾存滿懷今古事誰可細評論

其二
萬里一遊人自憐還自嗔無錢堪使鬼下筆或通神
挑識琴中趣空懷席上珍欲憑詹尹卜如我豈長貧

其三
壯志冷如灰歸心疾似飛白雲長在望清淚欲沾衣
五月收新植三秋采嫩薇故鄉雖僻遠生計未為微

悼亡 三首
風雅幽閒德青年強委禽雖無傾國態雅稱隱居心
物在人何在情深痛始深才絃忽然絕塵土翳徽金

其二
甚甲歸來日移婚照別離會稀疑是夢歡極轉成悲
生別已堪恨死傷應可知平生胡粉氣稱爾重凄其

其三
刀尺存餘澤衣箱閟故封情知是死別猶冀或生逢
憔悴非關病悲傷不爲容九原今已矣何處覓仙蹤

書房四詠爲新河許生作 四首
斜日照窗紗深沉晝不譁蟾蜍清滴露兎穎煖生花
硯溜雙泓玉書籤萬軸牙箇中有真趣莫向俗人誇

其二
鎮日掩書窗心閒萬境忘汲泉烹苦茗添火試沉香
琴韻清宵遠詩聲白晝長有編長在手倚竹竹方床

其三
一室清如洗翛然絕俗塵窗臨春京樹莖護千時猶
燗淨芸香細風微竹汁清還朋太乙老藜杖獨清宵

其四

心齋坐忘塡光景㣲勃昏水沁硯屏潤香薰爇汗溫
燈花紅作蓮花座滿有生涯此景無人會長歌缺玉尊

廬山瀑布

何處飛泉好廬山白背出懸空一水落幕地兩山分
直瀉崖前月平霑樹杪雲源頭如可到乘興訪匡君

晚過金山寺

㡌江萬里下梵刹半空開吳樹風吹斷淮山水蕩迴
潮聲雜鐘磬波影動樓臺千載張公子題詩會再來

人日有懷

七日逢人好三年作客賒塞雲晴度雁城日晚翻鴉
雪化經冬木梅開暖歲花欲歸歸未得惆悵惜年華

早朝 二首

落月傍西山利開虎豹關倒空龍滴水朱戶獸銜環
玉佩趨蹌道香煙擁近班去天纔咫尺不敢望龍
顏

其二

曙色催仙仗晴光繞禁闈門開儀象侍鐘動萬鴉飛

江漢宗滄海星辰拱紫微疏愚亦何幸每日近清輝

除夕

節序三冬盡鄉關萬里遙一年餘此日百歲幾今宵
天暖雲歸地春回斗轉杓旅燈伴客夜坐待五更朝

送人入蜀

嗟君萬里去孤棹下雲安地濕天常雨時清道不難
江流春泛雪嶺石午生寒如過蠶叢中令乘心莫很彈

都下逢友人問訊

京國忽相見蒼茫問起居如何三載別不寄一行書
共訝顏毛改偏憐生計疏故人應遲我未得賦歸歟

題空上人方丈

地僻少風塵僧居俯隆崙煙霞方外境水月定中身
長日餘留客夕陽鐘送人他年如結社還許醉相親

秋日寄友

雲海猶游地別來今幾何壯心隨日減歸思入秋多
細雨滋苔蘚寒風剪敗荷有懷誰與共搔首短長歌

雨中有懷 丁丑六月

風雨晝冥冥閉愁不自寧只宜長日醉何可片時醒

花落簾櫳鳥啼歌枕聽頻言頭蚤日歸去候晨星

劉宵化學士輓章

明月餘東壁文星落北門英靈還海岳聲與在乾坤
道德今劉向風騷古屈原百年公論定褒䘏荷君恩

送人還鄉

年年京國裏日日送行頻又別海南客重思堂上親
輿圖垂盡地江海獨歸人爲報吾兒道官居只舊貧

秋晚奇友人

朝罷歸常早官閑客自希少書隨處借多病與時違

訪舊憐俱老逢人厭說歸傷心秋又暮未寄北堂衣

送杜侍御出宰英德

墨綬紹銅章還乘下瀨航重沾新雨露猶帶舊風霜
官舍依山淺溪流到海長邑人遙爲喜今尹得張綱

洞庭圖

八月湖面濶天低地盡浮四山通漆水萬景聚重樓
水抄仙人過雲中帝女游何時乘雅興從倚縱吟眸

甲午除夕 五首

歲事又云暮歸程未有期想應兒女輩此際正相思
功業知難就精神覺漸衰便從明日起奮發莫遲疑

其二

歲去何勞守春來不用追明朝想今夕便是隔年期
歲月添中減人情照處擬元正與除夜相去幾多時

其三

去歲當今夜停車覲古恩今年在京邸明日拜天門
把酒懷兒女連牀念弟昆家鄉千萬里注想黯銷魂

其四

老境驚寺至憂前取次攢一年行已盡此夜度偏難

世事轉頭別功名袖手觀捫心了無作仰面一長歎

其五

守到三更盡光陰去莫攀心馳萬里外愁介兩年間
客裡情懷惡燈前贅影斑幸哉窮不死又得覲龍顏

偶成

往事今如此前途已可知但求身健在屢遇歲豐期
自分爲人拙誰來問我痴朝回尚僥卧夢見孝文時

思歸

忽動思歸興封章擬乞骸明時難可戀老景苦難排

遙道天為界窮鄉海作涯九州輿地外絶壤是瓊崖

瓊山 少作

環海三千里珠崖第一山名馳四海内秀出萬峰間
月下森瑤簡風前振珮環孤高尤潤澤蠟屐未容攀

過峽山飛來寺

三過飛來寺今朝始一登恍疑山是客頓悟我曾僧
鐘磬出崖谷猿聲啼古藤本無來與去明日問南能

哭劉文燦

我悼劉文燦才全德不形鎔金猶在範滓劣未離硎

蒐索終千古勤渠老一經夜來翹首望天上失文星

文燦名瑛瓊山人有聲場屋不得一官而死嘗賦十詩哭之今失其藁僅憶此篇前四句因足成之

穀日

人春纔八日無日不晴明歲有豐登兆人懷喜悅情
物皆安物性吾亦樂吾生對景題詩句遙傷壯老情

客有談龍太初沙詩者或謂其有體無用因足成之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烏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
築堤連相府度磧到龍庭聞道西河裏漂流不暫停

輓遼東都帥

閫况遼東[illegible]安邊屢有聲烽煙稀夜警部落競春耕
共悼將星殞空餘塞月明幾多門下士流涕濕長纓

輓廖監正隨駕亡曰外 二首

久總戎和職深明金石經微雲籠薄日遠海竟沉星
虎旅師旃擁龍沙鬼燐青靈臺舊知己含淚誦碑銘

其二

已見旄頭戢重看豹尾還靈臺亡一老紫塞沓千山
魂逐南風競名懸北斗間承家況有子文武列朝班

輓金尚書 二首

聖主中興日名臣獨數公殫因憂國行計為愛民窮
物議終難掩軍儲不自充百身嗟莫贖誰復繼高蹤

其二

職任公卿重才兼將相崇時難甘任怨志決頓忘勞
氣返山河壯名垂宇宙高九重猶軫念無乃正忉忉

送謫宦者放還揚州

曉日都門道西風灑一卮幾年悲玉後萬里賜環時
古木前朝寺殘花后土祠淮南風景好歸去莫教遲

送友人涂景旻下第歸丑半與同舍來

曉日都門□春風消一杯爲憐君獨去却憶我同來
楊柳春堪折芙蓉秋始開臨岐凝望邈日斷越王臺

送韓敬夫下第因東同志王璠

憐君失意去一笑折垂楊老劍閑霜鍔新詩重錦囊
人歸熊谷遠山遶太行長好約王摩詰來薰漠殿香

送朱恍之弟 二首

南人不識雪見此北風吹桑梓久違後弟兄相見時
歸雲孤度影老樹短垂枝一別又萬里東來未有期

其二

歲晚水成冰驅車陸路行感君難別意動我孔懷情
望眼天同遠歸心雁獨征百年能幾許容易白頭生

送僧還山

山人慵出山幾出卻思還舉世誰僧樂誰人似汝閑
風花空色界水月靜禪關了卻塵中事方能出世間

送袁秉誠省兄回 東莞毛寅秉中之弟

一見驚騏驥雙姿溪鶴翎卿卿應接武德聖本同經
海錯思鄉味風帆數驛亭還期隨計吏毋晚到天庭

輓伏羌伯

一代知名將三邊屢建功帝憐何力義人比稅侯忠
駿馬鳴芳土盤蛇隨鏡中九原終不作大樹起悲風

陳員外方伯輓章 四首

海內知名久朝端屬望頻未登三事位遽殞百年身
士憶無言教民懷有腳春清風踰十載今世少斯人

其二

學古今時用爲儒吏事通須忘身已歿但覺道難窮
白日郎官署清風御史驄甘棠曾憩處遺客淚無從

其三

半古人間世名途二十秋官登二品貴家乏千金留
治行中年最才名北海優九原終不作風雨暮蕭颼

其四

燁燁名垂世英英子克家生前心不死身後秩還加
霜操柏臺柏春餘古縣花平生剛勁氣散作赤城霞

胡廷佩外舅輓章

白首隱明時雲山足自怡翠深栽竹徑清淺鑿閒池
塵世真如寄浮生忽若遺[illegible]爾發光形在門楣

梅庄居士晚章 方伯劉公韶之父

梅庄老居士偕愛歲寒枝清夢花雲底淡香浮月時
詠蓂留子在種德有仁遺追憶幽貞操長歌和韶詞

送梁叔方行人養病還嶺南 二首

得告辭彤陛承恩歸故鄉暫疎金殿籍閒檢玉機方
嶺樹秋雲白湖田晚稻黄於家將息好光得侍高堂

其二

使節行初返君恩許暫還身為六月息且得幾年閑
付繞飛雲谷行迎避海山自憐家更遠臨別意鄉關

送陳循讀表兄

擾擾都門道征車日夜行人皆為名利屑獨念親情
天際歸帆影雲邊旅雁聲飄飄無所係來往一身輕

春日遊小城南花圃

步出小城陰人家草樹深花容千樣錦柳色七成金
陣陣來香氣時時聞妙音誰知京國裏乃有此園林

晚適

何晚乘殘興穿林透水隈林空容鳥過村寂覺人來
山戴雲頭日風傳澗底梅村居多石磴步步踏蒼苔

梅溪處士晚章

惆悵清溪上梅飄雪後枝茶煙驚鶴避梁月有人思
披帙稱行處過庭笑對時空餘陳迹在風雨草離離

姑蘇陳氏佳城十景 十首 翰林學士 先瑩

佳城何處在地脈遠從東古木前朝寺殘花異代宮
日光晴散彩樹色曉生紅千古鍾靈秀令人嘆鬱葱

靈臺曉旭

佳城何處在南望太湖隈地脈藏風密波光送月來
天高桂子落岸潤浪花開霜露沾衣濕令人起慕哀

太湖秋蟾

佳城何處在西指古招提日淡暮山紫雲垂曉嶂低
梵鐘林外隔歸鳥樹邊迷對景懷潛德令人攬袂啼

光福煙霏

佳城何處在雲氣接穹窿曉起峰皆白秋來樹不紅
濛空晴作雨出岫杳隨風每動河陽望令人恨未窮

穹窿雲氣

佳城何處在近北是天平蕭寺林霏斂范祠松雨晴
鶴來山照破雲去樹遮明今古棲賢地令人感歎并

天竺鳳亭

佳城何處在咫尺海雲菴出定僧亦錫有禪客駐驂
樹遶空翠花落晚紅誰想像荼屏景令人思不堪

海雲荼屏

佳城何處在古廟倚寒松高頂厥雲鶴老枝拏雪龍
秀色如石骨神護若堂封香火遙相望令人恭慕重

古廟喬松

佳城何處在脩竹蒨禪林風起送清籟月斜移翠陰
聯明隨日異爽或時臨按畫看瑩域令人憶寄心

寄心脩竹

佳城何處在一水拖田流望望渾無地茫茫大有秋
仔拖江練遠眞與隴雲稠蔚蔵寒蒸倚令人百不憂

沃壤西成

佳城何處在古斷伏龍山遠勢蜿蜒動奔峰迤邐環
奇觀殘照裏好景暮雲間翹首頻凝竹令人思忘還

伏龍殘照

送錢塘楊凱之南京勝部 六首

共愛南京好江山氣聚雄山形同洛下江勢極天東
帝闕紅雲表皇陵紫氣中晚涼公事暇騰眺廓心胸

其二

共愛南京好江干氣候和風來塵不起雨過景偏多
冊杜園林影金魚泳碧波家家足幽賞吏散任經過

其三

共愛南京好春官事更稀禮儀咸有秩官守但無違
晝靜棊聲遠風清香篆微花陰初轉動已盼散堂歸

其四

共愛南京好茲行愜素心遙山天外景高樹日中陰
竹簡閑挑蠹棍庭坐聽禽有時最遠出送客到江潯

其五

共愛南京好官聯得故人宦情同一淡鄉語倍相親
藥裹調脈共詩篇唱和頻朝朝常接見忘却客中身

其六

共愛南京好因君憶昔遊氣浮龍虎壯臺古鳳凰留
台下吟詩社為衣醉酒樓幾時乞恩命亦得從華輈

朝回偶書

仔分居人後那能與世同且須隨日過長是祝年豐

晝日多陰晦凉天亦稍蒸朝晡閑嘆息添食有何功

御亭 戊申

豈有隨時態常懷爲世憂許身徒稷契知己卻孫劉
江上孤飛燕沙頭决去鷗欲將經世志終老向菟裘

書懷

已爲天所佚苦被　帝頻留未遂首丘願深慚負乘憂極知于不允豈但七旬休萬里還家夢分明爲海舟

喜雪

每歲祈無有今年不用求無風與吹散有日爲融流
眼見較平岸心期麥有秋紛紛六花落點點兆來麰

辛亥除夕

一年將盡夜好似夜殘生征髮無多剩通宵欲盡更心期應已畢[illegible]成歲去毋庸守從他天自明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竹杖穿雲過深林雨開好山如洗出幽鳥似呼來
感舊哀絲[illegible]玉頹人生歡會切欲去重遲回

感舊偶書

憶昔歡遊處青林翡翠[illegible]竹皮消舊粉椰腹解新苞
沙暖鷄乾浴泥稀燕濕巢故人誰復在夢裏或神交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冬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　光昌　胤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三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四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五言排律

奉布政翁旌異卷 歲庚辰旌異天下朝覲官十人賜宴及衣服

萬國朝王日三年述職春乾坤開泰運岳牧賀昌辰
滿會逢千載選旌得十臣　天顏臨下赫　聖語為
[illegible]魚藻[illegible]在旌光荷　帝仁賜衣明黼黻尚食
出珍[illegible]刀摩王獻賀筵張錦綺仙樂
奏韶鈞[illegible]法露[illegible]　朝廷旌有德臣
庶僚無因豈是恩偏厚自來治最稱一方勞撫字尤
德克恤[illegible]勤[illegible]稱[illegible]與姓名[illegible]　國史
風采動[illegible]品藻才難異丹青[illegible]還牙服
行見[illegible]通津有美山東[illegible]天才心願[illegible]國
餘[illegible]心尚留[illegible]新政[illegible]先[illegible]上方[illegible]
[illegible]再[illegible]日下聞　丹扆天邊候[illegible]此行應
不久[illegible]

茆學士鋐章

一代文章伯才名海內傳道隨時共[illegible]
謙退心常下幾微見獨先　九重[illegible]口頌高
賢愛　國用[illegible]切還鄉素志堅憂如侍朝日貧似未
官前風月閑情適[illegible]山對思[illegible]當權無怨敵歸老鄉
[illegible]仙[illegible]涼風坐[illegible]月眠逢人談往事[illegible]
[illegible]進退恒依禮行藏不愧天[illegible]
[illegible]河岳[illegible]星辰失[illegible]九原今已矣[illegible]
潛然

[illegible]南[illegible]寺大鑑禪師

佛法來東土[illegible]南一溪香氣水[illegible]
綿子花開五先人[illegible]示三心燈受弘[illegible]
山頭[illegible]心碧玉[illegible]流[illegible]大海[illegible]月印[illegible]
滿[illegible]花[illegible]法露甘未[illegible]水[illegible]
奏樂[illegible]不[illegible]知祖堂近[illegible]

哭呂學士逢原

忽得[illegible]人心共有疑只期仁者壽[illegible]人[illegible]
悵念[illegible]同[illegible]世道[illegible]今已矣[illegible]果何之
人覺[illegible]天胡不[illegible]下淚[illegible]
物理[illegible]儒流更[illegible]上心[illegible]後學失師資

德量應誰繼猷為未盡施平生無忤物矢口出真辭
寵厚何曾怙才高不自知學成名益重身貴若卑卑
世競瞻威鳳人皆識瑞芝飲河成滿量挹水輒沾滋
事業方冬月光華待滿時氣還河岳去名並日星垂
胄宇懷遺直同寅想令儀自天來鄉典舉世動哀思
此別成千古無由聆一巵詩成二十韻聊以哭吾私

六言

春日即事

晴日花開蝶拍暖風柳咄鶯聲沂水詠歌氣象前川
隨傍心情

秋思

水落淺灘石出霜冷疎林葉丹天外數聲過鴈人在
高樓倚闌

江行

翠竹白沙村逕落霞飛鶩江天倚杖夕陽影裡閑看
江上歸船

晚思

一波長空收雨月放殘光照霞午睡醒來無事獨立
閑庭數鴉

即景

天過屋漏生白日映窗紗透明掃地焚香坐處湛然
心地清平

客窗三景次友人韻三首

明月欲上未上烏鵲東飛西飛物類皆知所憩何事
遊人未歸 右黃昏

漏滴銅壺恰半月到天心正圓人在子規聲處幾回
欲眠不眠 右半夜

樓上更傳五點倚家鷄叫三聲正是銷魂時候倚床
坐待天明 右五更

兩旁前有一檜叢蔥蘢亦散堂開門倚之
而坐頗有林間之趣

午睡醒來無事斜陽轉過松陰倚樹昂頭眺眄宛然
身在山林

夜半口占

虛室天光止止華池春水津津暎目澄心定志明朝
要人月精神

梅窗

疎影横窗似畫臙香拂鼻如焚天助梅花清趣微風

淡月黄昏

冬夜

鐵硯烘冰研墨炭爐化雪烹茶月下忽來詩友窗前

只欠梅花

偶書

方寸間潜天地書卷中來聖賢誰道先生無事一日

萬里千年

春意

猶鬧春光何在花容柳色鶯聲日暖風和天氣霏霏

微雨初晴

四時吟 四首

暖日輕雲天宇芳叢幽草園林此景此時難遇悠然

暢快人心 春

桃花李花結實榆葉柳葉成陰眼前物物生遂自無

熱惱到心 夏

天上片雲無有江心孤月自明本知心淨風清

亦似人清 秋

蕩蕩光明世界清清潔白樓臺人在玉堂高處絕無

一點塵埃 冬

七言絶句

青宫勉學 五首

一有元良萬國貞重離繼照普天明承師問道知仁

孝道明明遍過關行

天然理義在人心執法何勞借古今教育從來需體

樂薰陶變化用功深

好問虞書大禹篇潜心玩味執中言帝堯名舜舜名

禹千古人君出治原

誰道爲君最是難看來只在一心間人心若與天心

合一念綏猷萬姓安

創業艱難保更難朝兢暮惕不遑安滿看積土爲山

者九仞功虧一簣間

送王分封之國 代言

三生骨肉天倫情一旦那堪遠遠行遥望接頭凝望

處雁行凌斷作離聲

千里分封向郢中牙檣錦纜趁秋風不堪手足分携
處一曲離歌意萬重
慇懃步送出宮門骨肉情深不忍分别後相思何日
會燕山荆樹隔重雲
千里封疆百雉城荆山楚塞漢江清陽春白雪歌樓
上無事瀕登望茂陵
治國從來在慎初清心寡慾近文儒須行贈别無他
物　祖訓條章一卷書
陟彼高岡有所思舉頭愁見鴈分飛何時共醉荆花
下把酒同歌韡韡詩
人生進學在嬰孩情竇斯時尚未開若是過時方去
學磨磚塵土蝕靈臺
天生來在帝王家事事如心物物佳第一勸渠勤惜
福莫貪莫黷莫奢華
自古親王誰最賢唐寧王憲漢河間遵依　祖訓師
前哲子子孫孫永守藩
勸爾青年勉用心莫教辜負過光陰光陰似箭催人
老白髮紛紛忽滿簪
為學工夫在養蒙恰如泉水出山中涓涓一派無泥
滓雲影天光上下同
藩屏　皇朝殿一方英名千古永流[illegible]
經史記取吾家蜀獻王
生長天家富貴中錦衣玉食樂無窮宮中[illegible]水無他
事正好勤脩日進功
代勉大臣　二首
自古明良際會難此時魚水幸同歡鹽梅麴糵期交
輔好竭中心一寸丹
創業艱難百戰餘此心無日不躊躇自當[illegible]無他
[illegible]賴爾輸忠啓沃予
代古勉文臣　九首
為君不易做臣難上下交脩在克艱[illegible]就互相
做一時休放半時閒
知賢不用是遺賢用了賢臣是蔽賢君若不[illegible]
答臣如不諫是誰愆
世上何為最不祥不祥之罪蔽賢當自身不肯陳忠
悃又忌他人有所長

三復高皇大誥篇同遊一語冠篇端予方法祖求賢
佐誰為君臣際會難

官殿千門萬戶開一塵飛不到靈臺四方八面無遮
礙蕩蕩空明何快哉

聖朝開闢待文儒廣讀人間未見書功業直須期丙
魏文章應莫讓歐蘇

當宁虛心用老臣弼成台德濟斯民一時少俊非無
見不似耆賢體認真

先朝倚注老成臣白首如今有幾人莫効阿時甘曲
學千年史筆笑平津

幼時初學壯行之效用于今正是時予也推誠方任
用人爭洗眼看施為

代言勉武臣 五首

爾祖功成百戰餘勲名煒燁著冊書既為世胄候公
子須作人間大丈夫

東征西伐累經營基業非由一日成共秉忠貞延國
祚各思建立振家聲

將帥成功在協和一心為國更無他閫中無事觀前
史看取相如遜老頗

剖符賜鉞坐專城功業非由一日成共秉忠貞扶國
祚各思建立振家聲

父祖勳猷播古今今人當本昔人心濟時功業宜加
勉莫待[illegible]頭自苦使

代勉文武臣 四首

文臣衛官用經文武將能思報國恩文武同心在食
足萬人安樂一人尊

本朝肇夫中書省政事平章付六卿相如同心弘至
治坐令四海永平寧

公卿率屬行王道將帥嚴兵衛國威海內軍民咸樂
業遠方夷虜盡來歸

文吏存心不害民武臣盡職肯捐身盼予端拱深宮
裏四海熙熙萬物春

代勉儒臣

每日文華御講筵一時進說總儒仙中宵紬繹明揚
意盡是忠君愛國言

代勉百寮 二首

祖宗功德大如天子子孫孫萬代傳我為祖宗守基
業一言一行敢忘愆
祖宗百戰起閩關夙夜憂思敢自安惟願一時諸俊
傑交脩不逮濟時艱

代勉百官

眇予願治意惓惓政賴忠良為率先最念當今危急
務民無衣食庫無錢

代勉官禁 二首

萬里窮荒漲海涯游心一日幾千回雖然咫尺低眉
下飛夢時常亦到來
王化風行自掖庭管絃無謂有昔聲人人解得關雎
意月下諷吟對小星

代勉宗藩 二首

天生枝派本同根都是高皇一氣分叨玉宗盟承正
統敷施敢有不均恩
祖宗家法遠流傳聖訓諄諄在簡編願與公宗盟共遵
守謹身惜福提人言

代勉勳戚

從來勳戚在身先競惜分陰莫惜錢自古化行由貴
始丁寧勳戚聽吾言

代勉邊將 二首

勿貪小利競虛名有志須知事竟成誰道君門隔萬
里丹心切切在邊城
集朝選將用賢勳坐運籌鈴撫漢軍此日宣威開沙
漠他年圖像在麒麟

代勉內官

天官深邃地蕭青不是親臣不得行莫道內家人不
見凜然常似在朝廷

代勉節用

用財休強無為有積聚須從少致多滴水涓流能愛
惜不消旬月便成河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平生夢想曲江公五百年來間氣鍾行客不知經世
業往來惟說道傍松

初過梅關

當年未過梅關上但說梅關總是梅今日過關堪一

笑滿山荊棘野花開

題梅 少作

白是花中一世豪林逋何遜謾收吸占魁調鼎皆餘事更有冰霜節操高

荔子

世間珍果更無加玉雪肌膚罩絳紗一種天然滋味可憐生處是天涯

題希夷長睡圖

陸驢一笑便歸山袞枕乾坤分外寬一[illegible][illegible]枕同又廣依然春夢未曾闌

七夕 三首

枉將佳會玷高名一夜難償百夜情何似月宮孀宿者凜然千載有餘清

得失乘除理自然別多會少不須憐相逢三萬六千歲便是人間一百年

天上佳期果有無可憐千載被人污銀河一帶清如許不爲天孫洗厚誣

曉鬧 少作

曉起梳粧傍鏡臺忽聞一陣好香來亟呼侍女推窻看定是薔薇昨夜開

因事有感 唐人有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又云惟有東風不世情又有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主人貧亦歸是皆憫世傷俗之言味其詞可以知其時矣由今日以觀尤有甚於此者故反其詞爲一絕云

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于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蓬屋中

春閨怨 二首 少作

春滿池塘草發芽春風庭院柳飛花韶光尚有歸時節何事遊人未到家

舊歲花殘今又開去年人去幾曾來不知明歲花時節人在天涯回未回

海嶺

馬蹄車轍夜尚行從教林外鷓鴣啼世人若有移山力嶺海多年地已平

客京師作

遊學他鄉未得回夢魂常繞望鄉臺西風曾到幽閨否寒到身邊衣未來

題文丞相廟

舉世紛紛拜犬羊獨捐一死正綱常英魂上訴天應怒特命真人出鳳陽

紅梅

瓊妃夜宴蕊珠宫歸到人間便不同誰把秋香浪許品此花真是狀元紅

閨怨 二首

宵來無味管絃哀欲候歸舟怕上臺莫殺春江潮有信等閑朝去夕還來

百歲花陰能幾時年年心事苦相違恨人不似梁燕一度春來一度歸

庚午歲客中重九

淵明無酒對黄花子美無錢尚可賒不似天涯牢落客無花無酒度年華

讀悟真篇 三首

真鉛真汞結真丹易簡工夫不在繁道是悟真應未悟悟真寧用許多言

天然義理本來真自古原無不壞身若道神仙長不死世間應有漢唐人

張翁自謂得真傳喫緊教人學大還今去翁時未千載如何不見在人間

題明妃圖

莫向西風怨畫師從來勝谷日光遺當時不遇毛延壽老死深宫誰得知

題淵明圖

拒公事業晉山河觸目傷心可奈何籬下菊花門外柳時時相對醉吟哦 陶保遥拒

思親

薊北天南萬里長欲歸無計苦思鄉 帝城品物多佳味每恨慈親未得嘗

遊揚州蕃釐觀

蕃釐觀裡草芊芊不見瓊花見八仙豈是花神厭夷德香魂先返大羅天

夜泊淮安西湖嘴唐詩稱揚一益二是天下繁

華池揚州爲最今其地屢罹人燹之厄祗沆陰
反君不及焉有感書此

十里朱樓兩岸舟夜深歌舞幾曾休揚州千載繁華
景移在西湖嘴上頭

古意 一絕

羅幙沉沉穿地垂重門十二掩斜暉懸愁更把殘機
理得寄征人寄遠衣

獨守空閨不自憐憐郎歲晚尚防邊秋來莫作還家
夢妾貌于今異少年

花徑 二首

春滿長安富貴家淺紅深碧競豪奢書生掃地開三
徑只種忠花與孝花

閑來無事學栽花每日朝回玩物華不是偷閑作時
態要分春意到貧家

題蘭爲李時習作

蕭艾年來三尺長世間誰製芰荷裳深山深處無人
到獨立西風自在香

題李闇老愛竹軒卷 二首

軒外青青自作林暖風和日散清陰閑來坐玩中虛
象契得羲皇畫卦心

先生愛竹異常情不爲清陰與妙聲應似濂溪窗外
草滿庭青翠自生生

王柳菴尚書輓詩 三首

西月文獻冠東南東里元來有柳菴一代典刑今已
矣望洋多少客懷慚

昔日當年應列星夔辰惟見一參橫澄江落木天低
處耿耿寒光伴月明

獨掌銓衡十五年陽春生物幾曾偏孤寒南望長垂
淚暮山空山啼杜鵑

題沈主事荊溪山水

對圖無景思凄然似與溪山有夙緣擬學坡翁來買
舍無人贈與買山錢

十月見菊 二首

淺紅淡白間深黃簇簇新粧陣陣香無限枝頭好顏
色可憐開不爲重陽

竹軒

種得幽篁傍小軒每依清影酌芳尊春風不惜階苔
破願汝多多長子孫

暮春不見花偶成 二首

春來無日不風沙踏遍街頭不見花又負一年遊賞
意滿園桃李是誰家

三月京華景物佳獨憐無地可移花紛紛紅杏桃花
李盡屬朱門富貴家

讀郝經繫鴈帛詩偶成

北鴈曾聞繫漢書又看南鴈遞還胡迎鑾鎮大衛書
虎文似蘇卿雪窖無

題小景

石傍流霞水漾漫千樹桃花萬疊山疑道仙家有快
樂看來終不似人間

夢亡妻

越南冀北路紛紛死別生離愁殺人誰信十年泉下
骨分明猶有夢中身

書所見

錦衣公子氣翩翩老去心情尚少年笑折海棠呼酒
飲醉來猶自戴花眠

曉感

寒鷄日日曉投林却憶山家隔萬岑豈是人言歸未
得暗風吹淚落衣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畫

用香香逸翠竹中幽禽兩兩立東風不知毛羽紅多
少却得人呼十二紅

送樊景昭河南大參 五首

十年符節立螭坳屢奉綸音駕使軺此日承恩
佐藩服一車甘雨到陳橋

分得周家陜以東黃河千里界提封到時多種甘棠
樹留取他年蔽老農

河水迢迢不用挑綠林深處亦逍遙中原可是都無
事靜倚晴窗檢詔條

天光近處地偏高記得君王問賈生謾向河南望河
北碧天涼露滴金莖

二十年前舊托交少年意氣兩相高只今漸覺成衰
老猶自臨分解夢勞

二絶句

閑官深與拙相宜懶散過於未仕時萬事不知求牒訴任他門外吏催詩

了無毫髮負公私茗茶年年尚欠詩不是阿誰抑啼哭等閑慣足是何時

送馮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 四首

故人持節下南溪臨別云云話別情若過深山更深處停車莫聽鷓鴣鳴

百雉層城瘴癘開陰陰古柏擁霜臺登臺正好瞻西望千里梅花爛接野來 時廣城以內被猺寇

春風不到海邊天杳見煌煌使節鮮料得吳兒心似鐵不勞多飲石門泉

家在天南地盡頭白雲歸處海悠悠君行是我家鄉處莫遣逢人嘆遠遊 時老母在南士定之親在北

春暖

九十春光將過半凄凄猶似舊冬天依希記得江南景小艇輕移戲水邊

望崇齋開

千里坡陀亘厚坤龍蟠鳳翥虎猊蹲青山也恐輿便夏腳廢層嶺護北門

和友人別北册詩韻

天香國色冠中州花苑叢中第一流自若荷開管乘興臨行猶自屢回頭

過某氏園亭有感

鹿聯行苑鎖重關不許遊人取次來一夜西風零落盡年年成隊下空山

經舊遊有感

當年同醉有家池歌舞流連醉不歸今日獨來籬外望亭臺依舊主人非

覽鏡有感

與老無期逐見侵不知不覺忽盈簪朝來把鏡驚還笑已到頭顱未到心

題金木清釣勒竹

四明花客多幽趣傳得陵陽法外心應似唐人臨晉帖茂林脩竹在山陰

南行途中見北人

旅食京華數十春他鄉霜雪慣風塵南來忽見閩然
客還似當年過越人

客中夜雨

旅館秋風夜雨聲思家愁路惱神京寒蛩亦似知人
意相伴哀吟直到明

甲午歲舟中偶書 四首

老到頭來不自知畏途猶自苦奔馳不如歸問長林
下掃地焚香待死時

五十駸駸入老鄉世間滋味他經嘗已將有衛無施
處旦夕惟焚一炷香

桑土何鄉似醉鄉昏昏沌沌度年光恨天戒我平生
酒若使離腸攪斷腸

地角天涯最遠鄉我家住在海中央他年乞得身歸
去追憶經遊夢一場

戲和友人韻

劉郎老去尚風情對景時時逸興生盡日看花心不
厭夢中猶自繞叢行

夢中食荔枝

故鄉荔子正當新麂念區區行路人夢裡忽然嘗此
味覺來由自口津津

題馬

天生駿骨異尋常午夜房星照地光莫兆隴西搜索
徧歸來內苑有飛黃

思家

故園松竹漸成林無夜思家不上心何日得酬投老
志杖藜隨意踏花陰

偶書寄友人

故人日日漸消磨死別生離可奈何午夜夢回閒點
檢在人何少去人多

題程彥賓尚書晴州卷 十首

舉世昏昏夢裡過晴明時少晦時多一生日月光中
老閒何沙頭弄碧波

二水中分未是奇萋萋芳草亦奚爲何如司馬程徐
父一片晴洲到處隨

少居河北老江南風月隨身到處參最是芳洲晴景
好泥融沙暖水光涵

月明芳渚山微潤日照平沙水不波萬里中間千載
下此時此境亦無多
雲行雨施總霑優收斂奇功向一洲行日在天光在
地杖藜徐步看魚遊
羨公所至有晴洲常遇清明好轉頭多少江湖遊行
客陰霾驟雨不知休
晴天朗日景熙熙旦晝皆佳晚更宜路過行沙隨不
起無心待物物無疑
宛宛芳洲臨水濱趁時歸老理絲綸世人莫作磻溪
看不是當年待載人
一片溪山景最奇空濛斂豔兩皆宜青天白日好歸
去不待沾裳濕足時
天氣清明洲渚平忘情魚鳥結幽盟人間樂事輸公
手兒復承家有寧馨

睡起

白日愁將醒眼看奈何生莫酒無緣幸來尚有安心
處閉閣垂簾盡日眠

嘆菊

菊花開是晚秋時雖是開遲落亦遲謾爇東風花老
好等閒開落又空枝

月寒早行有感

世味經嘗盡飽知衝風冒雨欲何爲得來外物猶非
我况是茫茫未可期

偶書所見

年過知非心總灰千思百計欲求閒忽然驚見同袍
客仍着初隨計吏來

哭子崑 二首

至性奇資迥異常老懷切切不能忘尋常不下悽惶
淚剛爲宗祊酒數行
暮年失却慰心兒合眼時時似見之安得成通如顧
况非熊還有再來時

除夜

惆悵年年年復年年年年夜一年添一年添處一年
秖可惜年光就衆淹

元旦戲筆

今年年與去年年眼底般般不似前掛起真容笑相

宰好數古道變時風

聞道年來寇破城慢藏誨盜理分明物稱暗室墉猶
穴鬼是昭昭白日呈

土脉膏腴地税平人人疎俊室兒盈若還北學廬陵
俗殷實才華兩得名

當官不用設機關但得人安我亦安記取而家應門
户也曾饒役縣庭間

老受　朝廷委任深閒閑休戚每關心偶因宅相之
官去南望梅山試越吟

聞人談及李文祥鄒智輩死巳占

古人無意討名聲事到當爲名自成討得名來無了
命到頭無命也無名

因誦白樂天詠昭君漢使若回爲寄請之句偶成
三絶

君王驚見妾容顔臨去今情帶怒看咫尺宮門留不
得龍庭萬里贖應難

君王非不惜娥眉臨到行時悔已遲咫尺宮門留不
得龍庭豈有贖回期

由野過會通河有感

江浦上臨清閘箭鼓叢祠飽餞餘幾度會通河上
過更無人説宋尚書

題兄弟送行卷

交遊分手尚含情兄是君家好弟兄因餞我來我入旅
庭雁行凄斷不成羣

挽人母

風雨寒窗夜辟纑幾年門户賴支吾榮恩未及慈顔
老愁殺空林返哺烏

過大通橋有感

玉河金水接天津水暖泉香泳錦鱗流出大通橋李
遂等閑便有泛槎人

松月

素娥夜駕玉蟾蜍來訪雲亭五大夫十里人家總將
討老龍擎出夜明珠

戲答友人論詩

吐語操詞不用奇風行水上繭抽絲眼前景物口頭
語便是詩家絶妙詞

鸚鵡

為禽只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有便只為性靈多巧
慧一生常是被拘牽

憶亡子

通宵不寐閑思想恨結幽懷淚濕腮老鶴何巢空叫
月飛雛應是不歸來

二十四夜宿池亭

月照庭池生夜明游魚躍水忽聞聲夢回驚見窗紗
白樓上鼕鼕打四更

題虞美人墓

自古英雄數霸王喑嗚叱咤萬人亡只消幾句悲淒
語柔盡平生鐵石腸

春思

曄曄初日照窗明風定飛花落地輕境靜不聞人語
笑隔林鶯哢一聲聲

詠史 二首

奇貨賂居南國楚長城若備北邊胡秦人本意愚黔
首畢竟誰知是自愚

萬人叢裏誇龍車說道民愚却不愚天下簡編焚毀
盡圯橋依舊有遺書 一作簡編總被燒盡圯橋猶有未燒書

題紅梅 三首

淡質幽姿絕點埃乾坤間氣幻生來花神昨赴瑤池
讌一夜春風與換胎

清姿元自亞霞容一傍他群便不同怪得風標異凡
品托根今在蘂珠宮

素心的的結成丹節操依然耐歲寒他日調羹如見
用故家風味一般酸

鄉城東北有枯樹廟予初到京時猶見其長過
墻今三十年矣僅餘三四尺馬上見之有感
因口占此

紅廟前頭枯樹枝我來曾見過牆時如今摧折餘無
幾猶有槎牙立路岐

題竹送鄉生還教本郡

此君生長海南村還有敷陰芘本根莫道無聲聞不
遠年年春雨長兒孫

卯竹

白髮蕭蕭老奉常掛冠歸臥水雲鄉胸中千畝煙霞趣尺素能如萬丈長

畫馬 三首

俗眼紛紛看畫闕不求神氣論形骸世間不獨孫陽少韓幹江都今也無

追風逐電去如飛奮迅長鳴不受羈莫向人前誇駿骨將軍偏不喜烏騅

冀北由來是馬鄉尋常十匹九飛黃不知地產隨時變剛把凡胎詫作良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餘錄見示意欲予爲之分析書此復之

儒生不讀佛家書道本無虧豈有餘識斷前朝劉太保西來作用竟何如

小景 二首

獨坐空山萬慮忘時從林際見天光白雲滿地紅塵少覺得閑中意味長

行過山邊又水邊眼中非樹卽雲泉[illegible]抱流水高山不在絃

寄題曲江張丞相祠堂 十首

嶺海千年第一人一時功業迥無倫江南入相從公始裒衆諸賢總後塵 南方人在公前無爲相者

伊尹興商呂佐周匪時有道孰能侔誰知嶺表千年後公向中州出一頭 公應贊作伊呂科

英英氣節蓋中朝風度嚴凝竦百僚嶺表因公增勝槩溪山無處路非遙

孤燕遙從海上來乘春偶見玉堂開[illegible]是天庭鷲挾鬼饑鷹却浪猜 公自爲燕詩[illegible]見李林甫傳

身似冥鴻氣似龍紛紛羣小閙中[illegible]令猶記誰開國公與晉公 [illegible]

漁陽鼙鼓撼秦龍萬里君王老蜀中[illegible]料始知曲突徙薪功 [illegible]公[illegible]以王衍知石勒

玄都觀裏詠桃人剛道公家絕後[illegible]開宋朝追錄者韶州文學是誰孫 劉禹錫作詩譏公無後

五嶺名宗首說張始從燕國得明揚一支分作緗溪水直溯淵源到洛陽 公與張說通譜張說[illegible]公[illegible]九[illegible]

兒時夢寐慕鄉賢勝訪遺編四十年秘閣抄來郡齋

刻文章功業兩皆傳
擬向祠前炷瓣香自慚老病未還鄉曲江一派源頭
水十里波瀾到海長

初入閣

平生性僻能書精正好觀時不得觀坐對木天長嘆
息眼花撩亂沸洸瀾

偶成

世途險似萬重山而而嶢巖步步難我欲直行行不
得曲行逆理誰能安

嶺南雜錄 二首

曲江罷相唐中否南海辭官宋不支誰信孤生生僻
壤等閒去就繫安危
桂成亂餘王是賊崖宮舟覆漢將番千山萬水超南
盡包括中原在此間

詠虞姬

垓下當年戰勝還虞姬飲恨戚姬歡後來人莫遭奇
禍欲乞悲歌一曲難

題梅 二首

有華有實有精神歲歲先天占早春三絕無全香色
味就中更有一腔仁
木出天三味作酸六經言果最爲先眼中未見心中
想洋溢華池滿口涎

癸丑首夏偶書

殘年短景急駸駸一刻清陰直萬金生在世間能幾
久莫將閒事苦操心

昭君詞番白樂天詩案 二首

本命將身許漢宮出門已分此生休使回致虜無他
竊但願君王惜好逑
受醮吞聲不敢違嫁爲直合與鸞飛黃金留作邀功
賞縱贖妾身難再歸

感懷 甲寅九月作

憶昔堂前別母慈號天哭地淚淋漓想亦慈母肝腸
裂亦似當時有我時

題肖都尉墨竹

森森出地傳龍種挺挺參天結鳳巢人道此君敦世
契風雲氣槩歲寒交

受一品封 四首甲寅十月作

風雲際會十四廻一家四代受褒封　君恩如海無能報感極慚深涕淚從

官居一品位三台都是無心幸得來又得推　恩及曾祖此生榮幸亦多哉

君恩代爲報親恩無以報親心報　君恩兒病軀難着力丁寧徒以囑兒孫如此

恩封嶺海無家君兒在海南偶鄉人問我緣何得世積陰功子讀書

吉貝

吉貝傳從海上來性尤温暖易栽培富翁貴賤皆資賴功比桑蘇更倍哉

題寄南華寺 三首

達摩傳得鵝絲衫浮海東來到嶺南人何所回法來轉曹溪溪上建伽藍

佛法興從漢永明始傳四十二章經當時未有禪和子縱有花開子未成

紅梅過去到黃梅正遇曇花五葉開當日傳衣從此去又從此處轉回來

內閣晚歸

內閣歸來日已沉無端世事苦縈心自憐老景無多在一刻清閑值萬金

春曉睡起

惱人春色困人天幕夜無眠晝日眠啼鳥一聲驚夢破飛花舞蝶滿窗前

感懷

天桃幕殞飄風外朱槿朝榮委路中惟有菊花能耐久凌霜傲雪閱秋冬

客有詒及術者偶成

山中七日世千年修短仙凡總一般若若有家運不覺何如生順死爲安

表姪蔡蔡旋以鄉進士屢試春官僅得乙科不就令以舍選補知信豐縣臨行求教言因述予平昔所聞信豐之鄉俗爲五絕句與之非但勉齋蔡以勸化其民人云

江行信州聞天下最好縣是信豐送汝今朝爲邑

華好敦古進變將風
聞道年來寇破城慢藏誨盜理分明物稀暗室猶須
灾兇是邪邪有月星
五縣膏腴地稅平人人踐役室克盈若逐北學廬陵
俗殷賞才華兩得名
當官不用設機關但得人安我亦安記取而家廳門
户也曾耽役縣庭閒
老受　朝廷委任深閭閻休戚每關心偶因宅相之
宦去南望梅山試越吟

聞人談及李文祥孫智華死日占
古人無意討名聲事到當為名自成討得名來無了
命到頭無命也無名
因誦白樂天詠昭君使君何寄語之句偶成
三絕
君王驚見妾容顏臨去奈何帶怒看咫尺宮門留不
得龍庭萬里隔塵難
君王非不惜娥眉隔得佳娥憐已遲咫尺宮門留不
得龍庭豈有贖回期
妾身非不戀宮闈一涉胡兒心已非縱使君王憐見
贖也應無面更南歸
長明燈偈
種得菩提藤已作油盞旁堅皆龍藏收心燈一點長明
照補功三光徹九幽
觀音偈
觀音菩薩妙觀音兩眼睜睜到處尋不用臨風側雙
耳聲容言貌總歸心

弘治三年春二月望日男敬編文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illegible]敬重編
[illegible]同編
姪男 兆甲 鼎甲 校訂

[illegible]詩文會稽重編卷之四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五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七言律詩

青宮勸學 五首

世上無如帝子尊生來福祿自隨身普天率土歸真主萬世宗祧屬嗣君須讀正書行正道更親良傅任賢臣溫文恭敬元良德燁燁前星麗北辰

其二

宮中無事好觀書光是春秋鼎盛初日對聖賢思不雜心涵義理體常舒五經四子非無道二帝三王總是儒不必拘拘泥章句帝王學與衆人殊

其三

每日孳孳起五更問安視膳禮頻行聖經賢傳宜勤讀邪說妖言慎勿聽梁武宋徽終喪國秦皇漢武豈長生從來為學宜端本第一先教心上明

其四

自古英明願治君敬天法祖尚斯文清心寡慾勤脩德薄歛輕刑廣愛民廟號人人皆謚孝史書筆筆屢書仁欲行古道宜師古親信忠賢遠佞人

其五

出多入少用無餘庫藏焉能得不虛幸矣茍安猶自可卒然急變欲何如寸絲粒粟皆珍惜片楮分銀漸積儲官府足財民足食萬年基業永無虞

偶成

絕島窮荒面面墻偶從窻隙得餘光浮雲未斂天還碧斗杓初昏夜未央燕語鶯啼春在在鳶飛魚躍景洋洋收來一擔都擔着肯厭人間歲月長

五指參天少時曾作瓊臺八景郡侯程公已刻之梓今不復存惟記其首一章漫錄於此

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閒撈雨落弄雲烟雨餘巖竇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

春日即事 少作

天氣溫和景物熙天時人事兩相宜惜花每怕花開早愛日偏欣日出遲生意舉隨庭上草芳情紅入樹頭滾此身隨在東風裏不逐東風上下馳

送趙公子還蜀　少作

柳花飛作錦征袍擊筑酣歌別思豪老氣逼人雙劍古好風送客一帆高五湖烟水歸程遠三峽雲山人夢勞別後相逢更何處引杯燒燭論龍韜

王一齋爲陳敬作　少作

沉沉天宇定生光人得心齋已坐忘學奕幾曾思射鵠挾書爭肯更忘羊靈臺有餘春常滿止水無波書不揚好把敬箴書座右常如先正見羹墻

過曲江謁張文獻公祠

丞相祠前日色明我來瞻拜仰儀刑君臣萬古天無愧嶺海千年地有靈曲水波澄寒玉潤韶山壁立翠鬱停依稀猶似瞻風度九鶴翩翩集在庭

過沛縣弔故友張克勤

青山迢遞綠蕪深欲弔孤墳無處尋萬里遊魂今古恨百年交誼死生心雲霄竟折升天翼文彩空餘擲地金幾度泗河河上過悲風悽慘動哀吟

春吟

一春長是雨昏昏春色三分減二分別院飛鶯銜宿霧遙空歸燕叫更雲將花庭畔難尋影隨柳江邊不覺聞天意似晴還似雨擬將早晚問東君

浮生夢

人生浮泛似浮漚得失歡悲總是空出日或升吟嘯謝行身常在黑甜中光陰冉冉炊粱熟世事遷遷化蝶同非莊何皆是覺華胥國裏見周公

春日郊行

三月韶光滿帝都郊遊士女競相呼江花映馬馱紅袖有綺綵綠翠帶圍柳?什春深花醉蝶

爭扶青春生剛烈虛度也學東風訴舞雪

題常熟王節婦卷

所天蚤逝可奈何始終一節矢靡它貞松有無桃李態古井不起江湖波　九重給紛褒獎厚百世綱常關係多清風凜凜敦澆俗虞山千仞同嵯峨

寄張練師

辭家學道入青冥曉汲清泉煮斷苓丹染春雲同鶴色劍涵秋水帶龍腥吟成竹雨風生席歌徹青天月在庭幾度緘書寄仙侶蓬萊空闊隔滄溟

多景樓

多景樓前景致多倚闌吟眺奈愁何浮雲京國生春瞑落日鄉關起暮波浩蕩乾坤心共遠蹉跎歲月髩空皤辟來拳碎玉如意仰面看天發浩歌

讀張處士

少微星殞海天秋漠漠悲風起暮愁郡乘定書耆舊傳仙遊真訪羽人丘雲中鶴去茶煙歇架上書成竹汗收盛德不隨身共化百年有子紹箕裘

十四夜至十七夜月中秋夜客有誦楊眉菴十四至十七夜月詩者或謂其命意遣語雖奇然中所謂有對嫦娥歌宛宛誰教楊柳舞纖纖繞樹鵲驚霜落早吹簫人恨夜眠遲等句移之他夜似亦可通命予別作席上信口占此非敢儷美前人聊以適一時之興爾

佳期明夜是中秋豫約朋儕待月樓度數期於三五望精華仍有一分留含輝尚覺金波淺具體還須玉斧修莫向尊前嗟未滿從來盈滿卻堪憂 右十四夜

九十秋光此夜分一年月色更無倫東西望處目同

道上下弦間光滿輪玉斧修完無欠缺仙娥粧具倍精神杯中好吸團團影明夜重看少可人 右十五夜

昨夜纔開賞月筵今宵再見覺微偏廣寒宮減一分景后羿妻添二八年皓彩光明那遽少隨時情態易為遷徐開未解嫌什負何用區區較缺圓 右十六夜

光景移於昨日前空庭佇宿罷華筵金蟆影斂初生魄仙桂香銷欲下弦望後未經三十度出時已是一更天休嗟連夜頻頻賞從此寒光不再圓 右十七夜

金陵即事

六朝城闕久蒿萊紫蓋黃旗帝運開鵝鵲漏傳雲外觀鳳凰簫奏月中臺千峰山勢連吳遠萬里江流自蜀來此日江南非昔比子山詞賦莫興哀

和李太白鳳凰臺韻

鳳凰臺上共春遊詩思滔滔似水流仙女吹簫來碧落羽人乘化下丹丘等閒俯仰成千古取次翱翔遍十洲酒入壯懷豪興發豈知人世有窮愁

姑蘇懷古

西風黃葉葉乾時夫將都吉城郭人民半是非九四不成

龍或躍劍池泉上試劍石九日萬三無復燕于飛沈萬三秀吳之富民也玉
虹百尺形空壯吳江有虹橋金虎千年氣已微虎丘故事何事
章逢袂相接箕閒栩栩自禪機此謂盤少師應考

寄題虎丘可中庭

玉宇澄清接界平一庭爽影恰相應柱頭千載歸來
鶴石上三生過去僧蟠翁依然光淅淅虎丘空有氣
騰騰生公說法誰聽處此日冬遊記我曾

辛未歲過揚州懷古

秋風歸棹倚蕪城一片消磨對月明錦纜起隋傷往

事青錢跨鶴笑狂生吳公塘路已陳迹后土觀花空
有名欲訪乎山堂舊址有無山色蔘差橫

庚午予得金臺筍新河有金陵仰事之作明
年復至因觀高槎軒詩不意瑞與之合有如剩
竊然初實不知也用廣其意為雜詠二首云

雲中雙闕俯秦淮天外三山對鳳臺二水合流趨海
去六峰飛翠過江來金陵王氣千年盛鍾阜晴雲五
色開愧我才非班馬匹可能無賦奏蓬萊

其二

叟老依稀說六朝當時伯氣已全銷新亭別淚何須
灑吉井妖魂不可招戍步客帆朝帶雨長干僧縷晚
隨潮行人不用誇天塹南北輿圖總屬堯

辛未下第還至金陵留別

鄉門草草惜分離把酒各從好換離只為弟兄同素
志百年交誼在青山林泉沉共笑安能是壽隱遂期變
豹文錢視未穿心不死交遊宜與策奇勛

和李大伯韻寄題金陵

昔年曾作鳳凰遊萬里長江入望流虎踞形長據

闕金銀躍氣收成全眼空八表人間世與寄三山海
上洲那笑古人多事在烟波雲日起閒愁

輓李處士

平生高誼重鄉評見說溫仁更老成惡少盡孚王烈
化婦人亦誠仰休名空山一夜霜飛後老淚孤塚三春露
草生玉署賢郎能繼述死生終古有哀榮

和李子貴鄉門杏日韻二首

碧桃花底共尋珂雲淡風柔氣候和芳草路雨餘生嫩
草宮河水泮動微波近天樓閣逢春早向日園林得

幾多我有新詞三百闋與來呼酒對君歌

其二

寶馬雕鞍簇玉珂花光淡蕩柳風和梵宮寂寂開金
刹游子深深碧波郊外踏青遊客醉水邊修禊麗
人多誰憐寂寞楊雄宅門巷無人自嘯歌

哭唐珊 珊號鹿峰道士

洗耳沿途聽捷音捷音未到訃先臨苗生莭敵初成
秀雲由西郊未作霖天上遽傳賓李部世間空有鑄
顏金青年妙質歸冥漠負我平生契汝心

歲癸酉赴京至羊城有感

落落江城鷹翅開誰人到此不徘徊篋盤泛水浮卅
萬木發芽花路翠苔截兩舟遊江上寺題詩人醉月
中臺故人有約來遲暮不得追陪滿老杯 廣人新娶者其錢相賀謂郎老會

舟中遇黃九東同行友曾光啓

秋水蘆花似故鄉客中無那又重陽蘿盤摘菊人應
異蓬底看山興更長把酒不如前會健登高無復少
年狂同行賴有曾光啓共買村醪醉一場

初入翰林

萬里家居五嶺南也隨英俊貢朝參錄闈發解曾居
一榜陛傳臚尚第三入館幷逍金殿籍拜官當帶玉
堂銜不才遭遇真多幸綱紊無能忝自慚

初蒞翰中秘苑騎天上志青學陳宣之 四首

五鳳樓頭百八鍾萬鴉飛動曉天紅玉繩影轉瑤階
日金蓮香生紫闥風奪錦文章清禁裡登瀛人物玉
堂中回看人世仙凡隔弱水浮埃迥不同

其二

宮禁重重畫閣深侍臣不動晝愔愔詞垣依約連華
蓋仗衛森嚴列羽林文不九層人步雲才無萬斛客
納金平生夢想登瀛選此日翱翔愜素心

其三

峥嶸傑閣峻東頭寶玉儲才虛數楹四庫有書貲
檢閱九關無禁任覲遊日華暖映三珠樹雲氣常浮
五鳳樓海上仙山真浪語玉堂深處有瀛洲

其四

玉堂縹緲聚群仙此日追隨亦偶然塵上不生官裡

地雲霞常繞日邊天詞臣應制時摛藻閣老承恩
夜賜蓮嶺海幾人曾到此期君白首共周旋

壽陳太常

大雅遺音久寂寥天教鳴世振詩騷千年瑞紱含麟
角五色光生彩鳳毛雲漢昭回卿月近紫垣依約壽
星高一杯不爲遐齡祝風虎雲龍慶所遭

家居瓊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夜夢挈兩童
子問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俞之覺而
呼燈疾書于都城東之遠遊軒

瀛海中間別有天寧知我不是神仙請言六合虛空
外曾見三皇混沌前玄圃瓊洲非遠境延康龍漢未
多年有人問我家居處采擷金花滿下田

寄所知

晉人風度楚人騷不爲悲秋嘆二毛帶地夢回雲氣
濕仰天歌罷月輪高鳳兮覽德翔千仞鶴也揚聲出
九皐有約蓬萊清淺處碧桃花底聽雲璈

此詩

座中有搊箏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口占

胡運消沉漠道興鐵車行過土城平兀良無復殘笙
譜舊五難知湮沒名起榆谷前號馬逐居庸關外子
規聲不堪古調音猶在從數繁絃斗白翎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
諸公多和之意蓋有寓問出命予屬和予村學
究也不能外題以爲詩姑詠史以復之 四首

大雅無人繼古風周家轍迹一朝東越裳白雉音塵
絕西蜀金牛道路通爲首百年終不白宮闈二月尚
餘紅浮風死去無回日天下紛紛類轉蓬

其二

夷荷鴻濛兒戲蹤一場春夢五更鐘也知踢躡臨緣情
薄豈是分羹愛味濃萬里使槎來背錯半空仙掌出
芙蓉濛濛黃霧迷天起不見泰階百二重

其三

一自銅仙入洛來天開草昧幾雲雷十年晉水飛龍
起千後周宮控鶴回山下玉環常粉面嶺南金鏡憶
良才繡袍華幀開金統眉宿人間有劫灰

其四

紛紛因步肯艱難萬斛千年稱事殘夾馬營中香氣散黃龍堆上凍舒乾金源進去雙飛方復起華魂率舒已寒日月務有終古見照天光彩萬方看

送進士畢姻

春風纔躍禹門波秋漢俄傳織女梭仙籍恩袍新進士燭開花傍小登科閑閣賓月開鸞鏡簇簇香雲剪蛺蝶年少成名人共羨況看折桂近嫦娥

餞口外致仕李指揮

立功邊圉幾經秋勝氣堂堂更遠謀李下有蹊人共

識林間無事老知休傷弓驕虜驚飛將飲水偏禪憶故侯多少寓公懷舊德幾回含淚過西州

輓李克述先生之表叔 其子重慶與某舍堂

天上仙遊去不還深林暮雨落雨蕭風秦過后鄉猶稱賈誼亡來井未乾五父衢開防墓合九歌聲斷使山寒通家有子今文伯務發潛光在上刊

四大朝賀唐人有早朝詩然多泛言者日月所用也今制大朝賀三 萬壽聖節元旦冬至其次則立春焉因作四詩以歌詠盛禮各紀一時之事庶乎異於泛言者

入啓昌期五百年虹流電繞早開先歡聲萬口當天祝表日千通對 御宣蕃國獻琛陳 闕下百官呈馬過階前微臣亦有千秋錄擬欲緘封進上天 右聖節

黃道天開第一朝萬邦道賀覲 御龍屯春雲牟起依舜殿緩律初調協舜韶更始曆頒新歲月履端慶錫衆臣僚史官記注蠟坳立武爭先昔瑞應條 右元日

庭燎煌煌照殿光日當長至拜 君王天心合璧開天統周史書雲表開[illegible]漢風生光萬萬黃鐘律應

樂洋洋殘長共看沾嘉慶萬口齊呼祝壽昌 右冬至

京尹先春進土牛百官趨賀拜 宸旒條風細細來天表旭日暉暉照殿頭綵勝候灰通玉琯辛盤賜餅編珍羞君臣同對新日願布陽和遍九州 右立春

輓孝山隱者

三茅峰下華陽洞鶴怨猿啼失隱君載酒無人問奇字招魂有客賦騷文鹿埃長領揚鏘宅車馬頻尋白傳墳翁記題詩詠高致不堪哀計此時聞

送都御史楊卓

數下舟中事莫期紅燭白雨曉凄迷函胸誰謂同馮
敬掩面人言與予齊深非有人傲白鹽山棚無客更
誅棲知公　死良非偶青史書名與古齊

送錢學士使交南

五色大書玉作函手持龍節使交南玉堂金馬才名
重用撥朱爲德化覃一點文星明海島萬山驛日斂
烟嵐歸來應有詩千首留與詞林作美談

送尚寶凌卿使交南

旭日初升萬國明鋼函玉札下南溟符臺自昔膽卿
月遠道于今望使星老樹古香生桂蠹亂山殘雨帶
龍腥茲行萬里真奇絕好把新詩紀所經

送李叔齡江西提學　二首

嶺南朝士似髮星眼底惟公最老成深計每爲天下
慮清心不愛世間名平生宦蹟多文學四海交遊總
俊英鄉曲論心嗟獨厚臨分歸別若爲情

其二

文風此日盛江西帝闕求賢特見推列郡洗心瞻憲
節諸生翹首待經師春風發育原無迹化雨滋榮正

及時應有政行文教外竹聰任舉應無私

春日田園雜興　四首

二月春陵上脉起趁時農圃正耕鋤坡犂破草棚新
堤鵝兒分泉食嫩蔬鳩鵓飛來牛背立鶡鳩對侗樹
頭呼老妻攜酒花間勸醉倒殘陽手就扶

其二

生意津津樂趣深一犁春雨萬家金繞畦菜莢初生
甲出水秧苗漸露針萊漾池心魚撥動花藏葉底蝶
穿尋旋中興思知多少盡是東皇發育心

其三

二頃湖田五畝園百年世業遺兒孫風和鶯語笙簧
巧雨過蛙聲鼓吹喧木屐穿花沾露濕桔槔剩水帶
泥渾老妻報到芽柴熟相約隣翁醉竹根

其四

漠漠平疇沙鷺飛畇畇樊圃野鶯啼綠針付水秧千
畝黃蝶青苔菜幾畦屐踏莓苔隨意往手持竹杖與
翁齊興來獨得幽閒趣滿眼春光取次題

輓彭彥克內子

淑德由來天所慳人間佳偶到頭難淸秋桂子終誰
月綠水芙蓉不耐寒鸞鏡掩塵妝閣暗鳳梭停織錦
文殘可堪昆仲同茲戚幾度臨風淚共彈 彬乃亭編修彥實亦表偶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中原才子稱華簪萬甲翺翔忕壯心論俗好傳司馬
檄歸裝寧載尉陀金川原遼邈荒唐縣父老依稀說
漢音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

聞人說海北事有感 二首 天順癸未

故鄉歸路隔高雷見說年來事可哀村落日中眠虎
豹田園雨後長蒿萊海隅久已無春色地底貞成有
刼灰荆棘滿山行不得不知當日是誰栽

其二

四海平寧獨亂離轉頭已是十年期獸啼嘮午傍城
郭燕壘縱橫傍樹枝遠客歸來前路失遺民假息故
城危荒郊白骨飛燐風雨啾啾正怨誰

病起寫懷

寸心千里日懸懸歸計今秋又似前身似凍鍬飛不

去事如春夢苦相纏還家路梗須浮海報國身慚
只空年幾度自憐還自笑兼魚何事屢臨淵 時寓西樵侵海
北界道路不通

送陳緝熙脩譔使高麗

海上天風吹御花玉堂仙客錦宮袍 詔頒龍闕恩
初下詩到鷄林價倍高萬仞鼇峰浮曉日一江鴨綠
泛秋濤遙知未識中原盛爭覩文章五色毛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承恩歸省出蓬萊曉日都門祖席開三尺陽烏纔
海上九苞威鳳下天來霞光流彩明宮錦雲氣浮香
泛玉杯此際道傍誰不羨幾人親在位三台

都城春日

宮闕巍峩紫氣高西山東去碧周遭天晴魚躍龍池
藻春老鶯含御苑桃映日暖雲流似水浥塵香雨潤
如膏太平有象尋常醉不用金龜換濁醪

秋興七首 天順甲申

楚客多悲况值秋都將心事付東流病來豈有空青
石寒到兼無粹白裘丘壠纍纍多宿草江湖泛泛總

虛舟芙蓉零落空洲暮一夜閒情付盡頭

其二

水葉蕭蕭下樹柯御河流碧送晴波西山鳥雀飛鳴過內苑菱荷積漸多日映殿風新出穴雲迷鳥鵲傍銀河寂寥螢下悲秋客懷古思鄉奈病何

其三

西風吹鬢冷蕭疏宦況無多客影孤海燕知時辭舊壘塞鴻趁暖就新蘆濁懷莆里烹茶篋辭愛高陽醉酒徒百尺高樓千里眼岸連蕭艾水沉菰

其四

曉色蒼涼日色新小窗聽起鳥聲頻千秋蕭瑟三秋景九陌紛紜萬井塵雲氣乍生猶淡淡波光將動漸粼粼都門供帳多離別誰是臨岐贈策人

其五

六街晴色散秋光一片浮雲接大荒寒鴈隨陽如有約嶺猿叫月已無腸寒蛩花下愁沾露散步林間怕履霜此日不妨多酌我壺中應大醉鄉長

其六

風搖長空積雨晴短槐殘柳亂蟬鳴沙頭鷗鳥尋常去江上鶖燕日夜生古樹有蹊荒蘚合好山無數斷雲橫却懷九日登高客獨抱寒蟾迎紫清

其七

秋風秋雨夜淒淒凭几沉吟有所思驚鳥故投曾宿處閒花還是已殘枝吾君淡月穿雲出靜數游絲繫地遲萬里鄉心千古意興來聊詠少陵詩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潞河澄澈衛河渾二水交流下海門直北回看　龍

闕近極東遙望展堞齊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盡屯兵有好懷無處寫欲沽尊酒對君論

王氏節母輓章

節母仁慈今古少寡能守節尤爲奇無兒不必自已出有身無恨從夫遲鳴鳩哺子少飽食貞松挺節多苦枝我聞作詩敦薄俗非爲令孫求輓辭

輓常熟劉玹母

海虞伏義數劉翁共說多由內助功家教堪爲鄰里範姆儀端有古人風寒螿靈桑仙蹤遠紫鳳天吳舊

繡空遙想繐帷張吊處幾家孤杵夕陽中

閑中有懷

燕山越嶺路迢遙意氣相逢卽久要處處處皆君共處朝朝朝是我同朝桂庭醉月依瓊樹柳館吟春綰翠條何首只今成老大秋風霜鬢共蕭蕭

書懷

覽鏡皤然白髮新吾猶衰邁況吾親客邊每日營歸計海北何時息軟塵人世幾何能百歲客程無奈腸千津不堪點檢心中事萬種愁縈百病身

送游經衛致仕還雷陽

蕭蕭白髮老參軍此日歸休荷　主恩仍得有官封父母不妨無物遺兒孫趨　朝慣識天邊路投老還漭海上村邁莫相逢嘆衰暮同袍回首幾人存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國

玉節煌煌照海東羨君夫意拂晴虹鳳麟瑞世人爭覩魚鱉成橋道自通天入玄菟低沒鴨江浮綠鴨瀛蜚鴻茲行喜從文章客多少家吟唱和同

送昆陵蔣愙卒業南雍

來言揚劍去匆匆此日真成點額龍天意不孤清苦士世間寧有餓書生春回南國鴻飛急雲滿西郊雨氣濃莫漫村逢不遇秋江隨處看芙蓉

哭張書神大尹弟紀

故鄉迢遞客居貧皆爲功名欲顯親畢竟十年成底事等閑　弟足行人憐寵枉費平生力旅櫬空歸旣死身想得難兄聞訃西風老淚正沾巾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銀漢清秋泛使槎旌節旄旗拂海東霞扶桑水接南溟潤析木天遙北斗斜鶴首衡風龍伯助鳳毛瑞世鳥夷誇　皇明威德今無外莫謂中朝第一家

送吳克恢南歸因東王用先生

話別匆匆欲去遲送歸因憶別來時平安有信因君寄竊祿無能報主慚風雨十年多舊約雲霄萬里更深期寄聲爲問王夫子何日相逢慰所思

擬羽士

十二樓頭海月空朝元人去藥珠宮形銷忽作艮非子物化真成亡其公玄牝養來神不死庚桑過去歲

猶豐床頭一卷叅同契謾有彬彬萬選功

壽蕭通政之父七十

高隱澄江老歲華待看朱雀長金花錫名初度 皇
子換賜誥重封 帝汝嘉梓里書衣明繳日藥官春
宴泛流霞千年尚祝椿齡永七十于今未足誇

南歸經高雷境有感

萬里歸來二十年野花啼鳥亦蕭然頹垣敗屋人何
苦剩水殘山景可憐芳草路岐迷徹逕夕陽村巷斷
炊煙籃輿穩坐思前事却恨清談誤昔賢

鸜鵒予家居守制有惠予鸜鵒者每見予伸足
輙低頭展翅盤旋起伏殊有可觀鸜鵒能言未
聞其能舞也予憂制中頗得寛慰既免喪爲追
書此

鳥解人言已自奇更兼能舞盍爲希數聲列吸敲丹
啄兩羽披離展綠衣鶴識樂音時按節鷗知人意亦
忘機憂中賴爾相寛慰鎮日依依不忍違

郊行口占

閑來策杖出城隈信步徐徐踏翠苔林下聞鐘知寺

近溪邊待渡吾舟來一聲清唳橫江鶴幾點寒香映
水梅老我歸來機事息等閑鷗鳥莫相猜

過采石吊李謫仙

蛾眉亭下吊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波濤生德
色磯頭草木帶餘醺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雲迥
不羣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蘇武歸朝圖

茂陵煙樹碧蕭疏白首生還志不渝兩目依稀猶似
昔節旄零落已無餘歸期不待羝生乳遠信真成鴈

寄書頻有幽懷忘未得夢魂時或到吾廬

運籌亭爲韓都御史題

五嶺中間數仞亭海雲山月總關情三千稷下諸姜
客十萬胸中小范兵談笑已看功業就指麾能使鬼
神驚先憂後樂平生志須仗忠貞畣 聖明

春興 四首

北鴈乘春又北飛越人何事未南歸十年館閣虛靡
祿三月庭闈阻換衣樹背時時勞夕夢草心寸寸戀
春暉幾回喜懼交并處屈指親年近古稀

其二

百計思歸未得歸夢魂夜夜到庭闈愁心苦似丸和
膽淚點多如線在衣愛日每憐駒易過臨風却羨鳫
能飛朝來聞報高旂捷萬一歸程或可幾

其三

豈是身榮忘却歸寧行寧用繡為衣海天波浪難飛
渡嶺嶠風塵未息機十載宦情愁裏過萬山歸路望
中微思親懷土心千折病骨何時也解肥

其四

製得斑斕五色衣年年準備故鄉歸家書屢處心偏
急邊報聞時願又違母氏老來思李切弟兄別後定
諳肥寄聲猿鶴休嘲怨早晚承　恩出帝畿

挽彭月邊

依舊滄江月　邊碧竿凌斷釣絲風柳塘水落鷄聲
散松徑州消鶴夢空旅櫬寂寥千里外故鄉迢遞萬
山中哀哀孝子情何極泣對秋旻恨不窮

分題得試院排衙送李克述侍郎先生尚選

當日文場鎖醉翁幾看官燭夜銷紅　九重寵命來

天上四海英賢入彀中炳炳丹心明似日煌煌文焰
貫晴虹菲材忝在甄陶末臨別依依思不窮

送區正進士歸除遂畢姻

鹿鳴宴罷赴瓊林拾芥功名不費心　龍闕曉鐘鳴
佩玉芹娥春信托泥金青年得第人皆羨何甚選鄉
竈獨深兄是鮮鸞消息近紫簫吹月夜愔愔

輓人母

孺人去世已多年處科賢名里閈傳在母尚餘新織
履令宗長孫猶藏錢庭前寂寂秋風裏寺木蕭蕭夕

照色見說佳兒今宦達倚看　恩寵負重泉

壽曹尚書乃兄　句容人

生值　高皇啓運初家居後近　帝王都千年地脈
鍾神異一代天官足久才觀嗟人隨去[illegible]客
為紫琳腴入句康健誰能似兄有鳴鶯影[illegible]

和童志昂給事自蜀擢選復府且令留別韻

幾隊　綸音出禁闈漢池亦了遂來歸故選得無
遺策千地誰知有伏機送客江亭休贈策逢僧野寺
護留衣從來六月鵬鵬息不久乘風又奮飛

途中閱館閣諸公有續綱目之作偶成

地覆天翻近百年中華草木亦腥膻毀冠人盡成胡俗秉筆誰能續舊綱四野不聞狐泣兎一時忍見足爲顛可憐譁篤猶腼靦慚愧令人憶仲逑

江行阻風

人言夏月南風順偏我來時遇北風氣候雖將常理論江神肯與世情同野宵鼓枻晴波裏今日維舟暮雨中行止非人能逆料擬賡天問問天公

甲午歲重過新河有感

江東門外上新河二十年前偶此過兩岸居民生計別一時交友死人多幾番廢何今誰在聽断江歌余老無記得猶悽愴絕處半江殘月照烟波

哭童大章庶子

萬里歸來不見君空懷指點何誰論素車白馬逝心約中八樹青林感愴契闊半生情最厚相思幾度淚滂沱死生一盞論交酒忍痛來澆宿草根

過舊遊處有懷秦叔中

昔年曾何此中遊把酒談詩夜未休別後交游雲四

散闕中歲月水東流哀絃凄斷聲難續醉墨淋漓迹尚留却恐鄰家更吹笛老懷哀颯不禁秋

送東莞張昕之莆田司訓

莆中自昔多文獻爰爾青年振說鈴俗古野人能尚禮家貧稚子也談經月烘荔子紅千樹水繞壺公翠萬屏今士雅林詞藻富好敦忠信示儀刑

哭陳宗堯侍講

昔年鄰住禁城東朝退聯鑣笑語同南北暌違千里外死生契闊十年中儒文地下君爲鬼袖手班行我亦翁長慟一聲湖海闊幾宵魂夢繞青楓

送祁至和郎中使高麗

鸞鶴人書五色裁中原使者下天來行山綠水玄菟境玉佩瓊琚繡虎才德被春沾新雨露遠人驚見舊鵷鸞始知不是來偶客肯帶輸爲肯將圖韓平公

送王侍御赴江西僉憲于昔在場屋時感故大司空蘇溪王公見識於衆人中屈指今三十三載矣公僉指館余宰與公冢子御史鑰同朝今有僉憲江西之　命於其行也追和公舊所賜

詩韻以送之公詩係識於此五十名中第一人
才華惟子獨超倫經明禮樂行文健策對岡書
究理真茲楊英才期角勝夜寒燈火莫辭頻從
來題塔由稽古事業輝煌在此辰
曾向薇垣拜偉人一時名勝更無倫貝龍矯矯枝神
異野鶴昂昂賞鑒真非海涵捭傾瀉盡西州舊路感
恩類舊看東閣郎君貴接武蜚騰正及辰
戶於學士莊中搆堂名以瞻玉取歐陽子語也
四壁繪圖各仰其景賦詩四章
玉堂春晝寂無譁咫尺天宮是　帝家金孱瓊樓天
上崇琪林珠樹禁中花閑揮麟筆書青史細染龍香
草白麻嶺海幾人曾到此他年同望渺天涯
其二
校書天祿憶前賢太乙燃藜照簡編東壁圖書在人
世北門學士即神仙鴟文鳥篆千年貝天祿琳瑯萬
軸懸他日歸休雲海上却從須女拜奎躔
其三
鈴索無聲夜漏沉綠綺閣下靜愔愔宮袍香拂麒麟
錦賜燭光分菡萏金五緯星明芒燁燁萬年枝老氣
蕭森願瞻他日如天上深作新堂寄素心
其四
西山落日半紅啣朝是聯鑣學士三萬歲聲鴉冊禁
表內……楊御橋南滿延應制詩新進曲晏承恩酒
尚酣乞得身閑定何日人間回首隔仙凡
和楊維新學士先子除夜高詠詩韻二首
耕耕百年過分過光陰漫爾亦同和失時自合虎爲
鼠鬥其鬪成兕遂偃生子果能如董賈吟詩端不讓
階何暇前行表似塵上贏得清名身後多
其二
閑中日月靜中過孤竹清風柳下和文解送窮聊自
劇詩成泣鬼不須訶頭顱種種還如許世態悠悠能
幾何不朽只消賢子在尋常名利孰爲多
挽沈時暘大參之祖
青衫白髮老一鄉人人薰德多循良辭仙或過沈東
老惡少怕聞王彥方黃鶴一去入汗漫青山千古成
荒凉尚年厚德已足羨況有諸孫能顯揚

哭子崑二首

莫怪頻頻嘆息聲天生我輩正鍾情早知今日會有死何似當初莫要生晉老可堪增拂鬱養兒何用太聰明思量於我眞無益落得橫斜兩淚傾

其二

百念俱灰眼欲枯平生意料總成虛眼前犀角今何在天上麒麟不可呼汗血設誇千里驥與玄亦似九齡烏不堪端坐閑思想喪汝分明是喪予

學士四榮

史館進書

朝廷凡有纂修必　勑翰林院涖其事於　實錄尤加重焉書成禮部定儀注以進進之日設崗薄及樂於　殿庭　上服袞冕御　奉天殿百官朝服於丹墀內東西侍總裁官以下纂脩官謄錄官俱朝服北面立鴻臚寺官以案舁　實錄由中道升班首隨其後至　殿門外　上起立案至　御前班首詣案前跪展書史官以下皆跪　上視畢內侍捧案入　內　上復坐班首及諸史官俯伏興乃進表進訖百官行慶賀禮乃傳　制曰　先帝功德配天紀述詳實朕心慊慶與卿等同之百官舞蹈山呼如儀明日　賜宴于禮部賜襲衣白金其餘史書則止於　便殿進禮儀視此稍簡矣齋入翰林凡四預纂脩成化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英廟實錄成隨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文等進呈夫翰林之事莫重於此而進　實錄恩禮尤為優渥故以為四榮之首

一代人文已就緒叢澐進入　九重天史官擡案陳階上閣老開函近　御前文武侍朝咸九奏典章垂世詔千年姓名卷末眞叨忝愧乏三長似昔賢

經筵進講

經筵之設其講官以翰林院官充每月旬遇二日　上朝退御文華殿知　經筵官及同知經筵官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皆服緋袍分左右班侍其展書官及執事官立其後給事中御史各二員北

面立講官每日輪二員先日具講章二前奏在
講官職名進入內批以一員 御案一置講案
至日各官行叩頭禮畢鴻臚寺官二人擡案至
御前二人擡講案置殿正中鴻臚寺官唱進講
翰林院展書官二員對立 御案前稍南以進
跪案前展所講書鋪章其上用金界尺鎮之二
講官詣講案前並叩頭起立展書講講畢合書
復同叩頭退就班 上命賜酒飯衆官稱謝承
旨出就殿外叩頭退饗于左順門畢北望叩頭

謝 恩而退天順甲申八月二日 今上首開
經筵時知經筵官太保會昌侯孫繼宗少保吏
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濟於是時叨充

講官

奉天朝罷日曈曈 鳳輦東行御講幄五色龍光勝
黼扆兩班獸錦絢緋衣數揚帝典明如見對越 天
顏近不違共荷 聖恩親賜食相將齊醉出彤闈

奉天侍宴

凡大宴公侯駙馬伯及在京文臣四品以上武
臣都督僉事以上文東武西侍坐 殿上惟學
士以五品特坐四品上叅 祖宗以此優禮文
學之臣其餘文第宴中左中右二門及丹墀內
宴之日該宴官 朝退即更衣立 奉天殿外
俟 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如儀是時樂
舞迭奏百戲呈態酒凡九進湯五進羣臣則殺
其三 上屢命禮官滿酌俾羣臣飲酺禮畢各
官各以囊盛其饌餘者携出濟以成化三年八
月二十五日陞侍講學士繼陞學士幸皆預焉

聖代崇儒禮數優特陪 御宴殿東頭八珍厭飫
恩波洽萬舞回翔樂意周勸醉頻承丹扆詔後餘親
用福囊收遠方草介何多幸坐侍從容近 冕旒

謹身讀卷

凡廷試禮部先期奏請讀卷官故事以命內閣
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而翰林學
士講讀學士皆與焉試之明日 上御便殿次
第進讀 御筆親批第一甲第一名及第二第
三名又明日未朝之先 上御謹身殿讀卷官

以所讀三名卷進對　御折封中書舍人填其名於黃榜出　御奉天殿傳臚是日　上服皮弁設鹵簿且樂百官朝服慶賀致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行五拜三叩頭禮讚拔　國家三大殿謹身殿雖讀進士卷大臣一得入餘日無由至其地云濟以成化己丑三月十五日以充讀卷官是年得狀元張昇第二名丁溥第三名董越

多士充庭伏玉墀攄忠同對　御前題進來試卷臣

分讀遴出魁名　帝自批殿內折封　天咫尺案旁填榜甲高低須臾姓字臚傳出炳炳文星聚在奎

秋夜偶吟

涼風浙浙透窗紗隱几無言感歲華千古閑愁心上事萬山歸路夢中家遐方豈有傳書雁近苑殊多借樹鴉恰好歸時便歸去底須憔悴久咨嗟

冬日朝回城東書室中偶書

旋君咫尺覺天低每日　朝回坐向西窗透日光塵作柜硯凝寒水墨成泥書成不為窮愁著人老多因

利藪迷游上仙山應返我爲雖蘭渚共幽棲

輓淮安畢義士

江淮都會楚州城邇來成都尚義名晉鄙荒董陽子德鄰人不愛爲侯盟濟國千歲孫何仕籍里三春草又生多少隣家爲娶火至今閭巷尚存聲

送黃廉使復官

才華燁燁氣英英玉斧重持出鳳城六月鷹鸇聊止息九重天日竟開明人聚嶺表方多事我占端臺得老成寄語鄉人須洗眼昔年川蜀有先聲

暇日遣侍偶書

僧房暇日偶經過話到忘機不覺多展契有應知我是任緣無後閒誰何香從內賜烏龍掛經自西來白馬馱斜日半山歸路晚數聲鐘磬出煙蘿

張隱君幽居　居句容人

張君家住才茅邊身外無機聽自然竹澗引泉寒滴溜石田種玉暖生煙月明獨得天心趣夜靜時來地肺仙他日相尋何處是亂山啼鳥落花前

送陳宗堯侍講署南京院事

南北于今兩玉堂儼如東壁望文昌趨　朝暫免通
門籍視事參看綰院章竹汗消前春晝靜槐龍毛綠
午陰承軟紅塵上長安道還憶聯鑣傍苑牆

題山水

山色空濛樹色深人家住傍碧溪潯半江月照天在
水五月風來秋滿林遯世獨輸高士隱披圖因見昔
賢心人間何處有此景我欲因之御越吟

送李立之赴南京太常

奉常有古號清卿君去南京分外清案牘盡懸周典

禮官僚從列魯諸生函香每月朝鍾阜訪古常時到
冶城郊假無由進驂尾鳳凰臺上聽簫聲

輓劉員外　以簿累謫戍死遼東

遷客年來盡賜歸獨憐君去杳無期春秋斷獄古今
少暮夜辭金天地知遼鶴空聞留語在燕烏堪嘆白
頭遲百年公論今初定欲擬招魂托楚詞

醫士輓章

業精岐扁更能文不出門庭自遠聞常笑宋清甘藥
券每非徐孺謁郡君窗前生意餘春草江上愁心結

暮雲他日生芻何處奠松間碑碣竹間墳

市隱

靜閙由來在一心市塵原不異山林稽疑聊貫君平
卜貨殖能齊子貢金九陌塵埃從滾滾一簾風月自
沉沉閙中却笑終南隱雲樹重重有客尋

秋日有懷

木落風高九月天一聲寒鴈叫霜前黃花冷落愁殘
蝶紅樹淒凉咽暮蟬夜枕雨聲添別淚晴窗雲影伴
孤眠攸變契濶成今古俯仰令人倍愴然

送少南憲使劉仗和致仕

九重恩命許歸田猶是康強未老年忠愍家聲成父
志春秋世業付兒傳歸鴻影度雲邊樹夕照光回雨
後天後會不知還有否臨岐分手各凄然

送黃竹崖生　崑山人

東風吹散潞河冰旋買吳船載酒行野樹依依連故
國晴山點點引歸程郢中誰和陽春曲吳下多傳子
夜聲仍有奉常無恙在機才應已付郎君

輓貝靈臺

宵居昔日共爲隣　朝退過從笑語頻別後憐君先作鬼老來愧我不如人靈臺落落今非昨玄室漫漫夜不晨幾度中宵相憶處空庭無語看星辰

謁文丞相廟用老杜蜀相韻

泮宮西畔偶來尋香火祠前氣肅森柴市陰霾存猶恨崖門驚浪鼓哀音更無地濟包胥淚孤有天知豫讓心我爲綱常漣下拜清風颯颯襲衣襟

和楊鐵崖風月福人詩韻　二首

風月仙人生海南拜官常帶玉堂銜九天雲霧口中吐萬古乾坤肩上擔呂家築玄文萬萬邕昔錄他數三三予心有喜君知否再索從今定得男

其二

天上玉堂吾所駐遷官猶穿舊時銜隨心行去何曾慮信手拈來不用擔老去感人情倍萬醉來對月影成三從今便作回頭計家事都將付冢男

閏中有懷伯兄歲丙申五月十七夜枕上口占

此詩是年九月得計音伯兄是日捐館含哀哉

看有白髮滿頭顱心志蹉跎歲月徂半世多違同被約九京未遂首丘岡孔懷此日歸心切相見他年有命無最是不堪聞戚處霜天鴻雁夜相呼

歲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二十年前入禁闈朝朝侍立看朝儀頭顱種種疑非我世道悠悠負付誰人到衰年情頗戚天將陰雨骨先知可憐歲月閑中過年少功名異所期

得家書

老來肌骨怕寒侵無夜家園不上心萬里路行經半載一封書到值千金抗顏壁水知無補管老蓴羹念愈深預報吾兒歸門逕乞骸早晚便投簪

丁酉春偶書

五十年來加七歲古稀相去十三年飽諳世味只如此痛絕塵緣任自然舉世不爲務客慈後人或取蜀儒玄人生但得平平過不用操辭更問天

九日次友韻

重陽無酒堪惆悵況是東籬未有花草木變衰人感物關河迢遞客思家秋容不斷天無際夕景無多日易斜白髮故人今我在相逢不用惜年華

張郎中文輓章

學成畢竟未曾施付與佳兒佐　聖時峭拔千尋空
宋壁汪洋萬頃淮黄陂茶烟尚繞籠中鶴藥裹猶存
石上芝問計不勝傾慕意無由執紼從靈輀

送蔣知州赴潼川州

河中上黨著芳聲又拂雙旌入蜀行天子亦知蹤項
吏路人猶指棄繻生時平險道難還易政善漏天陰
也晴莫負平生初學志爲予成就識賢名

歲己亥正月十日大祀郊奉　旨分獻中鎮

望皇秩祀為郊壇分獻今年得霍山奠璧禮行金闕
下燔柴煙起彩雲間清風颯颯隨神至瑞雪飄飄擁
駕還明日慶成應賜宴奉天殿上侍　龍顔

哭閻宗元侍郎

去年纔哭邢居敬今歲宗元又遽殂挺秀並生關輔
地乘時俱位少司徒也知異日名齊顯頗覺何年勢
漸孤歸櫬還經舊來路秦川秋雨洒寒蕪

送顧廷瑞赴袁州太守

交朋落落昔無多臨老廿如又別何賓館自應長叙

賓詩壇誰與共吟哦江湖獨往情難忍冰雪相看鬢
總皤佇聽嘉聲來　闕下玉河還擬並鳴珂

辛丑初度日

前生自是白牛翁再見蒼龍歲令同身世悠悠還是
客頭毛短短返成童兩間俯仰期無愧百事脩爲貴
有終此去古稀年不遠桑榆晚景好收功

次友人寄來韻

形衰意倦鬢毛斑正好閑時不得閑屈指時時計年
月馳心夜夜到家山一周孫女今能語萬里老翁猶
未還林下故人應見笑白頭奔走愧朝班

歲暮偶書

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態飽經諳幾多黑髮不曾
白無數青衿出自藍大半交遊登鬼錄一生功業付
空談不堪老去思歸切清夢時時到海南

敬之下第書此慰之

何事情懷苦不堪憐君失意我懷慚阿房杜牧曾居
五禮部韓公也到三自嘆白頭難再黒極知青色過
於藍老予不久歸休去遙聽佳音播海南

甲辰初度

百年光景易消磨三分中間兩分過事到乂來天自定人於老後已無多一天風月催歸思萬古乾坤入浩歌心上自如無所愧閑將十指細摩挲

夢起偶書

秋來歸夢到家園景物分明在眼前樹掛碧絲榕蓋密籬攢青箣竹城堅林稍颭葉垂堆徑澗水分流亂落田乞得身閑便歸去看魚聽鳥過殘年

感事偶書

老來客氣總消磨喜得官閑稱老病頗覺詩書只深有味却憐歲月苦無多人生只不過如是世事無無可奈何回首交遊零落盡一樽對月向誰歌

哭邢克寬都憲

故人老死我何堪淚眼汪汪望海南宿約別來渾未踐暮年歸去與誰談一方交友推君獨同月陞官並我三後死爲君志竁多文雖不類却無慚

送人遊嶺南

君行是我來時路贈別因思舊所遊綠柳春風嬰翡翠碧蕪寒雨叫鉤輈三冬氣暖人揮扇八月天清屋結樓風度祠前拜唐相爲言早晚便歸休

送丁部知信豐縣

安危嶺南官貴北來廉風氣頓然殊民淳訟政聊因俗事簡得閑宜讀書當路不須裝拙態誠心端可化豚魚老予早晚南歸去倒耳梅邊聽美譽

遊歸信筆付敬之

歸來塵土滿烏紗倦倦無由放物華老景幾時猶戀祿故園何處此看花病來應世少諧俗閑裏著書空滿家有首楊雄惟寂寞剩將心事語侯芭

乙巳初度

明年六十五年來志氣昏慵漸覺衰尚幸眼明看細字獨憐耳淺怯深盃無情歲月催人老有待溪山望我回自度無憂更無病坦然心地轉悠哉

送張養正都憲巡撫宣府

清朝選掄付儒臣坐待韜鈐護北門帥閫得人重有范將門生子果如孫烏臺風度新威振鸞掖文章舊價存共喜禁中頒牧出臨分無惜醉芳尊

哭嚴宗源方伯

老我交遊徧天下眼中人少夢中多平生與子有深契後死留予作輓歌絮酒無由澆宿草堂封何處附烱扃重泉會有相逢日浮世殘年無幾何

題周都尉鳳鳴朝陽圖

世間有鳳人不識却把丹青繪羽毛舒衆九成賜否曉來簫千仞月臺高瞻群表德同麟趾律品諧聲與鶴旱擬續卷阿陳大雅明良喜起慶同時

楊叔獻哀輓

弱冠相逢今白頭別來又是十餘秋他年毋過期重會前日書來未及酬無命遽成終古訣有才可惜半生休朝中忽得江南計老淚臨風不覺流

送董尚矩度予頒 詔朝鮮 戊申年

天王出震紀新元又值 高皇建極年詔使遠從天上下綸音遙向海東宣四方專對詩三百兩月經行路五千好為 天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送劉景元侍講頒詔安南

交南本是秦時郡再建王封六十年 聖主紹圖頒鳳詔儒臣持節下龍編碧篆青帶景如晝金馬玉堂人是仙好為 天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

送王儀賓奉 命祀襄府先王

吾王登真龍白神 宗藩告祀遣親臣寶香合霧來天上玉節明霜照漢濱禁綠舊傳金孔雀官袍新製繡麒麟臨分贈策丁寧語車蓋亭前問故人

丁未秋偶書

萬事皆天豈自由何須屑屑答孫劉黃金不博五更睡白首空懷千歲憂事到難為休犯手人當知止急收頭故山猿鶴休嗔怨早晚乘桴海上浮

閑中偶書

二品高官七十年一生常在 帝王邊職居散地偏承寵文實明時飯值錢天上神仙仍有祿朝中宰相却無權 聖恩早晚容歸老敢為區區五福全

戊申歲次韻 首

辛苦鑽研老一經閉門袖手百無營歸心急似逢春鳳交契稀如曉星黃犢自甘當落甲白頭誰耐又添丁老天有意應憐我何幸衰年得祿寧

其二

老翁與爾似童兒記取韓公此句詩牙齒疎疎同齔落頭毛短短類髫垂步遲彷彿初行處氣短依稀學語時倏喜忽嗔啼又哭有時伶俐有時痴

己酉秋思

客裏非秋亦自悲可堪臨老苦思歸欲行兩月聞鷄叫愁看南風見鴈飛伉儷人稀心事切囊書無補宦情微衰遲自合抽身退况復明年届古稀

送胡鳴治祭酒之南雍

輒將史館皆除言去作賢關道德師學有本原期踐履文多枝葉在芟夷春風發育渾無迹化雨滋榮正及時老我亦曾叨此任臨行贈別若為辭

脩撰賢宏子克告病南歸臨行書此為別所謂輔世應須弘事業非但以告子克亦以諗其伯父吏官也時在孟夏作

當代倫魁四十六統中惟子最青春倪寬 聖祖尚科選莫作儒流次等人輔世應須弘事業還家聊且養精神秋來我亦需歸去懷玉山前一問津

少年時觀大宴犒賞官軍因戲次其韻

公宴弘開犒勞勞陳衆樂樂英豪賞心喜得難并并致語頻將美號號金剪剪花銀燭燦玉鉤鉤月繡簾高 皇恩重重無由報照把平生節操操

因侯朝故立久因思牛之功最大而牛之苦甚反莊子犧牛之說而詠此

百獸惟牛功最大民生日用總資之生前既受千般苦死後還遭萬點捶官府已收觔角用農家不放渤溲遺幸甚得入犧牲所何事莊生尚嘆咨

輓同年龍太守

金榜聯名拜 紫宸轉頭三十八年春 朝中我尚躭閑祿地下君先作古人會葬車來千里客闔喪巷哭兩州民嗟予竊忝蓮心約舟過文江借愴神

輓崔太宰恭

一代名卿衆共推遠聞凶訃不勝哀漢庭厚德今無物唐室中宗古有崔到處與民為保障當塗為國惜賢才只今多少孤寒士淚灑西風望上台

思歸偶書

歐公思潁終歸潁老我懷鄉不得歸剩水殘山偎我
久老妻稚子竟誰歸在陰獨鶴鳴無和何晚棲含倦
尚飛手植故園松與竹綠陰盈畝碧成圍

辛亥思歸偶書

六踈戊歸未得歸可堪臨老履危機雲龍際合真難
遇海燕孤單慢自飛黃吻遺青初志遂白頭歸隱素
心違此身已屬　皇家有空何秋風嘆式微

朝回口號

城上嚴更鼓未終趨朝猶恐不從容長安街上行看

火在掖門前立候鍾　御酒飲餘黃帕捲　詔書草
罷紫泥封歸家已是晡時節尸素無能愧老慵

憶青山莊

揀得瓊臺最好山暮年准擬此盤桓木奴森列千頭
立石丈巉巖四面攢山過雨時因喧鼓吹風來花塢散
沉檀白頭想像空吟望料得今生欲見難

除夜感懷

傷心物候嘆伶俜越海燕天萬里程冬去春來除夜
夜鍾鳴漏盡五更更又迎端月開新今悤送殘年愴

舊情腸斷老妻當此際燈前含淚想孤嬰

壬子歲慶成宴偶成

郊宴建陪廿肆年今番移近御床前紫垣位列星辰
上黃道身依日月邊光祿珍羞羅水陸教坊歌舞聚
神仙明年此日窮簷下夢想宮花兩丈大

遊山寺寺僧携卷求詩用次人韻

暇日來遊歷樹林焚香前夕落花深竹光日透成金
界鳥語風傳雜梵音綿嶺頭成紺髮月沉潭底印
禪心老僧携卷求詩句乘興揮毫試一吟

內閣晚歸口號

未曉趨朝向晚歸還如胄監坐班時有知日暮當求
退肯為逡巡便逆施有制草時才已盡得書觀處眼
生眵　聖恩深重無由報仰面看天但淚垂

壬子二月偶成

萬事無心付自然老來又過丙丁年自知泛偶行歸
上豈料栖遑解上天心志時時思報國神魂夜夜夢
歸田應待鵬扶吾知免擬續鄉賢矜扇篇

壬子四月有感

平生安分只隨緣臨老登庸出偶然兩脚徐徐行實
地一心坦坦對青天月因近日光常缺竹到經霜節
愈堅記得唐人好言語相公但願汝無權

題老狂卷

狂夫不待老來狂早有狂名滿四方罵坐不時聞叫
噪逢場隨處輙跟蹌分明口語非干醉具實心腸不
是佯如此顛狂狂得好老來更覺老清涼

送傅日川學士還鄉祭掃

日射金鋪曉殿開拜辭　丹陛出蓬萊錄將常制燔
開祭戴得　皇恩天上回經擇孜孜勤日講孵舟早
早及時來濟川調鼎君家事有待驅馳上泰階

送李世賢祭酒之南雍

拜得儒流第一官橋門環立萬人觀及門有造君宗
孔在列無人敢笑韓化雨極知需溉易士風誰道轉
移難老儒曾倚經師席回首當年愧汗顏

壬子九月偶書

年踰七十爲緣懸致政還鄉已後期老至未為天所
佚運衰皆被鬼相欺殘冬看盡無多日盛夏披絺不
足時自愧將何報　明主劬行恥效昔人爲

壬子十月望雪

家在炎天不雪鄉北來始見六花飈藍關度馬八千
路瀚海看羝十九霜嘗見臘前三度白預期秋至兩
岐黄回思鄉里人何在細雨寒泉正怖忙

閑中書懷壬子冬作

好似一春蠶作繭纏來纏去自纏身朝絲暮縷空勞
力萬緒千端總爲人殘杼不能成丈匹荒絲徒爾費
經綸枯桑葉盡猶依老落得區區一蛹存

頒曆日有感

曆尾開除十二年又看新曆　殿前頒歲華裁少恩
歸切老病加添拜起難陳請不知何日吉出行預擇
幾時安自嗟不似殘冬曆既有新書始放閑

偶書

宦歷頭皮百念灰老來心事苦相違未嘗死日兒先
死正好歸時我不歸肩弱曾勝衣重厚眼昏幸有千
頻揮雲衢萬里天無際愁見寒林樹落暉

癸丑內閣曉迴口號

玉殿東頭第一班朝朝屏息奉　龍顏百年已自七旬過一日都無數刻閑戀土每懷生處樂乞身惟願死前還文淵閣下歸來處愁看殘陽薄暮山

壬子除夕偶書

人生七十死爲期何事猶因利祿迷萬里每勞傳信雁五更頻聽報朝鷄狐丘正首心徒切燕翼貽謀話莫題又是一冬歸不去宦情孤思苦凄凄

憶學士莊

一簇園林身所培四圍竹木手親栽亭中遊客應常念天上主人何未回舊業荒凉悲子近野花狼籍爲誰開　聖恩憐老容歸去一日居閑也樂哉

海詩

乾坤巨浸海茫茫萬斛樓船百尺檣雲腳四垂天作界浪頭雙港水分洋（入海中心兩際浪頭相撞擊而還分開爲一路號曰分水洋）夜深寶氣騰光焰夜又龍涎結古香一日大觀歸老眼尋常一口汲江湘

冬夜拔門待漏口占

夜漏將終曙未光一襟涼露兩靴霜仰看幾陣宮鴉過立候三迎禁闕長宦味也知歸去好人生最老求來忙殘年故智餘無幾罔報無能祇自傷

朝退偶書

一生辛苦事經綸待得將來志已湮乾鵲結巢曾爲喜春蠶作繭自纏身相逢設說明朝話自分甘爲此世人藥肉病猶循壁走老來無復舊精神

白紅梅二首

梅花何是羅浮種度嶺踰江萬里來三白已消孤節峻萬紅未放兩枝開霞痕雪袂雖殊色月魄霜魂本共胎此日托根清禁裏　九重雨露待深培

其二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忽到窻前疑舊夢鬧巡簷外索新歡冰肌冷沁瑤池月絳質光疑紫府丹同是羅浮山下客遙從　京闕望鄉關

癸丑科傳臚侍班口占

聖朝取士禮爲羅親聽傳臚十四科一代治平深有賴幾人功業保無磨衎于老歲名應得覩衆同年幸獨多何以尚當　恩澤在以身殉國待如何

道中聞有哭子者感而作

老去思鄉正愴情不堪又聽哭兒聲也知人理終歸盡亦解死亡難復生耳裏忽聞腸似割眼中不覺淚如雨行踰七十無多日不免同爲地下行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八月秋高露氣涼悲時感物倍思鄉白頭倦值文淵閣清夢頻歸學士庄締發脂凝將葳水鄉胎子出正分房尚方珍饌經嘗徧却憶家林野味長

聞哭聲有感

斷盡肝腸是哭聲世人何者最鍾情少年佳偶初相得晚歲賢兒再不生鞠育恩深渾未報匡扶事左永難成平生此境皆親歷幾度號天淚若傾

重陽 三首

蒲城風雨近重陽籬菊含滋欲放香明日陰晴殊未定先時歡會又何傷茱萸細看今還健竹葉新醅且預嘗幸免催租人敗興不妨連日醉壺觴

右八日

蒲城風雨作重陽籬菊滋滋濕更香不用登高征落帽正須開口笑傳觴村醪彷彿宜城醞田舍依稀崔氏莊乘興盡歡同一醉明年誰在又誰亡

右九日

蒲城風雨送重陽不獨絆愁緒已忙乘興還來聯斷句悶懷重興盡餘觴須知佳節難常遇未必寒花逢破笑發牛山番淚客逢時不樂却悲傷

右十日

京城見梅

梅花本是江南物萬里移來入禁城此日托根真得

所明年結子便調羹上林天近春偏早此地寒多節愈貞我亦羅浮山下客異鄉相見倍鍾情

偶讀魯論篤信好學章因誦宋蘇州七十詩愛其二語用寻意以足之

太平世界古稀人文武班中最老臣鄉國八千餘里路朝行四十一年春舉頭數數看天色屈指時時計日辰莫待朝廷差致仕急宜抖擻老精神

慶成宴上口占

我是再來丘道源從生功行簡窮玄長春仙侶同宗

派瓊瑄真人契世緣光岳氣鍾生福地星辰班近聽鈞天紅雲紫氣通明殿侍坐　玉皇香案邊（通原宋人名府長春仙侶丘處機瓊瑄真人白玉蟾也）

郊行有感

西風匹馬度郊原景物無窮布滿前數寸草中吟聚鵲萬重雲際杳孤鳥天遥野盡疑無外海濶波平不見邊千里江山一時趣都歸眼界會心田

明妃 二首

遠從南國入京師又越邊關出北陲東置挤為胡地妾哀吟猶托漢宮詞大防自決嗟何及覆水難收體已虧不是君王不相贖贖將歸去亦奚為

其二

堂堂中國仗天威當令風行孰敢違却把蛾眉為虜餌不羞中國代戎衣知心只計恩深淺論事都忘理是非豈是漢家生女子桑弧蓬矢掛宮闈

憶戚文淵編修文淵別我去也餘二十年夫人鬼殊途於故人妻子尚有憐憫之意况生為人乎予因老妻述其夢中所見感嘆者久矣曰不

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予愧於君也多矣拉淚書此數句以逢之君神遊八極幸勿笑曰我不識世間人作何等語雖然予年踰七望八在人世幾何時哉冥冥之中相見恭有期也明年乞骸南還道錢塘江求一帆風以相送不知肯予夢中一會晤否耶

幽顯殊途隔死生九泉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城主太白長留翰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側側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雞壇負舊盟

其二

人鬼殊途隔死生故人猶有故人情百年交誼心相契一點英靈氣尚明往事蘧蘧周化蝶才名赫赫付騎鯨何時洒洒吞濤上借我一帆風送行

題故紙

肉食何人與國謀慚予食肉不知羞先言果中王嘉訴後患其如賈伸游未死死前千可慮得歸歸去有無憂鑽研故紙都無用留與人家覆甕頭

甲寅進扶偶書

御筆親陞二學士寵光遥及一衰翁天心獨眷恩難報日力無多技已窮老我為儒何世學昔人曾決背城功除書未捧先垂淚可惜虛開半世中

甲寅初度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度稀年又四春竊比夢齡加一歲如方易簀活多時平生切切懷三戒此日休休有萬宜所欠是歸兼是死四分百歲過三之

京師元夕月閒

三五元宵月正明半空星斗下人間樓臺處處春初晏閶闔重重夜不關萬象昭回天上景六鰲擎出海中山君王有詔同民樂特與臣僚十日閑

輓人母

哀哀父母生身勞退食常常有所思萬里宋山頻入夢四時霜露每興悲劬勞得疾皆緣我鄉重承顏欲遺誰惟有盡忠裨孝理寵光用以報恩私

江行

緩步沙頭散晚愁行隨流水向東流山衘落日紅番沒樹接能雲白晝留暝色入林天向夕凉風飄葉景初秋閑中不慣滄州趣高卧忘機對白鷗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教重編

爾欽同梓

敦男朝呂校訂

少宰詩文會稽重編卷之五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六

大學士諡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七言排律

首尾吟

邵堯夫作首尾吟一百三十六首性理書摘取其中六首予在學校時每聞鄉先達為本清教諭者去其首尾而次第其中聯句以為排律時寓齋舍閉目諷誦予因聽之心竊感焉嘗欲效其體作之未果也歲壬寅孟冬予

太廟齋居不成寐偶憶往事因綴緝成百韻而貫以首尾云時予年六十二距聞詩時四十餘年矣

深會可是愛吟詩詩比堯夫乏妙詞自信生來原有此誰云删後更無之康衢擊壤由童子閭巷觀風命太師本自性情該物理卻緣人作實天機義同制帛分經緯體類行兵別正奇絲出繭中纔作節風行水上旋成漪空花鏡影渾無迹陣馬風檣杳莫追蜂過芳林花變蜜龍歸深洞水浮漿陽生地底灰先動春

到人間草有萌叢豹在衣雲片片瓊林墻樹玉枝枝鉛錫傍水吐文繡天馬行空脫轡羈珊瑚珩璜紛委似山龍藻火著裳衣蟲蛇底用多添足得兔端能不在蹄收斂精神養光彩磨礱圭角去瑕疵已從學海掀波浪又向吟壇鼓旗耳聽風前知地籟心吉日出和天倪生殺結束人何在嘉樹留陰衆共思日出而閑情萬恭內淡與竹猗猗四時蔭蔭春常在萬象欣欣物自私心上有天何廣大眼前無地不平夷青青白白好光景坦坦平平正路岐境外無不開麗也

吹殘蒲帷許燕子飛烟銷月出天開處月照風清夜靜時參究新光發越玄關透過理精微靜中見物人皆我[illegible]心作我是誰身外無窮安[illegible]分合須從時審先幾務心有要飄為則用志不分神乃凝名利[illegible]中休[illegible]有委蛇人惟脊慾人樣反身務本安歲起中[illegible]行遊大道中天樞立磚塞基資窮出日須明發成會終天尚遠期獨樂何如同衆樂人知未必似天知春水[illegible]輕步梁木[illegible]來緩[illegible]指半地勿思半背稱行時如在城[illegible]千金勿失

泰人信三寶惟先老氏慈心地一個勤灑洗經會五
段細耘耔有家裹拔髓殺大二典三簽古是猶夜誦
餘光燈是火朝餐个味菜成蔡經綸畢自靜中起造
化先從動處窺萬物翕張機出入兩儀闔闢氣推移
星辰轉勢歸樞極觸火潛光避熱機屈指三千年近
遠吉國子監會來往百王禮備周公旦萬世文宗魯
仲尼道藏六經先易象人更四聖首庖羲從知爲道
道非遙自是先天天不違蟠泰拇勝人蠢蠢條枝野
鹿從蜜蝗山形疊疊兼成艮火性炎炎兩作離營國

經成蘖絕節廣庭樂奏鳳來儀心同此理非由外天
界斯文聚在茲夢奠楹徐多興學周隱册後少無然
文衰八代資先覺道喪千年賴指迷妙契玄文聞朴
握猛開至論徹卑比源從泗水通沂水流出濂溪滙
建溪古道與時今否泰物情隨世運興衰古今沿革
事無盡天地生成物不齊絕致況實誰更續滔風頹
隳竟難支一時暫用假仁義百世恒存公是非治國
必求賢用手成家全仗克家兒權如借貸如騎虎列
國交爭似奕棋列衛重關嚴虎豹收功京觀築鯨鯢

史成汗簡消青竹紀演絲綸寫綠綈往古興亡宜鑒
戒時人善惡自貽資智謀何爷鷄二明夢幻邯鄲黍
一效君子孤應爲理屈男兒爭肯把頭低何須巧計
營三窟須合端身守四維愛日豈宜忘跬步惜陰當
不計毫釐人生但願平生福世事無如欲最危適道
隨時飲湯水斯備因時佩弦韋事因弄巧多成拙人
欲求全或得虧高誼一天實漢薄大名終古日星垂
挺身屹屹千尋壁大量汪汪萬頃陂明月含光呈澤
媚白虹騰氣炫山輝言無高論平平爾心有真誠斷

斷金就有兩中許無有出形骸外索黃鸝空庭腹實
書千卷學既貫洗消一危烈士壯心長落落狂奴故
態漫睢睢老答將至先尋樂念總憂上眉我欲
息爭廢衡斗時方趨利競刀錐千年最是時難遇四
序當催歎可悲星孕人文韓伍千大開道學覺窮其
心存任道聊乎爾志欲匡時背也而扒不既擒從錯
斧宿金不歸任鍾鍾生兮不食無功祿死矣還留進
諫疏一鶴聲鳴在野樹樹翔羽漸于逵要均常謀
終身離于美愛將兩發給天理人倫期不悖民情土

俗要知宜治彼存迹皆非至樂到無聲始是希孔孟
聖賢猶不偶伊周功業詑難為回思往事知今是細
數流年近古稀百年無成吾已老九原可作孰同歸
草玄揚子免投閣發憤董生宜下帷勘破本來真面
目完全無用老頭皮奉宫立命星躔井（予立命在未宫）魯地
安身月在奎（太陰在戌躔奎度）松栢歲寒堅晚節桑榆景暮
惜餘暉無人來問維摩病有肉難令沈約肥氣力已
無空有口貪嗔都盡尚餘癡早知富貴非吾願真信
經書不我欺耿耿萬年心不死惺惺兩字口頻提生

成敢忘君之賜身體要全親所遺首尾足成詩百韻
深翁可是愛吟詩

擬杜詩壯游篇三十六韻

管丘受氏本諸姜青社遥遥世澤長八姓入閩紛競
爽一枝避海擅孫芳九千里路遊　京闕四十餘年
侍　帝王壯學遠期追孔孟後生直欲沂崔張也知
道派乾坤大要以文爭日月光天下有書皆獵涉世
間無事不評量推明孔志華夷辨分別軻書義利場
篆刻文辭羞伏子紛更政事戒[illegible]即撫機重惜千鈞

弩淬刃恒堅百鍊鋼自分守株俟扑撻誰曾躡治皇
于將平生載筆居中禁十載橫經坐上庠　玄聖席
前頻食菜　玉皇案側屢焚香四更輒起行趨闕一
日何曾得臥床走也未甘循格調彼哉剛欲外[illegible]荒
野梅[illegible]調金鼎海燕何心望玉堂豈是積誠能感
格[illegible]老特明揚靜思蘇軾無他道㶑見孫寶
不[illegible]尚餘實戾智症多先試眼前瘠誅獸順外
非[illegible]仁義陳前欠贊襄七望八年多健忘四隣五
位[illegible]就怕進書豈止三千牘請老連封十數章朽節

有同花上露孤蹤好似水聞樯草屯乍出遺風扶雲
際高寒嘆御傷倒逆背曾非王父雷同今益信東方
抗顏幾說笑于列遲肘將昔擊在傍　天子亦憐臣
老病時人都咤我方闊言歸幸免周留召獨見誰為
杜斷房世界無如坐處樂人生不幸老來忙堅牢遂
位寧慈蔡清白傳家敢慕楊受賄納人千萬井慢藏
存精兩三箱壯心日共歲灰燼老性年來與[illegible]薑頂
踵盡將輸　聖代夢魂時感見　高皇[illegible]摩本遂吳
競志忠實空存衛豬腸倘仰兩間生不愧沉冥丸壠

死難忘不堪柳質零秋景從有葵心何太陽其奈昏衰決歸去欲行又止久徬徨

俞氏雙壽詩

例人[illegible]月六十六日閏　七朝金蘇時誕日彷延八日後[illegible]年[illegible]大十年則陰陽配合賢相敬琴瑟調和老史[illegible]稀[illegible]沂陽九子貴春秋尚極老人存　九重章[illegible]從人錫八袠康強在古稀兒[illegible]孫[illegible]祥綠[illegible]隨列姓共含飴莊子書[illegible]椿何老杜切山前竹也慈香稻秩成炊于粒碧[illegible]犹餐長孫枝年年[illegible]月連[illegible]慶賀首群賢慶賀詩早晚乞骸[illegible]岡大[illegible]山門外訪幽棲[illegible]

孔子泣麟圖

麟之來也胡爲哉宜尼[illegible]見[illegible]伏哀因茲托始[illegible]王法千年大義從此開吁嗟麟兮來在此文明世覩際聖人在天位若使宜尼重見之歎欣[illegible]裒將何如

洙泗圖

自從天一所生水地六成之流不已人見源泉混混來孰識其中涵至理舒[illegible]之川洙泗沂夫子所在今何之中中天天不復見滑滑汨汨常如斯

鍾呂醉酬圖

我聞傳仙超出塵寰外御氣乘風絕[illegible]流[illegible]如何也人醉鄉中指取仙丹傾酒傾[illegible]絕陽與正陽看來都不如孔康[illegible]然洞裏活千歲何異人間醉一場

題文

夜宿江館 并序

歲庚午歸至金陵寓新河客邸鄉友馮[illegible]書補宋人用明老龜山題文詩命予兩押其韻以夜宿江館爲題明老詩日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渚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蟲當泉眼石波濤迢遞綠水連天碧鷺鷥紅蓼映日暉遙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illegible]數時[illegible]用意而折命辭劉亮作爲鄭及矣但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復既日綠水連天而又有雲接海之句一意而兩出矣當溂

舟釣月之時又安得紅霞映月乎

潮生海岸漸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行波流水遶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聽片片雲收夜雨晴遙望楚天江渺渺蒹葭盡處落鴻輕

菩薩蠻迴文秋思 有序

予幼時嘗讀朱文公劉靜脩文集俱有菩薩蠻迴文詞惜其隨句倒讀不免意復不如至尾讀迴為妙已曾以村名為題作一闋矣後失稿閑中復戲作此云朱劉二先生詞附此

朱詞云曉紅飛盡春寒淺尊酒綠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劉圭父韻一闋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夕陽遲客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云水園山影紅闌翠淡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鶴對〻只無

紗窗碧透橫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〻燈剔燒燈沉沉正夜闌更深方困嬌倦極生愁思〻合聞感寂寥何處別魂消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鳴玉朝來散紫宸鳳樓回首落花頻鵷鴻得路爭先翥鶺鴒才高却累身直以疏慵招物議不趨權勢正因循只因宋玉閑唇吻何保曾參不殺人謾說簡書催物役翁將談笑出風塵眼前好惡那能定夢裡輸贏總未真芳草有情皆礙馬江湖何處不通津長空淡淡孤鳥沒客舍青青柳色新東澗水流西澗水歸江春似曲江春長沙不久留才子莫厭傷多酒入唇

行路難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悼亡 五首

孟光舉案與眉齊伴侶初變又解携千里關山千里夢一番風雨一番啼每因舊事增新感莫動哀吟易慘悽自古佳人多薄命幾多紅粉委黃泥

其二

芙蓉肌骨綠雲鬟纔別傷春更萬端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春蠶到死絲方盡滄海揚塵淚

始乾無可奈何花落去五更風雨五更寒

其三

一別容吾兩渺茫不堪端坐細思量雲收雨散知何處燕語鶯啼亦可傷誰愛風流高格調我憐貞行重寒芳愁來欲奏相思曲只恐移聞也斷腸

其四

雲想衣裳花想容幾宵魂夢與君同塵調恨譜參差度錦疊空床委墜紅千古怨魂銷不得一川秋草恨無窮狂風落盡深紅色一片西飛一片東

其五

腸斷春風為玉簫我心懸旆正搖搖一寢心事難消遣萬片香魂不可招條條悽悽仍滴滴霏霏拂拂又迢迢砌成此恨無重數縱得春風亦不消

歌行

竹林七賢圖

炎精無光蜀燒銷當塗墜地馬蹀桁嬌將之柾送遹正棄置禮法如毫毛太行之陽百餘竹猗猗高竿似淇澳一天爽氣風聲清瀟地寂陰雲影綠風流醞藉三四子適從何來聚于此中有一人能風姿土木形骸出泥滓神交一世皆名賢渾金璞玉人中仙揚某濟濟對青眼欣然神解皆忘言或作絕交書或為大人傳有為途中哭同何用下揖須酒有德以酒為名群來飲同於五十乃解曲高情廣陵琴感舊山陽笛黃公墳畔五尉歌廢武觀前嗣宗也作者七賢矣一去不再來荒山既無復如洛指林皆有於根芟我觀竹林圖為作七賢歌晉人曠達尚玄語其源起自王與何二人開其端七賢為之倡自從夫大禮義防狂瀾頹波莫能障後人欲知七賢誰稽山兩阮劉王向

題林良畫雁圖

古來畫格非一科今時畫史非不多專門雖各有家數其如去古皆遼何　仁智殿前開畫院成費鵝溪千匹絹丹青水墨各爭能誰似羊城林以善以才藝起名於登七方揮毫落紙意閑推群亡璟觀如堵墻一日聲名遍天下世人不買邊家畫衆科獨有翎毛工郭謝戴學俱拔價吾聞畫畫意難寫生自古稱黃荃黃荃已去數百年天復生此人于嶺海之壖

黄荃寫花林寫鳥神氣超出形色表筆端造化能生
生心裴靈冲空了了劃來現此六鳳圖形容毛片筍
筍外疑神洞視巧立久綠素懸迹渾如無耳中彷彿
聞鳳語意思飄然忽飛去不知從何得此本筆意所
到皆天趣允原不可作對圖惝怳然可憐絶藝入妙
品泰山一指横其前贋金衣錦何等者以善端命務
貂蟬

壽星圖

南極之上有老人星光芒燁煜昭示壽徵誰哉好奇
古額比壽者相身披織女綃手握太乙杖軀幹何其
短頭顱如何長鬢鬚無乃小局促天庭胡用高軒昂
神人自與凡人别顏如丹霞髮如雪誰知天上人也
有老時節嗚呼氣結爲星亦解耄人生那得長年少
我觀壽星圖爲作壽星詞奉以祝君壽千百歲爲期
五緯星拱天宇清五嶽效靈地道寧中黄一氣分五
德幻形五老表壽徵仙風道骨煙霞袂大人遊與庚
允興五總靈龜千歲麋七籤寔笈九天焉皆非受命
大羅天駕風馭氣來人寰求錫吾　皇千萬壽坐令

海宇熙熙長在春臺玉燭間

三仙傳道圖

我聞混沌初七竅鑿未鑿元炁一縷煙天地大胚璞
太元之先本自然物物各盡其天年醉生夢死順帝
則不知何物爲神仙坎離既開文字現綠圖赤明豈
芬漠大書八字露光芒大真皇人爲析辨展轉相授
度世人鍊精成炁炁成神一朝神成歸大道陰魄銷
盡留陽魂黄庭内景三十六玄牝有門神谷何必
彬彬萬迴功妙解惟須一言足老聃後裔東華君妙
道不肯輕示人非因胡僧愛饒舌雲房安得來相親
一見之間印深交正得前生事鍾離老著羽
衣五綵勒拳使拔地圖成道上品留先廬度之及五
百年君門不似龍虎榜仙家却結鉛汞緣父祖子孫
傳一道自得由來有深造三成五等萬千口一一從
頭都説到長生性命金丹説太乙刀圭人罕次演金
科分運劍法抽玄關金門玉匣口傳心授盡通徹身
體力行無親切一情有書施拜傳海蟾劉海蟾以後
分南北兩宗君不相爲謀南宗始紫陽五傳海瓊白

北宗始重陽七傳長春丘誰云仙人長不死如今那
見一人留剧來觀此傳道圖目擊道存心暢舒幾陣
清風出襟疑一天浩氣藏瓠壺錢虬扶身筋力岡青
蛇在袖腰氣龐對之融神三歎息勿應三生是卅客
曾何旋霄借鶴騎每於玄關偷丹訣本與處機同一
宗紫霄真人是鄉中黄緑欲啓玄命秘夫學鄉訴證
參同老判不為天所伏身欲奮飛無羽翼　聖恩若
放歸海山方丈蓬萊應咫尺

　題山水

我本山中人老作　朝中客Ｅ闕金門非不戀碧水
丹丘也須憶每當騎馬想牽牛幾聽鳴雞思拄杖夢
魂不怕江山遠夜夜飛歸海上洲欲歸未歸正惆悵
偶見新圖心悒快恍如夫因見似人聞者逃空聞足
響上題一座不到處境靜人間多雅趣彷彿疑為舊
所居分明似識曾行路卻待山中檣起時倚闌佇雲
有所思忽然來我平生交心欲急見雄舟近圖中使
是心中意風流畫史何多致半幅樗綃萬里思無乃
筆端能縮地對此融心神居然念鄉曲江上愁心千
疊山雲間遊逝三閒屋憶年十五心尚孩十八年前
曾夢來今已合抱孩行頭某山某水何日重約遊爾
時江村竹屋下却望紅雲在天際漂渺五城十二樓

　剡溪圖

誰人寫此台州道恐出高人隱居處千巖坡仙心上
山斗盤丁公夢中樹江天淡漠雲悠悠一塵不到境
更幽阿誰苔天台日來却鶴山陰乘興舟船從天際
來人倚窗前立心急恨到遲興盡愁歸惡人生百歲
須更閒交游心事千萬端不如意事十八九朋舊會
合良獨非所以豪傑士神交友千古今見昔相思倪
見慈遠夫幸此大半世有此數日閑笑舟將相訪磐
我平生欲心交者不多好會亦云罕如何未相見中
道纸然冬背人虛浮同可嘆王戴交誼薄可知須知
朋友五倫一請看此問歌此詩

三含言

　得過且過

　華山有鳥名寒號夏方春時鳴曰鳳凰不如
我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

山巔所仰其真也
得過且過多猶何如少造禍紀十山頭來羽乾真待
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金兵追宋元帥后至章貢幾及之時人有詞
月大驗止愁予春山啼鷓鴣益言行不得也
行不得也哥哥十八灘頭風在多夷夫入閩南入廣
溪流湍駛嶺崚峨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九至[illegible]建閩
不如歸去中華都是胡於處江淮亦氣且天明啼痛
是汝來時路不如歸去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為國除患爲敵報仇可恨堪悲顛當此乾坤是誰境
界君親何處幾許人才爲死閫閫十年血戰端的孜
孜為甚來何須若把長城自壞在不勝推○雖然天
道恢恢奈人衆將天鈞轉回獻黃龍府裏未行賀酒
朱仙鎮上先奉追牌其戴仇天甘投死地天理人心
安在哉英雄恨何爲年年載水不沉埋

右調沁園春

玉堂即事二闋

九重天上五雲深處是詞林西崑東壁閣書府文
月近 帝座天心身世瞭依兒日筆端揮灑雨露○
龍月筵布清陰宮漏書沉沉綠綺草飛泉無事黃封
酒花底賜對但得身常步玉不須腰有黃金

其二

玉堂清切倚瓊宵秘閣儀宮光清冷風露非人世群
仙瑤鸞鳳材節質備把梓下峰群玉瓊瑤 蓬
萊淺不通潮無論也難消凡生若有神仙分今生也
只在蓬萊便驗鈞天樂奏不關凡世塵囂

右調風入松

秋思

雲散嶺頭光送落山形瘦月陰遠遮障不來正是悲
秋候○雨點水痕圍風起波文皺顧影徘徊落小池
頭覺人消瘦

右調生查子

江村

鷺破青林見分碧藻江村景致天然好一塵不到萬緣空人生只合閑中老○古樹巢雲落花䌷草四山絃管啼幽鳥醉來付眼望青天人間別有乾坤小

右調踏莎行

春日會友人梁氏園遊賞

城閉嵌岩小徑重深家池館春風部光盡在花畦畔生意都來草徑中○天庾大日從容十分春色萬枝紅醉中只得西楊語莫待銀蟾生海東

右調鷓鴣天

大庾有隱君子曰鄧德溫先生別字梅峰業醫而通于儒士大夫有事之嶺南北者必延訪焉積書至數千卷好賢樂道之心老而不倦年近古稀即豫作壽藏付撰墓志益幾於古之達者也僕與之不相見者十有七年矣今忽有書來求僕預作輓詩展誦之餘惻然興感特為輓滿江紅詞一闋以廣其意他日蒙　賜告歸省道過橫浦少憩梅峰之下命童子歌此詞以佐觴先生能為我痛飲否詞云

百歲人生幾何許驅馳過隙古稀年到風雲夢斷桑榆景迫世事分明同露電人身畢竟非金石羨梅峰勘破死生關真奇特○棺未蓋搜先息身有限名無極問如何涂閑傲吏鹿車往客垂背鼠肝天所賦為蟲蟻君奚擇指歸途明月滿長空溪山碧

右調滿江紅

昔高枝軒作水龍吟詞詠紅竹予讀而喜之欲擬作一詞未有以起其意者適余友志昂奉常

以松雪翁鉤勒竹卷求題故為作此詞

佳人空谷隕落猗猗葉淚盡粉乾銷膩玉翠袖僅餘幾幅○吳興公子清狂臨池不學鍾王聖帝揮成飛帛雕鏤金碧琳瑯

右調清平樂

和東坡韻題赤壁圖

黃州遷客意栩栩不是風塵中物一葉扁舟凌萬頃氣蓋烏林赤壁孟德雄才周郎妙算到此俱銷歇橫江一笑眼中誰是英傑○一自兩賦成來山川勝槩

倍增輝發鶴髮ㄙ霜聲隨水去只有聲華難滅靜對新
周閣歌古句聲起衝冠髮何時載酒江心重泝流月

右調酹江月

夏日即事

綠槐庭院紅蓮沼清夢斷池塘草推枕起來天未曉
佳期悄悄人似沫空老○家園萬里雲山杳久不見
音書悶煞爲世事縈纏何日了這般情緒這般懷抱
畢竟何如好

右調青玉案

癸巳初度

今朝五十三年年歲歲平平過如斯而已不須更問
如何則可有有前程別無外事但求諸我把眼界撑
開肚皮寬放偃然坐壯中㮣○少日東塗西抹到如
今要他作麽深知物理飽諳世味不過些兒好植深
根更安培壅成結果待從今何後年添一歲受人
拜賀

右調水龍吟

己亥初度

老子明年六十齊百年尤景日頭西幸無熱病兼寒
病免得花迷更酒迷○知痛癢識高低平生作事不
蹺蹊從今好閉雌黃口再莫人前浪品題

右調鷓鴣天

學士莊

溪城西畔小瀛洲景致十分優玉堂天上仙凡隔人
間也帶得風流○占斷丹山碧水移來玉宇瓊樓冬
後春華述休休皆樂此林丘雖云絕島窮荒地清高
處不減中州不日承　恩歸老那時任意優游

右調風入松

翰林脩撰涂瑞邦祥得　賜告歸省于其鄉館
閣諸公皆有詩送其行予鄉先達也與其先大
父時慎翁世父致仕郡倅公尊甫封編脩君有
世契而邦祥偕其弟瑾皆予教大學時弟子也
服嶺以南由進士入官翰林者自予始厥後二
十五年洗馬叔厚以會元進又十年邦祥以探
花進甫三年編脩可大又以榜眼進繼此而又
有編脩伯誠者源源而來予老且病荷　列聖

深恩無能爲報方辛卿後進之有繼可以籍手
言去他日大時故鄉又幸白首故人享林泉之
閑福而有佳子弟以文章登　禁近以克振其
家聲邦祥之行因填一闋皆稱其乃伯乃父以
致予顯榮不可辭之意仍不偹光榮之責辭筵
高張之時親友畢集爲寄交錯使童子歌此曲
以侑觴非但以爲吾淥氏一家之盛且榮亦使
嶺南十郡人士聞之皆知所感發興起云
四十餘年北仕　中朝多少交朋念湖內游從英雄

豪傑非無心契不似鄉情玉季金昆錦衣紗帽南極
熒熒兩奇星現有見侄有侄得偹行貴光榮　嶺南
文運應與今日又在吾家見吊莫何　春天殿上觀承
賜第　文章殿內自聽談經頌善有徵前年成效嘉
與鄉邦做法程好爲我看河南人面甚日分明
右調沁園春

題情怨奚原啓下第

佳人薄命嘆紅粉幾多黄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
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隨允若不平如

此問天天道無語○可惜國色天香隨緣流落飄泊
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游
綠窗晚繡過客驚看嫵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
右調念奴嬌

春思

午窗閑展湘紋簟春夢醒來眉作斂珠簾捲重門掩
情事不堪重點檢○曉山青似染望眼年年頻減惆
悵流光荏苒芳心無奈黙
右調應天長

老去不禁衣重日占
穿衣又重穿少又寒凍覺衣蹙羅衣動覺得渾身
疼痛○兩有些得低垂一身擁作虛肥除是無官方
好有官須要穿衣
右調清平樂

題扇

白玉肌膚玄玉柄信手鋪排十二欄杆弄巧骨攢來
頭上釘倏開忽合何曾定剪破春雲分半鏡噐擺輕
搖細細涼風勁赫赫炎蒸俄退聽知寒識暖隨時令

右誥勅原缺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敎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識同編

穀男 泰昌 昴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六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七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著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脩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敎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其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奏

文一通附寫卷首以進伏念臣濬遂方下士叨冒
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
國恩無以稱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缺然區區一念忠　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凡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

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　聖政之萬一伏望　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時賜省覽選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選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請　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所以著

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書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効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歿爲不朽矣臣不勝惓惓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策隨本上進謹具題知欽奉　聖旨覽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於政治朕甚嘉之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書謄副本發福建布政司

着書坊刊行禮部知道欽此

入閣辭任第一奏

奏爲陳情乞恩辭任事臣先以年踰七旬二次具本陳情乞　恩休致未蒙　允許臣袛奉　詔旨不敢固辭扶病涖事少待來春河凍開解再行陳乞本年十月二十四日吏部奉　勑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臣濬着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欽此欽遵顧臣何人敢膺此任方臣強壯之時及叨官省尚不敢受此重任況當衰老之年垂死之日屢陳求退反得超陞

選之際勿之地委以機務之重力小任大必至顛躓當夫羣賢布列之時用此尫羸無用之老　朝野傳聞莫不驚駭臣聞年至七十古人謂稀居家則當傳於子在官則當致其事臣年至是筋力倪衰精神益耗事多健忘轉首失記舉措語言動多差失加以百病交攻四肢疲倦頃因纂脩過用目力遂致一目青盲他人見之雖若日光如故其實昏朦視物不辨黑白行步不知重輕拜起艱難時忽傾跌且稟賦素薄脾胃怯弱日所食米不過半升事務稍少尚可支持若當劇要之任食少事繁勢不能支此臣所陳舉皆實事衆所共知伏望　皇上鑒恩臣之真情特垂哀憫使得保其殘生念　國家之大司別加擇任使不致於覆餗敗國成命允臣所辭非敢愛身實恐誤國不勝悚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兹特擢用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內閣辭任第二奏

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恩命臣以本職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臣已於二十五日具本辭避欽奉　聖旨卿歷任年深特兹擢用不允所辭欽此欽遵臣聞人臣竭誠盡忠以報國必於少壯之時竭力之日其力既足以有爲其勢又足以有行然後匪懈謨謀參贊以成一代之治猶或時過然後用之則年既耄矣力既衰矣不幸而有疾疢加之雖有可用之才失爲之志勢不可強時不再來雖有才智機巧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仰惟我　太宗皇帝首擢臣七人者直內閣預閣機務自永樂初至今已七十餘人是皆海內名流有德有學之士方其進用之初率皆年力精壯耳目聰明積歷久而委任深故能稱贊以成治功如臣者生長荒陬資質庸下粗知章句之末非有適用之才徒以積資累考徼幸至於極品所任皆非要劇之地故能因循以至致事之期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一矣年歲已大病勢日加無能爲之力無可行之勢古人所謂日暮途窮鍾鳴漏盡之時也臣所以不避嚴誅懇求辭免非是故爲矯激之行舍目欲之而必爲之辭以徼虛名稽及已行的然自知不足以當　朝廷重任恐誤國家之事負　明主之

知且內閣所辦之事乃國家大綱作大政務大典禮
雖專詞翰之職實兼輔弼之任眷顧之隆恩典之厚
比諸庶僚懸絕之甚是益當代仕宦之階第一選也
須得第一流人物然後可以當此任尚加之迂疎衰
朽之夫非惟有玷名器且將至於覆公餗矣其所關
係非小小也夫學而為儒得以所學為　聖明之用
處論思之地近天日之光此人生之至榮儒者之大
幸惟恐無階而進孰肯既與而辭況臣幼有志用世
於凡古今典章政務無不留心竊恐一旦為時所用

心有所不知則事有所不可行者以故逢人抑問究
事抑錄校閱載籍稽考制度審究事體蓄於心而筆
於書正以待夫　朝廷萬一之用今幸不為　聖明
所棄正臣竭誠盡心攄平生所學以死報國之秋也
顧乃屢行奏章以辭寵命夫豈其本心哉益盼不待
人死期將近雖欲陳力就列不能也已是以捧讀
手勅感激之極不覺涕零俛而自悵自嘆儒生薄命
一至於此上負　聖恩下孤素志輿言及此中心惻
然伏望　皇上察臣由衷之辭[illegible]矜憐之[illegible]賜其

老病賜以生還不但免其職任且復放歸田里臣不
勝感戴天恩之至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
加任用所辭不允欽此

入閣辭任第三奏

本月二十四日欽奉　手勅命臣於內閣辦事二十
五日臣具本陳情辭免未蒙俞允二十七日又具本
辭欽奉　聖旨朝廷以卿學行老成特加任用所辭
不允欽此欽遵臣按禮經謙之三也象日月之三日
而成魄也古人辭讓以三為節初辭為禮辭再辭為

固辭三辭為終辭辭而至於三必其情真意切而有
不容已者矣臣嘗觀宋神宗朝歐陽脩乞致仕章凡
五司馬光辭樞密副使凡六上皆從其請臣雖不敢
上比古人然脩與光所事者神宗是時專任王安石
創行新法二人者與時不合故欲辭退臣幸遇　皇
上不世出之主恭默思道求賢圖治非神宗之所能
彷彿而又羣臣和於朝一時共事者皆同寅協恭無
有異同臣何故乃敢故違　詔旨而必欲求去哉臣
臣歷官三十餘年久循常調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

未經刊月即超陞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臣進所纂
大學衍義補仰塵　睿覽厚加賜賚又有考據精詳
論述該博有補政治之褒命下書坊刊行天下既而
纂修　憲宗皇帝實錄命臣充副總裁書未進呈臣
以年至七十乞恩休致又蒙　聖恩令臣朔望朝參
以終史事史成之後欽陞太子太保三次上章乞歸
田里蒙　聖旨勉留而有年德學行老成特茲留
用之諭茲者特降內閣辯事教臣再上章辭免俱蒙
詔旨溫諭未賜俞允仰惟　皇上臨御四年之間所

以惓惓於臣者如此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殺身以報
亦所甘心良以禁秘論思容匆之地天下治亂安危
所係非俊老養痾之所也臣學本空疎實無定見方
年少氣銳之時亦欲奮發有爲今則閱世久而歷事
多始知天下之事思之非不爛熟但恐做時不似說
時人心不似我心機務之來苟非熟思而審處之一
言失當或以貽四海之憂一事誤處或以爲無窮之
害然事務頭緒多端章奏字畫細渺有非老人心志
摧頹目力昏耗者之所能給也當不及已有揣而冒

不以嘗試之則是爲身家富貴之謀耳國家事大身
家事小豈敢以草木微眇之軀當國家重大之任臣
今實衰老日甚一日食少事煩自知不久於人世若
役逐日午時趨朝晡時方退自覺筋力必不能支設
使其有益於　明時粉身碎骨亦所不辭臣實自知
必無所補恐有負　皇上之所委任誤國家之大事
妨天下之賢才臣於嚴命以死爲期不敢祇受臣竊
原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蓋　九重清閑之燕或嘗
留神於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之書也臣平生精力盡

在是書苟有所見皆不外此萬一或爲　聖明所取
每因一事檢一類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一二之見
倘蒙不用臣身而用臣言有勝於臣身見用而賜以
高爵厚祿萬萬也苟徒富貴其身而捨棄其言則是
臣徒爲國家之名器耳　朝廷之恩典以爲身家計
有臣如此亦何用之伏望　聖慈將臣前後所陳情
詞者覽憫臣中心血誠收回成命聽臣以禮致仕歸
老在閑歌詠太平以爲　聖世之全臣冒犯　天威
罪當萬死不勝恐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朝廷用老

已有勑旨卿當勉圖報稱不許因辭該部知道

壬子再乞休致奏

臣先以右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 聖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既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隨伏捧誦感極而係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 聖恩有以見 皇上求治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僻之臣年已老耄而猶留行轉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仁堯舜厭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調理以仰副 詔

旨但血氣既衰藥力無効恐終無平復之理況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為職然其所以討論著作者必資目睹之力目力不明將何以閱章奏撰箋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 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 王言總 國政非如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 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為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譏其病害形之於議者

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 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貪祿可貴恩典為優年既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蠢首曳踵力疾策羸侔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國家之事 皇上貴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陽脩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 神宗亦容其致仕我 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僅六十八乞身之章

一陳仰蒙 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脩年未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久而仰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盡其道古今以為美談臣無歐陽脩文學百分之一年比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膏肓難療之疾老病衰憊舉動必須人為扶翼出入 禁門不便昏眊健忘述作必須人為檢討學習文書其不得已又去家萬里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憂衆苦所聚殘生無幾伏望 皇上哀

臣孤苦老臣誠懇乞如舊例放歸田里俾
全晚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爲請干冒天威不勝恐
懼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缶懷本齎赴通政司
具奏以聞奉聖旨朕擢卿重任當勉罔盡職豈
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該部知
道欽此

乞儲養賢才奏

該禮部儀制司手本爲儲養賢才事開具給事中涂
旦建言欲將新進士改庶吉士送翰林院讀書本部
題 准行令臣等詳議歷科事例徑自查照奏請
施行臣等看得選新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自永
樂二年爲始自是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或
數科不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
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其所選士或限
年歲或拘地方或採輿望或就於試卷中查取或別
出題考試亦無定制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皆以文章
關乎氣運而儲才於館閣以教養之 本朝所以儲
養之者進士及第三名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華

國之文補世之佐實有賴於斯焉臣等愚見以爲天
爲 國家生育人才以供一世之用非獨此科有之
而他科皆無也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者未必預選
而所選者未必皆才若又拘於地方年歲則是見成
之才或棄而不用而所教者又未必皆成臣竊自今
以後立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
各衙門辦事之後行文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
詩賦序記歌銘雜著擬古評史之類每人十五篇以
上限一月以裏赴禮部投獻禮部閱視訖編號封送
翰林考訂其中辭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
該司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依天順八年
事例於 午門裏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
所投之文相稱不係假手倩取以預選若其辭鈎棘
而實識術者不在所取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者果
有過人資質雖其平昔無有宿構文字於此一月之
間有新製作五篇以上亦許投獻送試若果筆路疏
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
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

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才目下有所斂誤便堪供事所留者多有過人之資將來有所成就必將有以上有待人之實下無遺才之歎殷刻者有待衍法之役不預者息遺言之譏臣竊皆出自此途引以後資儲之館閣以報 國厚恩乃其索願謹具題請 旨

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表

臣聞禮經有云事君必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然所自古大臣進用之始必有先資之言拜命仰以言為資因言

而以身為獻致其所獻之身以為君用踐其所資之言以效其信言有不讎君必責以盡其言臣有不從臣必死以成其信故曰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此古昔明君賢相所以交相為恕於初進之始委任責成於既用之日卒能踐其言以成治功於久遠之後也臣竊稽諸古若伊尹獻啟沃之說傅說受命對揚之言高宗作其濟川霖雨之旨繼及對燕昭命下之語韓信登壇東向之對諸葛草廬三顧之策姚崇入相十事之請是皆資言於先而成其信於後

者也之七人者所遇之君或創業以垂統或繼體以守成或成伯於一國或偏安於一隅君臣相契皆能成治效於一時臣之蠢愚雖不敢上比古人然生當明盛之時而遇 大有為之主不以臣之迂疏朽用之於久病垂老之餘置之於論思密勿之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雖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從以學術荒踈年力衰邁雖欲委身以為獻奈無言以為資如或拜獻其身不能成信有所負焉無以為應徒死無益也是以上三封章以老病為辭未蒙 俞

允不得已而受命顧所謂資言獻身者志不苟先定而泛泛焉目昧以嘗試之豈能有所成哉伏念臣先於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而以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上進凡古今治國平天下要道莫不備載而於國家今日急時之先務尤縷縷焉臣自竭殫力竭神以為此書及其編成適際 皇上前落之始不先不後而又蒙 聖恩獎諭命有司梓行不可謂無大幸也臣不敢他有所陳請即臣前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為先資之言而備以臣一身自效不遺以為

載之典籍臣所進之書非臣創為之說乃備采往賢德秀所衍大學未盡之義也鑿鑿乎皆古人已行之實事而在今日似亦有可行者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其中所載雖皆前代之事而於今日急先切要之務尤加意焉方臣進書時掌內監無有政務不得見之行事猶可諉者今則幸爲　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深嚴之地預聞機務此政臣書遭逢施用之日也如此而有所不行則天下後世將有辭以議臣謂臣徒藉是書以爲榮進之階非真誠有效用之實也豈不遺終身之羞耶哉矧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所餘無幾時日暮途遠所行不能到汲汲焉及是時以莭之猶恐遲矣否則將有後時之悔臣平生所見不外此書請擇書中所載切要之務今日可行者其大綱目文摘出要語參會補綴以爲奏章酌量其先後次序陸續上獻乞經　省覽如有可行特賜　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爲　聖旨傳出次第施行或有窒礙難行或姑留以俟後將或發下再加研

究亦望　聖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臣迂儒不通世務不免泥古偏見然決不敢護短求勝果於必行掠取一己虛名以誤國家大事臣冒干　天聽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爲此謹具題　知伏候　勑旨欽奉聖旨卿欲行言其奏來看欽此

論厘革時政奏　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寶之位舉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閱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無欠而皇上登極之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爲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昔善攝養者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

政務日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一
馴至於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中世繼體之君
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富關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
經憂患天亦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
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內
衡苟且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甘為敗亡之歸故
也何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中微
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交脩儆省以祈天永命
其國祚豈止於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其功德

於民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illegible]而
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再開彝
倫再立世界蓋自天開子會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
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為　上
帝之所眷顧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
升降之會嘗欲開先之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
心衡慮之中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
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若彗星凡
三出紫微大啟天下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

幽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無慮五六百次[illegible]皆
有降餘殃至弘治之初猶未已也迺者彗星又出於
天津[illegible]時出為三鳴於禁中旁之經
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合十為重地[illegible]
於[illegible]京師[illegible]防為急[illegible]動物得氣之先其
變尤[illegible]今秋　[illegible]百四十二年[illegible]
五[illegible]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
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早之間耳以古人占候之術
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

祖宗積德累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心寡慾
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夫豈無其故哉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
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其當然之人
事而求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夫人所以能勝
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蓋天之與人雖有幽明之
勢而實有感通之理上天監觀于下念我　聖祖有
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有功於自古帝王知其氣運
至此必有適然之數故豫生　聖人以待之屢出於

異以微之其生聖人也必使之早歷艱變其出災異
也必示之以非所當有由是而觀可以上知上天之
意有在而　烈宗在天之靈有所啟也恭惟　皇上
稟非常之資膺重明之運於　太祖開基百二十年
之後稽之卻數以三十年為一世百二十年則四
世矣四世則當四時之數而為一朞也歲事周矣月
窮于紀星回于天至是則三陽開泰萬象惟新之時
焉當此之時事必更始使舊者新廢者[illegible]遺缺
者完然後可以延而長之以固久遠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

補偏救弊振仆持顛洗濯疏達衍國祚靈長之慶於
千萬億年茲其時也是時也其世道升降之會而治
亂安危之機乎由此而上可治可安由此而下可亂
可危持其安使不至於危保其治使不至於亂錯已
然之變而使之不為災傾將否之運而使之同為泰
其斡旋之機政在於　皇上今日失此時而不為雖
其後者紹欲有所為無及矣故天倪示大變於　皇
上未登極之先而不為之應又示急變於　皇上初
登極之後以趣其必為天之意丁寧告戒至矣盡矣

無以加矣古人謂災異之來為天心仁愛人君臣竊
以為今日災異前後重見疊出如此天心之仁豈但
愛一人為一時而已哉蓋念我　太祖有大功於世
故以茲非常之變儆動我　皇上之心欲其惕然興
感赫然奮發治之於未亂安之於未危延　國祚於
千萬億年不啻滿其元而且將過其曆於無窮也
皇上當此大任遇此大機當可為之時有可為之勢
烏可泛然苟然坐失其機會而不思所以預為之計
哉臣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

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
畏　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尚而不流於異
端邪見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
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
舊防微杜漸每惟禍亂之發萌已虛心不以艱危為
諱防慾而剛為之制思患而豫為之防遇凡　聖心
有所思為有所謀猷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與夫臣下
有所論奏建置也左右有所陳說求請也則反求諸
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於天理否乎果順於

人心否乎果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謬
戾其於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其於當世軍民有無
利益物論以爲是否人情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
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妨民生財以致民
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思
是集詢於衆而斷於獨然後審緩急之宜權輕重之
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
則合天理之公仰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
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而攻之者衆一日萬幾

而應之不暇人人各有所見而欲效其所見人人各
有所能而欲售其所能人人各有所求而欲遂其所
求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嚮引而激發逆吾心志
之所欲投間抵隙覘吾機便之可乘上經各露其徵
幾衆卹捷以爲幸會而入其說然其可引其人植黨
與排異己求差遣乞　恩澤希賜予覓田宅然非欲
擬貨財以肥家結親侍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是皆
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暱及所交私之人謀豈
有毫髮謀　國之心哉　皇上□□養心性以保天

□□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
嬖姦偵伺以快求同勑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
己之偏聽□收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
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
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
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
朴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
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倖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讒佞
也則　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

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流者皆知其不可廻轉小
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
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遂　明王之意則紀
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
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然而小人各執其一偏之見
各衒其一家之說各勝其一己之私互相標榜交相
稱助迭相游說屢變以求勝多方以遮飾左使以亂
眞必欲踐其所言成其所謀遂其所大欲而後已不
幸而陷其術中誠有如古人所謂變亂舊章則天地

蠹方爲之易位者矣苟非上之人據正理以折之稍
古道以正大公嚴國典以諭之安能服其心而遏其勢
哉臣今復纂疑爲敘條以進仍今以後臣下有言佛
道崇修復用以正論折者請折之曰古之帝王好佛者
無如梁武帝宗道者無如宋徽宗考之史籍武帝餓
死臺城子孫有相魚肉以至於亡徽宗爲金人所執
死於五國城親王公主隨之北有而死於虜者四十
餘人其效何如也有言修煉金丹可致長生者請正
之曰後漢魏伯陽作參同契宋張平叔作悟真篇二

人著書教人煉金丹以求長生必其人與行其傳果
長生不死至今猶在天地間也使其人今果安在哉
求其人不復見則是其人亦死其術不驗也夫著書
教人以長生者己身且不免於死況夫讀其書以致
其所爲者豈能長生哉有言剏造寺觀以植福田者
請諭之曰　本朝於開京並大興大崇恩大興隆寺
朝天大德顯靈濟等宮外此又有前代所建累朝剏建
之所所以奉佛老之教無以加矣又何用別有所營
造哉矧今　國家經費比　祖宗時有倍以給用繁

若又人與土木勞人之筋力則人爲之怨費國之資
財則國爲之貧使彼所謂佛天尊尚存見人之窮苦
怨咨以奉其居如此必不能一朝居也若彼彼欲奉
已而不知恤人勞國又何用崇奉彼爲哉有言印造
經懺以求福益者請諭之曰　本朝於佛道二教各
有藏經佛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道藏七部四千
四百三十一卷皆有板本印行外此又有經廠所刻
書肆所售之本所以奉二氏之言無以加矣又何用
別刻新本爲哉且一部梵夾之板費中人十家之產

工匠之役稍累之用不免勞人耗財致其嗟怨使彼
所謂佛天尊有靈聞人印造其書如此勞費其心亦
必不樂也有彼徒欲人崇奉其言人雖貧窘不恤也
又何用崇奉之哉有言修齋設醮必須豐潔者請折
之曰古人祭天享帝器用匏陶酌用明水一以誠敬
爲主非以多品盛設以爲觀美也況二教言之彼亦
有酌水獻花之說況其爲教以清淨慈悲爲事彼佛
天尊於冥冥之中若見世人奪小民衣食之資以供
養之而致其饑寒困苦哀怨無聊如此其肯歆饗之

哉若彼不問其物之所從來惟口腹是饜而不恤人怨亦不足以爲佛天尊矣有言誦經持呪可以禳度者請正之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誦讀講習以爲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多少以爲功果也就二教言之佛氏四十二章經老子道德經亦無誦數之說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言以作[illegible]猶未成遂以若誦此經爲言人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倚人聚誦計其遍數與人備錢徒事口舌自[illegible]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以爲我功而錫以福

祈耶有言崇重西僧以求秘術者請論之曰唐宋以來西番每爲邊患自元人崇重番僧遇有邊患者遣僧諭之卒即寧靖　本朝因元之舊封其首長爲王蓋爲地方計也非用其秘密之術祈禳之法履贊施食之科也既封以王爵必鑄金以爲印其服食擬於王者而又供給其徒歲費不貲况今番僧多非本種往往作奸犯法大爲　國家之蠹今封一人按舊例供給之足矣不必更有增加也有言祀神以求福祐者請正之曰周禮八則一曰祭祀以馭鬼神恭先[illegible]

謂廢置刑賞之法非特以馭昭昭之臣民則雖鬼神在冥冥之中亦在所馭也人君爲神人之主豈有反求私福於所馭者之理哉非但君不當爲神亦不敢受也禮之所謂祈報禜祭者爲民而已非爲己也孔子謂祭非其鬼爲諂其牲牢備品物且不可况扶鸞箕咒符水致巫覡之爲哉有言宴饗物品必須豐侈者請正之曰古人宴饗以示慈惠以訓恭儉其牲牢俎豆皆有常數蓋主於燕親禮賓不爲飲食觀美也後世窮奢極欲一日之食而費小民十年之用一宴

之設而害物產千百之命所實用者無幾所虛費者孔多暴殄天物於無益非所以惜福[illegible]耗民財於不貲必不免斂怨矧今國計非前朝比豈可因口腹之欲而損軍國之經費縱奢侈之欲以虧人主之儉德乎有言匪頒賜必欲如舊例者請論之曰古人賜予以報功庸以旌恩惠其等差多寡各有常數蓋主於激勸人心非以厚私周急也今乃動以前例爲言必欲循舊更求加多殊不知　祖宗盛時賞賚充牣而人員尚少今則所備之物比舊爲少當給之人比

價加多就一人所得計之所得罔少總計　國家之
所費盍已數倍于前矣矧今公私匱乏非獨在上者
當爲民惜財而臣下亦當爲　國惜費也有云寳石
可爲器飾觀玩者請折之曰成化末年收買寳石入
開所有者盡入內府矣又何必他求哉矧自古中國
所貴者金銀珠玉是皆有用之物至今元之世此物
始入中國色不如玉之温潤質不如金之從革是皆
細砂碎石稍光澤者爾非古人所謂珍寳也　朝廷
用之則價增百倍不用則荒歉之年鄉落之間以斤
兩易斗升之米不可得也此物最爲綹裁之費小人
欲效尤盜　國家之財以利己肥家往事可鑒也有
欲於街市和買以應用而取自于官府者請論之曰
唐人宫市爲史臣所譏當朝廷自奪民物於廛市
富有四海而賒貸於小民豈可聞之四遠哉且市井
小民營刀錐之利以養口腹一人一日不得利則一
家一日不得食況其資本多貸於富家而計日取息
爲償今官府雖非白奪然今其領價於內帑移文何
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失小民何以爲生哉謂之
和買必見錢買見物兩平交易可也有欲求閑田以
爲己業者請論之曰君之所以爲國者民也民之所
以爲生者田也民耕田出租賦以供君君撫民賦以
爲百官之俸祿旣食君之祿則不當侵民之利見官
崇地親者皆與國同休戚者歲今近京之地半爲田
繁役重民貧無地不耕何田之有上繼今有閑田亦當
周恤不當爲富也君臣一體休戚同之惟知爲家以
植利而不思爲國以保民可乎有云欲差官於外織
造措辦者請論之曰古人有言財不可豐去其害財
者耳今在外衆辦公私匱乏事事皆當減省則財用
自然豐裕且織造錦綺紗羅措辦器皿物事其工本
皆出於民若官府見有行使帑藏尚有收貯眼前未
至乏絶姑且停用如果將盡絶亦須待豐稔之年民
力有餘然後舉行可也有欲珍異之需以希賞者請
折之曰器之爲器取適用而已苟製一器而費百器
之材用一工而費百工之力耗財貨於無用費工力
於無益何爲也哉夫人之所以蓄奇巧華美之物者
無非欲以誇耀於人也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尊無

對其官無倫兄官闈遂寄門禁深嚴外人無由而至將誰誇哉有司官室損壞必須改作者請諭之曰営人費構皆極其樸素渾堅後人輕易改作往往不及於前苟不至於傾圮頹壓姑仍舊貫扶其欹斜而補其損漏可也若嫌其窄小不足以居必欲修廣則崩人何以皆至今日乎非不得已不宜動作動作不免取民財役軍力今公私困乏上辛疲勞已甚一旦有事將何所取用而責誰以繳徼禦侮哉有欲拆擬以備預料者請諭之曰戶部錢糧歲有常數一歲之入僅足以供一歲之用稍有贏餘則留以為凶荒之備軍旅之需而工部顧朴不過以為官室器服之用人不食則身死國無糧則人散官室之傳者尚可支住以居器服之敝者亦可補綴而用豈可輕耗戶部之經費以為工部之營造一旦不幸而有不測之變非常之災何所取以應用哉有司工作之人勞苦欲希陞賞者請諭之曰國家之於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糧給其所以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為者也因事而不時賞賚秩滿而循資陞用可也

乃欲一次非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官職錢糧哉有司所司乏人使用而欲於額外增置者請折之曰有此衙門則有此事務有此事務則有此使令之人今皆安在必有簿籍鄉貫可考宜行令下衙門勾解以足其數中有戶絕者方可按名僉補今公私俱困凡事宜從減省姑宜照舊取辦可也蓋此等事皆是官吏監工者比舊加多各欲得占用跟隨之人以利己也有進工巧之人欲授之以職者請正之曰禮言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蓋以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使其心常閑於禮法之中必不肯輕費民財必不肯輕勞民力則不輕費則斂於民也薄力不輕勞則役於民也輕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蕩然出於禮法之外凡所以奉己而適用者皆欲華麗精緻不免費財而勞民以為天下之害如此等人必痛加抑絕使其不得作淫奇精巧之物以蕩上心豈可引而用之而加以官爵使居左右哉有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職者請正之曰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自古帝王

以爵祿鼓舞一世之賢能不徒惜名器而又別品流賤帶之又別之則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不敢萌倖心人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益重矣凡彼技藝之流各有本等之官隨所業而授之可也有無出身人竄於文武官常員外添註者請正之曰官職有常員歲計有常數官以治事有一事則有一官俸以給官有一官則有一俸今無故欲於常員之外多增官員增一員之官則增一員之俸益思漕運之米至京師者率費三四石而致一石農民耕作之勞

卒滑耗之苦官吏征輸之勞用以供養官吏俾其治事治事以安民不為過也然常年之儲出入止於此數入者不增出者乃加至數倍焉歲計何由而充國力安得不屈况名器因之而輕流品因之而混叅功甫之次序廢銓選之資格倖門一開捷徑旁出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待缺者老死於選調立功者拘礙於文法公道不明廉恥盡喪而欲求治難矣凡此二十二事臣特以 皇上耳目所及者細微淺近之事而言爾非謂天下之事盡於此也由是

推之以盡其餘則凡天下弊端有小於此者亦得以革而除國家至計有大於此者皆可以次而行矣 聖學高明義理融貫身出千古之上此等之事諒其必無臣猶喋喋以為言者杞人之憂天野人之獻芹爾天罔無傾墜之理而野物豈玉食之所需故而杞人憂之野人以為獻是蓋一念愛國愛君之心出於忠誠懇切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誠以天下之事何嘗不起於細微何嘗不起於淺近惟其以之為細微淺近也謂其無能為謂其不足畏謂其所關係者非急

謂其所費用者不多姑且聽之姑且行之積之久而見聞熟遂認之以為固有循之以為當然而不以為非殊不知片雲蔽日天地為之晦冥蟻穴潰堤湖海因之乾涸其終也遂至於損 朝廷之大體壞 祖宗之家法空 國家之帑藏失天下之人心 宗社因之而危國脉由之而促未必不起於斯也 皇上儻不以臣愚迂昏昧而棄其言聽政之暇宮中無事將臣所過料者時賜省覽 得之愚或有契合於衷或有啟發 聖志留神省記紬繹於心思之間

萬一臣下有所建白求請偶與所料者合仰乞　皇
上遲思以發揮之加意以刪潤之推類以擴充之發
以確斷形於　詔旨以正之折之諭之使勝利口以
售其奸若氣餒而失其便嬖私意而求所欲者心服
而知其非耳目所及者俛以如此則內而宮闈朝著
外而郡國遐鄙莫不革心向善聞風知警前接於見
聞者無邪辟之思形於施設者皆正大之事矣化源
既清國是自定國家之大本以立而不爲小人所動
搖天下之大計可施而不爲異議所排沮于以彌非
常之天變於未然于以延過曆之國祚於有永使
大明之日月亘萬古而常明　祖宗之功德與兩間
而並久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而漢唐宋不足
言矣所以然者何莫而非　皇上修德以勝天之明
效大驗歟將見功光　祖宗慶流子孫萬世之下雖
有作者不可及矣臣荒陋孤生叨蒙　朝廷任用年
踰七十屢章求退未蒙俞許及加超擢進之密勿之
地常恐一旦齋志以歿無以報稱　聖恩之萬一茲
當具奏請欽將所進大學衍義補中所載古今事實切

於時務者陸續陳獻以圖報稱欽奉　聖旨卿欲言
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竊惟臣所著大學衍義補
一書用以補宋儒真德秀之缺是皆治國平天下之
要務就事功而言非其本也所謂本者眞氏之書所
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要是也　皇上
自居青宮時即已命儒臣進講亦已心體而力行之久
矣臣於前書所謂本者不敢再有瀆陳謹推天地之
大氣運原　祖宗之大功德審今日治亂安危之大
機會凡理勢之所必至事體之所當然特爲指陳議
擬因人情之偏處而逆閉其邪念就人心之明處而
發動其善端折其萌而不使其滋長於微隱之中澄
其源而不使其泛濫於儀衷之大茲者臣所獻書之
外別有所見者也蓋倣宋儒獻萬言書之比先具此
本上塵　御覽以開獻納之端然後備下原本欽依
事理所欲言者以盡圖報之志取凡臣所進書中有
關于救時之急務經世之遠圖爲治之要政防患之
豫謀者別具奏陳以備採擇庶或有以爲　聖治萬
一之助臣老矣性迂而執心不當發而發事無可慮

而慮雖於中道不能無過然平生所存所學惟在於
此不以既老將死而改其少壯之素志故不覺云云
之多如此也伏望 皇上憐其顓直之愚 赦其干
冒之罪臣不勝拳拳懇悃願望之至謹具題以聞奉
聖旨這本所言止印經節賞賜停織造杜塞希求陞
官等項皆切中時弊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請訪求遺書奏 弘治壬子五月十二

臣先於弘治四年十二月內具題欲將臣所進大學
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欽奉 聖旨

卿欲有言具奏來看欽此欽遵臣竊得本書內備規
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君為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
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
之事焉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
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
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凡歷幾千百年
而後至於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整比之使
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豈不歸
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

以是為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
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
登 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
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書數多
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
今 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敕內
閣大學士等官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
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廚開櫃將書
打一一比較收有或無或存或欠或多或少分為經

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
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數目付開具奏報又
以木刻者較年月日委官名銜為記識於每卷之末
立為案牘永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
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
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
然如在冥途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
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辦儲之亦不
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爾今

之國類聚者有學故之官閱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
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浥
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
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
校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
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　皇上
體　聖祖留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
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爲不勝千萬
世儒道之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
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惟此則萬世之事爲故首以
此上請而條列合行事宜于後謹具　題知伏候
勅旨

計開

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
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文館秘
書省等處我　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
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凡
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
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
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
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此則是兩京皆有備
書也今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兩京國子監雖設
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累朝頒降之書及原
貯書板別無他書籍其官幾於虛設請於內閣
見存書籍內查有副餘之本各分一本送兩京
國子監典籍廳收掌仍
勅兩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南京司禮監禮部翰林
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多
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輳補其
止有一本無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　勅
祭酒司業行取監生鈔錄字不必工惟取端楷
錄畢散各堂教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
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俸
廩別無支給挨次差撥如常合用刊字摺打刷
印匠作及紙筆之費行合干衙門計爲措辦不
限年月書成裝釘裱褙付兩監典籍掌管如此

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而又有異所承無謬
之虞矣
一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
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
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臣下之比也今頒天
下者惟
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
雖已編輯刻板藏在內府天下臣民得見者尚

罕也今翰類在內閣書目者有御註洪範御註
體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
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
錄為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戒醒貪簡要
錄務農技藝商賈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
我　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
洽溉者也存之足以範百王書之足以植萬六
其間雖以不成於衆手何者不本於
聖心若夫所謂　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

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則又當時儒臣纂述
卷帙者也今皆藏在內閣天下人無由得見臣
竊惟前代帝王有我
聖祖制作之一二為其子孫者莫不寶之琬琰頒布
天下傳之將來以為其祖揚名而我
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不假乎言語文字以傳然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顯揚之心則有不容已者臣請
勑內閣大臣督領翰林官屬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
者逐一校閱無差彫印頒行若其辭語近質不

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請如洪武六年翰
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為寶訓事例
做唐人貞觀政要體製將前項書籍撮其指要
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布
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
士　朝廷用以資治則
聖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行同天地而長久矣
一漢唐宋創業之君承亂離之後莫不先收圖籍
中世以後稍有散亡遺闕輒遣使分行天下搜括

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勸之雖以五代亂離之
世尚且不廢况今百年承平內外無事國家猶
有餘力採輯佛道之書以爲藏經雕以梓飾
以文綾縹緗入寺觀儲以朱紅內匣載以金
界輪藏况此儒家經訓古籍乃自古帝王傳心
之要道經世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
存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具爲可吝纖微之
費而不爲經久之計以貽千古之永嘆哉臣請
勅內閣將考校見有古籍備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

謄分送兩直隸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榜
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
觀并書坊書舖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至陰陽
藝術稗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抄
本未刻者但係內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
而不全者許一月以裏送官具有　上府處啓
知借錄多方差人詢訪設法蒐採期於必獲無
遺仍仰所在有司將各處贓罰紙劄并給官錢
措置　就本處按分數令各處儒學生員謄寫俱以

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失真就令各學教
官校對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汚其送到所
得書目先行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互相質
對中間有重復者止令一處抄錄畢裝褫卷帙
具本差人類解赴京

一自古帝王藏國史於金匱石室之中蓋以金石
之爲物堅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
不爲患故有天下者斷石以爲室鑄金以爲匱
凡國家有秘密之記精微之言與凡典章事蹟

可以治亂傳遠者莫不收貯其中以防意外之
虞其處心積慮可謂深且遠矣後世徒有金匱
石室之名而無其實典守雖設官藏貯雖有所
然無禦災備急之具不幸一日有不測之事而
出於常慮之外遂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
因而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
於草澤訪之於傳聞簡牘無存真贗莫辨非但
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所誣捏
者亦多有矣所以古之君子憂深思遠者恒於

無事之時而為先事之慮當乎寧貽無故而為急切之語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為忠愛之深也仰惟我 朝得國之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列聖相承承平百餘年盛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巍乎煥然所以傳之天下後世者惟賴乎實錄之書今 內閣所藏者

太祖高皇帝實錄一部二百五冊寶訓十五冊

太宗文皇帝實錄一部一百二十四冊寶訓十五冊

仁宗昭皇帝實錄一部二十一冊寶訓六冊

宣宗章皇帝實錄一部一百十六冊寶訓十冊

英宗睿皇帝實錄一部二百六十一冊寶訓十二冊

憲宗純皇帝實錄一部一百九十三冊寶訓十四冊藏在 內府每 帝又各有一部而已此外別無他本夫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之制臣竊過慮欲乞 朝廷於文淵閣近便去處別建重樓一所不用木植專用甎石纍砌為之如民間所謂土庫者收貯緊要文書以防意外之虞乞

勅內閣儒臣計議督令內閣書辦中書舍人等官遇其理辦本等文書稍有暇隙不妨本職分綜

累朝實錄各 鈔不限年月旋成盛以銅匱度于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應干係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藏其制勅房 應文書如詔冊制誥勅書等項草檢行禮儀注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令書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錄不限年月旋成盛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 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脩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藏如此則

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佈而無疑國家之典章盡百王遷徙變而有不變不勝萬千年世道之幸議者若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遙何時能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有者權貯之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本易出舊本仍貯故處以備考用蓋于有言七年之病求

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
太宗皇帝多事時猶聚衆于百集永樂大典以備
學校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 康照
一藏書之所分爲三處一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
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其二處之
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內閣例盛以厨匱宜於典
籍廳收貯中貝付典籍掌管祭酒監丞等官
時常提調防護然惟守其門外之管及爲水火
盜賊之備而已若夫厨匱鎖鑰則收在內閣每

年三伏日如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先期奏
請翰林院堂上官一二員備僚屬赴國學
曝晾書籍因而查筭畢事封識扃鑰歲以爲常
南監鎖鑰則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
書給酒食亦如北監之例皆不許其監官擅有
開匱取書致閱有轉借於人內外大小衙門因
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 旨違者治以違制之
罪奉 聖旨
太祖御製書籍着翰林院官打點見數收貯南京書

籍查照目錄闕寫缺少的去着守備同南京禮
部翰林照檢送來天下遺書禮部行移南北直
隸并十三布政司訪求其餘該衙門知道欽
此

請昧爽視朝奏

臣等仰惟 皇上自即位以來一應朝儀悉遵 先
朝故事每日臨御有常時早下趨見有常候七年于
茲有如一日凡內外臣庶得於見門者莫不欣欣以
爲 皇上孜孜圖治有憂勤惕勵之心有終始相成

之助太平之治計日可待爰自今春以來出朝間有
晏時然亦尋復如舊近二月間往往于卯末方出臨
朝鐘鼓之聲一聞於外莫不驚訝以爲 皇上勤政
漸不及前誠恐由是而傳之遠方播之夷狄其爲
聖政之累誠非細故臣謹按宋儒朱熹謂之雞鳴
篇有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必於將旦之時必告君
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
朝也蓋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
眞亦其心常畏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又嘗伏覩

宣廟御製五倫書勤政篇有曰永樂四年正月太
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朕每
旦四鼓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
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有司行之朝退未
嘗輒入宮中閱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
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
豈可須臾怠惰一息怠惰則百廢弛矣臣等謹按如前
而又竊有見於夫自唐虞三代歷漢唐宋至于今日
率以昧爽爲視朝之期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是
時夜氣既定旦氣方清物欲未雜於前心地虛明於
內於是臨臣下決機務則是非易見聽斷不惑昔人
所謂一日之計在於寅誠非虛語也伏願 皇上遵
誦先賢解詩之言佩服 聖祖諭臣之誥每日常朝
率以昧爽爲期則政務不至廢弛臣下知所遵守解
民庶發奮之心包遠近傒搖之誠其於 聖德所補
非小補太平之治亦於是乎基焉臣等干冒 天威
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 聞奉 聖旨

乞免撰玉樞北斗二經序文奏

年月十四日內臣傳 旨令臣等撰玉樞北斗等經
序文臣等未解其義不敢下筆切觀二經所載其中
有家有北斗經及所謂此經之語是時經未成編而
預言及經經安在哉自古聖賢經典無此例也玉樞
經首述普化天尊在玉清天與諸天帝君會言是時
誰見而下來傳述之耶北斗經云北辰垂象而衆星
拱之夫天無星處爲辰豈有老子而不識北斗不是
北辰耶其中又多有云道言者人便會言說道是義
理之名如何會言說此等處皆不成文理決非天尊
老君所作無疑必是巫覡小人假此以惑世誘民爲
衣食之計耳一向行於市井閭閻未曾上達以故
因循襲用未革 聖明在上闡明正道如此邪妄在
所禁絕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若又
御製序文冠其篇首行之天下後世其爲 聖治之
累大矣伏覩 太宗皇帝實錄永樂二年有道士獻
道經者 太宗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
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
主好尚稍不謹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從所好

苟墮其計將來流無窮之害 聖祖明訓載在信史將以爲天下萬世法况今日 皇上踐 皇祖之位而承其宗祀者哉竊料當時所進之書必是老子莊列之類又不然則亦大洞度人等經此也其曰鄙不合聖賢大道其千百言中豈無一二言可取 太宗尤且斥之不用若此二經類皆卑下之見鄙淺之辭不過幸人疾厄啓其錢財教人醮祭因而求祟此正古人所謂左道惑衆之事幸而上聞 聖朝以寬大爲治不卽誅殛幸矣豈可又以 宸章天語而表章之哉臣等職忝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之至

乞嚴禁自宮人犯奏

先該禮部題稱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私自淨身人康某等約有一千餘人各持木棍瓢石自長安左門直至本部後門擁塞街道將尚書耿裕等四面邀截趕打已蒙 聖旨着錦衣衛將爲首的拿送本衛好生打着問錦衣衛官已拘將某等在官供認明白奉 旨發落臣等竊惟自古帝王爲治必防微杜漸恐生禍階今淨身人敢於 宮闕之前聚衆至于各持木石趕打執政大臣兹豈小變哉考之史冊自古所未有也惟北魏時羽林軍士以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建言抑武人官羣毆父子魏朝姑息不窮治其事其臣高歡素有異志因此知其紀綱不振歸而起兵天下因之大亂設使魏之君臣稍有知識痛懲其人則紀綱立矣奸雄自然帖服豈至借一時之亂貽萬世之笑哉且今千人之中衆皆饑餓之虛又聞不止此也此外尚有數千百人村落之間無處無有若今將用此一起人則後同類之已淨身者接迹而來趨未淨者聞風而效做入都之中其民庶何非徒不得其一身之用并與其子孫皆不得其用矣是豈太宗皇帝起山西無田之民發天下爲事之吏塡實京畿以壯國家根本之意哉今一人入內府一家免差役而又推及其親備自此以後京民免役者日多應役者日少若不痛爲禁止日積日多賦役猶應乎民何以克堪且自漢罷肉刑之後朝廷官府不用宮刑而閭里街市之間乃擅自行用自戕其身體自絕其

種類而在天日之下照臨所及之地夫豈美事若夫人生有血肉之軀有骨肉之親孰不欲保其身與不欲延其類此正生太平之時無夭閹之患而甘為此者彼但見今內諸司侍從之臣為 朝廷所任者欲倣倣彼殊不思受異數者固多而淹滯凋者亦不少況其人遭家不造不幸為人所詿誤緣事所係與夫 朝廷罔極之恩死中得生以有今日是以鞠躬盡瘁一心 王室以報再生之恩且皆以童稚之年進入掖庭不與外人交接心純而志篤間有一二年稍長者或出於隱宮或不得已顛撲傷損所至亦有所覬望而然也非若此輩處心積慮覬覦富貴然 國家銓擢有限職任有數豈能一一皆如所願一日所願不遂安知其不悔而失而肆無忌憚哉夫五刑之中宮刑最重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閼先傳下絕後繼非止一人一世而已也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聖祖之訓雖以 天子受天之命人臣稟君之命亦不許用此不仁之刑而彼小人處閭里之中為國臣民者以刀鋸而戕 朝廷之生靈為人子孫者用非法而戕父母之遺體果何心哉伏望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憫小民蚩蠢之愚迷 太祖非法用刑之戒廣 太宗頒賞京營之政不追咎其既往惟限制其將來嚴為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者其父母及其戶首全家戍邊遠鄰保知情重加罰贖其用力下手之人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賞以死罪人衆首亦聚被害之人果年十五以下無知識者聽留備用十五以上分送嵩府如有不服仍令私自逃回者罪坐引誘傳教之人經過地方官司仍行各處盤檢司嚴加盤詰有捉獲者若滿衍員罪因一例照用臣竊以凡庸為 朝廷所任用係 國家大計不敢緘默為此不恤後患謹具題 知伏乞 聖恩保護使臣等不受張紱之禍不勝大幸

乞免李興死彭程戍邊奏

十二日欽蒙 命太監某等與臣等商議李興彭程

之罪備開　皇上所以審處二人之罪委曲詳盡超
出衆議之表　綸音一出凡在見聞莫不驚嘆畏服
臣等尤切悚懼切惟　本朝開國至今百餘年矣承
平日久上下因循非但有司政務日弛而　祖宗法
度亦多廢棄且如　憲綱一書專爲御史而設今之
爲御史者非但不行其事且又不習其書甚爲庶官
輙以扶持衙門爲言稍有循理守法者衆共非之謂
不稱職習久成俗以爲當然其來也遠奚啻一日忽
然寘之于死謫之以戍知道理者因謂　朝廷設立

御史巡按一方使彼振肅綱紀以安黎庶犯罪自有
定律用刑自有常法因公而死一二人可也今乃打
死至十有三命誅一豸者亦不爲過又春秋之義爲
尊者諱恐賤小民不識忌諱內有不恕彼以道士發
身爲風憲官疏陳時政乃因　先朝未流之弊明行
指出罪不容誅矣謫之充軍已爲輕典然天下之大
人民之衆不能人人而戒諭之固有不盡知其詳者
矣彼但見自來御史陳言切諫嚴刑懲惡以爲當然
又見法司所擬多官會議罪皆不至死必謂　朝廷

不欲御史盡職不欲御史言事傳之天下所損非小
然此猶一時之事爾若夫書之史冊乃千萬年之事
臣切觀自古作史者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凡書臣下
有罪當死者則曰誅無罪不當死者則曰殺臣下有
罪貶謫者不書其官無罪者則書其官蓋作史者考
核其人情罪而爲之書法今法司定其罪如此多官
會議又如此衆人議論又如此安知其後世秉史筆
者不據事而直書以殺戮切惟自古帝王有所行遣
不徒快一時之意而必爲後世之慮不徒懲一夫之

懲而必示萬人之戒廢雄斷於委靡不振之餘施仁
恩於瀕亡無救之地此所以能鼓動一世之人心以
成不世之盛治而傳萬世之美名者也臣願　皇上
待法司具本覆奏之日批出着都察院堂上官率領
十三道御史押李興於　奉天門下聽宣諭特遣司
禮監太監傅　旨宣諭備述二人所以得罪之由
朝廷所以罪之之故因而稍法申　恩如臣等初議
免李興死發極邊地面永遠不許所在有司放縱彭
成或降雜職充吏或除名爲民仍　勑吏部及都察

院今後初選御史理刑撥國子監監生初入監撥學
規例請誦　憲綱必須通解然後方選其見任者一
應行事俱要遵依　憲綱如此則一事之行而衆善
之備見　聖明愛恤民命之仁見尊嚴　宗廟之孝
中　祖宗成憲於久廢之餘舉風憲舊規於不振之
後全　國家正大之體革小人浮躁之風

奏再乞免李興充彭程充軍

今日欽奉　命太監與臣等議必欲置李興于死彭
程充軍臣等待罪　內閣凡遇事之有關於　國家

大體者不敢不言况此事非但於　國體有損而於
聖德亦有累焉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大矣仰惟
皇上禀天縱非常之資當春秋鼎盛之時積功累仁
以立萬世之基正在此時然臨御五六年誠敬未格
於天心屢有灾異德化未孚於天下尚未安今　且
忽有謗譴言官之　命傳之天下非美事也書之史
册非嘉績也臣等於此若不極言異時　聖德益崇
閱世久而見事多忽然感悟追咎臣等不言則雖萬
死無益矣况臣等皆起自小官而為　先帝所任用

以致　文　懇深死無以報若彭程之祗毁畢出
[illegible]衷心臣等與之不共戴天之仇臣等於李興同無
私[illegible]所謂有陰私嫌隙而捏其黨類攻發若李興之
[illegible]罪出於彼特者樂為之所究而不由於昔[illegible]則二
人之罪　皇上罷發赦之臣等所以執法死不奉
詔矣尚蒙[illegible]夜之議臣等所以切切為之言者據理
之正合衆之情守　祖宗之法保　宗社之福焉耳
臣等死罪死罪謹具　題　知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救謹[illegible]文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孫[illegible]謹重編
[illegible]同編
孫男[illegible]校訂

[illegible]文[illegible]稿重編卷之七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八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表章

進大學衍義補表

閏了監掌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竊

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脩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 今代惟 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 殿壁之間暨 列聖之紹基屢聽講于 經筵之上旣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爲者罔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界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用旣成乎已當成乎人理罔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紬閱之時自起編劘之念顧一人之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撫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所難况蒙一念圖報 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預忘下賤僭倣前修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伸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同本於身所以

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于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于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剟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

中之所見覬於目下之可行脩辦消應之徵仰裨
海嶽之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
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丕　純德於
齊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
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務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
月將　仁孝之德孚於宮闈　元良之聲播於函夏
一日乘人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
漢官登極之歲小毖求助摩啟成周訪落之心首深
究於大猷叡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借

學之素所講明廣克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齊治平
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
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敎書有一得敢
妄意以著書因非虞卿之窮愁亦匪貞氏之去位假
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
幾一生仕宦不出兩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
政臨民之技徒懷愛　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
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　朝廷更
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　九重之

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
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
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　一人永子育
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
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錄三卷共成四十帙　謹
奉　表隨　進以　聞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　聖駕親臨太學射祀先師召臣等三氏

子孫陪祀　恩賚有加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
聖人御極首視學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遂推恩
以及遠於百世弘至治以六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
之隆　九重之恩禮有加三氏之子孫何幸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術緝熙肅至養之孝於
兩宮協　重華之德於　列聖御明堂而布政萬事
咸已維新坐宣室以受釐百神莫不受職謂致治有
本原莫先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爰舉臨雍
之儀用廣作人之效以　天子而師陪臣之道德屈

萬乘以貢數仞之宮墻玉甃黃流乃祼乃獻皮弁素
績載舞載揚金奏鏗如宜宮商角徵羽之節奏　玉
容睟若親溫良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絢纚綵以展儀
祭酒贊　冕旒而進講大臣陪　赭扆佩玉鏘鏘諸
生環橋門冠衿濟濟述自王者禮樂之盛曲埒前世綱
常之不基翊臣生輝縉紳潤於驕矜　寵命錫章服
以不疲讀書待從訓詞降　綸綍以獎勵多士按古
禮以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不忘其後昆光被鄉
澤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荷　國恩愧乏象賢
之資濫受閒功之賞爰居止齋亭序咏也可慚鵜鶘
在梁彼美服兮不稱自榮爲幸報賜何階伏願惟
天惟　祖宗承保　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爲儒
教之宗奎璧輝煌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並日月以照臨于載啓　大明之運合天地所
覆載萬邦咸　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
之成於今爲盛竊以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

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
逮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並邦土雖有魏晉以
來南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
令之阻行或夷德之可厭古未有若我　朝得國之
正闢地之大者也總輿地而兼廣政興教以並行南
都免北都燕直隸于於西拓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
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
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鯨波盡
入版圖之內西頁金河北瀚沙漠悉嘗薦效之餘殫
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肯狄黑漠遙係月以來
賓貢支朱越爲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亥之
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
彰丕圖粵若帝王受　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
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
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有家之傳說不同館閣
所脩若元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
記之作於宋界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
肆我　聖祖寅命儒臣蒐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

既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物
神聖自天膺歷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　相
武弘造　天休凡聖賢經世之圖咸留　睿覽於
祖宗待成之志尤軫　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
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可授成命於　九重考遺
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
所藏萃外史之遍掌過閣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
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說
方言靡不網羅畢皆蒐采經貫羣籍約為成書義類

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
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
有源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
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
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
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
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　聖道之咸
容示　皇威于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
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

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
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上繼志述事之
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
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效編
劘循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　詔深虞玩愒
之尤幸觀就編少酬　清朝之盛書同文車同軌大
一統而四海稱方天為蓋地為輿中兩閒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仰田功以弘治本　帝籍千畝躬稼

事以為民先當承　大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
王推禮備萬姓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
精圖治亟臨觀於歲憲思通驗於先聲一日二日萬
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
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于其誠
不于其物民庶視効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　祖
攸行將以示民之法于以致　先祖之享庶幾知小
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涓吉月農祥晨正土脈春滋卽
齋宮以潔心款嘉壇而舉趾紺轅黛耜循行於隴畝

之間緣耦朱紘容與於阡陌之內秉耒而幾於十墢
借力以終於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從舉賜福酒
以勞止大惠均頒希潤之典創見于一時務本之談
喧傳于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昌辰 鸞輅之車以臨
甫田親瞻玉粹爲神倉以諸粢稷載告寶成猶周人
載芟之詩豐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書下格自天

進呈 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
之治功德之敷遺者既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

先猷下垂後訓成 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
心恭以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
聖孝純皇帝以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
表清明廣運而文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
之大統纘五聖之洪圖 帝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
必競 君臨二十四載無一日而不朝尊治命而殉
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其舊輔曉朝 慈極
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隆冬盛夏祭神
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不違有感召

交孚之妙介福于 聖母徽號荐加錫類逮臣民隆
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儀 慈懿於山陵孝以推
廣其因心後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
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
百王不易候張治其寵釋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
已長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
嚬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
干紀尋仰革心虜敢犯邊伐閑捷報民安吏職時和
歲豐允爲一代極盛之時兼有 列聖諸篇之物仁

聲所播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哀詔遂頒其哀絰者如
喪考妣不有信史曷彰 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
是爲大孝恭惟 皇帝陛下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
羹墻之如見者存不忘躬曆數之攸歸負荷是懼亟
登覲於 成憲思適駿于先聲爰詔禮官俾脩實錄
乃於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二日 勑臣懋監脩臣吉
等總裁臣溥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脩别開史局羣
集儒臣發內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章內
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

綸之事宜謀帷謨思之忠疏言無微而不錄事非要
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者爲令甲播
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勲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
張內自　宮闈外極邊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其
始終賢否决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兩
朝於旁蒐之抄述寶訓爲後世之法傳其信不傳其
疑過於文寧過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
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　以貫之永爲不朽
之傳夫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
切抱才之歎遽叨載筆之榮仰體　宸衷俯殫管見
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
況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擢有係於
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閱歲深有慚於尸素
載古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人閣謝恩表

臣惟　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政事之堂有輔相之
實而無其名掌　絲綸之制而參夫政必有相業如
兩魏筆力如歐蘇皆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鴻猷之

治有如臣者無學無才既衰既病自分生身於遐僻
遂甘絕意於攀緣既無左右之先容亦靡臣僚之推
轂乃蒙　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
前星瑞世之初適彌月晉慶之日特頒手勅揚于
明廷老朽無能三疏之情詞雖懇　聖心簡在　九
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陬迂僻之孤生亦預　延閣
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老忘其
衰喜極而泣頹振起其衰薾既摧之氣復發動其少
壯有爲之心非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奈
恩深義重而無以爲報敢不委身殉　國任頂至踵
畢以獻於　官家以道事　君非義與仁不敢陳於
帝前叩囊底之餘智尚或可爲旗紙上之陳言不爲
徒託雖曰日暮途窮决不至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
事煩弗得久於陳力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老矣何
求奉微子自獻之身死而後已所慮但年已老臣病
日加志欲爲而氣力不充機可乘而歲月不待有如
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鍛羽倦禽雖
徙倚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躓之失有孤拳養

之恩與其姑試之於衰朽之餘曷若保全之於寬閑
之野謹因陳謝更冀　慈憐臣越載　天恩無任激
切屏營之至謹具　表陳　謝以　聞

請建儲表　弘治壬子

茲以　皇天眷命　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
臣某等伏望　皇上早頒册命正位　儲宮以隆國
本以繫人心以承　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
表陳請者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
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爲國建　儲用繫四海之望惟

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允在照臨孰不忻願恭
惟　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　六聖之重
熙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游雷之震軒龍
首孕而發爲前星之祥爰錫絲綸已騰忻躍於遐邇
尚虛匕鬯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大孝在
繼體之得人　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佑儲
祥而委祉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　皇上俯竹聖
心順乎輿議思　宗社之重而豫爲建儲念天下之
大而先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

青宮肆頒鴻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
堅盤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　祖宗佑　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
稷定　國本當在所先矧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
元統天之體上以承　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
人心屬此熙辰宜行大禮恭惟　皇帝陛下德協重
華仁覃庶類　兩宮燕翼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
貽孫謀而有承治已弘矣人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

率皆底績乃獨　元良之位尚未正名在　皇上雖
以幼沖爲辭然　聖嗣本以生知爲德矧居嫡而居
長宜克嶷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而異臣
民儲國之義敢以煩瀆爲嫌是以再竭悃誠必祈聽
允伏望　皇上奉率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
成　家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
本致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發閎昌
衍綿寶曆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爲私親蓋明萬世之統重器在於長子
用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
早建之議爲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
主一之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　皇帝陛下學
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謨祖德以靈承神
罔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祉九廟儲休有開軒
龍之祥育協熊羆之兆　九重開詔方宣布於殿庭
一日驩聲遽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萬目皆睹其揚
輝麗日重光衆心咸與其緝熙人情攸屬天意允符

伏望　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有所爲
瀆勿以　聖子尚幼爲辭上以奉　兩宮之懽下以
慰萬民之望特頒冊命早建　儲君　郊社宗祊皆
于焉有所慶賴華夷蠻貊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
搖皇圖彌固

策問

會試策問　五首

問有古帝王有所述作以頒示天下往往出於詞臣
之代言史氏之紀錄惟我　太祖高皇帝生知之性

卓冠百王比其於文藝蓋有不學而能者其見於簡編
之間率皆羽衆之所幹運　宸翰之所揮灑　神謨
聖訓萬世如見莫不有深意存焉伏讀　御製大誥
三編首以君臣同遊爲言噫帝王盛德大業夫豈無
大於此者乎乃不追它及而托始於斯其有意乎其亦
無負乎儲者博通古今於凡前代帝王之事無不究
心以爲它日致君之具况　本朝　祖宗之明訓乎
請推原古者君臣同遊之得失與　聖祖意嚮之所
在勿以入對　大廷即舉以問之於　上

問性命之理古也昔之大儒如荀卿氏董仲舒氏揚雄
氏韓愈氏歐陽氏司馬氏蘇氏兄弟胡氏父子皆不
識性今世三尺童子稍通文義者皆知性之爲善則
昔之大儒反今之童子不若矣抑不知其所謂性善
者果真知歟無乃亦剿人之說而附和之也請折衷
諸儒之所以得失與言性之所以本善者如何以對
問爲治之道亦多矣而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詳
焉以理財用人爲言則治平之道無有要於此乎歷
觀前代方其建國之初法制尚約簡政事尚疎略當

是時也土宇未闢生齒未繁地有遺利民有遺力宜
其財用之屈矣而未聞有乏財之憂學校未立科舉
未興官無常人人無常用宜其人才之乏矣而未聞
有無人之嘆及至天下既定規制畢舉所以因時救
弊起偏補敗之政日增月益凡昔所未有與有之而
未備者無一而不具矣是故制用有法勸卹有官征
斂之藝日新發常之途日廣取之盡錙銖積之若丘
山宜其財用之多於往時矣而反不及焉教養有素
進取有漸舉薦之路多方考課之法益密累數人而

守一官居數年而待一缺宜其人才之盛於往時矣
而反不如焉夫宜其不足而有餘宜其有餘而不足
何也雖然與斯二者又有不同焉者蓋財之不足用
無餘故也至於人才乃因有餘而不足於用焉是又
何也凡若此者皆必有所以然之故苟知其故清其
源塞其流而逆閉其塗使之積久而無弊則治平之
端在此矣諸士子讀大學書其亦推類以及此否乎
請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問古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而所守者惟一說是

以當是之時學無異道人無異論百家無殊言孔子
沒而異說紛起道德遂為天下裂自是國異政家殊
俗歲異而月不同矣秦漢而下自武帝表章六經之
後世之所謂儒者咸知尊孔氏黜百家及其見於立
論行事之間則又有不同焉者其大畧有三工文辭
者則有司馬遷之徒論政事者則有劉向之輩談理
道者則有董生之流是三者皆世所謂儒者之事也
然則儒者之道果止是而已乎其後精於文者有韓
愈氏有歐陽脩氏達於治者有陸贄氏范仲淹氏深

於道者有二程朱子焉之數子者其於前諸子果若
是班乎其於孔子之道亦有所合乎我
朝崇儒重
道　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學教人取士一惟經術是
用　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一使天下
學者說誦而持守之不惑於異端駁雜之說道德可
謂一矣然至於今風俗猶有未盡同者何也曩時文
章之士固多渾厚和平之作近或厭其淺易而肆為
艱深奇怪之辭韓歐之文果若是乎議政之臣固多
救時濟世之策近或厭其術常而過為闊闊矯激之

論陸范之見果若是乎至若講學明道學者分內事也近或大言闊視以求獨異於一世之人程朱之學果若是乎伊欲操觚染翰者主於明理而不專於駢儷封章投匭者志於匡時而不在於立名講學明道者有此實功而不立此門戶不厭常而喜新各矯偏而歸正必使風俗同而道德一以復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

問 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區昔人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之所也考之史傳樂毅以燕兵下齊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下天下兵甲之強莫踰於此也在唐中葉以後其地分屬於方鎮成德軍今定易深冀等州地也盧龍軍今平灤通薊等州地也與夫魏博范陽之類皆在今八郡域中一軍士卒多或至踰十萬征戰之役無歲無之今其土地故在不知當時何以得兵如此之多而供給之費又何自出歟驗之方域東抵遼海則界乎東夷北踰上谷則邊乎北狄邊夷之患莫切於此也在秦漢以前其地分裂為戰國趙都邯鄲今真定順德皆

其舊疆也燕都幽州今順天保定皆其故域也迤邊西連雲代而燕則東鄰鮮卑匈奴之境外寇侵軼時或有之今則疆域如故不知當時何以內支列國交爭而邊夷之寇又能禦之歟勝國建都于此仰給東南漕運以是宮禁百官六軍之食議者病其竭民力以航不測欲於京師之東瀕海萑葦之場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計畝授官則東面得兵數萬可以衛京師禦島夷省漕運紓疲民今其成法具存亦可舉而行之於今否歟又設都水監於京都而於外又有河渠司以興舉水利脩理隄防為務說者謂其一代之事功亦不可泯如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陸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滏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患今其陳迹故在亦可以因而脩之於今否歟諸士子挾藝來遊於斯博攷前古必知所以處此者伊欲寓兵於近輔而不調外以衛內按兵於邊近而不出中以防邊耕近地以助軍餉而不專仰之於遠順水性以除民害

而又因之以興利其可行與否願相與講求其故而處置其宜

大學私試策問 三首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豈能有所爲哉士之在學校猶女子之處室也今有在室之女不待父母之命而需求請託無所顧藉則其他日適人者從可知已若是者尚可謂之貞女乎哉爲士者亦取之以儷已乎哉知其必不然也事不同而理同人顧明乎彼而暗乎此何耶諸士子皆出自鄉校

爲有可勸駕來游國庠爲　天子門生駸駸稍用有日其於守已之道取人之方必的知其所在矣請言其所不爲及其將大有爲之志以著于篇予將仰其所以言以驗其所以行

問文章關乎氣運之盛衰善觀世者不觀其吏治而恒於其人文驗之唐虞三代之文見於典謨訓誥者可知也已春秋戰國以來其文具載史傳子集之中皆有可攷者焉朱子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則文之關係乎世道非虛語也可指言歟

漢以下迄南北朝末以文取士而文散見於奏議著述之間唐以後始專以文試士士非能文者不用人文之醇駁吏治之得失實係焉主盟斯文者是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皇明復古三光五嶽之氣復完洪武永樂之盛其文章渾厚醇正明白俊偉無有雕琢刻畫之弊近年以來書肆無故刻出晚宋論範等書學者靡然效之科舉之文遂爲一變說者謂宋南渡以後無文章氣勢因之不振殆謂此等文字致伊欲正人心作士氣以復　祖宗之舊使明經者潛心玩

理窮究空疎之失脩辭者順理達意無險怪新奇之作命題者隨文取義無偏主立異之非二三子試筴之其轉移之機安在

問道學之說唐以前無有也有之其始于宋乎宋科目取士有進士明經二途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其後罷明經而改試進士以經義其所試之經用漢唐之疏義王安石之新說此當時儒先所以有道學之說也我　祖宗準古制立進士科以五經四書取士一主程朱之說今日士子所習以應科者是即先

儒所謂道學也世學者假此以出身謂其無得於身心則有之矣若謂此外又別有所謂向上一著而後謂之道學吾不知其何說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士之養於學校進於科目仕於中外並無異議近世士子乃有擬於舉業之外別立門戶而自謂為道學者然彼自相稱謂草澤之中可也而吾士夫由科目以仕中外者亦從而張大之何耶豈嘗見宋人凡攻道學者仰謂之邪黨而為此耶嗚呼擬人必於其倫茲豈其倫耶說者有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多陸氏尊德性

之功多斯人之徒益專主陸氏尊德性之學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其然豈其然哉且中庸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之功其可偏廢歟朱子之學其果一偏之學歟或者之言是歟非歟諸士子所誦者五經四書所主者程朱之說在學校以此為學應科目以此為文他日出而有官守有言責者亦將以此為用也請試言道學之所以為道學攻朱陸之實辯吳氏之言遡其源而沿其流而推其所以致弊之由盡各言爾志凡其平日存心致知以為學者其本何在乎及其用功之序致力之方一一為我言之以祛所惑

擬　殿試策問

蓋聞仲尼有言為君難如知其為君之難一言可以興邦朕承　祖宗大統臨政願治七年於茲三復斯言拳拳服膺有如一日仰惟　聖祖創業艱難復華夏之統於既絕之後闡彜倫之教於久斁之餘有功於天地有功於萬世帝王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惟其功德之尊大是以繼述之尤難深用惕然恒懼弗

克負荷日慮儒臣講求理道分任卿佐脩明治功庶或盡夫克艱之責然而闕政尚多善效未著何歟夫良法美政固多端緒至德要道厥有本原求約於博其道安在惟天惟　祖宗付朕以崇高之位寄朕以億兆之民非孝無以守成非仁無以濟衆凡其所以創業垂統以為貽後之圖者在今日有一事之或忝非所以為孝凡其所以脩政立事以為安民之具者在今日有一夫之失所非所以為仁夫孝而至於無一事或遺仁而至于無一夫弗獲厥亦難哉雖然後

人繼述之孝仰前人貽謀之仁列我 祖宗所以敷遺於我後人者無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至德要道漢唐宋英君誼辟之良法善政昔之人其后使以是而克艱於已其臣亦以是而克艱於君載之經史可考也我 聖祖肇造於前 列聖繼承於後嘉言善行豐功偉績行之當時而不廢垂之後代而可繼在我後人惡可不思其難以圖其易哉伊欲盡述孝之道弘至仁之澤使紀綱正于上風俗醇於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溢賦而國用自饒不窮武而兵威自振災殄不作夷狄賓服一如 祖宗之盛超漢唐宋而上之以與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齊聲並衡何修何為而可以臻此子大夫積學以待 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為朕陳之使知天與 祖宗所遺之大而不忘其所自所授之艱而不忽其所行有以盡克艱厥后之責於今日而於子大夫克艱厥臣之志於是乎占之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朕心知其可願欲則不憚於難為其以朕所願聞而切於時者詳著于篇朕將采而行焉

論

許文正公論

道統之傳尚矣前乎孔子者皆行道者也後乎孔子者皆明道者也是則行道者至孔子而止明道者由孔子而起孔子也者前聖之統會後聖之標準也前聖而不合乎孔子不足以任斯道之統後聖而不法乎孔子不足以承斯道之緒故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豈不信然夫孔子之道具載六經易也書也詩也禮樂也皆前聖已行者也道合乎孔子故孔子述之以垂萬世惟春秋一經則孔子之筆也合易書詩禮樂貫通而一之者也欲學孔子而承其統者舍此而不法焉乎法乎春秋大義在尊王賤伯內夏外夷而已然王伯不並世一世而一易焉道雖未純而中國之為中國人類之為人類猶自若也若夫夷夏之分與天地相為始終不可一日亡焉者也一日亡焉則中國夷狄矣人類禽獸矣尤不可以不嚴由孔子而上為周公為武文為湯禹為舜堯其所行者未有不謹乎此者

也周孔子而下有子思有孟子有周程有張邵有朱
張其所明者亦未有不謹乎此者也惜乎朱子之後
此道無傳焉嘻客有詰予者曰有元魯齋文正許公
一代名儒也不足以承斯統乎予曰然許子固一代
名儒也於六經諸子百家無不通貫惜其於春秋之
學未講焉夫春秋一書聖人傳心之法也不得其書
則不得其心不得其心焉能傳其道乎客曰何以言
之予曰子不讀春秋乎聖人於夷夏之辨特嚴焉楚
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外之二國皆自

稱王則止書曰子所以正天地之大分嚴華夷之大
防也其與堯之分北三苗舜之處竄夷猾夏禹之征
三苗周公之懲荊舒膺戎狄之心同一心焉夫楚熊
繹之後先王之所封也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也楚
在荊州之域吳介揚越之壤人中國之人也地中國
之地也君臣上下同中國之分也父子兄弟同中國
之倫也衣冠飲食文物用度同中國之俗也聖人猶
且抑之遏之惟恐其猾夏亂華焉況彼腥膻醜類侏
僑其語言氈毳其衣服禽獸其行虎狼其心無君臣

上下之分無父子兄弟之倫且又巡居荒服之外朔
漠不毛之地其所以為中國害豈但猾夏亂華而已
哉使聖人於此所以抑之遏之又不知其何如也其
書法豈但如是乎哉許子生當有元之初為姚樞竇
默所薦官至祭酒綴成中書可謂遭遇其時矣嗚呼
聖人作春秋於吳越之國尚誅其心於數百年之前
不惟誅其人凡與之盟會者必深責焉則殊於其身
毀冠裂冕委質盡瘁稽首犧躬屏氣循容以臣事夫
禽獸狗彘於當時者乎使聖人筆之於書又不知何

如其誅之也由是觀之許子尚為學聖人之道者乎
客曰子之言辯矣當宋南遷女眞據有中原韃靼奄
而有之三綱淪而九法斁矣賴許子以河洛正傳起
而輔之中國不絕然於夷狄人類不盡入於禽獸未
必非許子力也使當時無許子焉其不至於蕩滅泯
沒不止矣然則許子豈可輕訾乎哉予曰為一世計
則許子固不為無功矣為萬世計則許子豈得無罪
哉然一世與萬世孰為輕重不待較而彰彰矣以一
世之功贖萬世之罪萬與一相去遼矣其能相掩乎

且許子之輔元不知其果能格胡人之陋習否邪嘗
仰元史考之妻無偏正皆稱后子無嫡庶皆稱太子
父死而子烝其妾兄喪而弟妻其嫂其倫理蕩然矣
入思巴以夷狄之黠大朝會坐於正殿之上與其君
后同受羣臣朝賀又造爲字書以亂吾中國倉結繩
以後之文爲其廢法蓋蔑然矣庶人之未得以御龍
臺之正員必以胡類間有大議逐出漢臣使不得
與聞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無章矣是三者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也許子曾一言及之乎然是三者終元

世而不變則是許子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
其大者不能革之則其功效之小者何補哉是許子
不能變其習俗矣不能變其習俗見望行其道以有
爲乎哉中國所以不純變於夷狄人類所以不盡入
於禽獸是蓋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泯先王之澤猶存
耳豈盡許子功耶客曰若子之言凡傳道統者必道
行於時始可耳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
周程張朱所以爲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
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進禮退義苟有不合不肯

少枉況肯比於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楊雄
之流欲詘身以信道耳道寧於身身詘矣道可信乎
客曰當是之時宋室既亡矣許子生於河內蓋在元
人之域中也不仕則已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子
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子惓惓以王道說魏齊之
君曾無一言及於周司馬氏李泰伯亦嘗非之而朱
子不以二子之言爲然且爲之辯析焉許子之意得
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然戰
國之時周道其歷賢聖之君不作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攻地以戰
殺人盈野所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
治天下之亂云爾今乃惴惴焉不能自保徒建空名
於諸侯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意哉蓋王者
天下之共主不能主乎民則非王矣孟子之心切於
救民蓋有不得已焉耳先儒有曰夫子作春秋以尊
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說魏齊以王道武王伐紂
之心也噫知武王善繼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
七篇之書孰非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者乎然孟子

所說者魏彝也而足跡未嘗過秦楚焉其眞蓋可見矣此予所以斷之爲揚雄之流其所見猶未過賈誼胡銓也況望孟子乎賈誼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足也漢事匈奴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則爲足加於首以夷狄爲中國主豈非足反爲首乎足加於首識治體者尚爲之太息矧足反爲首而欲傳道統者不能救解而又助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最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孺之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爲人

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孺之不若耶且宋高宗爲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矧以斯道自任者乎其不爲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大宋所以不振者在以內勢微弱幼主昏庸權臣誤國爾非有桀紂之惡也非若戰國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狄侵陵不已爾許子儻以生民爲念盍勸世祖以通和睦隣以息兵南北之民與宋人拘留使臣尚當爲之反覆開喻明其爲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

有及人之功得以少雪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言不從不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所同得也三者闕一不足以爲道矣然則爲許子計奈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淑諸其徒使天下由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在人心者不在於戕賊無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承其緒者舍許子其誰哉況以許子天分高明德性純厚又有躬行實踐之力將見其與周程張朱並傳於天地之間而從

祀孔子之宮牆千萬載而無愧矣區區管窺蠡測如小子者尚敢置其喙哉客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廷幾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之子獨何昧而云然予曰此蓋元人有祀其臣而門人有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舒王配享夫子廟故我
朝洪武之末革焉夫衆言淆亂必折諸聖予蓋折諸孔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則豈無稽之言哉客曰仕元之人多矣獨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

一世之功名而啓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若以爲世之道係焉恐不能以無過耳雖然許子之自處者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爲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illegible]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敦男 兆用 岡用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八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九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噫乎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以江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煒煒在人耳目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其有文名史

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為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為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為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 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過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舉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郡適友人丑羊涂君璋倅郡偶語及之太守北陵蘇君韡謂公此集乃郡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為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成化九年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自瀧來者曰武溪湞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為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

集名以武溪蓋有意以匹張焉余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獨恨其文之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賦遺等數篇余公之文僅得其瀾說及諸書判蓋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並得於館閣舉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序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進士科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倫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上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果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絕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

往輕吾趙彦中門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録傳成帙聞先太夫人喪解官還家携以過部部郡太守蘇君韡通判涂君暐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為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趙之人士解嘲云成化九年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録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為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風旨輙筆録之以為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敘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為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聞見者以為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為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

叔子沒後僅二十年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方之士止傳蘇學雖二夫子所生之鄉亦未聞其人有為程學者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家傳其書而人為此學但其微言奥論多散見於傳記或錯出於他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學者獲觀此書之全一何幸哉此盖南昌張廷祥滄脩以所得舊本屬其友劒江涂伯輔德剛仰刻梓以幸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録一卷各有為名今德剛君乃以編脩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子全書云成化十年

玉溪師傳録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删之定之脩之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即其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為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為然而又於此得以驗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無不符合真信聖

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為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為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撰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閎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產為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蜚卿氏為巨擘其錄在饒本蔡以庚戌所聞次為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為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說以為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徧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缺已過半矣

務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缺畧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敘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爻六經言文之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為一後世言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其意蓋謂以人論文若歐蘇之儔顧嶄焉似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為尚也今觀丘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傳家集與公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歷中外終刑部尚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為職宜乎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茲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藝者與公之子按察副使裔出公是集俾識一言

濟對　大廷時公為讀卷官得臨區所對策甚欲其之衆首為當筆者所抑不果公於濟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簀時不及致一辭奠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濟於公之斯文深有慨焉當我　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若是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館閣者為然凡布列中外董政務理兵刑者莫不皆然繼至於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

得而人之如公者益亦鮮焉噫可以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濟總角時猶多竊公每聞其言不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而西昌為尤盛正統戊辰濟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大學先生西昌人也濟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獎勵已已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輙憂形于色濟時發一言先生輙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後來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參預大政是歲濟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厠迹門下勿有述作先生見之輙過為稱許內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府貢來京師得祁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為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聲欬然瞻思之頃恍忽如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

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為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濟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永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濟焉於是乎抆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其形與氣形以而為威儀氣出而為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澌盡惟言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者為辭采裁為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于洪武長于永樂仕于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于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

心淳朴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大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為尚而不為雕斵側媚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為人見其立心行已涖官臨事如其為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濬起自遠方一見先生仰衍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濬雖不足上儗古人而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

然其無浮靡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鎰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倪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拙菴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文運盛於大江以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文仰得倫魁於金谿又十八年始定今制會試天下士褒然舉首者分宜人也永樂甲申選庶吉士讀書　中秘以應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七人宣德甲寅今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　勅教之者前則吉水解公大紳後則西昌王公行儉是皆江西人也自我

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後選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館閣率以為常而皆莫若茲兩舉之盛翰林之選自三名外而以庶吉士進者歷科雖間有其人而前惟稱文端文安二王公後則稱蕭尚約吳竹坡李拙庵三先生也濬來京師猶及見二王公在太學則受教於蕭先生入翰林則受知于吳李

二先生而李先生又某之座主也兩預纂脩皆在其館下某家嶺表北上中原必道于江西江廣之交僅隔橫浦一小岑耳風聲氣習未必頓殊在學校時已稔聞諸公之名及讀書　中秘乃得親炙之而受拙庵先生啟益為多不徒待以殊禮而每為延譽公卿之間方先生捐館舍時某居憂數千里之外弗克躬詣几筵寫瓣香以致敬負先生多矣歲庚戌先生之子廷章大參廣東適入覲　闕庭會間因及先生文集已編梓而未有序引某老門生也素有得於先生

摛敘而知之爲詳謹評其文以序之曰自古帝王之
世上有作人之化下有承學之敎是故人有所養而
學無異習其氣既充其理既明故發爲文辭足以達
志意暢情性紀事功而長留於天地間以爲不朽之
傳先生之文雖得之天資本於學力而實由乎鄉袞
漸染之餘　朝廷振作之敎也是以剛大之充而不
失於委靡道德之明而不淪於空寂備質渾全無有
奇澤詞氣溫雅不事刻畫蓋肖先生之爲人也某嘗
序尚約先生之文曰先生行事如其爲文渾然爲一體

語以序先生斯文曰先生爲文如其行事先生諱紹
字克述古之安成人宣德癸丑進士仕至翰林院學
士禮部右侍郎云

覺非集序

覺非集名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之
詩文也公諱亨信字尚實廣之東莞人登永樂甲申
進士第擢給事中以事謫交南未幾起爲監察御史
陞僉都御史嘗奉　璽書巡撫甘肅寧夏而在大同
宣府爲最久功績茂著而請築土木城保宣府城二

事尤爲卓偉公致其事以去卒于家也久矣士大夫
習知邊事者至今猶嗟異公之先見卓識以爲不可
及噫向使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車駕有駐止之所
則後來決無北狩之禍宣府不用公策棄城則京師
失藩屏之固將來或有南牧之患公之有功於　國
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循故事而已可勝嘆哉公
爲文和平溫雅類其爲人而尤喜爲詩其詩不事鍛
鍊用眼前語寫心中事讀之可以知其中心之洞
達明白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子泰裒集公遺文得若

干卷用公別號名之曰覺非集因其從子珙來京師
命某序之序其首嗚呼公豈待此詩文而後顯名於
世哉　成化四年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天下
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渟滙以爲海廣南居嶺
海之間受天下山川之盛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洩之
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
其動物則粲然以文是皆他處之所未嘗有者人也

得其氣之專而純粹又戕而茂秀而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開闢然小異與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舊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皆畧而未詳我入　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全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于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發芽之生然不啻其爲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始蘇韓公奉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郡會實在于茲兵戎財賦之用咸於是取乎御郡志之作闕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番易吳君中君乃轉呼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易高君擢實來繼之歷二期三千不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高君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歸也嶺爲山之支海爲澤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奥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運而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時也曼胡之習未改也椎結斥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斑斑然盛矣其學于中國與四方皆上相頡頏矣策名　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于　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與是志也雖爲廣郡而作凡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鈞夷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爲是序也豈爲一郡志哉　成化十年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　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　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之恭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符欽休徵實元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

歲應天府尹臣溥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 上以命
侍講臣濟編脩臣華臣等奉 命惟謹夙夜秉程以
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鎡教諭臣鏞臣綸臣
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祚臣煥爲同考官八人者分
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溥躬任綱維提調
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
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事三試之得其文尤焉
蔚然固多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擇百三十五
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六經之道不

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倚其道大
以明宛然洽古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除漢
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無餘矣噫 聖天
子假頊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仰京畿以觀四方
繇今日以占後將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諸士
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平日以經爲學以儒
爲名以豪傑自負躬逢 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
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

言也必有其心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
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世用之賢
共成 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
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顧不偉與臣濟祇承 明
詔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前簡而以
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振毋貽王可
以失言之羞 成化元年

會試錄序

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卽開設學校又明年
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乃復
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爲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
通然後取之以試于政有間因至今百有八年開科
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爲科者凡三十矣今歲又當會
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 陛下以命臣溥臣
濟且 錫以內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戒且懼即日
陛辭往涖事惟謹故得登拔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
之尤異者爲錄以傳臣濟當敘其後竊惟六經之道
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

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與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 朝之興首表章之 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攬經之師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剛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爲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 天子之庭以學有所仕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已行事之間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聞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畧不及而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聞焉俾知所戒 成化十一年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三年一開科取士其主試之臣在藩服者惟其臣僚是訪是延惟茲輦京則出自 上命而必以文學侍從之臣者重 京畿也夫 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王土則亦莫非王臣而必致重於京畿者蓋以人才之生於斯爲盛不止於一方一途而已也譬之天焉莫不有星而紫垣之旁衆星斯聚譬之地焉莫不有川而溟渤之區衆流斯匯勢也亦理也嘗觀有宋盛時建都于汴放乎初元取天下士僅五十人而自開封貢者四十九人焉由是觀之則京郡人才之盛從昔然矣矧今京畿實古幽燕之域燕趙之區豪傑奇偉之才古多有之肆惟 皇朝宅中圖治以臨天下四方之人咸來萃止 列聖相承長育培殖日增月益至化之所漸服德輝之所照臨則雖武介之胄也皆技藝之裔莫不改其素業惟文儒是尚經術是習不但公卿大夫士之世與夫胄監庠序之英爲然也青青子衿挾冊呻吟閭閻秩秩上下成羣噫何其盛也今歲又當開科士之來就試者幾三千人大率郡邑學校士居十之六太學生十之三自他途來

者又十之一二則是科之試不但幾甸之人而凡天
下藩服之人咸與焉不但學校作養之士而凡宗室
野處備選執役方技行伍之士亦無不有焉氣弱於
中文彪於外黙黙就席各奏所長噫又何其盛也故
事京畿試士順天府官總提調之任府尹臣某先期
禮聘同考試官於天下學校某官臣某實所甄選將
及期又請監試官於都察監察御史臣某臣某實董
其事至是始以考試官請於　朝上以命某官臣某
往主試事仰且　陛辭錫宴一如禮部會試故事其

試士所在仰會試天下士之所也臣等提調官考試
官監試官暨收卷供給等官咸相戒飭盡心其職期
以祛宿弊求實才以無負　國家開科取士之盛意
臣等乃於千有人之中拔其文之合格者一百三十
五人以實解額非人才之可取者止於此也此其尤
者耳又於一百三十五卷之中簡其文之通暢者二
十篇以為小錄非文章之可錄者止於此也此其優
者耳小錄成臣當為序竊惟當盛世熙洽之餘　聖
君在位之日人孰不為士也而吾獨得居於近畿士

孰不就試也而吾獨得備於　京闈其來也既得旅
見於　彤廷其歲名也又得引見於　册陛天下藩
服賢能之書未獻於　天府而吾姓名獨首塵於
睿覽於戲　日月在天凡有目者之所共覩而吾接
見之獨近且先焉其榮幸為何如哉其榮與幸既先
於衆人則夫所以感激奮發以作其氣以銘其心盡
其職業稱其名稱以圖報稱於他日者豈可後於衆
人哉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諸士子其何以報上
乎謹序　成化四年

劉偉愈詩集序

三代以前無詩人夫人能詩也太師隨所至採詩以
觀民風而繫國以別之方是時上自王公后妃下至
匹夫匹婦率意出口皆協音調可謳可歌有夫子刪
三千篇以為三百五篇後詩始不繫於國而繫於人
人人不皆能詩也詩道於是乎始晦有能屬後詩不
出乎天趣之自然而由乎學力之所至有一人焉本
學力而積久習熟以幾於化詩非不工也然比之得
天趣之自然者則有間矣嗚呼此刪後所以無詩與

詩有删後歷春秋戰國秦漢非無作者而不傳雖在傳亦不詳漢魏之際建安七子者出然後詩之名始專歸於人於是乎曹劉沈謝李杜蘇黃虞范諸人繼出乃各有以其詩名家然文以時異諸人之作又各隨不同論者又以代別之曰此魏晉也此南北朝也此唐也宋也元也嗚呼秦漢以來之詩變至於唐極矣唐一代以詩取士宜乎名世者爲多然而最著名者僅一二人焉而不出有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後專用經義詩道幾絕間有作者非但無三代風視唐人亦遠矣 國初詩人生勝國亂離時無仕進路一意寄情於詩多有可觀者如吳中高揚張徐四君子蓋庶幾古作者也其後眾業興而詩道大廢作者皆不得已而應人之求不獨少天趣而學力亦不逮矣吳人有四子後作詩者多出於文字之緒餘非專門也惟草窗劉公廣傳家世業纍至公始專心於詩不拘拘綴緝經生以事進取遇凡景物會心時輒剌日一於詩焉發之詞氣激烈音節頓挫多有出人意表者古人謂石曼卿豪於詩公殆近之與益公爲人適往跌蕩自少以氣自豪有志當世之務思欲有以自見景泰中郡人陳公鎰掌憲臺援吳公訥例薦公于 朝不果用負有用之才徒以未執終于一太醫院吏日天下惜之公高視一世慕古人奇偉非常之功世之闒茸者舉無足以當其意惟與郭元登徐原玉湯功讓三人者相推重每醉會劇談竟日終夕剌剌不休會正統己巳有土木之變忠義激發往往形之於詩君子謂公非獨詩豪蓋亦一時人豪云予久聞公以工詩名吳中後來 京師始識之公歿其公之子宗師游以公是集見示且求序故書以引其首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惟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畧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

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爲家禮一書實爲世人家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爲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嘗行竟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旣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擬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爲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爲才乎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

爲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苴以爲追薦禱禳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爲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爲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爲文章以攻擊異端爲事噫吾家之禮爲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爲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愼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

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慨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思人有爲也間有行禮者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爲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爲金銀者較之倂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竊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　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

禮文深奧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爲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　成化十年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何爲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詎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

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奚用此爲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暇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討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禀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

之者恒鮮愚爲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別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行之矣此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淆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

不君臣不臣則人紀瀆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夫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于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伎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爲君以爲人類主開教以立人極俾

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爲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歟夷狄也禽獸也爲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爲此者非君之自爲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

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爲其心形天之氣以爲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爲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爲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敎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擧無非以爲民而已爲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爲之哉亦由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爲之股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趨務畢同心以奉上皆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爲天吏決不可興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淅天經決不可

用權宜之策天冠天履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眞堯舜子非眞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眞武王父非眞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位不可也宜傳繼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眞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旣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脩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尚交于焉以有善諸男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擧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

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夷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其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為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六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 皇明戊申之春悠出掃于歸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成化十五年

學的後序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為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亦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蓋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裁之不無意焉首言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者何蓋為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始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為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做論語之鄉黨篇聚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但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

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畧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爲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而不及邵馬其意益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論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僭責云 天順七年

本草格式序

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大學之教以格物爲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

鳥獸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於草木蟲魚詳焉予幼有志物理之學嘗讀書之暇遍物輒加考究後見夾漈鄭氏通志略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考之不過刪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凡藥有所疑者日華子日是此物陶隱居日非圖經日宜治此病衍義日不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真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之哉况其

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而且要心甚善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也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鑑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審其人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爲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病哉是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不皆聚於目前也不有簡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

此故仰邵子觀物之說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爲本草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藏之巾笥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唐宋以至于元代代皆加修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博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於世而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竊本儒家所謂物理之學者以爲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顧惟欲成此

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職不出　國門者幾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誠於此生終無可成之期姑序其槩而藏之異時儻老蒐裒及正首在之後萬一　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有以此聞之于　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識書以俟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

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爲教人君本之以爲治士子業之以爲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爲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爲學爲教爲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旣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爲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爲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爲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爲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先旣舉其綱領之大後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

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爲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爲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綱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綱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腐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綱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

云非敢效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

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官閫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遐邇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闕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

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投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史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節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遐方下士叨官　禁近嘗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　經筵仰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　陛下龍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粟輯十年僅成此書

用以補真氏之闕並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得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誠為　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濟謹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不專為人身設也而後

人作爲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蓋以黃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已黃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蓋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凝而爲之形流而爲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以應周朞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俞合有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

閒合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閒動息坐臥百年之內少壯艾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臟腑若脈絡若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脈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爲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況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座隅朝夕玩焉病其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真圖附繫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聖中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訂正訛謬爲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爲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以其色別之意者京口所刻即其圖之遺製與嗟呼所貴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於凡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不知其狀不識其名可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纂爲

此圖非獨以爲醫家治病用而於儒者所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未必無補云

明堂經絡後圖序

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是疾之爲疾係人之壽夭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猶且慎之況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夫疾所自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百病不生則能盡人所以生生之理而不枉其天年矣且疾所自出之原果安在哉身而已矣是身也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固非天地雕刻而爲之亦

豈父母布置而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骨節經絡命介孔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歸之則人爲吉人子爲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横目而黎首者棼棼擾擾有戕有賊不知有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偶能保全之者蓋亦資禀之美爾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有盡而命隨之欲窮夫理當有吾身始吾身所具之理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賢所以建圖者昔者固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述此圖益示學者以理氣之所凝以成質者而使其知疾病根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達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脉之流行則可以本親以盡孝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經之流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

成化甲辰年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皇明開國之二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又明年會試仍命用勝國程式甫一科輒罷之又十有四年始定爲　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爲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上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錄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又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不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或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半凡三十又四科矣予來京師餘三十年於歷科會試程文甲中以後無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其一二夫以　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聚且官館閣以文字爲職業尚弗克盡見況遐方下邑之士乎予友少宰華容黎先生嘗訪者累年始得其全暇日因假以歸俾諸生録出遂以家所有者編次通爲一帙以便觀覽慮其未備以俟續入於乎則是錄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哉非但可以致見　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之高下文氣之升降而於世道士風亦可於是乎

觀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𣚦重編
爾懿同編
敎男兆昌 明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九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左户之藏既散而譜之學不傳而士大夫家有譜牒者蓋鮮矣今天下分兩畿十二藩服而人家譜牒之作盛於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迹其所以盛者蓋有四焉江鄉土緜地瘠季世割據者所不爭人家所藏圖籍不盡燬於兵火一也習尚淳朴

不甚一切珍奇玩好之物倉卒變起所持者惟文籍二也俗重世家婚配必先門地崛起之家雖盛顯物論終不之與所謂故家右族恃譜牒以爲文獻之徵三也人以讀書爲業雖田夫販客亦皆粗通文理涉獵書史喪亂之餘文籍散失無所於稽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憶之者四也用是四者故人家譜牒所以能獨盛於他方然其間亦不能無積習之弊失在於好攀援古名賢顯宦以粉飾其家世張大其閥閱凡劉姓者皆長沙定王之後張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

無一族無所自來者此雖天下通弊而於茲則殆甚焉者也予自宦游以來交天下士多矣而於廬陵士尤相親厚所謂士夫者無家無譜牒者近同年友常郡太守吉水龍公瑄序出其宗譜見示且屬以序考究精詳援引皆有證據不狗前人之失而肆一己之見直疏而旁通之纖悉不遺切而實曲而盡如禹之導川原其所自來疏其所由分會其所由歸其間分支異派雖若錯出散見其實條理脉絡未始混淆也使後人按圖而求之據牒而考之既知其所以同又

知其所以異其得古良史作表傳之遺意與予故序而歸之以示龍氏之後人且以告凡江右之為宗譜者云

文昌邢氏譜系序

海南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故其遺風流俗往往而在蘇長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蓋指此也其散在四州者瓊為多瓊屬邑文昌大族可數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先自汴來盖在宋南渡初至今子姓蕃衍散於邑中者殆居他姓什三四焉所謂五六大族其顯宦一時雖或過之至論其盛且蕃未有或先邢氏者也豈非其一姓之尤大者乎族不徒大而且多賢隱而賢者予不能盡知也所及知者其顯而賢者耳所傳聞者則有宋故某官夢璜以文學政事著聲前代載在郡乘可考也所聞者今其處教諭貴明經潔行所至師仰所見者則予友蘇郡太守宥也宥字克寬登正統戊辰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陞知台州府事尋改蘇郡邑人仕 國初至今登進士第者僅三人然仕止郎官今克寬年未五十

已官二千石守天下大郡清名美政播聞朝野華階峻秩日進日崇不止此也然則今日邢氏之族又豈但大於邑中諸族而已哉邢氏舊有族譜又燬於火至克寬之先大父某府君咨訪故老蒐羅散失粗錄成帙晚年以授克寬俾終厥志克寬承命惟謹寤寐不忘者踰二十年始克承先志命之曰邢氏譜系間攜來 京師以予同鄉且相厚也屬予序嗟夫氏族以名爵顯名爵以才德著氏族蕃而名爵無聞樗櫟之材也名爵顯而才德弗稱土木之偶也有名爵以

表氏族有才德以副名爵則雖在中州聲明文物之地亦云鮮矣而況遐遠之地也哉是則文昌之有邢氏邑里之望也邢氏之有克寬族屬之光也後之承其統緒同其宗盟者盍思所以繼之承之光之大之於無窮哉

廣昌何氏家乘序

後世作譜者率遵歐蘇二家說者多病其簡何也蓋家之譜視國之史史紀一國之事不得不簡譜錄一家之事不可不詳彼其世遠人亡載籍湮微往事無

所於稽不得已而畧之可也苟耳目親所見聞明有徵驗可以貽遠而示範乃亦棄之而不錄博雅好古君子所不忍也曾謂仁人孝子而忍忘其先德哉此廣昌何氏家乘所由作也予友大司寇盱江何公廷秀續其先太宰公所輯何氏家乘闡以見示屬為序蓋承本二家之義例而折衷之詳書備錄巨細不遺分為六卷一譜序二族譜圖三宗譜圖四家傳五婦德六先塋志而附載貤封　制書贈送詩文而終以先世遺事其於廣昌書錦何氏一族之事詳且備矣

允何氏受姓以來見於史傳者殆無遺焉予嘗讀韓文竊疑其序送何堅何與韓為近之說意謂古人因生以賜姓為其後者非所出而冒之容或有之聲音偶爾相近出於一時方言者焉能強人以必從哉疑其言無所本及讀史記周本紀註應劭曰氏姓註云以何姓為韓後然謂之以為後則固非聲音偶近者矣近世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謂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後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為何隨聲變為何氏名世宋人去古益遠何

所從而得此說哉考之孫愐唐韻韓滅子孫散居江淮間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鄧說益本諸此然則鄧說本於韓應氏生二子之前數百年其言必有所本且明言其出氏姓註非無徵之言也韓子偶未見與抑或別有所出與有若視人之國而論其世者必徵諸文獻予竊以謂論人之家世者宜亦然何氏之賢人在前代政事則有武經術則有休名位則有曾三人者其尤者也若以典籍言之則休公羊本旨羽翼聖經得以從祀孔庭晉名子裁其尤則西疇常言鑿鑿

乎布帛菽粟之文宛然濂洛宗旨也今黄錦之何實出西疇太宰公西疇先生六世孫也先生諱烜仕宋爲寶謨閣直學士廣東提刑太宰公中興其後而司寇公實踵太宰公之武父子清名勁節爲當世偉人俱以經術發身賢科歷官中外位八座爲時名臣本朝革中書省而專任六部今尚書執政大臣也視古丞相然百年以來大江以南父子相繼爲尚書者僅見何宗所謂政事經術名位至是益大以顯况公又多有著論大雅君子卓爾不羣其所以其聽四方傳布後世文獻之足以徵者豈止一時一方而已哉昔漢韋賢父子相繼爲相玄成作詩以自劾其述祖德也曰赫矣我祖慶流于裔於體厥德於赫有聲其勉後人也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今公父子實足以匹休於漢之韋氏而爲其後人者益誦是詩以相勵思齊其先人而庶幾其企及乎予與公偕登甲戌進士第同年中志同道合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貴溪之周坊有鉅姓曰周氏者氏雖周而其實則丘也丘之先出自宋魏周忠定公公之子壽昌以字行生子汲知饒州汲子必恭始居郡之樂平邑人稱所居曰丘村其玄孫亨通分居徐千之珠湖子直寶者徙邑之墩頭墩頭寄遞信之貴溪世與貴溪周坊周氏通婚姻其實四世孫諱爵軒者生六子時周氏乏嗣因命幼子惟政爲其後至今四世矣惟政生子旭鎰守谷有聲終浙江參政孫洪守恬致政家居曾孫雍字宗用者又以進士選爲刑曹擢任陝西按察副使今改任于閩將行過予謂曰某與予同年登第三百五十人中惟吾二人者同出丘宗然某之姓尚從周屢嘗上疏請復之而未遂其志其之心切切乎是未嘗旦夕忘也竊惡歷世日遠世有後者莫知所自思欲續本宗世系著其所以然以示後來豫求予一言他日譜成以冠篇端予以歲甲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未有同姓者惟宗用一人與予同所出然而列名于金門之榜紀實於登科之錄者則又以周姓著焉予與君固知所自矣而天下之人易以知其然哉

是則宗用之譜不可以不續而予之序亦烏可以不作哉謹用考吾丘氏受姓之始末俾以繫之世系之前庶其後之子孫知其源流之所自也按志氏族者謂齊太公望因於齊都營丘子孫因以爲姓及考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譙周註云姓姜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都營丘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維州昌樂有營丘故城凡二十八傳而田氏奪其國夫自太公一傳而爲丁公伋五傳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由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爲姓者不知始于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以爲姓耶雖然天下之地名如宛丘潛丘黎丘之類非止一營丘也况丘氏之外又有所謂閭丘氏癸丘氏梁丘氏陶丘虞丘曼丘淄丘之類皆出齊國皆太公後與若左丘明見於齊論成丘蒙見于孟子浮丘稷丘出於列仙丘林丘敦出于夷虜則後世以丘爲姓者亦云多矣安知其不如今世之人上官氏之去上東方氏之去方邪有唐人若邦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賢顯仕也然丘姓顯者多著于南渡後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邁而不及密尚書為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從朱文公張宣公例諸呂成公諡益亦崇尚道學者也是則周坊之丘本於丘村丘村之丘原於江陰江陰之丘其前也有忠定公之建功業有尚書公之尚道學有分丘村以來雖有顯者而不甚大著抑自墮廢爲周坊之後四世而三人皆紆金曳緋殆若果不然必剡枝而後始大榮茂邪雖然枝葉之茂由其根柢之大也苟非厚積其基培植其本斟泉以灌溉之除蘖以保養之而欲其蕃盛碩茂大至百圍長至參天多至成林無也予願凡爲丘氏子孫者世世相承積道德以立其基敦仁義以培其本讀書學禮所以灌溉之也懲忿窒慾所以保養之也以是而持家保族則其傳大而悠遠豈不有必然者哉譜成書予此言於卷帙之首非但爲周坊子孫告凡分自丘村

而出於江陰者皆所當知也雖然豈但江陰哉凡天下丘氏者皆不可不知焉

豐城涂氏族譜序

古者姓氏皆著地望如王則太原瑯琊李則趙郡隴西崔則清河盧則范陽之類是也自中正之官不設左戸之藏不備而附譜之學世不復講姓氏散於天下所在而有不復土著所謂郡望者特空名爾惟涂一姓望於南昌而其族姓亦特盛於所望之地今猶古也唐以前未有顯者至南唐有涂廙者補豫章志涂姓於此乃昉見於板籍在宋登進士第者有天明有正勝有壎元有潛生皆洪撫間人一郡皆古豫章地也入 國朝以來涂姓發身升第列宦中外者比宋元為盛然皆不出洪撫之間否則其傍境也其他郡邑間有一二究其所自來其不自二郡分也蓋鮮矣豐城曲江涂氏為邑著姓予所及識者今廣東按察副使涂君君自庚辰進士升監察御史一再出巡皆凛凛特風裁今奉 璽書整飭兵備于海南予家瓊山府以內艱家居間過予出其所脩族譜見示予觀天下姓氏不著地望也久矣今人求王於瑯琊太原求李於趙郡隴西殆猶昔人所謂求釜錡錢鎛刀鈇於鐵爐步也名存而實亡矣孰謂數百載之下千百姓之中乃有一姓猶著舊望如豫章之涂者乎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夾漈鄭氏謂涂因水為姓而今南昌志無所謂涂水者豈古豫章郡兼今數郡之地而涂水乃在今他郡界耶否則古今水名隨時改稱有不同耶或者又謂涂本古塗山氏南昌尉始去土為涂塗姓別出散處四方惟涂至今居洪撫之間為多豈皆南昌尉後邪二者必居一于此矣雖然王盛於瑯琊以祥覽兄弟之孝弟李顯於趙郡以贊皇父子之功業苟為不然徒假此以市婚矜世亦奚取其為望哉予願涂氏之子若孫若曾若玄觀憲副君之茲譜惕然感發以為凡洪撫之間涂者俱使皆如憲副君之邁往有為於時則涂在今世亦將如王李崔盧之在前代矣頋不偉與予因憲副君請題書以為曲江涂氏族譜序非但為一曲江也蓋以告凡今之涂姓者云

五一居士詩卷序

昔歐陽子自號六一居士蓋以已身均於五物之間而各一之以爲六也今湖陽有盧先生者亦自謂有筆墨紙硯各一與已爲五而自號五一居士焉得非聞歐陽子之風而竊取其意與歐陽一五物而爲六人居物之間也先生一四物而爲五人資物以用也人居物間人與物猶殊也物資人用則物與人一矣夫凡受形天地間無非物也物物也人亦物也人以一物而物於衆物之間獨異而且靈故天下之物無

一而不爲吾之所有故以之而並兩儀謂之三一可也以之而並三光謂之四一可也以之而並八卦九疇則又可以一其八與九矣推而至於百千萬億莫不皆然豈但此四物五物而已哉或者乃謂非吾所有過矣矧今所取之數得天地之中數河圖之中五太極也洛書之中五皇極也五之爲數又合一二三四而成之一水也二火也三木也四金也五爲土而寓於四行之中交相爲用以成萬物缺一不可也人以一身而居筆墨紙硯之間以運用之以紀古今之事以應天下之務亦缺一不可也先生之意殆出諸此歟雖然之四物乃衆人之所同有者而獨專之可乎蓋以人用物衆人之所同以已觀物達者之妙契當虛室生白之處明窗棐几之間召陶泓而來陳玄坦楮先生之腹脫管城子之帽發至理於心畫之微托幽興於運通之末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斯時也人耶物耶混混然合而一矣烏有所謂五哉先生名昊字懷賓仍爲潮郡司訓今陞邵郡教諭云

樂閒堂詩冊序

東吳朱宗遠以樂閒爲號大理卿錢唐夏公季爝既爲之記會其子水領京闈鄉薦會試春官以書來求予序夫已有之而後心契之契之深而後言之切苟想像而強爲之言雖言之猶不言也予以官于　朝日在塵紛膠擾之中求頃刻閒不可得也已非閒者何以知閒之爲閒閒且不知又烏知其爲樂哉第之久而未有皆時閒暇之際竊以衰老思歸有志未遂其心戚戚然恒不樂也欲下筆輒中止曾不知閒所以閒閒而又樂者果何如也雖然閒樂之趣雖未克

以身享而樂閒之理則有可以意推者夫人情之所感者有七惟樂爲適意身之所享者非一惟閒爲實用適意於其所享用之實以斯人也享斯樂也其諸異乎人之之閒也與何者七情之中其六者皆感物而動者也惟樂則生於吾之心而適於吾之意焉然人之樂也有樂於功名者有樂於貨利者有樂於詞章者有樂於聲色臭味者有樂於林泉花木者有樂於禪貌仙真者彼皆取之於外資之於人而於吾身心之實用則未必皆真有所得焉惟閒也無所慕於外無所資於人實有之實用之休休然無戚優優然有餘油油然不拘肢體我所有也穿廬我所有也親屬我所有也歲月我所有也山川我所有也天地我所有也一日也而兼兩日之適一人也而兼衆人之用無所事而閒隨所在而樂斯人也世豈多有哉雖然是閒也天靳惜而不輕予人人未易以得之也有父母之養不得也有子孫之累不得也有職業之拘不得也有庸調之給不得也有一於此閒且不可得況得而樂之哉蓋必有所不閒於其前然後得以享

其閒於其後且宗遠有幼辛勤承家業持門戶積久而成緒至是一一皆如其意上有碩壯之親康和而淸健下有克宗之子毅敏而通達甘旨之奉有餘詩書之香不斷內而心也無意外之干外而身也無疾疹之侵意無鬱而不適用無享而非實一世之人有宗遠此閒而不知樂者多矣閒而能樂此宗遠所以賢於人哉予故推其意代之言以爲所居堂序

觀瀾門卷序

天下之奇觀孰有過於水者乎水生於天一以成於地六方其生也其端甚微及其成之之後潛於地下則爲泉流於地上則爲川或爲窪池或爲沼沚或爲溝洫或爲澗溪大之爲江爲河極其至也則爲海焉隨地勢以賦形因天時而變態非若山有一定之形成於開闢之初不可以移易也是則水之爲物中有至理存焉而人之觀之也何可以無術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者水之湍急處也人能於是而觀之則天下之物所以悚人聽視而啓人心思者孰有過於是哉太醫院吏目劍川張伯威致事將歸田

里介其鄉人林徽京庠生據其所謂觀瀾閣卷求予爲之序閣在所居之東南岱瞰溪流以爲産也閣以觀瀾爲名其亦有得孟子之言矣乎孟子之爲此言蓋借水以形容道之有本也言雖在於水而意則不在於水而伯成之取是義以名其閣也其意亦猶是否乎想當風清月白之秋長空無雲千里一碧湛然明鏡之中浴星斗而吐吞之涵山樹而動盪之亦可謂天下之奇觀者矣雖然未也若夫油然而雲變色歘然而風震撼雷雨交作魚龍波出激於石而爲嘈

咳之聲溢於沙而起洶湧之勢盤而爲渦旋而爲湍揚波而鼓濤噴沫而飛珠夫如是斯可以盡水之變而天下之奇觀在是矣伯成登是閣而覽或遇斯景爲其尚繹予斯言而有契乎其心矣乎於是乎序

忠愛祠詩序

汀郡推官王公歿於王事郡人請于　朝立祠祀焉祠在郡治東卧龍山之麓有司歲以五月二日行禮公生忌辰也方公歿時郡之人無小大臨其喪哭者莫不哀之葬其更生及其既久也拜其祠下者莫不

慕之如其始死其賢賢者哀之慕之各以其情而能言者又爲其哀慕之情於文辭之間積久成帙其家嗣翰林學士一夔請予序其首古人有言盛德必百世祀若公者非所謂盛德者哉然公之德之盛非止忠愛二者汀人以忠愛顏其祠節其一端耳夫致身事君盡之謂忠盡心卹民之謂愛公初奉　天子命來爲郡幕政平獄理九載如一日八邑之民合詞告借藩臬以聞陞司郡刑爲忠愛之意於鞫訊之中獄以屢空民用是而不犯在郡至是蓋十有八年矣

乃正統己巳春鄰郡沙尤盗起侵軼郡境旬月之間聚衆數萬郡人力不能支遂嬰城自守賊圍數重樵蘇路絕民嗷嗷以待盡公欲發廪以濟守執不可公移諜以擅發罪自任守從之民得粟守益堅城賴以完賊退之後官軍搜山澤獲男婦避難者誣以爲賊公力辨之民得生者四百餘人既而守將又得汀民與賊交通者姓名欲按籍行誅公白民平日輸賦稅以供官軍事出倉卒官軍不能爲之衛民不得已而從賊非其本心脅從罔治古典也守將不從公力爭

之且取其簿籍火之事遂已所全活不可勝計爰五
月賊又犯屬邑寧化報至衆曰寧化素無備而賊勢
熾甚非巨推府不能禦之不然民皆塗炭矣公毅然
請行統丁壯與賊戰于鵝洋者數十合斬首數十級
降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復大戰于大陂又破走之賊
勢大沮公剋日搗其巢穴乎有日矣不幸以疾卒于
公所時　月　日也六邑之民聞之如喪其父母然手
香燈具衰絰者擁塞于道嗚呼公所謂盛德者非耶
德莫大於教人死于垂亡出民生于撫死公奉　天
子命以司刑無事之時既免民死于箠楚之下不幸
而遭寇難又能免民死於兵刃之餘凡若此者無非
以愛君之民也愛其民即所以忠其君也忠君而愛
民人臣之職于是乎盡而在人人者其德莫盛焉盛
德必百世祀況又以死勤事合於祭法是宜廟　九
而之寵命予為民之蒸嘗而無窮已也一時士大夫
衆之蔡之為之詠歎感頌不一而足是豈無徵之空
言哉是宜學士君為之裒集以傳也公諱　字
本姓謝氏今學士君請于朝復本姓云

海航詩卷序

進士陳君朝用起復來自錫山致其鄉人趙濟齋洋
之言曰某宋宗室益國公之裔世居無錫之鴻山幼
承祖宗遺澤兢兢戒謹恒恐失墜居臨大海每見商
船出沒其中一日之間阽危亡數矣因念人能於安
居無事之時兢惕于心恒若舟航之在海也豈復有
失墜乎因以海航為號益用以自儆也鄉人能詩者
多遺以詩然未有序文以發揮其意盍問翰林丘太
史名于之京師幸為丏一言以為終身之戒可乎君
從吾請以見請予惟天下之至險者川也而川之大
者尤險然則天下之川之大孰有過於海乎是故聖
人作易示人以趨避之方往往曰涉大川川之大者
豈非海也觀易於需於同人於蠱於大畜於益於渙
於中孚於頤之上九於未濟之六三皆曰利於謙之
初六亦曰用於訟則曰不利於頤之六五又曰不可
聰人能明於利用可否之際以之涉世無難事矣廣
洋氏未嘗操巨艦以航海而以航海名其居且以自
號其殆有得于大易涉川之義也乎則又不止于見

危險而恐懼也予以退士君之請致一言以復之曰廣洋天乎其尚以理爲航以海視世本諸理以涉世世道危險　吾理以涉之探諸理而日利日用則持吾誠敬之柁張吾禮義之帆探諸理而有不利有不可則維吾纜於聖涯下吾杙於道岸

南山主人詩序

嶺南之山其脉皆自大庾而來綿亘聯絡至羊城而止轉而西南或起或伏不過一二里輒中斷斷則五六里或十數里方一起往往枕水上或附水中或瞰

水際其面涉大率向南南爲陽明之地陽光所照得之多且先以故景物明媚草木鮮茂視他方爲昌幽人莊士卜築者恒據乎茲去郡城四十里許有山園圓焉輪輪焉居人名之以其形曰圓山景幽物茂而其陽尤佳有崔公松秀者世居其山之南因以南山主人自號一時搢紳士大夫聞之輙賦詩以歌詠其美其子鄉貢進士鐸彙成帙求予序夫艮爲山位東北天下之山皆起自北而趨于南南者山之面也觀人者必於其面居山者必於其陽居山之陽則得抱負之正順陰陽之宜嚮離明之光挹景物之勝可以久安居修游觀而爲終焉之卜貽後之謀矣崔氏之先居此不知凡幾世至公始以自命而詩人又爲發揚之噫是山也以人而重因詩而益彰殆將與三百篇所謂南山者儷美于天地間也乎予意其居處之間必有如所謂竹苞松茂者矣獨理之埜必有如所謂原隰畇畇者矣不騫不崩之壽予敢以爲公祝至於臺萊杞李以爲邦家之基則又有望于公之子若孫云

心師軒詩序

潮郡陳衍子覓一日過予持一帙其鉅揖予謂此衍所居心師軒卷也相知者往往爲詩詠之而翰林脩撰安成劉公既爲著記之矣未有序其首者幸惠之以一言予語之曰子之有心有師可也何賴乎人之言既以求記又欲求序乎且心之在人在內而不在外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今謂心爲師則是所以爲師者欲也抑不知所以師師者何物與君曰以心師心是有兩心矣予不曉其

所謂又烏能為之言願更求諸他于覚時春夫時日將夕歸而坐諸軒間四窗洞開無人爲寂寂然無聲矣斂容端視至于夜半俗氣消盡爲虛明泯而淸明之氣澄澈光明但覺堂堂之中凜凜乎若嚴師在焉德容尊嚴冠服整肅可敬可畏磬欬不聞言動中節可觀可法琴瑟在前不敢踰越夏楚在側不敢違犯頓然一悟然後知于覚所以名軒之意有所自也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其以是與明日于覚後來因書所得者為序畀之俾書諸卷端嗚呼覚所得者其亦與于同否乎 大德七年

友菊詩卷序

五羊有黃處士者以友菊自號既卒其子真定府學司訓新官游四方遍天下之名能文辭者輒求為之賦詠歲久積成鉅軼今年致其事南歸過予求識一言嘗予善觀人者不于其人于其友觀其友何如人則其人可知矣周濂溪謂菊為花之隱逸范石湖又謂其有幽人逸士之操處士於菊也志同道合真如朋友之相契焉其為人不問可知矣殆所謂幽人逸士而為人中之隱逸者與處士往矣然而秋風三徑曉節寒香其友固無恙也古之孝子不忍死其親親雖亡也見其執友如見之然此司訓君所以惓惓于其先人所友之菊也昔柳子厚自記其先友于碑陰必歷叙其人之大槩以見其先人交游之廣而司訓君于其先友則徧求天下之能文者以發揮歌詠之以見先人志操之同其用心與子厚一也而勤力過之然子厚之自記書其長可也而亦及其短此所以不滿君子之意而君則不自言而必徵夫作者之言而所言者馨香之德介潔之節風霜之操甘美之液非徒不及其短且無短可言也其視子厚又不獨勤力過之而孝愛之情忠厚之意亦油然見焉嗚呼處士於物其友之篤也如此於其朋友可知司訓君不忘其親所友之物也如此於其執友可知予於此卷重有感焉故不辭而為之序 大德九年

京華勝覽詩

戶部主事惠陽葉君養正之弟順來 京師省其兄未幾將歸九與主事君同朝及素所往來者咸賦詩

贈之且題曰京華勝覽夫行越嶠之南北轅以抵於燕所履歷者非止一所而專以京華爲言者紀其大也舉其大則小者在其中矣蓋以天下城池之壯宮室之麗人民之衆物貨之夥皆不有若 京師者也地大而人衆一覽之頃而天下之大觀畢在焉如游羣玉之府琮璜圭璧璁瓏琳琅水蒼山玄之珍光明焜晃横斜積疊使人不知所視如入武庫之中戈矛劍戟羽旄甲盾鋒鍔犀利炫燿森跡使人莫敢注目如行嵩岱衡霍之間山輝川媚雲蒸霧蔚龍爭鳳跂

蓊翠詭異千態萬狀使人應接不暇信哉其爲勝覽也雖然覽之以目而無所得於心則亦奚益之有昔之人如司馬子長者往往因游覽以成所學非必深居簡出操觚染翰然後爲有得也願而勉之庶幾不負諸公贈詩之意否則茲行爲徒行矣予與王事君爲同年進士又鄉人也故序諸首

江湖勝遊詩序

予友左史部時翊持一卷示予題曰江湖勝遊將求諸名人詩寓歸以贈其婣契廖榮仲華者首以序見屬且曰仲華以商游而志不在商蓋有慕乎司馬子長之游假商以行名賈非商也予曰仲華志不商爾身商非商耶今夫天下之人不爲商者寡矣上之讀書將以商祿秩之方作將以商食而工而隸而釋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吾是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今時翊顧謂仲華商而不志於商可信乎哉雖然昔者太公望之釣也方其坐于磻溪之上持竿而需綸語人曰吾志不在魚以其迹觀之人固莫之信也苟求其心豈以魚爲魚者哉吾意仲

華之商亦若是乎耳試因時翊而問之于之江湖之遊商极乎岷峩來嘗乎海往來乎洞庭彭蠡震澤之間覽其形勝動其人物山之峙水之深曾見其坐釣而志不在釣者乎斯人也業與子異而志與子同有則必見之儻見其人亦以告吾時翊俾轉以達之於其長

栢菴詩卷序

客有菴居而環樹以栢者因以栢菴自號人亦以是稱之環其居之人稍能詩者皆作詩歌詠之俛而傳

之郡城郡城之人名能詩者縉歌詠之又傳而至於京師京師之人每遇能詩者亦往往爲之詠歌焉積久成帙得詩殆盈數十百首其子出以示予求序予得而誦之乃爲之序曰柏之見於歌詠也多矣在三百篇有曰如松柏之茂又曰新甫之柏其後騷人墨客亦往往寄情於斯然作者間一二篇而止未有若柏菴斯集之多且備如此是豈不柏其柏且人其柏柏之於人果若是班乎夫人之於物氣異而理同人之生也受命于天物之生也受命于地受命于天惟

舜獨正也受命于地惟松柏獨正也在冬夏青青人而有取乎受命有常之物意不在物蓋在乎受命獨正之人也受命獨正之人非舜也與予知客之意不在柏而在舜然則將以知其然蓋柏之爲物心堅而實其色寒與枝條而達其文明與子爇之則馨香襲人其玄德升聞與柯葉貫四時而不改易其烈風雷雨弗迷與然柏植物也舜聖人也擬柏以舜倫乎夫鳳儀儀禽也麟師師獸也古之人固常以方聖人矧兹貞材歲寒後凋擬之聖人奚爲不可雖然斯言也

非予之言也南華生之言也客姓李名道茅城人隱而有德者也其子名榮卿貢進士今待試于春官云

百里同春詩序

百里同春詩者瓊山人士爲邑人大周侯作也或者得至京師予聞之嘆曰嗟乎侯何以得此于吾人也哉自昔民之疾視其令其仇如人之患疾痛接之以苛刻但恐其不能去其之又恐其不亟頭受鍼砭烙灼之若不恤也又如人罹寇賊閭中倖亡回而攢其身轉身動足輒悉爲所中傷一旦幸脫離之夢寐中

猶爲之驚悸也見其使去而又留之留之而又爲之歌詠贊嘆不已蓋得其所以侯初蒞邑有部使者按部至郡徵求有所甚急侯素廉貧無以應之彼怒形於言侯不得已借諸官與之已而無以償後使者至典守者訴之邑之士民相率攢錢以代之償後使者知其故用是不拘以法侯得詔閭邑之民欣欣然有喜幸之色其中能言之士乃至形於詠歌也如此然不敢直以事言而謂之同春蓋喻侯之德孚于民猶春陽之氣播乎物也夫以時之序春以生物爲功然

其所生之物或形或色丕丕然以舒暢芃芃然以條達而其所以生生者則初無跡之可見焉侯之為治殆有類于是否乎予不得而知也然邑之人士親炙於侯政治之下必有所徵矣乎傳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史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侯之謂也昔朱熔為郡守愛民卹物人謂其為行脚陽春今吾邑人詠歌周侯之德亦以春言然則彼哉彼哉其大者之爍有流金爍寒之隆指裂膚者與使者今皆故物前使者不欲斷其名後使者豫章羅公經也羅公淸忠公愨持法而能用法外意君子人也噫溫然若春以煦嫗吾邑人者周侯也所以同春而使百里之間常發生長育如二三月者非羅公之功而何予故䇿聯書之萬里寓歸俾邑人士書于諸作者之首

續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德興邑治之南若十里有地名續溪邑鉅姓項氏世居焉續溪距宋張忠定公所居吳同村不遠張項世為婚姻家有項生森者張出也予教太學時生為太學生頎然出倫類中予已異之又以其舅氏張公奕知吾府事數待講于茲知其為人賢于官　內閣生以舍選歷事都府時天下無事庶務清簡得以暇日從事佔畢予延之於家塾訓孤孫以端其蒙養之初且將卒業今條稽銓曹將歸故鄉溫習故業以俟再試臨行出二冊以示予且曰森高祖老默翁嘗去家一里許小茅山下建屋數楹仰山名名之以為讀書之所由前臨溪又構重閣而以風泉名焉一時名人多有題詠又傾圮詩文隨亦散失森聞於鄉先輩遺文中得其一二慨然思欲復先業之舊然顧瞻故趾

諸於先塋乃改建於家居巨山之下其規制亦如先祖之舊仍以舊額扁焉森來　京師徧于縉紳士大夫詩文以昭先志啓後人積久成帙敢希一言以弁其首嗟乎此正予所以延吾子訓孤孫之意也陽城有言大學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孝本乎天性存於人心夫人有之而於父祖子孫一氣相承尤親切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後矣乃不克負荷乃弗善繼述有吉義而不為宣揚有基業而不能保守有之若無焉不孝之罪亦焉逃哉是以古之孝子恪謹

嗣續之傳心嚴義方之訓良有以夫生居于門下竊習訓蒙之暇未嘗一預外事其身雖處京師逆旅之中而其心無一日而不在桑梓松楸之下觀其於先世之故業遺文起其廢於數世之後播其美於衆賢之口褒爲鉅帙以遺後人使其對手澤而承君子之澤仰心畫而推廣前人之心世濟其美寧有既耶所謂宣揚善義保守基業之孝孫有之項氏可謂有後矣他日必當大有所成就不但已也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區區所以托孤孫於君子也其將來必有所效法而興起也夫

宦途履歷圖詩

金川盧公崇秩明尚書蔡氏傳由庠序歌鹿鳴遊太學試春官進對 大廷擢監察御史歷湖廣按察副使未幾陞貴臬正使階嘉議大夫秩正三品冠獬豸之冠腰鈒金之帶矣 凡重之命掌一方之臬事可謂顯矣好事者仰其平生履歷繪爲圖十有一各命以名縉紳先生聞而榮之隨其名而賦以詩成化乙未公覲 闕庭出以示予屬序其首公自登進士以來凡三任皆風憲也夫仕進之途多矣而莫榮於進士歷官之階亦多矣而莫要於風憲世人之所以歆豔而愛慕之者得其一且以爲榮公乃兼而有之凡平昔所以講明於庠序者試於有司舉而用之於內臺糾察之時發而施之於外臺廉問之際何者而非自唐虞商周四代書中來耶甚者得其形似詠者言其梗槩未必得公之心也公宅心于恕恕與人交不爲城府歷官所至忠極廉正雖不爲矯矯之行赫赫之名而吏民自然化服恭廉幾有古老成之典刑

焉此則公心也雖公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區區丹青之微品題之末所能形容也哉仰是圖而觀之公仕宦如人之登階梯然舉足愈數則其身愈高不致其極不止也雖然致身于崇高之地固必假于階梯所賴之地必得夫平正固實之處然後有所憑藉而安以立焉不然吾恐其搖動而傾仆雖欲須臾焉以寄其足不可得已况欲致其身於崇高之地乎所謂平正固實之地公之心是也予與公交幾三十年知公之心最爲親切故舉以序諸作者之首使後之

觀是吟咏是詩也知公之所以致顯榮而澌底夫崇高之地者皆本其一心也所以養其心而擴之者則又本乎五十八篇之書焉於是乎序 成化十二年

琴鶴東人詩序

香山何用中自號琴鶴東人歲丁酉携琴自羊城濟沂湞溪越庾嶺浴章江而下會于大江抵金陵歷淮泗涉齊魯之境以達于京師逸集官何公爲求朝中名卿才大夫詠其所以爲號者既成帙而以序引見屬昔宋趙清獻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時人稱其清益與有足一一物也今用中所至携琴而已未必與鶴俱也而係以琴鶴爲號何耶按蔡邕琴賦有云繁絃既抑雅聲乃揚而繼之以別鶴東翔之語江總琴詩亦云可憐澤陽木雕爲綺琴而繼之以戲鶴聞應舞之句則琴中有鶴也尚矣人患無琴爾不患無鶴也琴之所至鶴必隨之誠能調均而按徵涉綠水而奏清徵分析節度窮極窈眇則聲音感召之妙理契合之符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奚必回吭而脩趾體類而能耳蹁躚以起舞於搏拊之餘嘹唳以和鳴於操弄之頃夫然後謂之有琴與鶴也哉用中出自簪纓之門奕葉清世以貲雄其鄉自幼有志世用既而擺落世務抗志青雲之表性嗜古琴以禁邪之具與蔡邕之會物興而趣同也因以琴鶴東人自號蓋自方於昔人所謂東道主人者焉當夫風清月明之時宴坐清泉白石之間按徵而度曲以爲別鶴之操安知夫寥廓之表無有所謂玄裳縞衣翅如車輪戛然長鳴翩翩而來下者耶誠有之則予言爲不誣矣用中生清明之時居清幽之地以清楚之姿而爲是清物之東道主又得清德如何公者爲之求名公卿之清詩妙句以發揮之豈非天地間一清事哉予故不辭而爲之序 成化十四年

南陵劉氏八景詩序

宣之南陵劉氏世業醫至時用而繼其父爲其邑之醫學官所居之勝其景有八時用各命以名一時縉紳大夫多賦詩詠之既成帙庶首簡以徵予序予觀時用仰景以爲之名者有深意焉蓋自醫而歸之儒本。入而徵之天也夫董奉之杏蘇耽之橘此因醫

之妙用也至於感太乙藜火之光寫清淺橫斜之趣契中通外直之理回曉景煖香之節非儒者不能爲然亦人事之常耳若夫産騏驥之竹同穎之和則有非人力所能到者矣非天能爲之耶畀乎哉將用仰承以命名也殆亦有意於合儒醫之道會天人之際有乎抑或其意不出於此而偶有合於彼乎使誠有意於此其必勉勉衎衎攻其世業交而求之乎吾儒之道無或少怠焉則人事盡而天理見矣祥瑞之來庸不可畀乎予聞將用之尊甫年幾八袠尚康強無恙由醫而通儒者其於天人之際深有所契將用之命嵗名必有所受持于吉歸而叩焉而亦有合乎是爲序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彪昌 賜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下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一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侍講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宋人有言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位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惟學士然也學士之職在前代爲榮選然所掌者大封拜大詔令大制作之外下至于青詞齋文日宣致語之類無大關係者皆俾爲之殆無虛日榮則榮矣然謂之清閑則恐未也較之他曹局稍爲優閑我

朝之制制誥詔勑之外纔祭告讀之餘一切皆去浮文凡前代所謂青詞宴會之事悉希有焉其職務尤爲清以閑也予友徐時庸先生以翰林侍講擢拜侍講學士往掌南京院事南京號曰根本之地然自

文廟遷都之後百官衆職咸隨以北凡諸司留務比舊爲簡而翰林府扶焉當崇儒右文之世爲文學侍從之臣挾能鳴盛之盛有金馬玉堂之榮優游容與于廣内延閣之間無簿書之煩無應求之郵卯文字綠竇篆凝香纖塵不侵聚籍俱閒

昔人所謂凌玉清遡紫霄者其誠有之豈但北方議
擬之謂哉先生行有日矣予旣詩以送之其鄉人仕
京者又求文以贈惟南京　祖宗創業之地而翰林
之建首肪于此而最先居是職者景濂先生也景濂
先生際遇　太祖高皇帝肇造人文以開一代文明
之治蓋　當代文宗也今先生以文學之選居肇基
之地繼大賢君子之後幸無他務相役援且多暇日
而有餘力所謂鋪張宏休揚厲偉績紹前人之志成
一王之制以詔方來予不能無望焉花磚日移槐閣
風清支枕聽偸日長無事先生於此時試一思予言

成化十三年

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

皇明仁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載
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僅通
貝賦而已其四夷之酋長皆受封爵于　朝有所更
代輒遣使請　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
藩翰焉於乎　皇化一何盛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
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

恒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
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
天子命者有之聲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滿
剌加之有國實我　文皇帝始爲之開闢啓土者也
其地在中國西南大海之外舊屬于暹羅斛國永樂
初命中貴駕巨艦自福唐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
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
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綜徧往支阿丹榜葛剌忽魯
謨斯等處逮其回也成至于是聚奔焉歲已亦遣使
封其酋爲王建以爲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于　天
朝世以爲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子當嗣位遣使
臣備方物來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爲
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爲仲仁此行秉長
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覔所謂汗漫之游天下之大
觀者咸賦詩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
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
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
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

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絕蹤詭觀者哉予聞滿剌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夷歲各齎其所有于茲焉貿易種類族詭物產珍異其尤異者距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溜纍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爲溜水勢漸下少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即沉下而漂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與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即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于常俗尚和美民物繁衍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色色有之則有欠缺

且地無雨生霜雹惟夜降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與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詰封禮畢宣布　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訪其俗將必有瑰奇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心胷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贈許寺丞序

元許文忠公之玄孫曰顯孟徵甫者以名進士出知安平縣九年秩最陞太僕寺丞蓋異數也其鄉友秋官副郎劉宗淵徵予賀言甚矣名賢之難爲後也何也蓋閭閻之子一旦崛起以叨有祿位一言苟善一行苟美一事苟合其宜人莫不交口稱之舉之傳播之不休若名賢之孤雖有德善才美表表暴著於其躬衆乃漠然若罔聞知間有舉以似人者則莫不曰爲賢者後固當也又莫不曰彼誠可矣較之厥先何如噫甚矣名賢之後難爲也士君子幸生名賢之後而爲衆所責備如此雖欲同於衆人得乎孟徵登甲戌進士第選試都臺當道者知其文忠公之後也

特注意焉或不足之遂出尹近畿地孟徵慨然發憤思大其家聲以振起先人之遺緒一言動一舉措咸惟先文忠是師曰此吾家法也未幾政聲烨烨著京邑聞部使者以聞于　朝遂荷旌異之典至是上計天官又以最稱故有是命嗟乎名賢之後果難爲乎哉無難也何無難爾象其賢文忠公在勝國時亦以名進士首擢同知滄州既而入爲御史贊理中書總攬奏案大政爲登樞要屢建大議隱然爲國大臣凡其謀猷建置皆足以師表百世後世人臣以道事君

者所宜則而象之者也又況爲其後人也哉詩不云乎無忝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爲吾孟敬賀 成化元年

贈呂郎中序

古之君子學成以待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用爲臾夔則禮樂興用爲皋陶則行教舉用爲稷則農事成用爲垂則功用利如金之在鎔也惟大冶之所鑄用以劍邪爲干將則可用以照邪爲軒鑑則可如玉之在璞也惟玉人之所琢用以盛邪爲瑚璉則可用以佩邪爲珩璜則可是之謂不器是之謂有用之才本豐呂君景熙以名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未幾擢爲工部主事九年秩滿陞南京刑部郎中若君者所謂有用而不器者非耶古之人終身仕一官專一職名一能天下後世稱能其官者歸焉如刑必曰皋陶工必曰垂之類是已古之人豈拘于一才一藝而他無所能哉亦惟上之所用何如耳君始爲尚書中秘以聰敏聞繼遷屬工曹以勤幹聞今之司憲南畿其以明慎聞于時必矣雖然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而設官以掌之所以期無刑也故凡百司衆職皆以有事績之多爲其功課之最惟刑官功課則以少者爲能無者爲上焉司刑而使其功課之少以至于無非明且慎者不能也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君其勉之予與君有同朝之好茲其行也求贈一言於是乎書 天順七年

贈王郎中往登東序

遼左舊隸山東憲司凡邊備多務之數出納之政咸其部使者主之近用古者擇用廷臣委以邊計 上命大司徒簡其屬俾專其任僉議以屬山西清吏司主事王君秉倫大司徒以名聞 詔陞爲山東司郎中本 御書以往其同寅某某乎徵予文爲賀且以贈其行秉倫故少保兼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王文之先生子也先生一代名臣秉倫得於家庭之訓有素以二百五篇詩擢第爲名進士官戶曹雖有謹慎之稱一旦拔出倫類而專任一方邊備之政其將無忝哉予昔濫屬太史氏於先生有舊方幸其有子有以慰其心于冥漠則於諸公求贈言也烏能已於言乎惟茲遼左之地與諸邊不同諸邊惟照一方而其

所備之寇亦惟其方之夷往往地力不足以自給多假內力及鄰境輸運以足之今之遼實兼古渤海之地三面臨夷種類非一其東則高句驪北則韃靼西北則兀良哈東北則女真奴兒干諸部且地有山海之利土肥饒而宜穀粟地之所出者自足以給其地之用 朝廷出內帑行市糴令召商賈行中鹽法用其地之粟供其地之兵內郡無轉輸之勞而邊境有積儲之富其良法美計度越前代矣尒何受之于疎外之臣一切行因循苟且之政 朝議倪已懲前失

而獨其弊矣今首以命召君宜足以當委任之重哉其尚盡乃心力講求其弊源之所自道闢其途旁窒其穴而疏通其流立一定法以為久遠經常之計使後之繼君者援茲以守循茲以行不紊而無弊從之則利違之則害如此則為不負所舉矣自茲以往階是以躋顯位立盛名成大功以光紹前人者安知此非其張本與 成化十一年

賀曹主客序

予友郴陽曹君邦盛以名進士任大行人滿九載擢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說者謂君前所職者使于四方者也今之任則主四方之使者也前以大而賓小茲則小來而以大主之彼此往來之間大小賓主之際反而觀之勢位不同而理同君資高明理必知所以自處而克稱于其職也已予聞或人之言喟曰斯人之言其善于反觀者歟夫然天地間皆人也人之生也理同則心同心同則情亦無不同同其情則其所以喜怒好惡于萬人如一人焉所居之地所履之位所任之事所接之物萬有不同然人之情順則好拂

則惡好則喜惡則怒初無彼此往來大小賓主之異也人能遇事物之來而知所以反觀焉知人之心不異乎己而人之所以待乎我者如是則順如是則逆如是則合乎理如是則不以其道凡我所以不喜而怒不好而惡者斷斷乎決不以施之于人不悖其勢與位而惟其理之揆若是者握天下之大柄處天下之大事殷為民而措四夷可也大學所謂絜矩之道孔子所謂終身行之者其在茲與其在茲與適司正林君爲客率其僚案求予言爲君陞官之贈予因舉

何所聞及所論者復之林君曰斯言也非獨可以爲君今日贈雖其他日位大僚柄大任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遂畀善書者書于帋以贈 成化五年

贈刑部李主事序

國家監勝國之獘純以經術取士而用之布列于庶位凡刑罰錢穀之事一委之士類以故今世之官非士不用士非明經不得進所謂吏者惟掌案牘而已他有所不得與也石磔李君子純以尚書蔡氏傳登進士第擢爲南京刑部主事方含鉛槧之習仰從事

乎刑名律令之間象頗難之予曰非難也君專門五十八篇書典謨訓誥之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言及於刑者不一而足予不暇遍舉姑衆其要者言焉欽恤明允者有虞用刑之心也敬明審克者周人用刑之心也大體古人之心而用之以聽今人之辭而求其情麗當代之法而定其罪夫豈難哉或曰君子之言是欲李君引經斷獄如漢儒所爲也予曰不然古今殊時事機無一定之勢今案牘之所具者豈能一一皆如古簡策之所載者乎君誠存虞周之心而不泥漢儒之迹則雖以之掌刑以爲天下之平亦優爲之矣況一刑官之屬乎君行有日其同年進士新安爾汪君求予贈言使以君之所專門者而摘夫心之一二言以爲君告君其念之哉毋迂視予言以爲老生之常談

贈董侍御考滿序

予友四明董君廷瑞爲南臺御史之六年也以秩滿上京師天官卿以陛見 詔許復職行有日矣凡在交游而予於君同年進士且相好尤不可無一言以

贈之予以君之始受職及其初考未嘗有爲一言以激厲其初政勉圖其後功者今則再書考矣造詣益深練達滋久其名既成其績茂著乃欲喋喋然以強聒之無乃晚乎余曰不然古之名臣建事功效忠力往往在久任之後如唐陽城爲諫議大夫既七年始一開口論陸敬輿而沮裴延齡益有待而然也雖曰有待然不必非朋友激發之功使當時無韓退之安知其不終默默乎然則言之有益于人也不詘矣于言之毋多諫又曰有初而鮮終宦成而心怠人之常情

也董君前此六年崗已著能聲將美稱矣假令而今而後稍萌厭斁之心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山九仞者虧一簣雖其為人明敏恪勤決不至此然君子惜賢人而憂正上愛助之心有有不能自已者欲不言得乎嗟乎之二言者皆避也予尚何言哉雖言之亦不能有加矣然而諸君命言之意則不可虛辱也顧惟愈思言不足為人輕重請誦古人之言以塞其責焉予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受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敢以斯言復諸君俾其書予帛以為君贈雖然此豈一董君責哉君歸而遍凡與我同道者盍皆以是聞之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命既下有議者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于郊廟及秩于羣神禾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有如左遷然者君得無弗喜與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才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用之階蓋駸駸于茲矣君胡為而弗喜哉是二者之言愚竊以為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有得于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為秩宗典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為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伯夷非孔子所謂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之君子深蓄德而廣積學器于身而不器于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况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忻戚于其間哉汝得意則忻忻然若將溺然不得意則戚戚然若不可以終夕生者此淺之為丈夫者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是之故者退因書以為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友人林君廷賓與予同也而與學正統甲子偕赴秋
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偶予再試春官進
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有待然也
予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廷賓觀政大理寺又明年
有南臺御史之　命於戲人之出處固若有其時而
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同矣及其出處也
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寺而同矣而同之中又
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哉雖然君子之相與

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
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
同也易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
君子當睽離之時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
功無他焉不苟同而已昔者顏回之于仲由別也行
者則曰何以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
別予以去也敢不竊取顏子相贈之意而爲之一言
乎且予居　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
也而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

大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略也贈廷賓者止于是矣廷
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竢景泰七年

送山東叅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是歲以聞時　皇上御正朝
顧謂大臣卿若曰惟天惟　祖宗全畀朕以天下海
宇爲甲實賴藩輔重臣承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
憂用得其人厥職或曠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朕茲
山東鉅藩密邇京畿轄郡惟六屬縣數千里在古爲
齊魯之疆生齒物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

其人其擇其人于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輒以名
聞朕將授之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某其人
皇上曰俞公受　命仰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契
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　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
于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
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實有興人臣之楷範惟今
山東乃有齊魯之地而二公之後封在焉周公之治
魯親親而尚賢太公之治齊尊賢而尚功臨一公之
故國必合二公所以爲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

其迹酌其中而無蹈其偏庶乎強敎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之善矣是仰 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為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滿九載 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 詔復留公三年至是將僃績如京師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爾咨涕洟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速哉節公以良二千石超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土師有事於僑夷者出沒擾荒札無歲無之僻夷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億曾無改于其舊至或有相倍徙者公處事於難為給用於不足拯化於不可爲謀于無可奈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于十郡六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須臾股產之下無虎而不到也今制官以二考為滿限稱則陟之公一其考而又加一焉功課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 天顏之覲適家上塚之便

兒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固職一時聯官共事者亦多稱用于時入與政本外登四方銜駞而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之任守一官之常進延至于十有二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獨戚戚焉爲咨涕洟以爲公去我速也抑何與吾邦人士惜去公之心仰 朝廷久任公之意也上焦 皇于邊方亦猶下焦 皇于室家也 急于謀國 急于謀家是固不暇爲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爲謀是以專于一方久于一官曉熊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與翊今士方宿蘇英賢只念切求稱乃以為天下國家謀者在在焉如君有所不及公茲又 覲然將有不世之遇登第之館卉備之任用而顯擢 方周閱于嚴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為哉宋環海去會府 千里而近適見變開邦人士曰而將其意且乎之餉時學海南衛事都指揮丁 遂瓊縣守吳琛開而題之而請于余驩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璽在廣藩凡滿秩復留二年四寒暑十

有三年茲將如　京師予倪迦邦人士之言序以贈
其行矣而藩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伻浮海觴予以
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行南國布
文王之政舍甘棠下後去而人思其德不忍伐其樹
詩以歌詠之凡三章章三句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
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里遼邈非止召南
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下也其當嶺海多事
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
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忍翦伐敗拜也一時大夫
士以至于輿隸小民所以嘆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
一章章三句而已也世無采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兩
不得采而序之幸而藩臬諸公念舊好之久情誼之
篤各賦詩以寫其意而特諉以予爰之任予何敢當
哉雖然諸公之詩雖以敍情志別而公之操履弘猷
治化功績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
亦不知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
多有功于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
予適免喪家居治下有儕類中最好頗稱能言者不
能出一喙播揚盛美以爲民倡願使諸公先爲今諸
公不見鄙又欲得不腆之文塵珠玉之首而公亦不
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忍以瀆告爲嫌乎在易二
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恒多懼何
公居召伯之任凡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今公入
覲明廷聖天子憫其久勞于外必將能典而大用之
佐理弘化以康四海茲其時矣能無懼乎譽於遠而
懼於近古之大臣如周召者所以事其君也皆然敢
以是望公

贈湖廣楊大參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最之
佐其長以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莆中楊
君宗器自登進士第仰官于是凡三轉其階殆二十
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冢宰以其名聞擢拜湖廣藩
司參政或曰君嚮所考者百官功課也今君出參藩
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之考人也能無
慮乎惟揚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後治人君既知所以治人矣則夫所以自治者稱何

慮焉劉君以閣大傅厚之器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後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服于凡百司之職學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而推原其所以然之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見其弊而不為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御其所以有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今一旦出而臨民涖事舉何之稱文核實于簿書之間者一見之予躬閱實為之喙吾見其後為之矣或者尚何容慮哉雖然君之此行始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為所遐遺況有器局如吾楊君者久處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困翔于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某等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送雲南傅參議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翰林檢討廬陵傅先生用內閣大臣薦超拜雲南布政司參議　命下或以問予朝廷所用文學老成之士儲之館閣養其才以待用若先生者恒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任纂修是固其所願乃使之出佐藩服于萬里外驅馳于川窮山阻之地臨治乎烏言夷面之人豈其宜哉予竊惟此正　朝廷所以任用儲養之深意也今夫朝著之間百辟卿士豈無先事候情簡髮數米問羊知馬者哉又豈無內深刻骨舞文巧詆令行禁止者哉顧皆不之用而大臣之所論薦　聖上之所寵擢乃屬之文學老成之士豈不以斯人也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采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施之當時見於行事雖若無赫赫顯功表表偉績然而天下之人陰受其賜也多矣矧雲南僻在遐荒民夷雜居種類不一所以治之者尤在成全安輯之苟用新進英銳之人一切繩之以法拘之以威刑雖或取快于一時見效于旦夕及其久也知數窮而威嚴褻而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此古之識治體者所以寧舍彼而取此也與先生乘傳將之官其鄉人仕于京者求予文以送之予故述　朝廷所以選用之意為先生告

然則先生亦思所以副其用也哉

送陝西楊參議序

戶科掌科事給事中姑孰楊君應奎以秩滿陞陝西參議行有日其同官冉君尚賓輩謂予曰應奎之行某輩竊效州路贈處之義將有所言以贈之假喙于子何如予曰不能尚賓曰予非應奎之同年友乎奚靡辭予不得已請一言以贈之曰憂范希文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憂其遠而不憂其近非近無可憂者也常人之情忽近而忽遠君子之心則憂遠慎于近耳非有所偏也何也君以名進士擢官侍從出入 禁闥多歷年所固已朝夕接近清光凡 上之起居言動與夫禮度之脩政令之施皆身親而目擊之其臧否與同列以隨事獻忠固若無可憂者矣然而遐方小邑流離困獘之苦窮邊絕徼更戍輓輸之勞豈無一夫或失其所者乎又況失其所者不止一夫也寧能不動念乎是則可憂者也此則君之已然者今則異于是矣予願君于何所憂者今則思所以解其憂毋徒懷憂之之心而無解之之術而又移向之所憂者以憂其所不憂則庶幾乎希文之用心矣希文著功業在鄜延環慶之間今君[illegible]其所行之處以撫其道民可不思所以御戎之乎先憂後樂希文之用心也立志以希文自期待希文者之用心也君以經術爲學以儒科發身有志古人者也故予亦以古賢人之用心者期待之冉君以爲何如尚賓曰然遂書以爲贈行序

贈廣西江按察使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 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勛爲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 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爲之喜蓋以公道信于天下卓異之才御有不次之擢不至與庸庸者同滯于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夫夫人今春秋八十矣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觀頁道無繇茲幸拜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而又適太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爲親也昔盧江毛義爲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爲之喜動

顏色劉君自登第未十年仰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吾付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爲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　朝廷授君于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之地數十百之官吏數十萬之軍民使君制其命而進退死生之必其一一各止其所然後爲不辱所命不然其爲不孝非但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而已其忝所生而負所學也大矣可不懼哉是則所以爲君喜者適足可爲懼耳君行有爲詩贈之弁觀太夫人壽者武選副郎范君德章俾予序其端予故述所以喜懼之意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予友劉仗和以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非獨以風裁著稱且有文學名適江浙提學憲臣缺當道者謂非劉御史不可遂以名聞　上可之仰擢浙江按察副使來　璽書專理學政益精選

行有日矣或者謂予曰子與劉君厚必有文以贈其行將何以立說予曰某將勸之以講學或者笑予曰子何迂哉君忠愍公之子世業春秋父子昆弟爲師友既登顯要海內所共知而君以名進士選讀書中秘歷爲御史而文學之名恒如在翰林時天官卿知其然推以茲任其文學固所優也子又欲勸之以學豈非迂哉予曰不然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况君所存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爲　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益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百人其賢否淑慝皆于我一人焉是賴是係目瞻瞻然以瞻視乎我口啖啖然以擬議乎我若疑義者待我以決昏迷塗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以正僻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懷遷者待我以立怠惰擊掩者待我以懲[illegible]者待我以約

束盤錯紛糾者待我以解紓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劑必事事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耳苟或一事之非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顛一行之少頗彼且挲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蝟興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儼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斆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于溫故之餘寓問學于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脩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于仗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于其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領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時用通政參議何琮文璧監察御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僉紳縉卿給事中黃甦器之寧珍伯珍聞予言而趣之請書于前以為仗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于及六人者皆仗和同年進士借讀書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　朝之薦紳士大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予言以序其相贈之意噫予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遭為省部歷禮而刑任貳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皆學發于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處羣燎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明鏡燗然于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為質大而又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衆目斯見之矣有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于扶持善類者懇切切然偲偲然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于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徧以凡今之布列中外者

背若而人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　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厚而才敏讀書而又嵗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必以是爲言也葢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奉　命専督海道同朝搢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參議陳君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于予且請爲序之予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予越産也知其地里爲詳請以此序羣玉之首可乎二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爲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于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處以爲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　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于凡海濵之地皆然而尤注意于是拜焉葢以境外即西南諸夷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雖罹伏歐刀者相躡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爲邊鄙患故是拜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幹恭密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虜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猺乘我不備越境以爲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内生焉于是始撤外之藩籬以爲内之捍禦何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于此廢墜之餘而當大一面之寄其爲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名于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爲之事而無以顯其能無所不用之才苟紆徐徐處乎時履坦途乘易爲之機席可爲之資雖有所爲則亦無以異于庸衆人也惟夫事之無可爲而人皆不能以有爲也而我獨優爲之然後表表偉偉著見于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觀村落之草莽試爲我問諸海濵曰致此者誰與

贈浙江謝僉事序

刑部員外郎祁門謝德澤用大臣薦擢浙江按察司僉事將之官其鄉人仕諸朝者知予與君相與也屬予贈言惟祁門春秋聞天下君始以是經起家進士既而遷爲刑曹今又擢僉按察司事　國朝按察司以提刑列署益以憲事非一端而其尤重者刑也君往者旣以是經佐其長以明天下之刑矣今而往僉一方臬事獨能外是乎哉先正有言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聖人律令也吾夫子假二百四十二

年行事以寓賞罰之權其於懲惡也尤深切著明焉於鄭段之克則推見其至隱也于齊俘之歸則結正其罪也于公子嘉之獄則原情定罪也于欒疾之惡則誅其本意也至於商臣之逆則又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於士毅箕父之及則又本忠恕而無偏黨之意於乎聖人本公平正大之理以斷輕重曲直之事昭然乎天理粹然當人心誠萬世斷獄者之權衡繩墨也或者謂讀書不讀律則致君無術嗟夫古今律理孰有外于春秋一書者哉律而外乎春秋則司空城

旦書也豈所謂律哉君專門是經旣用以發身致位然不知爲大司寇之屬七八年於茲所斷之獄奚翅千百皆有一二合于經者乎君亦嘗引經斷獄如漢人也乎意亦或有之然惟助其長而已不得以專制直遂也今僉憲于一方故事凡天下按察司皆有分道道各有印章歲各遣官巡行其部爲事無大小皆得以獨斷專遂君自是得以行其所學矣今夫天下事苟有不齊必權焉然後知其輕重繩焉然後知其曲直使在吾者無權與繩則事至吾前其不至於枉

其輕重曲直之實而倒行逆施之也者幾希春秋者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本諸此以斷天下之大事決天下之大疑亦少而解矣一方之臬事奚足云乎君往念哉毋逆觀予言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敎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兆昌兆開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一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二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世謂之郡君以其於民有君臣之道也謂之民父母以其於民有父子之恩也謂之民師帥以其於民有師弟子之義也民生三事郡守備焉其責任之重誠未易盡也盡之者代不數人嗚呼求數人于數百年間豈易得也哉長沙李君明遠蚤以進士拜行人司正出知蜀之敘州府其政聲聞已籍籍在人耳目間近世縉紳大夫屈指數良二千石君必預焉尋丁家艱解官家居今 皇上復正大統之明年起復改知廣之惠州府 命下惠之人士寓京者聞之喜相告曰是治敘州有聲者也侍御郭君以贈行序見屬且曰君必欲得子文以餞不敢辭予惟民生于三 惟君惟親惟師郡守兼焉其所係誠重也已歷觀往古盡茲道者蓋鮮陳篤治郡任王渙以簡賢選能任鍾繇以拾遺補闕雖明君之治國不是過也黃霸治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雖慈父之畜子不是過也文翁治郡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行縣必與諸生明經飭行者俱雖嚴師之授徒不是過也若是者代無幾人人或專一事鮮能全之以一事名史尚以為美談況其全也哉所謂全者必如孔子所謂庶而富富而教孟子所謂井田之制學校之教斯為至耳秦漢以來言治者皆若而已自非通經學古號稱通儒者烏足以語此也哉李君以經為學以儒發身是蓋嘗志聖賢之道者也故于其行也敢以是望焉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皇上復正大統一新庶政而於生民利病尤切加意焉首舉 祖宗選賢育民之典太守吏尤無良者數十人妙簡在廷之臣以補其處於是刑科給事中潘君本愚得福建興化府知府 廷辭有日凡鄉人之聯仕于朝者謂予以文字為職不可無一言以為君賀夫以天子左右侍從之臣待一郡守古人雖意本朝者所不樂就也而[illegible]必欲一賀者誠喜其道之

得行也士之仕也恒慮不得乎上受上知矣或拘於職而澤不克以下施澤得下施者又多不為上所知焉道之所以常難行者坐此故也今君輟法從之近以有民社之寄不惟心結于上而澤又將得以施于下焉道其由是而行乎仕而行其道其於所學也可謂無負矣蓋道出于天其于人全于聖人主其責者君也分其責者臣也士生斯世所以學聖人之道而咸有志乎為斯世之用者豈直為身謀哉將以行吾道耳不得乎上其施之也無階不親乎下其受之也無地得階以施吾道有地以受吾所施則道行矣如是而猶有不樂焉志于行道者不如是已君學古而通經其于致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遭際 聖明出入禁闥為 上所知首膺拔擢而付以千里生民之寄所蒞而治者又得夫海濱鄒魯之地學道易使之民而其澤易以下流道之行也可必矣故以為賀雖然道固行矣而未至大行也古今人以郡守入登宰輔者往往而有予不敏他日尚當泚筆大書以為得道大行之賀

送潮郡黃知府序

古之人治潮有聲者吾得二人焉唐韓文公宋陳文惠公是已二公俱以除鱷魚之害著聲當時流芳後世世之人卒莫有能優劣之者予竊以為褻之也以力威之也以誠力則動以人誠則動以天此二公優劣之判也噫繼韓之後有陳陳之後寥寥數百年未有繼焉者今守吳郡黃侯豈非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乎侯自下車以來一惟二公之治潮者是法其心尤切切焉惟除民害是急雖古今殊時未嘗有鱷魚可除而其所以除害之心初與二公不異也然鱷魚之害僅及海濱鮮食之民而吾郡鄙鄉遂之民則固無慝也且彼異類冥頑不靈初非有意害人人適遭之因以肆其毒耳非若人與人同類也顧乃噬人以肥己傷物敗類靡所不至其設心措意罔知紀極其害非直鱷魚比也居民上者苟恬然不知怪伈伈俔俔袖手旁觀而不之問焉豈 天子命官之意哉夫飾其心而不泥其迹善學古人者也侯之為治雖不拘拘于二公之故步而其心則殆有合焉所以繼陳

公之斷緒于數百年之後者非侯其誰望哉雖然固物以術術或有時而窮制物以威威或有時而褻又孰若一誠之為至哉是誠也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夫可以感天地幽可以通鬼神金石可洞豚魚可孚風可使之反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珠可使既去而復還况夫齊民也哉侯誠始終此誠而不雜則浙陳以上繼於韓也不難矣則夫治潮有聲者一公豈得專美于前哉侯報政趨朝書最將還府丞李先生潮人也命予代之言以為侯贈予聞侯有志古人者也故以古之人効焉

送武昌章知府序

賢儁之士如良金美玉然隨其所在而光彩煒煜旁達四出則雖雜蓬藋瓦礫中而不可掩翳自然迥與他物異小夫孺子足不入城市目不識珍異固未嘗見也偶一見之未有不驚詫而愛慕者也又况負之通衢大肆中而為深識廣見者所接近乎予友桐城章君絲綸世所謂賢儁之士也登乙丑進士第擢給事中未幾左遷趙州判官尋知州事君憂解任起復為應州秩滿起陞武昌知府方其自法從遷趙州也奔走州縣間與羣吏伍宜若不復振作矣然治聲煒煒然聞燕趙間入其境者嘉其政接其容者醉其德人之敬之無異在　禁近時然及移應州極邊之地戎馬之衝其事之難為又有甚於趙者而其政績之章章視趙為益著而人之敬之嘉之者又益加多焉所謂良金美玉隨所在而光彩煒煜而自不可掩君其是哉君其是哉雖然金鍊數而愈厲玉用久而益澤吾知今之守武昌也其治在會府下其職任之重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事務之殷較之前政奚翅千百其堅強之質溫潤之氣發越之光於是乎愈可見矣譬則良金美玉在通衢大肆中者也則夫人敬重之賞識之者當百倍于前與時鑄為鼎以象大物用為璧以為之大又將于是乎取之予交君久而知之有素盍所謂金玉君子者也故於武昌士大夫之請即其有而似之者以為君之宦之贈

贈廉州邢知府序

嶺海之民極矣而海以北三郡為甚就三郡論而廉

老甚乃成化戊子秋七月　朝廷從巡撫大臣言擢廉郡太守林君於臬司俾巡海以北而輯寧其人民乃以戸部主事寧山邢君代之補其處特賜　璽書而付以守禦撫安之任　命既下凡嶺海人士寓京者莫不欣忭嗟嘆以謂在六年前蚤有此舉則此方生靈當不至於此極也言而繼之以太息流涕者有之或曰廉郡得邢君固幸矣而邢君以名進士通朝籍選爲地官持心勵行固不下于人人之不必如君者往往位通顯得善地君何喜乃得此殘破之區泊此瘡痍之民名雖二千石實不及江南一小邑也雖有才能將安施乎予曰此正　朝廷所以用邢君意也夫居官于善地雖以中人之才苟有志焉皆足以自見於時惟夫勢之不可爲力之不足以爲用則無財役則無民於是而能起其廢成其功然後見其才之大過人耳　朝廷用邢君而特有璽書之賜其意或出諸此乎躍然予於邢君茲行而有以卜夫三郡治亂興衰之機夫有此天地卽有此方域有此方域則有此人民問未嘗一日有地而無民也自閩蠻搆禍以來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死于寇死于饑死於疫死于俘虜十無二三矣夫今不爲之所吾恐數十年之後併與所謂二三者亦盡矣豈天道生生不息之意哉夫天道三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窮則變變則通此方亂極而治衰極而興其在邢君茲行乎君行矣其尚體　朝廷愛養元元之心憫此困窮之殘民食之飲之衣之被之煦之嫗之保障之休養生息之肉其骨賀其卵爻切婁了其血脳隙敵其汙萊棟宇其荆棘使之復有生之樂而更得爲太平之民豈非君之人賜哉夫然則芳名美譽與此方山川同其悠久矣某王事秉發郡人也喜郡得賢守而鄉人將有蘇息之期求予贈言予家與廉鄰於是邦有被髮纓冠之義故亦喜而爲言如此云

贈曲靖蔡知府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萬方會同大明黜陟乃去郡守之尤無良者愼擇其人以補其處于是擢南寧府同知天台蔡君廷佾知雲南曲靖軍民府事　命既下議者謂君以通練之才處畿甸之間當繁劇之任尚

不足以盡其用今顧置之遐外之域山窮水絶之處彼臨大侏㑚鄙野之民不亦枉其才邪余曰不然此政　朝廷用人之深意也今夫内地華民禮義素明風俗素淳政化素行苟得中才因其俗而施之以新政若因江陵川浮以為高卑用力少也若用健馬駕輕車騁馳于康衢大道之中無阻礙也夫人能之然後於擇焉若夫官遐外之地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政以變其舊俗易以異於平地方獲一發乎範我馳驅於荊棘阨塞之間乎用力多而顛踣難行也必矣非慎擇其人豈足以勝其任哉雖然孔子之聖猶欲居九夷而班史之傳循吏亦詳載夫異俗之治是故修庠序之教於桂陽者衛子產也行婚娶之禮於九真者任公孫也通商賈之貨於合浦者孟伯周也滇南之在今日亦猶諸郡之在漢也君誠不鄙夷曲靖之人而以中國之治治之聖人之化化之異時之傳　國史者亦將大書特書以著君之治績如班孟堅之於衛任諸公焉君將之任其鄉人官諸朝者徵言贈行而以屬予特舉漢循吏之治異俗者以為君勉

送金華周知府序

金華東南文獻邦也自宋元訖于　國初儒學之盛彬彬濟濟踵武相望時稱文獻邦者歸焉亦猶春秋時之有鄒魯漢季之有汝潁也文獻之邦非得儒者以治之則弗克以稱厥任大治周君子正以膳部郎升知金華府事行有日宗人府儀賓王君求予言以贈行君安成彭文憲公之尚綿弟子也以春秋經中鄉試進士第歷官兩京踰次必於儒者予喜其以儒者而臨文獻之邦其必得夫治之之要而無負上命也已然予于此竊有疑焉試舉以問之夫自宋南渡以還呂成公陳龍川唐說齋同時並興各以其學鳴于一時自時厥後其由何基實得朱子之正傳以授王魯齋而金仁山許白雲以次相傳則有若永康之胡浦陽之柳烏傷之黃東陽之張南溪之吳皆以文章擅名天下不特乎此有麟溪之鄭累世同居又以義聲炳烺著聞遐邇迨于　國初景濂先生佐我　皇祖開一代文治當是時又有若王許吳

胡蘇戴諸公實佐佑之鄭氏之彦亦有若濟若沂若栢者焉一時清才碩學天下宗仰何其盛也今距其時幾百年聲名文物宜其歷久而益盛然近日婺郡之民風士習回視於其前殆若有不及焉者何也蓋必有其故矣予求其故而不可得謂因君之出守也試一問之君守郡治政之暇試為求其所以致此者幸因風以見教雖然古之善為治者咸以正風俗興人才為當務之急文翁化蜀韓公化潮皆非有所因也尚能興起之至今兩郡之人百世猶有稱焉況婺故文獻邦前輩典刑去今未遠一旦作而興之以復其百年之故處夫豈難哉君以為何如

送瓊郡葉知府序

瓊郡舊號稱樂土而以易治聞于天下也舊矣蓋以一郡獨居海中無比壤接境也民皆安土無流庸外徙也冬寒不甚無皸瘃墮指之苦民不畏寒也田歲再收兼有山林川澤之利民不知饑也奇香異木文甲龜蠢之產商賈貿遷非入江淮閩浙之間歲以千萬計其物饒也風俗質樸資性巽愞鄉無武斷豪猾之家俗鮮推埋慓悍之習其人淳也出賦止於供軍無漕輓輸將也養兵止于守土無外繇更戍也凡此數者皆他郡所無有誠所謂樂土而易於治矣然而世之仕者往往以難辭而不樂往何哉意有由然矣豈非其人器弗宏歟才弗贍與地弗隆與　皇上復正大位之明年　詔以台州府同知葉侯為瓊州府知府　命下之日予往候之一見之頃即得其為人大凡所謂有器有才有地者侯兼其人哉蓋器必宏然後有大受之地才必贍然後有運用之資地必隆然後有以懾物議而服衆心是三者他人有其一則難以之治四通五達繁劇要害之郡且無不可者況侯兼而有之也哉夫以衆人之德臨和樂之地易治之邦并惟政事得其理民庶賴以安吾知一方之山川鬼神草木鳥獸亦莫不寧者矣嗟乎瓊山人何幸得有器有才有地如侯者以愛毋御辦之哉侯昔佐肇慶當本藩總督戰舟於海南非諸郡留瓊者閱月瓊之父老觀感愛戴恒有盍不我牧之嘆今侯之往式符其願先聲所至其喜可知矣故予於侯之行

讀書以爲贈以助吾鄉人父老之喜云

贈瓊郡王太守序

瓊州府知府缺員部使者章猶未至天官卿聞之謂其屬曰瓊郡去　京師萬里顏顏居大海中屬邑十支郡三人民數十萬其命繫於守一人守一日不可無也亟擇其人以名聞　命下乃刑部正郎王君宗周也一時公卿大夫士同　朝者咸以瓊郡得良二千石爲予賀予詢其實咸曰君自第進士郎選屬秋官凡廢傚可事有疑難輒以屬君君於法比而仁厚

惻怛之意恒存於明慎詳審之中經君所論斷者人咸以爲不冤嗟乎吾郡何幸得不冤人者以爲之父母師帥哉君延辭有日予念吾人十數年來無罪而受人之冤者多矣一旦得君以解其冤煩幸內其行請御朝之公卿大夫士所以賀予者轉以爲吾鄉之人之賀胡賀爾賀其得不冤人之人以爲其父母師帥也於戲吾鄉父老若朋儕暨諸子弟明聽予賀言吾與爾厥祖若考均生茲邦有吾有生以迄于今髮種種矣見吾之守若倅亦既多矣民有事逮至不冤

之者亦云鮮哉矧無事而克推其不冤之心以不冤其無所冤尤其鮮有今吾人何幸得仁厚惻怛明慎詳審之父母師帥以養以教以全吾人之生以明吾人之性哉自時厥後爾之有罪惟當爾之無罪亦惟當爾有蓋藏爾其自用人不爾揭爾有田廬爾其自父人不爾擾爾之是則是非則非人不爾變幻爾之有則有無則無人不爾易置爾齊民也人不隸爾於尺籍爾良人也人不餓爾于奸宄爾之肌膚爾其自保愛自今人不憯酷爾俾爾身疾痛爾之貨賄爾其

自儉嗇自今人不攘攫爾俾爾室空磬皆莫無人叩爾門戶出入無人撼爾長短爾寢其安爾食其旨爾骨肉其完全若斯之類皆爾前此十數年欲得之不可得去之不能去者一旦得之去之予用是豫以爲爾賀爾自今伊始其各守爾分供爾役輸爾租詞非爾罔有弗取非爾當得弗爭非爾宜爲弗行惜爾身保爾家和爾弟昆教爾子孫親爾族姻睦爾鄉黨里鄰父訓其子兄諭其弟老長囑其幼少以毋違爾父毋師帥之命吾言雖耄爾其聽之哉無斁君至郡涖

爭攸始幸召諸士民以予茲言示之於戲予言尚攷
有徵哉雖然予于是又不能不為吾鄉人父老朋儕
子弟慮方今　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股肱大臣孜孜
以求賢圖治竊恐吾使君之惠不久專於茲一邦也
漢廷張于之任所以使天下無冤民而民自以為不
冤者　朝廷方將有待於君矣乎於是乎書序以餞

送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入　國朝來瓊郡守以王伯貞先生為首稱先生吉
之西昌人吏部尚書文端公父也自時厥後能繼其

芳躅者蓋不多見乃歲辛丑安成彭公彥積以辰州
守起復改知吾府事瓊人氏寓京者聞　命下走相
報且相賀曰吾人不蒙吉人惠者七十餘年矣十干
十二支相配又踰十年始再得吉人豈天閔吾人困
斃已極而將甦之耶抑天生良守不易而郡得之亦
有數耶謂予不可無言以預為吾郡人賀予謂國家
奄有四海而南北之勢視東西為尤遠瓊在極南之
徼又越海而遊之吏于茲土者恒遠其地而外其人
仕而能不以遠近內外異其志節者閱數十年人而

僅今見君伯貞先生者非但今鮮恐古亦不多得也
嗟乎瓊之地之人阻遠且外矣而中州士大夫仕於
茲者亦何忍以遠且外自待其身哉此無他中心無
主因境而變逐物而移耳嗟乎安得治吾郡者皆中
心有主之人哉予聞父老言伯貞太守澹然無欲忘
己勢而盡人之情視民以子處官事以家一時雖無
赫赫功然在郡十有六年斯人之受其惠也多矣今
距其時近百年而人之談其美者如昨日然繼其後
者非無閩浙江湘之人求其心有主而不為境物遷

者百年中所共稱者止一吉人而已郡之人習知吉
人之政之善意吉人無不然也一聞吉人喜動顏色
走相報且賀豈無故而然哉今彭公出廬陵忠節之
鄉為安成鼎族乃前提學東軒先生僉憲一齋先生
之從子文憲公之弟广事公之兄以名進士擢任司
理出知辰溪綽有令聲家有官譜鄉有典刑治有顯
狀一旦而臨吾郡吉人善政之效殆再見邪予與府
事同年登第交好者三十年若兄即吾兄也故自公
為縣子時予已知之有素其不負吾人之望也必矣

吾郡之人禪蒙吾人之惠也必矣故於其行鄉人
意爲文以贈之公至郡武守永豐楊君通倅文江楊
君二人者昔吾產也尚相與同心協力以惠吾人使
郡人上日爲此一吉也尚能爲吾人福矧一堂之上
而三人合席也哉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昔皇極聖人斂時五福敷而錫之以福天下之民然
而一人不能以兼濟也於是乎就庶民中擇其秀而
好德者福之使之分土受民隨所在而福其民焉蓋
夫天下大矣安得有福而德之賢千百輩分布州郡
間以福斯民哉吾郡去　京師萬里中州士人以其
遠而僻也領郡去茲輒有不豫然之色惟鄱陽張侯
德成以太僕寺丞出知吾郡事　命下之日曾無幾
微不平見于顏面顧忻忻然謂其所知曰某平生有
志用世思以所學措以濟人徼倖一第得一邑郡下
大念惟先哲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盡心竭力不敢暇逸方得有端緒而已　爲
政之司徒以一事之任而僕僕奔走道路間今幸得
郡於湖海之間地大而人衆如古侯封疆域然庶幾
足展所蘊以償夙志乎其鄉友太學生項森舉侯言
以告予予惟洪範五福攸好德其一也侯得郡於遐
外不徒有安和之色而又有好德之言所謂而康而
色曰予攸好德者侯蓋有之是宜　皇極之君錫侯
以二千石之福也侯與福人哉古人有言　朝廷有
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小人然非其人有福於巳
則亦何所本以福諸人侯與福人哉所謂福者非他
德而已人而好之必獻謀足以造是福施爲足以成
是福操守足以凝是福而有以立富壽康寧之本然
後斯民賴以安集成全之而不罹於貧憂惡弱之極
焉噫夫吾郡吾人何幸而得有福有德如侯者以爲
之父母哉昔人謂部使者得人爲一路福星予則以
爲環千里而爲郡郡而有良二千石則千里之福
星也分野于斯居其所而有常舒其光而文照豈徒
行一州分一道而已哉予老矣去家鄉里欲歸未得
何幸身親見一郡福星出自天朝而照景揚光于婺
女之墟以啟錫我三州十邑之民之福哉故不勝喜

爲序以贈其行

送鍾太守詩序

羊城詩人在　國初時有孫仲衍黃庸之王彥舉李仲此三四先生者使生當唐盛時當與韋蘇州柳柳州輩相頡頏温今而下不論也去今未遠者已寥寥然若今順德鍾君必華亦豈多得也哉君在學校時已有詩名及仕知賓河二州政聲與詩名日颯颯乎著夫人之耳韓子所謂性能而好者蓋庶幾焉余聞君名久而未及識今以九年秩滿當遷　京師始會君於寓所且其容偉如也耳其言温如也及出示所和晏鐸輯明盛時格調不凡音聲清越蓋有得於前諸公者然後信所見有過於所聞而名下果無虛士也居無何拜　命陞知廣右太平府事將之任道必過羊城值其錦衣榮歸故里或者豫喜以爲君榮嗟乎此淺之爲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也豈足爲君喜哉余所以喜君者以其將得推詩之用以見之民治使民曉然知詩在天地間果非無益之空言是則可喜耳自三百篇後詩之不足以厚人倫美教化通政治也非一日矣風雲月露花鳥蟲魚作者日多徒工無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李杜而下有韋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往者往往在郡齋燕集之際因俗設禁之餘肄習所加自足成化回觀衆作其如用砂空青世外物寶何益之有哉君承鄉先正之後得韋柳之位廣詩之用以導化邦人感發其善心宣導其湮鬱以厚人倫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其有以稱其名焉則天下後世稱守之能詩者必歸焉而與韋柳並傳於無窮也必矣豈非有以爲鄉先正之光乎君志廣而才周於事無所不能而余獨以詩爲言者舉其長敘諸卷端使人知求君於大而區區所以眩俗者不足道也

送劉端本知興化府序

吉端劉君端本登天順庚辰進士第擢尚書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進郎中歷官十有九年始拜興化府知府同年登第者至是往往擢長方面或佐都臺而君乃始得一郡所轄僅二縣戶僅踰萬數編戶人民祖

可覩江西南一望縣　命旣下朝士大夫多爲君不平焉鄉人在京者來徵贈言且舉眾言以念予予惟興化閩中文獻邦也邇歲雖狹人民雖聚而風俗素醇文學素盛仕宦之家素多歲大比登鄉書者幾居八閩之半會試南宮中甲科者無虛榜由乙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彊域不出數百里而其人仕者散見於千萬里之外版圖僅踰萬户而其人民之秀分布中外者亡慮數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無者也郡邑以人才多寡爲大小風俗醇薄爲上下而户口

之登耗不論焉得郡於此而治之亦得以行其所學矣乎自予居　京師多與其賢豪游頗知其民風士習之詳所謂豪俠之徒武斷於鄉曲者無有也聞奪之家豪植以爲強者無有也告訐之徒弄筆以健訟者無有也舞智之吏猾禍而忮害者無有也推埋之流悖掩而公剽者無有也訾毀之言巧言而醜詆者無有也嫫伎之俗驕揚而恣睢者無有也宦家子弟恃其肺腑之勢而公造請託者無有也倦游士大夫假以嘻笑之怒而詭辯關說者無有也於凡天下皆令

所謂不美之事薄惡之俗於茲郡咸無有焉豈非善地乎施善政馭善民而爲之師帥父母豈非幸哉雖然予所聞者前二十年之故也風俗遷移歲異而月不同今日其尚然乎哉否邪予不得而知也君行矣試以予言求之果有如何所云云者乎無也雖然君子盡其在己者而已彼之有與無政不必計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不可以不盡盡之之道何如平而已矣何也吾爲人之郡之守也而吾之鄉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鄉之民也而吾之家亦齊民焉鄉也人之

守吾郡治吾人也其政之良與否吾固嘗是之非之今何怪乎人之是之非之於吾乎反觀內省彼是者之是吾從而是之益以勉彼非者之非吾從而非之與以改如是則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予則以爲欲平其政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是非之實肆其毀譽之端未必人人然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與知焉可也君行矣請以平之一言以爲之官之贈

送廣遠葉同知序

廣右地多獠獠其為居民害也久矣而莫若近時之甚蓋其性習兇獷輕生樂戰一聞走闘即挾刀弩以從事惟恐或後頼惟財帛牛酒是好而自視其性命如草芥抑不幸斃於兵其父母妻子視之亦不甚惜且又習其山川險隘出入溪澗攀緣樹木如猿猱然而我官軍惜性命畏瘴毒而守將又多以護身存心毎毎以生事為戒因循茍且虛歲月以須更代而已間有撫機出奇者遇賊有可乘之機可用之間而權不巳出茍或冒險為之萬一小失利則怨讟加之矣甚或得罪焉以故賊勢愈熾而民愈不聊生民之居市井者猶城以為保障負郭之田猶得以耕獲鄉落之民去城郭特遠賊之出沒無常而官軍不能以時救援方耕作而牛為所奪過收斂而穗為所竊一牛之直至于數金破一家之産不能具一牛得一牛不足以耕一歲今歲僥倖以過嗣歲復然遂至無一歲不然嗟夫民以食為天食以耕為本今為民不得耕則無以為食無以為食則富者不免於貧貧者遂至從賊賊將見民日少而賊日多其勢不至于盡為賊也不止嗚呼居民何恃以為生乎官府何恃以為治乎予少有志於用世而於邊防機務頗究心焉然皆得於傳聞非目擊也今予友古端葉夢吉以鳳陽府同知改任於慶遠慶遠廣右之衝也夢吉亦嘗留心世務者幸因其行書予所聞者以送之俾知其地審其實與予友所聞者否耶誠如是幸求所以備禦之方善後之計是亦其職分所當然也

贈潮郡周貳守序

潮郡與閩境其風土習俗語言嗜好大率相同以閩上而治潮之人無以異乎居其家而自臨其鄉郡也故其為力也易而見効速長樂周君惟高閩産也以鄉貢進士試禮部得校官屢矣而不肎就久之假舍選以發身銓試居第一首擢潮郡貳守潮之人士寓京者聞是　命喜相語曰得周君以佐吾郡何以異乎吾鄉之人自治吾人也哉其喜於上俗協於人心也必矣四邑之人咸其有瘳乎咸欣欣然有喜色走謁予求文贈行且告予以所以喜之故予曰胡喜乎哉前此治若郡者豈皆遠地之人哉今其治效何如

也昔之人治潮有聲如韓如陳或在南陽或在閩中其地相去何啻千萬里而稱其政事之施教條之布雖其里之齋大家之女兒不遑進之宜且切也治而在乎其人而不以地彰彰明矣胡喜乎哉其中吏君久而知之深者進而言曰某輩所以喜者非無故而然也蓋有由也周君家世業儒以經術為學以仁禮為心其諸異乎大言而無當任情而務聚者此言決不至與心違行決不至與迹反一旦施於有政鑿鑿乎如叔粟之必可療饑布帛之必可禦寒藥石之必可已疾而願人之生也審矣况其里居境壤相近而於吾之土風民俗又素習之者耶此某輩所以喜也嗟乎諸君之為此言其必有所試哉何其稱美之不容口如是也抑予聞之理之在天下推諸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出於天理者自然合乎人心不以遠近彼此而異也黄霸之生不必勝於龔永文翁之産不必近於庸蜀然其為郡皆以治稱者所行合於天理自然當乎人心宜於土俗矣周君之為人誠如諸君所言則其所存所學雖以之用之天下施之異域無不可者不必近壤也其治之必效澤之必究尤為易且速焉耳此潮之人士所以喜與予叨以文字為職業者喜郡之得賢佐也故樂為之言以助其喜俾其人士書諸帛以為贈行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錫山陳侯以泰安州知州需選天官陞瓊州府同知瓊之人士寓京者聞　命下爭趨走其寓舍瞻拜焉旣退私相語曰瓊之民有幸矣去年得袁公為之守儒者也今年又得侯為袁公貳亦儒者也以儒佐儒吾郡三州十邑之民疲其有瘳乎語僕人人喜動顏色明日走報予曰吾郡又得賢佐子知之乎吾與子之父兄鄉黨下及草木禽魚皆得涵被其教化沐浴其膏澤矣子寧不喜乎喜之可無賀乎賀之非文不可也顧今　京師學士大夫非無能　人者必吾郡人然後知吾民情風俗之詳賀侯之文予毋庸辭予忝以文字為職且郡人也袁公之行旣嘗有言以贈之矣今侯之行又奚容嘿哉雖然侯儒者也不出戶庭已於天下民情風俗無所不周知非必躬履其地耳關

目見然後知也則於吾郡之民情風俗皆僕平日慱洽中一事而又何待予贅哉請言其畧吾郡獨在海中廣輪幾三千里其地廣矣廣足以有容宜其民之衆今反寡焉嶺以南自昔稱多奇貨而吾郡所出者恒什八九其物産衆矣物衆足以自侈宜其民之富今反貧焉　朝廷以其地去　京師最遠特優待之凡百徵需比内地百不及一二其賦役輕矣賦輕得以自營宜其民之逸今反勞焉比年歲屢登斗米僅十餘錢宜其民之有餘矣而耕者往往告饑府若州若縣學校共十有四科目外歲貢士計十年總其凡無慮五十餘人宜其人材之衆矣而仕者恒不多見是五者宜若有餘而反不足矣豈無其故哉事之如此比者甚衆是蓋其易見者也予竊疑之久矣每求其故而不可得幸僕之往試一閧焉所以致此者必有其故矣誠求其故而得之剔其蠧塞其源遡闢其塗而復其常處則三州十邑之民信乎其有瘳矣則夫教化之霑被膏澤之滋潤庸有窮乎

贈瓊郡林同知序

予友天下士多矣而尤厚於鄉人鄉人中最相厚者羊城則林宗敬也宗敬弱冠領鄉薦慨然有志當世以為今世仕者非進士科不必得顯官孳孳焉留心舉子業於凡經史子集苟可以資為文者罔不研究而於三百五篇詩用功尤深歲甲戌初試南宫得乙科不屑就丁丑再試又如之以至于庚辰甲申丙戌三試皆然乃喟然嘆曰吾之於學未必不如人也而進士卒不可得豈非命耶乃就選調得瓊州府同知予瓊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以佐吾郡乎况今主郡者清漳蔡公叔清亦予友也而今而後吾知吾郡三州十邑之人庶幾得所覆庇矣乎而區區遠宦萬里外垂白老親亦將賴以慰安之少寬其倚閭北望之思是則一郡之人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雖然予固幸矣然予一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之人咸咨嗟怨望而吾一家獨欣欣然有喜色予心安乎且予於宗敬友誼素篤而予一日少長焉則固兄視予矣凡其之官或内或外予皆不能無贈處之言而况于吾郡乎則其所以勸勉規儆之者又不可

以但同衆人也蓋問宗敬所以違膝下去鄉井間關萬里外歷十數年以希　朝命之榮也果誰爲乎亦曰以行所志榮所生而已假使宗敬一舉仰登高第可以得五品官位大夫乎否也得以晝錦還鄉而誇閭以解其離憂乎否也得以佐大郡臨吏民以施其政教乎否也三者皆未必遽得也今一登仕籍仰階穹秩縷金以爲衣鏤銀以爲帶使道還鄉稱觴獻壽毋子兄弟敘天倫之樂以爲族姻閭里之榮况所得者大郡地方三千里支郡三而屬邑十人民數十萬家又當鄰郡凋弊之秋而獨富盛安樂如平時出則飛蓋蕃蹕滇池綠駿鳴騶載道前呵後擁行者屏息道左以俟其過入則居黃堂據高座屬吏抱簿書魚貫以進與營兵卒左右侍立屏氣側耳以聽其處分回視彼之登甲科者方且服事大僚惴惴然逡巡却立如新婦之事嚴舅姑然一出詞一吐氣不敢少肆果誰爲多哉雖然得之榮倘踰其限則失之辱亦有甚焉者矣所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難惟勤惟畏其庶矣乎蓋勤則無怠事而上之人不能目我以罷軟矣畏則無肆心而上之人不能名我以貪虐矣而又守之以誠濟之以斷本之以仁恕則在宗敬者可以常保其榮而在亡者亦得以常侍其幸矣夫豈但一身之榮一家之幸而已哉

送伍通判序

國家承平百年海內無事久矣仕者恒以得山水之郡爲樂然郡之有佳山水者多臨邊徼當孔道或其地瘠民貧俗不尚文學不然則其民悍戾喜鬭訟多椎剽之盜武斷之豪訟牒紛冗欲求一日之暇有不可得者是以往往不如其意幸得佳郡皆無是數者之累矣而其人又多喜事功貪聲利胸中擾擾不能斯須寧者故雖得之而不知其爲樂予友羊城伍君尚絅簡靜之士也爲人忠實無他腸不設城府爲崖岸與之交往數十年恒如一日登府鄉貢試禮闈辭校官入太學者十餘年今年　命爲寧波府通判四明山水名天下形勝偉特羣山秀拔湖湯清澂泉流斯委號爲東南奧區內絡湖渠原田交灌外濱漲海海錯雜出號爲東南樂土詩書之澤相染絃歌之聲

不絕世宦之盛如史如袁文學之尤曰麟曰鳳至於理學之宗則又有若楊黄諸人流風餘韻至今猶存號爲東南文獻之邦何所謂數者之累幸皆無之而君又居倅貳之職上焉有守以總其繁下焉有倫以分其煩君居其間以簡靜之德臨淳厚之民豈非地與人相稱哉惟簡能御衆之繁惟靜能應衆之動以此佐其長臨其下無難事矣苟其身自處於委瑣紛擾之中自治且不暇而况治人乎而况樂山水之勝乎君甚稱是官而官又與地相稱可謂得其樂矣凡相與厚者歲賦詩贈君行予尤厚者故爲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古人於官聯有朋友之義情好洽而志嚮同相觀而善故能共成事功以著休問於無窮所以然者合以義而不以利焉耳永平太守周君德明以其同寅段君汝濟之倅郡三年也將上計於天官不遠數百里以書抵　京師求予文贈之予於是不獨見段君之善於佐政而亦因以得周君之寮寀相得也古道不見於今久矣夫以東西南北之人偶聚於一堂之上苟不舞智以相傾軋用術以相籠絡斯可矣尤望其相觀而善如朋友也哉諸君之爲政與其所以相與者予不得而盡知也即其求文相贈之意推之則其能以義相比可知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入乎義則出乎利義利之不能並立如薰蕕冰炭之相反也彼孳孳於義此汲汲於利其能以有合也哉其有所合者必有所同也雖然同亦非君子之所尚也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而孔子亦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固不可以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守曰可而倅曰不可守曰不然而倅曰然同其理而不同其情是之謂不苟同若同苟附和心不然而口然之則是雷同而已矣義果安在哉　國家用人必歷九年而後遷他秩汝濟以名家子發身儒科倅是郡今甫三年其俊異之聲已燁燁乎其昭著如此其尚同惟厥義於其終哉同厥終如其始異時京畿列郡罔有守佐俱廉能著稱致　璽書並來而陞秩賜金必永平也夫謹書以俟

贈郭通判考滿序

予友永平郡守周德明以書抵　京師請予曰某之同僚有郭景深者務之長清人也以太學上舍生解褐來佐府事未幾以憂制去服闋復來倅于茲向者一府之事皆在所判今則專職馬政矣俛三年滿一考將述政于天官敢求一言以為考滿之賀幸毋靳

予惟古之稱長民者曰牧若有取乎孳牧之義蓋長吏之於民亦猶牧人之於畜也牧人之善於牧畜者必循乎其畜之天時其饑飽以遂其生達其喜怒以暢其情馴伏其心不使至於泛駕調節其氣不使至於敗羣順其時而游之以繁其類適其可而用之以不盡其力夫如是則孳牧之道得矣長吏之於牧民也亦胡獨不然周君之治永平數年于茲矣循良之聲日聞于　朝益深有得乎牧人之理是兼其平日德學之孫之摭然其發察諸公亦不能無有助之力焉則是郭君何也佐守以為政固已知御牧畜之理以牧乎人矣今焉職專乎馬政顧不能推牧人之道以牧乎馬哉是宜其居官三年事無調察馬蕃息而民安樂之茲行也必以最書自茲以往政聲益揚必將有不次之擢其名與位殆不止於是矣姑書此復周君且以俟焉

送陳推官序

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而制之者也非不得已則不用也蓋制刑所以止刑得已則已矣然則　國家之有刑官其亦不得已而設歟可刑者當能以不得已存諸心必至於不得已然後用之則受者豈我俱無憾矣豈不稱其職歟今夫天下有司衆職皆以有事為能政績可書為稱職掌國計者以府庫充牣為稱司民牧者以戶口蕃殖為稱惟刑官則異於是要必除苛解嬈無文致之罪無掠立之刑使囹圄空虛無一囚可訊錄斯為能稱其職矣彼切切焉從事桎梏惡文法深文巧詆奇苛他比大為隱附於郡中囹圄至不能容他日計課考功曰某死罪若干某徒罪若干以是為上最豈聖人制刑之初意歟亦豈國家設官之美意歟郡有守有貳以理郡政又設推官以議法斷刑蓋亦不得已也環千里之地十數萬之民其命皆係之苟非其人則民有不得其正命者

矣居是官者可不愼歟臨武陳永以鄉貢進士由舍
選出身拜　命爲是官於南安須行過予求贈言予
因本古人所以制刑及　國家所以設官之意以告
之欲其知以不得已而存諸心如易所謂明愼如禮
所謂盡心庶幾爲稱其職君其念哉毋忽　天順五年

送傅推官序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用之必於不得已可
以已而不已焉是豈制刑之本意哉昔者聖王旣制
刑書頒之天下示民以不可犯復立刑官執刑書以
斷天下之獄使民知是書之必用而其條貫之必不
可犯而犯之必不但已是蓋用之以禁制其未然而
非豫以是待之也苟非甚不得已必不用焉其用之
也必其原情揆諸理定以法比審故誤之因求法外
之意然後用之不敢輕也我　國家倣周典以建官
內設六曹刑居其一外之郡設守倅者三而理刑獄
者惟一其意蓋可見已守倅譬則菽粟稻粱之類所
以養民生者也刑官譬則湯液鍼砭之類所以防民
疾者也吏乎民者不思耕藝儲積以養民之生顧乃
鰓鰓然搰搰傳致求民之疾以施其吐下鍼灼之方
豈理也哉瑯琊去　京師最遠民俗視內地頗浮健
訟怙法者固不能無然懇悃罔知而誤抵于罪戾者
亦多矣予夫家也久於鄉邦之事雖未必一一知其
詳然聞茲數年來水旱相仍民多疵癘歲收薄惡物
價騰踊蓋必有以召之者昔東海殺一孝婦天爲之
旱者三年意者刑罰有不中歟乃者盱江傅君用端
以太學生歷政刑曹薦選天官特擢吾郡推官受
命之日即介封部主事左君時竭過予一見之知
其爲仁厚和易之君子也退而語凡郡人之在京者
曰吾人庶幾其有瘳乎所以推哀矜勿喜之心以生
吾人者其在斯人乎回災異之變爲豐穰之祥者其
機在此乎僉謂予宜有贈言予故推古人所以制刑
及　聖朝設官之意以爲君告非欲君以姑息惠奸
也君其念之哉古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
我俱無憾又曰刑罰不苛是刑罰中發化君其念之
哉　成化五年

贈潮州張推官序

崇川張仲鼎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當選天官拜　命爲潮州府推官　命下潮之士走謁于當贈言予聞之君以儒生而司郡刑四邑之民命庶其有瘳乎若刑官民命所係一不得其人則一郡之民有横罹非命者矣一人非其命則感傷天地之和而召旱暵之災沴沴則歲歉歉則民不聊其生是則郡之治教雖總於守所以輔其治翊其教召和氣致豐年則本於司刑之官也烏可非其人哉昔東海冤一孝婦而致旱者三年一婦人之非命何與於天而天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一郡之災是則爲一人而禍及于萬人也天豈屑屑爲是哉蓋天人感通之理不以小大衆寡而殊天無往而不在人無一而非天下萬人此天也人亦此天也傷其一人之天而天之在乎千萬人者亦從而傷焉可不慎哉由是觀之司刑之官誠不可以不慎擇以其非獨有係於人而實有係乎天也彼夫以案牘爲師而從事在後惠文冠者詳於人而畧於天烏足以語此哉天人之理備於易易於刑獄之事屢致意焉於噬嗑曰明罰勑法於賁曰無敢折獄於豐曰折獄致刑於旅曰不敢留獄易者性命之書而於刑獄之事丁寧諄切如此聖人之意斷可識矣君以經書爲學以儒科發身其諸異乎世之爲俗吏者故於其行也推夫天人之理以告之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敉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敉男兆昌 鼎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二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三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鄭欽州序

聞羊知馬機開徤閉昔之人固有用之以成名者矣君子不取也深文巧詆刺骨熔膚昔之人亦有任之以為治者矣君子不取也蓋用智者術數有時而窮任威者刑罰有所不能加若夫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悟物儲精帷幄之中可以逆釐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折衝萬里當之者意銷遇之者心醉其惟誠乎予友吳閒鄭叔潤誠實人也質直而謹恪平生無僞言僞行自其居家庭處里閈以至游庠序登甲科所以處己接物一惟誠焉是務無所矯飾天順四年以名進士拜知欽州入境之初望其塵者瞻其容已動其心覩篆之始拜階下者接其言已革其面未嘗任智與威而四封之内翕然聞風而向化三年之間有如一日今年以考滿來覲 闕庭天官考稱將歸所治凡與之交好者需予贈言予惟叔潤之政治章灼人耳目如此奚俟予言為哉雖然叔潤固無俟乎予言予亦不能以無言也然則將奚言耶不過推明叔潤所已行而有驗者以瀆告之耳蓋是誠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欽之則成己施之則成物一念之至可以貫金石孚豚魚感鬼神動天地風可使之止旱可使之雨虎可使之渡河蝗可使之不入境鱷魚可使之遠徙於海珠可使之去而復還況夫齊民也哉誠持此心而始終不渝不以智數威嚴雜焉若是而民之不丕化治效之不益著聲譽之不遠聞焉無此理也叔潤歸不必他求於此而加勉焉則雖古聖賢之事業亦不過此矣一郡守云乎哉觀斯文者謂予為迂且過者非知言者也亦非知治要者也

贈朱克佑知連州序

南豐曾氏嘗嘆治越之吏莫致其治教之意使其民不幸而不出閩蜀上然又嘆吏于茲者非其材之頴然適於衆人不能也於乎今去南豐又數百年越之民俗日趨於華固不減於閩蜀矣但其長吏所謂材之頴然過於衆人者何寥寥哉今吾始見一人焉曰

雲間朱君克信新以太學生擢知廣之連州方受命未仰任然其穎然之材適出等夷固已於府郡爲辟校官卒業太學銓試天官將見之不必度嶺泝湟川已遊知其足以當南豐之所期而有以幸連之人矣雖然古之人吏南服者聲稱者如衛颯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茨充代之亦善其政任延傳田器教民墾闢錫光並之漸以禮義其他如許荊孟嘗之輩皆能致其政治之美教化之善載諸史冊可考也而南豐曾不之取顧有莫致之嘆豈不以是數公者僅能循循校獘於一時而不能滌其俗以躋於治使其久遠而不變予由是觀之吏於越者誠難矣所謂滌其俗以躋於治若閩蜀上使無不幸之嘆在南豐時苟能是已謂事出千餘年之表爲美之鉅矧又去其時數百年後乎則其事尤難而其爲美愈鉅可知矣君通經學古者也志大而不安於小故予敢援古人之所未有者期君若其有以幸連之人俾無負予所期哉使世有南豐者復出則必不嘆頎然無察者之無其人矣尚勉之哉太學生嚴和者連人謁選吏部幸其郡人之得良守也徵予言爲賀予亦雅知君故欣然爲之書

贈新興賀知州序

朝廷以滇南地僻遠恒慎擇其長吏非其人不輕予之所予者必出自學校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也天順壬午冬十月天官卿群士子之應選者而銓試之首擢長沙賀恕近仁爲雲南新興知州循故事乘傳將之治所其鄉友某謁予文以爲近仁之官贈予聞地有遐邇而人情之好惡則不遐邇異也均好生而惡死均好善而惡惡均好逸而惡勞均好聚而惡散均好取而惡予均好利而惡害善於治者順其性而導遂之寘之生全休息之地而不拂其情斯相安矣彼昧者乃荒遠其地鄙夷其人畜視而漁食之使其失其所以爲生者一旦至於啓事速變非惟彼不得以安其生而已亦不能安其位矣豈不爾有所失哉考之前志古人之治於斯者若張喬除去奸猾而三十六郡盡降張處陀以淫虐致亂禍延二十餘萬人梁毗不取一金酋長感悅史萬歲貪其賄賂隨服

隨叛則人情好惡大畧可見矣豈以古今而異哉且順其情則服逆其情則去雖猺獞吳越之民莫不皆然况荒服之外乎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賀君湖湘故家子曾大父以下世爲顯官得家庭之傳有素發身賢科卒業太學通交當世知名之士所謂通經史知理道達政治者非其人耶天官卿首擢斯任誠與知人予知其必能順民之情以導迪之克副　聖天子軫念遠人之意必矣異時政聲彰聞其名位殆不止此也於是乎書

贈儋州林知州序

莆田林侯之守儋州也政行惠流民吏悅服儋之士咸以爲前此數[illegible]握郡章者皆未之或過也予來　京師凡郡人以事至者詢及賢守令必曰林儋州及求其所以賢則又往往不能言嗟乎爲治而至於人莫能言非不能言莫可得而言也昔班孟堅傳循吏六人各以一事擅聲於時獨河南之守吳公無事可書止曰治行爲天下第一一言之外無可書也豈眞無可書者耶蓋爲政而人無得而言吏無得而書其實循吏哉雖然古之所謂循吏者往往在河朔汝潁之間未有地遠而偏如儋耳者也地遠而偏已之臧否上之人弗聞知也民之欣戚上之人不聞知也有善名不揚有惡聲不彰名不揚則賞不及聲不彰則罰不加賞不及則怠罰不加則恣怠則多苟且之政恣則無顧惜之心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自非的有所見確有所守未有不怠且恣者焉古人有言無所爲而爲者義也侯殆有見於此乎今年春鄉人貢俱者來　京師拜官南還須行求予文將持歸以爲侯贈予問之侯無可言予亦無可書也若侯者其庶幾古循吏也耶誠一其初終不中變焉名位將不止此也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嘗怪歐陽文忠公世家廬陵及其宦游四方歷守七郡所至如滁如揚如亳如蔡皆不之思而獨惓惓於潁旣去任而猶思之不置時時見於文字間迨其晚年得遂所請乃不復歸吉而終老於潁焉意其人民土俗必有異於他郡而足以感公之心而爲所愛

慕者不然故鄉飛烏亦嚶啾之言豈公徒能言之而不能允蹈耶及觀思頴詩集序所謂民淳訟簡而物産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然後知公之所以眷眷於頴者意有在也况今地在 王畿內爲 帝鄉之支郡漸染聖化日深其民風士習必有非昔比者則夫今日之仕于是也其官閒無事之樂殆有過於昔人者矣泉南高明文顯佐茲郡者六年矣吏習而民安之今年以滿兩考來上天官績以最聞將俟九載而超陞焉其治下張翀等計其在郡之時僅餘一考慮頴人之不得久專其惠也欲言之而辭不足以達意渴予文以代之言嗟乎世之仕州縣者恒多以魚肉視其民民用是亦視之以冦讎一旦解任而去也如騎虎而得下而民之幸其去也如負芒刺而得釋况去之復思思之而冀其復來耶由是以觀文忠公之於頴非獨其民俗之善抑亦公之德政有以感孚乎其人也蘇子由嘗稱公之政察而不苛寛而不弛吏民安之則公之所以得頴人心者其有在夫予聞文顯之治頴亦有上下相安之美豈其天資近道故其所行亦有暗合於公者乎不然何邦人之戀戀於文顯如是也文顯臨先賢之故郡治其遺民之子孫誠能體其心而施之不縱弛以寛不苛刻以察始終一致而不變焉則雖不能與之齊驅而亦可庶幾其萬分之一矣方今 朝廷清明尤注意於牧民之任未有庶幾如古者而使滯於常調也治行第一徵爲公輔頴川舊有故事豈古有其人而今無乎文顯當是時其亦思頴否乎是爲序

送膠州陳節判序

漢史所循吏六人而其一出膠東膠東之治流芳史冊古今以爲美談於乎王成何以得此聲於當世哉考史所稱其功之大者亦不過謂其勞來不倦以致戸口蕃殖耳夫勞來非難事也而數百年以來未聞能繼其後者何耶豈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古之民易治而今難耶不然則當務流民自占八萬餘口皆僞增誠如史氏所云耶建安陳君廷輔以太學生擢倅膠州三年如茲矣報政來 京天官考其課居最將還任所過予求言予聞今之膠州即古之膠東也顯

域如故而守茲土者未聞有如王成者豈真不可如哉顧吾所以勞來不倦者未如之耳夫勞來可能也勞來而繼以不倦者難能也故雖尼父之聖師與由之賢所以教之為政者亦惟以不倦為言然則成亦有得於孔門之教歟嫓吾廷輔由仕學校其於孔門不倦之教服膺有素心聖人之言臨古循吏之迹所以繼其芳躅而追配之者誠無難矣但不知果能不倦否乎州之守虞君濟民予友也君歸而以予言諗之相與勉焉則夫三齊之閒有以賢守佐曲稱者必

吾濟民與君也王成豈獨專其美於膠東哉古人豈終不可及哉是為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國朝亦縣令之制視他縣令秩高一等朝夕得預朝參他令則覲見有時也三年考滿得給　勑命他令則必待九載也善政者聞則不俟終考而不次超擢他令則必循資格也有所按問必待　上請他令則不待報而徑逮罪對也均是令也而　朝廷待之獨優優之所以重之重之所以鄭其選也選之鄭也

如此則居是任也夫豈易哉蓋以　天子輦轂之下百司庶府焉百需出焉五方之民聚焉上有文法之羈旁有僚府之拘下有猾紙尼之抗甚至有近貴之撟虔法比之撓厭知識之請求而必欲一如其志以行難矣苟非材行之卓持守之堅者不足以當茲任也求其足以當茲任者於今吾得一人焉姚君自明是已君廣陵人其先以勞累謫戍朔方因家焉發身戍行奮志經史一旦拔等魁而出以與天下豪儁士相頡頏非材行之卓不能也登名天府四至禮部得

校官輒不就卒業太學幾十年斷斷乎其必得所志而後已然而那偶卒亦未如之何今不得已始就舍選以出非持守之堅不能也古人有言窮之所養則達之所施以是占之則君之於是任優為之無難者矣嗟乎天下事本無難者顧在我者有不足耳以我之不足故見事之有難非事之難無諸己也使在我者恢恢乎常有容地綽綽乎常有餘才灼灼乎常有定見卓卓乎常有同志則事之未來也有以炳其幾先其既至也有以中其肯綮其已過也有以得其歸

宿則難天下之大幾務之繁尚優爲之况一亦縣令乎此予所以斷焉知君足以當茲任而無難也天官卿承　上命而以君爲是選誠知人而君亦負無負所用也哉君之同學某某謂予與君有一日之雅當言以贈於是乎言

送莊塋中赴秀水縣序

金陵莊塋中以名進士擢知秀水縣其友李庶頑求一文以送之其曰郡縣之吏難莫難於令而塋中以妙年書生㓜筮仕卽得令繁劇之邑　命下惕然懼其難而圖所以盡其職者而未得其方願子一言以助之予曰令而難矣誠如塋中所慮者然其所以難者有三焉莫難於臨下莫難於事上尤莫難於律己盡是三難而無愧焉則令之職舉矣何者難得者民心也難知者民情也難變者民俗也難察者民僞也難革者民弊也難瘳者民病也舉是數難於令一人焉必欲事事中其理人人遂其欲難矣事上之難殆有甚焉諂進者難事也貪欲者難事也忌刻者難事也偏私者難事也恭虔者難事也瑣細者難事也臨吾上之人有一於此而欲行吾所學使吾志得以直遂而無掣肘之患難矣律己之難尤有甚焉莫難制於欲心莫難遏於私心莫難懲於忿心莫難廣於褊心莫難正於偏心莫難約於侈心莫難保於常心是數難者一或忽焉其欲不獲罪於上貽怨於下以稱吾之職難矣爲令之難一至於此可不慮哉可不懼哉庶頑再拜曰子之言至矣請以是語塋中俾之思其難以圖其易服子之言於無斁於是乎書以爲送莊塋中赴秀水知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今之縣令古百里侯也於民有父子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學校有師弟子之道焉士之筮仕卽得百里之地有數千戶之民以君之父之師之亦可以行其志矣然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日仰視州縣如附贅然惟恐己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職之未易稱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脩舉耶曰皆非也恥以其胸中之物物然未易乎耳獵然領縣椽無色之官皆有詞

豈獨今日然哉唐府帥見大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候於郊迎令狐峘刺吉州謁見齊映從容步進不肯首戎器卻以得譴夫大府帥之見大府刺史之見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遇霖潦驕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俛就館拱手立庭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其所以致譴者乃以關其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殷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婾阿隨人後舉進士仰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恬淡如也今不得已始起拜 命得知登之福山縣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令則然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遠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尚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物物者於胸中見忤忤者於顏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為科目累也大矣予托交可久知知甚深於其行慕古人贈處之義方將有所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舉其諸友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書以贈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贈孟縣張知縣序

會亂張君宗獻以昌平縣縣丞九年考滿陞知懷之孟縣行有日其友尚寶司丞江君宗海中書舍人張君升之輩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將請之大方家宗獻曰必得某文將予方在告升之以文請予辭以疾明日升之偕宗海復來且曰張君慕予之文必欲得之予毋庸辭嗟乎予言何足為人輕重而張君必欲得之哉予聞君山西布政公之從子福建僉憲公之嗣也其學業得之家庭之授受者有素何丞昌平審邇 京師且在山陵下事煩劇而民難治君從容為之綽有能聲其於治體固已試驗之有素見孟視昌平不逮遠甚而今視丞其權任亦自不同譬之蹶牛之刃不難于割雞豚彼大而此小也斷髖髀

之斧斤不憚於劖膺𦶟彼難而此易也道瞽者之相不憂其步履之顛躓彼相人而此自行也雖然人固有能於大而不能於小者不見海舟乎能出沒於吞天浴日之波濤至於入溪澗則膠矣亦有能難而不能易者不見猛將乎能搴旗斬將於鋒鏑紛擾之中僂游椅俎間或至失匕箸矣又有能助人而不能自爲者不見奕棋乎能料敵制勝於袖手旁觀之時當局則昏昏矣雖然此所以論庸衆人也非所以論出乎衆之人也材之出衆者天分既高而又假學力以克之持之以定志本之以實心行之以強力則是天下事無大小無難易無入也一切假爲之矣是之謂天下之通才君得無近似之乎予力疾書此以塞二君之請俾書諸帑以贈張君之行君得無異予言乎

贈鄭陳留復任序

予官　禁近居京師凡吾嶺南人游宦四方者無問識與不識人來自其治所者必詢其治狀治則爲之欣然否則不樂者竟日予友海陽鄭君贈之爲陳留令六年於茲矣人來自汴者往往稱其善不容口及求其所以善之實則相顧愕然擬議者良久而卒亦無以爲對嗟乎此君之治所以爲善歟老氏有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君之治殆近之乎夫善於治者無迹夫凡有形迹者爲名者也苟行其所無事而不容吾心因民之俗而不立異順民之天而不拂其所欲公是非而是是非非之同好惡而好好惡惡之時其耕而耕焉吾不爾督也擇可勞而勞焉吾不爾私也緣緒而織縷字幼而孳畜吾不爾程也某山有木可爲指某亭有豕可用祭吾不爾知也夫然則雖無殊異之行超卓之功而民陰受其賜也多矣視彼煩禁令程功課要聲名以希賞擢者其誠僞正譎之分奚翅大淵乎歲君爲陳留非一日談其善者非一人至求其實乃無一事可指非無事也有其事而無其迹也無迹故無名無名故不可得而指言焉雖然日計不足者月計恒有餘在位無赫赫之名者去後恒見思抑孰知其不務一時之名乃所以垂久遠之名歟今君報政天官考最將選鄉人寓京者求予文贈之予多君善於治凡吾嶺南人仕中外者皆顏有光焉

故樂爲之書

送梁景熙知蕭山縣序

皇帝復正大統之四年內外百司朝覲　京師者舉延賞行民之典簡州縣之吏大其尤無良者擇進士中之有名者往補其處於是吾鄉之爲進士者四人顏爲潘洪克寬得東平州汪浩文淵得吳縣吳滄源深得弋陽縣梁彷景熙得蕭山縣四人者景熙年最少而蕭山尤號難治愛景熙者咸爲之慮焉予曰無慮也胡無慮耶有恃也昔宓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邑用以治今蕭山之人可師可友者吾不得盡知也乃若碩德古學爲天下所宗仰者有冢宰魏公焉公邑人也百世之遠聞風尚興起况親炙其人者乎清德愿政爲兩浙所稱最者有太守彭公焉公鄉人也千里之遥引領華觀况親爲其屬者乎以吾景熙英妙之資謹厚之道邃經學古之才得二公以爲之依法其於治邑也何有予所以恃而不爲景熙慮者此爾嗚呼古者學而後入政今吾景熙因政而得師與講學之所進當不在子賤後而蕭山之治豈下於單父哉予於是不獨不爲景熙慮且爲之喜凡年矣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

贈韓敬夫序

予友韓敬夫世家河內之脩武以正統丁卯鄉貢進士第試禮部不得志其後屢試皆然今十有六年矣始以太學合選得婺源縣知縣將行過予且別曰某太學十年交游之舊殆忝有民社之寄才薄而任難心甚惴焉君子能無一言開發我乎予惟婺源文公之闕里也吾敬夫平昔所講者文公之書允其所以見於脩身制行接人待物者何往而非文公之道今將師文公之故里以治其鄉之遺民不過推文公之道以行之焉耳豈俟他求哉夫文公之道全體大用之道也大而以之治天下次之以治一郡一邑小之以治一家無用而不效譬乎如衣布帛必可以不寒食粟菽必可以不饑也雖然求之於空言孰若求之以實效昔文公三任民事其在同安也蒞政事以勸敏開示以義理其在南康也列三條以新政化

定規式以明教條其後臨淸之政亦稱是焉寬嚴適宜政教兼舉其施爲之序從循之化非但足以致一時循良之績而實可以爲千萬世治民之規矩繩墨秦漢以下所謂循吏者皆不足道也吾敬夫誠能一遵文公之所已行而效者還以治諸其鄉之人吾知文公在天之靈亦未必不莞爾而笑也敬夫其勉之哉敬夫曰唯唯適監察御史司君希謙求予贈言遂書以爲敬夫之官之贈

贈如皋易知縣序

予友南京易君立方以易經領東廣鄉薦今二十有七年矣數試禮部得校官輙棄去游太學者久之然卒不能如初志也今年夏拜命爲揚之如皋知縣戶部主事蕭君有慶與之有連過予徵文以爲君之官之贈嗟乎火之始也用之壯水之溢也流之長其理然也君老於場屋深於世故一旦小試之以百里之政吾知其無難者矣予聞古之君子四十而仕植之於學問之後決之於將仕之時故其於大道民彝物理事機人情世態時宜地勢官政吏弊士風土俗無不究諸心而求其故或得之於簡冊或得之於傳聞或得之於議論或得之於講論或得之於涉歷或得之於耳目閱世久而經事多其輕重長短大小遠近厚薄迂徑險易深淺廣狹多寡強弱虛實高下明暗同異詳略繁簡疏密疾徐眞僞始終本末因革損益消長新陳偏全常變先後久暫豐嗇利害成敗盛衰得失曲直誠詐是非可否取舍好惡向背莫不的然知其所以如此與其所必當如此而不得不如此所不可如此而決不如此者一旦出而用之於時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無不效焉者以故吏多善政國無失治民得以遂其生物得以止其所有由然也後世則不然矣夫以血氣未定之年而當夫人民社稷之任歷世淺而練事少徒恃其資稟而無問學講習之功甚者負驕吝之氣懷苟且之心其不至倒行而逆施之者幾希如此而欲求吏治之循民生之安胡可得耶胡可得耶若君者可謂閱世久而經事多矣海陵民得斯人而爲之父母豈非幸哉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欲其强教而悦安之也

又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欲其順民所好惡也知所以撫教之則不過於慈知所以說安之則不過於嚴然必順民之所好惡而好惡之則其所以說安撫教者皆得其平而不至於倒行逆施矣如此而爲民父母厥職異乎未知爲父母之道而遽使之有室家者歟於是乎序

送乳源李知縣序

予少有志民事思欲得一僻小之邑治之以驗所學之何如蓋地僻則過往稀而迎送祗承之事不常有

邑小則人民寡而可以遍識其所部之人或務簡而民寡則吾才足以勝之有一事則治一事無則不生事也和之而不倡也因之而不革也聽之而不擾也平之而不怒也理之而不亂也順之而不隨也老而老幼而幼富而富貧而貧吾不與易焉是則是非則非多則多少則少吾無容心焉與之相安於名分之間相孚於形迹之外相樂於日用之常相忘於道義之中夫然則雖白首下僚終身遐僻亦所不辭也已而僥倖甲科入　禁林其志竟弗克伸今髮種種矣

每聞士大夫談及民事輒憮然有失者久之今羊城友人李君宗賜拜　命爲韶之乳源知縣若乳源者所謂僻小之邑非耶乳源密邇羊城其風聲氣習相去不遠而吾宗賜以鄉人令鄉邑因其俗而治之其事半其鄉之人而功必倍之乳源人得宗賜一何幸哉然此豈獨乳源之人之幸亦吾宗賜之幸也人生所值均是人也而吾爲人獨得爲民之父母孰不仕而吾獨得於鄉鄰誠能盡父母之道而使吾鄉邑之人尊敬愛戴之無已生則尊親之去則思慕之又何

用高位大爵爲哉予與宗賜同生嶺表俱業儒而習禮宗賜乃獨推所學以澤夫隣邑之民而予不得以少伸其志視宗賜寧無少愧哉雖然宗賜誠能舉予所云者以見於行則亦無以異乎予之行矣

送南海吳知縣序

嶺以南邑之最大者莫如南海其最劇者亦莫如南海生齒所聚商旅所趨工巧所萃地利所出珍貨所居皆他邑所無有者非獨嶺以南所無有雖吳楚之區亦鮮其儷且又倚郡郭下爲府所在使節所駐衆

道所由諸番所會百貢所委皆他邑所不能供者非獨嶺以南不能供雖吳楚之區亦所不堪其大且劇如此爲令者非有守有爲之士不能一朝居也建安吳克明以太學生解褐得令於斯予素知其爲人蓋有守有爲者誠眞足以當是任故蓋克明蚤以經術發身賢科不屑小成得校官輒棄去游太學師友天下賢豪以終所業其志蓋將大有爲也而未克試玆其初試乃得夫大而且劇之邑可以驗其守與爲矣夫惟有守則物之于也漠然不足以動其心夫惟有爲則事之處也秩然各得當其處物不動其心則大而視之以小重而視之以輕有而視之以無碌碌乎不可入矣事各當其處則煩而處之若簡劇而處之若易衆而處之若寡恢恢乎有餘地矣夫志足以有守而才足以有爲則四海之廣機務之繁且優爲之矣況彼區區百里之地尚得爲大以劇乎哉雖然有守者又有爲之本先正有言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豈能有所爲哉予因邑人士之請誦斯言以爲克明之官之贈

送清江管知縣序

今仕由儒而仕有二途曰科目曰舍法舍法術資以用常才而科目則以待非常之才焉　國初定制兼用之布列中外蓋均任也近世太學生得内任者十無一二而進士則十常八九矣於是仕者遂重内而輕外一登甲科則京秩乃其囊中物而視州縣之職如草芥然不幸得之匪怒則戚噫其甚矣惟有志之士則不然其仕也不必於内亦不必於外惟所用之而已固未嘗有所輕重於其間譬之金焉用爲鍬則以割用爲鑑則以照用爲戈戟則以擊刺用之而無所不可斯爲良器苟舍之在冶也躍出而自鳴曰我將爲此而不屑於彼豈非不祥之甚哉金臺管世隆以進士擢清江縣知縣　命既下人咸謂世隆生長　輦轂下必將戀内而厭外而世隆方且治裝戒行無毫髮不平意見顏面噫所謂有志之士非耶蓋君子之志於學也將以用之用之於内則志於致君用之於外則志於澤民職任有内外之殊而以行吾志則一也雖然澤民易致君難内之致君也非夫閣

歷之久倚任之隆聽信之篤未易以致其啓沃之功
而引之於當道以致夫治平之效若夫外之澤民也
則隨吾身所至之遠近所爲之大小所轄之衆寡朝
發而夕至矣苟存吾心推所學盡其職以施夫及物
之仁皆可以成一時之治安一方之民而不負　大
君之所命矣不負所命是亦致君而已矣奚必日侍
左右近清光而後謂之致君也哉刺民者君所藉以
爲治者也吾能保其民是能分其憂以安其位矣所
謂致君也孰大於是方今　聖君在上圖治若饑渴

固未嘗昵邇忘遠而掌銓衡者又能體　上之心將
以均內外爲己任士仕斯時得外任者但患不能平
其氣以立其志焉耳有志於斯民惠澤洽於一方聲
名流於四遠則有外而之內由小而之大可計日而
待矣世隆將之任其同年進士有爲之求贈言者於
是乎書以俟

送容縣林知縣序

羊城林廷輝鳳翔以禮經數至禮部連不偶今以舍
選擢廣西容縣知縣戒行有日鄉之士夫寓　京師

者謂予於鳳翔有夙好來求贈言且曰先生明於治
體何以教鳳翔予曰奚急於城守有笑予者曰先生
何迂哉城守者將領之事也而以責之長吏是庖人
不治庖而責尸祝越俎以代之也先生何迂哉予曰
不然使鳳翔令容在十數年前予勸之以此誠迂也
又使鳳翔得邑在荊晉吳楚之域而予勸之以此誠
迂也今夫廣右之地尚堀竊發歲無虛月曩時雞犬
相聞之處禾麻接畛之場今則丘墟矣數十百里之
間人煙蕩然僅僅存者孤城耳一方之民人幸而不

係纍於賊類汙血於兵刃者咸假息於此與夫倚山
結聚以避危者亦莫不眴眴引領恃此以爲聲援苟
循故常拘職守伈伈俔俔尚襲前人之故迹則身且
非我有何有於民哉是故雖有良法善政亦無所於
施矣刺容之孤城守以嬴卒數百前此亦嘗破于賊
矣往事之明鑒也可不慮哉昔趙襄子使尹鐸爲晉
陽而請以保障爲先君子與之彼全盛無事之秋且
然而况此殘破之區乎予所以勸吾鳳翔以城守者
此也鳳翔誠不迂予言先事而慮不以無事而怠弛

不以有事而失錯兢兢焉如慈母之鞠其病子撫摩愛惜俛恐其舊病之不去體復慮其新有所加也如舟人之操檝舟雖其出入見雲而恐風未晚而思歸泊之地時時覘其罅縫恐水之或滲以入也如病者之畏風俯其戶塞其竇又必厚其衣衾或坐或卧必擇夫溫煖之所恐其或有以致之也苟然則民得所保障矣夫然後以發其政以施其教尚何往而不可哉癸者聞予言而心醉遂請書以贈鳳翔予載告之曰季路之志於尼父欲因師旅饑饉之後期以三年可使其民之有勇知方鳳翔今得邑於容庶幾近之其尚知所勉哉

送鄉友富川韋知縣序

鄉友韋君忠以太學生釋褐爲富川知縣將之任友人符君文質謂予曰凡吾同郡之士出自學校尚選天官者拜　命之官吾子皆有文贈之韋君子同邑又相好其不吝於言也必矣敢以爲請竊惟贈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予也業儒而貧仁道之大又非所敢當故惟竊仁人之言以爲吾鄉故舊朋友臨別贈非敢公言於人人也傳不云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爲治莫先乎禮讓也吾願君以禮待人史不云乎吏以案牘爲師是居官莫先乎守法也予願君以法持己或曰先王制禮所以治躬非專於人也朝廷立法所以治人非專於己也予言無乃偏乎予嘗觀夫世之爲長吏者知有勢位而不知有禮知責人而不知正己催科一官自視哆然其尊且大視民如草芥視士如仇讎獨不念吾之祖若父亦齊民吾之身亦嘗爲士吾以人而治人易地則皆然耳吾之待人也不以禮可乎己之身率意肆行舉手搖足皆離三尺法中而不知檢顧乃從事可空城旦書專恃柱後惠文冠公以貞諒人曰某家於某事可案某人於某事可論獨不念吾之所行一一皆合法否乎噫斯二者天下爲長吏者之通患也是皆予與君在學校時所親見者也今君銜　國家作養厚恩一登仕仰膺七品之秩有百里之地愼毋效尤則予贈言之意亦諸友同贈之盛心也

贈鄉友馮深之南康大尹序

予友馮君深之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者久之謁選銓曹拜　命爲南康縣知縣戒行有日過予言別且曰何以贈我予贈之以一言曰畏或者笑予曰馮君質直而寬厚策之以强執操切尤恐其不能以振厥職乃勸之以畏豈對證之藥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何者不成於畏而敗於忽哉人惟不知所畏也故謂天理不足恃謂世事不足爲謂人言不足卹謂經訓不足信謂古人不足法謂官職不難稱謂政治不難舉謂上官不難事謂下民不難治謂小人不難遠謂案牘不難清謂吏弊不難革一有不足之言則於事也輕一有不難之心則於事也易輕與易皆生於不畏也夫以殷之中宗猶曰寅畏周之太王王季亦曰克自抑畏世之人無古聖賢萬分之一何所恃而不畏耶畏之一言誠君子存心制事之藥石也人莫不然而仕者爲甚仕莫不然而長民者爲甚夫以一介書生初舍鉛槧之習用未試之學以御經事之吏治倥傯之事涖多欲之民不幸而又遇夫揣刻之上司苟非存乎畏心其能有濟也鮮矣馮君之任誠能以此一言終身行之事之來不敢以輕心處之畏罪譴之及也物之至不敢以易心待之畏非議之加也夫如是則雖以之處大事適遠方無不可者一邑之宰云乎哉或者唯唯而去遂書以爲贈馮君之南康知縣序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月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 光昌 聊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三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四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送費縣丞之奉新序

縣有丞所以佐令也自秦以來有之唐制丞位雖尚而不可否事故崔斯立有予不負丞丞負予之說國朝之制則一邑之事無非丞所當問者故世之居斯職者有能盡心所事亦足以行其志而施惠澤於民矣如其不能皆然何則是丞不負人而人之負丞也多矣從為費君以太學生解褐仰丞潭之醴陵尋以憂制去改任臨江之新喻又以員外置起銓曹今改豫章之奉新君在新喻時職專督賦況今不煩而事告集刑不黷而民自服其待牧民體新喻去豫章甚近先聲聞於鄰封也久矣奉新人士寓京者一聞君受　命當佐其邑喜動顏色走詣予求文贈行予惟親民之官莫令若也而丞述六職以佐令蓋所以相濟而補其所不及焉今曰可而丞曰否不可也今曰否而丞曰可不可也要必正佐皆可而後行之彼其洩不可否事而諉其咎於丞之負巳蓋有激而云耳丞果負人乎哉若然則是食焉而怠其事與受君直又從而盜若貨器者相去幾何吾知古之君子所以事君以忠者不如是也況君出自學校讀聖賢書平生自許謂何顧肯若是耶若君者予知其不負丞也必矣於是乎序以送之

送新喻沈縣丞序

石康沈環廷珍前侍御公諱福之子也公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擢官內臺嘗出按陝西交南所至持風裁肅憲度而在交南尤著聲稱交之遺民有仕　中朝者至今猶稱道之亹亹不絕口廷珍甫三歲而侍御公捐館舍鞠於其祖封御史公蚤游邑庠累試有司不如志尋貢入太學需選銓曹今年春釋褐拜臨江之新喻縣丞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過予求敬言予喜其以官家子發軔仕途仰得文獻之邑佐其長以蒞夫醇厚之俗朴茂之民所以承先志階顯仕皆自此權輿之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作衡者始於權作車者始於輿廷珍之為丞于斯其仕宦之權輿

歟夫有權斯有衡御必成然後用以平有輿斯有車車必成然後用以載懸衡以稱物至於千萬鈞之重駕車以運行至於千萬里之遠原所始皆起於方寸之權數尺之輿焉士之仕也始於小而後至於大自夫近而後達於遠亦何以異於斯哉是以君子將有行也將有爲也必先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未將如之何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廷珍初有官守仰得百里之邑而佐之其於臨民莅事之初尚當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孳孳汲汲如有不及端爲政之本培進身之基以爲他日遠到大施之地所以光後前人以成其所未成之志其在此乎其在此乎於是乎書以贈

送瓊山胡縣丞序

瓊郡轄邑十而瓊山爲附郭邑蓋凡邑所有不足以當其半其生齒之衆地利之富人才之盛風俗之美皆他邑所無者非獨是凡邑之所無雖海以北諸郡亦有未及者東坡伏波廟記所謂衣冠禮樂班班然者似亦指是邑而言耳他恐不足以當之夫當東坡南遷之時蓋在宋中葉以後也當是時其衣冠禮樂蓋已彬彬之盛如此矧今距其時又四五百年也耶嘗聞父老言洪武永樂之間吾邑人處鄉落者務本業勿生理質朴謹愿有老死不識城市者間以事入城親友共相之惻惻有辨別可怖之色如將萬里行然爲士夫者守廉隅敦禮義有爲不義者衆共嫉視之如怪物焉所謂耳筆終訟之風無有也自予少時猶及見之其後也長民者習知其故謂其無能爲也乃聽吏民之役黠者以爲腹心任廝卒之狩惡者以爲爪牙於是包苴之魚肉之草芥之嗾讋之禽獮而草薙之抉其目而奪之食扼其背而奪之衣剝其膚髓而奪其妻子凡可以恣吾之欲者無所不至焉於是乎民力始困民財始竭民生始窮民俗始變而耳筆終訟之風起矣蓋在某時某人爲邑時始也嗚呼斯人往矣而財力之困至今猶未甦風俗之薄至今猶未復告訐之風至今猶未息嗚呼是孰爲而孰致之哉致之者已往不幸繼其後者當之苟非立心堅定見理明白而以慈祥愷弟爲心真有志以盡夫父

毋斯民之責者不足以革此府之弊而復往昔之盛也豈不難其人哉崎安胡君克明以太學生釋褐丞順德之南河寺丁內艱今起復而補其丞於吾邑予曩時嘗識君於予友進士涂君所信所謂慈祥豈弟之君子也以慈祥豈弟之人而涖衣冠禮樂之俗果盡吾之心而不偏聽獨任焉則民生之不遂風俗之不復珥筆終訟之民不之化吾未之信也予也生長是邦遭際 聖明得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愧無毫髮以俾益吾鄉人父老也故於君之行重致意焉倘不棄予言俾吾人受一分之賜區區之至願也是爲序

送鄉友王主簿序

浙西財賦甲天下一郡所有可兼乎一藩而一邑之所有又有一郡之所無者誠計以古者分田制邑之法則郡可以當他處之藩邑可以當他處之郡守可以視方伯令可以視郡守矣然則官於茲地者名雖卑而實則崇也予鄉友某以太學生解褐得嘉興府嘉善縣主簿或者爲之不平曰君發身學校回翔仕途寒暑歷十數變矣始得一官顧乃與由他途者同資調豈非左歟又曰君敦厚而開敏周於世務達於人情使得一郡而佐之一邑而令之必可以展其驥足顧所臣判若乃區區一邑之簿豈昔人謂長材居綫摩者殆君之謂歟予曰主君了學成而仕也將爲其名乎抑取其實乎苟惟名之是狥則秩之卑者固不若大崇小者固不及乎大如惟實之求則財賦之多與人民之衆者固加於寡與小矣今夫天下之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固有一府之大而財賦以石計不盈萬人民以里計不足百而嘉善之爲邑石以計其賦二十有三萬里以計其民一百八十有奇名雖曰縣實則下府之所不如也彼僻州小邑賦不能千里不及十者折而分之奚翅百十數哉君判邑於茲其措置之煩徵輸之夥若有中府諸所無者焉可例以卑眇視之哉矧今 朝廷厲精圖治綜覈名實會計功課必以多寡爲差君誠能盡心職業斤斤焉惟實之是務不尚虛名以罔實效脩己必有實德愛民必有實惠涖事必有實力待人必有實禮使政務脩舉而功課優異則祿秩豈終於卑而不崇哉於是乎

書以俟

送黎教授序

道之於天下也無乎不在而必有所寄焉寄之於人不擇其地人而生齊魯河朔之間有得是道也道之任固寄乎是人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於斯道有得焉道之任亦寄乎是人也得道有淺深而所寄之任亦隨之而重輕焉蓋天出是道以畀諸人人人有也而不盡人人知人惟不人人知於是有先知天必命之以所知覺所未知而以斯道之任寄焉初不計其地之遐近內外也豈惟民哉人君之任人也亦然予友黎浩然先生以潞州學正陞起爲河南府學教授奉　天子命掌千里教所寄之任亦云重矣夫河南乃中州大郡周漢故都二程夫子之故里先生起自嶺海來教於斯據師席以爲其郡人子弟矜式身任夫風化廢興人才盛衰之責豈非以其道歟自孔孟後道之不明不行千有餘年二程夫子始奮起於河洛之間闡明斯道蔚然爲百代宗師其嘉言懿範載諸方册學者家傳而人誦之雖爲中州猶中州也况於中州者乎又况在其故里者乎予知先生之道易行也必矣夫以儒先之道還行諸其故里以教諸其後人譬則操海舟而泛之於海駕陸車而馳之於陸也與器相宜無難也已雖然道亦未易明以行也有舟與車而後可以行海與陸無舟與車與有之而非泛大海馳大陸之具則亦有所不行矣經曰惟斆學半又曰教學相長予敢于先生望焉是亦責備賢者之意也是亦朋友相規之義也

送陳廷玉教桂平序

歲甲子予叨領廣東鄉書首薦十郡之士同預選者五十人而潮陽陳君廷玉於是時年最少質最粹表然儕輩中猶金之方出冶光焰鮮艷可愛也後三年予隨計上　京師又與君同就禮部試予與君俱中乙科君受校官以去分教陸庠是時也君年稍長德器成就如玉之既爲璧内好適均可重也君之官者六年予始登進士第又四年君官滿來京師而予叨官禁近又別而會握手敘故舊論契濶相得驩甚時君年益壯德益進學益充是猶金之百陶不輕玉之

廉而不劌可畏也古所謂金玉君子如吾廷玉者非其人邪未幾拜 命陞教桂平又將別予以去也臨別愴然不勝離索之感不知異時之重聚首也在何處而予所以見君者又將何所似邪嗟乎自予辱識君以來十餘年于茲凡三見君矣每見輙覺其異焉始而愛之次而重之又次而畏之畏之者畏其進而不已不苟焉也不知君之見予也亦覺其所異乎否有之幸以告我

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舟泝江而上下登黄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阜瑋瑋然猶有英偉之氣葢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古而嗇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潯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游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葢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亘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有以得其彷彿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雖然予請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罕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曼胡之纓尚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葢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葢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衆歟惟專故大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不可必得然於其衆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廣之引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送甘弘濟赴教興濟序

予友甘弘濟自幼習進士業期以功名自見於世凡再至禮部而以親老不得已俯從乙科兩訓邑庠歷九載待次銓曹衆謂其詘久而信於此必將有不次之拔擢矣旣而以常調陞興濟教諭嗟乎若吾弘濟者豈終一教官哉而一教官豈足以限吾弘濟哉回思二十年前予與弘濟輩掉鞅於術藝之場游乎翰墨之林方是時年壯氣盛志欲方動視夫高科顯宦乃吾囊橐中物耳一時交往之士聯席而交袵挾策以呻吟者皆天下賢豪及叩其所至探其所有其與弘濟亦無以甚相遠者他人不一二年俯首而拾甲科舉足而至顯位至於今崢嶸而光耀者何可限數而弘濟乃孳孳焉於選調中適回邑文學幾二十年噫所謂命者非邪自造命者言之柳豈無任其責者哉何使弘濟遇造命者方試之時得唐之天民旣官之後得宋之大忠則秉鑒別之公而弘濟在所必取破拘攣之例而弘濟在所別用其如斯人世不常有何夫斯人之有無固不敢必而弘濟中之所有者則固自若也亦安知世之終無斯人哉又安知吾弘濟之終不遇哉弘濟姑以俟先儒有言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隨其地盡其職樂其天安其命以俟夫時之至可也顧光祿延瑞聞予言而是之於是乎書予帛以爲弘濟之官之贈

送鄭司訓序

余童穉時聞鄭邑之翠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文名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爲舉子業又得鄭玉事所作戴記程文誦之知其爲文學子也及來京師游縉紳間論及當世良有司率以寧波鄭太守爲首稱益文學之弟也固已信閩鄭氏之多賢矣乃天順八年　朝廷進太學生於內廷考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郡儒之職分教天下府州縣學予叨在考校之列旣拆卷中有鄭其姓名文克者閩產也所作不苟非無傳授者予竊念焉得非翠會文學之子姓屬乎又數日吏部員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見訪衣冠偉其禮度閑雅予意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君受職得瓊之文昌司訓以予郡人也特過焉問道所由詢其家世乃知君太守公之嗣子文學乃其世

父之於是益嘆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嗟乎鄭氏多賢著自古昔漢之康成闡明經訓後世言經學者宗焉唐之廣文消素自持後世居儒官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行古以知天盡性為學當時並稱閩之四先生者是文君之鄉先賢也二三君子清德古學百世師表凡天下之為師儒者所當取法者也况尚自其宗也哉君出自儒宗得家庭之傳有素少游四明文獻之邦師友一時賢豪名者良多今以英妙之年膺師儒之任分教百里且與昔所世父所過化之地相密比道文之遺迹往往猶在所以繼其芳躅使一方之人凡有所述作必趨向焉亦猶與盼蠁會之有鄭文學也豈不美哉君清才雅度非久滯常調者其勉之勿自棄

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正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春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元榜得岑溪教諭予亦辭官同舟南歸又三年予叨甲第官翰林者八年元吉始考滿來　京師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舉子不及數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濱一別倏爾十年今茲復別非闊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別贈言情焉能已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苟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業之不脩則雖朝夕跬步相追逐奚益哉德學進矣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去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見之期雖在數年之後恒如同一日處一室也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忘情者然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子所以相與為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益不徒以是責望元吉亦以自責也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有燕維南有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既遂止列乃他適適彼蜀土在天一隅引領址南山川邈如念予行邁我心鬱紆牲牲麀麌嗷嗷鴈鴻彼物之類式和以親胡我與女仳離孔頻昔之襄矣如兄如弟今之暌矣如實如水戊人念昔情曷能已與言贈之于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爾子何以處我

送鄉友崔仲淵司訓序

予友崔仲淵領鄉書僅二十年矣試南宮入太學餘十年矣循常資以入選歲不一再可得美官然非所好也棄年勞以就教職得建昌之南豐縣學司訓孟子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者非此邪夫人之仕孰不欲尊且富哉仕而不欲尊且富者僞也顧取之有道進之有禮不可苟焉得不可幸焉致得之以道進之以禮斯君子爲之矣夫有可得之道可致之理然而時不我利處不我與則亦姑仰其所居之地以樂其日用之天苟必待尊與富而後行吾志焉則有終其身而不得者多矣雖然位有尊卑道則尊而未嘗卑祿有富貧學則富而未嘗貧矧師儒之職以學爲業以道爲任自三皇五帝以來凡其所具之仁義禮知皆吾性之所有有之則三公之位不能踰也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百家之言凡有於方策載籍者吾無一而不究究而有之則萬鍾之富未足多也苟道則尊而吾方戚戚焉以嗟卑爲念學則富而吾方汲汲焉以憂貧爲心則失其所尊富者矣而况道與學俱無有哉嗟卑則屈抑苟賤無所不爲憂貧則需求乞貸無所不至此舉世學校官之通患也仲淵其勿似之有以自尊而不在於爵位有以自富而不在於貨財非獨此以自尊富而不屈挫於人且用是以施教於人使凡在吾化誘之下者皆知天下具有自尊自富之道出於爵位貨利之外者庶乎無忝於師儒之職矣仲淵其尚慎哉

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羣試於奉天門下擢林爲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醵錢具酒殽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君華鐃歌鼓吹兮惕以枯楊皇華兮千孫之腴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高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詵詵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僎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譁

笑諧謔以盡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跟蹡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斂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焉唯唯而已衆莫不驚愕歎美其克己之勇而折節之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矣最後爲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偏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矩中如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爲非耶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輭耶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衆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浸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日而折衝岸而崩泛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泛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豬而成湖渟而爲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成文可沂可洄可游可舟可以浣灌可以浣濯可以鑑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洋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絶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斂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己出哉衆聞予言咸以爲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送徐庶子歸省序

翰林居禁密地爲 天子親臣其職務之大者曰進講曰編纂曰校文今四方寧謐內外無事前年 英廟實錄成今年又當會試天下士甫畢經筵講學之臣多至十餘人分番更進以故館閣臣僚率多暇日往往得以言其私乃己丑之春翰林臣僚請賜告歸省者數人而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徐君時用其倡也既得請戒行有日館閣故事有分違者輒賦詩贈別以予於君同年且相厚也屬以序始君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爲編脩官未幾今上正元良之位妙柬

文學之臣以職輔導擢居校書司經局爲之職掌凡經籍翰墨之具尤爲親比　上登寳祚超進三階以至今官若時用者可謂得君而遭際其時矣然君親一也既荷君之寵靈假其爵位章服以榮其親幸遇無事之時又得乞　恩請告以少遂其左右就養之歡是亦人情之常也昔人有言子在親側雖無離憂親不樂也茲就人子之未仕者言爾若夫以其慶之親幸其子之有成仕而官朝著貴而歸閭里始也親之教子願其登科躋仕以光大其宗祊今則果如其願焉始也子之讀書志於立身行道以顯榮其父母今則果遂其志焉子則仕而親得官無離憂而有在側之樂其樂豈有涯哉雖然子之未仕親固專之也既委身爲臣則非親所得專矣然則茲樂又豈可常哉矧今　聖明在上留神經術所以切劘治道交脩勉輔之責尤賴乎多賢禮樂百年而後興立一王法以垂萬世茲其時也稽古禮文之事又非夫人能之承平久而文勝質微所以振起士類以返雕於樸亦不能無待於吾徒也豈可久昵於私而忘乎公哉君行矣而速其歸以副館閣諸公之望

送國子司業費先生歸榮序

國子司業費君言于　上曰臣自歲己丑蒙　恩賜進士第選充庶吉士賜讀書中秘又明年擢翰林編脩蒙　恩賜先臣以臣官母氏爲孺人未幾陞今官洎　今已三年矣自始登第至今首尾十有三春秋故事常參官歷任滿一考許展省近制又有去家十年之比臣早失怙恃惟是烝嘗久曠不勝霜露怵惕之感　今　國家無事而太學教導之人不乏謹昧死援例以請　上曰俞仍　命有司給内帑寳鈔以爲道路費　命既下治裝將還太學師儒自監丞以下旅進謂予曰以司成先生之行翰林諸公咸分題賦詩以贈而吾儕不可無言請分韻以爲詩予乃取古詩枯桑知天風體用四聲之首爲古詩八句凡四十言人得一言仰其言以爲所贈詩之末韻既成釋以次序將書於帋又謂詩不可以無序衆以屬予予於君頗有一日長君廷對時在翰林叨爲讀卷官既而選偕狀元張啓昭等十八人同績學禁林

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今又幸有僚寀之好方資其朝夕助予不逮也乃忍舍去予老矣方倀倀然若有所失有何情緒更序諸人之詩哉雖然予所以留君者予之私也君所以決然必去者君之私也予之私以巳君之私以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不忍絕人之親予烏敢以一巳之私而妨衆人之孝哉君年方壯學日進聲譽方燁燁以起又當群賢並進之秋聖天子求賢如不及在他人處此翹首跂足以俟進惟恐失機會而人或有先左足而軋巳者君乃獨封章再進必得所請而後巳其志亦可尚巳君之茲行非獨以遂其孝親之心抑亦足以示範諸生乎哉昔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君所居之官與陽子同陽子勸諸生以歸省特言焉而巳君則躬自行之豈非以身教者乎夫教之大者在忠與孝有諸巳然後可以求諸人人必孝然後可以爲忠忠盡而後孝之道盡克以大是以君子一身退而家居進而朝趨恒以道俱無所往而非忠與孝也然則君之茲行不但如昔人所謂衣錦晝行以爲鄉人之榮而巳也亦將有以軌世範俗乎哉其尚有以爲天下之軌範矣乎於是書于諸作者之上方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邢君克寬巡按歸自遼東以其情言于　朝曰國家著令凡廷臣歷官三載者許賜告臣自拜官至今凡七年家有老父幸蒙聖恩封以臣官贈亡母以孺人而繼母之封亦如之展省之禮久曠未行敢昧死援令以請　上曰如令邢君於是　陛辭將行朝之縉紳相與語曰賢乎哉邢君故事御史歷考必有陞擢之榮矧君端嚴得憲臣體從少待旬月間不次之擢可幾矣且　京師距其鄉幾萬里程限逼甚而跋涉良不易而君一旦不牽於同列不告於朋友即決然以去其視貪榮違親以冀非分之望於不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至者寡不啻天淵矣賢乎哉邢君於是相率賦詩以華其行春坊諭德林先生既序諸首簡矣余於君同郡且相厚也不容以黙余惟吾郡自昔仕于　朝得

推恩以榮親者固有矣而及其親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實自君始嗟乎前之無者至我而啓後之有者自我以始其爲榮也孰尚焉君之歸抵瓊也父子婦姑相見於久濶之後拔拜載問懽忻怡愉一堂之間紗帽豸袍珠翟錦衣煇映上下既而有事於發展祭于墓既畢而燕宗屬姻婭朋儕故舊鄉人父老是集是臨茲時也必有曰其實而齎咨歎息以爲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聞其風而感發興起爲父者思所以教其子爲子者思所以勵其志者矣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育有親而不待養者矣於戲君之茲行此其爲鄉邦之光閭里之勸非特今世爲然後此于百年之久又安知無傳其事以爲美談播之聲詩紀之圖志以貽無窮者哉余與君生同地學同道且又同官於 朝顧獨蚤失所怙而抱無涯之戚毋氏幸無恙而所志猶未得以且遂也於君之行不能已於慨焉謹書此於群玉之後

贈史太僕歸省序

古者封建之世仕者不出其鄉朝而出則事其君夜而歸則養其親故忠孝之道恒得兩盡後世易地以爲仕惟仕於 王朝者則不必拘然今四海一家與闗萬里上而自遐外以入仕 中朝者道里之遙邈水陸之跋涉不遑將父母者多矣 聖天子閔其然於是有三年歸省之制且給寶鏹以爲道里費噫一何仁之至歟太僕寺丞龍陽史君克明歷任六年矣母太孺人在堂年踰九袠其省覲之心未嘗一日不展轉於懷顧以馬政軍國所需事有急於歸省者不敢輙言其私繼言亦未必遽從是以遅遅至於六年之久今則事稍集且有代者可以言矣於是上章乞告事下有司定竟君所涖事果無有解暇者乃俞其請君卿日戒行凡與君同僚者莫不爲君喜且賀喜者喜君歸省之志得遂也賀者賀君以儒科發身致身顯庸職務修舉 朝廷既已推恩所生存沒有光矣今又承恩寵歸故鄉以半百之子奉近百之親益人世所希也相與圖以華其行或者知予於君有夙好假言於予予於君茲行盍有以見 國家待臣子之厚不惟用其力而又恤其私恤其私而又委曲以

周給之所以勵其廉節也謂之仁之至非邪又於是
有以見今日臣子盡心所事之忠欲全其私必先盡
其公公事未盡私情雖切不敢言也必待吾職務既
舉然後以吾私爲言若是者豈不亦可謂之義之盡
耶古人有言君行仁臣行忠予於君盛行見之矣於
是乎書以爲送太僕史君歸省序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國朝推恩之典著在令甲各有等差凡受恩典得之
必以其漸未有越次而得焉者也越次而得焉者非
有勲庸於國必其材行勤勞有以簡在　上心者爲
於乎玆非異數也哉天順六年八月尚書禮部郎中
俞君振恭歴官三年例當得　誥加封適其尊甫廷
獻先生承其父清節翁命來視其子於　京師先事
謂振恭曰吾家衍先世善慶致汝顯榮其汝務王事
時已蒙　聖恩封吾以汝官榮幸已踰素分切念汝
之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祖父教誨所致吾何力焉今
吾願以所當得官封請諸　朝移封汝祖　皇上方
廣孝治萬一俞允莫大之幸也章旣上　上特從之命
其受封如今復賜其父以冠帶焉夫郎中階五品恩
典止在其父今乃併與其祖及之所謂異數者非邪
一時公卿大夫士聞是　命莫不稱頌感激謂於此
一事而君之仁子之孝臣之忠皆於是乎見焉盖體
臣之心以榮其親仁也辭巳之榮以及其父孝也然
非爲人臣者盡忠圖報且不能循故事以獲當封况
欲希越次恩乎吁越次之恩殊常之數也一旦集於
俞氏之門祖父子孫三世並榮如此夫豈無故而然
哉予聞俞故新昌世家有宋元以來代有顯宦而入
國朝尤盛清節翁務德秉義爲一邑望而廷獻先生
又能嗣其徽序以亢厥宗郎中君以盛年登賢科選
入翰林讀書中秘推主儀曹事繇陞今官材行勤勞
大著聲稱用能簡知　九重致茲異數有由然也異
時崇階峻秩循序以得而優恩寵命亦必薦致當不
止此也此盖其兆耳先生南歸有日凡與郎中君交
厚者授簡於予俾爲贈言兼致賀悃於是乎言以俟

天順七年

贈增城吳君渝榮登進士第序

進士科始於隋而盛於唐故南士之登第者自唐始江右之有進士始於□七閩之有進士始於歐陽詹然皆在唐中葉以後而曲江張子壽則在開元前已以道侔伊呂科進矣然則南方之士之登第者其權輿於嶺南乎豈寧惟是南士在唐亦有為狀元者而大中中開建之莫宣卿也既天下士唐三百年間南士登宰輔者纔一二人而嶺海之間得三人焉說者乃謂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不亦誣乎夫大化流行賦于萬物得其偏者為物得其全者為人物得其偏而不全其精華秀實尚有如是者矧人之所得者乃天地之全氣乎是誠一偏之論無足取者若謂氣運有盛衰故人才之生也不能無厚薄多寡之異則信有之矣嶺南自入國朝以來進士科固未嘗乏人而近年以來日以寖盛今　聖天子正大統之初臨軒親策進士擢三百人而吾嶺南得十五焉其一增城吳君滄也君秀穎而篤實在輩行中恂恂然謹飭自持誠一嶺海之佳士也君既登第其同學友某輩謂增城前此未有登進士者有之今日自君始不可無一言以志其始以予鄉人也特以見屬予惟增城菊坡先生之鄉也先生氣節才名高出一代當時朝廷虛台席以待之　詔旨丁寧趣召再四竟辭不起議者謂當大拜而始終固辭者古今一人而已君生其鄉其流風餘韻去今未遠也尚當取法乎斯人也是以追蹤乎曲江公之清風大節使入門之人稱之曰嶺南進士不獨古得其人今亦有之庶乎足以破柳宗元之論而洗吾嶺南之辱誣也君其勉之哉雖然是豈特一吳君之責凡我嶺海之士皆不可不知己也予欲因君以發之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堯弼以年至乞致仕上命乘傳以行陛辭特　勅光祿賜酒饌內帑錫賚鏹三千貫于時同　朝公卿謂公行不可無言以贈既而西洛耿公適來代公與其僚倪張二公議謂予與公同官且皆出翰林有斯文之好而以贈言見屬予少公一歲公行矣予亦踐公之迹方資人言以為贈言以贈公若將以為人贈予之張本於是乎最公

志行之大者以為不如公蜀人也自古蜀多文學之
士入 皇朝來百年于茲而蜀之文名始大若于公
公始以尚書蔡氏傳發解於鄉入對大廷賜進士及
第擢官翰林在館閣二十餘年凡 國家大制作大
纂脩無不與焉既而出教兩京太學為天下儒宗晉
陟春官長吏者踰十年治古禮文之事多所建明屬
朝廷更化大禮儀大喪紀叢於一時如祧廟祔廟之
議皆百年以來無前比者經公裁酌遂為定制他如
親藩典制外夷朝聘與夫學校科貢之類舉有成規

公於春官邦禮之任可謂克稱而無負矣然而喋喋
者猶或不滿於公豈孔子所謂命也哉蓋天之於賢
人君子也每欲成全而扶持之使其道大行於天下
然亦或有厄之者使之不盡行雖若廢之而實所以
擬勵激拂之使成全其大者焉公自幼有志於聖賢
之學繼興[illegible]用輒有著述之意其在太學也嘗與諸
生疑辨[illegible]成書歸而進於朝矣然非其全也益當
道學大明之世衆人勦說雷同之時進步於極高之
顛求銳於不足之餘甚欲以其所見表著於世補昔

人之所未備而為之忠臣然以拘於職務方為 聖
天子所委注未暇也茲以年至方將其疏乞身于
九重以償其夙昔之志而喋喋者乃趣其行豈天欲
成全公之素志汲汲然惟恐其緩而尚或未決耶公
歸矣古之聖賢不求合於時而求合於道不求知於
人而求之於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所著述
多在晚年及是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闕啓後世
之訓留不朽之名於天地間此予素所望於公者也
惡知喋喋於我者非所以盡忠益於我者哉孟子有

言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歐陽子亦
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其念之哉好惡出於
一時是非定於百世人其如命何公行矣予且尾公
後公居西蜀我居海南相望數千里間幸而不死尚
及見書之成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年六十
未至以足不良於行乞致其事 上弗許既而章再
三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特命從其情且 勑有司月

給糧米歲給輿隷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　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爲公蓋以公職所掌者　國家之禮樂佐　天子以郊天享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　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咫尺　天顏以導引贊助聖躬以祼獻所以對越上帝虔承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於以受祿於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焉　先皇帝所眷注　今上闡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耄焉則亦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仕至三公夠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孰若公生盛時起家諸生而被歷華要疊荷　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也而又特給之月食資以人力昔人所謂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桑爲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今日足禾稼亭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有可以適趣之景昔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於茲以疾而頻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以老疾家居者　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故比公偶以疾去非廢不可起也　國計之重甚於身謀民瘼之瘳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頤精神近醫藥以毋忘乎　聖天子之所軫念　九重之使朝陽鳴鳳萬里之騏驥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爲長歸裝又求弟以國史事重未敢言私然其恭聞爾公之所忝予已去矣予與公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德相率求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兼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爲最盛予所及見者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並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内地亦不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史巡邊於遼薊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公年僅六十七仰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鄉人在京者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擘也謂濟以文字爲職業而以送行文

見委惟公兼三人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功西北而公則兼於東夫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於朔易之會以與戎虜競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方公輕裘緩帶指麾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爲公勇也惟當衆人奔趨酬奉之秋屹然立截然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爲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濟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

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姜湟川之劉宋則南海道宗武溪安道湖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人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 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尉則慎刑罰爲郡守則藹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詢宜之政爾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先正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游田里以牧桑榆之

效巋然特立於嶺海之間爲鄉邦之耆舊 朝廷之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有以取法而遵承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豈其然乎濟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能無一言戶部郎中和君順公通家子也請書之帘以贈

送王繼南南歸序

予交遊海内賢豪多矣心所推重而樂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宣城王繼南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口論天下事亹亹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爲甚亦一

奇男子也然官止一縣令兩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
究其所蘊年甫力壯可以有爲也乃毅然謝事以去
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即領
鄉薦試春官得授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
居太學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縣縣卑俗而民
貧當西番入貢道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突入縣
治索廩餼不如意令佐以下咸被凌辱繼甫至嚴
門禁不許擅入番僧甜啟當直至廳事見令不爲禮
大興吳充繼甫目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以

下咸吐舌又不得入嘆曰西僧爲西蜀人患幷一日
矣今得某夫吏不敢厲聲色臨之况加箠乎邑人於是
大悅相戒不敢犯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
矣未幾丁家艱解任起復改山東陽穀縣縣多盜地
之盜白晝掠舟車焚廬舍閭有所忌憚繼甫至尉史
者以民所疾若被言莫若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即選
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即躬鞍馬其旁矢率壯丁驟
赴之往無不獲者盜卒逃他境大抵其爲治以抑奸
猾扶貧弱爲事兼并家忌之肆爲謗訕然其守正不

回撿約嚴密播擾無所得卒亦莫如之何也其政績
灼灼在兩縣人耳目者不可一二紀然能振發於衆
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爲可嘉今年春偕天下百司
朝覲　闕庭既竣事即上章乞致事當道者聞其名
若留之繼甫堅欲去卒遂所志即束裝南歸既夫數
日交游者於知之給事中河東樊先生瞻西蜀冉哲
尚儀若洗楊僉憲今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部
郎中會稽胡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謂予
日吾曹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文莫如子今

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古所謂奇
男子者今世蓋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世之僅有者
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之折旋畦徑之
間縱有追風絕塵之足亦何所施焉今而又放之於
長山茂林之間不復駕馭之可惜也哉雖然千里一
驟去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
亦免困躓之虞之爲愈哉予既以是言復諸君俾書
以贈繼甫又系以詩詩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權奇
有足不得騁眷然有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嘆咨

此事古已然不但今人悲世重冀北産按閩定頁驪謾勞耳批筒空有肉腰垂胡犬凞可貨於地乃不宜辛哉免擬策莫淡黃金鑷長林多淸泉令飲聊有怡人生適志耳去大將何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衛較重編

裔孫同編

孫男光日謝月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四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五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序

歸田樂詩序

歸田樂詩八章章十二句送衡州通判唐公復信致仕歸瓊山也公邑大姓以鄉貢進士卒業太學解褐即倅衡歲將一周以憂制家居者六七年衡之人至今無貴賤老幼賢愚稱頌之不容口不以其去任既久而衰今年起復至京師衡之人及瓊士寓京者咸喜公之來謂公才長器閎蓄久養充前日衡陽之政特其端緒耳未足以究所有也茲將復之官必將有大設施如古所謂循吏者不但已也方將拭目以觀其新政而公不謀之故舊不決之龜筮即上章乞致仕既得請欣欣然喜溢顏面舉手加額曰吾一生之事畢矣嗟乎人生之事豈易畢哉貪功名者不能畢罔權位者不能畢嗜貨利者不能畢罔微幸者不能畢懷安安者不能畢計身後者不能畢天下之物凡一有所繫者於心皆未易以畢之也惟中有所主外

物不能干而與知天下之至樂者然後能與之雖然是樂也亦未易知也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蓋以生於斯長於斯老而休於斯百年之後又正丘首於斯斯蓋人生之至樂舉天下之事凡可樂者皆莫加焉者也雖南面之樂不足以當之彼區區之功名利祿又何足道哉公殆有見於此不然安肯以未老之年而遽爲歸閑之計哉公行矣瀚因本公之意述鄉閭之事分爲八謌賦詩以送之公歸抵家仰其事而歌其詩亦未必無以少助其樂之一二也詩列于下方 天順二年

醉花

海南地暖無冬春四時一氣和且溫山丹佛桑到處有素馨茉莉隨時新花開不必盡應候村醪家家皆有酒披衣躡屐任意行過酒逢花輒開口開口何天笑更誰一任花開復花落賞花醉酒過年年人生無

如歸田樂

吟月

仙山一片平如砥天風吹散樓臺氣月輪湧出海東洋光彩分明無障蔽公家正在城之東江流繞屋清落落天寬水近多得月月光照人清興濃興來長嘯遨皓魄坐到東升到西落嘯詠賞月過年年人生無

如歸田樂

競渡

寒食清明都已過枝上榴花紅朵朵龍舟繫浪去如飛鼉鼓喧天撻欲破歘舞岸幘坐船頭指揮白羽橫中流錦標入手拍掌笑楚聲一曲帶醉謳向晚拿舟沙觜泊開筵把酒爭酬酢歡歡不醉夜不歸人生無

如歸田樂

賽社

海上禾田歲兩收居民不識饑與流九月十月登場後家家醵錢賽田頭封牲酌酒歌且舞雞骨爻杯代神語須臾徹饌餕神餘劇飲狂歌忘爾汝古人蜡祭久遂邈鄉人報祀殊不惡蒼顏白髮翁獨尊人生無

如歸田樂

觀漁

公家屋後臨流水水中潑潑多魴鯉盤渦莫測有縱鱗數罟不煩無赤尾大魚津津流白肪小魚濺濺盈

尺民天寒歲暮草木黄凋循江岸觀漁漿得魚作鱠
鮮且薄旋發新芻勸滿酌醉來江上枕流眠人生無
如歸田樂

督耕

公家貢賦多良田屋前屋後遍相連芒針刺水戚如
織秧馬行泥疾若船三春農務村村急也隨鶏犬習田
塍立還似衡陽二月中獨騎羸馬循阡陌田家風俗
殊古升尪盆盛酒亦不惡酒酣仰天歌嗚嗚人生無
如歸田樂

結會

未老得閒從古稀林下一人今見之故鄉况有竹頭
友平生意氣同襟期淇崖老佬婚嫁畢臞軒後人正
閒適昭川外史應時來共剪燈花話疇昔疇昔風流
重振作不數香山與西洛相將擊壤歌太平人生無
如歸田樂

厚俗

昔鄉風俗自昔淳依稀太古之遺民海邊鄒魯敢自
謂江西道院未足云一自坡仙謫儋耳衣冠禮樂斑
斑起黎民不習城旦書士夫動用文公禮聞道今來
頗殊昨正賴老成敦鄙薄邦人翹首望公來人生無
如歸田樂

岐山八景詩序

瓊城之東兩舍許有勝地曰條岐其山謂之岐山山
之形若樹屏然蒼翠之色四時不渝山之下有水水
之流紆迴若帶縈纏乎田塍之間其田彌望可數十
里越田而南有墟市焉鄉人之貿易者恒晨集于是
蓋亦一方之勝景也友人蒙亨時中世居其間居之
前有池池之中有島島之上雜植花木而環其居者
又有檳榔椰子之屬遥而望之鬱然深秀之中棟宇
隱然在焉則又擅山水之勝而獨得之者也君以易
經發身賢科游宦四方因仰其勝覆爲八景携以自
隨遇能詩者輒請賦之以予爲同學而特以序見屬
夫蒙君明易者也而君之姓即山下出泉之象而君
之居上山也下水也又與蒙之象合觀於山也有艮
之象觀於水也有升之象觀於水之流也有坎之象
觀於水之止也有兑之象於田而耒耜也有益之象

於市而交易也有噬嗑之象一寓日之頃而易之理備焉矧君之姓蒙也名亨也字時中也於蒙卦之義盡矣所以果行育德者有自矣則其於俯仰之間顧盼之際而八景者粲然於目油然於心所謂思不出其位積小以高大以常德行以斉講習以足天下之食以致天下之民所以脩身致用之具畢在是矣豈獨玩適而已哉夫天地間無往而非易易之象無往而不有有是象則有是理君専門以易其造於易之理也必深矣予因推易之義以序之君之子克昌從學於予亦傳君之易學者也質粹而幼悟蒙九二之克家子其在茲乎岐山之山水不徒然矣是爲序

屏山聳翠

門外青山列畫屏半空飛翠落簷楹曉天霞映凝張錦春雨花明似寫生烟染嵐光晴欲滴雲連樹色晚猶横清時未遂歸山志漫對新岡想舊盟

帶水灣環

寒流如帶繞茅堂堪與詩人繫悶腸斜來山腰分燕尾横紆田腹界雲黄石渠雨過灘聲滑竹檻風來水氣涼羨殺江頭垂釣客綠蓑眠月聽鳴螂

榕樹屯陰

繞屋扶疏翠四圍炎天陰蔽最相宜倚雲翠蓋童童立到地青絲裊裊垂風動每聞蒼雪落月斜時見綠陰移閒來廣地支頤卧絕勝公庭聽五辭

椰林挺秀

千樹椰榔食素封穹林遥望碧重重騰空直上龍腰細映日輕搖鳳尾鬆山雨來時青靄合火雲張處翠陰濃醉來笑吸瓊漿味不數仙家五粒松

月池夜色

鑿破蒼苔玉半璜徘徊雲影映天光素娥曉浴九秋露丹桂晴涵午夜香淡淡微風清醉骨溶溶涼氣沁詩腸箇中妙趣人知少况有源頭活水長

花島春香

碧玉波心一島微春來花卉競芳菲輕風暖散芝蘭氣麗日晴烘錦繡圍騷客幾回凭檻賞流鶯百囀繞叢飛可堪美景成虛負人戀明時未肯歸

山市曉晴

鞸鞸晴日照山腰野市柴門趂曉開木屐穿花遊子
至綠荷包飯遠人來化居有道長常集拄杖無錢曉
始回會有偃翁來賣藥壺中咫尺是蓬萊

洋田朝雨

平田漠漠雨絲絲脆色溟濛望眼迷雲脚亂垂沙鷺
濕溪流新漲水禽啼喜看翠浪翻千疊眞信黃金在
一犂白首歸田定何日追隨沮溺隴東西

送符鍾秀知瀧水縣詩序

憶予游學校時一時儕輩奚翅數十人其相知深而
相與厚者不過數人而已符君鍾秀其一也符故瓊
之世家鍾秀自幼開敏有志於進士業嶄然出頭角
於時輩中於人少許可時予方混迹衆人中君獨首
加愛重恒謂人曰他日爲吾鄉出色者必斯人也用
是深相契好朝夕相與論道義究世故同以戴記應
試鄉闈予幸先登焉而君累試不利尋亦爲有司物
色貢入南雝又十餘年予官翰林君始來　京師禮
選銓曹館於予者數月久別而聚如渴得飲饑得食
每日朝回明燈坐對道平生談故舊雖如也未幾選

朝廷有　詔許嶺南人士遐仕本鄉又有　詔選試
太學生爲州縣正貳君用推擇得爲肇慶府之瀧水
知縣將行顧謂予曰以子平生相知之深今將之官
也何以贈我予惟古之朋友相別之際各有贈處之
言所以交相戒勉以底于成也矧吾二人情深而義
厚弱冠相從今近五十矣一官燕之北一仕越之南
限於官守則不能以朝夕相從然其綣綣不忍之心
則亦安能頃刻相忘乎則夫臨別贈言之際雖欲不
言亦不容於不言矣然言非一端之可盡也言夫今
而不道其舊是忘其舊不可也道其舊而不勉之以
方來則亦非朋友相益之義矣在他人且不可而況
吾平生故人也哉於是乎述其舊情勗其新政賦詩
十絕以贈之雖然以言相感者交之淺者也其尚索
之言語文字之外

憶昔黌宮正妙年身輕如猿思如泉幾回席地閒談
笑月過西齋尚未眠

輕衫凉帽恣歡游[illegible]信人生解白頭三十年來如昨
日不堪重話舊風流

升堂鼓罷衆聞閫頭角崢嶸意氣眞屈指年年漸消
赦歸名仕版幾何人

鴈飛不到海南天來泊丹池豈偶然當日臨流同看
處羨君偏有炳幾先

皆若北上我南還邂逅張家第一灣十載光陰如夢
過爭教鬢髮不成斑

別後相逢意轉深朝回每共說鄉音于今又作天涯
別不盡平生戀戀心

宦游喜得近家山黃綬銅章畫錦還見說官軍漸待
捷磨崖不日紀平蠻

小邑殘民久已疲相濡相昫待生時古人有語君須
記雖是蒲鞭也莫施

一邑安危係一身登陴援鼓莫辭頻從來錯節盤根
地方顯才能異衆人

盡心報 國撫流亡莫道窮鄉聲不彰君看鄉封黃
茂宰也曾從此位黃堂

送友人唐彥宜詩序

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違卒遇故人曾無舊言鄙之嗟乎是誠可鄙也哉予也去家萬里叨仕于
朝得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雖不敢遽謂之逹然於聖人所鄙者竊亦鄙之也凡吾嶺以南之人以事至者雖無一日雅苟通鄉音同出處莫不待以孝布之素而况其平生故舊而又累世通家者哉今年夏鄉人唐彥宜來京師館於予予之大父訓科公與彥宜祖文英逸先父綱脩公又與其尊府締世好至予兄弟又與彥宜益相驩愛殆過前人久別之後幸然相見得以詢夫鄉里親戚朋友故舊之詳其所喜幸非但若昔人所謂空谷足音而已也天道三年一小變而人事如之自予別來歲星一周天世道亦且屢更矣而况夫一郡之地數百里之內所相與者數百家之人其間存亡得喪與替消長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不知其凡幾變也幸而彥宜來又幸其館於予每退朝暇相與促膝相對細詢而博訪之益彥宜之所與亦予之所與者也惟相與故相知他人容或有不知者而彥宜無不知焉別後十年之間數十百家之事可喜可悲可感可嘆可愕者一一有之於乎老成

日以舜發壯者日以老少者日以壯今之始生者又
且嶄然起矣人生斯世能幾何將彼斯者乃欲爲
千萬年不可拔之計何哉於彥宜行不能已於言勉
爲詩十絕送之并以致吾意云
一別鄉閭十載強故人相見話偏長臨行無物堪爲
贈細寫衷情入短章
平生交友徧寰中不似鄉情分外濃況是通家三世
好肯將形迹論窮通
當嶺交老有誰存忠厚年來僅見君聞說平生多義
氣鄉邦風俗賴重敦
君來一載即還鄉我獨棲遲過十霜忠孝古來難兩
立煩將甘語慰萱堂
君作城東我在西兩家兄弟總相宜想當海上相迎
候正是吾兄憶我時
衡州通守近如何聞道新詩老轉多紅日半窗春醉
醒坐臨池水看新鵝
留耕亭上望桐孜一片青山接白雲海內蒼生待霖
雨可能長日白緗緼
陳氏孫發若可憐幼年失怙少無天也應不待旁人
囑骨肉情深自惻然
逢人莫羨玉堂高歲月侵尋已二毛寄語少年諸後
彥及時來奪　御前袍
海南風俗頗淳和山水清幽海味多有約他年重結
社下田畬蚕日相過

送陳汝賢歸瓊山詩序

詩有三經首之以風所謂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謂之
者則一方民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得以考見非若
後世騷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顧於民情風俗有關
於天理民彝可以爲世教助者漠如也予嘗不忘吾
鄉風俗之厚其人大抵質直謹厚安土重遷無有所
謂告訐之風婚姻之習富有力者往往爲姻黨節用
度割欲畏義不忍以其身輕犯非禮一事干刑憲戕
肢體以貽羞鄉里有一於此衆共鄙之危之至於宦
族子孫則又矜門地自愛重今鄉貧民猶以先世
衣冠自負不肯苟同衆人貧無力者亦各安其分勤
生而務本服勞富室以爲衣食資不屑爲姦慝事凡

此數者自予宦遊南北凡所履歷之地皆鮮有焉今予去家官　禁近踰十年於茲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大海之南而於下田桑蚕之門尤切切然也鄉人有以事來京者相見之際輒首問及之皆曰非復昔日矣近同邑陳君汝翼來爲予言尤爲詳切吁何乃至是歟豈老成前輩凋落殆盡後生晚輩無所漸染而然歟抑或後生晚輩雖賢謂昔人所聞知而非顧歟不然則風俗日趨於薄如人既老而不可復少歟吁可嘆也已汝翼邑故家子知禮重義而姻親交識又無非大家世族爲鄉人望者幸因其歸俗故古詩人國風之餘意賦詩八章追述吾鄉往昔風俗之厚以嘆今不能然汝翼歸抵家有相過者試歌以侑尊豈無因予言而惕然興起翻然改悔者乎或有誚予言爲過者非知詩者也幸勿信之尚以質諸易氏衡侍公必有所處矣詩列於下云

憶昔吾鄉全盛時人人如好不相疑親鄰來往情無間時節追陪禮不虧老大相逢惟講古交游會合敢言私近聞風俗微非舊因爾南歸一問之

憶昔吾鄉全盛時富貧貴賤總相宜四鄰多少咸安分門户高低各有持訶訟不因私忿起利差一任縣官施近來風俗殊非昨惆悵令人有所思

憶昔吾鄉全盛時居民不識使枉非纔興私念頻中止倍出官錢敢後期禮數相疎情意好言談競直內心慈相逢無用誇乖巧畢竟前人不足癡

憶昔吾鄉全盛時弟兄和樂只怡怡但知父母均遺體不爲妻孥競殖私自首相看能有幾黄金多積亦奚爲思量何似貧家好身後無人爭是非

憶昔吾鄉全盛時每逢時節共遊嬉元宵燈火明城郭端午龍舟競水湄甘品摘菊登上遂鄉歌賭射帕中詞只今無復當年盛懷古思鄉重嘆咨

憶昔吾鄉全盛時老翁遊衍後生隨散花蓮社同拋領拜佛燈前對下棋醲熟甕頭連滓吸驕將果下帶駒騎乎來交物雖差勝無奈淳風日漸漓

憶昔吾鄉全盛時一家門户大家持心乎那肯廢天理頭行何曾識德可不爲淳背疎骨肉恐將遺體受鞭笞淳風一變嗟何及遄見渠前誦我詩

憶昔吾鄉全盛時逢人長是動遐思從來天理何曾民誰道民風不可移表率止須前輩在匡扶全賴衆人爲知君質實能敦義臨别丁寧重致辭

送錢先生歸榮詩序

南京吏部侍郎雲間錢先生以　萬壽聖節進　表來京師年適七十有一因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陞南京吏部尚書給與　誥命贈其祖若考賜以璽書俾給驛以歸蓋異數也先生再上章謝　恩因辭所陞秩繼有恩典重頒以爲歸榮之詔一時翰林諸君咸欣欣然有喜色以爲儒者之榮請於先生願摘　詔旨歸榮二字以爲先生堂名咸有述作仍先生歸寘諸堂間以侈上恩大哉聖人之言其所關係甚深且大自有史冊以來上下數千年間人臣之出而仕仕而歸歸而榮者代不數人間或有之亦皆其人老而有歸歸而人以爲榮未有出自　君上之口顯顯然謂如此而歸歸而爲榮者也於乎先生何以得此於上哉蓋必其平日忠赤之忱積歷之素有以結於上心非偶然也先生歸構屋以　璽書歸榮二字揭諸楣間稽首而仰觀恒如昔人所謂堯言萬世如見天威不違咫尺者然則先生仕者而傳之年以至於百年其願之際何者而非上之所賜其爲榮不特爲今日之歸則雖異時全歸首丘之後以至於千百世之久子子孫孫尚承享其榮於無終窮哉潛感先生知愛最深臨别不能無言謹奉　聖天子歸榮之旨擬先生平生出處大凡爲七言詩十章用附翰林諸君大作之後先生歸老於九峰三泖之間當夫美其雞黍之際游衍散適之時時呼童子歌之以爲詩殷殷焉愛慕不已之心寓於音調抑揚之間戀戀之情恒在如左右云

淸廟何須老詞臣此日歸榮荷　主恩四十一年經世業斂將圖去理田園

玉殿東頭第一班　今朝宰相是天官新銜寫在文章上留取人間百代看

歸榮兩字是天言高揭楣間侈　帝恩晝日炷香開鳳勅時時解說與兒孫

東南名郡古雲間位極人臣徃再看不似先生全晚

節 龍章鳳誥照江干
嗷嗷謾爾沸虛聲敢保騶虞不殺生不待百年公論
定 九重天意自分明
出使藩邦郎鮎合謫官海邑惠民深至今遺愛編成
集寫出憂勤一片心
碩學宏才謾自持高文大冊未完施歸問好展經綸
手須從斡功命 聖朝
歸去松江海上村至敦雅俗化比鄰都將 聖主恩
榮意散作九峰三泖春

文如韓柳字鍾王詞翰人間已遍藏自古立言期不
朽從頭聲理舊篇章
臨別依依感故知老來只恐見無期他年得遂南歸
願重上高堂拜令儀

送陳秉和南歸詩序

余通家弟陳秉和以問有起貢 京師幾二十年于
茲 朝廷憫其久而且老也除其名猶放歸故鄉將
行來別予于大學之遂遊軒余家與秉和同里閈先祖
考皆與秉和祖考交好余兄弟與秉和兄弟尤相親
厚余自二十有七歲即離家居京師今年六十有一
矣中間歸家者通計不過四五載平日官居所交與
者皆九州四海之人惟秉和以通家弟來相與聚處
朝夕過從談論家園往事鄉里耆舊忘其身之在逆
旅也今其歸矣余年日老方以虛名爲內外所稱許
乞骸骨之請未能遂得遂於秉和之去寧能不惻然
於心乎嗟乎天地之間地界如許其大生人如許其
衆人之於地界不能處處往於生人不能人人識所
至之地固有限所識之人亦有數惟於所生之處同

里閈之人所生雖有先後長幼而落地即相與也其
視彼偶然而邂逅暫合而遽離者豈不有間哉然則
予於秉和之去也寧能不動首丘之念而起故鄉飛
鳥啁啾躑躅之感哉雖然秉和往矣予不久亦將尾
其後而追之也於其行爲詩一十六解以寫我懷抱
秉和將歸以報訊我朋儕子弟豫栽花釀酒以俟我
歸若或尚遲遲未歸也歌其詞以想其人庶幾如或
見之乎詩曰
萬里家鄉遠六旬年紀高平生首丘念此際正忉忉

右一解

見子歸家去翩然亦欲歸腰懸金鈒帶身重不能飛

右二解

歸去下田村弟兄無幾存寄聲唐重器交誼約重敦

右三解

學士庄中景年年趣不同諸公行樂處應念主人翁

右四解

瞻玉堂前竹年來幾許長誰知清景布只爲別人涼

右五解

見說雲山上欝然成茂林幾時撈酒果約友共登臨

右六解

老去思歸切天恩未肯從幾時林樾下坐我白頭翁

右七解

昔日輪堂地如今學士庄煩君爲料理莫遣放牛羊

右八解

曾作野花亭栽花花未成敢煩鄉里彥爲我重經營

右九解

佳景層層出幽花日日開江山如有待專望我歸來

右十解

禾稼年年熟魚鰕日漸多乞身歸去日共飲醉無何

右十一解

寄語故鄉俗須敦禮義風業農惟務本積學在專攻

右十二解

少日同袍友先歸得我心好培青翠樹進我共乘陰

右十三解

見說吾孫姪年來肯讀書書香今有繼歡幸欲何如

右十四解

寄語吾兒道謙卑謹自持丁寧休怙勢似我未官時

右十五解

老景雖爲別那堪送彼知家中凡百事使汝爲扶持

右十六解

送蔣生歸省詩序

禮曰老而傳所謂傳者非但謂其家政也而於其平生所守有所得者尤切焉夫人非生知不能不資於學學非一日之積也資禀有高下所得有淺深而其所以得之也又有難易焉苟得之於已而不及用

老而不克盡或用矣而無所紀述焉方其壯也尚或他有所覬今既老矣決無可用之期或用止於是而不可復進與夫用矣而或至於遺忘不有所傳一旦澌先朝露則所學隨身斯盡矣豈不可惜哉予自幼有志於學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注想苟有益於身心有資於學識有可用於斯世斯民者無一而不究其心焉筮仕以來仰以文字爲職業凡其平日所學而似有所得者隨事以應用或用之而驗或用之而不驗或未及用用之不知其驗與否

今頭童齒豁去死期不遠矣欲一一筆之書以俟後世庶或有取我者焉然精力衰而筆路荒不能如素志矣將奈何哉每於中夜興思撫枕發嘆一世士子汲汲功利惟舉子業是務可與告語者誰歟乃歲戊戌予年五十有八矣距致老而傳之歲僅十有二春秋焉耳適有喪子之戚而清湘蔣生以故人子來見憫予戚戚也而慰解焉既而一日先生幸與先人有一面雅冕願執弟子禮以終身予意其止欲習舉子業爾拒之生曰冕之志不專在進取先生進教之幸

甚蔣生年未及冠發西廣解未利春官循例當歸家乃毅然留居京師逆旅中從乃兄冕歷仕督府朝夕來予館下考德問業者三年今茲再試又不利將歸省其母氏別予遠去欲留之而不可得因念昔宋太史年幾七十始得方希古於其別去也作詩十有四章送之予雖不敢上擬太史公然得一英才而訓飭之喜動顏色而天理民彝不能自已其心則無以異於太史公也因次其韻特筆以送生其所以期望於生以承吾無窮之傳者意在言外生其念念不忘無

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庶如太史公之所望於其徒者然詩曰

文章有大家制作稱妙手欲知爲文法如造内法酒

右一解

既如蜂釀蜜又如蠶吐絲不見勤織女嫁有百襲衣

右二解

至理須靜觀安心休外慕戀戀憂予毋一步數回顧

右三解

欲任爲釣重寧見頼爾有急就無鉅功凡事無不然

右四解

生意暢于春淸氣生於夜點鐵可成金塘㴱原是泉

右五解

老成悼無傳賴汝以解憂我有百車貨寄汝爲斛舟

右六解

悠悠心天盡頭勤行亦可往有事勿預期勿忘勿助長

右七解

叮嚀出我口妙契在汝心受身如受玉受言如受金

右八解

織錦由寸縷成山豈一簣磨礪如農耕田不爲旱潦廢

右九解

與其求人知孰若求之天西子蒙不潔反羨嫫母妍

右十解

柔木來山中彼此初不異一入工師手乃獨成良器

右十一解

試金當以石磨玉須用沙春融冰化水日映雲成霞

右十二解

我心日思歸後會難數遇須知歲月馳疾似追風驥

右十三解

老景難爲別愁懷未易開高堂寧覲後念我早從來

右十四解

壽嚴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嚴陵先生以少保吏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致政家居之七年也歲在癸卯距其始降之年蓋能合甲午天運歷五紀而過之又將齊焉者也昔人謂稀有之年是已夫人徒有是年而無德與位固已稀矣况又有德有位而得其年其爲稀也豈不尤稀乎哉先期其家嗣翰林侍講良臣得　朝中名公鉅卿才大夫士賦壽詩若干首自閣老以下咸有之倪稱成帙將裝潢至先生初度之辰以爲壽以齊老門生也特以序引見屬嗟乎所以爲先生壽者豈可苟同衆人乎哉夫衆人之所謂壽者以其身身止於百二十歲也先生之所謂壽者則以其名名豈可以歲計哉蓋將期之以千萬世而無窮也雖然先生稟扶輿淸淑之氣生際文明極盛之時三光五岳之氣既完而所以培植保合之者又益加厚保之以泰舒休之以

元陽茹之以菁華其氣清以醇其質厚以全身無恙而心無憂既已越下壽而駸駸夫中壽之域矣由是而底夫百二十年之壽則固其所固有者也固無俟於祝矣祝不祝於先生何加損若夫壽先生之令名於千萬世而無窮則固先生平日之所志所謂不在溫飽者之所充而極焉者也先生少有大志弱冠試秋闈仰第一他日試春闈又第一進而對大廷又第一所謂三元者　皇朝百年以來僅於先生一見之甫入翰林仰被於衆人中而進于清嚴密勿之地預聞　朝廷大禮樂大政事大議論凡　國家有大制作多出先生手自筮仕至於休致始終不出禁門而名聞於華夷功著於遐邇中間雖或暫爲六月之息然所以培其負大風之力而爲九萬里扶搖之地蓋大以遠故其再出也位極人臣治效可稱述而庶幾不加焉矧又得以未老之年而享其清閑之樂天錫之以全福人歸之以令名穆叔所謂三不朽者先生皆兼而有之其足以傳之千萬世而無窮矣其爲壽也蓋將與天壤相始終所謂百年之期頤百二十歲之上壽烏足爲先生道哉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靜學夏先生以洪武戊辰歲生時　高皇帝肇造區夏之二十又一年也方是時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再合離而復淳蓋自開基以來彌縫保合至此一世矣然後天地之純全文物之聲明漸復其舊而先生之生適當其時得氣正而賦質全自然淳厚而清明先生又能充而養之本以經術加以問學遲遲至十有八年之久是爲永樂乙未時　文皇帝在位之十有三年也向之合者益以固淳者加以深彪炳磅礴大明極備先生於斯時所養既同所學既成於是出以應有司之求進對　明廷爲　天子所親擢置之館閣朝夕接近耿光沐浴膏澤醞釀透徹円暢交通竟積日富見聞日大至於書畫末藝亦能以餘力及之時聲名播揚遐邇天下之人稍知書[illegible]翰墨者皆知有先生矣先生官禁近最久紀事　列聖餘四十年常一出典郡未幾仰有太常之命年既至乃乞身南歸居其中者若干年今春秋蓋八十矣夫以先生一

身生長出處皆值夫　國家氣運之盛之時首尾幾百年始而毓秀於元氣磅礴之初中而效用於治教休明之際晚而養恬於德化熙洽之餘意是豈偶然之故哉歲丁亥八月二十三日先生初度辰也先期嗣子中書舍人文振乞告歸省賴求縉紳詩爲先生壽而以序屬濬濬惟德者壽之原德之厚者壽必于理有必然者固不待於區區言語文字祝願亦非區區言語文字所能祝願也竊惟先生所以遭際承平之盛與夫光寵壽考之樂有如此者所謂亨嘉之會明良之逢千載一時者也於戲至矣濬不敏因中書君之請書此以先諸縉紳之作用以爲先生百歲壽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自我　皇祖肇國以迄于今歲周于天而又將再焉蓋凡八紀元矣人生始元之初至是存者蓋無幾矧有厚德高壽而又膺穹爵如古博陵劉公者哉公生洪武壬申至是八十有八矣距九十日耄僅再朞焉以子閣老先生貴歷封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天之高壽人之顯爵世蓋無有加焉者矣嗟夫歲之數止于百公再歷一紀即滿其數官之品止於九公再陟一階即極其品壽得於天爵出於　君人希其一而不可得天既與之於冥冥之表君又錫之於昭昭之際其駢蕃綿遠也如此其厚是何故而然哉予聞劉故博陵故家其先世有仕前朝爲中臺御史者世以詩禮相承仁風惠澤衣被鄉邑者蓋非一日矣至公之先大夫贈尚書公醇德古道深憂遠思超出世俗之表一時鉅公名人罔不尊信敬服公自幼隨侍於兩京間其得於家庭告語蓋有素也公資禀淳篤樸茂而謹愿於一切紛華聲利之習泊如也持身不苟處家有法閣老先生出襁褓中即爲贈尚書公隨事指教甫成童公又遣從明師儒學古文辭用能積習以成器及其官館閣登公輔公三荷　貤封之典未嘗改其常度望之者知其爲篤行君子其厚德懿行有過人者如是則其全盛大之福膺穹爵享高壽者良有以夫矧有贈尚書公以開之於先閣老先生以大之於後公享其成於其中年及耄期視聽不衰孫曾滿前受上天之厚畀荷　聖君之異數庸有愧

乎所謂百年之上壽一品之極位可跂而待也歲巳亥十有二月七日初度辰也太常少卿謝伯寬華繪圖賦詩以祝公壽俛歲以序引見屬謹書于圖之上方

壽李希潤七十歲詩序

壽之名見諸載籍者始於書詳於詩書之言凡二十有八爲君父言者二十有七爲母言者一焉是皆詩人形頌之辭所以述人心之所欲臣子之至情古之不足而詠歎之者也後世祝人之壽必形於篇什者豈有得哉海虞成齋李希潤先生明年年七十六月

二十六日其初度之辰也其子侍講世賢黍公職弗克爲觴膝下先期徧干　朝之公卿大夫名能詩者預賦詩以爲先生壽且及其母孺人焉予聞先生履道葆醇隱聲于海虞之區介以屬其俗如徐穉之在南州德以薰其鄉如陽城之在晋鄙誠以召和而致歲穰如庚桑楚之在畏壘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之事不求聞達而致遠邇之譽不希仕進而來章服之華以篤厚之貧膺　恩封之典享耆老之年齒德爵三者俱尊其庶乎南山有臺之樂只君子者歟當大懸弧之旦賓親畢至少長咸集酒醴維醹殽核維嘉俎豆既碩且庶先生蒼顏白髮頹然危坐于高堂之上以受子姓之賀以次及于姻親朋舊賀畢而燕以次起而舉觴爲壽安知其無效古人斷章取義以賦詩如左傳所載者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于以致其親愛之祝者有焉稱彼兕觴萬壽無疆于以致其無窮之祝者有焉或歌黃耇駘背之章或詠令妻壽母之句一堂之間情意融洽禮儀卒度驩忻交通其樂爲何如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其所以享壽祺介景福

者有如松栢之茂也岡陵之高且大也南山之不騫不崩也古詩人所云云者莫不有之顧惟克家顯宦之子獨不與焉寧能不感於心然而命服之煇煌天詔之褒嘉瓌辭麗句之祝讚揄揚誰所致歟觀其服章佩夫　詔旨風其稱章則予雖不在側愈於在矣韓子所謂子在京師雖有離憂親心樂者殆謂是哉先生以詩學傳家侍講君受趨庭之訓既以三百五篇取高第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乎用是本詩爲說以冠諸作者之端以爲先生千百歲壽

壽吳徐慶詩序

斗牛之虛湖山之間有䨓然一翁鶴髮酡顔冋如渥丹超然物外而不爲聲名利祿之所役蓋延陵季子之遺裔也歲在昭陽大荒落渥蓂尾之莢開十又二莢是爲初度之辰沂廿縣弧之始至是蓋四百二十餘甲子矣爰有甥館之賓衣繡持斧坐鎮于南海之涯予時不識是翁而其溫然之玉潤澤可挹則其瑩然之冰清粹可想見已門楣之光發爲孫枝蘭茁其芽金英瑶華來自劍江問安之餘載求珠玉之章將寓歸以爲翁壽觴之侑虛其右簡請予文先爲維南有星居狼之北秋分之旦耀芒于丙春分之昏沒焰于丁是爲老人維東有峰峙岱之巔近依日觀視夜如晝旁睨介在望河如帶是爲丈人是翁也其天之老人星乎其地之丈人峰乎星體在天光照下土芒色寒正光彩燁潤翁之明德不汙比之山盤于地峻極于天意氣端重雲雨勃興翁之厚德澤物似之予也不佞請以是二者爲翁之壽且以弁諸作者之前翁吳姓徐慶其名其先自臨川徙豐城之甘塘又自甘塘徙少塘今五世矣其求予言者翁之外孫廣東憲副涂君伯輔嗣子耿也

壽古藤兩傅先生序

古藤兩傅先生伯曰彥本以經學發身爲茶陵文學既而歸老其鄉講學授徒仲曰彥吉學成而不試嘗游江湖間既而倦游家居服勤田畝鄉之人士稱邑中賢士大夫必歸彥本至論隱君子之表表者則曰傅彥吉云先是十數年縉紳先生有題其所居之堂曰壽寧者蓋以壽考期之也至是歲己丑彥本春秋七十彥吉六十又一年至七十古人所稱而六十則古所謂三壽之下者也名堂之義至是乎驗矣彥吉子鑑發廣右解待試 京師先期求詩文將寓歸以爲二父壽特以序見屬予惟人之倫有五而生之期止於百父之生子夫之配妻其最早者率以二十爲期幸而遂其偕老終養之願者不過五六十年若夫君臣朋友以義而合或蚤或暮或久或速亦有不可必者然衆其最久者亦僅四十年而已惟兄與弟自親生膝下相去或一二年或四五年自孩提以至髫

齓髫齓以至弱冠相與講習俛壯而有室強而出仕其間雖不能無分合然通計其始終多者乃至八九十年之久故五倫之中最長久者莫如兄弟苟情意周浹於何相同豈非人意之至樂也哉今傅氏伯仲一仕一隱始而同中而分終而復合白首周旋友愛深至黃髮駢背不爽乎孩提髫齓之時杖屨追隨無異乎竹馬嬉遊之日噫何樂如之樂則心舒泰而體安適自然疢疾不作外物不干可以保其天和全其天真而壽考無疆矣或曰鑑之二父俱當喜懼之年朝夕奉養猶恐其有所不及顧乃以功名之故違去萬里之遠且又值邦多事之秋吾知兩翁者雖適友愛之願無乃缺慈孝之情乎噫彼蓋以世俗之心度兩翁也抑孰知其所志之大有出於常情之外者乎吳時鑑名成德立苟　國家之寵榮增重宗祊光輝邑里則兩翁之志遂矣其志既遂其樂愈深則其壽益長也或者唯唯而去遂書以為壽吉蘇兩傅先生詩序

壽致仕廉憲張公年七十詩序

禮百年曰期頤七十曰老而傳蓋人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以至於艾以耆有學而冠冠而有室仕以服官政以至於意指使人由是而進於老境家事則傳之於子國事則致之於君則一生之事畢矣唐人詩人生七十古來所希正蒙莊氏所謂天佚我以老之時也人生而得天佚之天佚之而能順天之所佚即自佚斯人也古人以為希有見今世乎予友廣東憲僉川張公良甫今年七十矣同邑廣西參政黃公希仁為之求　朝中公卿大夫士為之壽詩而以序見屬予予與二公皆同年進士歲甲戌登第張公時年三十六希仁年三十予年二十四轉眼之間三十有五年公年未七十已致其事去歸其鄉先所佚之期而自佚今居家十年矣予與希仁俱以踰六望七之年天佚我以老而不能自佚愧公多矣回思臯旋臨軒奏揚大對大臚句傳者三百五十人今其在者無幾而吾三者得以耆老之年居大夫之職朱衣金帶白首無恙享太平之福以為吾榜中人殿不為不幸也然公又歸故鄉希仁宦外藩予不出國門

老朝著間公年今七十希仁適以滿秩來京得與予會求詩作文以爲公壽豈非一快事哉雖然古人有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太公八十爲敬勝怠之銘衛武公九十猶爲抑詩以自警不以天佚其身而自老苟焉以自佚其心也尚相與勉之以至於期頤之年

壽嘉定范宗常詩序

歲在強圉赤奮若嘉定處士范君宗常距其生時歷三百十二甲子矣日躔壽星之次哉生魄其初度也其子純舉進士居　京師阻於稱觴深以爲歉先期遍于縉紳大夫賦詩以祝其壽得若干篇乃以序見屬夫天下之物可欲者皆可力致莫之致者惟天而已矣壽出於天固非人力所能致又豈聲音言語所可祝願哉而仁人孝子必惓惓焉者愛其親之至情也不徒祝之而必徵諸詩人之言者情之至不能自已也而縉紳大夫亦且嘆咏永歌之不已者君子與人爲善之心也於乎諸作備矣予尚奚言哉先是歲丙子純領京闈薦書適以是日來歸時庭前菊盛開中有一本並蔕二花君觴客賞焉客咸以爲瑞且曰古人有以飲菊泉而壽者此君壽考之徵也又曰物以特異爲祥祥不虛生此進士甲科之兆也不然何以不先不後於是年是日耶今年春純果登進士第噫夫甲科之兆既驗之矣壽考之徵獨不可必歟予聞永樂初少保黃文簡公宗豫其玉堂廨宇前亦有並菊之瑞一時鴻儒碩士爭賦詩識之其後果位登台輔壽躋八袠迨致政家居之時其尊府思恭先生尚康強無恙一門父子厖眉皓髮朱衣象簡照耀里閭至今人以爲美談異時君家父子得無近似之不然何瑞應之先見不殊也如此哉既驗其往安知其將來之不驗歟謹書此以俟若夫祝頌之詞願望之意見於篇什者故不贅是歲之秋八月吉日

壽鄧有文七十序

仁者必壽然乎曰然曷以徵其然曰於古有之古之仁者孰有過於軒昊唐虞者乎又孰有過於姒子及姬之二王者乎其次焉者則有若太公望衛武公又其次也則榮啓期張蒼史之傳之數君子者其於仁

也或安之或利之又或強之故能安樂壽考以全其天昔考其年數軒轅百一十少昊百堯百一十八舜及禹湯皆百文王九十七武不及者四年太公八十遇文王衛武公九十五榮啓期九十鼓瑟而歌張蒼亦踰九十由是觀之仁壽之理斷斷乎其必然矣金陵有鄧君有文者今茲歷甲子四百六十矣陽生之月實爽退五其初度也騰驟于夫長范叔達氏與之交莫逆先期會其素所游者圖所以壽之者僉曰莫如文乃介鄉進士徐啓東謁予言予詢鄧之爲人徐曰仁厚君子也居於市而不爲市人之行允其存心制行必依於仁慈惻怛之意恒溢於接人待物之間噫允如子言斯人也其亦幾於體仁者歟有是仁則有是壽必然之理也奚假人言爲哉雖然仁道至大其器重其塗遠而其取效又最多愈行而愈不至予願有文益弘其心毅其行使德與年而俱進如太公八十而猶有敬吉之言衛武公九十五猶作抑詩以自儆若然則其壽之日躋也雖不敢望乎降古聖人而於二公也其亦庶幾矣乎予不識有文偶因啓東請而爲之言以畀叔達氏俾書于帛付有文從子之寓金臺者持歸至日以爲壽觴之侑

廬江王氏雙壽圖詩序

雙壽圖者太常寺丞王恒克常命工作以壽其尊甫寺副公暨母孺人也中坐並坐者公與孺人也席前列拜舉觴者其諸子及婦也左右侍立各有執者其孫從孫諸甥壻也循門徑而趨勢將入以賀者其鄉邦之族姻交友也惟恒也爲官守所羈弗得偕諸弟昆稱觴膝下此圖所以作也圖既成凡與克常交游者作詩祝願之克常既綴圖之下方虛其上屬予序公於予有同　朝之好又常命恒從予游序之作不容辭易不云乎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所謂人道之大綱也人莫不有夫婦而偕老者爲希人莫不有父母而具慶者爲難在子者得其父母之具慶則在父母者得其夫婦之偕老矣二老者龐眉皓首錦袍珠翟照映乎一堂之上以享有子婦孫曾之奉既而姻親畢來交游駢集酒醴既醇殽核維嘉觥籌交作既醉且飽禮備而情洽其爲樂也孰尚焉矧嘗仕　中朝

膺顯爵司天下之平得以推其平日所學以濟斯人者乎矧嘗荷　國恩推封厥考妣以榮名綴秩而厥配亦有貤封之榮者乎矧又以未至之年休致而歸得以優游田里遂其去山去水我游我釣之樂者乎矧又有子朝夕禁近秉翰以侍　天子清閒之燕名位駸駸以起者乎若是者皆人情之所願欲而不可一得者也而公家兼而有之豈非人生之至樂至樂也哉是歲公年八十孺人六十又六六月廿又七日屆公懸弧之旦至于嘉平月望後一日又孺人設帨之辰也克常先期寓此圖并詩以歸俾其兄若弟至期前後兩獻焉吾知公於斯時日斯圖之華麗耳是詩之溫雅顧諸孺人以其于孝愛之故將必慇然于心暢然于懷而有不容已之樂哉樂斯安安斯久吾知孺人之壽將由下而中而公之壽亦由中而上可必矣夫然則恒之身雖不在家庭樽俎之間而其心固已洋溢乎形容言辭之外矣於是乎序

都憲張公輓詩序

僉都御史濟南張公大振以成化五年夏五月二十日卒于家其子鄉貢進士璐持其舅氏都憲牟公廷章所述行狀併徵銘于當世之名能文者又以其所得哀輓詩來求序予與公同舉進士第泰相交好義不可辭惟公之性行履歷狀與銘述之詳矣而諸公哀輓之作又皆委曲詳盡予尚何言哉雖然詩之三百五篇篇各有序而又總之以大序焉無非以述其作者之意也今觀諸公之所以詠嘆乎公者凡其性情行義處家蒞官出處大節與夫政令之所施恩惠之所及及其平生交游丈好契誼之篤莫不備見于篇什之間展卷而誦之如見其人親覩公之肩宇而挹其言論風旨而與之周旋焉又如見其人親接公之笑談而與之傾心露悃而意氣相投焉又如見其人親聆公之誨言而遵其教條受其約束而為之服馳役屬焉又如見其人親承公之提撕拯拔而得其煦嫗卵翼之恩而賴以生息焉又如見其人親臨公之喪相見含襲斂殯銜旬而昂以舉哀傾觴而酹以致祭執紼而謳以從葬焉章與其體言與其旨或敬而慕之或愛而思之或感嘆而哀悼之種種皆有

詩人之善詠歌一至是哉觀諸公之詩則公之平生爲人可知矣予因殤之請序敢擬諸公之詩以衛人二子同舟秦人黄鳥諸篇若夫子旻所以序詩之意其任在予者則亦有所不得而辭焉於是乎序

故都御史姑蘇韓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十月望日右都御史致仕韓公卒于姑蘇之里第計至　京師凡知治體爲國惜才者咸哀公以謂公之亡豈但公之一身一家不幸哉方天下承平四方無虞時公之有無亦若夫人耳惟一旦不幸而有倉卒之變意外之事恒得如公者一二人備于無用之地以擬之猝然出之於文變之餘一時之人衆望其丰采俛聞其聲望心所厭伏而意所翕然必將翕然應之翠然趨之帖然服之故事半夫人而功倍之不假智力管費而自然聲銷影絶於有萌將形之始於大體則不傷於元氣則不損其視夫爲之而後成除之而後去者其得失損益蓋千百矣斯人也世豈可一日無哉自公爲忌者所擠以疾乞身歸閑故鄉時春秋僅五十有三耳天下之人不問識與不識莫不惜公之去之速而有識者猶賀以漢張敞于韶公終無不起之理特暫爲六月息耳使公常無恙居田里間猶在　朝廷邊鄙也譬則富者之貯金帛救粟雖不日見於用然而家有儲蓄雖有水旱之災非横之侵皆恃有此以無恐今公已矣而一時士夫可恃如公者幾何人哉此世之深識遠慮者所以於公之亡而深爲天下惜也然則其哀輓之作豈但如衆人泛泛然爲人子弟以悼其父兄者而已哉公交游徧天下而予交公日淺知公獨深願頗爲公所許與故於公之捐館倪爲文辭以哀之又爲諸公引其哀辭之首如此云

丁守彝哀詩序

鄉進士寶安丁康年手一帙其鉅跪門告予曰此　朝野諸公哀先父菊莊先生之詩也願爲之序先生名恒字守彝予聞其人也久矣守彝以詩聞一方其詩冲澹清雅頗有唐人風致蓋工於詩者也生而工於詩沒而人以詩哀之不亦宜乎蓋詩本性情而情有七哀其一焉三百篇中如二子同舟黄鳥諸篇皆悼

死者而哀之之辭也漢魏以來之詩如七哀之作雖不明指其人哀傷之意隱然見矣有唐作者尤多至若杜之八哀則歷述其人之行實而終之以悲悼之情千百載後諷而誦之者莫不悚敬愛慕如其人之猶生悲思疾痛如其人之始死不必歷考史傳而斯人之生平大槩歷歷然在目中矣昔人謂杜詩爲詩史予竊以爲近世哀輓之作皆死者之實錄也夫達官貴人功大名顯其卒也鼎彝有銘謚有議史有傳固不必藉此以流聲實於後來若夫山林寂寞之濵

高人隱士名不載于仕版跡不至於都市雖有絕世之行探厲之學而昧昧無聞者多矣自非當代之能言者取其行之高蹈悲其生之不遇形諸聲詩傳諸將來夫何以能壽其名於天地間哉此哀輓之詩所以作而孝子慈孫所以惓惓於斯也劉守彝博學能文而於唐人詩尤其所長其詩名固已著聞於一方矣今由諸公之作殆得以廣其名於四方永其傳於後世耶後有知言者采摭有明一代之詩因諸公之言而知有守彝使其詩得在所選焉未必不如唐音中之邵謁也是爲序

謝署正輓詩序

哀死以詩禮歟曰禮也夫以知其然於禮有之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是蓋發于人心之自然而形於聲音合於典則比於節奏有以動其怨慕哀痛之情是豈無故而然歟此哀死者所以必以詩詩必合於禮禮之中必有樂樂之至必爲哀斯豈無故而然歟一本乎人心自然之天莫之然而然雖欲不然

不可得也近世輓詩說者謂其源流於田橫義士之作斯固然矣抑豈知其所以然者乃出於人心本然固有之善秉彝好德之所同然者乎順昌謝公以善以子光祿寺大官署正豈貴　勅封如其官以天順甲申歲卒于家訃至　京師一時卿大夫士咸爲詩哀悼之所及其內子王安人嗚呼所謂哀死以詩者歟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生於死者而弔生於生人今謝公平生足跡未嘗出其里閈名姓未登於仕籍禮義所施僅在其姻族德惠所及僅於其鄉閭而

諸君子一闋其司徒以其子故乃哀悼之不已以至
形於詠歎諧於音律協於節奏成於篇章其辭悲以
切其意幽以遠美乎淵哉皆有古詩人之風中大體
合夫樂而極其哀傷感慕之情夫豈無自而然歟署
正君既猝成帙俾其鄉友求予序於是乎書以冠諸
作者之前

侯教諭哀詩序

人莫不死也而死得其所之為難所以難者非死之
難處死之難也尤溪教諭天台侯邦重以父怡素處
士之喪哀過而至於毀不幸卒焉或者病之曰聖人
立為中制教人無以死傷生今君以親故哀毀以死
無乃非中制乎嗟乎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可謂死得
其所者矣然死忠與死孝實同而異子之於父天也
臣之於君人而天也人而天者可以用義純乎天者
一於用情而已義有所不計焉非不計也不及計也
蓋人之有是身親所生也無親則無身親既喪矣吾
身何有哉方其泣踊號慕之時創鉅痛深五內分裂
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已身又何暇計
其死生也哉是故親死而哀哀而至於毀毀未必死
也而或死之非故自戕其生以致之死地而忽不自
知其至於死也是其死也蓋由於天理人情之至真
至切非若臣之於忠得以義權其輕重緩急以為去
就死生者比焉然則君之死也揆之中道雖不能不
過然其志則可矜而其情則可哀也已矧君年方富
學方進才方可以有為乃弗得下壽乃不階貴位以
死是尤不大可哀矜也哉誠宜訃音一聞一時縉紳
大夫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為之嗟惜哀悼而又長
言之詠歌之不一焉是亦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也
君之子文方伯公猝諸公哀君之詩既成帙俾予引
諸其端予故推明君之志以見其所以死用以解或
人之病君者云

王時暉輓詩序

予友慈溪王時暉卒於　京師凡與之交游者咸作
詩悲之或猝成帙肯田潘舜絨袖以示予予披誦之
餘不覺淚下乃為之序曰嗚呼古之人不偶如吾時
暉者不少於焉有一人字元賓韓文公稱之曰才高

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於宋有一人守逢原王半山稱之曰其言浩浩乎治之而不窮其行超超乎追之而不至卒之二子者皆未至於大成以死二公以崇獎斯文爲已任故深悲之悲之非私之也今吾時暉之才之行其所以言及其所以行固若無愧於二子者使其及見二公則其所稱而悲之者亦將無異焉雖然元賓在當時固已登上第爲官僚逢原不知其曾求仕否設求之未必不可得今時暉則四至禮部矣及需選入官又以能書預中書舍人選不旬日除書當下而竟不能得豈非其命哉且時暉平生苦心極力學爲文章又以其餘力學書其文最工而書次之及其以文試也乃不見省以書試也顧在所取失之此幸償諸彼衆方爲之喜奈何時暉自生而童而冠而壯閒關二十餘年僅成此名而乃不能忍死旬日間以待朝家一命需其冠服以襯於棺揭其名位以銘其旌况欲望其大行所志以惠生人乎哉嗚呼悲夫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目有其容心忘其爲死也雖欲不悲得乎悲而不形諸聲得乎宜乎諸公詩以悲之而予亦不能不爲之序焉

贈洗馬羅君夫人哀詩序

太子洗馬羅明仲先生之母　誥封太宜人陳夫人卒于　京師一時公卿大夫士咸賦詩哀之明仲將扶柩南歸與其先尊贈洗馬公合葬于其鄉因釋公始捐館舍時搢紳大夫所作哀詩與今日諸公所以哀太宜人者併爲一帙俾予序予托交明仲有年知其家世有素羅與陳皆西昌之鼎族而羅氏之先文獻之傳見故少師楊文貞東里文集尤詳蓋詩禮之宗也公自幼爲文貞公所鞠出自大儒之門薰烝陶染衣冠步趨自與流俗不同望之者知其源流之有所自也而陳夫人以名宗子嬪於儒家禮節儀範迥與衆異然則人固不可無所本哉予嘗讀文貞公所著羅子理先生傳暨所謂慈訓録者蓋知羅公之先其伉儷故多賢懿可爲世法而知公與夫人其持身之德理家之教遠有端緒是宜其生也人敬之慕之而沒也人哀之悼之至形於詠歌以成篇什夫豈無所自而然哉况有洗馬君爲之子謹身好學名重當

代既已恪勤職務以來　朝廷褒封之典又能重誼
廣交以致士夫讚詠之辭誠宜其親之乘其祭養也
識與不識者咸爲之哀悼因以其二親之重德高誼
素爲遠近敬慕之故然亦由洗馬君顯揚之孝有以
致之歟　朝之縉紳先生或述其狀或志其墓或爲
之詩若誄而予爲之序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 光昌 明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五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六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霸州廟學記

我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仰　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教來上閏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闢歲正月開設學校時洪武紀元之又三年庚戌也霸州在勝國時隸大都路爲支郡至是更路以府而州仍

隸焉州舊有學是時守臣因其舊起其廢用以應
詔命邦人士甫脫干戈即得從事於俎豆詩書之習洗百年之夷染復三代之華教其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民若始出胞胎煥然一新非復往昔之舊矣肆
我太宗文皇帝建藩于燕既而入正大統爰建兩京霸自是遂入畿內爲赤縣地密邇　皇化凡教令之頒先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民俗日改月化視前代有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李君庭訓來知州事始至循故事謁學宮謁先聖禮成退坐論堂進諸生

講解經傳顧瞻廟貌月就頹剝堂廡日將傾圮大懼
學政廢弛人才放失無以稱　祖宗興學育才之意
而有以來深官不事事之誚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
官韓志良訓導王繹等議以克合乃捐己俸節冗費
究宿弊以資用度不足而又募之富民召工市材探
日興作自大成殿以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齋下至
於師生之舍庖庫門墻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閱月而
厥功以成太守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于先聖畢
則大會僚屬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監察御史
三山陳公奉　璽書督學事廵行至郡師生合辭請
文以紀其成乃具書遣生員孫昱代請於予嘗有孔
子夢奠兩楹之後中更秦禍漢興歷高惠文景四帝
至於孝武元朔五年蓋八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雖
以有宋崇儒右文之世亦必更四君八十四年之久
而後有州郡之學惟我　聖祖武功甫成而文教之
興速在一二年之間覇於是時入職方僅踰朞爾何
遽得以沐浴教養之澤服儒服事文事以有絃誦歌
游之樂一何幸也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
道在　華教之下德澤之沾溉條教之宣敷朝發而
夕至舉目而見側耳而聞跂足而可以與其至也得
之既先則其所以感發而興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
吏于茲師範于茲受教養于茲者其尚急所先端其
本勉力以圖報稱以毋忘其所自哉是為記成化三年

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
之有機用之有要為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
來海以北地為猺獠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焚
燹然於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之人亦不甚拘以文
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為不急之務視之
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
以謂民物凋敝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
氣固結人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
之以其機挑之以其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
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理之所從出也所謂
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為之而的有可效之方其不在
茲乎始公以名進士出知遂縣擢知高州府事以興

綏狩宜控制有方爲當道者論薦起貳高學本董書學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衰萎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育賢材[illegible]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何講明義理[illegible]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節縮[illegible]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illegible]之時其所施爲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例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illegible]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示福文學楊珙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日征伐盟會歲無虛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著末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田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亦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爲常而不書哉孔公舉此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既脩義理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衛於已事則堅守而嚴捍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爲心腹有事則與城相爲存亡爲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稼穡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目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矣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已詩曰既作頖宮淮夷攸服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蟻聚者亦將惕然感動懾然歸順矣運其機萃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爲之書

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曲江在今世則無踰東莞者蓋入　國朝以來踰百年于茲嶺海人士列官　中朝長貳[illegible]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邑獨居其多得乎推原所自成歸功於學校育才之效焉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脩矣然皆有而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予友范君彥理來知縣事慨

一舉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殿若兩廡若戟門若靈星門若會饌堂若齋廬若庖廚則撤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齋若觀德亭若三賢祠則脩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從祀諸儒則又飾其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采絢耀邑人士以爲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費一出於已弗與凡士夫之樂助官與民感與焉於乎若范君湖之知所先務非邪苟子有□上臣報國以人恭爲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若養賢得人之爲多養賢止於一時又孰若廣養賢之地以儲蓄造就之使人才有無窮之用之爲多哉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一皆盛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夫異時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爲 國家用者不獨在一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寧有既耶甯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於斯尚當爽然以賢才自居期以媲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之唐宋諸賢使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間之有東莞亦猶曲江之在前代也顧不偉與於是乎書以俟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惟嶺海要地 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畀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謂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絕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頑其強梗之氣莫若脩文教脩文教莫若興學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至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密未踰時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宿之所以至於庖湢庾廩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閎麗靚深爲兩藩學校之冠識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

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鄉也室家
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民相與議於途曰鄉也奔走
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為絃歌耕斧之用
變為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
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
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
虞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舜倚作頑官而淮夷服
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
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於徂征之後蓋

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昔非大禹先有徂
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
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為用又必有定所有
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
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
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射於此飲酒射則於
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師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
之則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
[illegible]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

氣於委靡之餘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斂強悍之氣以
固之遊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
意其有見於茲歟予既敘其實而又竊魯人作詩頌
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詠公之盛德永永
不忘也詩曰
桓桓學宮于江之滸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廟右
邑兩序夾輔經閣峩峩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
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庾有庖有湢有庭有戶凡
制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牆百其堵式完以整

翼翼雍雍如砥之平如暈之翥如日星之麗如枝
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
於論鼓鍾於舞干羽麗牲有碑薦羞有俎駿奔在
列心虔貌俊有翼其趨十百其侶誾誾啾啾簠簋
斯設聿圓於規則方以矩容貌侯侯衣裳楚楚言
笑謳謳和樂姁姁匪道弗遵匪善弗取有越之壇
于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潁
汝揆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
爾茹剛不爾吐爾饑而寒我翼以哺爾冤而憤我

碑以斧不飾而文不威而武新官告成四方來觀
父詔其子孫承於祖相語以言銘鏤肺腑自今學
官昔焉草莽倏然而成莫匪神助匪惟學宫茂室
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孰非公之所
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宁因民心代天作謌述此
銘詩以詔終古 成化十年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
竟淪於蠻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
也亦必一變而后可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
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之域況今去聖
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萬里之遙
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
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聖人之道蓋
聞風而興起非有所親感而過化者也然今日衣冠
禮樂之盛固無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
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浮海之嘆豫有以定
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為郡郭下郡有瓊
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
目也茲邑實為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為冠邑
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 國朝洪武九年自是
以來雖屢加修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
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賀夫行部至瓊始發官帑
畀知府清漳蔡君以清修役明倫堂暨崇德養正二
齋功未就越歲丁亥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 敕書
莅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
費以畢前功又撤會饌堂及號房二十間知縣事五
羊溪昕實力其間訓導高淑周書專董其事既訖工
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為詳說者謂瓊士
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
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
于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
海以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振起耳 皇朝
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
之文風用是丕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
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

大夫不敢鄙夷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爲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若明如此是知夫子居夷之志浮海之嘆不行於鄒魯之時而著於黄[illegible]之後者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于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騖

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説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　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古非獨徵于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萬州遷學記

昔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之以聲教所至其東西北皆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之所向日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限計也廣海居中州之南瓊又居廣海之南瓊之支郡曰萬者又居瓊之南茲地在禹貢時固遠在荒服之外然當是時聲教所訖東止海西止流沙北止朔方今閲數十代更數千年其三方固未嘗越之而有所加也惟南則日闢日遠輒以區區門州之地去中國萬里之遥而郡縣之建學校之設與齊魯不殊豈不以南者離明之方文明之地萬物皆相見於此乎萬

在前代爲萬安軍附郭邑曰萬寧皆有學　國初改軍爲州正統中省附郭縣而學隨以廢成化壬辰象以州學湫隘縣[illegible]基則高亢而明爽也議欲遷之適廣東副按察使涂君奉　璽書專鎮于瓊行部至萬爰至其議乃命守備指揮舒翼知州梁某董其事經始於是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新學告成象謂不可無記乃遣鄉進士曾瑶來求予文惟郡邑有學校猶其有[illegible]固然僻晦在民間譬則草木生於原野也殊形異[illegible]叢生散處其間者移彼置此區別而

琴瑟之栽培灌溉各順其性而不戕其生慮其不能斂成而速化也又易置其處以並其速成使凡在吾所培植者皆足以資世用而不棄捐於人諸士子生民畯之家選入庠序爲弟子員何以異此上之人所以培植滋潤之功如此其至而又擇夫高爽之處以廣所居其尚思所以挺立拔出以爲向陽之草木欣欣然就陽明之光求以自異夫陰崖幽谷之所生者異時由郡國而進於禁籞其爲臺萊爲桐梓爲新甫栢爲徂徠松爲衛武公之綠竹爲召伯之甘棠爲周王之棫樸使夫天下後世之人咸曰　聖化自北而南日遠日盛雖遐外之地不異中州百世之下不異古先顧不偉歟

崖州學記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外吳楚所以懲之外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楚舒吳而南數千里之遠以至于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

居海内惟瓊一郡獨顯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不可以通今府稱莫之官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乎海之驗歟崖有學肇於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搆於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　國朝來雖屢更修葺然皆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君伯輔以廣東副使者之節專鎮茲郡按部至崖慨學宮之庳陋憫學教之廢弛乃命知州李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擬於宋歷元至今未有文學之士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惟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以從我其由之語夫當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之行于遠尚有賴於賢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絕與端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賢哲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崖有人職方千二百餘年于茲立爲學校又四百年于茲聖道之行

於茲土也不爲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今至於大振夫豈無其故歟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今得賢哲之士如仲由者歟今崔學・得憲副君作興之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以從臾之宜今而後誦說若其地休息有若所而崖之上民於記猶不八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才大振焉洎庶其答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諗焉且以示夫後之人 成化癸巳冬 月

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　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雖闊于遐邇南海在中國嶺南之微孔子沒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中國道在儒道愿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附于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皇秦初始蘇公來貳廣憲始謀拓大首徙近居民以宋以地益學規畫而定公以擢任選　胡公弗克竟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軍務武事既倫郡縣然欲毋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所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齊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聞遣南海文學陳玄齋書浮海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而況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于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我　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以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于茲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之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若遐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士而已也

士生於斯冏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安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　聖上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於斯者視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成化八年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創立之中國其統絶於宋之季世而華夷防决彝倫教斁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　國也首即南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曲立爲中都既已建　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隷京師改國監以爲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其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爲諸侯頖宮然其形勢規模既廣且大尚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圮頽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脩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

章君銳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脩政立教爲己任月朔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頽壞喟然興嘆以謂郡允有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　皇明肇業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焉乎用吾心於是乎謀之寮寀詢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其圖籍仰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舉之剝落者脩飾之禮殿講堂之外凡爲堂者五爲樓閣者各一爲亭者二與夫神廚庫廩齋舍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也而成適卭武甯堅永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永貞嘗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長源求予記予惟建學教士固有司之首政而章君之脩是學也其所關係實大蓋山河兩紀茲郡實居其中我　聖祖於此生焉奉　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實萌蘗于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既已斤斧之斲削之於明堂柱濟廟楹有室以立爲百世之規制矣原其

方生之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上性所宜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荄滋養其萌蘖條達其枝幹灌溉而封殖之俾至于成材以復其故也爲可後耶亭君謂此衆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嘗考自甲辰歲即帝位迄中國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七十三年夢奠兩楹歷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宋祥興己卯中國帝王之統始爲北狄所絕而文儒之教因之而陵夷我　聖祖如復帝堯以來中國之統則孔子以後彝倫之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元百辟卿士將率師尹分閫守職者衆皆奮興集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洪模皆淮泗之產也昔有其人今無其人耶矧今郡之疆界包大淮潁壽泗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貫以江浙湖海之閒右非但一淮泗閒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兩州民閒子弟之外有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秀則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俊而已哉

大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何也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產以並植焉合地氣之精液鍾陽明之道光受天滋之膏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芃芃而蕃繇繇而久大之秀棣棣小之爲棫樸必直而不撓既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吉雖鄭人樸折之度合衆楹以爲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翊稱贊我　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統永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　帝鄉之學爲後之蒞政于茲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尚有感於斯文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於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天示全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曆四葉　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大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待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周子適官於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與其始蓋自南也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發

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士多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子大喜無[illegible]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爲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矣而[illegible]道脉中興於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illegible]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于龜山先生蓋以周程[illegible]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於絕學千五百年之後[illegible]之脉而延之俾當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illegible]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illegible]使[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得之要[illegible]窮以今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求其地也謹按先生有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

南平後從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劍產也而朱子亦生劍之[illegible]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illegible]年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illegible]年道學之脉其地若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illegible]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於東方蓋謂[illegible]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於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鄒魯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尚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授於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遡孔孟之傳抑亦或有不知劍浦之濱九峰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illegible]哉鄱[illegible]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郎署

次知延平府事，潤然欲推所學以見於行事以化民成俗為吸恒謂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入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劍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闕者泝劍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為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為第一等事功延平為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可謂致力矣今吾儕新構公宇以為　朝命重臣蒞治之所前爾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為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為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韙與侯曰然遣伻來求記於予予既推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為記其規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為三門後為廳事中為堂最後為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建以兩廡週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弘治癸丑

瓊州府學祭器記

我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推其舊獨於先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然不敢以百神例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時器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非以天地山川之祭為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焉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參有八音而祭之器籩質以竹簠簋質以金登質以土俎豆質以木尊罍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永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蓋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其祭器久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　敕來飭兵備下

[illegible]之衛未建他務首而銅鳩工傳考古圖像按其圖製之其爲器得百四十有四爵一籩七十有二豆如籩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鉶十又二登九尊三總其充三百九十有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合眾以告其成夔而藏之俟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郡其成者守海南衛[illegible]王君璲府學教授陳君繼輩也余[illegible]以憂制[illegible]居免[illegible]有日矣王君謂[illegible]出有所[illegible]且以文字爲職[illegible]其數使後之人有[illegible]爲辭

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illegible]未學而欲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固而不能再問至今餘憾千載雖然於時有之俛作頫官涯夷被服聖人刪詩而隮之於頌其意蓋在茲歟今總副君奉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然以俎豆爲先盡心力考歷稽徵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也歟是則可書非但紀其成具其數以示夫後之人也而並其成施先後之序亦可槩見於斯云

[illegible]題名記

上[illegible]上章閹茂是爲 大明弘治二年是年開進
皇上奉天承運踐位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倪賜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
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群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夫所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曆數相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經天緯地之機顯神功化理

之妙允在宇宙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經之旨爲事爲物之紀成具于茲推從圖書字畫以辭藻絡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凡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

我　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土載闢人文既用興王良佐建大業爲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聖子神孫可繼之道仰於文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收俊才抱德之士明年　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令制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惟我皇上亦以戊申繼統適符　聖祖創業之年而又三年開科策士亦適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　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宜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焉立於　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魏闕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大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爲　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爲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髦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當　皇明丕衣將是之運聖神繼照世運方隆斯文之運至是益熾以大三光五嶽之氣復完人文鼎盛意茲何等氣運非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爲　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意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斯爲非夫也豈不負明時而玷大科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之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則不恃形以立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名者有聲音文字以寓之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見於點畫之間著于簡冊刻于金石者百世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盛于宋而極於　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爲江都揚州附郭邑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獨首雖然士生民中猶人生物中也

天地閒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來人生其閒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焉漢以前不暇論也有唐以後揚州戶口見於史者在唐戶七萬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李邕李鄘及鄘之孫磎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華不過

十數人焉而止彼生而具人形者乎版籍登於大麻者人人有一名也人呼之而已歷之久而至於七十年遠已與草木同澌盡矣而唐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顯若生存託之聲音文字之閒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閒而有以爲不朽之傳者豈無其故哉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丑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進進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今知縣事會稽董君

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爲政以人才爲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教閭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卬白于巡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吳公太守楊君命工礱石題前進士之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學穆叔之言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瞿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

無之爲愈也無其實之名非惟人不吾與造物者亦將不吾與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爲天地閒不朽事蓋天地開闢形皆有數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爲物也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閒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澌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辭姚蔡紀太常載籍皆其事也然不□□其世之所重

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 朝廷旣重之而上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往往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故所在學宮輙築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累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何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嘆曰餘姚爲兩浙壯邑入 皇朝百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三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其待罪邑中適逢

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蔑也因築石爲碑具其事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參議琳來因其書以請記于予爰自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千百年之久而其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與草木同盡而此數

人者恒昭昭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皇朝進士科視前代加重而於倫魁之選尤重雖其爲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亡而名存長留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亡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

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繼[illegible]迎而來者績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爲存諸心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是則天壤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爲邑人士後來者勸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 兆昌 兆呂 校訂

瑣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六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七

大學士諡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瓊郡得以齒中州於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夷之者有瓊山爲之附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屬邑七支郡三而瓊實爲之襟袂管轄蘇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蓋爲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瓌奇秀民奇士之騈生競出類與中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間雖不敢上擬赤縣然亦當在望緊之間槩嶺以南則若瞠乎其後矣邑盛美若是而治事之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焉惡得爲稱哉瓊在漢爲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正徙於永樂間知縣歐陽佐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飭未有改也天順庚辰寇起城中治燬于火蒞事者葺茅以居成化丙戌五羊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上

格上下協和欣然以興作爲已任乃於其故址建視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脩廣有加而崇以壯偉閎耀軒墀下擬古河陽雜蒔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爲吏治文書之所爲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門以關計之各五樓神有祠燕寢有書院以關計之共四居吏有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薄隘道民來集者至無以容乃市民居拓而廣之以達前衢植以雙表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於兩旁肇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闥靚深堂宇高明垣墻周固花木紛敷足以修前規而聳後觀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驩相謂曰自有縣來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禁近以文字爲職業寓書 京師俾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憂制家居父老相率申侯前言予惟瓊在前代與儋萬崖並爲內州 國初始升瓊爲郡而以三州隸焉昔人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以蓋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惟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

曰海邊鄒魯誇其物貨則至曰以小蘇杭焉頃往而履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併自遐外其身何也意者海氣皆濁觸之者輒為所蔽眢迷惑而頓忘其係邦本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者蓋亦甚少矣尤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繇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槩見矣繼侯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遐外視吾人夫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登湖志歲月而已

感恩縣海南道分司記

皇朝之制凡天下藩服皆置提刑按察司司各有分道各授以印章每道於其所部郡縣皆有分司部使者有所巡行則弭節于斯以按事焉廣東憲司分五道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瓊支郡曰崖崖屬邑曰感恩舊有海南道分司俳蔽風雨甚不稱厥制成化辛卯知縣事寶安莫侯宜悅然興嘆以謂此非所以肅憲度而竦觀瞻也乃撤其舊而新之規制孔備雖其宏壯華麗比諸他郡邑者有所不逮然較之於其舊則大不相侔矣大恩之為邑最僻而小僻則不當孔道而往來者稀小則財力不給而人不責備官于茲者往往因循苟且於其所居之廨宇尚不知加葺矧此分憲之司部使者間歲不一臨臨亦不信宿而去臨時取具苟應一時上下恬然不以為怪莫侯乃能用心及此此其可嘉尚也夫間以書來徵予為記予惟天下之患莫大於民有隱情不能以上宣上有德心不得以直達必有壅蔽之者然後不宣必有抑遏之者然後不達不宣則冤莫伸不達則氣愈激禍亂作矣是以唐虞盛時天子躬行巡狩之典周置撢人循省四方漢遣掾吏分制諸郡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以逆折亂萌潛銷禍本也我 高皇帝於凡天下郡縣無大小無遠邇皆設憲治以臨之是以百年之間四海之內恰如一人一身然關絡脈理周流無間蒙一毛髮一孔而四肢百骸皆應焉用此道也噫分司之建置所關係之大如此後之按節于茲者盍思其所以哉

會通河土橋石牐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
京師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
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
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　朝廷既命大
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
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爲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
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牐曰梁
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五里下流之牐曰戴家灣泝而
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牐漕舟

至此出會通而下濟御僅七八里爾輙膠於淺而不
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噐
推挽力殫而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
東按察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牐
以積水濟舟屢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
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　朝天
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
請躬蒞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財
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師於所謂土橋

者建石爲新牐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蓄水之
渠祠神之宇莅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
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
之潰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者當歲挑
浚之役薪菜之費實減千百夫幾公入　朝爲地官
少司徒而陳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
利者恒如一日歲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
惟水生於天一而成於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
人生其生于天者既潤其穀穎之苗俾生生以爲民

天其成於地者復浮其既壯之實俾陳陳以爲國計
順天地自然之理平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能主張
是故君主張於上臣有成於下此古者刳剡疏鑿之
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牐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
制雖兆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者
江也淮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地自有之勢惟汴出
於人爲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
惟我　國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
財賦中間齊南魯北之境氣勢衡絕脈絡中閡爰尋

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通濟御以達于燕於是則用豐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有所因然昔人啓其端未大著其効若夫弘深廣運之功則有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　朝廷若夫因時隨勢節備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焉予謹因一牐之役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庶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鄰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於海有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則會稽山陰諸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爲利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彥倹之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衆事視夫利之所在者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以入於海利在下畜水是宜昔人築塘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之餘凡昔日汪茫沮

洳之區莫不畇畇而芃芃悉成膏腴之壤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可不可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爲牐凡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竈曰柘林爲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匾陀爲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爲洞者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龕山爲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蓋旁近谿洞之水下流皆會于小江龕山有牐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牐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疏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者費一出於官而民無與焉於乎若戴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郡之耆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爲鄉人倡適節推蔣君篚以事來　京師屬求予文以示侯之功於不朽竊惟五行之用水土爲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

生者水也水之在上也潛則泉發則源流之則為川塞之則為淵潤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往往或能以為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留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灌稼穡以養民生普用之則燥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淫而草木蕃蕪百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備之制而世之良吏亦必舉夫疏通瀦畜之政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册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為良令其遺蹟或存或湮而百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拘拘其已往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夫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庸有既邪於是乎書以為紹茲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瀛洲橋記

水在天地間為利最大為性至險可用也而不可蹈可涉也而不可越聖人者任裁成輔相之道設卦以占其利涉與否而又制器以為利涉之具順而行之為舟為筏逆而度之為橋為梁既有其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而人之行也不絕由是而極天所覆地所載之處無不可至焉閩為東南奧壤川流不出其境舟周隨流沿溯上下于其境中若原陸衢途行所必由水中斷而地橫絕所以截流而渡者又必有橋梁之設焉建郡居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上游是為徽國文公講道之所其地視閩甲萬世道統開于此四方書籍聚于此其邑雖小而其所關係甚大猶為江浙入閩之咽喉凡閩人北出而朝于京師未有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許舊有橋曰瀛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謫道州文公先生嘗率諸生餞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也人士過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嘆咏而不忍去厥幾有廢毀興起之助非但以利濟往來之人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圮者六十有二年矣成化丁酉瑯臺海澄靜之以乙未進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復為己任始與耆宋

熊傑鼓捐俸以爲民倡適武守古曹李君明以事行
邑專委典史趙銘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耆民陳要
任童陳志翁酒偉㦤峰也經始于歲丁酉春二月告
成則庚子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七上爲屋四
十有一嗚呼物之成敗雖有定數而其所以成之者
未必不由人之智識才力也方是橋圮時天之下千
十一支相陀至是一周而又過之中間涖是邑者豈
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民守歟與明部使者及是
邦之人亦豈無市里之義俠者邪然而卒有待於今
日者有由然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文公
先生亦槩蘇長公言謂其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志
遠圖嗟乎一橋梁之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而大
賢君子往往以是而察其人之所爲所關夫豈無微
之寓言哉靜之初令鈐槧之習以臨吏民仰能有餘
力以及夫徒杠輿梁之事亦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
古者徒杠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夫後世石梁之建
則又以世計焉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固不易而敗
之亦不難文公先生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知其成
之不易相與謹視而時脩之今茲橋在文公之鄉而
予爲之記竊仰文公斯言以爲其後之君子告焉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
百八十有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
于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
卽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爲
張燕公所知年二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
于武后時不欲仕女主朝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
也玄宗卽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內供
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
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於開元
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
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
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詔輙成遷工部侍郎知制
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
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
公文雅爲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

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荊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有世共知者公生後大嶺以南山川燁燁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歿之後六百又八十年而知前輩胡仰得部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爲僞既而御史致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

其遺文必其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太學徧求之南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中秘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未之中卷帙完棟翰學艮艱計求諸學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録出是歲丁内艱南還道韶通鄉友余瞻景彥併是郡因語及之留刻于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覩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標誌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

碑刻歲久傾圯磨滅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過士大之官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覓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上卽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後申前諾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曰近得碑石於英山磨礲已就將求善書者録公序文爰循以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橫亘

江廣之間介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粤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疑卽此途也然序文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負者入嶺逮東舊別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達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

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負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徽潁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太學時常建言陳計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特憲節于嶺南聲與籍籍以

起其進蓋未可量也予歸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公冕之歲始見知于　當宁而月薄西山無能為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拳拳焉予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褰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欣幸勉為書之并以刻焉

延祥寺浮圖記

延祥寺在南雄府治東二里宋太中祥符間僧祖善始建也寺有浮圖在佛殿之右以級計之凡九以尺計之凡若干世傳為異人所殺蓋以其陰晴有影者三故也佛之教行乎中國中國之人所以崇奉之者無所不至廣其寺宇嚴其像設而又累木石以為浮圖中國之有浮圖蓋自孫吳時僧康會剏於金陵始及晉南遷重加脩飭天下倣而為之於是下至偏州小邑無不建之以為標表焉嗚呼其來也遠矣夫佛之教以寂滅為宗固無有所謂身焉有所謂寺宇像設固無有所謂寺宇像設焉有所謂浮圖固無有所

謂浮圖又何影之有是皆知奉其教之外而不知其內者也若是者非直吾儒所不道而深於其教者亦所不取焉抑予聞西竺氏之教法派相傳凡二十八代至達磨始至中國又五傳至盧能而止焉其始也達磨自南天竺浮海至廣州而北往中國其終也盧能自黃梅得道歸南至廣州祝髮終于曹溪居焉遂不復傳是則禪教之興始終皆在於嶺南而雄都乃嶺南往來必由之道而寺適當其衝而浮圖在於是焉前之異人之建雖不可必要之不能無意也意方

拖之王必有深於道應之道知本乎內者寓於所有
與無必能辨之夢緣重脩者寺僧智廣主盟者千户
譚某興工始景泰乙亥八月畢工則明年某月也寺
之先後脩建不與浮圖者茲不載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錢唐南高峰之麓有寺名石屋仰吳越王所建大仁
院也寺距西湖三里許中有巖石其下穹然空豁然
深若屋然後人因以名寺鐫石為阿羅漢像者五百
餘其間泉石之勝奇詭萬狀遊西湖者必盤旋焉蓋

杭之山南勝境也歲久而圮物為草莽之區者不知
凡幾年矣成化改元有比丘惠聚者自京兆來遊于
杭歷覽陳迹慨然以起廢為心結茅其間久之遊人
至此者咸興惻念相率助以貲財庀工聚材期復其
舊若殿若閣若堂若廊廡丈室與夫山門橋塔之類
栈以次就緒煥然一新雖未盡如往昔之壯麗然以
一遠方之僧無所因起不假勢力一旦倏然成久廢
之功者亦難矣歲丙申聚來京師介通政何公文璧
求予文記其成惟道不同則不相為謀辯佛者也有

所述作顧不於其同道而以屬之吾徒此亦可見天
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然者焉可嘶一操筆之勞哉
嗚呼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謂因果所謂緣業
彼之深於其道者亦在所不取兄吾儒哉然以予觀
之其徒之所不取者頗猶有可取者焉彼其衣敗色
之衣食棄餘之食上於諸佛乞法下於檀那乞食其
教之所謂比丘者蓋如是彼佛立教而以是名其徒
蓋欲堅忍其心使之不外慕而專一於內以求其所
謂最上乘者其於世間一切紛華聲利美好端麗之

物視如土苴雖其君親眷屬有所不顧頭目手足有
所不惜況外物乎夫如是然後謂之得道道必得然
後謂之高僧今世所謂高者往往華服用精飲饌居
則侈屋宇出則盛騎從甚至爭競攘之位賄住持之
檄終訟以告訐持挺以相向至於犯戒律違規約則
又其日用常行事耳若是者豈佛教使然哉雖然彼
為此者其心蓋亦了然知其不足以得道成佛也顧
業已為之衆世皆然吾亦姑為是以徇俗耳於是大
言以佐鑑虛喝以相脅遁辭以遮飾謂夫一坊有為

之法皆小善有漏之因付佛祖於一倅飯道法以矣慨嗚呼佛之道果如是否乎吾不得而知之也比丘惠馨髮衣糲食苦心極力銖積寸累以興起此寺於百年廢墜之餘所謂堅忍而專一其心於內者蓋或有之矣其於比丘之名庶幾矣乎是則可取也何公非佞佛者爲之請記予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西湖之上佛刹之盛甲於四方遊衍之所必至刻石于此以示之必有是予言而知所擇者於其教未必無所補也豈但紀其成造歲月而已哉

天妃宮碑

天所覆者地也地之盡處海也海之所際則天也蓋氣之積爲天而凝結以成地所以浮乎地者水也水源地中而流乎地之外其所委之極是則爲海海之大際天其爲體也甚鉅而其用則甚險而莫測焉冥冥之中必有神以司之然後人賴之以利濟中國地盡四海自三代聖王莫不有祀事在宋以前四海之神各封以王爵然所祀者海也而未有專神宋宣和中朝遣使航海于高句驪挾閩商以往中流適有風濤之變因商之言賴神以免難使者路允迪以聞於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嶼之神之著靈驗於海也高宗南渡紹興丙子始有靈惠夫人之封紹熙壬子加以妃號元人海運以足國於是配妃以天我 太祖高皇帝革去百神之號惟存其初封逮我 太宗文皇帝建國幽燕初資海道以餽運繼又造巨艦遣使通西南夷乃永樂己丑之歲詔中貴鄭和建宮祠神于南京之儀鳳門太常少卿朱焯務脫封神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京師舊有廟在都城之巽隅大通橋之西景泰辛未住持道士任然源援南京例請升爲宮然規制尚存其舊弗稱宮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財鳩工拓大而一新之既成礱石爲碑介天官卿尹公旻聞張天駿徵予以記惟天爲大物不足以儷之儷之者地也地之所以爲地其山與川之形以成然山有限界足力可以盡之惟川之爲川浚融於地氣通於天形浮於地之外而委於天之際以爲海源源之流積而不溢也炎炎之熇蒸而不乾也汪洋浩渺之浸無所如而不相通也是則海

之大與天同而可海之神稱天以洙之而且假以伉儷之名厥亦宜哉今海濱之地神祠在在而有刻茲京師密邇大宮凡天下之人浮海以利涉欲之北東南西以盡乎輿地之所止而又外而極乎東徼罵足所不至之域其啓行也咸於是乎伊始焉祠神之宮而無壯大高廣之制豈得為稱哉茲其稱矣人侈其觀則神妥其靈神妥其靈而益著其咸通利濟之效俾夫怪風駭濤之險等于平夷足因之用於無窮廣帝之化於無外凡天所覆之地神之靈無不在焉

國家祀號祭秩之典其與之永永無極也予生海之南備知海之大而險神之功之駿而捷也既為文畀張君書以刻石而系之以詩曰

皇明聲教兼華戎車馬絕跡舟以通飄飄一葦萬夜中崩雲層雨掀巨風死生瞬息倚泣濛誰能拯濟神之功一念所至靈斯從收風平濤攝蛟龍神光閃爍來半空驚波駭浪平地同徽章懿號昭

皇封巍巍廟宇都城東天下祀典始此宮千禩作配齊穹窿 國祚與之無終窮

茅山復古堂記

茅山崇禧萬壽宮古有別院曰威儀唐道門威儀鄧鍊師所挺也宋秦丞相檜之家鄉於茲重為修建其夫人當了焯所施繡像至今猶存後人因號為檜堂云歲久而圮 國朝永樂初正一湯公希文承其師王懶雲命大加修葺適中書舍人臨川吳均過焉謂曰此堂建於唐至今奚翅七八百年可謂古矣久廢而興豈非復古乎宜名之曰復古為更書其扁焉天順丁丑希文既退居嗣其教者華陽洞靈官湯與慶也湯臨終惓惓以護持斯堂為囑成化丙戌不戒于火遂成灰燼與慶深以負師遺言是惕是懼罄資節費鳩工聚財卯于明年春三月按其舊址而重搆之啓土之初于地中得錢一上有文曰萬壽復古衆傳觀之咨嗟讚歎以為堂搆之所以復古稱之所以更易信皆出於前定有非偶然者矣是冬十有二月既已告成矣又歷九年是為成化丙申與慶慮其久而後之繼承者莫克知所自也爰來京師介其鄉進士凌君傅求予文記其歲月予詰之曰堂以復古名所

謂古者復其規制而已哉無乃亦欲復其道乎哉若止於復其規制夫人能言之徵於其徒可也何用徵諸吾儒乎哉自斯堂言之由今而觀唐謂堂爲古可也若以華陽古之由威儀師而視三茅君則唐非古矣雖然三茅君所以成其道闡其教又必有所自始所自始者豈非尤古者哉予請推道家之所假始以示夫居山道學之士俾其知古之所在由是而之焉以復之何如與慶曰然夫道家之說始於老聃氏老聃氏之言備於所謂道德經者道家之有道德經猶儒之有魯論也學道之流顧乃專力乎行禱祈之事而孜孜焉於其所謂度人延生之說而於五千言道德之宗一切置而不問是欲入海者不涉江河而游泳於溝洫之間而能有所至者未也何者道原於天其於陰陽凡有形有氣者莫不有此道也老聃氏出乃即所見而明之以爲一家之言宗其教者乃私以爲已有曰此道之教也夫道之爲教雖宗於老氏而道之所以爲道者固不專在是亦不止於是等而上之拓而大之則固有在矣雖然道固無所不在而人所從以入則必有其徑焉彼所謂經者五千言是也學者必由是而之然後可以入道後之居茲堂者其尚威儀師三茅君由三茅君而老聃氏而達乎黃帝氏以極于洪荒開物之初太一函三之始必如是而後可謂之復古

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記

莆田柯氏世居其邑東南之安樂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當有宋盛時搆屋數楹以爲族人總會之所名以都廳又於廳之東建祠堂祀其始遷祖贈承事郎昱及其子海豐令新之處士輝之益數百年于茲矣子姓環祠而居者毋慮數百家世遠而派分歲時祭薦雖各於其寢室至於報本反始之祭咸必會于斯焉歷宋元迄于　國初屢修屢壞至承事公十一世孫德平乃慨然撤其舊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費一出諸已而族人弗與焉時正統己巳歲冬十月畢工則明年夏五月也規制位設一如其舊既成舉而祀焉自是歲事有常族人畢來序列以禮秩秩以恭衎衎以和僾然如見其神之顧歆翕然咸與

其尊祖敬宗睦族之心人不以居異而疎情不以服
盡而遷數千有百人皆曉然知其出於一世一人之身
也嗚呼懿哉德乎公既捐館舍若干年矣未有爲之
記者今其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孟時述
其成之歲月俾予記之惟昔聖人作易於萃於渙皆
係以假有廟之辭蓋以萃聚人心而收其渙散俾咸
惟一本之歸莫有要於廟祀者故古昔盛時天子至
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天子以萃天下之人心
諸侯以萃一國之人心大夫以下則萃其一家一族

之人心也自封建廢而世祿族君無常制私家之廟
議卒莫定宋儒始殺廟制以爲影堂既而又以祀影
非禮而更爲祠堂然其祀止於四代世固已罕行之
又况能推原所自來以及其始遷之祖如柯氏斯祠
也哉夫當世數久遠之後族屬分散之多情與服而
俱盡泛然相遇而適然相值蕩然如途路之人渙散
而不可約束一旦凝心因志聯絡親比尊卑以世長
幼以齒歲遡流以徂源循枝以返根是孰使之然哉
茲蓋有功於世教甚大非但一家一族之事而已也

或曰古者廟數官師一士二大夫三宋人始有四代
之祭泥古者猶謂其踰禮况又推而上之也哉嗚呼
古者一家受田百畝今世營利殖產者乃至十百倍
於古舉世安之顧於反本始序昭穆之舉而獨以爲
非古敢昔人所謂寧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也豈
非惑與予因學士君之請勉爲書此以示其後人且
以解或人之疑

南海亭崗黃氏祠堂記

古人廟以祀其先因爵以定數上下咸有定制毋自

封建之典不行用人以能不以世公卿以下有爵而
無土是故父爲士而子或爲大夫父爲大夫而子或
爲士廟數不可爲定制且又仕止不常遷徙無定而
廟祀不能有常所漢魏以來知經好禮之士如晉荀
氏賀氏唐杜氏孟氏宋韓氏宋氏或言於公朝或創
於私家然議之而不果行行之未久而遽變或爲之
於獨而不能同之於衆或僅卒其身而不能貽於後
此無他泥于古使於私而不可通行故也至宋司馬
氏始以意創爲影堂文公先生易影以祠以伊川程

氏所創之主定爲祠堂之制著於家禮通禮之首蓋通上下以爲制也自時厥後士大夫家往往倣其制而行之者率閩浙江廣之人所謂中州人士蓋鮮也嶺南僻在一隅而尚禮之家不下於他方南海孝尚黄氏世有顯官其先世在宋爲太朝大夫者自凌江南徙以來今若干世矣其六世以前惟單傳六世以後支庶始蕃衍自是又若干世至處士洪倫者爲黄氏世嫡乃謀于衆曰吾儕承先世貽謀以有今日爲子孫者人競殖產以自私顧使祖宗無棲神之所於心安乎否相與建祠堂衆曰然於是擇地於所居之東如家禮制建屋一堂三室以爲祠堂堂之前有亭翼以庖廚湢沐之所外爲三門繚以周垣樹以松栢專俾僮僕一人司啓閉焉規制如家禮而少異也置祭田具祭器晨必謁出入必告而止至朔望必參歲時伏臘及有新物必薦有事必以告四仲之日及忌辰必有事於正寢一一按家禮以行蓋自天順己卯經始明年庚辰成而歲祀之至是歲己丑天運一周矣處士子玗暨其從子璿以鄉貢進士爲校官卒業

太學援例寧覲將南還介友人封部大夫馮君宗轍來徵予記按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得廟祀也古者有田則有爵今有爵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往往多在於編氓今世援士於民苟服章縫習詩禮是亦古之士也况又時有援升躋仕雖比古之大夫亦未爲過况名爲士大夫而又有世業之田則立祠以妥先靈置田以給祭宿私家之事孰有先於此者然世人果於殖產而不果於行禮急於貽謀而緩於報本有能特然興舉古禮以報先德以訓後昆若黄處士者豈非家之孝子族之宗英者乎是宜書之俾玗持歸鑱於石以示其後人使知其所自其尚繼繼繩繩守而有之以弗墜哉

閩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入閩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稱闕下蓋自晋永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並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於世者則自福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徵也攢以孝聞於朝　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

世因號曰闕下林家始立於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
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
凡五加修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
薄於社且在城外今成化乙酉翰林脩撰燕山岳侯
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遠孫孟和請出白金為倡俾
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於郡城
中烏山之陽築土為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稱曰孝
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甫之祖饒郡太守萬
寵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世穆列祀於

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
家翰林學士恒簡先生倪為記其本末今國子監丞
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脩隋書列孝義於傳宋
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之士著名一代者
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今世之望清
河系隴西名果孰為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闕下
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
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為之甘露述其後自吳鄉
頁脩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為之表其門閭與

夫黃璞陳俊卿真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
也而王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為歌詩以讚揚之
我
文廟御製古今孝順事實以為書亦具載焉此
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既足
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祠既廢而復
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家宗人之官掌
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尚矣考古之典祀者以宗
名在周為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於親
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

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
無不邑然而業為士者或仕而為大夫其子孫或受
祿或不祿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制雖不立宗人之
官而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常謂祀當
止於四代過則為僭昔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
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則世之玄孫往往有逮事
高祖者豈得為遠哉又何用追為乎程子謂冬至祭
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為僭茲蓋
百世人家通行之常禮也況有孝德如林氏者哉古

積盛德必百世祀孝爲百世之本德莫盛焉閩中之林獨望于莆閩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爲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閥閱者起繼述之念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爲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林歷千百年恒爲八閩之望雙闕峩峩世家封植與史冊所著孝友之名長煒煌穹壤間而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敏誠恪崇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忠愛堂記

皇朝開國元勳義兼親賢德業並隆者首稱黔寧王家昭靖王生際 大明啓運之初輔我 太祖高皇帝光復中國帝王之統建萬世大功爲一代全臣子孫嗣守西南陲世以忠愛傳家上報 國恩下安民夷閱七朝餘百年于茲矣世及承延昭穆繼述人人同此一心有如一日然者凡其所存所行何者而非本祖訓以衍家傳者哉然而循循然終身爲之而匪懈渾渾然日用由之而不知行乎已者皆以爲常施諸人者忘其爲惠益已非一人一世矣今 太子太傅沐公琮始揭忠愛二大字顏于高堂之楣蓋摘 太宗文皇帝御製書中語也用以示其後人俾其知先世所以積累者厥有本原而有所效法綿世貫於無窮引廟享於不替益擴事理之要會以示標準者焉間介侍御張泰以書來京師徵濟言以爲堂記夫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兼親賢而並用武王創周分宗支爲五十三國宗親也高祖興漢封功臣爲一十八侯尚賢也我 聖祖膺天命肇基大業法古昔帝王並用親賢之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參建 親王以

爲藩屏大封功臣以爲楨榦非宗姓後不得專土生爵公者卒乃追王昭靖王於二十有二 親藩之封九公十八侯之列雖若不預然於玉版屬籍有剡接花木之契盟府丹書有開拓疆宇之功其於親賢之義蓋兼之也故卒受王封配享合宮俎豆於六王之間子孫世守西南一方民夷借籍延袤數千里視古諸侯胙土之封連帥分閫之任一時勳戚家無有也於乎盛哉濟待罪太史於 祖宗典故竊與有聞伏讀 太祖御製文集其貴王爲西平侯也錫以誥文

有曰當幸逢之初釋難之恩夢寐神交之報不忘而結之以究心利濟永爲多福之語及讀　太宗爲善陰隲書敘王善行之實有曰處　心仁厚樂善好賢小心慎密恩信遠孚夷獠畏愛非忠君愛民之至何以得此而以嗣續昌盛與國成休德厚流光之語終焉嗚呼聖言萬世如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荒陬異域庸人孺子孰不知沐王忠愛之名殆將見與天壤同休也功庸既已著效於當時而又以遺留於後裔子孫相繼以爲傳家之學忠國之本治民之譜人人持循而不悖世世遵奉而不疑惠襄侯以是而克負荷忠敬王以是而啓國封武襄伯以是而嗣封守榮康公以是而蕩叛亂今宮傅公王宗盟膺　朝廷重寄位上公總重兵鎮邊方於凡家世所傳懿德茂實既以身體而力行之矣茲又申明前人之心事昭示後人之軌範非徒空言而已也二聖所以期望之者於是乎信而有徵矣爲沐氏子若孫若曾玄若來以弟若仍以雲歷授而祿食耕衆而後家者登斯堂也覩斯扁也目擊而心惟原祖宗之心報　國家之恩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非但居大業秉重權者然也苟有一命之秩一塵之受一力之隨成舉諸心而加諸彼雖兵農械役之賤驟嬰花獠之蠢昆蟲草木之微必使之皆得其所而盡其天年愛施乎下仰所以忠報於上也互相講究交相勸戒推演昭靖王之初心體悉宮傅公之至意則夫　天語所謂多福所謂流光所謂與國成休於爾沐宗永永無極矣其念之勉之毋怠毋忽

永思堂記

八桂李君純名其所居之堂曰永思者不忘也茲以安順知州秩滿考稱陞江右之袁州府同知過予屬以堂記泣而言曰純以承義方之訓出就外傅叨以經學發身賢科以有今日皆吾先考妣積德教訓之所致也享有祿位積以年所身膺榮而家稍裕而吾親不待矣嗚呼痛哉壁閒種樹焉木既榮而就實矣慰其陰而食其實者非前日栽培灌溉之人也與言及此有人心者寧不戚戚然於中邪此吾堂所以名也予聞君言而悲之君之思亦吾之思也即吾之所

以思者以記君之堂其殆有合哉夫人子有此身也合父之氣母之血以成形形具而理寓乎其中其主宰者謂之心心之官則思也父母之於子其初本一人之身旣而分焉分則離離則漸以遠於是乎有思思而不可復見於是乎永思永思云者終其身之謂也吾有一日之身則有一日之思吾無此身則無此心無此心則吾一念思親之心方從而息耳終天之痛庸有極乎是故禮之所謂發於容體言語飲食衰處衣服思之寓於哀也致於居處笑語志意所嗜所

樂思之寓於齊也或見乎其位或聞乎其容聲或聞乎其歎息之聲思之寓於祭也然此皆因事而思事過則已猶之二也盍思乎吾之身果從何而有哉吾之身親之遺也凡吾之身形自一孔以上氣自一息以上理自一念以上皆親之餘也親亡而吾存所以氣聚血凝而爲此身者固無恙也親何嘗亡吾何嘗存是故無一體而非親無一事而非親無一物而非親心心念念恒在乎親身之所在親之所存一息之存一息之思其斯之謂永思乎吾之所思若是君以爲何如君起再拜曰子之思亦某之思也請書以爲永思堂記

重恩堂記

重恩堂者右軍都督李公顯其所居之廳事以侈上恩也公拓跋魏後裔居賜氏李爲河湟鉅族公之大考諱南哥率部落歸　皇朝以武功起同知西寧衛指揮事世其官公之考諱英建功邊圉受制諭專節鉞錫誥券封會寧伯旣而中微英廟復辟詔天下復功臣失爵者子孫錄公世襲都指揮使今制都指揮

無世襲此蓋特恩云公感　上異恩盡心竭力以圖報稱遇有所任使晝夜兢惕以罔誅之罔或少怠用是名稱籍甚會　朝旨命文武大臣舉將材於是太傅會昌侯孫公吏部尚書姚公合辭舉公堪大任遂有都督之命俾佐右軍公雖生武胄而雅尚文儒一時所交游者皆　朝野知名之士恒以先會寧公生平好易學屢延經師以易授諸子家子玘果用是經領京闈薦明年試中禮部　恩賜進士第選授中書舍人縉紳大夫榮之立表以旌其門過者竦然歆羨

咸曰入　國朝來武胄因有登名儒科者然而侯伯
子孫未始有之有之始自會寧伯之孫於戲事以希
有為榮翊策武功而受　詔參登文科而掌絲綸其
為榮也不偉然其所以為榮者非由上之人振作而
錫予之曷克以臻茲哉是則一門之中三世之間冠
蟬珥貂曳組鳴玉佗佗武弁烜赫於前繼踵儒紳委
蛇於後何者而非上之恩哉夫恩出於　國以為幸
翊至於再至於三又將由是而底於百千萬而無已
也哉公也繼會寧之後開中書之先厥考勒功鐵券

為國之勳臣厥嗣登名金榜掌　帝之外制往者受
恩於前久而彌光來者承恩於後引而弗替名堂以
重恩豈不名稱其實哉雖然莫大之恩雖出於　上
而其所以致其來錫而致于屢施而覃被者則又在
乎人臣盡心竭力於下世世相承而不已也夫然非
但以盡人臣匪躬之忠亦以衍人子不匱之孝焉公
之子若孫若曾玄若弟來仍雲登公之堂瞻公之扁
尚體公之心思有以濟其世美延其世賞以承荷
聖恩於無終窮哉予嘗主公家有契誼之素故為公

記其堂俾書於壁以示其後人

存耕堂記

祁門汪君字存耕即其字扁其所居儀禱府賀知章
詩俱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語也其子鄉貢進士
恕隨計來　京師介其友康永韶謁予記夫有有形
之地有無形之地有形之地所謂連接阡陌界畫畛
畦有廣狹生息有厚薄苟取之不以道得之不以義
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其至豪奪
強取刑辟叢婷不一再傳而失之者多矣惟無形之

地其址本同畦町不立不假鋤治而生意常存不待
灌溉而本源自滋水旱不能災豪右不能奪大徑方
寸而所收之利倍於膏腴之壤千萬焉比一者而觀
之其為子孫計慮詎遠哉此古之君子所以當舍彼
而取此也汪故祈安故家世以積善相承以春秋為
學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其世業之菑畬也積
善以為基存心以為地治經以為菑畬先世所以植
生產以遺子孫者博且遠矣而君又克承先世標表
以示後人其知本哉予恕果能拓善基廣心地收經

命之獲以春秋登乙科進士掌百里之教淵非君存之之效可乎雖然存者君也存之又存又不能無望於君之後人

經訓堂記

堂以經訓名有取於韓子之語也噫世之人知爵命其經訓者誰歟寶安陳君志道蓋有見於此矣君邑大家世業以農家學以儒宋元以來代有名德顯宦至於今不衰夫家道所以久昌者以世守之有田也家聲所以益振者以家傳之有經也世世莫不然而未嘗明言其所以然至君乃標出韓子此語以名其堂蓋以示其子若孫若曾玄以至於雲仍之遠俾其咸知所守而服膺之以無廢其先業其誠知所本哉有唐之世制民之產有世業有口分予乃君家亦云所謂世有之四者其君家世業歟所謂家有之經者其君家之口分歟使凡爲君之子若孫人分一經而治之易三百八十四爻則所得者三百八十四畝也書五十八篇則所得者二百五畝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所得者二百四十二畝也於禮之三百三千所得亦如之居則資之以養身出則挾之以濟世以此爲口分之業疏理之灌溉之芟夷蘊崇之以封殖夫世有之恒產豈不愈久而愈遠愈大而愈光也乎志道名用原指節今餘十年矣而學巋然不廢如昔時堂不廢則名不廢名不廢則凡所以登其堂而視其名者可不體其心服其訓而思所以充其心於聖賢之經傳以不廢其業也哉君之弟用貞以吳江司訓秩滿來 京師偕予文以爲堂記予重用貞不死其兄而又能充大其兄之志也於是乎書以歸之俾其持歸寘諸其堂之壁以示夫其後之人

甘節堂記

無非無儀婦人之常不幸遭人倫之變而得專節之名豈甘爲是歟不得已也然其始終一節志其苦而以爲甘至於死而不悔蓋必有以見夫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則又非不得已也予於三山李母甘節堂深有感焉母年十九歸邑人李宗衛十年宗衛卒時母年二十又八止生子陛甫六歲家徒四壁室如懸罄內外期功之親無一足恃者日蔡紡織

以自給百凡大小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內而祀事外而公家之賦教子之需鄉鄰往來之禮節歲取給於己艱難阨塞備嘗之矣人視之以為不勝其苦矣而毋則未嘗告勞焉非不知勞忘其為勞也非獨忘於口而且忘於身非獨忘於身而併與心忘之矣嗚呼芻豢之甘而荼堇之嗜非不知荼堇之苦也蓋必有以甘之者矣甘之故忘之忘之故安之安之故能始終一節至死不悔焉彼嗜甘而苦之者抑又何人與李毋於此蓋必真有以見天理民彝之所當然者有不容已非不得已而然者也用能持守門戶教育子孫至于今日蓋始終五十餘年矣今以希有之年康健之體得見二孫同領鄉薦而次孫廷美又登甲第蒙　恩歸榮李氏之門有此駸駸光大謂非毋守節之效可乎廷美介其師林用清求予文以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予以丞孫親見吾毋太孺人之所以甘其苦者無異於李毋焉故為之記如此俾廷美持歸書堂之壁若其守節之始末則有以俟乎當代立言之君子為之傳

春和堂記

錫山周君濟廣世業軒岐之術而以瘍醫名于遠近既而有以其名聞于　朝者遂入上方嘗顏其居藥之室曰春和隨所至而揭焉適予家子得疾或以君薦予延而診視之接見之頃言溫而氣和藹然陽春之可掬也及其視色察氣問証用藥七劑之加則又有如春風扇和凍者以解槁者以甦勃然生氣漸回而自達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曾未幾時吾子之氣復和適況病去其體如一陽來復於隆冬冱寒之後日復一日今則馴至於三陽開泰之時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推腔中生意之春以和煦之也予生平止一子宗嗣所繫感君之惠莫大焉方圖所以報之者知君者咸因君於世利無所好所尚者文爾盍為記其居藥之室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天地之間一陽而復二陽而臨三陽而天地交泰則和矣和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之泰然者於是躍然以起翕然以交安然以適矣豈非天地之至和者哉君以是名堂詩所謂惟其有之者乎惟其有之故能聚其所得

於天者於一臟之內又能推其所得於己者於一世之人也何者天之德元亨利貞天之時春夏秋冬而時之用則生長收藏也在天之元時之春物之生其在人則仁乎醫也者仁之術也蒙莊氏有言醫門多疾益以有疾者必趨於醫之門如積陰之物競何於春陽鬱結之氣亟求其和適也當夫春之二月和氣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凡六氣十有八候無非春陽布發生之令天氣應人養生之道逆之則有所傷而氣少不足以奉夏長之令焉夫春陽之氣俛平則

夏無以為蕃秀而春收秋無以為容平而冬藏冬無以為閉藏而春生是知一春之氣三陽之和流通於九月之中散見於十有八氣五十四候之內何者而非一春之和哉古之至人知乎此理故保衍陽於來復之始暢全陽於交泰之時所以培三時之本為萬物之先以固其根以滋其苗以復其命有由然也是知一春為四時之本一和為萬物之原人能斂天之春以為一心之和和其運調其化析其鬱氣齊其化原復其所主先其所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

析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調以所宜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如此則不和者和矣夫春氣之和自然之和也而人使人身之和亦如春之和焉此其所以為萬物之靈而能協相天地之所不及也歟但其職有崇卑故所及有廣狹耳推原所自雖由於神聖工巧而實本於虛靈知覺之心是故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七情也六氣不為淫所勝則天之氣和矣七情不為欲所乖則人之心和矣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亦可使之各得其所而情忻交通矣況夫一人之身也哉予也以儒而論醫俛本醫之說以為堂記及其末也諭以儒之道終焉繇君之後者居斯堂誦斯記尚存孔思之心以衍軒岐之術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懋同編

琅琊詩文會稽重編卷之十七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八

大學士諡文莊瓊山丘濬仲深著

記

世德堂記

瓊城西郭大姓沈氏其先越之山陰人在宋有諱翁祈仕為戶部侍郎咸淳中謫官來瓊子孫因居浮山之龍井村　國朝永樂中始遷於條塘之黃瀧後又遷於瓏窩是為今居侍郎公之五世孫悌所葬也悌號瓏窠居士為人易直而好義獵涉書史喜吟詠而喜歌詠家僮於貲未嘗凌人傲物雖不孜孜於學問然其所存所行率多合於理成化壬辰以舊居卑隘乃改卜於高爽之地既落成適予曰翁子予羽號秋磵則翁來瓊者也十世曰顯字清淑山陰教諭曰顯字養正以陰補將仕郎曰興翁字復古又曰瓊復越五世以下至顯皆葬屯嶼惟顯與興翁葬黃村為十一世諱祈字仲和十三世諱存性　國初本府儒學訓導生子袞乃居士父也惟沈氏自宋以來至於居士蓋十有四世而居瓊則六世矣世世以德相承其為人也此其厚而開至居士又能拓而大之培而益之雖功名事業不逮昔人之顯赫然而貲產之豐規模之遠先業賴以維持後人得以憑藉繼此以起者安知其無若秋磵翁者之出於其間哉所以然者前人以一德而立其基後人以一德而嗣其業自茲以往至於千百世之久心非仁不存事非義不為處則為孝子出則為忠臣本仁義以相傳衍宗支於悠久何者而非自此德中來耶予家於居士有世好而伯兄伯清於居士交莫逆祖予昆仲殆所謂異姓兄弟者也予叨官禁林以文章為職業於凡天下士夫有所述作必假筆於予顧於通家之好獨無一言可乎朝退援筆書此而歸付居士子淵源清浩朝夕玩焉且以示其後之人於無窮

鍾秀堂記

秀鍾於天乎地乎人乎鍾以天若箕尾為說昴精為何是已鍾以地若山以東相山以西將是已鍾以人若高辛有元高陽有凱是已要之稟陰陽之粹和孕山川之精華襲先世之芳澤妙合其三凝結於一儲

著於厥中顓出於其類夫是之謂鍾秀歟昔歲在辛酉祁門程公顯擢秀京闈來歸邑里邑大夫顏侯表其門曰鍾秀葢於三者之義兼有取焉後公果以進上乙科掌百里文教超拜　王相縡有令聞顏侯所以表門之義至是益驗矣景泰甲戌公之子恭承其家教登名黃甲拜地官屬乃者荷　天子厚恩錫誥加封其親公於是時亦以耆艾致事家居恭因取邑大夫所以表門者顏其所居之堂間命予記嗟乎秀之所鍾豈偶然而已哉不得乎天則其禀氣也弗醇不得乎地則其賦形也弗厚不得乎人則其爲德也弗類然則程氏所以鍾厥秀美者抑亦有由矣葢以方今　聖明繼出氣運還淳化行於上物生於下無非得其淸明淳厚之氣公家新安又在　天子畿甸近地山川之勝宏偉非常其所以含蓄發舒又非偏州下邑比而公之先世有忠壯公而下代有顯宦所以鍾而秀美者葢兼三者而有之不誣也吾知秀之所鍾不獨在公固已見於公之子矣由是而孫而曾而玄以至百千萬世爲蕃未艾也是爲記

思補堂記

古之君子其心無斯須而不在民也故雖處山林之深邃廟堂之崇高而其心恒周流乎荒凉蒙翳之野陋巷窮閻之中鰥寡孤獨饑寒流離疾苦悲啼之處惻然如身在其間耳聞其聲目擊其事爲之委曲思慮必使之得其所然後已况親爲牧者乎親爲之牧則目親見耳親聞身親在其間而不一動心也以爲深忍遂慮則亦忍人也豈所謂民之父母乎且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出入顧復之念其饑寒卹其勞苦防其疾疹而又爲之營其產以養其生延師傅以成其業凡可以紓目前之患而豫爲他日之地者無所不用其心焉今之爲民父母者果能如是否乎不能者是冒父母之名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者也不能盡其道而徒欲責民之盡子道以事乎我難矣父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在天屬則然也吏之於民非天屬也受　君命耳受命而來居其位以子乎民民父母我我不能用　君命以子之且虐之焉一旦奪其命以畀他人則我塗人也前則父母我後則塗人我無他

觀　君命之去留焉耳然則爲民父母者可不思所以盡其道哉淮陰畢君玉以名進士知曲陽縣之又明年政行惠流民心浹和乃爲燕居之堂於聽事之後扁曰思補葢取前令朱君伯堅所改亭名也亭舊名環翠洪武中朱君重建而易以斯名今亭亦廢矣君距朱君後七十又二年如爲此堂而有取乎其舊名者葢思所以補報乎　朝廷也噫知愛乎民則知所以忠乎　君矣予因君之請而爲之記如此使凡世之吏茲土而居茲堂者尚因予言以思君之恩於無窮

冲和堂記

廬陵郡之北有山巋然紆徐而環抱曰鍾山山之下有壽藏焉穴土而甃之以甓又築室其間扁曰冲和邑之義官陳君勛讓豫爲藏不死之所迺既成以書來京師俾其從子秋官郎中時莊來記其事而屬筆於予予聞老氏有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嗟乎豈獨人哉山川亦然故凡天下之山其脉皆發於西北而起伏以至乎東南西北陰也東南陽也而扶輿清淑之氣貫流行乎其間如人之生也面陽而背陰而清明純粹之氣寓焉人之與山其抱負之形冲和之氣一而已矣山而聚扶輿清淑之氣其爲山也靈人而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爲人也賢人之所以賢者以其鍾是山川之氣也是氣也出於天凝於地融結爲山川而發露於人人得是氣以成質質由是氣以聚散其聚也出於是其散也亦必返於是散清明純粹之氣返扶輿清淑之原冲和妙合絪緼無間殆將周流太虛以復歸於太極無極之眞矣乎不然則發而爲卿雲蒸而爲靈芝凝而爲貞石不可知也陳君以是名其室其庶幾所謂復命之常知常之明者乎觀於此可以知其爲人焉於是乎書

對溪草堂記

古之君子存心也豫其志卓然有以定乎其中其理躍如有以見乎其前是以其進其退皆豫有以爲之地而不苟右都御史韓公吳人而生長于燕既仕而始復於吳治第於對溪之上葢豫以爲退休歸宿之地也其園林池沼之勝甲於吳下世之擬之以李衛公

之平泉莊司馬公之獨樂園君子謂其有西洛之勝而無貲賃之竒云中爲草堂數楹公自記之間以書來俾予記其後昔諸葛武侯隱居南陽不求聞達感昭烈三顧之勤奮然爲之畫策凡其宰割山河三分天下其規模布置一一皆草廬中詣非豫有定見能若是乎及其相昭烈以區區一隅之蜀當曹魏之強身都將相手握重兵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周若不暇爲私計計者然於成都置田十五頃種桑八百株固以豫爲退步之地以見君子之出處進退固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當無心必爲之時已留心於事中方有心應用之際已置心於物外未進而豫退之之資未退而豫退之之具是以其進也道前定而運用不窮其退也志前定而勇決無疑古今豪傑之士所見皆同蓋如是今鄒德公受　朝廷委託之重付以嶺海數千里之地十數萬之人凡居是邦耕於野戍于邊處於室家行於道途者咸恃以保障覆育之生者恃以養死者恃以埜咽咽然啾啾然仰公以爲命惟恐一日公去而我無所恃以爲生孰肯

一日釋公去哉矧　上方倚注將大用之以溥其德澤於天下天下之人求所願欲而不遂者亦爭欲得公以專其惠於己而不可得傾耳而聽翹首而望[illegible]在在而有公炳幾先物非不知人不已釋而已無可去之理然猶汲汲然豫爲決不可得之計者其亦武侯之意歟公有爲記所以紀其創置之始末[illegible]之規模與夫生平成立之艱難後人保守之當謹者罔巳詳且盡矣予毋庸置喙於其間行將北上道[illegible]中登魏公辭行之堂以求溫公之所獨樂者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謹先此以記

東郭別墅記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殷公世居涿城之西其先考贈尚書公以郡文學歸老故鄉嘗於城東營別墅以爲娛老之地至是公以年至乞致事蒙　恩來歸乃即故址起其廢而新之四周有垣中有亭沒有井蔬有畦補其缺而浚其湮凡昔所有者悉復其舊又加闢焉曾未幾時蔚然成林遂擅涿郡一時園亭之勝旣而以書來屬予記曰某以正統[illegible]進士歷官戶部

主事兵部郎中進二遷政兩知府事陞山西參政左
右布政使入副都臺兩廵邊方㕥備大卿再掌 國
計輸 儲官至是休致終始仕途幾五十年或南或
北時內時外大約通朝籍之日居多所居之鄉寄寓
宮闕急馳之騎朝發夕可至然拘於黜任不敢顧其
私今幸天假我以年佚我以老 皇上俟臣以閒使
得以桑榆之景遂其田園之樂以終先大夫之志幸
莫大焉何同 朝時爲屬吾于豫爲之記俛棠以諾
今幸復其舊規成其素志幸勿食其前言竊惟古之

仕者不出其鄉家有定居仕有世祿王朝卿士皆出
自畿甸大者食采地小者給恒產外有侯國入者無
幾焉故凡仕於國者得以不廢其家唐宋盛時朝臣
有退外入仕者晚而休致率居陪京或別都唐都雍
其士夫多居陝洛同華宋都汴其士大夫多居洛雎陳
許其間亦有仍居輦轂下遇行大禮猶與陪位我
朝與並建兩京而南北相去縣遠士夫解官者率還
歸其鄉一出國門瞻望 闕庭如在天上囬思舊游
殆隔世人人生何幸而生畿甸之間幼則從仕行雲山

伊邇歸老鄉邑 天庭咫尺仕如不仕休而不休焉
一何幸哉公家近何世有田園之樂年甫弱冠仰舍
之而仕今則年俱古稀矣始得來歸以復其故業遂
其初志稍稍徙樊圃之中偃仰休亭之上席落落之長
松親苒苒之豐草易朱紱以山衣代黃封以石泉享
夫清閑和樂之適以償夫奔走叢脞之勞嘉時令節
天朗氣清陟崇丘以引領直黃庭而延矚 天闕
於紅雲紫氣之中仰 宸居於太乙勾陳之上日嚬
而心存于闕知公之心無一日而不在闕也亦何異

於公時昔之在朝而於其私家也哉古之君子不以
遠近易其心不以豐約改其節公蓋有焉故予今爲
公記略其景而原其心

偏涼汀亭記

大行西來數千里環 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
南出爲平濼諸山濼河自塞外逶迤東南行入平濼
境奔流大去濼州城北二里許橫渡山下是爲偏涼
汀汀處衆山間受川流之匯山之列其旁者皆嶔若
巖若紫金九嶺之屬參錯迤亘後視嶄而前無一定其

閒林壑幽勝草木蔥蒨水石經其下者若漆若泓若清水肥河之類下流皆會晉濼而綺縠映其間凫鴈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邦之奇觀也昔人鑿石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圮近時中貴人重爲修葺然未殫厥美也乃天順庚辰御馬監太監孟公將命道茲因舊加尚下爲闕門上爲新亭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日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奔迅而突出也知永平府事古相潤侯旋按屬至斯慨然嘆曰是不可以無紀乃以書走京師徵予記之予復之曰山川信美矣景物亦奇矣騁目之頃可以盡得之奚用記爲哉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内地不幸五代初始辱於夷狄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賢賢爲虜其爲辱也久矣人倫日用之常尚不可得而有况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　高皇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於此因勝地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居民環處于此或田或漁而遂生育之衆近而睨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堠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之知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茲亭者其尚悠然而長思惻然而深慮矣乎於是乎記

半山亭記

廬江縣治之西一舍許有山曰黃銅邑人丁氏世居焉形勢廻抱風氣環合蓋一邑山川之勝處也峰巒列岫中一峰巋然獨秀出於衆峰之表丁氏之居正據其勝遠而望之蔚然深茂之中而棟宇簷房翳蔽掩於林木之間隱然爲一鄉望也丁氏之彥繼仁甫以爲既有幽深之地以定其居止不可無高明之所以廣其瞻眺爰於銅山之半稍南處鑿石之間占其形勝搆以爲亭　扁之曰半山又曰盛世逍樂環亭而顧萬景畢聚仰而山嶺有龍王之廟俯而林麓有君上之祠古木千章蒼松萬本有隄堰以灌溉有河流以演迤與人世塵囂迥絕亭而上直抵山巔允大廬江

之名山大川山若大凹馬槽治父之類川若巢湖黄陂沙河之屬矚目之頃皆可以一覽而無餘嗟乎居半山之間而享全山之勝非徒得此一山之景而凡廬江一邑之奇無不在焉又非徒得其一邑之奇而凡廬郡二州五邑之勝無不盡歸丁氏世居于茲受其山川風氣之全而專有一方之奇勝豈非居得其地耶居得其地又能據其勝而享其樂丁君其亦可人哉君名恕繼仁其字淳篤而坦夷鄉里稱爲吉人蓋隱而有德者也其子渕廬寺丞功某介其姻地官

王事王克常求予記惟昔王文公以半山老人自號而繼仁之名其亭偶有以合之蓋無心而冥符也半山老人一生汨沒於聲名勢利之途迨其晚年退居金陵始得半山而憩焉豈若繼仁生于山長于山出入起居晰夕周旋于林泉澗石之間未嘗一日離也名曰半山而實得夫衆山形勝之全其文章功業固不敢望古之人然其所居之山之名偶與之同其山間所有若雲若霞若烟若霏若水若石若草木若花卉若鳥獸凡有天然之趣有自然之景有不期然而然之

樂取之而不見其窮玩之而不厭其煩用之而不知其竭蓋有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在茲山之中身居其半而目極其全身享其貧而心樂其適而又傳之子姓世世無窮者之半山老人有是哉無是哉有與無不必計姑爲之記俾其子寓歸昇繼仁勤於石而寘諸其亭之壁以遺其後人

松軒記

增城留君三省世居邑之槎岡隱居自樂平生於物無所嗜好性獨好松環所居樹松千有株構屋其間扁曰松軒朝夕吟嘯其間歌曰松葉葉兮花菲菲花以釀酒兮充吾饑我且醉飽兮焉知是與非又歌曰松樹偃蹇兮陰檀欒搖樹以哦兮陰陰以眠卧起其間兮聊以終吾年歌罷飲酒獨酌半醉支頤以卧如是者日以爲常熙熙然陶陶然不知天壤間物何者足以當此也君之壻進士吳君瑜觀政京師數以語予未幾其子瑞來視進士君因承君意以記爲請予聞人各有所好而其所好者往往皆其氣類之相似意趣之相孚者不苟然也予雖未君識即其所好

以想其爲人意者其人必稟受不偏超出羣類如莊子所謂受命獨靑者歟禮以制心確然堅固如戴記所謂有心者歟持守堅定不爲物變如夫子所謂後凋者歟不然何其於他物一無所好而於松焉獨好之篤也如此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夫似之斯好之好之斯樂之樂之之至則物我兩忘彼此交喪物其我乎我其物乎混混然合而一之矣不可得而知之矣君之於松也殆有得於此矣乎不可知也請書此以爲記進士君曰唯遂書之授瑞錫以遺君寬齋軒閒 天順二年

梅軒記

卽一物之微而可以觀世變之大者吾於梅有感焉梅之爲物著於書咏於詩雜見於騷人文士之所賦詠然其初也不過用其實而已馴至於後世始顯於華顯而實之用微矣嗚呼天下物豈獨梅哉梅其小者耳由小可以觀大矣有能於波頹瀾倒之餘而有斂華就實之見豈非有志之士哉寶安袁生秉彝構軒數楹以爲藏脩之所於軒之前植梅數本當其盛開之時恒指以示人曰吾非有取於是蓋將俟其實以爲和羹之用也噫觀於是言可以知其志矣人皆務其華我獨斂以實人皆鶩於文我獨篤以行不混俗以同不隨世以趨蓋有志之士也嗟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賦其全於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聖賢以爲之師法有經史以爲之軌範顧皆置焉而罔知所以用功乃指一草一木之微囂囂然以號諸人曰是物之趣有契於予予取而法之也豈非妄歟且冷蘂疎枝何

有於吾之性情淡香踈影何預於吾之身心折枝以贈何似乎簡書踏雪以尋何資乎日用巡簷索笑何爲也竹外一枝何好也世之學者動以師法孔子爲言孔子删述六經而梅兩見於詩書皆以其實也而後世之所以愛乎梅者則以其華焉是則孔子不足法詩書不足取而何遜林逋之徒眞可慕也豈不悖哉君生也可謂能學孔子者也觀此一事可以知其餘矣他日用於世幸毋易玆志生之仲兄戶部君秉中予友也命予記其軒故書此以復之且以致吾感云

林軒記

順邑之大羅鄉文溪之上蔚然衆木間有宅一區曰林軒邑人黎君平叔栖息之處也文溪地宜木木生其間者非一類有其材可爲棟宇者可作舟輿者可備器用者又有其實可供食茹者其華葉可供觀玩者凡物之所宜無不有之君卧起軒著履持杖徜行衆木間從横周旋其意之所如且行且咏少倦則歸憩息軒中嗚嗚然作吟哦聲不少輟既而洞開八窻憑闌四顧喟然嘆曰天地如許之大而我游息止

於一軒一軒之寓止於一林何其小也又自解曰我寓軒間軒寓林間林寓嶺海間嶺海寓天地間天地寓太虛間由是觀之吾軒亦豈小哉且不聞地之五土乎山林其一土也又不聞造化之五行乎木其一行也木以成林而我之軒居林間于焉以俯察地理以仰觀天文天之生地之成作酸之味曲直之性積小以高大之勢其樂豈下於古人哉古之人如孔子所植之檜惠施所據之梧莊生所稱之椿君之杼有之伯夷所食之薇屈子所紉之蘭商皓所茹之芝晉

之林有之王子猷所種之竹陶處士所採之菊林君復所愛之梅吾之林有之以至楚頌之嘉樹蜀賦之側生漢史之蒟醬吾之林亦皆有之然此之所有皆一物之奇一事之用若夫南郭子綦聞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有以見夫之調調之刁刁然庶幾齊乎物歟慶梓齊以忘其枝體入山林以成見鐻庶幾技於神歟有虞氏居深山中以與木石居庶幾忘乎我歟夫然是能以一而盡萬精其麤大其小而會萬于一也哉君之子逕以進士舉來京師述君言請予爲林軒

記予不識君而觀逕之彥而有文立志尚遠且時秀發林而風聲聞四海者其在茲乎於是乎援筆廣君意爲林軒記授逕歸書于軒之壁

博雅軒記

學不可不博博而雅焉斯爲可尚羊城吳永年氏搆軒以藏脩左右列書籍自六經以下史傳子集凡世所有及力可致者無不咸在永年日居其間蚤暮孜孜口誦心惟取凡古之聖賢格言至訓名臣端士宏規懿範可師可法可爲儆戒者識之於心體之於身

行之於家而又豫蓄以為他日從政之用若夫詭道悖德之談荒唐繆悠之說一切棄置不復少留目焉嗚呼其志可謂大矣嘗求工書者書博雅二大字揭楣間今年為有司勸駕來京師介其姻林宗敬求予記予惟有書契以來文籍之存於世者日新月盛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宇不為不多矣然而偽邪說文奸言商字嵬瑣者有之矣縱性情亂是非恣睢利岐者有之矣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怪說甚至察而不急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者有之矣劌目鉥心稍擢胃腎鍛鍊於一字一語之間以為工巧取青妃白神出鬼沒聽之則固成章若可喜要其歸宿則漠然無所用於世者有之矣悖逆天理殄絕人倫肆為弘闊勝大之說汗漫不經妖誕幻惑不言六合而言其外不言當世而言世之未來者有之矣若是者大之不可以理天下次之不可以理一家小之不可以理一身縱無一不通無一不知奚以哉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博博而尤貴乎雅也是故道陰陽之書莫雅乎易彼京房焦贛之災異非雅也紀政事之典莫雅乎書彼汲冢竹書之奇怪非雅也理性情之辭莫雅乎詩彼風雲月露之蕪穢非雅也正名分之史莫雅乎春秋彼毀乎排闥浚之倜儻非雅也謹節文之儀莫雅乎禮彼委巷綿蕞之駁雜非雅也是五者雅正之經也傳之萬世而可行行之無弊者也其他如儒先之為說史氏之紀載詩人之詠歌亦或有爾雅者務於此乎博而求之求而擇之擇而服之以為身心家國之助斯不亦尤可尚乎哉

稽古軒記

天地有初也生民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其有生之前以溯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皆古也今將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廣其見聞而示之以法則也海甯衛使周遜士毅自㓜聞敬與常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

長則祗職以會衛事公暇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庋于軒窗之中時會師友以講問焉顏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爲戚并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爲記予惟稽古之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爲言由是觀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延君解堯典見若稽古殆三萬言自是至舜一代尚然況生千載之下而欲

考千百載以上之事世代邈遠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晝夜竭心思耳目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己之說焉士毅出自武胄食世祿以爲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武將所統馭者武卒近而思之切於己者尤在武焉予願士毅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傳記近接乎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心而服行之無斁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爲臣無有二心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甘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蕩佚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踐其實也誠如

是予知廣平公於九原之下聞其孫能稽古論以服行之又聞予以言而獎勵之地下有靈殆將粲然而撫掌矣乎於是乎記

清風樓記

清風樓在蕪湖縣治之北俯瞰大江乃前御史黃公用遜所居也其地舊名驛磯宋人嘗建驛置于此成化初元邑令陳侯源始于此立藥磯劉夫人行祠祀三國吳大帝妃越若干年邑沙劉侯廷式以進士來知縣事於祠前隙地搆樓因摭取東坡清風閣記之

意名之功未就緒召入內臺而東廣林侯世遠繼其後乃落成之樓蓋爲黄公建也而名之以清風者豈非以公之平生風度澄澈而有似風之行水乎大風無往而不在於水也尤爲清焉萬里長江之滸樓爲高虛之居縱目以爲廣大之觀處身既高寓目斯遠當夫天朗氣清之時長天無雲一碧千里清風徐來微濤蹙而成紋旋流廻而成渦波瀾澄而徹底其天下之奇觀也亦天下之真趣也天光雲影徘徊上下紆徐演漾以沉之軒窗欄楯帷幄之中出入懷袖披拂衣巾透徹於胸肩毛髮之間無一點塵濁氣不既清矣風亦清焉矧樓居主人稟乾坤清氣擺脫乎塵氛埃壒之外清風高節慕尚古人而一時宦爵凡爲創建及游從者何者而非清高絕俗之士哉夫江自岷山而下至此萬里矣放乎虛空游乎無垠而聚此江滸尋丈之樓矚目之頃而風水之極觀於是乎備方公年少時乘長風破巨浪縱其所如一日千里所至人仰望其風裁森凜凜然中年以來收其湖海之氣於此一樓之間風力劣於前而目力則倍矣風聲雖不遠而受用則無盡藏矣以此較彼畧亦相當雖然與其得彼也寧得此予指日南歸道于湖方將登公之樓以挹長江之清而共享此快哉之風尚期相與賦之

長樂居記

出瓊城而南微折而西幾三舍許有地名曰北衙巷古所謂羅源瓊卿也有氏王者自閩而來居于茲不知凡幾世至王君才者淳謹而明爽幼以民俊試從鄉校既而以親老宗單主祀者乏人言于有司歸隱爲恒自嘆曰士大夫生天地間當爲天地間用然後爲不負天地之所生進則表率乎天下退則矩範乎一鄉不但已也吾少有志世用然而卒不致其用用於天下吾無其位與地與其時固不得以行吾志若夫由吾一家而達於吾鄉井之間吾身之所在足之所履耳目之所及量其力可以爲揣其分所當爲卽其所居之地隨其可爲之事而樂其日用之天志雖不行於天下亦可以行於一家一鄉也雞鳴而起盥漱之餘仰披衣持杖循行階除間逍遙而出於庭院

陶圃之中左顧右盼某地可畦某地可畛某地可隴或宜于蔬或宜于果或宜于藥或宜于竹于木其種可蒔或可以分或可以移或可以脩飾剪綵而灌之培而壅之穢而除之柔弱而扶持之欹側而植立之然後呼童僕而命之隨其宜而施其功朝如是暮如是今歲如是嗣歲後如是積之幾年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閱歲久乃大有所成就遠而望之蔚然而成林近而仰之井然有條理粲然相錯雜竹樹列而濃陰野花發而幽香真人間勝景也乃引山泉激爲亭遺製爲曲水以爲流觴樂客之所又於曲水之旁鑿爲深池池之中構亭以避暑池上闢爲圃種蒔百花闢軒其間題曰適意暇日與客徜徉圃中日以成趣倚軒以暢幽懷登亭以避煩囂興闌而倦則據石而坐草逕行觴於曲水中一觴一咏以樂其自然之天自幼而壯壯而老無一日而不樂其間其樂可謂長也已矣非但自樂其樂而又以是樂傳之子若孫若曾若玄自千萬年無有窮矣乃總名之曰長樂居豈不名稱其實哉君之家子泉爲有司勸駕來京師乃持君所自述者求予文爲長樂居記予與君同生海陬同爲庠生予出仕而君歸隱今俱白首矣凡予之所成就者他人視之固若有大可樂者然以己視之恒見其憂而未見其所以樂焉王君之志雖不克大行於天下而其所以安于一家克于一鄉者則固優游而有餘寬綽而不拘從容而自如寤息之間移步之頃何適而非其樂哉樂不從樂而且至于長焉樂乎哉王君足不出乎州里夢不至乎市朝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安親屬於斯死葬祭於斯禮不云乎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亦云人從生處樂王君歛其所以不用天下之志而用之於一家一鄉聚景以成趣即趣以生樂此其樂所以生生不已而至於長哉予不久歸老於鄉行將杖屨從君居而即其所以樂者而共樂之君其肯分予以半席否

雲軒記

山東僉司批驗大使朱珍公澤顏其居曰雲軒因以自號蓋有取乎晉陶靖節歸去來辭所謂雲無心而出岫之意也嗟乎人惟無心然後能應彼有心者先

橫一物於胸中其未出也豫期於將然之先其既出也取必於已然之際乍之期者未必如所期必者不能如所必至於狼狽而歸者多矣此無他私心害之也蓋觀雲寓乎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瀰漫乎虛空之間山林之洞谷木之容俯似碾車者似赤烏者似犀象者似車蓋者似金柯玉葉者似白衣蒼狗者油然而作奇形詭狀體態不一霈然而雨天下澤爲物何嘗有心乎哉雖然奚止於雲天地之人亦無心而成化也聖賢法天時以屈伸時行則行焉嗚呼物豈獨雲哉而陶子顯顯歸之蓋因其偶然之見以寓其悠然之意焉耳公澤摘是名軒亦不可謂無所見也予聞公澤少無宦情偶爲公府所辟遂循資以得今官蓋庶幾所謂無心者則取無心之物以爲軒名以爲己號不亦宜乎今年考滿來京師持予鄉人謹司知事焉君書求記於是乎書

留耕亭記

瓊之大姓附城而居者東則稱唐氏唐氏世多賢至優正翁尤仁厚長者皆去所居一里而近平田中築土爲墩墩上構亭日於其間以督耕者以觀稼穡一日偕諸子游焉屢顧而嘆時子彥宜侍側聽而問曰大人何嘆也翁曰吾悲夫人家之盛衰不常也盈虛消息之理恒乘除於其間也天地間萬有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吾方寸間耿耿者爾試與爾觀之畇畇而芃芃環吾亭之址以至於目力之所不可盡蜿綿者接之際豈非膏腴之田乎是田也非一家所有也有之者閱有世業數十百年者矣又有不數年間而屢易主者矣必恃得而遽失或失之未久而遽復是雖無情之物而人家之成敗興替恒必由之惟其得之也以義則能相與悠久而不失不幸而失焉亦將不旋踵而來歸矣彼得以勢以力以計者卒反是嗚呼自某人席勢以凌其人之卑弱也而家奪其田自某人恃力以欺其人之孤寡也而吞併其田自某人用計以乘其人之愚暗也而巧取其田田今如故其人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惟仁惟義可以久長云云其世澤之遠家處之長昌衍而賢明使承而後興者皆自忠恕迺父方寸中來也小子識之彥宜拜稽首翁

之弟廢后以衡州府倅致政家居聞翁言而題之曰
昔見之[illegible]其居賀監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
耕者良有請揭其齋以名其亭曰留耕翁曰然翁從捐
館彥宜以事來京師館於予邸以翁言見告且曰願
有記余翁之通家子也不忍辭遂掇翁語受彥宜俾
持歸以志諸其亭之壁時以語館閣中諸公咸嘆曰
有是哉各賦詩以美之凡若干首併附于此成化九年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敬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甯瑞校編

甯然同編

後男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八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九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記

橘齋記

植物見取於騷經如蘭蕙菌桂蘼芷杜衡之類固亦多矣然往往因事及之雜見於篇章之間以寓其比興之義未有專以名篇而特為稱述者也惟橘也則有頌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先王以告成功於神明者也有非他篇章可比靈均之於橘其推重之也如此則橘之為物可知也已予友劉文材之弟曰傳字文輔世其家學賢者也以橘名其所居之齋兩京公卿大夫士咸為賦詩今文求記於予予觀文輔所以名其齋及諸公諷詠之意不過取蘇耽橘井之事焉耳今夫綠葉素榮剡棘圓果今之橘即古之橘也有人於此摘其葉汲井水以飲夫遘疾之人果能取效乎哉吾知其决不能也不能取效而後之人猶且效之何也邈然古方有之其膚之青者可以消食破積膚之紅者可以益氣利肺然亦千八十二種中之

一二耳果足以盡樂之用乎哉吾知其決不能也不能盡樂之用而後之人舍其彩而取其稱又何也予故願文輔近舍蘇仙之穆悠而上進於虞舜之高古可乎是故守其恒心如梅之深固定志可也守其世業如梅之受命不遷可也有慎不失其吾諱疾之心歟廓其無求其吾嗜義之志歟不寧惟是又必精色內有以任夫道者黃雜抉以若其文及其至也則雖行可御長如伯夷秉德無私參天地亦可以馴而至矣予也無似頃歲弄湖陰之反反而不敢武焉人然則醫而進於儒不徒技矣文輔念之哉是爲記

潛齋記

予友庫部大夫陽君謙亨嘗過予謂曰吾之同寅友蕭尚徵氏吾之行涉者姓自幼有志聞學嘗以所業尚書試於有司輒不利既而鄂之屬邑蒲圻邑大夫聞其名以經明行脩薦爲邑文學起至京師適有暫止之例遂不果用居久之皤然動歸思間吾與先生交好俾代徵言記其所自號潛齋者幸終惠之予聞古之作記者記其規制及其歲月始末也姑以其義言之可乎夫潛之時義大矣哉時潛而潛則其潛也不終於潛潛而不終於潛則其潛也乃所以爲不潛之地也是故伊尹潛於莘野矣而不能潛於幣聘之時傅說潛於版築矣而不能潛於形求之日以至呂望之潛渭濱及乎後車之載則亦不能終於潛也是則潛也時也不終於潛也亦時也聖賢之出處初何容心哉亦時而已雖然豈惟人哉而陰陽物理莫不皆然日潛于夜至于日出則不能潛矣月潛于晦至于弦望則不能潛矣雷霆潛於秋冬至於春夏則不能潛矣况夫龍潛於淵虫潛于蟄一旦郁郁之氣與虩虩之聲起其能終潛乎是則時也者大而陰陽不能外之小而昆虫不能外之則夫人之用舍進退豈能外之而有爲哉今蕭尚徵氏以潛名其齋蓋知時之道矣乎然此特時之潛耳非所謂心之潛也蓋身則有時而潛有時而不潛而心則無一時而可不潛也潛之時固潛也不潛之時亦潛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不以隱顯而殊不以古今而異不以聖愚而間必如是然後合內外一體用而有以爲聖賢之歸尚

瓶氏其勉之哉

進學齋記

穎州成守清源尚君之家嗣曰斯君嘗名其讀書之所曰進學齋今年春斯侍君來京師謁予文以爲記嗟乎進之一言爲學之方盡於此矣予尚奚言哉雖爲之言豈能外於此哉然不知生之所謂學果何學也所以進之者果何以用其功也苟徒以誦習古人之糟粕爲學則生固知之矣不必更求其說於予也生侍親宦游南北有日矣請即生所見者以爲生喻生閩產也自閩至燕其道路以里計者殆將萬焉其所經之郡若邑不下百十焉或舟以浮或車以載其所以爲濟行之具者凡不知其幾易焉其途中之所有身之所履而目之所見者山川之流峙都邑之形勝闤闠之輳集舟車之交互往來而不已者不可以一二數焉陸有岐徑水有支流或之南東或之北西者又不止於一焉地如此其遠也履歷如此其久且艱也所見如此其廣也水陸之塗如此其多岐而可以旁通也今生之來也不中止焉不他適焉而必至於燕者豈不以　京師之所在乎使生不由乎履歷不假乎舟車其能至乎此乎今日行之明日止焉其能至乎此乎無也京師者譬則聖人之道也歷履經行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歧徑支流一技之能異端之學也生之進學誠如生之來京師行而不已必至其至焉立志之堅定積累之非一日聞見之廣且遠而又不惑於他岐不安於小成則學之至於道也不難矣敢以是爲生記或曰生之於學也特欲講習討論而已予以聖人之道語之豈所謂不凌節而施乎嗚呼學所以學爲人也人必如聖人斯能盡人道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人學人何不可之有或者退因書以遺生俾其寘諸齋壁朝夕玩焉

竹坡記

竹之爲物取象於易任土貢於書播詠歌於詩其儀物聲音之制於禮樂植物之見錄於經也莫備焉是以大雅君子寓志於物者恒有取於斯安成吳先生學教南雝時齋居之旁有積土如坡然坡之上有竹十數竿散陰覆軒墀間先生退自彝倫堂諸生執經

問難者日造齋下憩竹之陰以俟先生之游當天日晴明之時清風徐來綠陰滿庭先生布席於茲横經其前諸生鴈行立以序進而質所疑讀易者以養賁問讀書者以蕩蕩巍巍問讀詩者以菁菁者莪之義問讀禮者以爾矜笏木質斧爾黃之類問先生一一發之盡其詳諸生充充然各有所得也乃揖而退先生語侍者曰何者之問殆有啓於吾心矣乎吾平生於物自無好也獨於竹焉嗜之不翅義理之悅我心六經者義理之所自出也而竹之用備焉吾之所以取于竹正以是耳何者之問非徒啓於吾心殆有所契矣乎小子識之於是以竹坡二字揭諸齋居之楣因而以自號焉明日諸生聞而嘆曰先生六經之宗師天下學者所取正焉者也本六經以取竹一洗晉唐以來詞人墨客之陋其諸異乎人之愛之與竹是相率歲以竹坡先生稱先生焉未幾　朝廷以纂脩事召先生來史館予忝在執筆之末先生間以語予且曰竹無處無之南雖吾不復往矣兒子華知吾所愛在此也乃於家居壺丘之東營齋居築土坡植脩竹與南雖等以待吾之歸老也幸子爲我記之予不敢以弗文辭因次第先生與諸弟子答問以爲竹坡記俾天下後世知以六經取竹者自先生始

栢庭記

增城有隱居之士廖其姓植栢滿庭日哦其間客至則曰予姑去毋溷吾吟思徐徐于栗以忘憂亦猶崔氏之於松也客有來京師舉其事語予者請俊勞之予曰廖君則俊矣客曰何也予曰君隱者也不事事而自適其適宜矣彼食君祿佐其長以牧其民顧乃窮日力以吟哦漫不可否事自爲計得矣如民何是則君爲俊矣客拜曰先生之言是矣敢請一言以記其所謂栢庭者可乎予曰古人所謂記者所以載其建置之規制紀其歲月之始末今廖君植數栢於庭除之間非有規制可載歲月可紀也焉用記爲哉予意不過欲推明其志操之所在而已君乎得無欲勵其堅貞之節以守其歲寒之操矣乎若然可謂有得也已矣彼其百花之艷冶衆木之敷榮非不可愛也人皆娩之而君獨不之取焉謂非有所得不可也

然則何得乎禮不云乎禮之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志其在此歟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操其在此歟請以是記之如何客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先生之謂也請書之遂以弟其與客言者以為栢庭記廖君名某所謂客者其甥太學生顧華也

雪筠記

南海豐林鄭昱時裕客　京師介予友林宗敬求予記所謂雪筠者且言其平生於物無所好獨於竹深嗜而篤愛之而於雪猗竹也因取以自號予惟嶺南固多美竹而雪則非其地所有者今時裕兼取而並言之豈亦有見於古人觀物之學心其理而不泥其迹者與古之人有愛竹者曰王子猷其居吳時每聞士大夫家有佳竹徑造其下諷嘯久之及主人出延則不顧而去嘗其在剡雪夜乘興泛輕舟訪戴安道既造其門興盡遽返方其諷嘯之時不必有雪也乘興之頃不必有竹也然而以一人之心愛可以見二物之趣洞得其一則其理固以均寓於其中矣故不必兼而有之也彼方外士有為雪齋者乃灑掃於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則是有見於目無得於心也然則所謂見者豈真見哉時裕何之居越環所居皆竹固見竹不見雪也今而北游幽燕當盛寒之時寓多雪之地則又見雪而不見竹焉夫不拘於迹而惟理趣之求假與以會同因此而得彼非真有見者不能也噫見所見於無見之境非獨有所見且亦有所得矣予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筠莊記

瓊城之北有大族曰曾氏曾氏之老曰伯崇翁翁敦德樂善性無所嗜好惟於竹篤愛焉環其居數畝不他植猗猗然左右前後皆竹也監察御史致仕唐公汝濟嘗過而題之曰筠莊莊公既已去世而翁今春秋亦六十有四矣未有為之記者以濬其鄉人子弟也屢以書來　京師徵記且曰予以文學遭際盛時官館閣凡天下求文者皆輻輳於予况吾鄉人之老者又予之執友乎吾莊之記予毋庸辭濬得書問畢泣而言曰公與先君子同生乙亥年而先君棄不肖孤今三十二年矣平生故人存者無幾其同年生而

相厚者今惟公一人在濟兄弟視公如父雖委之以力不任之事尚不敢不盡其心況爲餘弊之末秦豫爲衆所推者乎第恐奏聯言不足以達意無以副公命耳遂强成之夫天地間植物根而榦榦而枝而柯而條而葉大率相似惟竹獨與他物不類亦猶君子在衆人間爲獨異耳古人稱之爲君子良以是夫環公之居森森玉立堅勁而有節虛直而無心或潤澤而有文或疎通而不俗何君子之多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哉吾知公之起居食息吟嘯歌詠

左挹其秀右拍其肩前瞻而後顧無非君子也雖以齊之稷下漢之汝穎晉之會稽不是過焉爲公之子若孫者生君子之林薰君子之德如麻生於蓬然殆將皆爲君子之歸乎濟家距公莊所不三四里異時蒙 聖恩得賜告歸覲故鄉行當攜杖屨從公後以觀所謂君子者尚能爲公賦之姑先此以記

愛竹居記

古之人以竹爲用至後世始以竹爲玩焉昔黃帝命伶倫取竹於嶰谷以爲律呂虞庭之韶笙簫以爲至周則竹之用備矣或以爲簡或以爲笏或以爲遊無非以爲用也漢魏以來猶然晉世始以風流相尚不事實用於是有竹林之遊然猶未聞有愛之者愛之者實權輿於王子猷自是厥後騷人達士聞風相尚取以爲號用以比德慕其虛者有之尚其節者有之而愛之者益多矣廬陵劉君隱居不仕他無所好性酷愛竹環其所居間植竹數百竿命其里曰金竹至其孫章不忘先祖之所好因自扁其所居之室曰愛竹蓋以先祖手澤所存非若晉人之愛也昔蘇長公

有云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夫慕其人者於其所行之處一草一木尚且加敬之矧爲其後而於其先人之所親植者乎章之愛竹也宜矣公之敬草木者尊其師也章之愛竹者念其祖也於師也則敬之於祖也則愛之愛之仁也敬之義也然則章之愛是竹也其亦出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乎章之季父郡博先生掌教吾郡今來京師命予爲記故不辭而爲之云

桐墩記

墩高丈餘去郡城東半舍許穎川陳君所築以樹桐

者也君之言曰吾性嗜琴每歎得器之良者而琴之材非桐不利而桐又必石生者始佳生石矣未必面陽背陰材不良故器不完器不完故聲不揚此琴所以往往失古人之意也然瓊地素不宜桐間有之多生於平曠之野積陰之地吾用是擇勝於陽明之郊加石於積土之巔樹桐十數本庶幾後數十年得其孫枝以用於琴或可由此以得古人制樂之初意乎然非獨己用也凡吾之子弟吾之族姻吾之交游吾之鄉邑吾之後人苟有志於古音者皆於此取材焉可也謁筆其言命予記之予以丁卯之秋與君別瓊計之京是時墩未培桐未樹也歲辛未來歸僅五春秋再過君堂則已嶄然以高森然可把矣以往觀來不出十年其材皆中於琴耶數百年不完之音殆於此復振耶絃誦之聲將由是洋洋乎四海之間而旁洽遠邇耶異日士大夫聞有以琴而追蹤古人者必君也雖然爲十年之計者樹以木爲百年之計者樹以德木云乎哉君子同志友也名徽允諧其字世爲瓊人連試於有司不利今貢于春官云

南溪小隱記

東莞陳景輝氏世居其邑之圓沙面溪而築室以爲棲偃之所或顏之曰南溪小隱間以事至京師介其友某徵予記因詰之曰古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閉其言而弗出也藏其知而弗發也時命大繆也今君生　明盛之朝文獻之邦詩禮之族身際其可可以見也言當其可可以出也知適其可可以發也時與命兼通非若昔人之大繆不然所以興事造業以立久大無前之基茲其時也顧乃深根寧極與遺人棄世者同流何待而隱邪景輝曰不然其非有待而隱蓋有賴而隱也使其生也非其時處非其地出非其族方且膠膠擾擾之不暇象械箝其口百憂嬰其心一搖手而有桁楊接槢也一舉足而有機穽坑埳也叫囂之聲日盈乎耳驅逐之役日勞乎形雞犬不得寧也室家不得有也雖欲少憩以斯須焉不可得也尚何所賴以隱乎是則古人之隱有待而隱也某之隱有賴而隱也此所以有小大之別也乎予聞其言歎其遭際之盛而喜其識趣之卓也乃筆

其言而記之曰溪之原發乎某所又若千里至圓沙景輝之室在焉室前則溪也是謂南溪小隱之云以所居者山林異乎市朝之隱之大也景輝名章故約軒先生某某其父今宰浩化大尹景庸其弟也

蒙溪清隱記

滇南有隱士潘其姓某某名者家有別業名曰蒙溪因以蒙溪清隱自號客有萬里來　京師代求其記於翰林者特以屬予予詰之曰古之人隱於溪者多矣潘君之意果何慕乎唐人之竹溪齊隱於酒者也其意哉在是歟客曰此廢棄禮法之爲也非端人莊士之道君讀書好禮豈屑爲是哉晉人之武陵溪隱於僊者也意取諸此歟曰此荒唐繆悠之說也非人倫日用之常君信道明誼豈肯爲是哉然則君之意無乃慕柳河東之愚溪乎曰此逐臣遷客不得已而托焉者也君肥遯丘園無所慕於外何有於托然則有慕乎杜少陵之浣花溪乎曰此亂世孤臣不得已而寓焉者也君生際　明時足跡未嘗一出其鄉何有於寓然是四者皆君所弗取也而其所慕而隱者何居殆將隱居求志以待後車之載如太公之釣於磻溪也耶曰子求之愈遠矣子以爲太公之隱於磻溪也有意以待文王之載乎抑遇文王不得已而受其載乎予非獨不知君蓋不知太公者也先儒有言仰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苟出位而思舍日用而他求知道者不爲也予益思溪之所以名乎於虖我知之矣易之象上山下水曰蒙是溪也其水之出於山者乎惟其出之於山故即卦象之似者以名之乎夫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於山其初出也未始不清蒙者水初出山之象而清者水之本質也隱居之士潔其身於塵垢之外澄其心於汙濁之表其有類於是與君之所以名溪而自號者其有在於是與且將出是而果行育德以養正成聖與抑其有子能繼其志如蒙九二之克家故取之與若君者似亦有得於易者矣客曰君之志誠有在於是予之言可謂得之矣請書以爲記客謂誰予友武定軍民府同知潮陽蔡君也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為業有梁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鄧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間暑寒朝暮飽食後輒著屐踏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滴滴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漾其中我欲尋其源兮去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滴滴兮來自西顧兎下浴兮桂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涯歎竟長嘯而歸日以為常客有過而聞之者嘆曰何臨流而歌者難歟蓋聞道者也豈滄浪孺子之儔歟及溥而覩之乃儒然一翁非孺也走而問之佛山之市市人無識者乃戶訪之遇孺一生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曰此吾友梁東溪也斯人雖不甚讀書而頑亦不求其解然其所行所言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故其形之歌詠者渾涵而窈深不用意而意已獨至如此豈宜尼所謂善人者客忻忻然亦歌而去歌曰滔滔汩汩兮天下皆然孰沿其流兮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其將為魚兮躍于淵抑將為藻兮漾于漣孰引之進于川上兮我將與之後先東溪之子經以鄉貢進士來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予求記其所謂東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予因筆之為記

牧庵記

盱江俞大有振明自幼究心易學用漢京氏納甲法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人之吉凶悔吝而處其從遊遊避為人子曰依於孝為人臣曰依於忠如嚴君平所云者乃就六十四卦中取謙之一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擇謙之初六一爻得孔子象辭牧之一言以自處而名其齋若曰牧庵因以自稱振明幼有用世志既而事多不如意僅得掌蔡駙馬都尉家教予嘗延振明教幼子崑不幸殤亡振明因從予游暇日以庵記為請按爾雅郊外謂之牧周官牧人小雅考牧牧畜者也虞十二牧漢十三牧牧人者也若所謂自牧歸荑易所謂卑以自牧其牧已者與廣牧畜之法以牧人斂牧人之法以牧已振明之意蓋有志於謙初六之君子謙而又謙而期以保有終之吉乎是期然矣雖然振明以和柔之資謹厚之性處下位而安貧賤不患其不卑也卑之又卑素有也有終之吉

可保也尋奚容贅哉仰聞之牧之義有三有守有養
有策守者欲其不逸於外養者欲其常有於中策者
欲其不落於後孟子曰求牧與芻其養者歟卜式曰
惡者輙去毋令敗群其守者歟莊生曰視其後者而
鞭之其策者歟振明守大易之訓用三氏之言道德
仁義以為之場圃前言往行以為之芻秣禮法以為
閑校敬忌以為鞭策夫如是庶幾盡所以自牧之道
乎吁用牧畜之法以牧己既馴且熟然後推之以牧
人暨又以之而牧物不啻己以仁民仁民而愛物聖
人之道也謹以是記牧庵振明宜服膺之毋斁

雁集頖序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躬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
舍生衍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
集于學宮泮池之中比覩鵝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
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
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
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乎書所謂隨陽攸居者
乎禮之用為大夫贄其士昏摯盛以奠者乎是雁也

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
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遂到之處胡
為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
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為湖流而為河渚而為沼沚
視茲泮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
赭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
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禽鳥天産也其得氣最先
而雁又隨陽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稟
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
而預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
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
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
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焉
雁聞人言若對以聽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筆之
以為雁集頖序記

槐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　京師得十數楹于　禁城之東偏
可一畝許因闢一室以為藏脩之所堊以楮中設几

案左右列圖書外際牖下榜面南以迎陽明之光牖側有古槐一其大盈尺其本囷律丈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其陰半覆上堦半蓋乎庭而牖戶几案賴以庇焉自夏徂秋蘙隆蘢蘢若焚若蓋而吾一室之中恒若挹清風濯冷泉不自知其在閭閻塵紛之內也予日居其間繙閱書史日誦心惟凡古聖賢所以用心而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為治而具於經史者與夫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於此乎神交夢接之而肆吾力焉使不為炎歊所侵以中輟之則吾得於茲槐之助也多矣因稱之曰槐陰書屋或者過而疑焉以謂不幕乎王晉公三槐之意也嗟乎公植槐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予蔭槐以讀書取必於己也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己也以學讀書所以積學積學所以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知昔人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己耶庸何疑或者去因書于壁

顧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心竊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仰預修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媺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為者顧無為之之地耳既登名仕版且蒙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為編脩予與焉編脩職專史事 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廨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己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為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薾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為矣於是乎退觀內省而自嘆曰噫濬自七歲入小學十九補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升胄監也有

月會之餼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夫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支給而此入府則有茶果之供餞宴則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厨之給諺有之曰經筵領史館尾益以初開講必有重賚既進書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濟生遐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茅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受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　聖恩之萬一

識且性愚而拙粗知人間廉恥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惟天以致其祝歟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君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黙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阜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　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二字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于壁

藏書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

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友舊之家訪求假問苟有所書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卽卷還之然必謹護愛惜庶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浼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其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哀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

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備有裔以求無愧於前人又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比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有盟於心曰恭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庋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巳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大學甲戌第進士仰入翰林有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　先聖於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櫨楶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癸巳年七月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宗也中爲木樹若干丙庋以書權成予抑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庋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上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即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

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剙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老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觫然笑也謹書此以俟君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瑣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介菴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　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即通籍金門出入禁掖殆二十年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即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而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瑣世數久遠有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焉仕者其暫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聳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患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貫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即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即卅陽田爲之即日其岡廬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闊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深窪可再耕歲食其入所穫倍常數焉環村之址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壠壠上疊石爲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丈維心砌石爲鈞臺當其前積土爲岡堆名小蓬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旁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匾堂曰聽玉旁兩室左曰聯月右曰涼風亭曰一嘯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蓬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鼇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爲在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

又有村徑始涉田畷有石門焉曰丹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既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欽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於斯淡淡水田四際山麓在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脩木翳蔚之間華表無扉牙露出林杪此 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物樓若可繼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為郡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宅之櫛比闤闠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衆目而來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聶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是為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律之所月凡三校閱於斯金鼓之聲旗旌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徐聞之石門其脉穿海底而南

仰蘇子所謂地脉何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為衆山之祭朝夕日光霞彩散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幛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居可六七十里有横翁蔭隱然雲容間者陶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闊烟霏之外有峰巒累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屬翠叢於東南坡陀之間者靈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於海距此半舍許舟航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末越林表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為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行杳杳如寸葉晨昏蜃氣結成樓臺峰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燿如珠璣真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

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傑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於池沼中然吾郡以最僻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匭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　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眇末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致身金馬玉堂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為歸老之計而仰歐陽子之所云云者以為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
天子幸閔其愚而以柔遠之體優之俾得以守其世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之上炊粳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人父老

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以報
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之南而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賜明貫通於四時地之清淑秀鍾於庶類凡以物之生於斯也形現奇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者予自登歲粗知讀書即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偏即人家園圃求之亦多有其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耳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中有甚奇特秀絕者詢之土人或有名稱或無名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邪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城由是沂湞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衛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

事者往往前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諸文字所具者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為是而彼以為非迄不知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于中州可謂幸矣然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怪也是雖有瑰奇之容華艷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落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榛荊伍而已一何不幸之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持之而北與他方所有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可知焉而彼

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階之前培之於盆盎之內滋之以膏腴沃之以潔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忌其燥也蔽之以蓬虞其或為物所傷殘也而又護之以闌檻朝觀夕顧以覬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其召客以賞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不幸為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予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

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堂發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檻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為士夫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予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園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有未雅者為更之有志久矣歲己丑留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謀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吉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

其中搆一亭以為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既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為圖每種各咏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吾土新培氣脈未屬既而萎槁者幾半予為程限所迫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
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閒尚當成其素志安知其不終幸哉朝間無事坐顧碧軒中時春雨初霽

草木競茁忽然勃家園之思信筆書此寄歸俾子敦刻置莊間以為亭記用著吾志以示夫鄉之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為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祖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邑賢官滿考赴銓曹留 京師又明年是為宣德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其祭學士公文有入門見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已無伯叔旁無兄弟萃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煢煢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祊之重如一綫之引千鈞也鄉人有自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在二孫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職方之揭於寢堂之楣鄉人多稱誦焉濬兄弟就外傅時一日先祖坐堂上兄與濬偕侍公前兄源甫爾主宗祀承吾世業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爾立門戶拓吾祖業達而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厲自持不敢失墜兄年十有九濬少兄二歲而先祖棄世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爲有司薦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除編修累陞侍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 天子推恩贈先祖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是堂則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寄歸以遺吾兄俾刻而寘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 天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鬢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子㕘融俾貫石刻

之而立于堂隅使後之子孫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
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言大矣
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
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子所謂繼志述
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
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
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
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
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
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可者斷斷
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玆則吾先祖言外
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
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
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
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庶乎為丘氏之孝子
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穀 爾懿重編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十九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祖希政
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　國初為湘陰教諭
始家焉母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公公生有異資年
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太學選
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為尚書郁公新所
委任會　大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
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已使
郁　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筭生罪
甘萬死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筭生于獄劉計不
行復以公專部事為言　上察其姦并誅劉三載秩
滿吏部引　陛見公懇而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
家遠乏僕從乞寬其程限介暇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特允之人以為殊典是時公初為部屬已為　上
心所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　命充採

訪使廵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
統召還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
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公申明之凡
三十餘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本　命往治發浙
西兵民數十萬疏決壅滯旣而　上命僉都御史俞
士吉齎水利集往賜公俾講究拯治之法公乃集共
事官屬濱河吏民及凡諳曉水利之人博求參考以
復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
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

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
使之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
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蹌浦口可徑達
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
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牐以
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事
功可成於民爲便上從之公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
乃息又以其民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
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三年秋八

月召回掌部事　上諭公曰何以部事付郁新而專
委卿以浙西農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
卿其盡心毋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
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遲滯所係不可
勢要開中以妨商賈錢鈔兩用所資不許宦寺專利
以汨貿易以至禁包攬成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
值皆前正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承建文
廢弛之後請兼之餉力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
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

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
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
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
給於戶部公晝夜焦勞經營綴督惟恐拂　上意而
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西南　命公暫行
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治之
公卽傍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人效用事
濟而人安行至德州有　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
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年春二月車駕巡幸北京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　上以北虜犯
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庶事修舉
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　車
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暇十日尋　命輔　皇太
孫周行鄒洛以觀民俗復命閱武於郊以知兵事公
所至隨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載秩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　勅獎諭有衛民篤實知古名臣
之諭并　賜誥封祖父母十月　上以　太祖實錄

建文時修多失其實永樂初再修亦倉卒未備　命
史臣重修　勅公與姚少師廣孝監修未及成而姚
公卒公獨專其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
從　車駕巡北京十六年修天下郡志　命公提調
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奉　勅召　皇太子　皇太孫
于南京既起行公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公見
具陳　上旨　東宮曰君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公
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速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悅公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

皆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新復
業者蠲所負　詔行之十九年夏三殿災公上疏極
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天意可回　上嘉
納之是歲因災舉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科道
官因攻大臣　上命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啓
命中使詢公孰是公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
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
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皆
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擾邊　命公與尚書方

賓夏原吉吳中等議親征公等議宜且休養兵民未奏
命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公問糧儲多寡公
對曰僅及將士之用耳不足以供大軍仰　命公往
視開平兵儲吳中入對亦與賓同　上怒急召公還
賓惶懼自殺公至　命繫公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
賜鈔千餘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　車駕
復北征出塞不見虜衆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年
上崩于榆木川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公官公以
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

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丧我無丧乎如
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公不復敢言　賜時禮遣官
護其丧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公
太子少傅時吕震為太子少師功公有仰進公少保
仍兼前職兼食三俸公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一俸同
時大臣當受　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
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
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每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頒
公等今秦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

有過衆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夏
四月　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字印以便僉押其
文曰正直蓋以旌公也又以公有匡輔功賜第三區
一在南京一在北京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
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遣命徵還嗣位時有
漢庶人之疑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
留公佐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公及
蹇少師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公慰曰朕聞　太后諭
欲留卿意卿本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

以所非　皇祖名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公以
舊輔倚眈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奸
邪亂政以公為首蓋以大臣中公最為　列聖所委
者故指以為兵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曰
臣不才致變難辭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
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　命公坐密議屏左
右而楊文敏公榮首勸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
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
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

有辭宜卷甲銜枚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
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御親師六師征之晝
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上
詈公罪人既得大赦　恩賞賜公鬪者三人擾公
朝參出入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
輔導忠勤非勳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　車駕巡
邊既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
司之政　勑公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
以來尤資輔翊夙夜在念簡書始終蓋以卿等春秋

高尚典劇司優老得賢體非彼當兒師保之重寔宛
為職不煩朕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
猷用稱朕倚眷老成之意欽哉　賜銀章一其文曰含
弘貞靜春以褒公德業云五年春兩朝實錄成　賜
宴於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浴
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
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時五年正月二十
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先一日有星墜庭之西南隅

光燭地者久之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營
塋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
忠靖官其子瑄為尚寶司司丞仍復其家自公侯貴
戚下至郎署將校咸往祭弔衛卒京民亦為流涕公
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公終受教仰出教里
塾取束脩以奉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問起居公退
非有客不離親側友愛諸弟其弟有使酒者破其釀
器家人奔告公笑曰弟又醉邪留一僕在南京奉其
用度略不計平生與物無忤受人之惠雖微必報少

時曾受知於邑教史九韶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
濟其乏與人交忘勢分篤親故有無通共胡祭酒儼
屋以居公得賜第即以所居讓之胡致仕去就鬻以
為贐吝朕人因于鄉郡有逆謀為蜀王所發　上疑
郡人有預者公請以百口保之竟免寃郭尚書敦使
樂安州為同事者所譖公力為救解遂得免其他如
寬諸妖黨解衷忠微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若世
所謂陰德大甚者公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
人有所觸犯處損置之不問公平居無事坦坦如也

一遇事明敏奮發嘗奉　命兼理諸司政務吏牘滿
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各得其宜商功計利惟恐有
弊恒曰不可使後人難為繼而妝吾民也其學國計
最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出斂散之術科分戶別
有倫有要一一可為後法歷事　四聖隨事獻忠凡
持論必歸仁厚存大體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者多矣
一時大臣與公同功一體者惟蹇忠定公時以蹇夏
並稱然蹇公特以政事者稱于時而公兼有文學之
蓄有開　國以來三大纂脩皆公為監脩所著有文

集若干卷傳於世云　論曰大明一代隆平之治必
其創造者有可祖之功而繼世者又得夫可宗之德
也功立矣德脩矣然非得夫股肱心膂之臣以贊助
彌縫於其間亦烏能有以固其基成其治而綿其祚
於有永哉公初入仕時即爲　太祖皇帝所知迨
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總事　仁宣二朝始終四
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
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
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顓顓焉惟在理財用人夫
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
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爲治莫先焉財用既足天下事
無不可爲者矣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孔
曾之傳也歟昔人論大臣以德量與術學術才能四
者並而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
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絶之憂民
享和平之福非明於學術優於才能者其能然乎況
又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爲第一公其無愧
古人所謂大臣者哉

余肅敏公傳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郢之
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祚仕爲戶部郎中公生十歲而
孤自幼有大志迥異常兒見者偉其不凡稍長從吳
康德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江西司
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局中獨開敏精厲嘗有
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所爭
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
卒爲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
公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
諜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茲而使車過往無虛日公
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賜
璽書旌異成化丙戌陞陝西右參政督三邊軍餉明年
陞右布政使時有滿四之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
在軍中督餉趨辦罔有廢缺是役公經畫之助爲多
庚寅轉浙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惶惶失所倚賴纔
六閱月會西北有警　廷議以爲公居陝久民夷信
服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

黄河套久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
軍馬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
三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為近 國初逐出北虜遂道
黄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建議者始請
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剗榆林
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袤千二百里屯軍
積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
以瞭望虜闖境即舉烟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
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

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
為嚮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illegible]行是虜
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國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其
出遂至遣將聚兵以為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
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
給又難計算臣愚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
築為邊墻增立營堡雖非天險要為有據況舊界石
一帶多高山陡崖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勅沿邊
將領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

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
為邊墻仍乞 勅參副遊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
下營架礮以為防蔽畢下諸守將計議以為虜未出
套未可施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
寧夏之花馬池延袤幾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
敵臺崖砦進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橫一斜
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一崖砦八百十
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
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

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
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
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邊軍不明軍
籍及有罪責戍內主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
以實之且又拓其城北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
備率範銅鐵為之斂藏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
秀者為弟子員 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
藝稻公求種於邊教民種植自是蔬菜與內地等又
於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

君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
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窺覦何之
癸巳公以功陞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
鎮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 國
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
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
丙申以本官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
選將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一曰衛國之計
二曰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

選將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
皆關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舉者疏入皆從之行
之至今人以爲便是秋入 朝議事參究岷河洮三
衛之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而北之更戍者六
千有奇既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弁魏王城蔽平虜
鎮戍二千戸所領之旣歸鎮岷州四族生羌作亂移
兵平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自 國初指揮馬燁
深入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羌人遠近相戒曰馬師復
來矣繇是不敢叛提聞賜勑獎勵有北虜攝其威聲西

戎遭其剳劍之褒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鹹
民以爲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
湮塞成化二年又西引滴河之水自丈八頭起脩石
砷以啓閉閘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
以足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具守將至
壞城公有意欲脩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
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
患人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洪口堰
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使吏鑿山開道旣

田千頃至今永爲秦民之利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
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 賜金
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臣欲附中
貴要興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
古馭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以來
不盡以中國治治之旣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
以羇其黨許貿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
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加等畀狀未著遽欲出師征
之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

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
不得行其詐然而竟不可阻則復極論其開衅失利
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焰薰灼公敢
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既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恙時貴
州守將恃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齊果等出肆劫掠
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
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與卿五
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
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

戴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大氣熱而疾癘作非計也
上是之乃止　庚子丁內艱服除仰驛召改戶部尚書
癸卯秋大同有警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
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
要路守將服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召還
甲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　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
於土木停斯重鹽法而無以責效行羨餘以賜權貴
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田罷中官俾歸給役宮
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特論快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　國家藩屏雖有鎮守巡撫等官
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
乃勅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即
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
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
急當舉者莫急於脩邊墻臣向脩於延綏已有成效
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
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爲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
七十撥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

闊如之對角爲懸樓二空內挑壕塹闊丈五尺深殺
闊之五計用五百工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
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
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面擊賊
使賊不敢越每歲春四月秋八月興工遇警即休事
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雖目勞擾然而一成之後
歲省邊費萬萬命下如公所奏行之俄而宣府守將
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近爲飛語俵改左
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擠擬公行事　命工部杜侍

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及此落太
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公典兵
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數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
兩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
允疾已亟猶命臥理部事屬楚蜀大荒公慮有變猶
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封進
屢問左右奏出未或曰否遂側身向內而卒時己酉
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一日
遣官葬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諡端毅公沉重節槩
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爲部屬時事事不苟有一事
不當輒熟思審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
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
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疾病中不廢天下事罔不
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在朝之外
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爲可其
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修邊牆一事此其後又
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爲之竟爲忌
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使未爲

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廢
乎論者又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事
載諸史傳若議論居多斑斑乎見諸行事而有實迹
留于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環
慶之間蓋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牆之修延袤餘二
千里虜人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矣
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遵而葺之使毋至廢壞則
公之功留于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
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爲補之因阨塞之閒
順形勢之便以扼其類之衝實似不爲過是故秦人
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
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
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預逆料其後弊
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
務須足到日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固知公非
苟然而漫爲之者邊牆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惜
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快一己之
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金侍郎傳

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洪武初以閭右實　京
師遂為金陵人父潤號靜庵博雅好古工詩善書為
時輩所重公生而穎敏讀書數過即成誦甫成童從
石首汪弘初習進士業年二十以尚書蔡氏傳領京
闈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會　詔修
天下地志公充纂脩官書成　賜名寰宇通志有白
金綵綺之賜即拜刑科給事中明年　英廟復辟懲
景泰舊事屢召言官面授以名俾舉劾公時與焉或

賜食嘗諭內閣學士李賢令吏部毋以補外一日晡
時有　詔言官劾大臣之非法者事出倉卒公援筆
立成奏文辭理俱到明日當　廷奏劾聞者駭服
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
指揮門達竊弄威福逮坐論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
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逯杲者專伺百官過失每
擿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杲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
為心腹一切反杲所為每事以忠厚為務時論翕然
歸之及通死達專聽其同官呂貴言以有為為事始

任情恣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
犯者即逮官屬拘逮所至賄賂狼藉天下騷然李學
士以為言達銜之屢欲中傷賴　先帝仁明而止至
是訴冤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
之大姦言官責也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為即援筆
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尋陳時政八事　上
以其言有理　詔曰前三事朕自行之後五事付所
司集議三事者持恒久勤接見納忠言也三言者皆
當時要務而勤接見一言尤為切中蓋　祖宗以來

於凡燕閒之際執政大臣及左右近侍時常皆得接
見自　先帝以幼沖嗣位而此禮遂廢因襲以為故
事故公言及之歲丙戌漕河淤阻　京師米價騰踊
沿河盜起公建遣御史及帥臣緝捕遂得安妥是歲
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公年纔踰三十屬官深於法者
意公於決比容有所未習姑以難事試之公剖決無
滯雖老於決者不過是乃大敬服尤留心獄事恆曰
獄者人死生所繫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
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為之理何用理寺為故凡

經公平允者輙無異辭公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秋讞
陛南京刑部右侍郎月録視獄者再毋戒伤其屬俾
無法外施刑故事省臣後會大臣審録重囚必先召
所屬郎署交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其録之至期對
衆一其事可疑其情可矜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
江西荒歉　上特簡任公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公
委藩臬二司官定計授畫俾各准所部督責其勸
與發而自居會府之行審不輕舉動恭以專往一方
而他方有弊則有所不及濟凡可以寬民力給民食

節財用弭盜賊者無所不用其心在江西幾二年凡
措置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
二十萬所活軍民以口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江西
十有三郡之民賴公以安庚子回任又明年壬寅六
月辛丙偶得疾越六日丙辰卒年四十有九公性簡
靜而寡交游且官故鄉故舊有以私謁者輙拒絕之
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待靜庵翁家務者幾二
十年不以公務而廢其私家之孝養時人榮之平生
儉約一無所好惟好積書號心堂所著有心堂稿若

干卷存于家子三人長麒壽庚子貢士次麟次麒寧
諭曰公生長京師有靜庵翁為之父年甫弱冠即登
甲第選入中秘讀人間未見書即與纂脩地志之命
書成授官近侍擢貳大理繼二秋官殆其殁也又有
葬祭之恩年雖僅及艾然人世百年所不能得者而
皆有之於乎是固其世積家教之素學問持守之功
而亦遭遇其時歟同年登進士者三百五十人選讀
書中秘者二十一人公年最少發達最早仕不出其
鄉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登仕籍即蹈亨途未嘗

一日淹蹇而又推　恩上封其祖下廕其子而長子
者又以世業登天府名歷官二十有九年凡五轉官
階所至有聲而人無異議公之死可謂無憾矣年雖
不甚長而名之在天地間者則照照乎長不朽矣成化
十九年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在邑
校時見鄉人爲官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
長吏則卑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

為也歲甲子中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肯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多伺察百官陰事擿得分寸書片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輙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若在清吏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剌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焰爍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悖

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剌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偶以疾誤　朝參命錦衣衛捕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剌來矣爾自簡卒之彊忍者掄臣杖待君君至僅榜十又五骨見矣眾意君必死適有僚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苦容皆由事君得不死既而隨眾例得復職眾咸曰毛葛剌有此懲創改節矣及蒞職操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索侈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

其弊痛懲之豪右斂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遯往贛之安遠招集餘眾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擄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擄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紫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程鄉縣治君曰賊勢眾矣與其臨時

拒敵莫若先事制之乃命縣丞吏蔡集民壯并召旁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砂坑是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眾欲斬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眾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眾三千人陳山下賊眾我寡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冑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謝紫又明日直擣下寶龍輝眾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

繞出其後賊莫測遂殲潰前後擒斬乙千四百餘人
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
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斂於民又獲白金三千餘
兩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
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虜十七八道路無
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創平賊寇
爲己任俄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撻城中殘民
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
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

女以千百數日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
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自賊中
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
復生路矣君至嘆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
守將之責抑亦牧有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知縣王
麒者獨奮不顧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
禮等村君時在雷州即移文都指揮出兵拏賊彼畏
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抑督麒領民
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

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即命
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虜六十餘級其二
支聞風遁去自是君所部獨寧君以平賊方略來上
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　勑獎諭委以
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　勑至君益感激思
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
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二
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川指揮孫璧等官軍三
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

燄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
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
背而前瞰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遁入後山爾等明
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
合擊之賊可盡剿也約以鷄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
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
携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
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臨軍士有爭奪者
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追

之與右哨指揮門華遇力戰久之君命其往援其承命不赴華馬躓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呼曰毋駐毋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宜隨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衆多被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劍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官吏士民弔哭者相屬

事聞　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爲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其崇南大理府人正統丁卯貢士由胄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死於賊至是有司併以聞　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同知君死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

史濂曰初君死時或傳至京御言滁可以白金千兩克行畢始費貲委縣丞余文者從公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死而貧無以爲歸費以所餘金七百兩悉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邑長來聚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　國恩不幸死於賊因無餘蓄但余文所還官銀已付某家歸官府無所稽考而某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婦忽仆地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

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夏君來　親以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頗既死而英爽不昧猶如此而世之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譏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成化二年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仁始自曲阜遊學江西阻兵不歸而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幼孤好學甫弱冠爲長洲縣學生時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先德行學置

一籍名數本首者公名於籍公用是奮發益力於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鄱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設倉於水次以便收斂縣瀕彭蠡湖風雨波濤澎湃昔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蛟精遇者皇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絕尋以弟銘選尚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猺獞出沒無寧歲公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公親詣其地

民見公至驚走既而公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巡撫藁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征勦公所至招徠不事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取馘者公必力爭之全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請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殍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

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服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擄家屬十百里來投承將以求存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為賊所逼脅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衆心攜貳致引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開城門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亦聚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為瘞埋于城外以殺之流亡聞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即城東北關築土為城以居焉

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芋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畬禾猺首辛酉屯于游魚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桀驁甚也惟芋峒距城僅十里而公長尤黠驁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以遂呼其黨擐甲出迎惟公無騎從遣人遂復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而前公 延公從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所感皆泣下恨公來晚公長

曉奉卮酒為壽公飲之不疑衆舞賊舞約降渡送公
是夜四鼓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開門納
降者得數千人公長驅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曉
夕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為內應又招之不服公命以
備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下蒙浩率敢死士二百餘截
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一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
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
聞公存撫甚厚也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文綺
寶鈔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　璽書褒獎俾
仍守其地於是溪定侯大六鄧辛酉皆受公招撫處
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為我備地盜公部下有黎浩林
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為拳捷後死於賊公撫尸
慟哭親為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夷咸畏所至
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生祠祀之公聞母喪還守
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猺
獞聞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
浦來寇總督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
此高州孔憲副耶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之

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鈔尋陞左布政使莅
貴州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　勑許便宜
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
二十年公至適來為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
平邊徼無事公條革諸弊奏　請以貴州四衛之戍
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給與月糧
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來未有也其
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傔從平反冤獄諸
事皆足以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
知其為厚德君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
異議今　上初御位公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
任不在邊方日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　上不允
既而念公久勞於外陞工部右侍郎召還道滸河而
卒于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
三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　論曰吾夫子有言
嘗欲居九夷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解者謂夫子
特憤世爾豈真欲浮汎滄而居瘴癘之鄉耶孰意其
奠楹之後二千餘年而其闕孫乃真以其却朱兵臨

三都之衛而施之桂海鬼方之間耶公以神明之胄誦詩學禮乃其素業也況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為未學而不欲以施之齊衛之地而又退及於聲教漸被之遐外乎雖然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王者無戲言況聖人而虛言耶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者謂春秋之世所從事者獨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殺所以戡禍亂致太平者所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問遐邇所謂浮海居夷果誠有是言必果誠有是事特時無其事耳設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光不足道也安南顯達輩皆以經術著名求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而又況從事干戈以施之遐外之域乎哉尤其鮮也入國朝來孔氏子孫仕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以為聖門之光矣　朝廷以聖人之經術取人而得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千載已沒之志豈但光孔氏哉誠亦儒者之光也予與公同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為篤且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故為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日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焉有一人焉欲拙矣而實寓至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鄉井者　國初編入戶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矢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為皆誠心直道未嘗委曲遷就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予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昔宋周濂溪拙賦於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然惴然懼且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之以學拙先生而先生亦欣然曰稱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先生少無宦情隱然持拔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重之會舉為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次第一時子弟經其指教者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為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可稱者甚多而事師恤鄰二事尤為惠人所稱道鄉儒有黃東野者工於詩先生首紉師事之其人倪老貧且無子先生事之不啻所生日

供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幃幔器用無不備焉旣死斂葬殯瘞之具一一如禮又爲之服心喪者三年鄰人有徐姓者遭疫癘死者十餘口闔室出避其祖母老且病不能行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之顧先生朝夕其旁躬具饘粥食之至死又爲之斂殯云其平生所爲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爲能巧者所不屑爲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曰育字庭翠由進士起家爲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今陞郎中　朝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

君子曰先生非拙者也拙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也雖然取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爲其遲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十有九年矣世之巧者日益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成化二年

無逸子傳

無逸子者句容人凌其姓澄其名也字曰永澄先世以勤起家至無逸子五世矣千指同爨世守一勤至無逸子其勤益甚恒謂人曰我家之勤亦猶張氏之忍也彼以忍而相容我以勤而相勵茲其所以能久歟無逸子晝自旦至夕歲自春徂冬生自嬰至耄未嘗少逸愛之者曰子家衣食幸有餘貲且多子姓童僕胡自苦若是無逸子曰吾求逸爾未達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觀之天天未嘗一息停也故能成夫物觀之水水未嘗一息舍也故能底于海人何獨不然人特憒然於其中而不自覺耳盍觀嬰兒乎方見其出胞胎也旣而可襁負也又纔而可提步也俄而髫且齔矣突而角且弁矣天所以生生長長之者曷嘗怠乎彼其身不自覺也終日與之處者不之覺也久別而忽相覩者則驚且訝之矣由是而推之若動物若植物莫不皆然是孰使之然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天之於我未嘗一息怠我何可自暴自棄而苟安息惰以自逸哉彼遊方之外者曰大塊息我以死益知此矣人苟未至於結纓易簀之際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勉已以成德業也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吾之所以無逸我者蓋

求以息我也無逸而至於息我之境報天地以生成
我之恩還天地以生動我之機斯可以長逸矣吾之
所謂無逸者蓋如是世豈人人知我哉因以無逸子
自號人亦以無逸子稱之太史氏曰或有人傳無逸
子言至京師予聞之驚且惟焉曰兹豈今世人哉兹
豈今人言哉恨未之能一見也有一儒生謁予于所
居詢其姓名乃無逸子子衍也因質其平生告予以
乃父所以謂其無逸者亦皆平平日用之常無甚過
人者蓋自其幼而弱弱而壯而強而艾而耆今且老

矣爲子而奉其父母若伯叔父母爲弟若兄而友其
弟若兄若羣從兄弟與夫處族婣友朋故舊一皆無
悖德無違禮治家殖產樹藝字畜事事皆不廢時亦
不違時凡其所行皆與人同但人不能常而無逸子
則常常如是耳噫蓋近乎道而自然存諸心行諸身
施諸人者不詭異而有其常此無逸子所以合于聖
人中庸之道也歟是以傳之以表見于世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
臣黎季犛所弑季犛兆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奃
矯稱陳氏絕嗣奃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
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
老撾逃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
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
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
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
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其

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
僭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
儒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罪羣臣咸贊成之乃遣
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
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
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
伯陳旭爲右參將勑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又
游邁衛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

敎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横
海將軍僧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两京畿荆湖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
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
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贊
戎機刑部尚書黄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萬貲督
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俻祀事乙酉出師　上親
幸龍江禡祭將師陪位受服惟謹訖事駐蹕江滸誓
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
窮武毋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毁壞室廬雖一草一木
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勸且底于罰能等頓
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大
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
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
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
能總兵且降　勑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
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
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

建大勲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
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
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两殺其
主篡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
以逞殺國人如麻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
氏冒祖吏姓罪四既篡王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
敢拒逆罪六殺國王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
罪八殺土官擄掠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
官致其骸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
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
喪與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
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
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輙僞造金印帶
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事中國而欲
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
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毘陵巷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
僭稱國號僞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

遣陪臣賷以罪人充使罪進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揭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祈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 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福才入境弃望祀其國中山川聖諭于衆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絶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布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奧人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 朝廷伐罪吊民之意以招徠之王尚知坡壘以南山隘留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俗糧運戊申大軍次在溫縣己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閉二關

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縣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栅華關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誠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洮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樞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剳出拔困告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洮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洮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因按山立木爲栅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栅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圍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巨木以備賊衆聚屯守

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劭賚　勑至諭犛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命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准備王知此勑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

三帶州屯筒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晉驊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首舟筏為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門賊遏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

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巳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卒鼓譟之處虛作欲攻之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製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銑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

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　內府所製獅子皮冒馬象見獅形驚懼而顛又為銃箭所傷倒回奔亦衆遂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漲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縣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

以吊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誠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闍多邦破先巳焚其倉庫擄季犛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燬其城地餘黨依天建山因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黄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將王留交州鎮遏聞賊于黎澄聚舟黄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於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

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悶海口出磐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瞭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同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乙酉王與左副將軍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夾進從而登岸植木為柵

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來會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為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參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闘敗乘船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參將守鎮備禦黄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偕道兼進調柳昇發麟士官莫遂等分領戰艦由水路夾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艦以拒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昇等舟師來會

途中降者相繼詗知黎賊父子遁于乂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乂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潜竄草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莫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王黎蒼及其僞太子芮

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悉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
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
馬牛羊舟楫器械無算遣都督柳升等獻俘 闕下
露布以 聞先是王等受 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
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
賊於已卯年殺光泰王顒立其子顓而殺之遂篡其
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
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
以復古王疏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阯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
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
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渲關衛例設立
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以屬交阯以
相制馭是歲 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
弁 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
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其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
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推用賢能優禮耆老
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

盡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
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
班師入 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
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暨安遠伯
餘陞官增祿有差賜王鐵券玉帶金幣命子孫世襲
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
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
舊官先已降附既而遁于又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
阮帥陳希葛等謀反僭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

興慶年號 朝命黔國公充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
之久不能遏絕 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
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
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賊鹹子關
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黨
又安偈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月生擒簡定於吉
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艦送京師明年二月王
還朝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
稱重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帥等所廢

而立季擴定敗潛遠寵閩王班師復與陳季擴等同
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
次東關六月進兵賊閉王至以石塡神頭海口三十
丈立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揖賊
懼立堡當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
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
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
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
交州一城耳益新設州縣軍衛人多交人又外慕教

樂歡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
起相扇以動賊首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
復聚　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
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役叛彷彿王孫以復陳氏爲辭
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
成功王既涖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
因循玩愒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
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蒲花海險謂我師
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蒲羅海

口洋過蒲花海口　　　賊棄堡而遁至茶偈江
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花口
城賊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
十以爲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
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
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
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個伏堀浦山澗賊徒散遁暹蠻
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捫山徑
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

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
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
明年班師還京復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
虜設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
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鎭交阯
又有平陳月湖之功十五年　上以王久勞於外
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歿於王事至是三十有七
年矣嗣子　太子大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閣者
福任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

弟之子因參以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　敕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毅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為此錄云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綱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光昌 [illegible]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一

大學士諡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題跋

題文公先生手迹後

文公先生平生著述與六經並行於世天下家有而人誦之若其字畫之傳世者多見於刻本其眞蹟蓋鮮有焉天台王廷儀氏出其所藏先生與趙子蒙手書見示噫某也髫而誦先生之言今髮將種種矣始獲見其手澤之遺於其易簀二百七十九年之後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昔人有得名人法帖者或欲得之雖斷頭不易彼徒以其字畫之工也尚寶重之若此矧大賢君子道德之餘澤哉則其所以寶重而愛惜之者宜何如也

題藍關圖後

世傳韓文公姪孫湘有異術公命之作詩見志湘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試驗之湘倏忽間出異花一朶上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初不曉其所謂後公坐言佛骨事左遷潮州

刺史道次藍關值雪忽見湘至公始悟向之詩意遂足成篇好事者因而繪爲藍關圖今封給事中吳與張先生得之寄來京師示其子給事中靖之靖之間屬予題跋公從子老成生子二曰湘曰滂湘登進士第爲大理丞滂未仕而死初公南謫時湘年二十七滂年十九皆從公以行觀公宿曾口示湘詩及在袁州作滂墓志可見而此詩末句所謂遠來者益公既行而湘始追及于此而深有意之言亦不過感歎之意焉耳竊意或者因是言又見世之所傳仙人有韓湘子者遂附會而爲此說歟抑豈異教者陰欲破公正論而故爲此以張大其事如學佛者因公拜大顛像歟況公之貶在憲宗元和己亥又四年爲穆宗長慶癸卯湘始登第豈湘既學仙而又出仕歟其事特出於小說家史傳不載及注公詩者皆不之取其有無蓋不可知也然觀此圖得以見古人當間關流離之際而剛大正直之氣不少沮而爲其子姪者又皆能奔走周旋無異乎時如此然則作此者非獨精於繪事且能因古人之言而得其貌又能使觀者因貌

而得古人之心良可加重先輩謂公體貌豐肥此圖得之誠非苟作也雖然詩爲有聲畫畫爲無聲詩詩與畫等耳昔公以詩示其姪孫今先生以畫示其子一以明己之意一以起子之志皆有深意也靖之其尚因而興起以求文公之意於數百載之上庶幾稱乃尊示以此圖之意 天順六年

跋安成彭氏所藏盧溪手迹卷

宋三百年廬陵士以文章名世者三人六一居士後有雲龍劉氏盧溪王氏皆安成人也周益公謂雲龍生雖少後六一不害爲韓門籍湜劉静春直謂盧陵有六一後惟盧溪可繼味二子言則王儁於劉可見已予尚友古人每誦盧溪先生送胡邦衡詩剛大之氣溢於言外深以不得見其全集爲恨及登進士第與安城彭彥實同官翰林而又辱交其兄祠部郎彥來暇日出其家先世所藏盧溪十帖見示嗚呼昔也誦其言矣今也乃親覩其手迹之真何也凡其出處大節今也乃俾得其家庭姻戚間丁寧告戒之微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方先生謫辰州年已七十矣以年老

處山窮水絕荒涼寂寞之濱而其帖中乃云我窮此
春然無毫髮可慮之事又云若以爲老是以衆人牿
我我殊未也噫既不知其所處之非吾土又不自知
其年數之不足古人謂老當益壯窮且益堅者先生
蓋有之矣由是觀之則先生非但其文章後世能繼
六一而於聖賢慎獨之學自强不息之誠蓋亦有得焉

跋古賢像後

羊城黃氏子英越度嶺而北浮章江下大江浮淮泗
經齊魯之域直抵京師又東北至遼海之地所至見

先代名賢遺像輒求善工模寫之積久得若干幅徧
干當世縉紳大夫爲之贊裝潢爲一巨帙求淳安商
閣老先生序之間特過予求跋數語惟此諸賢或生
於漢或生於唐或生於宋相去或七八百年或三四
百年或百有餘年或七八十年亦或有同時而不相
值者今乃於一日之間繙閱之頃而諸賢之威儀容
貌儼然聚於目前而其言論風旨皆可髣髴而見之
噫一何快哉或曰所得之像未必皆真模寫之工率
非名筆且其間人品不同而趨向各異以爲玩好耶

則物非奇古以爲法則耶則人非倫類豈能移於外而
遂忘其內耶予曰不然世之人各有所嗜好有嗜勢
利者有嗜聲色者有嗜馳驟伎藝者有嗜虛幻怪誕
者生之所嗜乃不在彼而在此其志亦可尚也哉昔
人有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
殆近於是乎

跋江山雪霽圖

予友顧光祿廷瑞一日出古畫一幅示予題曰輞川
圖乃其宗人宗仁氏所藏者陳太史緝熙目之以江

山雪霽圖按輞川乃唐王維別野圖維所作也新唐
書稱其景有所謂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
沜辛夷塢之類予嘗見李伯時所臨本每景皆有詩
題其上史所謂裴迪賦詩相酬爲樂者也今是圖於
所謂數者之景皆無之亦無所謂詩者其位置布列
固非維所作亦非伯時所臨無疑矣然其間有如所
謂淺山磷磷亂石磊磊山石硗碻車碌碌山勢盤紆
隨澗谷側敧傾倚如欲覆者又有所謂樹老石硬山
路廻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向背各有態遂分

毫皆可辨者要之亦一代名筆決非尋常模倣者所能為必求其人以實之而強以附古人之名家者則大不可嗚呼天下事豈但書不可哉豈但畫不可哉

題謝氏先人手書

潮陽謝景祥氏以太學上舍生謁吏部選居京師一日過予涕泣言曰某之先君留心古文辭每篇章出鄉人輙傳誦之不幸年僅四十二而卒時某甫七歲遺文散逸弗及收輯而鄉先輩知先君者亦相繼淪没未有為之發揮者以故名不遂傳今所存者僅十

數篇其用是深自悲懼恐其愈久而愈忘以失之也近來京師偶得先君手書一篇乃鄉先生某所作以贈先君之文也敬命工裝潢成軸寘諸座右庶幾先人手澤常目見之不須臾忘也吾子官翰林以文學名敢希一言題于左方嗟乎天地間萬形俱有弊能久而不弊者言與書耳言為心之聲書為心之畫古之大賢君子所以名世垂後者莫不假是以傳其人不可得而見矣于百世之下誦其言觀其書往往得其為人豈非其精神心術之寓于是歟今觀謝氏之

先人其心畫之莊重勁正如是意其為人亦必稱之展觀之際令人起敬矧為其子若孫者乎吾知景祥氏朝夕瞻視恒如其先君子之正容肅坐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一出言一舉步而不敢有違於理也必矣後之為謝氏子若孫者尚知所愛敬哉 天順七年

跋萬里一歸人卷

右五言律詩一首七言絕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送頊之戎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以繭紙卷以萬里一歸人為名蓋摘其詩中之

句而是句則又刪唐王右丞送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見孝之一念無間華夷矣蘇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永樂中隨出海將軍備倭海上遇賊于萬全我軍敗績遂為所俘同時被執者皆死刃下獨秉常以母老辭得脫間關海東諸夷達日本投其國僧惠蔵為師祝髮為浮屠秉閒言及母在彼僧惻然憐之白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此云予於是不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

也夫倭虜至爲不道日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母老之言即爲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之心以華夷而間哉彼秉常果如其志養其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秉常亦已七袠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書此於其卷末使博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備太平 御覽之一也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右書二幅計百二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楊文貞公之心

畫也公以清德雅量爲一時名臣尚文古學爲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作議論藏在 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蓋公不輕以予人其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大子洗馬西昌羅明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璟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之俟其冠授之賓祝以酬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以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爲的爾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爲時所仰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

璟也古之名儒以吸喻炎發爲世所宗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者二人以爲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一以文學名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兼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蓋自近賴公遭逢 聖明荷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蓋有二公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即古人以爲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

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哉吁爲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于廣平公則爲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其念之哉

書百牛圖後

獸有百而畜於家者六牲牛最有功於世於農用以耕於祀用以牲於宴用以享於器與室之成用以釁於戎於吹於較運用以駕道其斃也其革用以甲以胄以履以帶以杵以鼓以貫編以箙籥以包干戈以緣席傅以鞍若鞶爲其角而凝之以爲膠其用而

敗者以醫其筋若骨若角若蹄則用以弓以鞝若脊導其他雜器用之者甚衆下至矢鏃之遺亦用以滋五穀無一棄焉者嗚呼牛之有功於世也其大且多如此非但家畜之不如而百獸亦無與之有者豈但獸哉人之生也無益於時存也無用於後尚亦有愧之哉好事者繪為百牛圖狀牛之形與其牧及其水草牧放之處齕飲臥觸卧起搔鳴奔鬪游行之趣亦且千百狀可謂曲盡其情態者矣其意亦猶昔人以耕桑為圖欲世之高閎富貴之上居於清幽安樂之

地觀於此其有以知稼穡之艱難也歟雖然耕而稼穡牛之一事也抑孰知牛之功之大且多如此哉中貴徐君以此圖求予跋一言予故述牛之功有益於世也如此而又系之以詩

詩曰

我本農家子童年每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横竹老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觸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類既以駕犁耙又用轉車轂為我運百貨為我生百穀論功罔莫此論苦亦良酷云胡世上人甘心肆口腹恬然食其分何忍食其肉水陸珍萬品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觳觫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予友潘君克寬所藏者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裝潢為冊暇日以示予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王以

海內寖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其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藉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謂其為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之以學士為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為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

自延其府僚而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合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丹青者爲贊頌互相標榜其意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公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爲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識微之君子猶以爲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

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所謂十八學士者其遺像雖人人殊然其環偉豪邁之氣溢於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貞宗爲王時其門下所養皆將相器而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家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而唐幾於亡一圖雖小所係實大予爲之慨然書以歸之成化十九年

跋虞山圖

錢侍御承德奉　命往兩廣理邊儲臨行出虞山圖見示且曰此先世所藏鄉先輩王均章所畫者既失而復得之蓋吾家百年前舊物也敢乞先生一言以識之予謂之曰古人繪畫之作所以模寫景像必其物世所有或有之而不常見不然則是其物可觀可玩而不可以携取者又不然則去其地而思其物有不可以再致故爲之筆墨丹青假其似以存其真君家海虞爲邑中舊族自祖父以來長子老孫出入起

居恒與山俱衆目即見其林壑而步履周旋不在其顛即在其趾有事出境跡自里外回首望之猶隱隱然見之於林木烟靄之間況有其真又烏用其似爲哉雖然虞山橫亘海虞邑中何止數十里居民環其趾而居之向其勢而何之者何止數千家有此山以來有天地開闢至今何止數千萬年元人王均章者始爲此圖偶以適其意耳非有意於傳世也而適落君家邑中人士非止一家而君家獨得之得之不久而失之失之不久而復歸焉造物者亦或有意歟吾

聞錢氏世居邑中之昆湖其先世衣冠體魄之藏皆在茲山中意者其冲和清淑之氣皆於此聚止而有以養其先世之留骨其子若孫鍾其氣以生者往往蕃衍而多貲麗厚而長年秀美而有文宦實之中或陰有以相之者故使斯人爲斯圖付諸其家世藏之以爲符驗若世之置田産者必有質劑然此又理之或然者也書以歸之俾持歸以質諸乃尊未齋翁及其季父方伯公以爲何如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蓋嘗觀夫近郊之木矣出於土也僅數尺者可以掇或可以把極大而至於可以拱則固已掄於人列於肆登於匠氏之門隨其材質而成就之無所遺有弗中焉則揉曲以爲直束小以成大非甚朽腐破折不之棄其種之良質之堅與否不暇討也若夫深山大谷之中材之生非不魁然大也脩長且直也矧其種良質堅文密緻而臭馨香全用之可棟可梁折而用之可車可舟凡宮室器具之用若大若小用之無不宜焉者然而僻在萬山之中地險巇而水湍駛雖有可用之材卒莫有致焉一致之非積以歲月不可得也及其至也又往往有後時之嘆士之生遐方出而仕也何以異此吾友沙文遠使其生畿甸之間吳楚淮汴之域出其所有之一二以用於時固已登膴仕而著美稱也久矣然而奔走名利之途年踰强仕而此志竟弗克遂是豈其才力學問之罪哉地也世之論人之出處者輒曰時時固然矣然彼之所以乘其時而我之所以違其時而不偶者得非以其地哉方

其時之需才才之見售於時時之所急用人之所爭趨而我方漠然於窮荒寂寞之濱閴閴知也及其知而至然時已後矣遐方之士其艱於進取也往往如是雖然在我者雖有艱進之嘆而亦免夫倖進之譏吾之材誠中宮室器具之用矣用之則必有實效不用亦足以全吾之天其視彼之苟且以備用假合以爲資亦既有間矣乎文遠將卒業南雍予惜其有才而滯於用作木說以解之於乎豈獨文遠也哉

說舟贈林宗敬

景泰甲戌五年於宗敬偕子就禮部試于序在選列而宗敬得校官辭不就夫又三年是爲天順元年宗敬復就試禮部又得校官不就買舟將爲歸計于適得告與古岡蔣希舜送之都門之外指其所艤之舟而告之曰若知舟之爲器乎始之欲作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鐵於冶煉灰以縻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不責其成於工師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闕與夫艎艑維纜篙楫

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爲全舟乎曰不可也用備矣而或艤之非其地所由者乃斷港絕潢其可以達江河乎曰不可也艤得其地矣然或衆舟併焉而互繫以相軋其可以行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艤也得其地其行也無所礙若可以達河入海矣然而風不順焉則亦不可行矣士之爲學何以異諸此乎方其在學校也固嘗慱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今之變印正之以明師積累之以歲月其製作也惟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澁訛以待問也惟恐一

理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既由其道其用也又適其時若可以得志矣及其舉試有司也則有利焉有不利焉其利也固若舟之遇風一日千里直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行者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學之尤也雖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吾材之不良制之不合度器用之不素具艤之非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其能行乎哉舟譬則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有風而無舟將何以行之

哉然世固有駕敝舟緣敗航遇順風而僥倖以達岸者矣然不可常也卒然遇魚龍之出沒風波之洶湧吾知其倉惶而歸無全舟矣甚者或至於覆溺焉幸烏可常哉嗟乎人患無舟也風之不順非所患之也患無學也時之未利非所患也吾之舟備矣器用足矣惟不遇順風則已矣苟待之以歲月之久而不輕試焉豈終無一日順乎使一日得借風濤之便張飽帆於長江大河之中鼓枻而歌掀柁以行縱其所如無不如意矣士之積學以待時也何以異諸此乎然

此就一舟而言非所以論衆舟也舟之聚也稍異其形則其所從來也必異其地有來自浙者來自江者來有廣吉者有鄞越來者有之有荆襄來者有之其遠者或自川蜀來焉所來非一地而作者非一人其創也未必同一時其發也未必同一日其爲形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其載也有人有物所載之物或多或寡而物之值或貴或賤其間爲有不同而期必至於此也則同然其行也或遲或疾或先或後有先發而後至者焉有後發而先至者焉有一路順風直抵乎此者也有初發即阻而後無不如意者也亦有或行或阻有復行而復阻不知凡幾而後達此者也或有發之日同其至也不同或有發之日不同而其至也則同有先發旬月之間或一時之久或至於朞年而後發者乃先焉由是觀之行止遲速皆天也非人所能也達之先者不足喜達之後者不足悲術吾有舟而又得操之之要今雖未達安知終不達乎彼雖先達安知吾不及乎抑過之未可知也惟無其舟或有舟而無其具有其具而不能操則終焉而已

矣雖然此特舟之小者非其大也特可行之江河也非所以施之於海也舟之大者長至於百尺大可以千斛檣如竟天之虹篷帆若垂天之鵬翼上可以建五丈旗中可以容萬斛粟其爲器也大其爲用也廣如欲作之也非得瑰拱大盈之材參天合抱之木付之以公輸子之手假之以數十年之久不足以成之也其成也有非尋常舟師所能操焉苟小試於江湖之間則非矣必待大排山倒海之風吞天沃日之濤然後從容乎渤澥之中出沒乎滄溟之表以收萬全之功以享無窮之利回視舟楫之在江河間其不啻泛一芥於坳堂之上也風之或順或逆行之或遲或速皆不足以動吾心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士之學也誠以聖人之道爲準的期必至焉不易其至不已其功不狃於近利不貪其近效則吾之所造也深所成也大所以出而應世也無適而不可矣功名利祿得喪遲速夫何足以介吾意哉宗敬積學有素其文又足以中有司尺度然累試輒弗偶焉予恐其自沮也而以功名利祿動其心故說舟以贈用以釋

其不平凡進之於道云

卞和三獻玉說

卞和三獻玉或疑之曰吾石果玉也一獻不售斂而藏之以待識者或自斵而用焉可也奚必至於再以取辱哉使三獻復不售而三刖焉吾恐無全軀矣以其外殘其內知者固若是耶予曰噫是吾所以見卞和之知者也古人所謂知者知之弗去是也使知之矣而去之是未足言知矣必知之眞守之固斯可言知焉和也惟眞知石之爲玉故再獻再刖而不悔使

其知不眞則或人厲聲色以臨之方將疾走之不暇況千乘之君加以刑乎惟其知之眞守之固故是玉也不終爲石不終在野而終入於君王之側若輕九鼎價重連城而千萬世傳之以爲受命之璽使和也雖知之而不能守之則是玉也一石而已矣或小用之則是玉也一器而已矣千萬世之後烏知所謂秦璽烏知所謂卞和嗚呼古人於外物守而弗去且如此況吾身乎

字說

陳惟學字說

古人之學與今異而其得祿也亦然三代以前士之仕也不出其鄉凡其平居行已踐言皆所謂學也非若後世焉必呻佔畢考訓詁操觚以飾辭染翰以爲文然後謂之學也其仕也亦皆身脩於家譽彰於友名聞於上下然後束帛玆聘賓禮攸與爵祿有不求而自至者固不待夫挾牒以求進舉進以就試奔走道途積歷歲月而後得之如今世然金華陳祿氏其初冠時貧字之曰惟學蓋有取乎魯論學也祿在其

中之義嗟乎生今之世乃欲脩古之學坐以待今之祿豈非左哉雖然今之求祿也雖若與古異而其爲學也則異而實何焉今夫習進士業者其言脩身非不曰誠意正心也其言講學非不曰格物致知也其言處事非不曰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其言明倫非不曰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顧其踐履之間異於操筆脩爲之際矣於立言於是乎始大異而不同誠使今之爲士者皆學古人之學以希今世之祿夫何不可之有顧弗能皆然爾惟學

以字呼交游閭又矣而未有爲之發揮其義者一日其友何克恭求予言以爲名字説予惟學宦家子也大父儀厚任山東憲幕先府君鎭嘗爲京都治中惟學亦嘗有志於繼世祿而未遂也故因以名之惟學其尚顧名思義勵志向學本古道而濟以時宜存古人待聘之心循今人入仕之路則爵祿之來有日矣於是乎序以俟

林弁宗敬字説

禮曰皮弁祭恭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道

至微者物人而敬道必爲足矣必假物以示其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深矣哉是故揖拳曲跽皆足以朝必爲琚瑀珩璜之制致誠盡愼皆足以祭必爲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爲衰麻袒免之飾豈固爲是繁飾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故也卿貢進士林弁既冠而賓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敬致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曾識之友人甘均鳳所時猶童丱也已若乇成人于心奇之歲庚午與卿貢見宗敬名舉然於

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然爾明年歸自京師再膺薦則已嶄然出頭角容止端飭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爲之快息者移時嗟乎若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外者如其名直乎內者如其字如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愼旃哉則聖賢地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

不然其惟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者之羞

李時芳孟春名字説

天下之理一也而其所以爲理者其名目義類萬有不同人之始生也於萬理之中而摘取其一言以爲巳名及其冠也又擇其義之近似於吾名者以爲之字噫取一二於千萬之中認以爲巳有顧乃茫然不知其名義之所以然可不可乎此近世名字之説所以作也羊城李碩夫之冢子曰時芳既冠而賓字之以孟春其舅氏林宗敬徵予爲之説予惟人之生也

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強而老亦猶天時之運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也人之一生其事業皆基于幼少之日亦猶物華之敷必在於春陽之時傳曰春者開闢之端養生之始蓋萬物於是乎發生以甲以折以華以舒以夭以包以頎以孚而蒔且郁夫然後夏而盛也秋而成也冬而實以固也何者不本於春哉人之有生何獨不然故禮謂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六十七十則謂之耆與老焉十年一變皆有所事而所學者乃在幼稚之時蓋學不可不豫也要必養其心以義理飾其躬以禮節陶其情以詩樂端其志以經術博其習以藝文使之有其德有其言有其容而又有其服內外昭融文質相稱郁乎燦然如春陽和煦之時而草木之英華芬敷穠麗也夫然後壯則見諸行老則收其功而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時芳年少而質美勉勉循循以爲他日受用之資此其時也其尚顧名思義及時奮發俛焉日有孳孳非得則弗止也則夫壯之所行老之所傳皆基乎此時矣予因宗敬請謹以學之一言爲時芳勉勉之勉之非但以無愧其名與字而天下之萬理皆可由是而得之矣

蔡國珍字說

物之可貴重者謂之珍珍而繫之以國則其所貴重有非一身一家所得專者矣寶安蔡氏子名珍而字以國珍厥父君寶所以期待之者至矣國珍得是名與字夙夜祇慄奉以周旋如執圭如拱璧如握徑寸之珠錯承蓋襲之惟謹不肯輕出以示人俛而因其質而追琢之切磋之磨礱之雕鏤之緣飾之者甚周且緻溫然而津液滋煥然而文采章瑟然而聲韻清沖然而規制備固已成器而可以適於用亦嘗效楚人之獻而未獲連城之價今年春爲有司勸駕進之于 天子之庭舉試于奉天門玉堂校文優其等將有之磚礫之中以大成其才而大用之也未行天官卿又請試而用之國珍得樂以文學夫以貴重華美之器而置之詩書禮樂之區雖若小用之而其所也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來爲申其名與字之義以爲終身訓俾不云乎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所謂珍者

非世所謂荆珍也魯寶也昌城之璞也西城之圓龍方虎也亦非所謂夜光明月與白洞光三棘六異九品之奇也其惟吾身之所固有者乎是珍也匪金玉而金玉匪珠貝而珠貝得之天而具於人身有之則明德内炳家有之則厚德外潤國有之則　朝廷以重府庫以充宗廟以華四表以光是則儒者之珍也藏之方寸之間列於几席之上其氣上徹而旁達無尚弗格無遠弗爰無幽弗屆無深弗入必如是然後足以當國珍之稱國珍其尚遵父師之訓顧名字之義反求諸身心益自敬謹而思有以為天下國家之所貴重也哉

蔣晃敬之字辭有序

清湘蔣晃予故人河西縣令希玉之子也年十五領廣右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學與其兄昇以故人子來見求幾又介其父執陳郡博先生執贄求從予學為古文辭又明年昇為之加布於其首旅邸草草雖弗能成賓備禮然名必有字字必有辭不可缺也晃廷來拜予求字乃命之曰敬之又為之補其祝辭

於予予老矣而晃年方艾予不日歸老於山窮水絶之處不能旦夕常相教益也晃乎聞人呼汝之字恒如聞予之聲出於心而宜於口誦乎此辭恒如予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之前也聖賢事業基於敬之一言其尚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也哉　辭曰

人之有身首為之元身之有章冠為其尊戴冠在首法天之象冠中有冕人君所尚其上有延前後有旒文而得中孔子從周居衆體上人所且瞻惟敬斯尊惟敬斯嚴内存外形儼望而畏一弗敬焉則戾乎是名爾以晃式克似之父命斯在烏乎弗思既冒冕名當實冕德冠雖非冕視冕為則首容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以行念念斯在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斯言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韓儉克愼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時文亦廣貢來　京師儉謂徽曰某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揮其義者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

一言以為終身佩服敢煩吾子達之徽以為一言乎惟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就一事而言非所以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言易其字曰克慎而又為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之間然後德備于己而光輝著乎外焉况衆人無聖人萬分一而可以不儉乎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噫儉之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慎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儉也其尚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為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蔽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慎為心如傳所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因其名與字而反求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慎儉德以懷永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慎之慎之念念在此而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慎厥身脩思永如皐陶所以告大舜者亦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德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而乃自暴自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是乎為韓儉字說

馮顥子克字說

吾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顥予長女子壻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以為進士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顥名而未字盍字之予字曰子克復請申其義按字訓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乘形氣而言顥則似專以氣言焉

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者也人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克之而已矣克得盡時則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然則所謂克者夫豈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有其漸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則充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而顥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顥之一言至於有宋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

字以人而重也今顥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爲已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宜何如哉盍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爲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克之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學者入道之要也克之之道莫先乎此顥其勉之哉勿徒誦曰此大賢事非我所能爲嗟乎旣受其名焉可不任其實哉

王文謨字說

昔者史臣紀聖世君臣之功德以示天下後世也於堯舜曰典典常也於禹皐陶曰謨謨謀也所謂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行以備二典之所未備其間義理精深言辭簡奧是誠萬世之訏謨天下之至文者也鄉友王謨字曰文謨謨而又加以文其義蓋取諸此云文謨旣冠而字踰十年於茲矣今年會試來京師問過予請白其名與字之義且曰古人謂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爲罔況名字之切於身心又非衣服在躬之比苟不知其義其爲罔也孰甚焉願惠以一言發其蒙昧庶幾聞人之呼之也且應之而心無疑幸莫大焉予曰子知乃翁所以命子以斯名之意乎其所以期望於子也遠矣大矣夫人有子則必教之以習夫六藝之文而則之以立夫古人之事業古人之事業孰有大於禹皐陶者乎所佐之君則堯與舜所成之治功則時雍而咸寧後世之人臣有能彷彿其萬一者乎觀其推允迪謨明之義而至於邇可遠也廣知人安民之旨而至於哲而惠也衍九德之用而至於五辰順而庶績凝也五典之敘五禮之秩德而命之罪而討之人也而係之天天聰明自我民天明威自我民天也而歸之人都俞吁咈心心相契何如何言言相孚味其言玩其氣象宛然如在一時同一堂親見其人親聆其語也夫是謂天下之至文夫是謂萬世之訏謨乃翁命子以謨而或又加以文而字之是蓋以禹皐陶之事業而期之於子也子可不知所自勉哉勿謂聖凡異稟而古今異時非今我所能爲也蓋可雖天而爲之則在乎人時雖今而古人之事亦非不可爲也若然則天在我而古在今矣

聖賢豈終不可企及哉勉之勉之無忝君名與字則無忝乎所生矣文謨再拜 敬受教於是書為說以貽之

雜著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自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口嘖此貪泉也愼勿汲之予聞之命舟艤焉嘆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歃則懷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貨之多愚以兩手攫而懷之信有之乎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俄而自念曰濟水可以療疾菊泉可以延壽遂之使聞能使人多髮晉之婼石泉可以愈瘡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操焉豈不為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卧諸船窗之下恍惚之間若有謂者曰僕石門之神也受汚辱之名數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為表白者幸子之來為我一洗之而子之所見無異庸眾人乎將何望焉請為言之若謂泉之果能貪人也吏於茲土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水者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數計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以行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總其歲之久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憩焉或不憩焉其憩也或飲焉或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不誠不知者其心能當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飲者仰動其心耶不然則泉之貪人亦有所擇耶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案曉者豈皆宦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冤哉彼其以廉以清名者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在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鎮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孰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宦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彼水漸也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面水類也口水漱也髮水沐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不能使之貪一秋毫者仰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速哉豈彼

實頑不靈而吾獨靈焉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清而味洌最宜於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千載之誣豈不有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貪者人心陷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爲吏所獲將寘於法則方自解曰非某敢爲盜也

吾心之井泉使然也則爲廷尉者將信之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方所無而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賊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懦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屹中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恥者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蹈嶺關泛湞溪則其心與昔所非者合爲一矣人見其然因以

是日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爲貪人所飲亦猶冉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明年三月望日書

書貪泉對後

嗚呼貪人眞可畏哉飲於泉而泉汚世因以惡名加之則夫官同僚任同事居同室者豈不爲所汚哉然人知以惡名加諸彼而反遺乎此何哉

鏡喻送李景脩

景脩爲令于江山將行過予願豐軒告別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累而未能締交子最久宜相厚何以教我時予座隅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脩曰何謂也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妍媸者應之以

媸其妍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妍媸之非有心於妍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直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于曲直之也本媸也而欲吾應之以妍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直不可得也始以媸來繼而易之以妍吾亦遂其妍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至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固焉斯照皆焉吾弗

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爲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體之之全體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在我者無其體固無以應物矣有其體矣而所以拂拭濯磨之功須臾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顯乎其前而不之見矣況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必先乎明其明德也鄒景脩再拜曰敬受

教子曰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阽危之地所以懸之者無壁掛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予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本乎持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夷狄無所如而不可矣一邑令云乎哉吾子其勉之

考隸送張正夫

字有五體曰篆曰八分曰隸曰行曰草古所謂八分即今之隸古之隸即今之所謂楷世俗傳外襲僞往

往反稱之其來久矣字學之興有若頡始三代以前率用古文至周宣王始有大篆秦始爲小篆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始令隸人佐書謂之隸字漢初王次仲又爲八分其法在篆隸間自秦漢以後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載文章所紀皆謂楷爲隸未嘗易也至宋歐陽子集古錄凡漢刻皆自爲隸世人見漢隸別異於鍾王遂謂八分爲隸相承至今世之通儒學士因之有不暇考者多矣間爲士大夫言之或爲所嗤因考秦漢以來儒先之言次第如左以證之按

漢崔瑗草書體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亦簡略成公綏隸體曰蠢篆既繁草書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庾肩吾曰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亦曰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書亦典籍字有五體有古文大小篆八分隸書而不及楷任分言五體有篆八分真行草而不及隸郭忠恕亦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其言八分與隸先後雖異然亦只言隸而遺楷焉由是以觀則隸爲楷書而八分爲隸無疑矣延平張端正夫甫留心古學者也今年以薦來自八閩過予因論字學偶及於斯正夫曰襲其道盱江拜程奉常先生南雲其言亦若吾子也忻然領會于吾其真用心於古而有得焉非徒然者也於其行作考隸一篇以送之 天順一年

事宜

兩廣用兵事宜

伏以 朝廷以兩廣賊勢已極議調官軍萬人制諭總兵官討之夫調軍止於萬人以言殺賊則不爲多

以言供餽則不爲少况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顏總兵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凡事易於措辦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不幸而繼其後非盡反其所爲決不能成功也爲主帥者必廉以持已仁以存心信以待人嚴以立威然後僕勇敢以作士氣通下情以收羣策則賊平可期矣雖然此主將之事也愚無䆁論所有短見數事條列于左容或俾行軍之萬一焉

一今日兩廣用兵之策大要有二焉曰逐曰困而已非謂不必攻與戰也所以攻與戰者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逆料遙度也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當困之逐之使其歸巢穴困之使不得出沒則賊坐斃矣何也蓋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所依歸者爲之驅脅於是爲賊耳使廣西之徑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行驅逐之策也兵貴神速廣西之賊非

所不欲一鼓而直抵其巢穴禽獮而草薙之但山嶺崎嶇蹊徑狹窄雖有百萬官兵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行坐困之策也

一所謂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賊所殘破者六府其地方相去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迴避所以不能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數路然後處處相遭彼來迎戰則與之戰彼不敢戰只得歸其巢穴耳所以逐之又當分為四路皆會於潯州

其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開建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直抵潯州其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由間道經岑溪等縣界會于潯州其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由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後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亦會于潯州其一路自廣州之連州經賀縣出平樂縣亦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剿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恐所擬四路亦約其大畧而已若分兵或多或少遇賊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處置

一所謂困之之策蓋廣西猺寇如柳慶等府脩仁荔浦等縣處處有之惟潯州大藤峽為大大者既困則小者不足平矣蓋大藤峽前臨河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其中皆是高山峻嶺只是刀種火耕蓄積有限惟恐劫掠為生況其所種之田盡在山外大軍一至四面分守據其要害截其出路彼不得擄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則自斃矣其餘能山栗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

一向時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預將禾米收藏山穴所以官軍不能久困之今大軍之行必須以今年七月至潯州會廣西總兵等官相地安營分兵亟出蹂躪其青苗使其今年無收如此則彼不虞我師之至出其不意則氣奪矣然後次第脩葺營壘以為久困之計不然仍循舊例必霜降然後進兵則今年為徒行矣

一屯軍為久守之計宜調梧州藤縣等縣潯州挂平

等縣民丁免其擺差俾其屯耕山下賊田時出官軍爲之防護

一今之賊徒所以倍蓰於前日者其禍起於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以爲已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伥伥一身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及奔則棄之以遺官兵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誘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俱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矣大軍既至其眞爲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甘言秘計誘而出之殺以爲功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與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爲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爲戒俟至而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或給以印信票帖務照其榜文須明白痛切明言前人之失決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於軍前指天發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迹若能翻然改過從善亦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若其人不係賊所逼脅公然乘機自行劫殺者不在招撫之限

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蓋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於賊也蓋總兵內官帶大旗牌等官及試驗報效等項名色此輩善良者少兇惡者多其中未必皆是總帥等官親昵故舊多由囑托買求志在貪功利已非眞欲圖補報也其在營中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劫制官吏居城郭則專利入鄉村則擾民當矢石則在後報功大則爭前所以使將領不和軍士離心人民失所皆此輩爲之也達軍雖曰獷猛然性頗質朴所以誘引使之爲非皆此輩也今旗牌等官宜於見調軍官中選用其餘跟隨之人雖總兵官亦不許過二三十人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爲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隨征官軍一例差遣

一管軍頭目所以不能鈐制下人者非但號令不明亦將以賴其用不免曲爲之地也宜特差廉幹御史或給事中一二員不與軍事不入營哨不通行移專奉　勑書隨軍所在糾察凡一應官軍敢有虐害居民妄殺無辜欺淩官吏奪人財物姦人子女者即便指實奏　聞區處縱有軍功亦不收敘如此則官軍知警居民有所恃賴

以夷攻夷策之上者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大小數十自來皆服調用近年以來總戎者處置

多失其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　勑獎勞之俾其加倍起兵躬領赴軍前聽調許以成功之日重加陞賞給以　誥命封贈其父母妻室

一所調各處土官旣至加厚徧賞俾其親立領狀各認地方從所經便行抵賊巢所得賊之財物盡數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其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爲戰勇氣百倍矣

一廣西地方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爲難得但私貨者多遂不甚貴宜嚴鹽禁不許於土官衙門發賣則土人以鹽爲貴然後用之以爲賞勞士兵之資立爲則例獲一功者賞鹽若干

一總帥所至宜延其父老及致事聽選等官家居者舉人監生依親者訪問賊情地勢俾其各陳所見裁擇行之如有願隨征者聽

一官吏軍民人等有父母妻子被賊殺害有欲報讎許赴所司報名編成牌甲名爲義兵隨軍調遣

一賊所以取勝而我軍所以畏之者以毒矢耳宜令

各處訪求善爲解藥者多方製合給散各隊專委一人掌管

一官軍所至之處如有商販之人隨行貨賣酒肉等物宜嚴禁官軍人等不許強買豪奪則軍中食物不缺不致生疾

廣東備禦猺寇事宜

兩廣同爲嶺南地其地勢土俗大段不同廣西山嶺崎嶇林箐深阻其中皆猺獞窟穴編民錯居其間廣東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與之犬牙相入雷州惟

遂溪縣廣州府惟連州與之相附近其餘皆瀕大海地勢平易無有山林險阻自洪武永樂以來　朝廷惟命總兵官鎮守廣西而廣東一方惟以備海洋倭寇為急未聞有猺寇侵犯也自廣西總兵官山雲物故之後繼以安遠侯柳溥又繼以田真自是以來為總帥者逗留沮遂類以忠厚存心不復有出兵嚴毅之風自此賊勢漸熾然亦只為廣西患也而未及於廣東景泰改元廣東反賊黃蕭養作亂調廣西狼兵剿殺自此以來猺獞始習知此方山川險易地里遠近所歷城邑知其無備又與官軍共事知其脆弱無能為由是竊犯邊境然惟在於傍近村塘劫掠民居而亦未嘗敢離巢越境遠攻城邑也而我官軍承平日久不識兵革一聞賊至喪心失魂望風奔潰守城者閉門不出守堡者捨營遠避吏民與賊縱其殺戮由是賊益猖獗縱橫自如若蹈無人之境遂至陷城邑掠吏民遇有所獲束縛以當牧豎屯聚旬月不復畏憚甚且三五分散無分部伍沿村搜索無敢誰何竊觀此賊素無紀律不相統屬又無堅甲利兵深謀

奇略亦非矯捷難制如西北之戎狄也其前後所陷城邑往往皆是晦冥之夜乘人懈怠架梯登城守城官吏亦非食盡援絕力屈不支蓋是因循放肆為彼所乘而已近年以來西廣城池為所陷何啻十餘幸其志在子女財帛俛得仰去使其得仰據之其害可勝言哉失機官軍畏罪之及隨即逃遁合干上司畏不追究彼此傚傚遂以失陷為泛常事然此時賊只八九十為羣至多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已近因總兵顏彪大征之後賊衆遂多至於踰萬少者亦不下二三千人推厥所由蓋是此輩皆是良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藉以為巳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恐遇賊倀倀一身四顧無歸不幸遇賊姑從之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負擔息則推攢攻城則驅之當矢石交鋒則棄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乃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猶曰我之從賊豈得巳哉他日賊平我等皆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亦得更生詎可以復見天日矣

大軍既至其爲首賊者皆相率逃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倚獨而草薙之用以爲功以希官賞由是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賊日益多民日益少職此之由也今高雷廉三郡居民十去七八驛道草木蕪塞無復人行數百里間寂無烟火雞鳴犬吠之聲殆絕不得盡力耕種今將十年矣惟城邑間有城隍處僅有存者然又城門晝閉食用不給積氣成疫死亡相繼幸不死於兵又死於饑幸不死於饑又死於疫天之禍此方人之何酷耶傳聞其事可爲心痛而耳目所及者恬不一動念獨何心哉然此既往之咎方當慮方來之策此時猶有可爲者過此無及矣謹條所見爲今行事宜如後

一向時官軍征剿蠻寇往往不與之遇蓋我出廉州則賊往高州我出高州則賊往肇慶所以不能成功今三路進守則賊之入境無往而無備庶掠無所得久久自息矣議者多謂兵須合一則力專殊不知地界不分則守備者得以互相推調不肯用心必須各守其分地則責有所歸遇有賊入境仰便遣人飛報各營使其知預備或截殺或埋伏隨宜處置如果賊勢大至不能敵則急飛報二營併力剿殺并行廣西守把官軍邀截其歸

一高雷廉三府地界當其中皆有官路路之東北近海者盡是平地路之西南近廣西者半是山嶺賊之出沒皆必歷山嶺而後履平地宜差官相視于嶺中間溪徑可塞者塞之鄉村不可守者棄之擇其要害賊所必由之地立爲營堡差官軍守把扼其來路然亦不須多立恐調官軍不敷

一賊之陷城掠村多是掩襲無瞭望者故也宜于官路左右及邊界去處設立烟墩砲架置鼓柝烽火撥軍丁或民壯守瞭大賊至則放砲小賊至則擂鼓使知所備

一賊所以能竊入城池者蓋是軍衛有司彼此相推以至失誤今後府州縣有衛所去處宜將正軍盡數撥于近城三五里或十餘里要害處立柵守備所以然者屯軍近城使其彼此牽制賊決不敢舍柵犯城也其城池責付有司正佐官員設法與衛

所掌印官率領軍丁老幼共守其無衙所去處令有司率民壯自守而鎮守大臣又移文軍衛有司責以大義俾其與城相爲存亡仍令寫立保守城池不致失陷結狀按月繳報合干上司遇有失陷并坐有司不但專罪軍官

一賊勢所以猖獗者蓋以守土官員畏以失機獲罪往往互相蒙蔽不肯申達今後遇有賊寇掠殺許令有司大小衙門徑自申　奏或被害之人自行赴京申訴如此則可以消壅蔽之端不養寇以成大患矣

一廣西地方近年以來凡無城池去處人民自相團結聚爲山寨賊來則入寨自保賊去則下山耕種廣東地方惟開建瀧水封川三縣可依此法行之其餘地方山嶺頗少宜於官路東北近海去處擇地聚民團結爲村立木爲柵開土爲塹塹之外種簕竹植尖木列竹簽周繞村鄉三五里隨勢設法塞徑路斷河橋每村約一二百家或三五百家娶其父母妻子財畜其中則民必堅心守死矣仍令官軍於官路中巡哨扼斷蠻賊往來之路每村各立烟墩遇有警急即急收牛畜閉門自守仍禁往來巡哨官軍不許入村役擾違者治以重罪

一每遇人民耕作收穫之時分散頭目統領人馬於緊要去處截路埋伏擁護人民或主將親率頭目耀兵近地使彼知懼不敢入寇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毅男光昇　開昇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一　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二

大學士諡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賦

後幽懷賦 有序

昔唐李翱之作幽懷賦宋歐陽子讀之嘆曰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朱子楚辭後語亦取之以繼騷經之後予讀之切有感焉作後幽懷賦

嗟予生於遐僻兮夙有志於巨時理無一而弗究兮

事經目而輒思幸致身於承明兮冀少見於施爲紛時制之各異兮羌所見之多違歲冉冉其將老兮顧所懷之弗遂徒兀兀以勤劬兮竟莫成乎一事撫中懷而有惜兮竊厭食而深愧恐終將而無時兮思從此而遠遁念明時之難遇兮心欲去而弗忍也嘅兩端於胸中兮病惝惝如將隕也慨昔賢之賦所懷兮陋衆人之嘆老嗟卑予則以爲舍位與時兮雖有道兮其焉施悼往者之不可復兮而來者之尤不可期爰內省以推來兮灼此理之無疑藐一身何足惜兮

顧賦畀之甚大人皆放乎一己之私兮孰究夫天下之利害伊昔裔戎之僭叟兮易天地以倒置宣尼春秋之謹始兮變乃驗於千八百歲我　神祖之挺生兮載將天而奠地泄上帝之幽憤兮伸華人之鬱氣大功垂於萬世兮百王邈其難配付　聖子神孫於萬年兮圖久安而長治懸爵祿以待賢兮明經術以造士何紛紛而靡靡兮杳不知其所自忽事幾而不爲之審兮撫其時而棄之置其身于安逸兮忘其生之所從曰大廈不假於一木兮然廈非木又曷以成

也人人皆習而然兮又將誰以支撑也噫今人非不古如兮習俗使之則然駕大輅以衆焉兮禁其用古法以馭旋噫伏櫪以老死兮尚按圖以招延嚮教之以何物兮今惟取其貌之肖曰已矣乎世固莫吾信兮余將喋喋其誰語世雖斯今兮余惟視之以古抱直道以終身兮矢不負乎尼父 成化六年

石鍾山賦 有序

石鍾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遊山記千古無改評矣襄予嘗遊其地誦其詞而又竊有所見焉夏官

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出示其所求賦肝江何
秋官廷秀俛爲君賦之矣大率本放意而廣之意
盡而語工予無容其喙乃仰所見爲後石鍾山賦
云

巍乎高哉茲山之天造地設也拖彭蠡之口拉岷江
之胸鼓天聲而震動横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之巨
障湖江之奇絕處乎爾其氣勢龍從崗巒嶫嶫衍駛
駛之幾里崇崛嶨若之萬疊危臨深而欲墮直倚空而
如截下瞰馮夷之府上峙豐隆之宫洞空明兮穴竅
蓊蓊翠兮杉松予嘗艤舟其下履險陟崇窮幽而
探微蓋詭狀兮奇縱望天塹之渺茫極岳祠之穹窿
適騎空之過而見炭職之昭融雲澄澄其歸岫波沄
沄其成渺萬籟闃息一碧連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
爲石千態萬狀惟外而空中而竟莫得聞噌吰之無
射窾坎鏜鞳之歌鍾也予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探
厥山之所元兮始於酈註之解桑經繼以少室山人
之博兮終以東坡老仙之精日古人之名山兮多推
其形夫何獨茲一拳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

水兮不能自鳴必風濤之搏激兮然後滂湃而訇砰
風或有時而息波亦有時而平名山者顧舍其天然
常有之巍巍而下取夫適然作輟之硜硜吾恐君子
之正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浮緩不情也於是呼兕
把酒汪之巨觥醲江流酹巨靈起而問諸以訂茲山
之所以名 成化四年

南溟奇甸賦 有序

伏讀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
勑有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炎方
多熱少寒是時瓊郡入職方僅再恭其地在炎天
漲海之外荒僻鄙陋而我　聖祖即覩之以識甸
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意哉謹按文集若干卷
其中勞天下軍衛部勑何啻百數大率敘其遙微
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有褒美其疆
域若此者噫　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必豫
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百載之前則夫吾郡
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風俗淳美賢才彙興無以異
乎神州赤縣之間且復後遇奇詭迥異常儔有由

然哉游世家于海南北學于中國偶有所見謹拜
手稽首而爲之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濵中邈輿圖之番畫絲地脉以濟通
山別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滇渤氣以直達而專
勢以不分而是萬山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瀰茫茲其
谷也豈非貝嶠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
耶有奇一土全鍾其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
士於是叫閶闔呈琅玕翱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
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詫所生之奇勝敢爲

高論然爲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訝焉曰吁子來
前子生寰陋之外漲海之邊學何所受道何所傳何
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云然試爲我一一言之吾將
抑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
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爲川地十成土結而爲山
川者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
骨之中浹于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爲一大
堪輿也具元氣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
之外突起於浩溔之中而爲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凡

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者爲帝王之宇其小而幽
者爲神仙之宅帝王之宇是爲神州赤縣神仙之宅
是爲貝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能到而非常理
一則爲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負游惟走所居之地
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夷而不夷有如仙境而匪仙
以衣冠禮樂之俗若閬風玄圃之映勢盡而氣脉不
斷域小而結荷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爲其負四海一
通川茲爲其發上至北極僅十九度於天爲近遠至
神京幾一萬里於地爲大荒茫巨浸兮與天爲界漠

漠乎川兮壯地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
絕之域用以見天聽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耶其爲
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
辯矣豈其然歟嘗考諸古茲地禹貢之所不載職方
之所不書郡縣始漢武之世分野僅星紀之餘在漢
七世因胥棄之蓋不以之爲有無也且甸者王畿之
名非所以爲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可以加寂
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茲豈走之言哉
於是乎惕然爽悚然懼累手加額北望何天百拜稽

首而屬言曰此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宣也大哉皇言乎自昔茲地而得茲言地益增而高物若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整整然如與侯服邦畿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蘭渚以羲之而著天台以孫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一經騷人墨客之所賞詠尚揚芳於內外流美於當年矧茲可以環海以為疆者餘二千里縱步以行兮地雖其遐仰首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駿駿而內何波光躍躍而並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言者豈無所以邪主人乃仰然而思俯然而嘆曰良有以也願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庠序壯而走四方雖生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為奇也容有所不能詳蓋嘗歷考夫禹益之所紀緬想夫章亥之所步古往今來之宙上下四方之宇天左旋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天有四維地有四極東至於泰遠西踰於邠國南訖于濮鉛北底于祝栗管子言名山三千墨氏云名川三百三百之川總歸于東南

三千之山皆發源於西北是則海者川之所委嶺者山之所積茲甸也居嶺海之盡處又越其涯而獨出別開絕島千里之疆總收中原百道之脈者也原夫天下之山皆自大崑崙而來越戎而復出險仰夷分為南戒折為三支其中一支自中條經淮越江而極于衡岳遂散亂而分披至北而地勢將盡乃益險巇嶄巖疊崖嵂崪崥崎孰知一脈透出於瀛海之外其地可盡而井無以異於泰晉之近圻觀夫天下之川皆至於汝渤而止滔滔汩汩雖日趨於東然皆折於南西而後已大起而為內都小起而為洲坻其尾閭收萬水而潴衆流遂浩浩而無涯涘自此而水勢益下弱莫能起膠渦沆瀁渺乃滙濟孰知一島孤峙于瀛海之中其地可墾而航無以異於湖江之流水海可度兮不踰百里山可登兮不踰尋丈舟之行也朝斯往而夕斯返人之游也足可履而手可扶意其磈磈碨碨乃爾坦然夷曠意其汗汗泗泗乃爾悠然平漫蔑爾小方外之封疆究然大域中之氣象陽明勝而氣之運也無息機土性殊而物之生也多奇相

草經冬而不萎花非春而亦放境臨乎極邊而匪塞
海洩其癘氣而無瘴地四平以受敵無固可負歲三
穫以常稔有嶺可仰逾衢絕乞丐之夫幽谷多耆老
之丈古無戰場軾亭信乎有微地為頗善指帝閫乎
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瑰奇之狀其植物則
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陸摘水推異類殊名其動
物則彪炳而有文馴和而善鳴陸產川游詭象可形
凡夫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又有其所奈無
者於茲生焉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富材

竿木廣錄榔所生之品非一可食之物孔多異雅夷
之所産備南北之所有木乃生水樹或出酎麪包於
椰豆藥于柳竹或肖人之面果或像人之手蛸出波
兮疑石鮹横港兮堆阜小鳳集而色五雀鬻遊而數
偶鰷蝦而髭鬚文魚而觜嘴鱗登陸兮或變火鳩樹
垂根兮乃攢金狗能緣樹杪而飛馬乘泉下而走魚
之皮可以吞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如郭
索海莚之貝大如玉卞花梨斥刻而文爲楠不湿而
黝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椰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

液熱之可通御明鳥之氄毛製之可飾容首有仆然
之器具有粲然之文綵天下皆有於茲獨無之豈
天欲居民之蕃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落之虎
乎江南皆無蚺獅茲獨有之豈天欲寓爲之叉居於
此使與壁見喜而無北風之思乎噫斯地也近居雷
廉徐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不同遂去雍胥殆萬
里兮而氣之通也胡爲無異若是者雖云生物之偶
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甸之所以爲甸
而奇之所以奇者備有在於是主人曰然此物之奇

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于物而遺于人耶士
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于北而行於南始也
黃帝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于河東其後成
周之盛乃自豐鎬又南而宅于洛中蓋自北而漸南
非獨天地之氣爲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爲始終
蓋水生天一而坎位於北而艮之爲山又介乎東北
之閒自北而東折歸于南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
者非止乎一水一山山之餘而爲嶺水之委而爲海
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之萃其餘而出

之所以通其變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最下其脈
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其至
至遲而發也遲因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
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爲駱越之域至于有漢之五葉
始皆置郡而人于中國雙朗之纓未易也椎結卉服
之人未革也持筭而適之尚櫛而未之識也魏晉
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
日來聚廬託處薫染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
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劘獷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

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
彬彬然盛矣非仕于中國而與四方髦士相後先矣
策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佩玉立于
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詭云
所謂奇者豈在物而不在人哉臣人乃離席而立拱
手而言曰神矣哉　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
是乎驗矣上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
才之生何地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　聖祖
肇基之初輿圖際天地兵衛極邊郵絲綸之音雲漢

之章無月而不下無處而不至然而奇何之言乃獨
以尊夫乎茲地非奇而謂之奇未奇而豫期以奇豈
無意哉蓋　帝王之言代乎上帝　聖人之心通乎
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神功闢坤珍而斡旋厚勢
遠移而近抱軼合以皆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庠異
咫尺之間拔翠乎萬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腐
朽以爲神奇變雜駁以爲精粹邈兮如邇未焉如既
凡其所期兮固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終萬古而常常
如是是則斯地之所以爲奇而奇之所以爲奇雖造

設於天地然所以表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
奉天啓運守制山河之　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
蹶然以哈憮然以喟曰秘矣哉天之藏此地也遠矣
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以至今日不知
凡幾運幾世矣自夫開疆拓土以建此邑不知凡幾
王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蠻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
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
一旦無上事發淵衷運　廟思形之於言以爲絲綸
之製夫豈無所爲哉　皇之言天之意也主言及此

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終之以歌曰 明明我
聖祖兮截闢地而開天 上帝眷顧兮付以其所覆
之全仁周八表兮顧獨惓惓於窮海之一堧奇哉斯
句兮何幸得 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
琅琅乎天地之間

別知巳賦有序

尚書戸部主事袁君袞由出知梧州府事 命下
同朝卿大夫士咸以君爲不當去駭愕嗟惜者累
日甚至瘵者涕洟如失左右手然予之於君情好
深至尤非泛泛然者比故於君之去也其戀戀之
情視諸公有加焉朋友五倫之一 孔子命魯君問
政於四者之倫並舉其目獨於朋友以交言之交
之爲言道相合之謂也道不相合則情不相孚故
其來也適然其去也漠然其去其來皆不足以動
吾之欣戚也叶其來也忻忻其去也戚戚非平日
道合而情孚者其能然乎予與君皆出自嶺南均
以禮學起家同試南宮游太學而又聯官 朝著
非但道合情孚也其出處大畧又相似焉今君一

旦舍予以去南北相望天各一方出入無朋會聚
不常歲月幾何老將至矣在他人尚嗟咨涕洟之
不巳况知巳之深至者乎不揆菲陋竊效呂黎韓
子之意作別知巳賦寫予情以送君政事之餘試
一誦焉庶幾千里如對面也君其念之哉君其念
之哉賦曰

余生五嶺之南兮蹇側陋而寡仇驅余車以北征兮
行取友於中州匪其人之弗交兮皆在京多聞之是
求紛紛總總其衆多兮咸卓立而德脩亦有良朋兮如
弟如昆游金石之匪固兮謂蘭芷之弗芬夕連床以
共話兮朝並轡于馬以周旋足縮縮以相躡兮袂翩翩
以相聯所與者非海內之名賢兮則天下之善士情
亦或吾之同兮道亦不吾之異惟夫君之知巳兮乃
千百之一二皇天賦之以昭質兮蹇好脩而練要思
蕙芷與蘭桂兮芳菲菲其遠到青天白日粲其光兮
孰不仰其清明麒麟鳳凰之昭于世兮人皆知其爲
瑞顧信一世之偉才兮匪直海內之英嗟予亦越之
產兮追逸足以超騰心不約而自契兮德相麗以有

成朔追逐於前脩兮洗山川之穢腥恥蹤跡隨人後兮相後先以同升亦既聯袂於金門兮日終遂此情懷也夫何一麾而出守兮竟別予以去也攝提貞于孟陬兮載雙旌以揚揚指斗牛之故墟兮驟五馬以周行蒼梧邈其何所兮歷雲山之蒼茫聆京國之日遠兮詎咫尺乎故鄉悲予心之戀戀兮宛君心之亦然恨鬱悒之無解兮悵臨岐以永嘆念歲月之未晏兮尚矢言以慎旃慕淵路之賠慶兮傾中情以申言許曰始與終兮忘不可渝兮內與外兮道本不殊兮

惟忠與孝兮臣子之楷模仰首相期兮毋中道而舍諸 天順六年

懷鄉賦 送友人劉尚德 有序

每因送人處愴得別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為此詩者其能深體人情者哉某去家今十有六年矣鄉土之思無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貤封之典必限以歷官之歲月以故情事尚未申也去年冬友人劉君尚德應進士舉來京師又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今歲試禮闈不合而去某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因其別而動乎情方寸惻然有不能自已者因述中心所懷者以為賦一以寫吾鄉土之思一以慰吾母兄之望一以志吾朋友之別云

懷吾鄉兮何所涉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途有梗之未通日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書神想以遐鶩兮宵夢寐而靡寧母氏垂白之待養兮伯兮獨立以榮榮雖鞠揚之足慕兮恒喜懼以交并桑梓蔚其深茂兮昔可把而今拱耆舊日以凋謝兮哀

聚散其多端朝吾登乎金門兮夕偃蹇乎下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之鄉入結群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驂游從非不多兮匪吾親戚之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宛山川與閭巷兮默其可指以示悵無縮地之術兮亮插予以雙翅馳寸心於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以窮達而異彼忠得而情遷兮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百往兮百歲幾何較富貴之與名稱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焉用其他幸吾子之茲來兮若聞足音於

空谷也申申告予以鄉曲之故兮語再三而不以爲瀆也或爲之忻忻兮或爲之戚戚或可愕而可駭兮或可矜而可惜或慚而爲之忸怩兮或傷而爲之怵惕㷀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兮儵然其來歷寒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必然之理兮孰云邈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嘆息而不休情悁悁而不自已兮涕或漣漣以橫流方齊其朝夕以歲規兮胡數奇而弗售彼惟索驥以其聞兮曾莫知神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樂天知命夫奚尤

又將別予以去兮仍海上之仙丘闡天人之妙理兮傳嗣予以箕裘翩翩然以遐征兮嗟欲挽而莫留矣吾辭以志別兮因以寫吾之心行何以處我兮毋金玉乎爾音自薊北而越南兮閱半載之光陰俛仰復邈止且行兮杳不知山高而海深抵璵臺而見鄉人兮道予心之永懷也慰吾親倚閭之思兮日不久請告而歸來也 成化五年

和韓子別知賦 有序

別知賦者唐昌黎韓公爲其友楊儀之作也公謫陽山時儀之以湖南支使來遊公嘆知心之難得好會之不可數爲此賦以別之詞古而意深有非後人所可彷彿其萬一者雖然人品高下詞藻工拙古今固懸絕矣而朋友之誼原於天命之性所謂天理人倫之正者初不以古今智愚賢不肖而有間也予友吳本厚以福建布衙提舉上計來於京師館於予僅閱月即以事遽旋予於本厚累世通家且同里閈落地即爲兄弟有井萍水相逢者比於其行也情有所不忍而勢不可留不揆愚

陋步韓公韻爲賦以送之其詞異而其情則同也

賦曰

紛交游之總總於天下兮殆罔雖雅志於四方曰惟先君里閈之求夙志同而契合爰互勉以交脩進勗余以相警退先我以同愁惟余塞兮斯啓或其放焉是收偕鼓篋於鄉校繼齊趨於遐陬矢特心以礪節甘忍詬以包羞何宦轍之南北結兩地之離憂嗟六年之一見僅閱月而還輈邈山川之脩阻儵歲月之如流雲從龍以上下葛附木以相樛膠投漆以堅固

舟籍水以行浮碩夫人之弗如欲相從而莫由悵遥
天以延佇覺形去而神留

別知後賦有序

予友凌江李君時習有志之士也蚤以書經領鄉薦三試春官皆中乙榜當得校官君不屑就故後有司限以年不容辭乃授閩之南靖教諭改永之寧遠南昌之豐城前後掌邑教者餘二十年所至率以身教以興起人才爲已任而於一切勢利泊如也嘗三典文衡初同考河南在江右山西皆主

試一時號稱得人噫若君者豈今世校官中之表表者歟今年當選銓曹陞淮安府學教授予與君同出嶺表方君年少氣鋭時謂功名可唾手取於同輩少許可獨與予及寶安袁東中三人者交莫逆君教外庠東中選爲地官出知大府予叨登進士選入翰林相去各數千里三人者其心未始一日相忘也君初赴南靖時予與君同舟而南及君自寧遠守制家居予以家艱南還道凌江君遂至大庾下相迎候迨予北上君時在豐城去冬東淵

上　京師相聚者幾半年今又舍予以去顧予三人者頭顱俱種種矣東中以永州知府養病歸寶安不相見者幾二十稔矣而予與君幸類相會晤今君又幸教淮安郡府兩京間後會有可期者念惟人生以百歲爲期七十者古以爲稀今予與君去稀年僅僅十三四春秋耳自兹以後歡晤之期寧有幾耶則予於君之行也安能嘿嘿無一語耶而其所以相贈處者又豈可泛同衆人者而已耶昔東中有梧州之行予嘗爲之作別知賦故於君

之行也又廣其意作別知後賦以寓予區區久要之情賦曰

嗟南州之綿邈兮在昔則爲遐荒迨有唐之五葉兮始發乎曲江之張原其所繇以奮起兮有燕國以爲之援予中懷之悄悄兮豈忘情于鄉彦顧時勢有弗然兮地若親而實遼結綬之約雖不可諧兮敢忘乎鷄塒之要念疇昔之游從兮予三人俱老以衆恨一人之先歸兮恐蓋簪之無期今子又舍予以去兮焉能默然以無辭曰道之同兮不以其位心之平兮不

必其庇情苟無變於貴賤死生迹奚較夫得失同異惟德義之相期斯交情之為至踵鄉袞之芳躅兮其有在乎吾徒隔百世而同此心兮奚必區區形迹之拘昔孔孟之異世兮亦傳經以施教罔不假乎位與勢兮然後可行其道矧淮海之名邦兮介乎兩京之間中講堂以振說鈴兮列襟佩之兩班明道術以淑人兮敦禮義以正俗懸以待問之鐘兮亦以躍如之鵠泰山兮巖巖和風兮熙熙秋陽兮皜皜時雨兮祁祁偉英材之樂育厥斯文之在兹倘心期之克遂又何異乎步趨之追隨

頌

瑞菊頌 有序

予友何東埜京瞻以禮科都給事中出佐汴藩是歲秋九月菊呈祥於其公宇之庭一蒂三華一時寮寀咸詠歌之傳至京師予聞瑞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為況菊之為物芳香清冽稟天地之正氣純粹不雜得天地之正色而深閒雅全天地之正性有幽人逸士之採有忠臣貞士之節盖非他草木所可比者乎嘗評菊之品當在橘上而靈均之於橘乃特為之頌至謂其可以參天地而儗之於伯夷而於菊特取其落英之可餐而已而又雜之杜蘅申椒蕙茝之間每為菊怏怏不平恒有意欲頌之厥其儷於橘而未果適聞東埜瑞菊之事而有感焉夫菊固可頌矧此又非常之菊也哉則美其德而告其功也固宜頌曰

爰有嘉植號日精兮受命獨正天之經兮非黃白不御地之恒兮特立不遷人之貞兮有尹之任夷之清兮和如展禽介則賢兩生兮三才之會衆德之凝兮物皆春榮乃獨秋榮兮雨露不能榮霜雪不能零兮凡厥有生一華一葉兮胡獨此本參秀並馨兮一星在天下炳其明兮人之一奇于此作朋兮孰日無知物亦有靈兮不于其他而生此藩服之庭兮豈天之意假物以昌公兮曉衛之符壽之徵兮頌以美之以繼楚聲兮

箴

令箴

官之至難者令也令之所以難者政也政之所施有其本焉敬也敬立乎中由是而見之行事形儀端矣表無有不正也由是而施諸人民此之所以感之者有其道在彼則未嘗無其應也承乎上焉必凛凛以畏則獲乎上雖不敢公拒而亦不曲從其非理之命也待乎下焉必切切以憂斯得乎下不適乎已而拂乎人之性也中焉而接乎人必公而恕謙而有禮矣曲以詳盡旣以已之身處其人之地則人人止其所而各有端也於乎令之任難矣而爾以初筮之仕得

繁劇之邑匪廉匪明匪愼匪勤曷能得其職之稱也勉之哉吏以案牘爲師有所欲爲則稽閱以爲證也政以前官爲比有所窒礙則依緣以爲徵也一邑之事無非巳事蚤夜孜孜毋苟安以圖一時之幸也百里之民無非吾人念念在玆惟恐一夫之或病也行其所無事其來不迎其去不將一於靜也不以穊喜不以毀怒一於定也不主先入之言不爭無益之氣也往者不求其故未至者不億其詐一於理而與物無競也於乎本此一敬而愼以持之勤以行之公以

生其明儉以養其廉是誠爲邑之要道處事臨民之通錠也念之哉勿謂我言耄而悖也

壬辰科進士奚銘自新自幼從予游五至禮部而得一第爲今當強仕之年始得一縣令令七品官爾首里大夫有民人社稷之寄其任蓋不輕也而世之仕者逕逕重內而輕外若是者皆爲其身謀非其所以學之初意亦非聖賢經傳之旨也自新將之任求予教言故爲此箴以勉之兼以貽進士之爲邑者欣瑛德輝游澄靜之云

忠箴

君者臣之天臣之所以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由乎當然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衷降于天乃人所受之中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躬不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犯則弗逆以激順則弗由而從也於戲戲天以生爲報其功一言以蔽之

孝箴

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

俱生而本乎自然之仁是則所謂率性之道也道形於人乃天所命之要人體之以事親必用極情必善厥紹不敢逆其志不敢逆其好形則不毀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於戲昊天罔極無德以報一言以蔽之曰爲子死孝

銘

德馨堂銘有序

凡物有形斯有氣臭有氣臭則馨郁隨之三代以則求馨郁於蕭脊膟膋黍稷黻因以來求馨郁於椒蘭蕙茝漢魏以後至于今日則求諸沉檀腦麝隨世所尚而用之各有不同孰知斯德之馨亘古今而無間不假氣臭而自然發聞也哉知此理者其周公乎成王述其言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以見精華之上達果在人而不專於物也後此千餘年唐人劉禹錫作陋室銘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句蓋祖周人之意也又數百年安成書岡松者張公如旭新居落成或人賀之以詩有眼前多少幽人宅寧似其中有德馨之句則又述唐人之意也公去世已久而其子若孫席其德善餘慶傳芳播芬書香至今不絕胥後之沾溉蓋未艾也予友岡子可業振烈公之孫也偕其伯兄振光摘詩言以顏其祖君之堂曰德馨亦不忘本也振烈間以語予俾爲銘乃銘之曰

有物至馨非氣非味無假乎爇奚事於佩有藴於中必開于外有積於前必延於世室以不陋人以無愧苾芬之播無遠不至胥後之沾罔有攸既伊誰則然書岡張氏祖以啓之孫子是繼繼承承尚引毋替

成化四年

贊

瓊州郡侯徐公畫像贊

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濬嘗三復斯言而竊之以流涕焉方濬少時吾州之民質朴而謹愿有老死不識城邑者雖貧下户亦有所蓋藏是時之爲守者率多循良凱弟之君子予所聞者西昌王公所見者莪與徐公二公者以寬仁之德涖古朴之民如洪荒之世而治之以大庭赫胥氏也噫民生

斯時一何幸哉二公之後吏于茲者儼遠視其地而思視其民而民不勝其害以貧而俗亦日趨於薄矣嗚呼安得為吾人之父母者但如二公哉二公不可見已見公之子若孫則如見公焉王公之子有抑菴尚書徐公之孫則時用甫像循良之報天之於二公可謂厚矣彼以誅求為事者吾知天必不輕恕之時用出其祖真像見示屬章雖時曾隨先大父思貽翁拜公於座下今餘四十年矣猶能彷彿其形似之一二今幸與時用交好拜瞻遺像不勝愴然故追而為之贊曰

此公何人曰古君子天德好生而公見體視思以智慮遠如邇公何能茲德備諸已溫溫其恭外見者爾中之攸藏不可涯涘公形雖化心則不死所不死故在人口耳公不人責天乃厚畀畀之伊何有賢孫子彼誅求者今安在已我拜公像悲極而音詒臨以歸祠于故里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者蹇

蹇之節出守數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惻固用臨利中之義衆方俟其有為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肆不狥時之好必行已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也歟

彭學士畫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雲龍斯文在茲粹有古風我觀古人今世則有杜其德機神巫見走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噓如冰斯融功名固有文章餘事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許道中四像贊

世有大老居東海濱出而應世千億化身身且千億像何止四莫測其真姑貌其似九門洞開咫尺天顏於斯之時朝衣梁冠有事泰壇邦禮是執於斯之時玄端素韠或其袍笏直承明廬或常衣巾紬金匱書服稱其容容稱其德不肆不拘各有其色外四其像中一其心我思古人默默愔愔愔愔希聲默默至道曾有君子天遺一老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於戲此吾立之先生之畫像也肖邪否邪贋邪真邪
方其少也渾乎在璞之玉其珪璋瑚璉之質而未离
其淳也追其壯也芒乎出冶之金犧象曹戶闕之用
而不露其神也今則老將至矣懸秋空之霽月闚西
郊之窰雲岐乎泰山雖未嘗見其運用也然觸起於
石者有霈然之澤浩乎長江雖莫能判其過績也然
渙散於風者有自然之文是其少而壯壯而老也蓋
三變焉而區區之畫工乃以其一時之見而欲形容
其百年之身又烏足以盡吾立之先生之為人

張汝弼畫像贊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脩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
外不露斂華彩於外而內斯光海內皆名世共稱乎
短李吳中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而居初不適而
不介飾心自用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時所謂不
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乎

李時習畫像贊

謂為越產歟則長身脩髯酷似乎河朔之士謂非越
產歟則鍾英挺秀實生乎嶺海之間有鄭虔之文章

而不隨官以冷有孟郊之才思而不為詩而窮其剛
而勁行介而端屹乎若山而無崖奧谷沛乎若河而
不波以湍之人也宜致身於鳳閣蜚遺羽於鵷班吾
知其鵬起有日而不終老於校官也決矣

蕭士高畫像贊

求先生以名不若求以貌求先生以貌不若求以道
略其貌而后知其名之稱情審其道而后知其形之
克肖是蓋其天地之委形而不伐其和閎聖賢之門
墻而期臻其奧者也

兄伯清先生贊

儼乎吾兄之容也直乎吾兄之躬也炯乎吾兄之瞳
也坦乎吾兄之胷也然皆貌吾兄之外而不能心吾
兄之中吾兄之中其事親也孝其事君也忠其愛弟
也友其處己也恭雖吾兄不知其所以然而况區區
之畫工也耶

程尚書像贊

偉哉此公萬夫之特神凝而發風勁而力淬礪百鍊
之金屹立萬仞之壁不翕翕以求苟同不煦煦以為

德色施於事不違其心居其官必任其責是以謀謨
於內者　王諒其忠經營乎外者民被其澤未浹已
旬之年暫爲六月之息人方望其再與天胡奪之何
亟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景瞻令儀爲世道惜

李啓明像贊

晉人之風度唐人之詩句寄性情於物表得興味於
天趣結詩社之侶人知其託史筆於少陵尚闕學之
戒抑孰知其假相業於俞跗也耶

耿少宰像贊

嵩高之秀溫洛之清挺生人傑爲　國之楨家傳之
學庠氏玄成　廷對之策漢室董生益積學於中秘
研窮白氏纘掌教於國學樂育羣英循脩廣穎嶠峙
鸞停坦懷弘度日白天清噫如此人物天不苟生矧
結　九重之知馳四遠之名天將使其持鈞衡秉權
衡用所造就之人才以分釐天下之政務以福福海
內之生靈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有偉一翁凜然高風弗倚於立罔詭於從厲仲子之

操而不絕物均墨氏之愛而不尚同達觀物表閒步
山中矢口成章而不緝其辭悅坦懷待物而不露其
機鋒享林泉之清福食田園之素封斂用世之志而
仰家以爲政廣因心之孝而教子以盡忠既介而通
亦畸而豐耿耿其衷于于其容斯人也其平心率物
之陳仲子耶其謹身整俗之繆豫公耶

蕭閣老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捐館者十有四年矣濬不見先生者二
十有三年矣歲丙午先生孫僎以畫像見示盍先
生在翰林時所寫者濬老門生也瞻仰遺容不勝
感愴乃命工重爲裝褙焚香端拜爲之贊曰
廣嶺以北大江之西天生偉人爲天下師泰山出雲
以雨天下既需于朝復沃于野五緯呈祥正色麗天
光燭九土輝映三垣載思古人疇其肖似矣與道德
南豐詣制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藏
天勝於人事久終定世有公言　帝有成命遺留者
像澌盡者身耿耿之天終古常存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　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如
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爲汲長孺在宋爲包希
仁居廊廟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
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此予友劉紹和先生六十歲像也孤峯之峰亭亭曉
翠之松鬱鬱蔥蔥綠情邃而閟於目者孔多憂深思遠
而見於容者可掬波光精而凋之斂鋒鋩而不出何
之旅辯者發而爲吝嗟何之深憤者形而爲哀恤不

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物屈而爲理屈將無同于蘧
伯玉之化殆有契於蒙莊氏之佚何視昔日容臺禮
樂之司史館春秋之筆與夫今日太學之尊嚴異日
廟廊之寄勿嗚呼若是者皆先生身外之長物也耶

謝大韶尚書像贊

坦然其平無崎嶮也則然其行匪阿隨也聽其言而
信其行觀其容而見其心其爲器也內好之璞其應
用也從革之金鑿鑿乎濟時之具渢渢乎鳴世之音
文不離乎質古則宜於今故魁多士而震乎地之雷

位六卿而有旱歲之霖其燕居則神閑而氣定其立
朝則思遠而憂深噫斯人也斯世不可得而見已求
之秦漢之上惠焉鄭僑之僑和焉穆閔之禽

魁字贊贈丁未狀元費宏

維人之魁應天之星卓爾不羣大志夙成游學者三
載潛心乎六經亦芳齡之二十春　大對之三千褒
然舉首領袖羣仙百年魁甲最爲少年噫一天之星
惟魁在斗一榜之士所重惟元匪徒甚英騰茂以著
聲實於一世尚期弘文輔治以建功業於萬年

梅峰先生贊

梅爲百花之魁人爲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
不色而往不氣而馨節不虛而後見影不來而自清
觀厥貌肖厥類察其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
梅余獨曰梅有似乎先生

李光贊

人生有目具於其面惟能觀人不能自見是以畫人
則易自畫則難自非寄心於心焉能注神於顏老友
實夫思妙通真泛而貌物之似斂而聚己之神手澤

尚新德容儼在我思其人喟然永慨

西昌楊君像贊

生廬陵忠節之邦為剛而清衍之胄源源世澤之長濯濯儒林之秀早含芳而咀華遂蜚英而騰茂發龍光射斗之鋒鋩騁天馬行空之步驟斯人也國倚之以為屏翰家頼之以為堂構其尚朝乾夕惕以合易所謂或躍在淵無咎者耶

某處士贊

其容偉然其貌儼然異之丹雘若水之間人望之以為塵世之仙坐之華堂廣厦之上人擬之以為輔世之賢心安而體舒氣完而神全隨所游衍之地樂其情性之天我欲狀之莫知所言風月雙清度微雲於河漢水天一色泳寒藻於漪漣

甘汝霖行樂像贊

斯人何人獨樂其樂某水某丘一琴一鶴挺乎鄧林之材渾乎荆山之璞彼哉畫工曷不圖其形於巖廊顧乃置其身於巖壑

魁字贊贈俞元梁佃

斗中有魁得星之宗人中之魁乃文之雄士超其羣如魁在斗萬象森羅獨為之首爰有奇士嶺海之英魁天下士於昭文明太學皆開英才攸萃表以魁名用勵多士

劉廉憲像贊

此公何人長沙定王之裔忠愍學士之子世承家學之春秋選簡紫儲之冊見其人如玉其心如水其持憲也和雖肅而不殺其提學也專所履而成乾飲施為不盡之才獻亭受用無窮之清美且繼歸而抵岸大樾蔭而覆趾我觀甚稼爰數忻然慨乎生之故春乃猝然而覩止不言而心已喻相對而情無已何驚遷歸老之車數日留卷鶴之里

無心石贊

雲行於天其根在地既無心而出岫豈有心而應世惟此雲根温潤嶄巖硜硜立辨之形巖巖具瞻之勢不鑿而成不求而至尋者之曰無心夫豈無意歟

周僧竹贊

貌癯而清行勤而皆昧藏節以代骨染被被不兩食

簪組叢林仰其志之孤高大衆服其心之公溥拈花鹿苑契空相於無言竪拂猊牀斂機鋒於不語飄飄然虛空無礙之閑雲脉脉乎法界有情之甘雨儼道以心與物無忤是宜㳟　綸命而據僧錄之印章宏潮音而立禪宗之儀矩以威畹近派之賢爲寶剎開山之祖祝慈壽於萬年演宗風於千古

韓敬夫遺像贊

嗚呼此予友韓敬夫之眞也其人不可見而其貌空存貌雖得其彷彿而言則不可得而再聞想夫抵學笑談之頃矍鑠憂思之辰孰而不泥朴而有文爲人則直爲吏則循不孑孑以立義不煦煦以爲仁其平生之志嘐嘐然曰古之人曰古之人今則親爲古之人矣眞作古之人矣噫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敎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懿同編

敎男 兆昌 朔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二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三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蜀中自古多文學經術之士入　國朝以來以政事顯者固多有之而以文學名世者殆不多見今餘百年始得一人焉旣居顯位有文名而又深於經術曰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公諱洪謨字堯弼敘之長寧人也曾祖世祥本縣學訓導祖本原河間縣學訓導考永隆長陽縣學訓導三世儒官而祖考俱贈禮部尚書祖妣俱贈夫人公生弱甚甫三日適有異人見之曰此兒質雖弱而神甚全異日當成遠器公長而短小精悍貌雖不揚而精神徒閑自幼有奇志一時蜀中士子專攻舉子業公獨有志古學年二十五領四川解首明年廷試第二人蜀進士及第自公始初授編脩景泰中陞左春坊左贊善仍兼脩職未幾陞侍講又明年南京翰林院缺署事者進公南京翰林院侍講往署院事成化初召修　英廟實

錄仍舊本院侍讀通前任蒲考進秩侍讀學士尋陞
南京國子監祭酒丁內艱守制會北監缺祭酒吏部
累舉數人者皆不愜　上意有旨留缺以待公公起
復至乃以命公近世儒臣未有並主教兩京者有之
始自公世以爲榮再考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甫
閱月即補禮部缺又四年轉左踰半載適禮部尚書
張文質以憂去進公本部尚書三年考滿得加贈二
代彼有　旨加太子少保今上即位公以年至乞休
致章凡再上不允或有言及公者遂命公致仕乘傳

以行賜寶鈔爲道費公歸家居僅二年卒時弘治辛
亥二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訃　聞遣官諭
祭者四命有司營葬事賜謚曰文安公配王氏咸寧
教諭錡之女累封至夫人子男二長汝端鄉貢士次
汝靖邑庠生女三人長適李鯤次劉武臣二人皆鄉
貢士又次適任琛孫男一惠汝端繼所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公于某山之原公初入翰林以館閣無政事
專以討論考校爲職一意古學　朝退即入中秘檢
所未見書以資見聞而又以爲學必見于用尤留心

世務爲編脩時即上疏條陳十二事繼是歷官兩京
以至爲學士凡有所見即封章具聞前後殆慮十數
宣德正統以來館閣諸公上章疏未有多踰公者其
在南京大學承安成吳先生寬厚之後事多廢弛公
振作之士氣爲之一倡及北來掌教適有士子納馬
入監例升首上與之爭援歷先後廢行奏援公處之
各得其宜異論始息在禮部者十有二年當承平之
時　國家典禮時舉四夷朝貢不絕親王冠婚公主
下嫁妃嬪喪祭之類其儀注儀節皆公學行禮成貫

脩歲無虛月　皇上在東宮行徵聘禮有求樂以來
無前比也公與內閣大臣參酌古今定制行之　憲
宗祔廟祖宗有當祧者命大臣議議雖衆出而主之
者公也遂爲定制先是大臣三品以上子孫得廕敘
爲太學生後當道者沮之其例遂革公曰　祖宗定
制者諸司職掌廕敘大臣子孫一品至三品皆有官
非止一大學生也吾幸爲禮官吾之子先已得敘爲
監生而不爲衆申明可乎同列或難之以爲無所因
公遂以職名自奏本部具疏以聞得請復舊制六部

章奏舊無此比也時論以為難他如奏加孔子樂舞為八佾以珠飾璣象以復古制止月食不食為不當賀給烏思藏印信勘合以為入貢稽據減日本入進奉刀劍價直其所建明如此類者多若為今公有列宦舘閣已屬意天下事然性方直且負氣有任不設城府與人言竭盡表裏不復察覩其辭色人率以迂目之晚年意欲有所激發振拔遂為人所指目賴天子明聖察公樸忠置之不問覩其致仕臨行　恩賜及身後卹典意可見矣公生于道學大明之後世方以五經四書取士而主濂洛之說士子勦成說為文辭以應主司之求於其微言奧義不復致詰公繙閱之餘偶有所得輒為闡明剖析其間卓然有得者於聖經賢傳亦有稗益積久得二百四事萃以成帙名辨疑錄在禮部時以獻于　朝意欲綴於各經書本註下以梓行也公恒對人言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貴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公為文章專主乎理不尚詞華信筆所書文從理順而不為奇詭鉤棘之語滔滔乎自喜不

窮也其為人心地坦夷待物不為崖岸人或有詐之者亦不之疑外若寬縱中有定見主執一定人雖喋喋言之不聽也居家孝友事母太夫人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待弟洪範曲盡友愛族屬貧者厚恤之或為之嫁娶公少篤學非有急務手不釋卷所著辨疑錄外又有南阜子集二十卷奏議集五十卷初公西歸蜀時西洛耿公好問為之代故事僚友必以文贈行公以予知己必欲得予言耿公乃以見屬予既最公平生志行之大者以為公贈又謂古人著述多在晚年公宜及時成一家之言補先儒之缺垂後世之訓以望於公蓋公專門尚書學恒不滿於蔡傳屢舉以語予予嘗勸公著以為書公曰俟予休致閑卽成之予曰人命脩短不可必事當為卽為必俟閑恐無日也公卽毅然奮發歸語同僚宜興徐公南皐謝公曰丘先生言最是俟新春卽下手也既而以部事繁劇竟不得如志致事　命下喜曰吾志遂矣舟還次南京時值盛夏川江不可上乃寓新河樓居日具紙筆將畢夙志為風所射行至荊州得病至家力疾草安

中國槩四夷策凡十事進入齋以進大抵皆平素所嘗言及曾經進者也明年疾少間謂所親曰吾習尚書蔡氏傳以之取科第自幼讀之竟有未滿意處恒欲訂證之而未暇今幸得暇矣不及此時成之恐無及也乃草定凡例若干條疾作投筆端坐而逝臨終遺囑必得吾文志其墓時汝靖在京師示公未易簀前所作寄予書予少公一歲方有目眚在告痛謝絕求文者汝靖以治命來請不得已而勉書此以慰吾老友于九泉銘曰

明興百年多文學之士專一經惟用作取資同剿說誰復致疑侃侃周公實惟經師剖析精微摘抉疎漏死者復生亦不爭各學既宗經文必根理窮居顯位不徒言已人皆迂公孰知所存無待而興卓爾不羣山川斂神草木同色惟蜀英靈歸茲玄宅

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有功者朋比爲奸鑿空起邊釁欲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閱塞即還虜因乘之而入十三道御史欲有言同事有沮之者彼先入懇于上誣御史中有與被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　上怒即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旋上　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之至半　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掌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束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焰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涞水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吾等官台憲焉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爲然即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失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　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故高官拔顯而能以令德終嗚呼夫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耶公諱顒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以尚書蔡氏傳得儁京闈在太學十年所交皆海內知名士景泰辛未

始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時初經己巳之變　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氣勢公獨顧大體惜人才掩其瑕疵不爲已甚善類賴之嘗兩奉　命出按浙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貧全活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及是首恭摧折巨奸直聲凜凜聞天下其知束鹿也邑多顯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變搏擊以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首聽受不復辨鄰邑聞之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於公公析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冀保間四境之民蠭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目爲清官店既去任民築亭爲立去思碑請文士爲作記至今存焉歲甲申擢守衛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民大化既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狡而事

繁請于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郡境聞公政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于　朝進公一階封贈父母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參政尋督糧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尋遷右轄廣西殘破之餘公委曲措注民咸賴以不擾陝西地臨三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虞且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餉不缺入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刑恒舉歐陽公求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深文巧詆者輒不樂之刑用是平僅再閱歲調公南京益當道者之鄉人有欲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曰吾南人往官于南固其所也明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廷議遣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乘驛往　命至公即日就道由下車露禱于天雨即大注枯槁復蘇公多方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因時之宜條數十策行下所司民賴以濟賑恤之餘所儲尚百餘萬又有餘力以及於前代聖賢有功于弊齊者爲建祠宇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

以賙貧恭友忠良除苛政以固民心爲本在山東者
三年療傜翕然以變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乞致仕
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
獄以公知其始末有旨命鞫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
時家事一以付其弟順至是抵家伯仲怡怡友愛加
篤公家事一不問順爲之構方塘書院疊山鑿池蒔
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府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
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　上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
階家居者六閱寒暑以歲壬子正月二十六日卒享
年七十有五訃聞賜塟祭如例卜以是年十月二十
四日塟于惠山之原弟順命其子虞持狀來京師求
予銘按狀盛氏常州右族世多聞人曾大父諱茂之
大父諱子實父諱文珪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公凡三娶戚氏贈
淑人顧贈恭人何封淑人子男二㢋義官龍㢋俞國
子生女三王濟強朴吳玉其壻也孫男二欽鈞女四
曾孫女一銘曰
公爲循吏仁中有義公爲憲臣義中有仁公撫邦
國綏荒爲熟公佐邦刑於死求生最其功業所在
烈烈可見而衆摧折大奸因銘及之補史之遺

明故工部左侍郎致仕杜公墓誌銘

成化丁未予友吕黎杜公年六十有九以工部左侍
郎致仕家居者八年弘治甲寅三月乙未卒于家距
其生永樂己亥得年七十有六予少公二歲正統戊
辰始識公于太學爲同舍生同登進士第同官于
朝中間公出典外藩再復入前後相與幾四十年方
公致仕而去予悵然若有所失矧今永訣邪幸而
後死志墓之文何其敢辭按脩撰李君旻狀序而銘
之序曰公諱謙字益之先世中山人元季始徙吕黎
曾祖彥文祖復祖考敏皆邑之聞人而隱居不仕公
既貴始封考爲工部主事加贈本部左侍郎妣王贈
安人加淑人祖考妣之贈如考妣所加公初舉進士
適　朝廷欲韓天下郡志爲一編柬新進士分往諸
藩服採摭事實公奉　命往山東還授工部都水司
主事尋陞徐吕二洪再三載以例代還改禮部主客
司尋改員外郎轉郎中以父憂解任服闋改儀制司

用尚書姚文敏公保薦超遷浙江右參政六年陞右
布政使又明年轉左入爲順天府尹未幾推工部左
侍郎始終凡八轉官歷任三十有四年散官至二品
致仕後再奉　詔進階資善大夫初筮仕即治徐呂
二洪洪當運道中迅流立石齟齬如齒列盤渦灣深
舟稍失制則人與貨俱沒公至相其風勢渦其水悉
殺加平治舟賴以濟歲適歉山東江北流離饑饉之
民叢集兩岸隨舟上下號呼乞食公設法勸率得米
爲淖糜以食之全活甚衆改注　主客司時天下承平

化外蕃夷及內地土人朝貢者絡繹不絕公點視從
輸獻方物酌量我回賜綺帛必稱其直遠人安之儀
曹居四司之首一代禮儀典則攸屬而藩王奏請求
取無虛日公援例據理處之咸當遇歲大比七借試
至者參倍往時往往怙衆譁鬨公約束之以禮舉循
規矩京尹之任尤爲煩劇百需所出皆責彼萃公處
之裕如也既不拂權倖又不厲下民衆稱其得體在
浙藩十有三年其施爲建制多可爲經久計者至今
循行之天下每歲上供絲段惟浙最多近比有造作

不如常法者輒坐其閱視之官之罪藩司分守官每
當閱視輒推延以避罪責有積數年更數人者積久
浸浥多損壞以致重造多費公初至閱視凡諸郡累
年之積文彩闕乾即上進繼公者踵之自後官府閒
進以時民免破家佐工部時漕河淤塞糧運不繼衆
議舉公往任脩浚之事公行通州循河流以抵淮揚
相地勢去淤塞導源泉脩閘壩漕河復通竣事復命
上嘉之有文綺楮幣之賜先是余公子俊築榆林一
帶邊墻已獲其利又推其法於大同用功已什六七

矣或者計其用度不貲而多有乾沒且傳致其罪
上勑公偕科道官往覈其實潛行有以危詞怵公者
謂上意叵測公佐藩司嘗與余同僚宜以嫌辭公不
顧遂行至宣府不與余相見悉取前後案牘與凡出
納之籍坐公所與科道官一一檢閱召見支領用
者人人覆念之無不合又究其根由條分縷析事核
情類余公之誣遂白朝廷釋然公歸　陛見賜以楮
幣議者謂公平生行事此舉大有關係蓋以余公城
邊鄉人有主之於內者所主之人與其同事者不咸

故嘆人訐余非公真有定見而敢任其咎者余公必不能保全云公性寛大深厚而其心仁慈惻怛人無貴賤皆爲之盡禮雖欺罔誕謾一以誠報之尤樂道人之善人有過多爲掩覆芘護其相負背亦不忍傷其意平居怡然能自娛適待宗族鄉里極恩厚與人交遊始終無窮達之間其爲政以忠厚仁恕爲本所至有惠利於人在浙藩又浙之士民至今稱頌其德晩年家居以身爲教卒之日闔郡之人無不嗟悼公娶楊氏有淑行累封淑人生子二長源萊州府知府

次源禮部司務女一適按察僉事楊翀少府子一漢以廕補國子生孫男五宿檟皆庠學生杞其其孫女一源等將以卒之年九月丙午葬公于呂黎縣北門外衡山之陽從先兆也公天性孝愛雖跬步不忍離父母方爲郡庠生即以家事付諸兄奉二親居郡城既入冑監亦奉以行其後之官呂梁及前後待　朝署未嘗一日不在親側及任浙藩俸益厚而親不待矣將兄姊已老乃迎于浙藩事之如所生南方多珍味每遇佳景對盛饌必惻然動思親之念若公者非但

國之良臣其亦家之孝子也歟是宜登高科居顯官享高壽其卒也又得　朝廷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嗚呼夫豈無自而然哉銘曰

惟古呂黎在今近何百年以來卿佐再見所見伊何璞玉渾金今人之貌古人之心旣靡好奇亦弗立異德政仁聲隨其所至位亞六卿年踰七旬今其已矣名立澤存官爲之塋　帝諭以祭史銘其藏垂于萬祀

明故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致仕邢公以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卒于家有司以聞　皇上命禮部備牲儀翰林撰文遣官諭祭之其子項以予與公交莫逆求予文志其墓先是公無恙時以書畀鄉人林徵抵予豫以銘文爲托得書未幾而公遽捐館舍公長予五歲予幸後死安敢負公托耶乃按狀序而銘之序曰公諱宥字克寬其先由汴徙瓊之文昌其七世祖童煥仕元爲縣尹曾祖某祖世賢父文廣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許氏高安知縣度祚之女贈孺人公以永樂丙

中生自幼聰敏稍長補邑庠弟子員甚有時名臨江曾先生蘭分教邑中於諸生中獨加器重同里溪西林氏爲邑中官族異其不凡以女妻焉歲辛酉領鄉薦戊辰登二甲進士第觀政刑部已巳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明年改元景泰太監王振敗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孫太安匿其財者公與錦衣衛官丁信者鞫之無實丁必欲沒入之且曰不然禍立至公曰無其情而文致於法是我殺之也竟辯白被誣者二十人又明年邊事方興儲餉不給是年適當百司朝覲建議

者請免來朝官被劾之罪俾運通州見儲糧四十萬石實京庾命公督運公措置有方不踰月運儲悉足是冬出巡福建先是巡按御史前往蒞與鎮守尚書薛希璉交惡事聞因命公代往蒞且覈其事公至一斷以心無所回互時沙寇甫平或言延平衛多其親黨欲以鎮東衛互易之章下會議薛尚書力主之公獨曰山海異習輕動或生他患卒得不動巡海官獲犯禁入海者十數人請于 朝以梟首示衆而寬號之聲震地公獨疑其非眞盜請緩之未幾果得眞爲

盜者亂後增築永安等四城民力有不堪者公奏留八郡之匠赴役工部者協助之城得以亟成甲戌出按遼東時御史寇深巡撫其地副將焦禮有克敵功寇上其功狀乃先於主將曹義事下覆之寇爲曹私賄公不從遂與成隙戊寅巡按河南奉華傳驛由黃河出潁上以達南京者數十所民便之得代還京時寇入總內臺械公在遼東時事多方擿摘之無所得及公滿秩當遷吾曹適知縣歡鐸有故勘人命獄有言忠國公石亨納其賂縱之者命下勘之衆畏勢無

敢往者寇以公奏名委覈其實蓋欲假是以中傷公也公審覈允當寇莫能害之庚辰陞知台州府台俗健訟公治之一惟緣情據理民自信服居台四年兩以巡按時事被逮台民爭持金帛出數百里外瞻之公無所受又有耆民數十人赴京告留然公竟坐是降職爲晉江縣知縣任未三月會赦復職改知蘇州蘇之田賦甲天下丁役紛辨視他郡蓋倍蓰焉而俗尚澆浮公治之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異惟省徭均賦節浮費以便民爲主不期月政化孚洽歌頌之聲

播聞遠近公性不樂華靡且厭浙西俗尚過侈凡百
有爲務從簡素祈祠惟涓潔其在祀典者脩乎推循
革其切於用者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蘇尤甚公發
官儲及勸富民得米八十餘萬石賑之然猶不給饑
民百十持券人富室借之不與即强奪公即帖示俾
饑民指其閉糴者名赴官官爲之借明年爭持狀赴
府官爲署券付鄉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萬石又不
繼乃會計軍餉一年之外餘二十萬石發以賑之而
官有以事奏上聞難者公曰民命在須臾奏允而後

給則無及矣專擅之罪吾自當之是歲稔活饑民殆
四十萬口事聞加陞浙江左參政仍掌郡事降 勅
褒獎是年秋再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理兵民
財賦并理嘉湖杭三府糧儲提督屯種公受命後汲
汲於培植拯救採察咨詢於官吏則獎廉能黜貪懦
於民則杜奸宄抑豪右浚孟瀆并從二河增築夯牛
一牐以便運道又奏減歲課之重者凡十餘事戊子
奉 勅飭理兩浙鹽法己丑又 勅考察文武官員
凡軍民利病悉聽從宜處置庚寅秋議事來京上章

乞致仕不允章再上始得請時年五十有五也家居
者十有二年至是卒年六十有六公配林氏封孺人
生子二長珣次理少府劉氏出女二適洛
陽劉陳綖次其珣也孫一曰珣將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公於包山銅井山之陽公宗性廉介於人少
委曲言論之際是是非非不少假借性好前書於詩
文雖少作然所作有意趣不爲無益之語字畫亦遒
美有法晩年家居時尊翁喻八袤公奉養備至友愛
諸弟其田産多以讓之足跡未嘗至城市凡一切外

務略不介意暇日杖屨徐行田圃自樂而已構草堂
於所居之前顏之曰鄰石因自號鄰石道人云銘曰
極天南隅環海一區孰知其中有此鉅夫爲邦司
直稟其不詘明愿之典而不傷乎物爲民師帥不
赫厥聲嚴敘之職而必遂其生出處以正進退惟
禮君子之心大臣之體邦邦是賴焯有其光辛我
後死爲銘其藏 成化十八年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墓誌銘

公姓陸氏也惟蘇也元之宇也吳中姓望首稱陸公

之遠胄出自唐宰相贄也陸氏世居常之晉陵今籍于武進邑雖併而仍其地也曾祖文富贅于金生子朝宗出爲舅氏後姓其氏而承其系也是爲公之祖考二公者皆躬德義潛德而弗仕也迨公之考諱淵始仕而爲南樂教諭改奉化卒而誥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以公貴也公生而粹清聰敏殊甚而所嗜好惟篤意於詩書衆咸知其有志也嘗隨尊甫教奉化遇有新編奇文卽手自鈔錄窮晝夜之力以研究之不少怠以肆也年甫二十又一卽以毛氏詩領京闈薦是時正統甲子歲也明年合天下士試禮部若前例入對大廷　賜進士出身第其甲在二也觀政天官時冢宰則西昌王公少宰則句曲曹公愛公敦謹而於儕輩中待之獨異也嘗以進士奉使遼方總戎者循常例有所餽公郤之至於再三强之而問餽也一時仕者咸以出入禁闥爲榮而公獨求之南以母氏在堂便於奉侍也掌銓者嘉公孝誠特有南京吏部之除其階六品驗封清吏司主事也封部掌封爵　誥命及蔭敘然惟吏役爲難公一以公心處之

因其人之能否而用之各當其劇易也曹務簡而日多暇得以從事于文籍故其學識日進而大有所造詣也既而丁外艱起復改主事戶部監督在京草場不動聲色未旬浹而盡革累年之宿弊也九載績最陞秩郎中涖官於南京之河南清吏司所司者田土錢糧公淸以律已勤以涖事而吏弊以淸大爲官長所器也乃歲乙酉長子簡發解京闈明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擢翰林編脩公喜曰吾家書香今有繼也郎寄聲編脩俾復祖姓而陸氏千年之宗祊始復其舊而不迷其所自也公之弟曰怡曰愉皆登名鄉榜愉尋登甲科爲刑部主事至是簡偕官于朝公曰吾可以休矣乃幡然乞恩以求致也歸家之日日與鄉之耆彥飲宴歌咏以樂太平而凡官政得失私家短長略不形於言議也公有至性事二親而能先意承志未嘗有所違忤致政家居太夫人猶無恙晨夕奉養備至歲節及誕日率子姓稱觴上壽鄉人咸以爲榮曰昆陵顯官雖多致仕而歸親猶康健者僅見于是也公性好文而於五七言詩尤其所長語與意俱到

體格渾成評者謂其殆將敺駸於漢魏也平生志尚古樸見世日趨于巧而間有不趨世好者又不恒其德故以恒拙自號而因以名其稿所以微示其意也公生永樂壬寅卒于成化癸亥上下十二支一周天而又加以二紀也夫人徐氏先卒贈宜人繼娶俞夫人封如徐氏公之配也男子子二人長卿俞出編修陞侍講今爲右春坊右諭德次節庶生次範次簡公之嗣也女子子四人長聘丁陸次聘于鄧其二人尚幼孫男今曾其次某某森露頭角皆將明經以繼

其世引而弗替也爾銘將以卒之年　月　日塟公於其原以予於公有夙契求予以銘以爲墓之誌也簡予主京闈考時所取多士之冠也而公之弟怡亦予會試所取士也予于公有一面之素而又於乃弟若子有所文之契此所以序而銘之不辭而用以貽其來裔也銘曰

當世所重曰惟甲科開世彬見巳榮其多陸氏一門登名者四圭組蟬聯文見子弟揆厥所元起家地官甫冠仰仕未艾遽遷才不盡施澤未徧及留

其有餘以遺造物我我新阡藏魄于茲刻銘玄室永矣其銘

先兄臨高縣醫學訓科公壙誌

公諱浚字伯清其先開之晉江人徙於瓊世居郡城西門外之下田村爲海外冊家在元再世爲海北海南道廉訪司照磨曾祖孝蔚均祿仕元都元帥府奏差祖公壽晉以明醫薦爲臨高縣醫學訓科妣柯氏新建縣學教諭傅茂柯公孔傳之妹考傳年三十三卒　贈翰林院編修加贈侍講學士妣李氏海邁王

村李公奕周之女　封太孺人　朝廷旌爲節婦浚賜諭祭進贈宜人公永樂戊戌年十一月十四日未時生正統己巳有司以通醫薦起繼祖職爲臨高縣醫學訓科成化乙未始致其事公歷官二十三年卒家居奉親涖任者僅四之一致仕之明年丙申五月十六日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娶沙氏同邑南橋沙公瑤之女先公八年卒生子一　光祖六歲夭繼娶王氏臨邑渡頭王公之女生子二長某七歲夭次附卯岱甫十七歲聘鄉貢進士王悅之女次訥甫十歲女

四長金徵適文昌縣王大梁村林士志次金雞適澄
邁縣七里村陳泰次金英金蘭俱幼卜以　年　月
日塟于澄邑那蓬山之原坐　向　公長身偉貌
高準豐頤望之若河朔間人性仁恕與人交際謙恭
退遜未嘗擇便利惟恐於人少有虧損也當官不求
苟得時臨高縣有丞鄭真者以私忿殺吏王理懼其
家屬告理并繫于獄欲盡斃之凡有死者十餘人皆學
術案遺民所病莫審發牒以病死解時公歸省聞之
亟馳至與爭辯餘人賴以不死公臨事果決類如此

平生質厚長者與物無競未嘗恃勢干人以私鄉族
有疑事及構訟者咸帖然於公之一言遇歲疫施棺
數百具人謂其有先祖遺風喜吟詠大抵善作五七
言詩有詩人風致先考棄世府公甫九歲齊七歲又
九年先祖逝母氏寡居公私內外賦役禮節之事皆
公主之齊有入郡庠領鄉薦游大學官朝著所賴以
守世業承宗祀奉母氏得以無內顧憂而盡心職業
者有吾兄在爾今母氏既終兄又棄去吾身雖存而
其心固已與之俱死矣聞計欲求當世有言之君子

為志其塟第以去家萬里塟日未定姑錄其行事之
梗槩俾歸俾男敦刻而納諸壙中以志吾之悲思云

明故贈翰林院編修費公孺人朱氏墓誌銘

京口費氏世以德義相承始發于今國子司業廷言
廷言之父曰直菴公儀觀偉其性勁直是是非非無
所假借人至有所不堪者或勸其少委曲公曰吾性
爾也人之生也直吾豈為人而罔吾生也哉因自號
曰直菴人咸謂名稱其實云公諱昇字淑尚曾祖諱
覃祖諱周父諱榮母王氏配朱氏生子五人長讓次
詳次謙次諄其季問即廷言也女一人適士族祝并
公以廷言貴　勅贈翰林編修階文林郎朱氏贈孺
人費氏世居潤城中家數百指以貨居為業而總于
其長一人凡出而有所懋遷皆有所稽考時公季父
掌家政必於公一無所問或求其故季父曰小三吾
家御史也尚須防閑耶蓋公行第三故云公客江湖
三十年一錢尺帛不為私有所至與其賢人君子游
嘗臨清主劉子中家子中父死而斂畢鄰火起將延
及其家子中時寢疾母年踰七十公為負其母出招

同商者十數人舁其柩于他所得不爲煨燼而已成
貲載者則不復顧又於河之西岸見有以女鬻于家
者翁知之知其前代有仕元爲南臺御史者因捐金贖
之娼弗從訴於巡河丞丞以父母願鬻爲解翁曰彼
逼于貧不得已也今已知之安忍以衣冠後辱于娼
哉世之爲官者又孰皆能保其後之不淪落耶丞悟
以金付娼其女卒歸于良家居之鄰有賈姓者以持
竿黏鳥雀爲業公屢勸之改業不從府游卒有掠小
兒者公因令僕伺其幼子出潛誘之匿他所黏鳥者

歸不見其子偕其妻號于道哲不獲與俱數公紿曰
得非游卒掠之去乎乃詣督什地父之稍蘇翁曰人
與物受命等爾汝失汝子心痛如此安知禽鳥之失
其子其心不痛乎汝能改業吾爲汝物色之願使僕
呼其子出蹤以貓饑其人拜謝卒改他業公平生昔
行如此類者非一不能悉舉也公性節儉不好華靡
初娶外氏時答以襲衣中有錦綺公曰我布衣也不
此耶却之公無他嗜好惟好讀書晚年病痿兩手顫
述不能舉物猶以資治通鑑置案上目之不倦病劇

忽張首呼其子問小字侍者問故曰某尚讀書耶言
訖而卒時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洪
武乙亥得年五十有一孺人朱氏同里朱景榮女景
榮以勞累議戍遼以官歸宗乾魚召鄉生讀之生讀
乾如乾坤之乾時孺人十一歲竊聽曰得非要乾魚
乎毋我大奇之以語其兄臧同知同知爲擇婿以歸
公毋以愛女故厚其嫁奩孺人力辭曰吾父在遼方
方受苦忍挈家所有以適人乎奩用以資津送僅受
其半歸費氏僅踰月即親操井臼躬滫瀡府家食口

畟姊妹眷欠且庖孺人嘗自其飲食必精潔俱足家
人與食者咸知其爲孺人不待問也家廟祀及數世
凡十八主其忌辰孺人皆一一能記憶至日必先期
率子女拂神位潔器具以俟不待翁之命也翁既沒
經理家事恒如其存日既葬即責諸孫以事其業遣
開爲郡庠生俾從鄉先生畢孟輝受經暮歸必問書
所業稍怠則命之曰汝忘汝父垂絕之言乎繼之以
泣開惕息或踰夜半恐其勞瘁成疾則又泣以止
之儒人平生懿行如此者非一不能以悉舉也儒人

氏孝事舅姑能先意以承其志舅既沒事繼姑盡
誠姑老病時時索飲食孺人謹備以俟其不時之需
父景榮晚歲寵遷有諭所旬必一歸焉昏定省父驩
姑以是稱之景榮死無子其母就養婦家孺人數數
過事問安每有一味之甘必遣人致奉將死之夕母
步見孺人純素泣拜牀下連以手拍背曰我不孝我
不孝遂不見覺以語孺人之姊語未竟而卒其日至矣
府景泰乙亥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洪武己卯得年
五十有七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塟于邑之某益

山孺人亦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祔焉銘曰
嗚呼昔人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人能順天之理合天之道則天必報之以
其倫然天之報人也恒不必在其人必身於身之
所事者有限心之所存者無限五哉此公舉事以
義存心以仁則有內助心同行均以人而合天也
蓋有因矣身之所享食者雖有所不逮而心之所
存者則延及於其子孫有崇其阡風氣溫淳留嗣
不朽與天地長春

獨樂處士王公墓誌銘

鄂江夏王氏當 國初有以武功應運授武略將軍
世襲千戶守禦泰州者其後裔以事調廣南之合化
其留不行者遂為泰州人有號獨樂處士名瑠字明
達者娟武學文小覽籍於章句訓詁至於倫理道義
古今世變亦能究之與琴川王禮莊者相友善禮
莊亦武胄也一時士大夫以事往泰者必過此兩人
兩人者泰之巨擘也處士行義多可取者而尤以孝
聞父嘗得下痢疾名醫環視咸曰此死證也處士計

無所出恒旦夕稽顙北辰期以身代疾勢益革乃於
夜刲左股肉為湯以進紿曰藥也父飲之而疾已
竟莫知其由處士平生未嘗以語人雖至親無知者
後數年母徐忽中風治卒不及治處士以終身恨
晝夜號哭不絕聲至小祥遂失聲以殯兩居喪一本
古禮不用浮屠法泰城之人稱子之能孝者必歸處
士焉於乎孝者百行之首處士之大節有如此者其
餘細行可知也已處士生於洪武庚午閏某月九日
卒於成化丙戌七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七曾祖某祖

弟宗文連陽母某氏配徐氏義民志道之女有賢行生子五人源澄清海潤澄以鄉薦任順義教諭女二人長適白戶龔盛次適士人胡鑑孫男十五人樹植洪楙本榆樵某某某女十一人長適田貞次適吳玉次適千戶劉某餘在室處士天資豪敏倜儻有大志能舉自幼不慕榮利任善君貨而不驕好賢重吏益及左氏傳而於方外修煉之術亦旁通焉處士之宗子世官昌化名於子外氏有進澄教順序循迪 京師聘子官禁近相往還者甚厚今閏處士卜吉遣其子樵持禮

莊狀來乞銘將歸以明年 月 日祔葬處士於先塋之側于是銘之銘曰

體分於父而務父以樹禮聲出於母而哭母以失聲嗚呼以其所生報所以生孝哉處士胡可不銘

墓表

文公九代孫五經博士朱公墓表

公諱梃字孟齡姓朱氏徽國文公九世孫也文公易簀後一百六十七年入 皇朝又九十八年始錄其世嫡授以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之主文公廟祀公其始受封者也公系出文公長子受之世居建安城中紫霞洲故址世嗣紫陽祀事高祖武平縣簿燁光遠曾祖建寧路照磨堂子昇祖鐵剛中父洪智遠俱弗仕公生于永樂乙酉年五十始受 朝命又十八年是為成化壬辰享年六十八卒于家孺人楊氏太師文敏公榮之再從姪年若干歸朱氏公殁後又兩閱月亦卒壽加公二年俱以卒之後又二年八月合葬城南陂頭之陽丈夫子二人長燉次燁燉既免喪有司起以赴闕襲其世職間持鄉人所狀公暨孺

人事行及誌銘來謁予求文以合表其墓於乎此矣所謂大賢君子之世嫡本 朝命以主祀事者乎此夫承大賢之世德而克自樹立者乎此夫循守先世齊家之法而克盡內相者乎是宜表識其歸藏之處俾百世之下知所敬慕焉志其墓者既詳矣茲不復贅爰昭之詩詩曰

朱本春秋邾去邑爰生大賢繼聖立明倫立教心汲汲濂洛大成此焉集百世雲仍繩繼 聖明寵爵俾世襲世當九數 恩始及宗學不隊光較

緝春秋蒸嘗禮躬執廟貌妥靈大脩葺儀文秩秩甡甡翩翩子姓雍雍兄弟翕皷奔執事戸拾級詩書是攻禮俗習疇其相之內貧給饑德匠休和以輯如阜斯成泉之涤白首同歸躋七十千載玄堂此同閣文以表之將煜熠世德永延多祉昔

鄭德崇墓表

予友鄭德崇年三十有五以正統癸丙年月日卒于其家至今成化癸卯三十有一年矣予始為表其墓嗚呼人生天地間落地即相與其始也處乎一室稍出于閭巷漸至于鄉邑既而遠達於通都徧及於異域所出愈遠所交愈廣然推原其始莫或先於故鄉之人是故君子之於交游於其鄉人尤為親昵且加厚焉予生長海南弱冠游鄉校所相與者非一人而與德崇尤相親厚德崇長予二歲先予入學既而予外艱去服闋回學與予偕試于按察副使王公瓊祠時郡邑二學試者毋慮數十人惟三人中式得預廩食之數三人者予與德崇及今林憲副廷貴也德崇少孤事毋孝友于兄弟處鄉黨閭以和在學校中恂恂雅飭朋儕以其美甚舉以稱日之德崇心地坦衷不為城府人或謔戲之有不堪者德崇畧不較有師儒以下若大若小無不敬愛之善於措注每歲府中三人朝貢表文成屬於德崇及支郡所進者皆令閱視之有不可者輙為之脩整畧無德色郡之守佐皆重其為人然未嘗干以私温然之中而有確然者存使其不死而為時所用必有所成就不苟然者惜其有志未及施而卒卒之時予在　京師聞其計為位而哭之時或形於夢寐每與舊故言及之未嘗不感念嘗記予領鄉薦家居德崇時在學每休暇請告歸省回還必一造予逮予北上餞予於海濵潸然出涕回思往事忽忽如昨予忝仕于朝餘二十年矣交游遍天下求其如德崇者何可多得耶何可多得耶德崇諱勳瓊山烈樓人毓產居于郡邑之豐盈甲祖仲實父觀懋毋劉氏娶王氏生子二曰穟曰穡穡補郡庠生學有進益所以成其未成之志者其在茲歟德崇以卒之年某月日葬於龍府山之原予表之曰

嗚呼生端懿鄭公之窆使千百世下人有過其

墓者知德崇爲于心友也庶知所起敬乎哉

處士周公墓表

吉萬安有善士曰周公尚信甫諱曰化明生元至正丁酉得年僅三十有二卒　大明洪武戊辰葬於其鄉之倉背岡至是蓋八十有五年矣其孫府東有政使鐸始以其爲刑部郎中時所述行狀來丐表墓之文布政君生而孤不及事其祖而能詳其祖之行事者有所受於祖母陳孺人也陳之言曰吾年若干歸汝家事汝祖僅若干年分其無甚時目熟其行耳熟其言意謂其所爲者夫人能之無異焉有汝祖死今數十年矣歷世久而閭人多然後知其爲人世亦不多有也初汝祖每晨出輒戒吾曰善事我父母有所欲必先承之勿待其有所命也吾意其姑以是相戒耳所行未必爾也及察其平日所以奉其親者先意承志惟恐少有拂逆之者始至終無一不然者居嘗無事恒謂吾曰人貴有子以承宗祀娶婦所以助之物不必豐厚以孝爲主吾嘗相其祭見其進趨拜起捧奠獻勸勤懇懇儼如其親之存而使汝紹告之

然與人謀事不輕然諾既許之必盡其心或有中沮者則曰我業已許之言不可食人有患難不嘗若在己然勢有不可爲力有不能及者輒爲之不寧若移日皆有盜其耕牛者或執送之官曰此蓋爲貧所迫耳一旦繫獄無所將送必瘐死焉可以一牛之故而寘一人於死乎卒縱遣之其存心仁厚此類者尚多餘不能盡憶也此皆汝祖平生之行汝其志之又曰汝祖爲人有器量處鄉曲平心下氣與人未嘗有怨惡適里人有相搆訟者辭偶逮汝祖逮繫京獄論輸工作忽得疾卧金陵邸舍中謂從者曰我病必不起汝幸負我骨歸語我妻我死命也勿作無益悲辛養我母鞠我孤我即死不恨矣又指床頭書籍謂之曰是蓋我平生精力所鑽研者也世如我用執此以往今不幸齎志以歿汝其持是歸以屬吾妻謹什藏之以遺吾子孫萬一有能成吾志者乎此汝祖臨終之言汝其念之吾恒以此語汝父汝父不幸蚤逝不能成汝祖志使其德善不行於天下汝幸以經術起家官朝著所以成先志而彰顯表揚之者其責在汝汝

勉哉其毋忽布政君敢數受斯言謹服諸心而不敢忘爰於政務之暇次第所聞以爲行狀距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始以屬予俾表其墓豈所謂有待者耶昔歐陽公作其父崇公瀧岡阡表讀者謂非特可以見其父之德而亦可以見其母之志至今天下之人傳誦之不少衰蓋以其言有徵而足信也嗚呼事必有徵而後可信信而後可傳于天下後世予不容辭有所撰𦾔掇其狀中語於右而綴其世次於末云周氏邑故家世居邑城北倉卽曾大父南甫大父京德父

同寓毋任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配御陳孺人子一人存敏以子貴　贈德安府知府女二人適蕭孟魁劉仲昇孫男二人長濼次鐸今有曾孫男八人女五人

俞處士墓表

盱江俞大有予延之爲幼子崑師崑不幸短命死矣大有恒往來予家以弟子禮事予後大有以駙馬都尉蔡君薦在淳安長公主府教其子天官試中請于上俾教讀三年授以官大有教幾二年矣不久當受祿而其父宇常卒於家蒔歲某月某日也自予識大有君嘗再來京師視之亦嘗館予家其計至也大有泣告予曰先人生大有甫能言卽教以書大字纔及戲卽攜至　闕下俾有書以進于朝一時以童子進書者皆階顯官獨大有少後時遂不得與焉旣而又攜大有游閩廣閩廣所至遇名人賢士輒借以謁其俾廣見聞顧大有性愚昧不能有所成以負先人之期望閒關幾二十年始有進身之階庶幾得升斗祿以爲親養先人不待矣抱恨庸有極耶所幸者託在大人先生門下墓上之石先生不棄而賜一言則先人死不死而生大有也不徒生矣予聞其言慨然卽取所素知者畧次序之以表其墓君諱經宇常其字也別號守庵先世宜黃人遷南城之曾潭今有十五世矣曾潭之俞族大以蕃然以詩書教其子姪業爲儒則自君始嘗爲族譜世系分合粲然以明族人咸宗之歲時聚會必推讓焉君爲人坦率勁直不屑世務家之有無不問也好堪輿家書遇有佳山水卽登高履險必窮極其所止或若有所得焉者卽欣欣然喜見顏面其齒甚完固且復彊健年僅六十三不意

其遽死也死而有子如大有者位雖未顯榮然推務公卿大夫所重則君之死其不死乎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配某氏繼娶某氏某氏生子男三人長即大有也次大美蚤卒次大騶女二人適同邑劉平南豐程邛孫男一人某大有歸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予聞之君之同邑在宋有無咎者嘗求其父之墓表於王介甫介甫曰無咎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勵其志蓋非有求於斯世而止能使其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嗚呼介甫所謂教授於人學勤而行厲大有蓋似之顧予文不足以顯聞之於後世如介甫耳雖然亦姑為論次之如此安知所以承其聞於來世者不在斯文耶

明故樂遊處士陸公墓表

人與物並生天地間而物為人所需人心之行以否事之宜以否恒必因物之取予見之一取一予之間義利判焉古之君子其視人也不必皆於其大與顯雖其人微其事小而其事之行苟合宜焉[illegible]所私於己卹以義與之知其心之有恒而占[illegible]必將又且大雖然豈特人予之哉而天於冥冥之際亦予之矣予觀海鹽樂遊處士陸君於其外氏之所有有之而不終有焉殆有合於義哉仰是而觀則其生平存於心行於事者皆可於是見之矣初處士同邑有潘必甫者家故饒於財嘗遘疾遂頹家產厚且衆擕之則不勝擕置之則無與守者時一女已笄乃以女處士而館於其家悉付之以家之所有操縱閈舍惟其宜必甫有二子皆其長者以行而留其穉之幼者處士撫而教之底於成立後十數年必甫歸處士藉

其數以歸之凡前所有及所有之生息一一具焉未嘗利其分毫必甫強與之一無所受乃出居於別所嗚呼世之人利人之所有越數千里而攘之歷數十年而謀之一入其手頃刻之間變幻百出剝身與其間既為己所有而又肯歸之人乎萬一有之而能無所攸牟者蓋鮮也予之而不受者尤鮮也若處士者謂之義士非邪雖然豈特處士之能義哉為其配者其相助之功尤為難矣婦人[illegible]之資而性吝嗇其於財利尤甚若潘孺人亦賢也已矣義婦順一門

之中吉德恭會是宜表而出之以爲世勸處士孫愈
予考春闈時所取進士也由江都知縣擢監察御史
間持其鄉人過郎中所作行狀來求予表處士墓按
狀處士姓陸氏諱成字彥澤別號樂遊世家海鹽之
東陸塘祖萬四考世榮妣王氏世隱于農弗仕也處
士生而孝友嗜讀書知道義嘗挾所有游梁湖間既
至交其賢豪潘郎必甫女居嘗布服不事華飾在外
氏時知者有所乞貸則以己物與之或言其吝則曰
吾夫婦爲吾父守耳豈敢用彼物哉其存心與處士
若一人焉處士生洪武丁卯卒正統甲子得年五十
有八孺人生洪武辛未卒成化己亥得年八十有九
子男一桂女一適張承宗孫男三人長懋次朝次英
志女二人曾孫男四人女五人處士既以卒之年葬
在本里之原今孺人卒愈將啓處士之兆以合葬焉
嗚呼理出于天而具於人人之行之得乎理者謂之
義是義也非獨宜於人且宜於天宜於天故天福之
宜於人故人稱之陸處士所存所行如是是以秀之
人無貴賤老少至今稱之不以其久遠而少衰而天

又爲之生賢孫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榮之於其身後
三十七年之後予故書以表之以示夫世之行義者

景晏處士錢君墓表

世方以客氣相尚自是其是而咎非一世之人有人
於此人以惡聲相加非理相干乃能吞聲下氣以容
忍之豈非中庸所謂寬柔不報之君子人歟常之錫
山有錢君者吳越王鏐之遠裔也幼就外傅於里
塾得四書句讀聽其講解若有得於南方之強一語
既長涉獵史鑑於唐婁貞公誨弟唾面待乾之語深
有省焉曰此人子處世保身孝親全宗之經驗方也
因書景晏二字顏所居室而因以爲號人亦以是稱
之云君號景晏諱清伯淵其字也曾祖號文林諱
曰伯剛祖號棣棠諱曰公達父號良庵諱曰惟常三
世相承隱居不仕然皆讀書尚禮爲鄉聞人君生十
八日而母鄒歿在童稚時嘗夢見其母覺而質諸人
其聲音笑貌宛然母也人以爲孝誠所感父嘗有疾
君每夕稽顙北辰祈以身代割股肉以療之者再歷
事繼母三人曰李曰吳曰鄒皆得其歡心而事吳者

彪父人不知其不出於吳也有弟七人君其長一弟
丞亡以其子撫後之而撫其嫠孤甚厚其六人者父
歿時尚幼爲之冠婚均受以產人無間於昆弟之言
君先世自嘉興徙邑之新安鄉又自新安來脊爲氏
居丗殷鄉兩鄉又毋一族行君以聚火者數十家君
好音樂施出於天性人有緩急來叩門饑無食者寒
無衣者死不能葬及欲葬而無地者隨求而應咸如
所願其他如立義塾以教鄉之子弟建橋梁以濟路
之病涉施藥合以救人疾病諸如此類皆世人所難

能者也而君能之蓋自其究衆以教犯而不校一念
中來不徒言之而且行之不待強而仁焉一方君子
不足以盡之雖通之天下可也君儀觀偉甚未嘗疾
言遽色善自保養老而益健邑大夫歲行鄉飲酒禮
以書速君正賓席終不赴家有祠堂晨必謁出入必
告朔望必祭有新物必薦忌及節祀時祭必率子弟
行禮既老且病不廢至是歲春病且革猶力疾欲如
常時力不能支乃集長幼而訣之曰吾壽有餘而心
不愧亦足以自獻於先人矣爲吾子孫勿墜先業斯

也遂不語三日而卒時弘治辛亥十二月晦也享年
七十有六君配邵氏繼孫氏皆恪脩婦道先君而卒
子男三人禎大郎模大棣女四華濂同樂司馬悅華
昌其壻也孫男七人誠謨評訥詔譜議女二人禎等
卜以癸丑歲四月丙午葬君于邑之開化鄉父塋之
左是歲從子某以計偕赴京不及從葬既而登進士
第乃介太常少卿馬君宗勉時君從弟洪所狀行實
偕以侍郎錢文通公原溥武進王天官廷貴姑蘇吳
少宰原博諸公所作詩文求予言表其墓某狀君爲

人賢而孝且慷義好禮而諸公又皆不輕許可人者
其言鑿鑿乎非虛厐幾所謂文獻足徵者故不辭而
爲之序其說使表于墓道以示于後人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浙西甘貫多善富之家而皆以田農起率守道循理
各安其分而世其業近日或乃有踰制而棄本忘其
身之爲農氏而不知所以品節限制焉者有能于風
靡波頽之中而知以持盈爲戒恐或淪於失墜豈非
吾人君子所當之無錫鴻山趙氏故宋室之遠裔有

號海航者其言曰人涉世如舟之浮于海也茫瀰而不知所戒則將有沉覆之患矣故以海航為號人亦以尸稱之予友陳朝用昔選爲天官將常爲予爲作海航序今爲福建方伯以事上京師復請爲文以表其墓且出其所撰狀曰君諱洞字廣淨海航其別號也系出宋盛國公叔黔後南渡初自汴南來居平江之臨頓里平江今蘇郡也叔黔生朝請大夫本之本之生太中大夫公禮四傳至君勝若勝生吉甫君之高祖也再徙長洲之尚橋吉甫生繼道君之曾祖也

國初來贅無錫府氏故今爲無錫人繼道生公祖號聽鶴君之祖也公祖生汝明號怡菊君之父也君生而負俗類河朔間人特方以侈靡相尚意氣相加游玩爲樂君獨平心易氣勤生務本斂華就實未嘗佚游慢戲以棄日非禮恣肆以殄物特財怙勢以凌人介介然以安分知足自戒畏刑惜福爲心嘗代父役爲糧區之長吏蘇租賦惟其公有後期者姑寬之或代之輸而徐取其償曰吾與若皆編户也徒以物力優於彼爲之督爾租了官事幸無相貽累足矣父老

代掌家事歲取租於佃田者量歲豐凶而多寡其取予有所欠負未嘗盡其償曰吾借力於若若食於吾皆不可相無者苟了官租而微有所得足矣人有不平事多質於君君曰吾非有司也曲直之判豈所敢當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非之理折之某人爲是某人爲非無不悅服有疑難之事多决於君君曰吾幼失學事體未有所諳因君之事而斷以吾心之理如此則可如彼則否無不厭當於人心人之緩急叩門者必如所欲而不使之缺望去我體相干

亦必以理遣之而不爲已甚君之眞誠直道不但行于家庭孚於鄉黨而郡邑大夫遇有疑難亦進君議焉君盡言以達己意罔辭以啓上聽未嘗顧忌而後有口行己疾事必畏清議稱自克責惟恐以短取敗而有以廢墜前人之基業焉至是疾革呼其子曰吾祖宗寸積銖累成此家業傳序以及於吾終日乾乾如操舟截之舟泛不測之淵惟恐不幸遭値風波以傾覆所有幸而今日至於舟抵岸矣此舟付於汝宜操吾此心以保世業吾將何以藉手見汝祖宗於地下

矣言訖而卒時弘治己酉正月二十八日也距其生正統丙辰得年五十有四配孺人過氏宋郡馬之後子男一楠以例輸邊餉得蘇州衛指揮僉事女一適邑士華基孫男一福齡以某月某日塟於某山之原君天性孝友事親能順適其意處二弟怡怡如也從弟傑幼孤貧爲婚娶置田宅居之女之子華某蚤失怙君食於家延師教之俾至成立其他義舉如施棺櫘造輿梁通水利之類不一而足皆衆所共知者若君者豈史所謂貴誼而賤利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歟予因之以善人君子非過也茲因其請爲文以表于墓道用垂世楷俾其且紀其歲月識其兆域以慰其求而已哉

義泉阡韓氏先塋表

鳳翔府學教授韓彥夫致仕家居乃成化癸卯春二月自其家河內之脩武來謁予於太學彥夫予故人婺源知縣敬夫之弟也坐定出敬夫手書示予曰先兄臨終時出此以授後曰此吾平生之情志也汝持此以干瓊臺先生先兄之藏既蒙先生賜之銘又爲文以祭之其平生行實固已昭于世矣但其所謂情志者則未伸焉後幸後死敢請先生一言以成先兄之志嗚呼敬夫不可作矣見其手書如見其人然寧能已於言耶敬夫先世潞州之韓居人韓氏在宋時族大而指環居而皆者皆其宗人故潞人以韓之氏氏居焉元初兵亂其六世祖從居澤州陵川縣之楊子掌其地尚无居民悉於遂及所居不百步許有泉一泓每爲沙泥所湮乃甫壘石以爲井復令使之泉義其所以爲乃加泉之名以義焉祖母任氏某氏合塟于義泉之北元世祖諱某妣某氏亦塟焉生子一人曰成之者四世祖也邑稱爲善人元至正癸未享年七十有五卒亦塟于其側未幾澤潞盜起其三子恩誠恩溫恩敬奉母避地于懷慶定居焉懷之東八十里寶賢之鄉占籍脩武今爲脩武人者若干世矣恩榮生　生　恩溫生　生　恩誠生　生敬夫名鼎彥夫名復敬夫領正統丁卯鄉薦以歲貢爲婺源知縣致仕彥夫先敬夫一科領鄉薦以乙科得曲陽教諭進鳳翔教授嗚呼太行山綿亘數百里界乎中原

之間其陽則畢懷陰則澤踣也韓氏之先在山之陰其後也乃越山而居其陽夫地清淑之氣渾淪而深厚山之面受陽明之光發達而清秀聞韓氏之先者留骨于幽窔之地則有以養之而不朽承韓氏之後者發秀于陽明之鄉則有以衍之于無窮後之人有過袁泉之阡覩斯冢之纍然斯碑之屹然者當有所徵而加之意焉

勑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丁公孺人蔡氏墓表

雲閒有厚德君子曰丁公諱鉞字孟威鄉人咸謂穀

先生者也　天子以其子溥貴封翰林編修階文林郎其配蔡氏封孺人受封甫踰年溥承　恩歸省侍三閱月而公捐館舍時歲癸巳八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洪武戊寅享年七十又六又六年爲成化己亥七月十三日孺人卒距其生永樂丁亥享年七十又三溥聞孺人計循例歸守制將以孺人合塟于公之宅兆衰絰踵門求予文表其墓按狀丁氏其先汴人有諱彥脩者仕宋爲脩職郎始居秀之甫里有以紹祖者仕元爲制史總管棄官歸隱華亭之浙東華亭

之七寶鄉有丁氏自此始紹祖生茂卿茂卿生子三人仁甫其長子也是爲公之高祖仁甫生仲達是爲公之曾祖仲達生文政是爲公之祖文政生汝霖號素行處士始遷秀野仰今居也是爲公父公所生母朱氏有賢行公生而秀穎最爲父母所鍾愛年甫冠父爲仇家所誣逮赴京適公病滯下篤甚力疾欲從以行所親者或沮之公曰吾身父所生也父罹難豈子以惜身故舍之邪用于爲哉卒從行辛無事歸後周文襄公總浙西財賦而於區長尤所慎擇郡守趙

公豫首舉公以應命文襄於僚輩中特呼公出加奬異在官十有二年分毫無所私一此　董席官府勢多所漁獵以殖私產或舉以諷公公笑曰人之肉可貽吾身乎吾之先累世積德尚懼非嗣丸吾敢以不德繼之其能免禍乎不見鄉人某某爲糧長乘勢斂資務擴其所有今皆安在哉其子孫何如哉吾知奉公而已他非所與也父之謝事歸隱家事悉以付諸弟先是仲弟鋼承母命贅外氏公後召歸與居季鉞少失怙公撫育以至于成立是皆精贈善書以承世

業公惟奉母教子務專公私事一切置之乃於後圃
築錦雲書屋購書數千卷庋其中延其師儒居之以
教其子溥用是專攻於學選入郡庠補弟子員領丙
子京闈薦第二人己丑　廷試第二賜進士及第擢
翰林編脩鄉人咸以爲公賀公曰豈其之力哉祖宗
餘慶也公爲人儉約不事貨利於一切聲勢泊如也
儼然一室未嘗畜媵妾與蔡孺人最相得自壯至老
相敬如一日孺人諱佛娥同邑七賓鎮南大族蔡文
傑之子年十七來歸公時舅姑性嚴各異孺人事

之各得其心舅病助公奉侍晝夜無怠倦意舅謂所
親曰吾家何幸得此新婦天必將昌吾子孫以報之
姑性嚴毅婦女少當其意每與人言稱大媳婦其賢
且孝臨終召諸婦諸女立牀下諭之曰吾歿後汝等
事大媳婦爲人家婦者能效之則無忝家門矣孺人
勤儉五鼓即起爲子溥梳洗課之讀書仰燈下紡績
厥明治家事日以爲常及溥出就外傅游太學校上
京師凡有師友禮道路費必爲預備咸豐腆而曲備
溥既登第官禁林鄉人有之京者必再三寄聲以愼

官守毋失　朝廷爲敕一時華亭人稱賢母者必歸
焉孺人生男二長天文溥是也初溥未生前養一子
名安女二長適姜惲文天孫男一魁女二長適張深
文尚幼公以卒之來歲十一月九日葬于邑余陽之
福壽山孺人以成化庚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嗚呼國
者家之積也方三代盛時比屋皆有可封之俗不獨
丈夫子之能賢而凡一時之婦人女子皆有可稱之
德焉觀南詩之正風可見已方今　聖化大行乾乎
南國有若雲間之語敎先生者與其配蔡孺人儷德

媺行皆有古人風致是固其資性之美家教之素而
亦　國家承平之所漸漬歟則其生文行之子膺
恩封之典豈無所自而然哉吾足乎表其義以爲世則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日七代宗孫爾毅重編

爾燮同編

毅男光昌 湖昌 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三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四

大學士謚文莊瓊山丘濬仲深甫著

神道碑

明故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天地間有大義因循之久則沈鬱而不明必得夫身任天下之重者遇事激發之然後大明於斯世焉國家承平日久道協乎中治循乎軌大義非不明也然而因循之久怙偷之極馴至於己巳之變公義激

而至於晦也甚矣江夏王公於是時奮不顧身以先天下世之君子深於公有感焉是歲八月　英廟北征有蒙塵之變　景皇帝以親王介弟監國御午門左門六部幷科道官交章劾王振誤國之罪　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者畢百官皆趨進號慟哭不起廳言曰　聖駕留虜庭皆振專權擅政所致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叱逐百官公奮臂捽順髮嚙其面曰順平昔倚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眞姦黨也律有姦黨之條

罪在不赦百官用公言爭以手足捶死順衆猶哭未退　帝起入宮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者亦振黨請寘諸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又捶死之百官乃再拜而退是月庚午也公義激於衷捐其身以爲天下明大義由是天下士大夫莫不曉然知公義所在而皆振作其氣以興起事功然而矯枉者或過於直以爲訐而迄于今然則公之斯舉其世道升降之會歟公諱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曾大父諱某仕元爲水軍翼萬戶大父諱俊卿洪武中以

軍功起爲河州衛百戶坐事謫戍河西遂爲河州人父諱佐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趙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幼篤學有大度年二十一補衛庠生二十五以禮經魁陝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賜進士出身觀政戶部迍邅家食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居官又三年適　國家有北狩之變是時明興七十餘年承平日久一日事起倉卒上下惘然罔知所措忽聞公有廷擊權姦之舉莫不驚駭既而事定人安公之名遂由是以起是歲十月虜擁

駕南還直犯都城　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于崇
文橋分遣都督毛福壽高禮王敬王勇武興分軍策
應之以公有時望　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
言福壽番將也非公不能鎮壓之乃陞公僉都御史
提督各營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爲虜所敗
武興卒於陣內官有報敬者或死或傷因散奔還京
都大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虜於茶市口與之戰
虜敗去放火燒廬舍公卽軍士撲滅之擐甲冒入
朝面陳其故因奏高禮彼創回營毛福壽不知所在

方　命錦衣衛指揮呂貴制二營不許遠出俟命有
旨命福壽聽公節制虜尋遁去　朝命孫鏜范廣統
兵五萬追之　命公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
州與虜戰于祁溝虜敗去俟出境衆議恐虜復來擁
公守備居庸等關景泰改元秋車駕南還公以疾乞
還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行明年兼理巡撫江
北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公盡所以救荒
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畢舉俟南山東河
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所積米備賑

之匠者人日給以粥全活男婦九萬七千七百餘人
遠者並給以米全活男婦一百二十九萬四千餘人
流徙者給以米以爲道食四千六百餘人被瘠者賑
其人以衣具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共用米乙百六
十餘萬石六月黃河有麥舟來公以官價易麥四千
餘石分給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隙地四十人空廣
六十擔瘞流民之病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死者給以
棺爲叢塚凡瘞二千三百有奇公晝夜竭精殫慮
爭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

盡力或述公行事爲救災錄世傳焉歲甲戌入　覲
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　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
公爲浙江參政尋除名爲民還江夏居半年　英廟
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章疏見公所上疏有正倫理
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此忠臣也乃命中官傳旨遣
戶部官送公歸河州辛巳虜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參
贊軍務公感激思奮聞虜犯靖虜之郭城公率十騎
先馳會兵擊敗之明年班師仍　命提督蘭縣以東
一帶邊備尋召還入見　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渭

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今西陲無事請命公往起其廢
從之公奉命至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道會旱
公齋禱於神即日江水泛漲公私舟楫通利人以為
忠誠所感甲申以科道會薦陞兵部尚書　命下朝
野讙傳天下想望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疏條時政
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畧簡京兵復武學一切廢
務以次修舉時兩廣峒猺大肆𠢎掠北虜在黃河套
時出侵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而四川德陽人趙鐸
又作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合機宜而兩廣功
尤偉蓋往時廣西猺獞惟徙廣東城邑斯時則越江
西湖南界矣公因御史王朝遠建白遣都督趙輔往
征之起都御史韓雍入公浙藩為叅贊軍中一切事
公皆預為規畫諸將奉之而行果能成功而還先是
京軍統以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有部分而無兵數
天下莫能測景泰中用言者分為十二團營營皆萬
公疏請復三營之舊使人不知其數多寡因以革將
多私役之弊不報會理軍職貼黃欽官公薦修譔岳
正都給事中張寧內批出二人于外公遂以疾辭章

凡五上始允歸養病時年僅五十有三公抵家又二
年上章請得休致公歸河州絕口不及時事惟日課
童僕耕藝田間以為終年之計躬營兆宅自誌其墓
且戒其子死後毋循衆例乞祭塟以弘治元年十二
月初三日卒于家訃聞有司循故事為請塟祭皆予
之公配孫氏封淑人有賢行丈夫子八人曰經曰純
曰約曰徽曰續曰緩曰絲曰繹經為山東按察司僉
事純絲用為太學生續緩絲俱入太學公性剛毅少
豪儁尚氣槩義所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
名既舉進士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之扼腕不
平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
撫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然亦以此得謗蓋順
死于衆手公特為之倡耳二長隨之死則以平日延
視街道為衆所惡衆鬨號呼出之非公意也後有譛
公者率以此為激怒之具故公不竟其用云公登第
時年二十有六又八年始授職甫二年超拜都憲用
僅七年即退退四年後起又四年致其事以去家居
者二十有三年計公平生為　朝廷所用者首尾僅

十有四年公之用雖不久而公之功在　國家澤在
生民名在天下士大夫世有柄用四五十年者稽其
成功或未能過之者也若公者豈非一世人豪哉公
之子經嘗從予學故公之行事知之為詳嘗記公歸
江夏時經邵予爵于寄壁請公閱漢書張敞傳意公
有復起之日也及公來本兵柄有事於兩廣不以予
迂僻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廣守臣以賊為常養
成禍亂而同事者領奪其位蓋各有失也公專主其
一遂致中忤所請多不遂又因岳張之出遂决于行

然二人之出意初不在公觀公伏病上章請老　上
屢遣醫治療及章五上始得請可見矣公行時予適
考士南畿歸後　命會公辭朝以故不及一言而別
嗚呼豈意遂永訣哉予因經請倪為序其事復繫之
以銘銘曰
天地生人畀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百體心有所
令體則從之把握運用弗假兵威烈烈王公百世
之士理以養心氣以行義日孳孳究心為不平敢
於公庭篤庇其朋怒氣勃然挺身爲有倪捽以手
復嚙以口臂指俱斷受命于心如發硎刀如出冶
金椎名大義益于天下毀彷同功朱儒後之天爲
國家生此偉人人心以懾士氣以伸人人得除亂
臣賊子義切于衷何論彼此彼何人哉嘗禁宮正
弗克公用匪公不幸偉哉是舉足蓋平生則有功
績赤赤可稱賑饑句饑殄門庭冠生計籌策躬操
畀竟公用不久公功則多人衆難勝如天定何有
守其碑銘跌蝎首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明故瓊州府知府加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公神道碑銘
宣宗章皇帝在御之日以天下承平日久吏惰民疲
於是慎揀廷臣處于職而著望績者以分守大郡賜
之　璽書以勵其行於是戶部郎中徐公得瓊州府
知府　上意若曰惟天祖宗畀予以大寶惠養元
元而有司貪殘廢失牧民之術以致澤不下究
民多失業今簡爾等付以郡寄瓊在萬里外尤獸其
邇爾其宜明教化通達幽隱奠民之生勿令失所彼
荒服之遐如在幾甸之邇予則汝嘉允以公使至瓊

越職踰法者其實開奏其屬有係有治耆職廢者即
械以來公感 天子知遇之深委任之專仰日乘傳
以馳馹至郡布宣 詔旨吏民俯伏環聽咸曰大哉
聖上明見萬里之外矣公既刑豪大第行之民之耆
舊語其幼稚以爲吾郡自王公伯貞去任二十年始
復得公莫不室家相慶讙忻鼓舞如得更生瓊地多
異產前此中使絡繹不絕而既章焉三人者歲必一
至以爲常而既有所恃尤爲巧黠二人者見公端嚴
勁正不可犯而又爲 上所屬任稍斂戢既而既北

上坐衰琦事東市　朝廷鞫琦等受刑狀榜示天下
琦之矣其匡際者即其人也明年黃無三人者繼來
仍踵其後幾凡有需求非常得者公限有司與三
人者以不得逞所欲避公行所部公輒騎從之使不
得恣其行郡有永樂末以來民如移腹負重走荊棘
中至是始得釋所負履平地不然幾千變矣公乘公
私困乏之後節財用貸逋負卹民隱民力少甦乃起
廢墜教民種藝興學校民俗爲之一變郡有民居深
山中號曰黎自耕自食素不出爲害而軍衛利其所

有逆逆生事啓釁以邀功利公一鎮之以靜終公世
恬然各安其生然其性朴野別無所事耕獵所獲惟
以易牛祭鬼近山之民頗爲所化有病不服藥信巫
覡言宰耕牛以祈禳甚至鬻子破產亦不卹焉公聞
之嘆曰庸民必自其明處二氏之說雖非正然不害
物命猶爲彼善於此乃許鋪室之爲民望者脩飾寺
觀以移其信習自是有病者不殺生而民用稍紓公
之意蓋因民之好漸以化之次第以歸於正非以求
福田利益也公在郡僅四年而郡中十數年之積弊

一旦革去如水洗垢三州十邑之民方愛戴歌頌之
無已而公病不起矣時宣德甲寅九月二十六日也
遐邇聞計恭哭家祭如喪所生時同知程某者先公
數日逝民乃爲之謠曰千兩黃金買知府一張白紙
送同知至今傳以爲語柩還送者填塞海濱目送其舳
不見乃還郡人作木主以公祔祭學祠今知府張矣
始爲專祠塑公像與王公伯貞並祀云公卒後若干
年以孫太學士溥貴　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學士又若干年加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 命下之日濟於是得亦蒙推
恩贈先祖如已官皆大學士先生同日朝服受誥于
册陛下先生謂濟曰某之先祖曾守貴郡吾子及見
之知先祖治行之詳今世無過子者先祖神道碑文
久缺非有怠也蓋有待於今日爾某幸與子同年登
進士又同官神道之銘非子孰屬濟童稚時曾謁先
祖今 贈尚書公拜公於府治濟時方在童儒感公
以異待今幸如所期固當有所銘也矧公有功於我
瓊人甚大濟其遺民也雖無屬筆者尚不容默況今

重以大學士之命何辭以拒耶按狀公諱鑑字
其先鍾離人也七世祖今善始徙焉曾祖諱 祖
諱 俱隱德不仕考諱 贈戶部郎中母周氏封
太宜人公生有異質在童稚已如老成人由鄉薦卒
業太學授刑部主事寬心獄事而於死獄尤不輕易
故囚爲公所鞫者未嘗稱冤嘗有疑獄公從輕治之
其人德公持金幣以謝公曰爾罪輕吾不敢坐爾以
重法當然也故爾罪當重吾敢輕爾耶輕重在爾我
何與焉其人拜感而去一時法吏中公獨以廉恤著

名適 朝廷方大營造起丁夫十數萬採巨材於川
蜀工部尚書宋公董其事宋公舉公爲佐公提督有
方作息有節人勞而無怨十七年陞戶部陝西司員
外郎是時 太宗皇帝行將遷都務最委公處之
一一悉有條理尚書夏公原吉總國計事多咨焉十
九年 上以北虜猖獗將親征 命大臣議兵部尚
書方賓言恐糧儲不足遂召夏尚書問糧儲多寡原
吉對曰今所儲者僅足歲計恐不能供大軍 命原
吉往視開平邊儲工部尚書吳中入對亦以爲上怒

召回原吉頌繫於獄罪及其部屬公與焉 仁廟登
極命出之復原吉官公亦得以赦原又明年陞湖廣司
郎中公坐夏公累繫獄者三年無幾微怨色言及公
推重之有意爲公大用宣德庚戌正月夏公薨於位
公於是年出守於瓊一時春 勑選守者皆極天下
之選如况鍾邵旻等後皆有名于時然皆在內地多
以鋤擊得名而公獨以循良著於荒遠之外又能
遏抑權倖之黨使害不及民由是觀之則公之所爲
尤難也惜乎天不假年公不得終其惠使公如王伯

民之守頃十有四年其所施爲者豈在古龔黃下哉
公性孝友郎中公没時水漿不入口絶而復甦日不
離棺側一夕倦而寐若聞呼曰速起速起火將及我
公驚起火果燎于幕且延于屋矣公力捍之乃息人
以爲孝感所致云公生於洪武庚戌卒時年六十有
四以卒之明年歸葬於某山之原時某月某日也公
配吳氏有賢行初　封宜人繼以孫貴　贈淑人加
贈夫人子男四長　封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講没後加　贈如子官次理早卒次璐次珍次堪

俱少房出孫男七人長溥卽大學士次瀞次瀹次溯
次瀚次淇次　曾孫男　公宅心仁恕人以非理
相干未嘗留怒釋同知者與公異趣累以事作公反
其死公爲之經理喪事略不以舊惡介意公開心見
誠不爲城府待下有恩人人得其歡心是時[illegible]多謫
公洪武永樂中以事遷謫來者博雅老成多知朝野
舊事公暇日延致其人談笑竟日公爲政簡易不任
吏胥事至立斷不立文案大率以勸化爲主不用刑
法或以爲疑公曰守令者民之父母父母教之而不

從然後從而撻之教所能從又奚用撻爲哉是府風
俗淳厚而一時倦遊之士耆宿之民往往可託公時
至寺觀中召集之命坐賜茗詢訪民隱公不逆詐不
億不信而諸人化公之德亦不敢有所隱伏公在任
屢有年公卒之明年郡乃大歉民有殍死者罔然相
謂曰徐公在吾民豈至此耶若公者豈漢詔所謂賢
人君子者耶循吏不足盡之也是宜爲銘銘曰
天於所生必惠愛之有施惠者必報所惠君之牧
民視天所生受牧能惠祿食斯增君不及報天代

報焉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後人繼顯推恩上逮較
所當得益厚而大允矣徐公體天之仁廣君之惠
以惠遠民所施既厚所報來稱歿躋冊紀畀受
恩命華階峻秩位極人臣大哉　皇上褒諭諄諄
龍章牙軸螭首龜趺　詔頒于庭碑峙于墓名傳
有識澤流無窮子孫食報永昌而隆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
左參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台

羊山是歲廣東都司因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猖獗守土者閉門自守名遣將禦之至則爲所敗俄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　朝命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爲賊所戕脅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衰公復令其有貌順意遣使往

諭之賊首黃蕭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示以更生之路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讙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旣出公忽病作扶入臥榻仰呼其子琥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

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旣得實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且屏位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終無生理矣計聞　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僅閱月大軍即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者樂仰天號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旣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事下爲忌者所沮忌者旣去有司始立公祠于廣州府城隍廟之旁水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于官不得其平者輒

具詞焚于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敬嗚呼古所謂生爲豪傑死爲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字信民紹興之新昌人也少遊鄉泮領永樂庚子浙江鄉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工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端公薦往廣藩陛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旣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勅整飭兵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詞連僉事耿定廣布政揭稽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啓行時廣

人爭携金帛競舟相賂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
危石擲之既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凡癸公他事
皆涉虛惟鹿鳴宴辨錄花一事行勘爭白廣之軍民
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
涉萬里直訴 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官并
既受 命避嫌官事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留之公之
所至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
己汲汲然爲之惟恐後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
扼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儕類有過

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爲事衆方推避公卽奮先
爲之人多以矯激目之久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
服差役時僧夫兒緣石毋夫公代其兒數百步人過
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差吾毋而吾後他人於
心安乎居家時聞鄉鄰兄弟有不睦或構訟者輒至
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絶之不厭也必從
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爲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
堰石爲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楊給事中力也官禁
近時嘗一奉 勑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

弊事竣因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
藩言政在人者尤多方是時承平日久禁綱疏濶嶺
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黷貨殃民爲常事上下
交征恬不爲恥公至一以廉潔爲心而凡事行之以
寬公退之暇卽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間詢問父老以
民間利病及覆其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
事至民落有欲爲訴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
自來可也民曰彼無保認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
信縱之去至期皆自來公爲政所以感人心者大抵

此類也嗚呼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
後二十年是爲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
者皆加䘏贈賜公謚曰恭惠又七年公之鄉人王谿
者仕爲其邑教諭始介其鄉人禮部侍郎俞公欽
都御史丁公川屬予紀其行事將鑱于石谿少嘗受
業於公念公平生志節不下古人特以居官清白身
後無贏餘至今墓石未立恐遂泯於世也以予出將
南知公事爲詳特以見屬謹按狀新昌楊出漢太尉
之後世居此邑之彩煙山曾祖 [illegible] 皆不仕 [illegible]

吉以公貴贈給事中妣丁氏封孺人公生洪武庚午
月　日享年六十有一歸塟於本縣上壬山之原
配石氏封孺人子男四玫瑄玧瑷玫以公廕錄爲國
子生任桃源縣丞女一適張棐于也於公嘗有一面
之雅而於鄉邦之受惠也亦未嘗不與焉矧以紀事
爲職業無溢之請恒欲書公之績以傳於世尤重以
溢之請乎旣紀其實復系以銘銘曰
楊公烈烈特立揭揭熙彼沓沓不茹不唯何懈何
懼靡進靡拒介而能通拘而有容隨而不逐生爲

直大仕爲直臣死爲明神愛而畏之思而企之廟
而祀之德則有矣名則久矣死則不朽矣成化十二年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古岡曾公本　暨書道撫甘肅
閩安茇歸守制行至西安卒於關內道公者計聞
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塟事其子文衡持戶部侍
郎李公充承所輯狀來乞銘予與公同生於閩僑李
公登甲戌進士第是歲鄉人聯名者十有六人官至
臺閣者惟予三人及何都憲宗彥劉亞卿□人中予與最

長而公乃先予逝予叨以文字爲職業所以序公行
事而銘于墓隧之碑者奚辭以拒哉公諱能字千之
其先宜之涇　縣人曾祖諱寶避以民兵守宜城爲
隊長始渡浙成新會祖諱保晚父諱與號素軒以儒書
教授鄉人子弟初　封承德郎戶部山西清吏司主
事進　封奉直大夫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妣周氏繼
妣陳氏初　贈安人進　贈宜人皆以公貴也公生
而秀朗端重受教于家庭不勞而成甫成童選入邑
庠補弟子員景泰庚午以尚書領廣東鄉薦明年試

禮部得乙科不就卒業太學歲甲戌登進士第觀政
工部奉　命往泰府營求與主塟事綽有方畢
而氏不援爲親藩所重歲丙子除南京戶部四川司
主事事比諸司爲劇公處之裕如一時能名聞于南
畿歲丁內艱服闋改任戶部山西司主事尋擢員外
郎未幾陞湖廣司郎中公在部歷三任踰十年久於
其任司無滯事大爲上下所敬服時古滲年公爲尚
書溫厚嚴重少有當其意者獨重公薦以長安楊公
太所加禮者司農事亦或以質於公公時發一言

多中肯綮歲癸巳陞公陝西布政司右參議府部官
至正郎者恩命布政參政之職得登參者數不甚時
人多為公惜公欣然曰方面之佐分猶庶務大參與
亞參等耳居官以盡職為忠恐不克稱耳何必計資
級哉戊戌遷右參政庚子陞右布政使辛丑轉左公
自部曹出官藩服八年之間凡四轉官階位方伯當
方面之寄關陝重地三面臨邊巡守都憲四人總戎
大將四人其他監軍參將之類何啻十餘人屯聚戎
馬十數萬控制羌狄邏偵自需皆取給於藩司又值

邊隴多事內地水旱相仍非有諳練之才見事明決
者不能一朝居也公為佐貳時在任之日少行邊之
日多凡甘西北一帶山川阨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
兵馬強弱將士堅脆皆能心識而口數之既總方伯
之任不暇一一躬蒞之概然謂僚佐曰陝西一藩治
邊數千里屯重兵之處其大者寧夏榆林甘肅其他
若岷洮等處營寨非一　北與虜鄰西接羌戎外地有
生番內地有熟羌所以控制之者雖在乎武將然數
千里之地數十萬之兵所秣之馬所食之粟所用度

之一出乎民也苟非未事之先豫有以會計之
臨用之際何所藉乎哉乃布近司地以易參議曠創
為令計置六綱凡錢糧出納條例簿籍咸在其中每
歲夏秋當徵稅糧之際會諸僚佐於此稽考凡一歲
之所入與一歲之所出因登耗以加裁量遠近以分
派用是算無遺策邊儲有備廢用不屈而民力亦不
至於困斃為甲辰關內大饑民至相食時公私罄竭
計無所出會　朝廷大臣賑濟行一切權宜之政公
勞心焦思隨事裨補委曲詳盡一方之民得以少蘇

者公之力為多癸卯述職赴京一時方伯數人公為最
明年甘肅巡撫都憲缺廷臣會官時論謂非公不可
朝廷推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支二品俸錫以
璽書付以便宜之任往代之公即時上道藩公父衍
素翁年幾九十公命其子文衡等內侍養惟揚一
帝有隨至甘肅宣述　朝廷德意以勵將士人人感
悅於是條為令行事宜凡十曰新號令曰謹練習曰
修城堡曰明賞罰曰覈功實曰抑強誅曰恤孤寡曰
務儲積曰行賑貸曰撫番落行十餘□□□氏翕然

平藪迫戌曰數十年無此也方將翹首跂足以望新
政甫三閱月而邗叟翁計音至矣軍民大失所望相
率赴 闕上章乞留時制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
許擅離公以墨衰從事者又三閱月代者乃至歸至
會府而卒時歲乙巳八月七日也距其生宣德戊申
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羅氏初 封安人進宜人子男
二長卿文衡次文鑑女四人長適邑庠生伍濟次在
室文適指揮倪麟次適義官鍾珠文衡以 年 月
日葬公於 山之原公生嶺南北仕于 中朝
官兩京歷三職皆專錢穀之任既而出受方面之寄
乃在西北戎馬之地凡首尾十有三年所以宣布
朝廷之德意以安生民儲邊備給軍餉者克舉其職
而又屢遭荒札之歲民不聊生之時乃能因時制宜
補偏救弊以紓一時之急凡所經畫多出人意表不
動聲色而卒至成功 朝廷方大用之衆方望其有
爲而乃遽止於斯惜哉銘曰
公生南紀顯于西陲內撫疲民外控驕夷曰夏曰
原于嘏于支宜徽所至功業隨之所最著者賑民

之饑生其垂死莫其將移凡此方民子孫夫妻有
田有廬非公功誰昔賢安羅曾廸于茲亦吾越產
建功孔奇夫世已久遺人猶思公今繼之嶺嶠有
輝孰云將才乃出于西前羅後胥人口是碑公之
雖逝公澤長垂後人考德懋此銘詩

浙江按察司副使周公神道碑

天下承平日久變起倉卒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
有能奮身其間以爲民敵禦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
氣以救澌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
大江以南民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處寇起于閩既
而括寇相挺以起猝然猋發如風飈火猛延燎于枯
草燥荻之場雖有隄障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官適
于寇者其民益岌岌然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
驚畏走避雖以 朝命將領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
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而浙江按察副使周
公者獨能以身嬰敵鋒而死之嗚呼豈非毅然大丈
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西鄉試第四人以親老歷任
遠方得交阯北縣典史改麗水縣時黃忠宣公兼掌

滿陞本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嘉江府教授事秩滿陞
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道司未幾按察使
慶公信以有守有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
所舉擢大理寺右寺評事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敏薦
超拜浙江按察司僉事會處寇犯邉公以計殲之
朝廷有績役賞鈔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
議曰蘭溪乃賊所從出之路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
矣宜以僉憲有謀畧非得之以遏其衝賊不易弭也公
至蘭溪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晝夜整備又於

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大巖諸寨以扼其要官屢
用計畧擒賊黨數百人每夜邏邏賊不敢犯境百姓
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聞震驚始爲民患今則逃生
由是諸邑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
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衆聞皆出
官軍皆知又復遠遁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賊遣
藩梟陸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請
任其事至則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鑑
胡等環聽竦動咸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　朝廷遣

公續陞本司按察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
號桀黠嘗僞以名降總兵請公授以冠帶俾招其黨
得二殺使者不受招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
降者殺得二黨前後其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而來降
者又三千人得二僅餘四十人深遁山谷中其勢日
孤指日可就擒矣同事者有忌公成功而沮抑之者
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都指揮崔源往武義謀
所以備禦之者至甫數日賊至矣武義無城惟木爲
柵時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公稍却以避其鋒

者公獨奮厲聲以諭衆且曰不與此賊俱生既而賊近
城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
有潛入城爲內應者衆因望見火起遂大潰公竟死
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年六十有一兩
浙人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
相率出貲懇司塑公像立生祠之又各出己田以爲
經久計事聞　朝廷遣官諭祭　詔贈公浙江布政
司右參政官其子魯新會縣丞公諱成字孔思梧之
鬱林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妣鍾氏公五

歲而孤與兄祖弟源相友愛娶某氏繼某氏生子二人長即曾次然皆以公卒之某年月日歸葬翰林之某原原後都御史昆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以鄉人意並歷祠公於梧城如蘭溪云曾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公墓道之碑未立徵文於予予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死事之臣爲 國家所旌褒者僅四人其三人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嗣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予以官太史表忠義以盤世乃其職也重以僉憲公之請何辭以辭嗚呼風霜剝落木

之性稱患難忠臣之節自古死封疆之臣多見於季世勵操之秋而此數公者獨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試之使征安文泰之士夫知所儆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成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帥先其功蓋莫大焉是宜表著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鄧公顒死于閩寇廣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人皆死于廣寇顒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死義而公同於法得牽聯書銘曰

死國之臣多在末季公獨死義於承平世奮其一身爲民屏蔽我衆雖有匪怯則脆一聞風聲晝拱夜悸鼓不能起不待金退四無救援百莫可恃所恃區區曰忠與義公惟一身以死自誓食君之祿豈無他輩所以全身亦豈無計公之此心則不在是受人之祿則死其事身雖澌盡心則孔熾以義之死作彼之氣彼弄兵者獨非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今孰能百歲爲臣死忠於天無愧 帝詔以褒民廟以祀芳名

流傳百千萬禩史臣作銘昭告來裔

哀辭

陳非靖公哀辭

我 太祖皇帝始簡儒臣入內閣預王言遂預機密故事非負宿望通經術有文藝者弗得與 列聖相承率用翰林儒臣爲之其選至嚴也一時臺省臣僚雖有奇才異能亦皆安然遜避不敢有毫髮覬覦意近世乃有以攀援來自他途者紊亂故事多有所更革幸而獎掖先生以宿望端復翰林務稍復其故

衆方欣幸之而先生不幸以歲戊子四月丁丑卒於位於乎惜哉衆皆爲辭哀之予亦附其後辭曰哉哉禁林距天咫尺地密勿代王出言居帝左右預機密匪徒用文實以道德任輔弼古伊之推隱然胸中淑其延默契眷孚啓沃一人化人極百僚具瞻禮接情通不赫赫匪德匪望匪有文學曷以入惟公挺秀生自廬陵忠節域高科盛名選屬史館任方伯　英皇當宁侍講經幃多啓迪簡在　帝心復位之初首蒙及起身外藩入長宮端率群僚進規拒機寵以恭名進淸秩領袖羣仙闡明經訓正史筆衆方翹翹期以壽考永終吉天不慭遺疾弗瘳遂終訃音四聞九重震悼衆於邑知在官聯光範曰延犯曷爲我哀效古陳詞寫胸臆

蘭湖先生哀辭

嗚呼科舉興而草澤無遺儒之責如五經四書非不發行於時然而孜孜講究者惟用於文詞以假途榮宦不仕而能究心於聖賢之學者益亦鮮矣若蘭湖先生夏良輔者豈非世之絕無而僅有者歟先生名相餘姚人宋文莊公埴裔孫生而天資近道年十六七仰慨然有志於孔孟之學年益長於道若有所得謂學孔孟者當自朱子始朱子平生著述雖多其大且要者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四書而小學一書又所以立大學之基本也其言明白雅馴初非難曉者而初學之士或不能以的然無疑也於是本先儒之說而附以已意文以淺近之言名曰四書小學便覽或爲之梓行予得而觀之嘆曰草澤之中科舉之外世乃有斯人耶後獲與其從子刑科給事中時爲寅同舉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亟寅每爲予言先生之爲人允其居家庭處鄉黨所言所行可稱述者非一又知先生於聖賢書不但訓其義說其理而已於是益嘆世之如先生者何其少也未幾時而先生捐館舍矣於乎而今而後豈復有斯人哉乃爲辭以哀之辭曰受元陽兮明以淸承貞則兮順以亨儼古道兮在躬不汲汲兮利名世務鶩兮詞藻羗獨留心兮聖經迥其源兮洙泗戒途兮紫陽之庭慨斯世兮鮮儷冠玉舂兮佩紫衡思其人兮何所虞山峩峩

兮舜江泠泠氣雖云散兮名弗可滅後千祀兮其人
如生

彭處士哀辭

吾友彭彥實問其伯父東軒先生之訃命予爲之哀辭予於先生無一日之雅哀從何生哉昔程伯子狀明道之行謂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夫識者哀固也不識者哀之何哉噫其必有不面而神交非情而義感而出於聲音容貌之外者矣故不辭而爲之詞詞曰維少微之垂光兮于吉之野有美一人兮隱居其下葆醇熙兮服儒雅環里之人兮薰德以化行不形兮知我寡山椒水湄兮以遊以芥水可釣兮田可稼翛風流兮心獨寫宜壽考兮介純嘏羌胡爲兮天不假生教于鄉兮沒祭於社嗟若人之云亡兮中有存者

大司寇劉公哀辭

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刑部尚書萬安劉公薨於京師里第　天子震悼下自公卿大夫士庶人聞者嘆息吊者盡哀如喪其私親然嗚呼公之所以得此於人人者豈無其故哉公濬殿試讀卷官也公每與人言及濬恒見惜之間不敢謂公爲知己然已不敢謂非已知也方公在位時濬未嘗一造門下及公以疾得告乃一造拜而公已不能起矣嗚呼惜哉雖然濬之所以不敢拜爲者非簡公也不敢以衆人待公也則於公之薨也又安敢以衆人哀公者哀公哉於是乎形諸辭以聲吾哀辭曰天之生公兮非爲劉宗帝之用公兮非以華公之躬豐年而豫儲峙兮以待荒凶陸居而具舟楫兮以備濤風朝有正人兮孰敢喻我以私家國有仁賢兮孰敢謂其虛空衆喁喁以徯望兮方春汪之日隆何一疾之弗起兮遽物化以長終天之意竟不可知兮羌欲問之而無從嗚呼哀哉我之哭公兮非止爲公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扱衰衆隆思報者誰惟公生於邊方超出等夷謂古人之言必可用謂今世之事皆當爲名一登乎　天府身即許於　皇家總書筵符

進恤其他已已之變事勢業業元兇餘黨尚相糾結
義切于衷又不在乎乎捽其髮嚙之以口激發人心
危而再安自此公名布滿人寰驟駸進用所至著顯
門庭之急一揮而斥經營四方于東于西勦殄踣凶
止流飽饑曉人同極翩翩絹絹來幾報怨或弃于石
天道昭昭乎又終定起公於瘵付以兵柄公奮其庸
坐遲廟籌首令嶺表安如中州振舉宏綱寀紀備今
突未及黔遽爾告病西歸故鄉豈就閑適身居十家
心懸于國嗚呼居廟堂之近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丈常仰是以特賚公其尚平公後嗣克繼之
惟公有之是以似之又序公知均以為報尚竭心思
紀公神道為此香帛數千甲程術以斯文以表平生
尚饗

祭李學士文

嗚呼世所謂貴貴莫如三公公居師保位重望崇世
所謂富富莫如萬鍾公品第一祿厚秩多名揚四海
心結　九重一世之人孰能踰公得君如此其父委
任如彼其隆天下方待其寄一卿共仰其風威㴱

木米之足變忽擬夢之兆卤一疾弗起俄然告終計
聞中外孰不怨恫某等幸存　禁近舊親德容賴扶
持之有自咸涕泗之無從薄陳危酒用表哀悰

祭西昌蕭先生文

於惟先生一世令則出處關世道之升降言論示學
者以標的其在太學也示教以身愛人以德文不取
奇學必先識其在內閣也代言必醇秉筆必直言不
苟同事多裨益民庶荷其陰受之賜上多賴其提撥
之力胡奸人之誣讒乃無事而生隙仁賢盡為之掃

除氣勢亦隨之銷索或伏歐力之慘或受遐棄之謫
幸其善念不至於盡忘猶俾先生全歸於鄉宅嗚呼
彼獨何心肆行貪饕貪天之功攘人之罔所得之
幾何流惡遺于無極天有時而終定人至愚而難惑
天日一旦開明燦然于焉昭晰乾元奮獨斷之威雷
雨霈作解之澤仕者以起疑者以釋雖先生之身不
幸溘然先逝而先生之心則既坦然明白嗚呼一自
先生正容易簀士氣日淪於卑卑事勢日陷乎岌岌
講經者穿穴出於大道之旁摛辭者雕刻壞其本然

之質道德分裂鬼怪百出是則先生之出處存亡關
乎世道之盈虛升降之消息念惟小子生於遐僻
經品題遂爾超軼念誨言之如昨綆纔形而不試心
常切於几筵跡久拘於仕籍期以歸省道經貴邑其
一辦之心香酒兩行之清泣業守制以南還拘於體
而未克茲兒喪而北上謹陳辭而寓哀想佳城而致
莫報殊知於萬一伏惟尚饗

祭韓都御史文

嗚呼自古及今人才之生曰德曰才爲賢爲能位皆
隨時而可致望非積久而不成所謂望者必由歲月
之積累夫豈旦夕之經營良以　國家用之而屢著
其效遠近聞之而皆識其名如久旱之而人望之而
知其爲澤如積陰之星人見之而知其必晴其處也
如在山之虎豹其出也如逐雀之鷹鸇用之固足以
成天下之事不用亦足以繫遠近之情泛觀一世斯
人無幾公其庶乎今又已矣公年弱冠仰振風紀贊
及立年遂總憲體首按江西令行禁止如霜之嚴如
風之厲再發黃甸民安盜弭如防斯遏如水沈沈

章之政在江人口耳保障之思淪廣人肌髓聞之者
膽慄見之者氣偃轟轟然於一世之依阿昭昭乎於
衆人之論詭以此致譽亦以此致毀直固以此怨亦
以此嗚呼自古聖賢亦或如此人之小人天之君子
天乎天乎焉綏公死才之生也固不易哉望之成也
尤爲難爾已而已而九原莫起更幾何年有此英偉
嗚呼哀哉哀哀曷已哀雖衆同痛實切巳因今予歸
敘辭千里英英之靈庶其鑒只尚饗

祭邢都御史文

惟兄與我同生海外俱以文科北來出仕聯登　朝
籍並敦鄉契同於一月之間並命超陞顯位兄爲都
憲我爲學士大馳朝野之聲增重鄉邦之氣兄先我
仕亦先我退家居十有二年得遂歸老之計憶惟癸
巳之別至今僅及十歲前年之秋兄以書寄他無所
言備以後事豈意去秋訃音忽至肯遺無鬼之論負
我故人之意因兄所筆序以爲志更爲徵之顯者庶
其永傳於世於戲瀛渤之間岱岸之地山川清淑物
類華麗幾千萬年秀氣始萃於公我與兄益亦無愧兄

今巳矣我獨後逝既不能執紼以送又不克傾觴而
酹舉首天南望風灑淚緘詞萬里命子代祭曰神交
以心通論死生之靡異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廷參編脩文

嗟嗟廷參謂君不壽耶則巳年踰四旬方之顔子固
爲過矣謂君爲不貴耶則官居七品方之王令固爲
多矣所可恨者七旬之父垂老六尺之孤尚稚學巳
優而未得可行之位以濟時道巳明而未成一家之
言以傳世善人命薄從古則然彼哉何脩富貴長年

豈見德於人者顧得罪於上天天道茫昧無從質焉
嗟嗟廷參天也奈何考其平生樂少苦多雕肝鏤腸
以爲文章特施之於風雲花草未見用於清廟明堂
矩行規步以端操履特稱之於親舊僚友未見知於
秉鈞當炙嗚呼士之不遇乃士之常今雖不逢後尚
可望惜未下壽而遽死在吾人則深爲可傷然文於
心苟無愧則命雖短而若長百歲必死何以較量某
生嶺南君居浙西均擢鄉魁均游虎闈繼入翰林又
爲僚友每聞君言如飲醇酒觀君之持守莊重步履

舒徐恒私心之竊念是皆壽考之符豈意以游言之
故遂飲恨以長別嗚呼哀哉嗟嗟廷參何至於斯天
耶人耶尚忍言之河冰既解旅櫬載歸臨行致奠聲
吞涕垂尚饗

祭吏部侍郎楊公文

嗚呼先生人中之鳳文中之虎其人則今其道則古
一家之父子兄弟濟美聯芳一世之經學文名著聲
獨步屢綸命臣之世掌學玉堂之署擢貳天官之卿
兼處宮端之劇於德可謂不孤所志允爲無負所惜

者澤未洽於黔黎忠將推於社稷前朝之史垂成
當宁之眷方注胡一疾而不起動四遠之哀慕悲我
良朋居然寡助幸而後死行將歸去率僚屬以薦一
觴表平生之衷悰尚饗

祭姚江戚編脩文淵祭文

嗚呼文淵剛勁之資豪放之氣高論激切直上薄於
霄天目睨空洞胷下視夫璀世凡衆人之嗜好不足
以動其心舉一世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於人之惡
雖若不容於人之善未嘗有忌將發聲罄之辦藏吾

罔不稱情間有罵座之狂毀譽嘗有所試辭言無□於醒而質不違於背有憤世嫉邪之心有勇往敢爲之志嗚呼文湍之爲人殆古所謂陽必剛剛則必明而異夫陰必柔柔則必晦者耶僕也於君若有夙契特於衆人之中假以一頭之地始落落而難合終偲偲以交勵奈何用之不盡期而未遂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餘二十禩孰知冥漠之魂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滸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廻避旣而果如所言幸免顛躓

嗚呼文湍人傳君之爲神泣胥濤而享祀卽今所至而徵之無乃兼司夫江湖之事原其神之所以有靈政由其心之無愧氣之聚也旣落落其不凡氣之散也尚昭昭乎不昧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其死也乃見錄於上帝嗚呼文湍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爲期刑鷄犬而設誓屢首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軋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火炎炎於顯盛之時氷凊凊於困窮之際半脅纔解過諸途遽轉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閾卽賸口以剌過門不入室又爲操戈之舉落穽不援手怒施下石之計親其身也追鄙况侃儷平生爲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文湍始終無二心生死同一致不忝爲聰明正直之神眞可謂英邁傑特之士緬想舊游稱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曾平生之素好用荅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化就宿草而澆酎伏惟英魂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人世之凡言特歆御醒之醇味嗚呼痛哉尚饗

祭袁秉中大守文

嗚呼哀兄不相見者踰二十年愛而莫親中心懸懸意其後會猶或可冀豈期一朝溘焉長逝自兹以往再無見時念我年之亦老尚地下之是期念惟戊辰之春始見兄于京師一見之頃卽如素知宣心期之妙契恒跬步以追隨幸而同官于 朝朝朝夕相與期白首以周旋日聯翩乎朝著俄而兄出守梧我送以賦謂不久而遄歸庚全交於末路豈知暫別之年卽是永訣之日追想平生音容如昔每過游從之地觸

與思想之心念念不已戀戀至今爰因哭兄之死遂爾惜兄之生有才而不盡用有志而不盡行彼哉爲卿爲相夫豈盡其才能兄僅終於四品專守乎一城兄晩年之遘疾乃昏迷于物情嗚呼尚忍言哉言之何及揮淚寫詞中心於邑緘辭萬里表我交情哀哉哀兄尚饗

祭先兄文

嗟我與兄少年失怙賴祖鞠育未幾亦故母氏寡居門戸單薄世情澆漓生理蕭索宗祀所繫在我二人

如鳥兩翼如車兩輪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我不可無兄亦如兄之不可無我我出而仕兄守以居内外相資彼此相須毋老而病頼兄侍奉無内顧憂得以效用兄管家業弟顯祖宗基構日固地望益崇毋也云亡我歸自京不見我毋幸哉有兄別幾廿載始復相見同處四年又復分散惟我兄弟同心協力餘四十年始有今日方期掛冠同樂晩歳不意訃音倏然而至病不待藥卒不拊棺兄弟永別何無一言聞臨終時亟呼我子意欲有言囑付於弟目不能言意已可知我心黙喩敢不遵依年近六十亦不爲夭所可恨者子姪俱小九原之下見祖與考爲道汝弟才負所教昔與兄期早歸故里今兄既逝弟歸何倚勉盡職業未即云歸惟子與姪成立是期兄弟二人一氣分形死者非死生者非生人孰不死有後有先且將地下期無靦顔嗚呼我祖我父世惟一身至我兄弟乃有二人今姪與子又加以倍宗祀有承身後有繼兄雖亡矣有存者焉彼哉負我付之蒼天弟身繫此心已遠馳緘辭萬里以寫悲思南望長號肝裂胃摧哀

哉痛哉再無見期尚饗

祭妻弟金鼎文

嗚呼鼎乎其何以死乎天賦汝以淸粹之資不宜死也帝降汝以聰悟之性不宜死也心孔仁而不傷乎物不宜死也學方進而未底於成不宜死也不宜死而死之豈非命乎百年之宗祀傳於汝不可死也千金之基業屬於汝不可死也父已老而望汝以養不可死也母已逝而冀汝以承不可死也不可死而死之豈非天乎天乎命乎無從致詰天不可諶命不可

必靜言思之我心如刺想汝平生之音容念汝平生之恩義愛我敬我情過兄弟盡心教汝期以有成誰知老天不從人欲姊今既亡弟也隨歿一雙愛刄併割我腸我猶云可汝父可傷有屋渠渠誰其與居有田畇畇誰其畬菑空一生之辛苦竟今日之何如嗚呼鼎乎汝其忍棄我而去九泉之下儻逢汝姊應道我之傷心情切切而不已憶其臨終之言頻囑我以覻汝今也汝亦繼亡我欲報之無所茲者試期已逼我欲北行不能臨壙以盡我情聊寫斯文以表我哀嗚呼鼎乎尚鑒此哉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日男敦編次

天啓元年仲春望月七代宗孫爾穀重編

爾懿同編

穀男洸昌 明昌校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卷之二十四終

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圖書